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四册目次

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二一）（清）吴士玉　吴襄等輯　清雍正五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二）

（清）吴士玉　吴襄等輯

清雍正五年内府刻本

子史精華卷五十六

政術部十二

善政

流水之原〔管子〕下令於｜｜｜｜者令順民心也

百體從心〔管子〕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之｜｜政之所期也

悅其施有〔管子〕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眾在廢私〔注〕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將欲齊眾在於廢私

若烹小鮮〔老子〕治大國｜｜｜｜

闇行若有嚴刑〔呂氏春秋〕宓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於旁

引紀萬目起引綱萬目張〔呂氏春秋〕用民有紀有綱壹｜其｜｜｜皆｜壹｜其｜｜｜｜皆｜

穀人足於晝絲人足於夜〔楊子〕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不｜｜｜｜不｜｜｜｜之謂惡政

躬工人績〔楊子〕或曰正國何先曰｜｜｜｜

漁者宵肅〔抱朴子〕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矣

和集〔史記〕衛世家康叔能｜｜其民民大悅

戴愛〔史記〕宋世家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之

獄市勿擾〔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相齊九年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爲寄慎｜｜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顜若畫一〔史記〕曹相國世家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清淨寧一見上

山採〔史記〕孫叔敖傳爲楚相秋冬則勸民｜｜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注〕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高車高梱〔史記〕孫叔敖傳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臣請教閭里使｜其｜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士無尺籍〔史記〕子產傳爲相五年｜｜｜｜〔注〕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史記〕西門豹傳傳曰子產治鄭民｜｜｜子賤治單父民｜｜｜西門豹治鄴民｜｜｜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中縣人以故不耗減

省繇費〔漢書〕文帝紀務｜｜｜以便民

問民所不便安〔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風德化〔漢書〕宣帝紀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注〕以德化被於下故云風也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漢書〕刑法志孝文即位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

八年亡重囚〔漢書〕地理志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罪｜

詠頌其美〔漢書〕劉向傳周堪爲河東太守詔曰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使者過郡靡人不稱

天下長者〔漢書〕田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石相祠〔漢書〕石奮傳少子慶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爲立｜｜｜

治平爲天下第一〔漢書〕賈誼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

琴瑟不調解而更張〔漢書〕董仲舒傳今漢繼秦之後竊譬之｜｜｜｜甚者必｜｜｜｜之乃可鼓也爲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
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羨
魚結網（漢書董仲舒傳）古人有言曰臨淵｜｜不如退而｜｜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 裁闊狹（漢書兒寬傳）遷左內史收租稅時｜
日去福祿日來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注）時裁
濶狹與民相假貸謂有貧弱
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 諸生皮弁俎豆（漢書韓延壽傳）遷淮陽太守徙穎川
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延
壽欲改更之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設酒具食人
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於是令
文學校官｜｜執｜｜為吏民行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陳鐘鼓管絃設斧鉞旌旗（漢書韓延壽傳）延壽為吏上禮義好
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爭表孝悌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
｜｜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習射御之事 閉閤
思過（漢書韓延壽傳）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
幸得備位為郡率表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
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於是訟者
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延壽開閤延見內酒肉
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 嚴將不治前事（漢書孫寶傳）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寶以立秋日
署東部督郵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
部渠有其人乎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
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不敢取
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即度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
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因文所厚
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
自改｜｜穉季遂
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美俗使者（漢書何並傳）徙穎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王莽遣
使徵詡官屬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
詡曰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 吏師（漢書
薛宣朱博傳贊）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 蕭規曹隨（漢書揚雄傳）
位以登宰相宜所在而治世為｜｜ 畱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
隤（注）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 經術潤飾吏事（漢書循吏傳序）孝武
之世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
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 天
子器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漢書循吏傳序）漢世良吏王成黃霸
之 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此廪廪庶幾 政平訟理（漢書循吏傳序）孝宣常稱曰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
息愁恨之心者｜｜｜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
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適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刀布蜀
物遣博士（漢書文翁傳）為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迺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買｜齎計吏以｜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注）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蜀
刀布蜀布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為貨 學官僮子便坐受
事（漢書文翁傳）為蜀郡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
常選｜｜使在｜｜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
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
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
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注）學官學之
官舍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比齊魯（見上） 巴蜀文雅
好（漢書文翁傳）至今｜｜｜文翁之化也

毋失賢者意（漢書黃霸傳）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
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其故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治行長者（漢書黃霸
傳）天子吕霸｜
終｜｜下詔稱揚　治民吏吕霸為首（漢書黃霸傳）漢興言
｜｜｜｜　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漢書龔遂傳）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
不田作乃躬率吕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
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
者使｜｜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
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　召父（漢書召信臣傳）遷南陽太守
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　信臣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
凡數十處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吕田作為事輒斥罷之其

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　悃愊無華（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俗
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　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
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
之不煩斯亦殆近之　借寇君一年（後漢書寇恂傳）車駕南征恂
矣（注）悃愊至誠也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
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乃留恂長社　上林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注）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成都（後漢書馮異傳）異屯軍上林苑中懷來百姓申理
枉結出入三歲｜｜（注）成都言歸附之多也　輿人歌
（後漢書岑彭傳）熙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
視事二年｜｜｜｜｜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
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
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按）熙彭四世孫也　增秩一等
（後漢書祭彤傳）遷襄賁令數年襄賁
政清璽書勉勵｜｜｜｜賜縑百匹　願復得耿君（後漢書耿純傳）為東郡太

守四歲免吕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
隨車駕涕泣曰｜｜｜｜｜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
吏耳治郡迺能　刻石頌（後漢書馬棱傳）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
見思若是乎　饑奏罷鹽官吕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斂
與復陂湖溉田二萬　蝗不入界（後漢書卓茂傳）遷密令時天下
餘頃吏民｜｜｜之　大｜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密縣｜督郵言之太
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　訟人輟耕相讓（後漢書魯恭傳）拜
中牟令恭專吕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
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亭長還牛（後漢書魯
恭傳）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
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
泣涕共留之｜｜乃慚悔｜｜詣
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中牟三異（後漢書魯恭傳）建
初七年郡國螟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

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吕
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也久留　休瑞應行而生（後漢書魯恭
徒擾賢者耳還府具吕狀白安　傳）嘉禾生恭
便坐庭中（注）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吕言府府即奏上尹吕
檄勞曰君吕明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
｜尹甚　力作倍功（後漢書魏霸傳）徵拜將作大匠典作順陵時
嘉之　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吕厲霸霸撫
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
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　農里言（後漢書劉寬傳）遷南陽太守典
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每行縣止息
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吕　情慤
之｜少年勉吕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後漢書卓茂魯恭傳贊）卓魯款款｜｜｜
德滿｜仁感昆蟲愛及胎卵（注）童兒不捕雉也　優綏（後漢書魏霸劉寬傳）

贊寬霸臨政｜造次必於文德後漢書伏湛傳湛雖在倉卒｜
亦稱｜｜｜｜｜吕爲禮樂政化之首顛
沛猶不可違｜廣都立廟後漢書韋彪傳族子義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爲
生｜淮人孺慕後漢書伏湛侯霸傳贊湛霸庸維寧兩邦｜｜｜徐寇要降注兩邦謂湛爲平原太守霸
爲淮平太守綏衞繼迺後漢書鮑永傳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其｜｜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注衞鑾喻法律吕控御人也神父後漢書鮑昱傳昱子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
竹馬兒曹後漢書郭伋傳調爲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道次迎拜伋問｜何自遠來對曰聞使
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
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杜母後漢書杜詩傳遷南陽太守性節儉

而政治清平吕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
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
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
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後漢書張堪傳
拜漁陽太守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吕致
殷富百姓歌曰｜｜｜｜｜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簡一
後漢書王堂傳拜魯相政存｜｜至數年無辭訟寶物縣衡後漢書鄭弘傳拜爲騶令注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於道｜求主還之隨車雨後漢書鄭弘傳遷淮陰太守注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
苛行春大旱｜｜致｜有名迹後漢書鄭衆傳遷左馮翊政｜｜路聞誦聲後漢書張霸傳永元中爲
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
爲司隸校尉竝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
節習經者吕千數道｜但｜｜｜棄戟捐矛後漢書張霸傳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迺移書開購明用信賞

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日我｜我｜我｜盜賊盡吏皆休風政修明流愛於人後漢書滕
撫傳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吕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增
貲就賦減年從役後漢書劉平傳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或｜｜｜或｜｜｜刺史太守行部
獄無繫囚人自吕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禽蟲畏德後漢書宋均傳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檻穽
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爲民患咎在殘吏其務退姦
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
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
西散去贊宋均達政禁此妖禁｜｜｜子民請病畫像廳事
後漢書朱穆傳爲冀州刺史徵詣廷尉注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置｜｜上穆留板書曰勿畫我形吕爲
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鄭阿之政後漢書胡廣傳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非必奏章注子產相鄭晏子化東阿千里不得乘車後漢書种暠傳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
吏人詣闕請留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男
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讓｜｜｜｜良幹後漢書左雄周舉等
傳論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神君後漢書荀淑傳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
觀過知人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吕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
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吕親故
受汙穢之名所謂｜｜斯｜｜矣使歸謝其父還吕衣遺之
吳翁溫愛後漢書吳祐傳贊｜｜｜｜義干剛烈注謂吕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後漢書延篤史
弼傳贊｜｜｜｜｜和風恩結清平後漢書皇甫規傳力求猛敵不如｜｜勤明吳孫未若奉法注吳起魏將也孫武吳
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吕清平之政
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名子爲任後漢書任延傳爲九眞太

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㠯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㠯下各省奉祿㠯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之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

設四誡 後漢書秦彭傳遷山陽太守㠯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謝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㠯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

果菜為限雞豕有數 後漢書仇覽傳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

化我鳰梟 後漢書仇覽傳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㠯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㠯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哺所生（注）鳰梟即鴟鴞也

鷹鸇不若鸞鳳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㠯德化人

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㠯為｜｜｜

千室鳴弦 後漢書循吏傳贊一夫得情｜｜｜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注）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下鳴弦而安樂也

虎負子渡河 後漢書劉昆傳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皆｜帝聞而異之

開除廐舍親授諸生 魏志王肅傳注賈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

長老稱詠 魏志梁習傳習領并州刺史邊境肅清勤勸農桑貢達名士｜｜｜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

純吏 魏志梁習傳注王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驍吏王思郤嘉｜｜也

率馬以驥 魏志杜畿傳注太祖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樹榆成藩 魏志鄭渾傳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村落如一 見上

整頓開明 魏志倉慈傳注顏斐為京兆太守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

重去子法 魏志鄭渾傳遷邵陵令民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之｜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清慎勤 魏志李通傳注李秉常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當｜當｜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隱其端蹟 魏志傅嘏傳為河南尹（注）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榎楚而得而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蜀志諸葛亮傳注晉永興中劉弘觀亮故宅命李興為文曰｜｜｜｜｜｜｜｜蜀民知恥河渭安堵

東受七經 蜀志秦宓傳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一錢太守 吳志劉繇傳注劉寵遷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人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五六老翁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皆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

心歌腹詠 吳志胡綜傳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樂在歸附者也

桑枝不競瓜潤空慙 晉書羊祜傳論齊有黠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

王府君生兩 晉書王濬傳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蕁拜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議伐吳詔濬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

戒之曰|爾必勉之

綱擧網疏（晉書劉頌傳）善爲政者||而|綱擧則所羅者廣綱疏則小必漏|

三條（晉書劉頌傳）政務多端難偏以疏擧振領總綱要在||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

壞屏鄣（晉書阮籍傳）拜東平相乘驢到郡|府舍|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

綏於公調（晉書夏侯湛傳）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政清務閒優游多暇

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

惠隆邛阜（晉書應詹傳）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百姓歌之曰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池魚何惜（晉書王承傳）遷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復|足|哉

得物和（晉書王忱傳）鎮荊州威風肅然殊|||

供學用（晉書范甯傳）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

一出私祿見上

清整（晉書劉惔傳）遷丹陽尹爲政||門無雜賓

鎮靜流末（晉書劉惔傳）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平

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晉書劉惔傳）孫綽爲之誄云||||||||||||||時人以爲名言

綏撫僑舊（晉書桓宣傳）宣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宣久在襄陽||||甚有稱績

白烏集庭（晉書虞溥傳）除鄱陽內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於郡

播風惠（晉書何無忌傳）敷政方夏實|||

徵勢門（晉書顧舍傳）除吳郡太守王導問舍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之||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惇史徵音良能準的（晉書良吏傳序）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益||播其|||

||以爲||

夾樹楊槐（晉書苻堅載記）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

捨網修綱（宋書武帝紀）去弊拯民必存簡恕||||雖煩易理

首最（宋書劉懷肅傳）沈演之上表曰竊見錢塘令劉眞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經歷諸縣訪聚名實並爲二邦之||治民之良宰

綱維補緝（宋書長沙王道憐傳）子義欣遷豫州刺史鎮壽陽於是土境荒毀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強鎮

和簡（宋書江夷傳）爲丹陽尹吏部尚書遷右僕射歷任以||著稱

宋世三人（宋書王歆之傳）時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琨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長吏者以||||爲首

不設鉤距（梁書張緬傳）爲豫章內史爲政任恩惠||||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

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梁書賀琛傳）高祖敕曰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尙書班下海內庶||||||||

清能（梁書司馬申傳）除秣陵令以||見紀有白雀巢於縣庭

三吏倘家（南史宋臨川王義慶傳）爲荊州刺史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

襄陽樂歌（南史劉道產傳）在雍部政績尤著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自道產始也

闊略苛細（南史謝方明傳）深達政體不拘文法|||||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

何吳郡（南史謝樂傳）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及樂爲政聲蹟略相比

優允（南史王弘傳）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

平理（南史王沖傳）遷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

木連理（南史垣崇祖傳）夏侯恭叔爲竟陵令惠化大行||||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一郡無敢行巫（南史袁君正傳）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

禳云神將送與北斗君丑使檢諸身於衣裏獲端平南史張岱
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傳歷為二
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三
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
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若
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按三王謂臨海豫章晉安也
日垂簾門階閴寂南史顧覬之傳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
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
以約縣用無事｜酒醇肯輒號為顧建康康令性清儉強力為
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者｜｜衡陽無訟南史顧憲之傳仕
｜｜｜謂其清且美焉為衡陽內史刺
史王奐初至惟｜｜獨｜｜者乃歎曰顧威風一羽南史劉遵
衡陽之化至矣君九郡率慕吾將何事傳弘道下
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對多英風惟穆南史齊豫章王
驛翟此亦｜｜｜｜足以驗其五德嶷傳從荊州刺

史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書曰公臨莅南蕭｜｜江
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
而公旬月成舉南史王敬則傳遷吳興太守錄得一偷召
化豈不休哉舊偷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
乃令偷｜｜自代諸偷恐懸蒲南史崔祖思傳叔父景真
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鞭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
一｜｜而未嘗用去任靜以修身儉以養性南史陸慧曉傳為廬
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祠陵王子卿為南豫
州刺史帝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
答曰｜｜｜｜｜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
共車南史陸襄傳為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
告襄引人內宅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
酒食令其盡歡同載而還人歌曰課種榆檟南史劉善明傳除
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海陵太守郡境邊
海無樹木善明｜人｜入水拔舟南史蕭勱傳遷豫章內史道
｜｜雜果遂獲其利不拾遺從廣州刺史去郡之

門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勱勱人為納
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鱠魚自
送舟側奉上之帝兒數十擧酒清言南史梁永陽王敷傳仕齊
人｜｜｜｜或歎或泣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
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請開例不
解理官聞蕭隨郡惟｜｜｜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
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飛鳥食蟲南史蕭修傳從梁秦二
人況此郡境而已帝稱善州刺史人號慈父長史
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王
廉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千群敝日而至瞬息之間｜｜遂盡前兒後弟南史夏侯夔
而去莫知何鳥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傳為豫州刺
史夔兄亶先經此任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
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布政優優楓香長斷蠶
饋傳絕南史任昉傳在郡尤以清潔著名嘗欲營佛齋調｜｜
｜三石如人三斗便出教｜｜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

人郡有｜｜及楊梅舊為太守所採昉以｜｜去檻穽南史傅昭
陰郎時｜｜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傳歷安城
內史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傳理南史傅琰
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猛獸竟不為害傳為武康
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南史傅琰傳琰父子並著奇績時
名二縣皆謂之｜｜理縣譜云諸傅有｜｜｜子孫相傳不以
示｜｜桑柿成林南史沈瑀傳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四
人｜株｜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悅頌之｜｜｜
所過若營家南史何遠傳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
屋人居市肆城隍廄庫｜｜｜｜為二傳一邱
南史丘仲孚傳遷山陰令百姓歌曰｜｜｜沈劉不如｜｜前世
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
浮沈得情｜｜魏書御攘傳治則清斷｜｜浮虎還珠魏書良吏傳
仁如春陽威若秋零序移風革俗
之美｜｜物寄蘇公北齊書蘇瓊傳遷南清河太守零陵縣民
｜｜之政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寶送至郡一

紓窮困卯竊并盜拆放之患奔走私劫別獲盜者從此爲牧不
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邾郡官豪肝財物將置界內日我|
已||學生屋北齊書蘇瓊傳遷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
|矣|儒衛頗隆因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
悉合受書時人指博士智禮周書柳昂傳拜潞州刺史昂見天
吏曹爲||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
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如泥從印隋書高祖紀委以進城建
州縣皆置||焉旍杖節敎同其俗刑用輕
典|禮意風猷樂情和潤隋書音樂志大禮與天地同
猶草隨風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以嚴正熾以寬平隋書
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則措而不用也此長孫
識傳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襲汲張杜隋書
|閻||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樊子
蓋傳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聲芳隋書循吏傳序
善政|振德化於前|飛清風於後子產之理鄭國

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
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聲昞千祀|不絕用此
道標映倫伍喊贊隋書房恭懿傳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
也||潘善政能官|||班保按部實允僉
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聲實俱美上見而識之隋書辛公義傳
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遷牟州刺史受
領新訟皆不立文案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
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
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
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
事何忍勤勞使君佐史從容隋書柳儉傳拜蓬州刺史獄訟者
訟者多||而止庭遣不爲文書約束|||而
已獄無隋書王貞傳貞謝病於家齊王暕鎮江都以書召
繫囚坐棠之曰余屬當藩屛宜傺揚越||聽訟事絕詠歌
攀桂攜詞北史長孫儉傳荊襄初附周文表授儉荊
奮古高遷肉袒自罰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

琛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偸郎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己過
|||捨琛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
之移貫他州北史于義傳遷安武太守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
争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
分與二人驗而遣去善安等各懷
慚愧||於是風化大洽神門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未識閤明尤善政
術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楹棟
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
平正北史源賀傳賀子懷性寬恕不好煩碎恆語人曰爲政貴
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
足矣斧斤不起擧簡於清東北史盧潛傳爲都督徐州刺史
乎片屋病也事對大將軍乃|||彌
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表樂毅寵原墓北史盧子眞傳
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道將遷燕郡大
守下車||之|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勵一碓一井
勸學業敎課農桑墾田歲倍按道將兵眞曾孫北史

爲倫傳出爲西兗州刺史令一家之中自
立||五家之外共造||以給行客退田易北史崔伯謙傳大保
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鄰公
用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
示恥而已人爲歌曰崔府君能北史崔挺傳拜光州
臨政||布威德人無爭斧山龍道刺史州舊掖城西北
數里有||峯嶺高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
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能
相去何遠之有此龍儻忽豈|路于遂營之數年間果
無風雨之異挺代下爲風雨所毀衆以爲善化所感大小鄭
公北史鄭述祖傳齊天保中歷兗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
鄭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
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
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吾君執之以
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
|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瀕海甘泉北史房豹傳遷

樂陵太守郡｜｜水味多鹹苦刹命鑿一井遂得新風北史張
｜｜遐邇以為政化所致刹罷歸後井味復鹹綏傳除
秦州刺史敷政隴右多所致立宜愛仰上見一樓一鼓北史李崇
布｜｜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傳除兗州
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樓懸｜，盜發之處雙搥
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
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北史高謙之
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損益政體多為故事傳孝正河陰
分在縣二年｜｜人不識吏吏不欺人北史齊宗室傳彭城王
｜｜｜浟轉都督定州刺史政
化為當時第一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
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來五歲｜｜｜｜百姓有識
以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
百姓食聊獻疏薄敬重其意為食一口有識以來始逢今化上見
田鼠不入境北史魏蘭根傳孝昌初為岐州刺史部內六條詔
麥多五穗鄰州｜｜為災犬牙｜｜其

書北史蘇綽傳綽為｜｜｜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
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周
文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諷習之其連璧北史韋孝寬
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傳除析陽郡
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夾道種樹北史韋孝寬傳
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
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孝
寬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
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山出玉
令諸州｜｜一里｜一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璞北史豆盧勣傳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鳥鼠山俗
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
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旟前乳子而後去
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為之謠曰我有丹陽｜｜｜｜百姓因號
其泉曰訪禾主北史趙軌傳衛王爽為原州總管召為司馬在
玉漿泉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

明卿｜｜剛直而去原學堂教戒北史辛昂傳尉遲迥表昂
州人士聞之莫不改操行成都令到縣便與諸生
祭文翁，因其｜｜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
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
切理至諸生歸告其父兄曰辛君教誡如辛君教誡上見老人擘
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犢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
中老人曾以犢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
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惟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
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
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犢耳酒
既自有不能相費｜｜大悅再拜｜｜進之酒盡方別微加
貶異北史柳遐傳授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
乃｜｜｜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
君仁惠如此西河公北史乞伏慧傳破尉遲迥賜爵西河郡
其可欺乎公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

三十一州諸軍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銅斗鐵
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
尺北史趙煚傳轉冀州刺史市多姦詐載蒿一車北史趙煚傳
煚為｜｜｜置於肆百姓便之轉冀州刺史
有人盜煚田中蒿為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宜風化彼
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山六駮北史張華原傳為兗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
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中忽有｜｜食猛獸咸以
為化感劉西兗歎北史孟業傳魏彭城王韶拜定州刺史除
所致業為典籤及韶代下業亦隨還劉仁之為
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舉之
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如此
｜業答曰惟綿綿度樣北史蘇瓊傳蠶月預下｜｜｜於部
知自修也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
必先辦郡縣吏長吏長恆無十杖稍失上見升堂設饌北史梁彥光傳復為
恆無十杖稍失

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　**賓貢禮**　見上　**觀韓伯兪像**　北史梁彥光傳滏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孔子廟中｜｜｜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　**單騎巡**　北史公孫景茂傳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　**山出黃銀**　北史辛公義傳遷并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空中絲竹**　見上　**囹圄生草庭可張羅**　北史劉曠傳為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皆｜｜｜｜　**鍾庾之冀**　舊唐書食貨志武德四年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　**同水火**　使齊民既康且富｜｜｜｜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羅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宜通壅滯　**顏有道**　舊唐書顏師古傳叔父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游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徐司法杖**　舊唐書徐有功傳轉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　**界生稻穀**　舊唐書馬燧傳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兵後大旱人失耕稼燧務從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中｜｜｜｜人頗賴之　**遺彩不拾**　舊唐書張允濟傳隋大業中為武陽令有行人候曉先發｜｜於路行十數里

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精誠致雨**　舊唐書田仁會傳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為人上天聞田中｜｜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義合里**　舊唐書袁滋傳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　**迴山取塗**　唐書地理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考功堰右史堰**　唐書地理志朗州武陵東北八十九里有｜｜長慶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漢樊陂開又有｜｜｜二年刺史溫造增修翱以尚書考功員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為刺史故以官名　**韋游溝**　唐書地理志和州烏江東南二里有｜｜｜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頃開元中丞韋尹開貞元十六年令游仲彥又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溝　**好溪**　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宜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　**尚書塘**　唐書地理志泉州晉江東一里有｜｜｜溉田三百餘頃貞元五年刺史趙昌置名常稔塘後昌為尚書民思之因更名　**祈解必雨出游必霽**　唐書段文昌傳徙節荊南州成旱｜｜｜｜或久雨遇｜｜｜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旱不苦雨不愁**　見上　**太平官府**　唐書姜謨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危梗宜有以鎮之謨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　**生徒大化**　唐書韋弘機傳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勸｜｜由是｜　**江東三岑**　唐書岑羲傳遷金壇令弟仲翔為長州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　**風績清簡**　唐書李元道傳擢常州刺史｜　**飲乳谿悟**　唐書韓思彥傳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尉率以｜二人

竊｜｜相泣曰吾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二川最唐書韋嗣立傳累調雙流令政爲｜｜

治行名天下唐書韓思復傳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

越俗知棟梁利唐書宋璟傳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始｜｜｜而無患災

蠶四熟唐書尹思貞傳爲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至歲｜｜蠶時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善政致祥上見

王政記唐書裴遵慶傳初爲郎時著｜｜｜述古今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畫孝友傳唐書李栖筠傳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

不敢易袁公政唐書袁滋傳爲華州刺史政清簡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徙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旣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五術唐書陸贄傳以｜｜省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

觀其好惡訊簿書若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侈省作業察其趣舍

五要唐書陸贄傳以｜｜簡官事一曰罷兵之冗食去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圖形別殿唐書鮑防傳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

抱持取轡唐書崔戎傳出爲華州刺史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其時詔使衛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匄戎還使許諾戎表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諭蒙書唐書馮伉傳醴泉令缺遂以授伉縣多闘猾數犯法伉爲著｜｜｜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敎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敎督

政貴知變唐書崔郾傳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莅鄂則嚴抉姦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士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用威莫能治｜所以｜｜｜者也

教先彈壓郡邑本惠養唐書柳仲郢傳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復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咨曰｜｜之下｜｜｜｜之治｜｜｜烏可類乎

陶瓦易茅唐書楊於陵傳爲嶺南節度使教民｜｜｜｜以絕火患

疏析廛閈唐書杜佑傳還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以息火災

江號之治唐書錢徽傳出虢州刺史八拜禮部侍郎貶江州刺史虢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優假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詞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微｜｜｜不及知況其它耶

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唐書李德裕傳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

池珠復生唐書馬植傳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緣飾其政清靜不煩奏以武陸縣爲陸州以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殷｜｜｜以敎最檢校左散騎常侍

撫字心勞追科政拙唐書陽城傳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詔責州當｜考功第城自署曰｜｜｜｜｜｜｜｜考下下

民去歎愁就安安唐書循吏傳序官得其人｜｜｜｜｜｜

授孝經唐書韋景駿傳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敎之不孝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唐書李惠登傳惠登拜刺史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爲害者去之｜｜｜｜｜｜｜｜政淸靜居二十年人歌舞之

教種茶麥唐書韋丹傳爲容州刺史｜｜｜｜仁化大行

甘棠港五代史閩王審知世家審知好禮下士建學四門以敎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闢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

陳公塘宋書河渠志眞州之東二十里有｜｜乃漢陳登浚源爲塘用救旱饑

治略有七宋史選舉志臣僚上言守令之｜其｜｜｜一曰宣詔令二曰厚風俗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五曰理財賦六曰興學校七曰實戶口

愛民如處昆弟家宋史宗室希懌傳希懌嘗言治人如修身治一政如理家｜｜｜｜｜｜取古今官者惠愛者緝爲一編曰

是吾師矣

自訟齋 宋史宗室不㬢傳知大宗正事以文行訓勉族屬羅｜｜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

創火巷 宋史宗室善俊傳知鄂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民開古溝｜｜｜以絕後患傳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遊犒軍騎鼓吹之費郡計用曉代輸民役錢

瘠己肥人 見上

方書刻石 宋史范旻傳遷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置廳壁民感化之

斷治論 宋史王易簡傳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為治務求速效易簡上｜｜｜以諫之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

澄清略 宋史王化基傳嘗慕范滂為人獻｜｜｜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其二慎公舉其三懲貪吏其四省冗官其五擇遠官

鰐弭受網 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挐小舟操網往捕鰐至鰐弗可網得至是｜｜｜｜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二州邀留 宋史杜衍傳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民｜｜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王公異斷 宋史王素傳知成都府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日號曰｜｜｜｜

三獄院皆空 宋史王安禮傳知開封府事立隣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其抵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及畿赤十九邑囚繫｜｜書揭於府而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與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駭殊鄰 見上

韓大中 宋史韓琦傳知澶州坐失衆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吏事絕人閱案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都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經｜｜｜矣以故輒止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傳嘉祐中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

如侁百輩 宋史鮮于侁傳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前臨如見慈父母

良守千里安良令百里悅 宋史蔡崇禮傳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則｜｜之民｜環百里之境得一｜｜則｜｜之民｜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

斷機 宋史孫道夫傳知蜀州州產綾先是守以重匠置機買絲廢直民病之道夫｜其

官物如己物公事如私事 宋史吳芾傳前後守六郡各同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嘗曰視｜｜｜｜｜當｜｜｜｜｜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虛堂懸鏡 宋史陳良翰傳知溫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耳

鄉無吏迹 宋史李衡傳知溧陽縣受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而輸送先他邑辦

創講 宋史袁甫傳知衢州立｜｜｜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楮

揭白鹿洞學規 宋史吳昌裔傳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裔昌取諸紹為之講說祠周惇頤及程顥頤載｜｜｜倣瀘州修賓依海正祭器士習丕變

慈竹義木 宋史牟子才傳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

鳴缶擊筒 宋史許應龍傳知潮州距州六七十里山斜峒獠所聚剽掠上田不輸賦禁兵與鬭應龍平決之其酋感悅率父老｜｜踊躍詣郡

葉光化豐穀城 宋史葉康直傳知光化縣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清如水平如衡

前張後楊 宋史楊泰之傳知果州跗客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惠我無緡張謂張義資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烏鵲同巢 遼史劉伸傳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之異優詔褒之

投兵而拜 遼史大公鼎傳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因而倡亂民亦互相猜忌家自為鬭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

盜乞自新遼史大公鼎傳拜中京留守乘傳赴官時｜｜賊充斥
有遇公鼎於路者即叩馬｜｜｜公鼎給以符約使
還業聞者接踵而至**慮遠**遼史馬人望傳轉南三司度支判官
不旬日境內清肅曾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
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
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吾不及也**張**
繩縣明鏡金史宗賢傳本名阿魯還歸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
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泰德
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天
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絳州父老相率｜｜｜｜｜於
公署老幼塡門**十二訓**金史路鐸傳爲景州刺史述｜｜｜以
三日乃得去敎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爲善福
滄州郡**兩人牛**金史王競傳轉河內令民爲之謠曰西山至河
使知之岸縣官｜｜｜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
縣皆有幹能絳州正乏令張**公斷代輸**金史范承吉傳知絳州
元亦有治績而考不及故云先是軍與民有爲將士

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言凡數千人**魚鷹啄蝗**
具曰凡帥府許自贖爲民或貧無貲者以｜｜｜｜
元史順帝紀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
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羣飛｜｜之**包韓**
之寒元史蘇天爵傳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
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
四十有九人都｜｜｜｜**不訟於巷不愁於庭**陸賈新語君子之爲治也
人有｜｜｜｜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
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
里｜｜｜老幼｜｜｜｜**太公之澤五世稱之澤十世**說苑
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
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周公
曰｜｜｜及｜｜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
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
及｜｜**樹德**劉向說苑孔子曰吾爲吏
｜｜者｜｜不善爲吏者樹怨**袞衣章甫實獲我所**孔叢先君

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
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章甫袞
衣惠我**滌暢姣好堅強考壽**王符潛夫論德政加於民則多
無私｜｜｜｜惡政加於民則
多罷癃尫病**民工麴豉**王符潛夫論善者之養民也猶
大昏札瘥｜｜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
陰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患拙工則一陰之麴豉皆臭敗而棄
損令六合亦由一陰也其道之爲猶豈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
耳**大治之爐無關蹈水之機無降**倘悅中監問善治民者治其
洴者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
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
止則常升故｜｜｜｜可使｜｜｜｜｜｜可使｜善立致
者若茲則**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年十一
終身治矣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
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強者綏之以
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

令上行此事不知**和靜**劉義慶世說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
｜｜｜｜｜｜｜｜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
｜致**鎮流遁**劉峻世說注庾亮與周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
治實非殷道與純何以｜其｜｜論之朗野敘日足
下令具上表請**黃龍應**酈道元水經注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
足下臨之無康北地太守政化尤異｜於九里谷
高闕亭天子嘉之賜帛**褒樹**酈道元水經注大城東北有金城
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城內有沈州刺史河東薛萊碑
以郎中拜鄴令甘露降園桌平四年遷州明年甘露復
降殿前樹從事馮巡上稱華操等相與｜｜未勒宋政**掛囊粟**
於樹酈道元水經注長沙耆舊傳稱楨楷爲趙郡太守
常有遺囊粟於路者行人｜｜｜｜莫敢取之**祝令特**
苦酈道元水經注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召卿爲洛陽令歲時
凡旱天子所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
雲沓起甘雨頓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
所天王自出｜｜｜｜精符感應誘注下雨
枯源揚瀾涸川

滁陂酈道元水經注陽水魏大和中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
即任未朞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爲函谷枯而更溢窮泉
輟而復流矣耋民河間趙疑頌云敷化 民知織履 酈道元水經
未期元澤潛施||||||| 注東觀漢記
口茨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恪嫺少聽履足 顏氏
多剖裂茨殺作履今江南|||皆充之教也 化隰爲原 家訓
世人但知私財不入公家風難使云我能治民不知 牛羊被野
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之術也
劉肅大唐新語郭元振爲涼州都督 衣路諸鎮 馮贄雲仙雜記
軍糧積數十年|||路不拾遺 姚崇荊州受代
日闔境民泣擁馬首 清密 康駢劇談錄晉陽縣令狄惟 勤謹和
|||以表戀戀 謙守官清恪有||之政
緩 冠迎晁氏客語今君谷發一初官云||||其人云 孝行
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喻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圖 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從庶 萊公柏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州錢||於牙門以示民 寇萊公初及第知歸

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 高閣昔掩 葉廷珪海錄碎事
愛至以比甘棠謂之||焉 常|荒階
少辭爭爲詞訟也 汝南大魚 葉廷珪海錄碎事有貢大魚於
謝元暉時爲郡 王龔禮曰||乃有此|乎曰
魚大由明 除二苦 釋文瑩玉壺清話邵奕知廣州鑿內河以泊
府之德 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
免本州計曰買鹽之害五年之後民始有
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我||

子史精華卷五十六

終

子史精華卷五十七

政術部十三

荒政

終月之委朞年之食 晏子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晏子請發
粟於民三請不見許請身而去公趣駕追
晏子曰唯夫子之令遂拜於途晏子乃返命粟巡氓家有布縷
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絕本之家使有||無委
積之氓與之薪橑 與薪橑 上見損祿 墨子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
使足以畢霖雨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
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
皆||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
五分之四饑則盡 徹鼎食 墨子凶饑存乎國人君||||五分之五
無餘粟食而已 衣七稷布 史記景帝

紀後二年地一日三動令徒隸||||止馬春 正義曰衣
於既反稷組工反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
止馬春 見上注|人爲|虛倉廩 史記平準書山東被水菑民
郡國||吕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
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出禁錢 史記平準書公卿言
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注廥音膾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
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 史記平準書山東被
損膳省用||吕振元元 就食江淮 河菑及歲不登天子
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間欲留 下巴蜀粟
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見 史記汲黯傳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
上 便宜發粟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臣||持節|河南 弛山澤
倉|吕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漢書文帝紀五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注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
其流亡籍內漢書成帝紀詔曰水旱爲菑關東｜｜者衆青幽
利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
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菑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
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所之郡國謹
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注亡漢書溝洫志
散失其事業也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虞業振贍勃海清河信
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滿昌師丹
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之注謂安處之使得
其居勞徠有意漢書平當傳以明經爲博士使行流民弛解鉗
業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者
衣絲絮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乃者地震南陽尤甚其令南陽
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繫囚在戊辰以前
減罪一等徒皆｜｜｜｜注弛解脫也鉗鈦也糜三盂後
音荷多反其亡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漢

書獻帝紀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帝親
於御坐前量試作糜注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帝前作
｜得滿｜｜於是詔尚書曰米豆省減無事之物後漢書樊準
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傳永平之初
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
諸官｜｜｜｜｜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
及四方人勞省息注貴
減謂實覈其數減之也征和故事後漢書樊準傳上疏曰伏見被災之郡百姓羸瘠恐非
振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元和｜遣使
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陽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
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
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
之計也注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義穀後漢書黃香傳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遷魏郡太守郡
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乃悉以賦人課
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富之家各出｜｜助都亭饘粥後漢書陸續傳仕郡戶曹史時
官稟貸荒民獲全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
｜賦民｜｜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
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畜乾椹
收䕲豆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
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
益｜｜｜｜閱其有餘以補晉書武帝紀泰始六年
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廣貸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
租賦不能自晉書鄭默傳出爲東郡太守值歲
存者｜｜之詔書比之汲黯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
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給長賑宋書武帝紀窮獨不溫拯宋書
國｜｜襃歎｜｜｜能存者｜其｜｜孝武
帝紀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可出倉米付建康秣
陵二縣隨宜贍䘏若｜｜不時以平糴乘者嚴加糾劾沾卹
齊書武帝紀詔曰頃風水爲災加以貧病六疾雜物當租南史
孤老稍貧疾足於念遣中書舍人優行｜｜宋孝

武帝紀大明七年浙江東諸郡大禁傷南史顔竣傳時歲旱人
旱遣使開倉賑恤聽受｜｜｜｜饑竣上言｜｜｜｜一月息
米近郭北立廨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郡下大水吳興偏劇子
萬斛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收養
給衣活國南史王珍國傳仕齊爲南譙太守郡境苦饑乃發米
及藥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甚副吾意
州曹失簿南史明山賓傳出爲北兗州刺史所部平陸縣不稔
啟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以山賓爲
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造倉窖隋書食貨志令諸州百姓
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
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貯之即
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
饉者即以就穀六鎮北史魏宣武帝紀延昌路糧北史魏道武
此穀賑給元年詔饑人｜｜｜｜七王傳河南
王曜子平原爲齊州刺史時歲頻不登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
爲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百姓咸稱

詠之餘糧簿北史郎茂傳遷戶部侍郎時右僕射蘇威爲｜｜｜擬有無相贍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活千
室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界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
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 開
罪且｜｜｜何所恐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
十場舊唐書明皇紀天寶十三載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賤糶以
濟貧民 分兩街舊唐書食貨志元和十二年詔出粟二十五萬石｜｜｜降估出糶 接新之儲俟荒
之蓄唐書宋務光傳數年以來公私之竭戶口日減耗家無｜｜｜｜國乏｜｜｜｜ 置莊宋史宗室善譽傳移潼川
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貲給諸郡｜ 出私廩
｜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咸免棄字 宋史黎德豐傳知廬州改處州兼
部署發廩傳貴德豐｜
｜｜賑饑民全活者衆 召和氣宋史沈倫傳奉使吳越歸道出揚潤屬歲饑郡長吏白於倫曰

郡中軍儲百餘萬斛倘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
利還具以白朝論沮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致
豐稔豈復有水旱耶
太祖即令發廩貸民 吏人獻米宋史陳堯佐傳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爲糜粥食餓者｜｜悉
｜｜至賑
數萬人 免上供米宋史蘇軾傳知杭州杭大旱饑請於朝｜本路｜｜｜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
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
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 支俵何闕宋史呂誨傳爲監察
御史裏行言比年水旱民蒙｜｜｜之恩今幸歲豐宜悉
當衆償入饑初秋累給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
諸道以漸 講富弼青州荒政宋史薛弼傳改湖南運判進直龍
督取之 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
給錢六萬緡廣西長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
萬斛賑之且使｜求｜｜｜｜｜民賴之甦 封樁米宋史龔茂良傳
拜參知政事淮南旱茂良奏取｜｜｜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
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甸咫尺

敝境民久不復見饑亥所過蕩一時聚恩害立見寧能割 植五
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
色旗宋史趙訪傳改吉州錄事參軍歲大旱饑民爲餘 丁羅戍
求食官吏罔措訪｜｜｜分部給糶晷刻而定
濟饑宋史魏瓘傳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
疫謂照荒有得人傳蘆戶爲五甲乙以等第賑糶丙爲自給
｜而｜｜合活爲口 勸糶歌宋史劉應龍傳爲師米貴應
一百一十四萬有奇 龍爲｜｜｜官者取以上聞 閣
秋苗宋史呂頌傳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
柘毀廬屋并擡鹽野兩州驛方督促逃欠頌見之慨然 時
有旨催閣夏秋逐奏乞併｜｜｜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 鐍閣
舟移居常州已而有詔命止削兩秩而從其鐍閣之請
見糴合糴金史食貨志明昌三年救常平倉｜｜｜｜｜ 有司
上糴不行動衆罰之制其論諸路奉行滅裂者提
刑司糾 借貸粟金史盧孝儉傳遷同知廣寧府廣寧大饑民多
家以闕食失業乃｜｜｜請其一歲之用使年其償

市與貧民既以紅貼糴元史食貨志賑糶糧之外復有
救民術亦獲利 紅貼糴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令有司
籍兩京貧乏之戶日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
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 備小倉不若
儲大倉元史張弘範傳移守大名歲大水租稅無從出弘範輒
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
｜｜之｜｜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
民輸倉庫雖實而民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
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 知體見 上惠歸一尉劉肅大唐新語
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員半千授武陟
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令上府半千
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宋大怒囚而按之時薛元超爲
河北存撫使謂齊宋曰公百姓不能救而使
之而使｜｜｜｜豈不媿也遂令釋之 師古救時鄭綮開天傳信記開元初
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
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用之所以除害上喜曰卿既｜｜用可｜｜是朕心也遂行之

金帶賑饑（李元綱厚德錄）趙閱道知越州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服開｜｜｜｜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航浙糴（李元綱厚德錄）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即以元價易新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不知其凶歲也

採薪芻（見上）

出糶米（李元綱厚德錄）□屆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穉先｜｜以濟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罷官糴（李元綱厚德錄）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募湖湘間米數千艘以贍之州人頗以諸郡皆大歉而夷不之救願｜｜令民糴粟以相贍足朝廷從其言

伐桑以給酒官（李元綱厚德錄）楊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民｜｜多桑不能售告命官其估｜｜由是獲利者甚衆

出俸錢（李元綱厚德錄）王律制居易知潤州會歲大饑乃｜｜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

職田粟（李元綱厚德錄）陳郎中賈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

家貲為質（李元綱厚德錄）李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乃願以｜｜｜｜

由是全活

勝二十四考中書令（葉夢得避暑錄話）富鄭公徙青州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數萬人｜州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屋盡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公嘗與一所厚書曰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遠矣

行部閱實（葉夢得避暑錄話）叔祖溫叟與子瞻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朝親｜｜一皆｜｜更為條具上聞朝廷主公議

待舉（洪邁容齋隨筆）韓文公赴江陵途中詩云先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

燕子田（朱子名臣言行錄）鄭獬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勿會二路之民自去東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

粟價不下（朱子名臣言行錄）曾公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為｜

穀貯佛寺（朱子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所販以五｜｜於｜中後闕食時吾為汝主糶衆皆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和買紬絹（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初王旭知潁州時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於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

惠澤

德頌碑（抱朴子）今世君長遷擇吏民思戀而樹｜｜之｜若往往有焉

導利而布之上下（國語）夫王人者將｜｜｜者也

欒公社（史記欒布傳）布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

石相祠（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于公祠（漢書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

守關上書（漢書魏相傳）遷河南太守人有告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

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
萬餘人||欲入||關吏以聞 **案行廬室**（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
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士卒||
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
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
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共更一年**（注）見上更
猶今言上番也 **大小馮君**（漢書馮立傳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
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馮君||
|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
康叔猶二君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漢書朱邑傳初邑病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
我桐鄉後世|||||
|我||||| **身為煮藥**（後漢書鄧訓傳遷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
下（注）東觀記曰吏人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
訓||湯||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水排農器**（後漢書杜

詩傳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
省愛民役造作||鑄為||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注）排
音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
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 **不禁火民安作**（後漢書廉范傳范字
叔度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
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
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平生無襦今五袴 **候民病利**（後漢書羊續傳拜續為南陽大
守班宣政令||||||百姓歡
服（注）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 **載租城門**（後漢書梁商傳以商為大將軍每有饑饉
輒||穀於|||賑
與貧餧不宣己惠 **作褐衣**（後漢書王望傳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
行部道見餓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 **隱親**（後漢書鍾離意傳少
為郡督郵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意獨身自
||經給醫藥（注）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 **溫

給**（後漢書張禹傳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
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
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 **賈子賈女**（後漢書賈彪傳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
生男名為||
生女名為|| **載肴糧**（後漢書竇武傳拜城門校尉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
太學諸生及|||
|於路匄施貧民 **內外園田賦人**（後漢書黃香傳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常與人分
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
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迺悉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迺
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 **男女以鄭為字**（魏志鄭渾傳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
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

||多|| **教作樓犁**（魏志倉慈傳注皇甫隆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
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
||||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 **得
穀加五**（注）見上 **家有丁車大牛**（魏志倉慈傳注顏斐為京兆太守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
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
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
| **改戶曹為辭曹**（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
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
名屋室皆以門為稱||||||焉 **杜父**（晉書杜預傳預勤於講武修立
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又修邵信臣
遺跡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 **請天三日**（晉書束皙傳太康中郡界
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皙誠感為作歌曰束先
生通神明||||甘雨霑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東長生

報東長生上見配食縣社晉書陸雲傳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

甘瓠脯晉書祖逖傳逖為豫州刺史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乃歌曰三辰既朗遘慈父元酒忘勞｜｜｜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韋袍複帽晉書劉弘傳以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轉以相付

蠲捕魚晉書劉弘傳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百姓｜｜｜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守闕十人晉書張軌傳武威太守張琠表曰順陽之為劉陶｜｜｜者｜｜｜對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執若旱苗之得膏雨

拖不西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謝令推不去

蘭艾同潤宋書殷景仁傳惠澤廣流｜｜｜｜

仰澤懷風宋書王歆之傳北譙梁二郡荒遠郊境之外｜｜｜｜太守申季歷綏穆初附招攜

惠和千里宋書陶潛傳為命子詩曰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

畱銘江介喧溪漢南齊書豫章王嶷傳昔子香淳德｜｜｜｜鉅平遺烈｜｜｜｜

大小南郡南史劉之亨傳代之遴為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南郡｜｜｜

濟者千室南史任昉傳為義興太守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

蜜巖勿封南史傅昭傳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驗小乃教｜｜｜｜

以秩米助租課南史宗元饒傳遷南康內史｜｜｜三千餘斛｜人｜｜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扣馬隋書王仁恭傳為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含笑判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法令嚴肅韋焜為貝州司馬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清河生喫人

境稱慈父郡號神君北史魏太武五王傳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內｜｜｜州｜曰｜｜接孚臨淮王譚之孫

戶輸絹粟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雲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五尺｜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

清德樓北史長孫儉傳周文表授儉荊州刺史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樓碑刻頌朝議許之

恭會歎舞北史于翼傳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涓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祈白兆山廟而常先禁止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頌之

封公復來北史封隆之傳門為冀州刺史甫臨冀部州中耆舊咸曰

我｜｜｜其得物情如此

長廣公寺北史陸俟傳俟子馥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假為散騎常侍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名曰｜｜｜｜

香花緣道北史盧潛傳除揚州刺史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流涕送之潛曰正恐不久復來耳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

思清君北史宋游道傳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

緝我荒土北史呂羅漢傳祖頌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維府君克清克明｜｜｜｜人胥樂生厭霄無饉以享長齡

清德頌北史張晏之傳行北徐州事尋徙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兗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所制｜｜數篇乃致曰本求罪狀送聞頌聲

立形孔像之西北史劉道斌傳歷恆農太守補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道斌｜於｜｜｜｜而拜謁焉

駐馬舉酌北史袁聿修傳出為信州刺史

為政清靜不言而化及還郡人庶荒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流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丨隨丨一丨示領其意

寒冰銷液 北史齊趙郡王叡傳叡為定州刺史監築長城於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倚道送冰叡對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丨丨遂至丨丨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郡王泉 北史齊趙郡王叡傳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丨丨丨丨

房公馬 北史房謨傳除太寧太守為賊黨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丨丨丨也其結愛人心如此

趙行臺頓 北史趙彥深傳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丨丨丨丨

想望德音 北史李和傳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丨丨丨丨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

從他道還 北史柳敏傳為鄧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士人感其惠政泣涕俯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丨丨丨而丨

申使君手蹟 北史申徽傳徵為襄州刺史性廉慎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丨丨丨丨丨並寫誦之

扣河迎 北史孟業傳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河清二年被人間去職催買甚切業推出庫錢貸人取掛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業度關者數百人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丨丨丨接

貴鄉歌呼館陶悲泣 北史魏德深傳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轉館陶長貴鄉父老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曾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丨丨吏人丨丨滿道互相稱慶丨丨衆庶合境丨丨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

太平官府 舊唐書姜謨傳拜秦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等復見丨丨丨丨矣盜

賊恐來歸首上所亥之

狄使君活汝 舊唐書狄仁傑傳轉寧州刺史郡人勒碑頌德轉文昌左丞出為豫州刺史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緩其獄密表奏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其勞之曰我丨丨丨丨丨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

解鞾斷鐙 舊唐書崔戎傳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丨丨丨丨者

鐺腳刺史 舊唐書薛大鼎傳轉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丨丨丨丨

棠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丨丨丨

童稚慇懃 舊唐書韋景駿傳轉肥鄉令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來觀候連經日有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我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丨丨之甚也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廨宇

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睹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將謂古人 見上

清白箴 舊唐書許圉師傳遷相州刺史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吏受賕圉師不忍按但賜丨丨丨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韓公井 舊唐書韓朝宗傳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丨丨丨

移書諭神飲者亡恙 見上

務耳請 唐書陽嶠傳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不道按察使李以清白聞魏州人丨丨闕下丨嶠為刺史故再治魏

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李峴傳天寶時遷京兆尹出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踊貴百姓乃相與謠曰丨丨丨丨丨丨

書傭還質 唐書柳宗元傳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丨丨視直足相當丨其丨已役者出己錢助贖

歷凡九州皆有惠愛 唐書張萬福傳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牛田錢唐書錢徽傳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貶江州刺史州有|||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斂之以利煦之以和唐書劉禹錫傳選為慎之官擇仁惠之長||||||

|||

詣闕請畱唐書李蔚傳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詔許一歲

大功德被八州唐書韋丹傳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北韓南郭五代史韓建傳為華州刺史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荊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撫荊楚當時號為||||

修渠治橋五代史王周傳歷人保義武成德昌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民|為|其|

輯為一編宋史宗室傳趙汝愚帥福建趙希懌為屬吏嘗曰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兄弟取古今官書惠愛者||||||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

開山若棧路宋史王洋傳洋知商州以秦嶺梁人|人奈||||行旅感其惠

補闕柳宋史辛仲甫傳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

郭公所種宋史郭進傳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芰蒲薍後發榮茂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也

枯竹生筍宋史寇準傳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插地掛紙錢踰月視之||||盡||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

魯公浦宋史魯宗道傳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

范公巷宋史范純禮傳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

公實活我宋史范純仁傳徙知慶州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帝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忍累公耶

蓄洩爭輸遞之使者至已無所負

開古五塘宋史蔡襄傳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溉民田

種蠣於礎宋史蔡襄傳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松七百里見上

華漁井宋史韓琦傳為開封府司錄京畿苦旱當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縣本顧獨不崇朝乎乃具條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詳定條式遂|大姓||之弊

百井夜泉宋史蔡挺傳知慶州州據險而無水泉舊汲澗谷設堞中水援絕不可守挺鑿||皆|

治筏宋史劉彝傳徙知虔州|合治備俗作成池殺蠶|身不見役余蠶猶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記其事日日

寬病而不慍何宋史司馬光傳論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光一日起而為政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間劃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此以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

飲食必祝宋史蘇軾傳軾一丁年間得疫驩欣鼓舞若更生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

配島法宋史馬默傳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溢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寨主李慶以|又生作祠以報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顧殺之耶為奏請更定||||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

洪佛子宋史洪皓傳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振荒自任發廩自是多全活者損直以糶民爭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揆其手以識之令嚴而還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築圩萬數宋史洪适傳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适以民|几||方冬盛寒适躬履其間載肉食親餉饋恩意傾盡人忘其勞

扶蔽楚道宋史王大寶傳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號曰蔡岡叢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

貸以實金三十萬募民丨丨丨丨十餘里行者便之　王公甘棠　宋史王剛中傳知成都府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
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丨丨之丨丨也
狀元雨　宋史汪應辰傳初任趙鼎為的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
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丨丨丨也
斷橋　宋史王十朋傳出知饒州饒近湖盜出沒其間鬨上明至一夕
遁去移知夔州饒民走請司乞留不得至丨其丨乃以車從間
道去眾葬斷橋
旱入境而霖　入境　宋史王十朋傳知饒州移知湖州值久丨丨丨至
以王公名之
雨積丨丨即丨凡禱必應其至
斷雙碑　宋史尤袤傳知台州首訪民疾苦五十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郡人賓悅而前守嫉其勝
蘇我撫
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為立丨丨丨
我　遼史楊佶傳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境內方旱苗稼將槁視事
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丨丨以丨丨上天降雨誰其丨丨楊

公為
十
立像磨碑　金史宗道傳知河中府有惠政民丨丨於丨丨以時祭之
燬籍爐中　金史石琚傳琚
父皐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於籍無慮數千人其
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聽事佯為
顛仆丨其丨丨火丨盡焚之不可復
沙河稽民　金史孫德淵傳累遷沙河令
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
丁父憂去官民為刻石祠之大安初遷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寧
破被執俄有拜於前者皆丨丨丨也密護得脫
課殿　金史趙重福傳改滄州監副使歲饑民煮鹽為鬻貨以給
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丨使丨丨不忍殺人歲虧課
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言丨可使按治虎
二碑　元史宇文公諒傳
知其事乃以歲荒蠲其鹽除織染署令　元史宇文公諒傳同知徐州事
州人為刻石頌
別駕雨　公亦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
之號丨丨丨
為丨　釋災龍役　劉向說苑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
丨丨　謂左右曰可無趣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厲種

而殺之臺夫歸欲請滅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丨丨丨丨曰
我以子為德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虐故知吾之愛也
月滿渠修千月津梁成　劉向說苑景公出兩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景
以上有寒民何罰之曰子為人國相豈不固然吾聞良吏居
之丨丨而丨丨丨而丨丨丨丨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更生鄉　酈道元水經注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
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
民多不舉子產乃敕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
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丨丨丨也
佛力所庭　其
郡東觀奏記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
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
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丨丨丨也上還宮後於
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合上皆抹去之踰歲用君
奭懷州
方兒　宋元絳傳徙饒方榜言知泉州府歲饑大發官粟
刺史　以貸民又恤其孤寡窮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

丨丨為
拔茶植桑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知崇陽民以茶為業
名者　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為計
丨而丨丨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民懷公德令
蔡公相　朱子名臣
言行錄寇準知巴東縣下植雙柏
著作林　朱子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知
於縣庭令民以比日栄謂之丨丨
襄城縣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
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
除罰日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
今號為丨丨丨著作公桑縣府官也

子史精華卷五十七

子史精華卷五十八

政術部十四

禮賢

悲色禮顏（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
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
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
丨開之以丨然後能盡其復也）白屋之士七十（抱朴子周公大聖以
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丨丨丨丨人布衣之徒涉
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逸以在側也）
境擁篲（抱朴子鄒子丨丨而燕君丨；莊周未食而趙惠煉亡）奉四馬百人之食（戰國策孟嘗君
夏侯章丨丨丨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 北
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面受學（戰國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
役處丨丨詘指而事之丨丨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
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矣馮几據杖眄
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矣）先趨後息先問後默（上見）什九在外千鍾（史記魏世家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一在內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
子方段於木二人）舍右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丨之丨丨丨）
避正堂（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
於是丨丨丨舍蓋公焉）延為上賓（史記晏嬰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
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丨人丨丨丨）
膝前於席（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丨之丨丨丨也語數日不厭）拜於廟禮於庭

（史記蘇秦傳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
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丨之丨丨而丨之丨丨）築碣石宮（史記孟子傳
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開第康莊（史記孟子傳
之座而受業丨丨丨身親往師之）（自如淳于髡
已下皆命曰列大夫為丨丨丨丨之衢高門大屋）三為祭酒（史記
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
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丨丨丨焉）食客數千一與文等（史記
孟嘗君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
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丨丨丨丨人無貴
賤丨丨丨丨）屏風侍史（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丨丨後
嘗有丨丨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
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持飯比（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曾待客夜食
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辭去孟嘗君起自丨其丨丨之
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還幸舍遷代舍（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聞君好

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
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丨丨之丨丨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
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丨之
丨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執轡愈恭（史
記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丨丨丨）從
博徒賣漿者遊（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
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
驩平原君聞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
子天下無雙今乃妄丨丨丨丨丨）上客皆躡珠履（史記春申
君傳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
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丨丨丨
以見趙使趙使大慙）西鄉師事（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

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之**惇任仁人**漢書成帝紀詔曰百寮各修其職｜｜｜｜退遠殘賊注惇厚也**食飲費**漢書陸賈傳賈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召置門下**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甚幸愛**結韈**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為釋之為我｜｜釋之跪而結之既以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以貴下人**漢書鄭當時傳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史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其｜｜｜**食以駃騠**漢書鄒陽傳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注駃騠駿馬也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薦寵下輩**漢書灌夫傳夫為人剛直

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士亦以此多之**吐捉**漢書王褒傳昔周公躬｜｜｜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九九見**漢書梅福傳齊桓之時有以｜｜｜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注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類**開閣延請躧履起迎**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震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注躧履不著跟曰躧躧音山爾反**恩敬甚備**漢書于定國傳超為廷尉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學士咸稱焉**舉手與中**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固代卒延壽遂待用之**為布衣友**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自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迎延滿堂日為供具**漢書敘傳定襄大姓石李群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按伯謂班**祿賜頤賢**漢書敘傳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注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表之按平津謂公孫弘**收進時輩**後漢書竇章傳遷[illegible]騎都尉章謙虛下士｜｜｜｜甚得名譽**編署黃堂**後漢書郭丹傳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

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以為後法**委功曹任主簿**後漢書王堂傳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應嗣庶幾循名責實察言觀功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不復妄有辭教**上見**任良肱**後漢書廉范王堂傳贊范得其明堂｜｜｜注明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海上大儒為師友**後漢書樊儵傳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儵皆以｜｜｜｜而致之於朝**爭賕抑絕**後漢書第五倫傳遷蜀郡大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文職修理**伹聞嗇夫**後漢書爰延傳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

丹爲功曹漢陽消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
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丨丨丨丨不知郡縣
二千石不如
一逢掖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
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
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思其微意 後漢書龐參傳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
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
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丨丨丨丨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奉書 後漢書崔瑗傳
處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
守美瑗文雅丨丨丨丨致殷勤
特設一榻 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
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穉來丨丨丨丨去則懸之
申以手筆 後漢書申屠蟠傳大將軍何進連徵

不詣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
而不名丨丨丨丨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
尚益
畫諾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固丨 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丨丨丨丨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丨丨丨丨註晊音質
門無留客 後漢書學 南蔭傳尙
爲人折節下士丨丨丨丨
丨時人皆稱而附之
師友禮 後漢書任延傳拜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
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
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丨丨之丨
請爲諸君分坐 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
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左右往
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
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坐車下談至熏夕
丨丨丨丨坐者皆屬觀註分坐別坐也

後漢書趙壹傳壹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遂入上堂遂前
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適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
舉聲哭陟知其非常人遂起延與語大奇之明旦大從車騎奉
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陟前丨於丨丨左右莫不歎
陟遂與言丨極歡而去
蹝跋不面企德懷風 後漢書趙壹傳
壹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
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
虛心委質爲日久矣
與求淸濤日得遠遂
執贄 後漢書臺佟傳隱於武安山州郡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
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注
稱康高士作曰刺史之丨注
鄭公鄉 魏志崔琰傳注孔融告高密縣爲鄭
元特立一鄉
名爲丨丨丨丨
配食縣社 魏志管寧傳注鄉人賢子孫孝行知名
先發恨不及之乃令丨其廬置
如
此
設庭燎 魏志劉廙傳注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

是於公丨丨丨丨之丨而見之居
無幾頊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移牀樹下 魏志管輅傳注裴使君卽檄召輅爲文學
從事一相見淸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
熱丨在庭前丨丨乃至雞向晨然後出
稱同劉君子 初蜀志劉巴
傳魏尙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
問巴消息丨丨丨丨丨丨甚敬重焉
停出 蜀志董允傳允嘗與尙書令費禕中
典軍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
恢年少官微見允丨丨丨丨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
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
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解
驂罷駕上見
廚膳卽第 蜀志秦宓傳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
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
王普丨丨丨丨宓丨宴談
欽聞同賢思覩盛美 吳志虞翻傳注山陰朱育仕郡
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
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宗伯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

翔嘗見劉〻答而未觀仲翔對也｜｜
｜｜｜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鳳皇來翔騏驎吐哺**
吳志諸葛恪傳注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
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
騷驎無知 **幅巾相見** 晉書唐彬傳拜雍州刺史下教曰處士皇
伏食如故 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
清妙履行高潔思加延致待以 **若素士服** 皆君學南方同優少
不臣之典｜｜論道而已 遊父操兼有文才南
士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鉏造 **飾車迎** 翟湯傳
之｜｜｜望門輒下而進拔方同謚子也
川太守召爲功曹家脩造役之衣杖鋤荷斧不俟駕 **市租供糧**
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而｜褒遂巡辭退
晉書杜夷傳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
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野五吏每當朔之常以｜｜｜給家
人｜廩勿 **友接佳流**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授荊州刺史大祖
令問之 與書誡之曰宜規忠益士｜｜｜｜三

刺史 梁書鄧元起傳爲益州刺史以郯人與黔婁爲錄事參軍
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厚待之任以州事
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見子梁齡孫與黔
婁子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僧下何以堪之
元起由此疏黔婁 **推案止食** 陳書蔡景歷傳何僧內雄賢不能斯
光濟而治迹稍損 僧陶猛軍往救下馬｜｜｜申
禮以榮之築館以安之 **盼採** 陳景蔡景歷傳昔所臨遊奉忽 **如**
辭財重氣幹厚士 遂｜｜｜接答人趙使故留之
望陵修 陳書虞寄傳除建安王諮議辭以疾不任日夕陪列
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仰｜｜｜｜
｜**而一見欽挹** 南史謝朏傳梁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詣元會
江淹｜｜若相｜｜曰所謂馭二齡於長者者
已 **改席易衣** 南史王融傳安 南史王欣傳嘗詣領軍謝混
也 **盼接** 陸王曲垂｜｜ 混謝朏文服然後見之時混
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 **比徐孺子** 南史明僧紹傳
見子欣遂｜｜｜欣由此益知名 兄僧胤爲江下

王義恭參軍王別爲 **二安** 南史梁安成王秀傳｜｜｜時諸王並下士
立樹｜之｜｜｜ 建安安成 王尤好人物世以｜｜
乖上方 **範擬文飲** 南史梁南平王偉傳趣賢重士常如弗及齊
之四舜 世爲後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在
遊客自宜冬有｜｜夏設｜｜每與 **迦構** 筆 南史梁始
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 與子蘭傳
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偉好謙 **馳筒** 南史孔休源傳
降意接士常與賓客｜｜｜時論歸之 休源初到都寓
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
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
｜｜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白鹽綠葵 **虛襟** 南史
爲雲食休源於不雜主人之餉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孔休
源傳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 **孔長史**
見｜引接之令坐遠人所推如此
坐 南史孔休源傳爲晉安王長史｜｜｜人莫得｜｜其見坂加此
別施一榻 云孔長史｜｜｜｜｜｜｜｜於中齋下

割半氈 南史 大以兄弟與 不得數之
所藉稀辯｜｜ **穆穎叔** 南史虞寄傳
與草充坐以而去
坐 **談形相對** 南史 其｜已｜又取書以告人有圖畫條札
以自 **圖畫條札** 見上三十 **雅採風俗** 南史 宋元嘉初大使巡行
方耳 上 ｜｜之每辭疾不見告人
日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 **在宅陪從** 武康人也居解北行
懿歐何宜村野鬢之容 下
縣令廣扁之迎出嵊南康頃 **禮致宿** 隱 南史 傳王儈達
界爲｜｜｜有山水之玩 為吳郡守 之 上
不得已停郡｜｜纔至數日南還所聯與傳達昔日門
生故舊舊任非所何好賢何以交之首文既致治咸安道人
岩川於蔡 **下教揚其風槩** 南史謝瀹傳陳郡謝朓爲東 州
而三為 大守｜｜｜｜｜｜ **飾殺自剌**

館同遊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朝夕｜｜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

獨與秦州考使語 隋書房彥謙傳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冊顧遠布耳目精加探訪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後數日熲言於上

傾衿 北史魏獻文六王傳彭城王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總｜禮之常參坐席

儒者稱爲口實 北史崔休傳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恆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賢禮接使肄業而還｜｜｜｜

十善 北史陸俟傳俟子馛與安初爲相州刺史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陸沈觀 北史劉延明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於西苑躬往禮焉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

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倒屣迎 北史宋繇傳繇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出｜引談經籍

縣令爲整冠履 北史馮偉傳偉閉門不出將三十年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又自｜其｜｜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晝之賓館其見禮重

分階而上 見上

蜀中美談 舊唐書高士廉傳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朱桃椎者隱居不仕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以爲｜｜

一見如雅識 唐書襄邑王神符傳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卽待以公輔後果宰相按從晦神符六世孫

十金一筆百金一篇 唐書鍾傳傳彭玕通左氏春秋嘗慕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易｜｜｜｜償｜｜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招賢院 唐書審邽傳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公卿多來依之遣子延彬作｜｜｜以禮之

大夫橋 唐書張志和傳觀察使陳少遊往見爲終日留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遊爲構之人號｜｜｜

延賓亭 五代史南唐李昇世家昇秉政寬刑法推恩信起｜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

擇能院 五代史吳越世家元瓘好儒學使其國相沈崧置｜｜｜選吳中文士錄用之

護與賢非 宋史宗室彥俠傳知紹興府後先鳴禮｜｜以貴具費

署賓職 宋史張昭傳祖楚平生直卽昭父也躬耕游濬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刑以書幣招直｜

冒雪獨造林逋 宋史李及傳歷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清談至暮而歸

他日國士 宋史陳亮傳嘗放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也請爲上客

洽嚴十俊 金史孟鑄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全其一也

賢知充門 桓寬鹽鐵論昔周公之相也俊乂滿朝｜｜｜｜

分倉粟府金 劉向說苑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賢豪者親之辨博者師之 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因而｜其｜｜｜因而｜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

任人 劉向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父事兄事 劉向說苑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也所｜｜者三人所｜｜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

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同衣食** 劉向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事亦至矣 **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萬人** 劉向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者｜｜｜者｜｜｜者｜｜｜者

廊下佼士堂上老人 劉向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有二十五｜｜｜有二十五｜｜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智於湯武力於彭祖 見上

三窮三通 劉向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而｜｜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

饋馬 孔叢衛公子交｜｜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君子之饑焉

開東閣 葛洪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

翹材接士 見上

客館二十餘區 葛洪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問徐孺子所在 劉義慶世說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煗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但問劉功曹 劉峻世說注劉毅亮直清方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不聞杜府君

平輿之利在旍

二儁 劉峻世說注陸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

破械館以賓席 李元綱厚德錄胡侍郎則在福州時前守陳繹坐脩延蜀儒龍昌期爲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闕｜錢爲償之｜｜｜｜｜｜出俸

威嚴

畏如大府 史記郅都傳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都｜｜｜畏如大府

蒼鷹 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廉武 史記王溫舒傳尹齊逐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衣繡杖斧 漢書武帝紀泰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分部逐捕注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爲威也

鉤校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發其姦藏沒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

見事風生 漢書趙廣漢傳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

百賈畏 漢書尹翁歸傳爲獄小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之

以一警百 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疾姦吏 漢書尹翁歸傳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

馭黠馬利銜策 漢書張敞傳敞弟武拜爲梁相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諫不肯言敵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者｜其｜｜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敝矣曰武必辦治梁矣

以柱後惠文彈治 見上

間何闊逢諸葛 漢書諸葛豐傳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 **鐫令**（漢書薛宣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櫟陽令謝游貪猾不遜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令詳思之游得檄解印綬去（注）平掾之名鐫琢鑿也音子全反

白巾出府門（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走｜｜｜部中大驚

齎伐閱詣府（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

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注）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

投刀自記（漢書朱博傳）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人姓尚方禁調守尉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使｜所｜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獨爲兩劾先白其輕者延年探懷中劾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吏皆｜｜（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有治辦名（漢書尹賞傳）賞長子立爲京兆尹尚威嚴｜｜｜｜

當備祭遵（後漢書祭遵傳）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執平吏（後漢書蔡茂傳）上書曰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逃罪即日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宜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令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之｜永申其用

鉤車（後漢書吳良傳）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府令徐匡｜就｜收御者送獄

避二鮑（後漢書鮑永傳）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迺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其見憚如此

百城望風解印綬（後漢書賈琮傳）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遂命御者褰之｜｜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去

獲一書輒加篣（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二百（注）篣捶也音彭

彊直自遂（後漢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

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紲食鷹鳶欲其鷙（後漢書蓋勳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乃訪之於勳勳曰夫｜｜｜｜｜｜鷙而烹之將何用哉（注）紲繫也

頡頏嚴吏（後漢書史弼傳論）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疾惡如風（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朱伯厚

破柱取（後漢書李膺傳）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至界首易輿服（後漢書劉祐傳）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輒改｜｜｜隱

困財寶威行朝廷

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後漢書董宣傳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彊項令（後漢書董宣傳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出）

衣裝付樊公（後漢書樊仲華傳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道傍曰以｜｜｜）

理姦才（後漢書陽球傳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拜九江太守）

五色棒（魏志武帝紀除洛陽北部尉往太祖初入尉廨造｜｜｜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嚴能鷹揚（魏志賈逵傳以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

如楊沛比（魏志賈逵傳注楊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殺之太祖以爲能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敕）

馳騎告子弟（上見）

毅重（魏志于禁傳于禁最號｜｜）

撾吏聲（魏志常林傳注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不以爲可）

南鷂北鷹（晉書崔洪傳洪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爲御史治書馮恢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遺俗洪奏恢不敦儒素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爲｜在｜爲｜）

貴遊攝伏（晉書傅休奕傳轉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臺閣生風）

偏亮可貴（晉書傅咸傳劉毅與親故書曰傅長虞乃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也按咸字長虞）

一函紙自足（晉書陶侃傳杜弘與溫邵劉沈謀反侃遣將破之執劉沈於小桂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耳於是｜書諭之邵懼而走獲於始興）

冬月扇面（晉書周顗傳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不得休）

望之嚴嚴（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王導曰｜｜｜｜刁元亮察察戴若思巖巖）

吳人斂手（晉書顏含傳除吳郡太守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矣）

名怖小兒（齊書桓康傳江南人畏之以其｜｜｜｜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

蕭監州符（梁書蕭景傳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施行老姥語曰｜｜｜｜火爛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虓彪（南史殷[illegible]傳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逋逃威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曰

是君人頗來終政嚴百姓謂之｜｜）

蓬首緩帶風貌清嚴（南史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皆重跡屏氣莫敢犯）

威裁（南史梁吳平侯景傳封吳平縣侯南兗州刺史景居州清恪有｜｜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赤牛中尉（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仲景性嚴明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畏憚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按仲景京兆王子推孫）

曲堤屏跡（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

莫猶獮（北史崔挺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付崔楷按楷挺之子）

回馬避（北史[illegible]遐傳文寶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遐在道前驟爲亦修所擊文寶｜｜｜之）

趙郡鹿（北史李孝伯傳父曾道武時爲趙郡太守）

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一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
送鹿故處郡說曰許作｜｜｜猶勝常山與其見憚如此震
惕北史韓茂傳茂子均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
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
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
皆誘慰追捕遠近｜校吏改貫北史裴佗傳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好人
｜莫不彈劾應弦而倒北史李彪傳李沖表曰彪始居司直執志經行其所｜｜｜｜赫赫之威振於
下國清河公郎江神北史楊素傳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
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也亦棒破車北史高恭之傳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
陽公主行犯清路執｜｜卒阿之不止道穆令卒棒｜其｜公主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
之也惶懾北史裴政傳爲襄州總管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

合境｜｜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雀息北史高句麗傳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於高麗求魏
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
反命按成高句麗王盛夏若負霜雪舊唐書李密傳密軍陣嚴肅凡號令兵士雖｜｜皆｜背｜｜｜食
艾服葱舊唐書屈突通傳開皇中爲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
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三斗｜不見屈突蓋寧｜三斗｜不逢屈突通所爲人所忌憚如此重足側息舊唐書嚴
挺之傳遷濮汴二州刺史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蒞大郡人乃｜｜｜｜尹卿筆舊唐書尹思貞傳爲司府少卿
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其爲人所伏若此馬繫牓下舊唐書李愿傳檢校
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戒令偏裨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令以購之不三日所亡｜｜

｜之｜｜仍置書一縑曰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良馬請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英氣
動人舊唐書穆寧傳寧爲賓容州之敢決如鷙鳥逐雀｜｜｜｜膽落溫御史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
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私爲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於｜
｜｜呼可畏哉寧食蒜舊唐書楊烱傳伯祖虔威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滑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
曰｜｜三斗｜不逢楊德幹風力唐書襄邑王神符傳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開按從晦神符六世孫道不
拾遺唐書闞稜傳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累左將軍討兵皆擊盜橫相侵犯稜案罪役之雖親故無脫者矣小｜｜按
伏威謂杜伏威三斗塵唐書權懷恩傳懷恩爲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諷取將語曰寧飲｜｜｜無逢權懷恩稜稜風
采唐書崔從傳從爲人嚴偉立朝｜｜｜作｜｜皂鵰唐書王志愔傳神龍中爲左臺作御史以剛鷙爲治所居人吏

畏憚呼爲｜｜知朝廷尊唐書李勉傳遷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縱勉劾不恭
帝歎曰吾有勉乃｜｜之｜李豐州唐書李景略傳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會梅錄復
入朝說大會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服懾江淮草木亦
知威名唐書張萬福傳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
改爾名正者所以寵也朕謂｜｜｜｜儞｜｜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
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危帽散衣皆遁唐書李紳傳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
｜｜｜｜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望風｜去南金口明府手唐書張巡傳調眞源令上多豪
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巡下車以法誅之符王宋史符彥卿傳遼人自陽城之敗猶畏彥

卿戍馬病不飲齕必嗅而　宋史王德用傳德用狀貌
兇日此中豈有——耶　黑王相公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
皆異之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黜致仕乾元
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　前
張後王　宋史王曙傳知益州雜盜以峻　檻劍　宋史魚周詢傳遷
法蜀人比之張詠號——　太常博士通判澂
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於前　持檄徑去　宋史胡順之傳
曰擅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　爲青州從事大
姓麻士瑤陰豬貴侍匿兵械服用擬上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
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温裕其母訴於州衆相顧
曰孰敢往捕者順之——盡得其黨　關節不到　宋史包拯傳拜知開封府遷右
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京師爲——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
之語曰——有關節不到閻羅包老　吏行氷上人在鏡心　宋史王覿傳知蘇州
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謗覿窮其姦狀
竄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之語

蟬噪聲去　宋史宋守約傳所居肅然無　號令如山　宋史岳飛傳
人聲至——於庭亦——　命招捕楊么
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　若與劉都護來
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宋史劉錡傳錡隴右都護與夏人戰　如王倫者　金史王倫傳倫
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　性剛嚴臨事果
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　會
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稽雞　劉義慶世說賀太傳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不能啼賀聞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
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　取樸　劉義
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　注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
慶世說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　拔去鶴頭　劉餗
左右——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隋唐
嘉話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鶴不避
人不孫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宦者涕泣袒背以示

於帝帝曰汝情知此漢獰　范攄雲溪友議
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此漢獰上見　有嚴張風　李相公紳治淮
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　韋澳不可犯　裴庭裕東觀
宥——|——之——役吏奸蠹爲之斂跡　奏記韋澳爲
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
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
納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延上連召
之曰國舅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
——|——|——且與送　定場錢　希白南部新書開元中花萼樓大
錢納那頃刻而放　人宋莫過遂命嚴安之——|——以紛
畫地無一笑比河清　沈括夢溪筆談包孝肅天性峭嚴
莘敢犯　未嘗有笑容人謂包　貴——|——　紙尾書
名　丁開之滌水頭談錄韓魏公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
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
事——止押字是時悉——|——　哭劍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性剛毅
——其爲遼人畏如此　因責決一吏彼狀辭不伏公曰

還的莫要　彼云決不得哭劍則得公奉出斬之　韓侍中境
以術罷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朱子名臣言行錄韓魏公琦所歷大藩皆有遺愛凡使契丹及
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
曰此——|——　曾開門　朱子名臣言行錄曾魯公公亮知鄭州
無多需索也　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
外戶不閉至號公爲——|——　嘗有使客亡橐中物
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子史精華卷五十八

子史精華卷五十九

政術部十五

恩遇上

心欲何第一 史記蕭相國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
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
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史記蕭
未有以復難之然——— 相國世
家乃令蕭何賜帶— 益封置衛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拜丞
———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暴露於外
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君——若以今者淮陰侯
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坐前席 史記賈誼傳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文帝——既罷曰我久不見 解衣推食 史記淮陰侯傳韓信
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曰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與我數萬衆— 不譙呵 史記衛綰傳綰為中郎將醇謹無他
—衣我——食我— 景帝立歲餘———綰日以謹力
公等安在 史記主父偃傳偃上書闕下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
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天子召見三人謂曰——
皆——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史記司
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 馬相如
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 給筆札 見上
不冠不見 史記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
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也上嘗坐
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 史記東方朔傳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輒乙其處 至公車上書凡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 愛敬
從上方讀之止————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
飭厥命賜備厚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成王察牧野之克顧
羲后之勤知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
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
——注寓謂居土所居也飭謹也 蕭曹故人 漢書張良
傳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
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
——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
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 近我 漢書夏侯
嬰傳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
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以尊異之 附驥尾 漢書樊噲酈商夏侯
嬰灌嬰等傳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
販繒之時豈自知——之—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無以易

堯 漢書周昌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
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高祖徙御史大夫
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堯曰—— 目送 漢書爰盎傳絳侯為丞相朝罷
——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
之 天子以為國器 漢書韓安國傳安國為人多大略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
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 號稱祭酒 漢書蘇武傳宣帝以武著節
之唯——— 老臣令朝朔望——注
加祭酒之號所 大議就家問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
以示優尊也 有——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其
——而
—之 自為掖廷令 漢書張安世傳宣帝即位追思賀恩欲封其
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賀無子子安世
小男彭祖上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守家戶數上曰吾———————非為將軍也 按賀安世兄嘗為

掖廷別藏張氏無名錢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
令　大盛乃辭祿詔都內｜｜｜｜｜｜
以百萬數注都
內主藏官也　王命辨護生家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
魚之直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
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曰｜｜｜｜雖百子何
以朝廷知弱翁治行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遷揚州刺史考案
加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
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已深｜｜｜｜方　如綿封漢書丙吉
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為齋威嚴
傳制詔丞相欲微矜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其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而
｜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病果癒注綿繫印之組也　識懸磬漢書
鄭崇傳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
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鄭尚書｜｜　東海蕭生漢書蕭望

之傳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
間聞望之名曰此｜｜｜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　徙
亭宅所漢書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
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
｜置几用杖漢書孔光傳光辭位詔曰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
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
太師入省中｜賜餐　天子器之漢書循吏傳序孝武之世少
十七物注靈壽木名　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車蓋特高一
丈漢書黃霸傳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
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別駕主簿車　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宣
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奕數負進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矣注進博所賭也　詔太

守都尉以下會漢書敘傳班伯拜定襄太守歲餘上徵伯伯上
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
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　長老紀　見禮以侍中光祿大
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上　目漢書敘傳班伯
夫發病上出過臨候伯伯將恐起眠事上　乘驛問後漢書北海
以伯新起數｜｜之注師古曰眠古視字　靖王興傳顯
宗器重興每有異　說故舊平生為歡後漢書鄧晨傳晨初娶光
政輒｜｜｜焉　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
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
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
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
｜｜｜｜｜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王主侯
望後漢書鄧禹傳徵禹還朝廷以大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
拜禹為大將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
勞｜｜以下｜｜｜於道既至大會群　厚意久不報後漢書馮異
臣賜束帛乘馬寵禮顯赫光寵都部　傳光武自薊

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
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
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
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六年春異朝京師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
虖沱河麥飯　歸家上冢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
｜｜｜｜｜｜夏侯引軍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
異｜｜｜｜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
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傳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
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
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終始倚愛
隱若一敵國矣注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之親後漢書吳漢傳論吳漢自建武世常居公上之位｜｜｜　重
｜｜｜｜注差彊人意是倚人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茵御蓋後漢書祭遵傳隗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
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覆以｜｜

復令進屯隴下**如左右手**後漢書竇融傳融呂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每被訪及後漢書竇固傳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呂其曉習邊事｜｜｜｜

十四見後漢書馬援傳援說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注東觀記曰凡｜｜｜

過武庫祭御阿閣觀後漢書馬嚴傳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蚩尤帝親｜｜｜其士衆時人榮之

敕使陪乘後漢書魯恭傳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勞問甚渥

敕行部去襜帷後漢書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呂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使百姓見其容服呂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呂相示莫不榮之

侔於親戚後漢書韋彪傳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

問西州事後漢書杜林傳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呂經書故舊及｜｜｜｜甚悅之賜車馬衣被

每為國師後漢書趙典傳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注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藝｜｜｜｜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

敕騶騎臨朝廼告後漢書樊宏傳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廼起帝聞之常｜｜｜｜｜｜勿令豫到

先入清宮後漢書陰興傳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甚見親信

帶三綬後漢書朱浮傳身｜｜｜職典大邦注彭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

宿衛南宮後漢書馮魴傳東巡郡國留魴｜｜｜｜注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上見

留飲十許日後漢書馮魴傳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按石魴孫也

呂督郵故貫御史罪後漢書虞延傳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呂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廼制詔曰｜陳留｜｜虞延｜｜｜｜｜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

雲母屏風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分隔其間由此呂為故事

疑議輒訪後漢書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呂｜純自郊廟婚冠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引見日至數四後漢書張純傳呂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一｜或｜｜｜｜

得生幾晚後漢書桓榮傳拜為議郎賜錢十萬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

太師在是後漢書桓榮傳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呂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注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

入街下車後漢書桓榮傳榮每疾病帝幸其家問起居｜｜｜｜擁經而前賜呂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廼去

常居中論經書後漢書桓郁傳帝呂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問呂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我為孔子卿為子夏後漢書桓郁傳注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起予者商也

庭列輜駕後漢書桓榮傳贊五更待問應若鳴鐘｜｜｜｜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呂從

大官醪膳後漢書江革傳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輒｜

送||恩 四時致胙(後漢書鄧彪傳代鮑昱爲太尉和帝四年
寵有殊 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
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特贊與三公絕席(後漢書張禹傳
又詔太常||宗廟之| 延平元年遷爲
大傅錄尚書事每朝 備弟子儀(後漢書張酺傳元和二年東巡
見|||||| 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
掾吏並會庭中帝先||之|使酺講尚書 偏特(後漢書楊
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賜傳)安思
|忝 一笥餌得都尉(後漢書樊仲華傳光武微時嘗以事拘
任師傅 於新野仲華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
不忘仍賜仲華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 黃門就舍問(後漢書
曰|||何如仲華頓首辭謝 包咸傳)
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 爾曹快人(魏志
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即||明帝
紀注詔嘉郝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
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

謂之辟君(魏志王肅傳注黃初中薛夏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
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
以函問(魏志劉子揚傳注太祖授子揚以心腹之任 日秩有酒
每有疑事輒||||子揚至一夜數十至
之膳(魏志孫資傳注資稱疾詔曰若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 餚
以承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爲
召(魏志陳思王植傳植上疏曰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 還君
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
本州(魏志張既傳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 惟渥惟豐(吳志薛綜
既曰||||可謂衣繡晝行矣 傳)綜子瑩
獻詩曰乃作少傅光華益 南面几杖(晉書王祥傳天子幸太學
隆禮邇兼加||||||命祥爲三老祥|||||
以師道自居天 如漢相魏傅故事(晉書何曾傳曾以老年屢乞
子北面乞言 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
會劍履乘輿上殿||||||國蕭 掾屬聽取王官(晉書石苞傳苞
何田千秋|太|鍾繇||| 奏州郡農桑未

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曰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
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十人|||||更練事業者苞在
位稱爲忠勤 給日契(晉書山濤傳帝以濤清 坐執銓衡(晉書山
帝每委任焉 儉無以供養特||| 濤傳除
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表章數十上
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
濤|||||則可何必 臥加章綬(晉書山濤傳拜司徒濤復固
上下邪不得有所闕 讓表乞骸骨使者乃||||
|送一車書(晉書皇甫謐傳舉賢良方正並不起 詔辭賓客(晉
白表就帝借書帝|||||與之 書
賀循傳循有羸疾而恭於接 變輝降臨(晉書賀循傳論循位登
對|||||其榮遇如此 保傅朝望特隆遂使|
|||承 家寵(晉書庾冰傳冰循 扶虞侍中(晉書虞嘯父傳少
明下拜|||冠冕當世 歷顯位後至侍中
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門
||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施行馬(晉書蔡謨傳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未至不先
司||可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
舉觴(晉書王雅傳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
外職侍見甚數每置酒宴集雅|||||||其見重如
此 輝游(晉書張駿傳人思 討吏至涼訪其安不(晉書徐苗傳郡
光被寰宇||||||| 察孝廉州辟從
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 百人高會先問伏滔
並不就武惠時||||帝輒|||||||
(晉書伏滔傳大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孝武帝嘗會於西堂
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天子|||||在
坐不此故 恩深(宋書孝武王皇后傳 幄中畫策(宋書劉穆之傳
未易得也 取稼||觸目披閱 從征廣固還拒
盧循常居|||||||| 蕭助(宋書謝晦傳晦上表曰臣昔因時幸過蒙
||決斷衆事 先眷內間政事外經戎旅與徐羨之傅亮
等同被 寵(宋書王僧達傳除太常上表解職 過恩(宋書鄭元
|||| 曰賓無緣坐閣|||戶爵家庭 景傳轉雍

州刺史上在巴目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願還鄉里故有此授　徽錫　宋書沈慶之傳上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永念茂庸思崇｜｜　派恩　宋書自序｜｜歲序服義累世　貂拂帝手　齊書百官志宋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在親密與帝接膝共語｜｜｜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甄沐　齊書褚淵傳太祖與淵及袁粲書曰縉日鋒炭報効但理而發嘉之典偏見｜｜貴登端戎備加秩上　榮落　齊書劉祥傳祥曰皇運初基便蒙抽擢聖明御寓｜｜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遷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中問訊時奉天暉　參末例奉天暉　見上

稠私　齊書虞悰傳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古報屬興運荷竊｜｜徒越星紀終慙報答　咳唾為恩　貽跡成飾　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手見引昉符昔古焉昉本旋曰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雲物甚美斐然賦詩　梁書蕭子顯傳自序

云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卿得不｜｜｜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　一顧之恩　見上　通諶道光　梁書文學傳序到沆邱遲王僧孺張率等或入直文德｜｜｜皆後來之選也　角巾引見　梁書何點傳敕點弟胤曰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侍以子陵之禮懸覽暇日｜｜｜宜然盼射茲焉有託　眄識　梁書何胤傳胤曰昔荷聖七｜令文崇旌貞　夾御將軍　陳書蔡凝傳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凝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　馮親入舍荷母從官　陳書沈炯傳炯以母老表請歸養詔答曰當令｜｜｜｜｜｜｜用親朝榮不虧家禮孝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迎尊累　見上　就第攝事　陳書徐陵傳太建十三年為中書監陵以年老

累表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　凡隄　陳書杜之偉傳之偉啟求解著作曰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不敢廢官｜　眄遇　南史宋始平王子鸞傳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者莫不入子鸞府　於省見客　南史傅亮傳亮永初元年入直中書省以亮任總國權聽｜｜｜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　給扶侍　宋史朱修之傳沈崇憲人侯賜疾不堪獨行見特｜｜｜　見輒意解　南史蕭引傳帝謂引曰我每有所忿｜卿｜｜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遽怒臣何預此恩　小輿就席　小輿升殿　南史謝朏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賜乘｜｜｜

申長幼之敬　南史王沖傳陳武帝以沖前代舊臣特｜｜｜｜　宴筵賜几　南史王沖傳文帝即位益如錚頭害從幸可容徐度宅｜｜之上｜以｜　殊眄　南史王儉傳儉素知帝雖異後請間言於帝帝正色裁之而神宗內

和儉因又曰儉蒙｜｜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抑之深援帝齊高帝也　敕材官起齋屋　南史王延之傳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為｜二間｜如其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　南史垣崇祖傳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惟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位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給鼓吹一部　昂昂千里之駒　南史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　七歲尚書　南史袁昂傳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未為晚達　優策並設　南史褚彥回傳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

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官品第二策而不優
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
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
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除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
異王侯不假 隆寄 南史張率傳梁天監中引見
優文從之 上見 爲卿定名譽 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
朕素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從地出卿名家奇
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
有爲之者今以相處｜｜ 三世並降蕃琛 南史張稷傳宋時武
｜｜尋以爲秘書丞 帝經造張永至稷｜
｜｜｜ 南史顏延之傳雁門周續之儒學著稱
論者榮之 引升上席 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
幸朝彥畢至延之官 隆密 南史沈懷文傳入 預機密二十餘年
官列卑｜｜｜ 爲侍中寵待｜｜
南史周捨傳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
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

掌之日夜侍上｜｜｜｜｜ 不夕不出 南史劉湛傳湛初
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 入朝委任甚重善
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慈灌 南史
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以此爲常 江斆
傳王晏啟武帝曰江斆承登禮閣 披菟皮衾 南史劉悛傳車駕
兼掌六軍｜｜所賞賚有優忝 數幸悛宅宅盛修
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悛｜｜｜ 蓋命衣之適 南史劉悛
｜於蔣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傳從駕登
蔣山上顧謂悛曰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取手板題 南史劉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悛起拜謝 孺傳行
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孺｜｜
｜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延
其見親 景陽樓語故舊 南史齊新安侯景先傳景先事上盡心
愛如此 故恩寵將密初西還上坐｜｜｜召景
先｜｜｜唯緣章 格外三公 南史陳顯達傳永明八年爲征南
王一人在席而已 大將軍江州刺史明帝即位進太

尉封鄱陽郡公後以大尉判鄱陽郡公爲 署事有卿名 南史李安人傳
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
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 時節恒賜手敕
安人論議謂曰｜｜｜｜故使不復細覽也
南史崔元祖傳出爲東海太守上 燭燒卿貂 南史陸雲公傳累
每思之｜｜｜｜賞賜有加 遷中書黃門郎兼
掌著作雲公善弈棋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 賜金策 南史劉之亨傳
笑謂曰｜｜｜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果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 南史庾絢傳帝幸德陽
議參軍敎｜｜｜并賜詩焉 識此圖不 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
貫的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 不可頓無二人 南史沈
以問約曰卿｜｜｜其見親如此 約傳文
帝出鎮荊州議以沈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
｜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
太守 上殿不下 南史賀琛傳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
語曰｜｜｜｜有賀雅琛容止閒雅故時人呼之

何以償夢 南史章昭達傳昭達定閩中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日以夢告之
至作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昭達 任蘭臺 南史虞荔
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信
傳除中庶子尋領大著作以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
務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乘輿再
三臨問手敕中 平陳唯得一人 南史姚察傳隋文帝知察蔬菲
使相望於道 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
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 使卿得不使卿力 南史孫謙傳以老
無比我｜｜｜｜此｜｜｜ 徵爲光祿大夫及
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 畫叔夜像 南史伏曼
職自効帝笑之曰朕嘗｜｜｜｜｜ 容傳宋
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 開館東郭 南史周續之傳武
吳人陸探微｜｜｜｜以賜之 帝召之爲｜｜
｜外招集生 敎供服餌 南史陶弘景傳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
徒乘輿降幸 許之賜以束帛｜所在月給茯苓五斤

白蜜二升燒香虔受南史陶弘景傳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
以||||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
書||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傳武帝每有大事無不諮出入
||||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
睽脅魏書彭城王勰傳|||每機政畢歸上見通著二十六
蹐時要復參宰匠機政畢歸
曹魏書崔元伯傳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元伯賜禪幘魏書裕
||||如介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僧淵傳
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敕頻文槩杌魏書尉元傳
以白衣||入聽於永奭經武殿元頻表以老
乞身詔曰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斗隱方委之以政用象笏百
康僖兆故|||||仍遂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
餘隋書李穆傳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
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者||人穆之貴盛當
時無非青蠅所間隋書高熲傳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及陳平
比||軍還上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

之君臣道合||幸無詞費隋書高熲傳熲又遜位詔曰公出參
|||也戎律廓蕩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
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跡俱盡此則獨孤公猶鏡隋書
天降良輔翊贊朕躬||||也其優獎如此
高熲傳麗見當貴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
曰||||也每被磨瑩皎然若明按熲父賓在周時賜姓
獨孤七寶裝嚴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每贊平陳之計車駕幸同
氏州後還在途中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
|||公使自入八議北史魏宗室武衛將軍謂傳不子超
山東無及之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
丕|||傳不子
孫梭不謂之曾孫詔坐止車門左等北史奚斤傳|斤與長孫嵩
等||||||聽理萬機
給漏刻北史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兵惟長孫嵩稱曰仲兄北史
柁宋武斤征河南獨|||及十二牙旗
奚牧傳牧重厚有智謀味卿言若鹽酒北史崔浩傳帝賜浩縹
道武寵遇之|||||醪酒十觚水精戎鹽|

兩曰朕|||||此瓌者立嘗北史崔浩傳太武每幸浩第
|故與卿同其味也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
不暇精美帝爲|七|或爲機先置北史長孫覽傳超拜車騎
|||而還其見寵愛如此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
省讀覽初名善帝謂曰朕賜名曰筆北史古弼傳弼少忠謹初
以||委卿||遂賜名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
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盤馬殿庭北史來大千傳朝賀
||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之日大千常著御鎧
臣莫不驚歎||朝第一客北史宇文福傳祖活撥仕慕容垂道
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爲|||把手
探金北史公孫表傳表第二子軌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
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
||親||賜之謂曰卿臨財廉賜康於衆上見顧訪洛陽故事北史
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寇儁傳明帝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
而坐|||||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倘

閑帝與之談論不覺膝前之前席及辭還帝以御輿令於帝前
乘出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
將傳之萬古時前膝上見御輿於帝前乘出上見令公北史高允傳孝文
人咸以爲榮文成重允常
不名之恒呼爲||令絲竹十八五日一詣詔曰允家貧養薄
公之號播於四遠矣北史崔暹傳文宣謂群臣曰
可令樂部||||
|||允以娛其志清正無雙崔暹||天下||卿等不
及將播北史薛道衡傳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南道去人
也州總管帝曰爾侍奉誠勞朕欲令爾||
北史裴延儁傳從祖弟仲規成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車
駕自代遷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駕還見咸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爲||||六呼爲李生北史李彪傳彪既爲
軍壁賴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孝文所寵性又剛直
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賜御府杖北史
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甄琛

傳徵拜侍中以其衰老詔帝下御座執手北史楊椿傳上書請
｜｜｜朝直杖以出入歸老不許於華林園
｜｜｜｜｜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尚其志方
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
欲大相驅策北史楊素傳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
之賜以竹策曰｜｜｜故用此物賜卿公
庭私敬北史楊元感傳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
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
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北史王肅傳除持節都督
後展｜｜（按素元感之父）飾館華林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
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
日三歲我勞如何｜｜｜｜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
朝之儒秀北史郭祚傳自官夕歎清徵從闇孝文眾鶴賜祚及
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
｜｜｜不勸此兩人當羊車上殿北史李諧傳武成以斛律羨
勸誰也見其知若此金貲老每朝賜｜｜｜｜

北史袁翻傳明帝嘗大宴曾集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
仰書欣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作坐者莫不｜
北史毛鴻賓傳車駕西巡鴻賓奉獻酒食迎於潤
｜寒松勁草象武帝把其手曰｜｜｜｜所望於卿也事平之
日寧忘執手捋鬚脫帽看髮北史慕容儼傳遂鎮郢城始入而
主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
至并力圍城儼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
後爲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謁帝悲不
自勝帝親｜其｜｜儼｜｜｜｜北史傅伏傳周武
｜歎息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骨親肉疏親執手曰朕平齊
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步挽至階北史斛律金傳詔令朝見
曰｜｜｜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
驟乘｜｜｜崔張不如北史陳元康傳文襄入居鄴下崔暹崔季
車｜｜｜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爲神
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
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二｜｜｜一康是金城北史唐邕傳文

肯容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此非也手捫頷北史
趙彥深傳神武嘗與對坐遺遠軍令以常呼官號北史趙彥深
｜｜其｜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傳歷事累朝
常參機近自皐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閤上書北史魏收傳帝
引見或升御榻｜｜｜｜而不名也於華林別起元
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還鄉開府北史魏收傳除清都尹遣
於｜｜｜攸其見重如此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朕
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撤殿省爲第室北史周宗室傳東平
待至十月當｜｜｜｜公神舉文題和孝武
以思舊遇之指厚略和所居隘陋朝寄重北史史祥傳轉大僕
乃｜｜賜｜｜見重如此卿帝嘗賜祥詩曰伯
卿｜｜｜｜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樹勁草質
入有背淮心指涉絮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
箴達勝不厭北史蘇綽傳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
池觀魚行至城內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

綽其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
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
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於是指陳帝皇
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
｜｜｜｜詰朝即拜大頒署空紙北史蘇綽傳綽以天下爲己
行臺左丞參典機密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
爲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或出游常｜｜｜｜逍遙公北
｜以授綽若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史
韋敻傳敻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周明
帝爲詩貽之敻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
一升號之｜｜｜｜徙堂於宅北史若干惠傳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
口｜｜｜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
聞之即日｜｜孤之孔明北史劉亮傳本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爲
｜｜惠｜當時名將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
曰卿文武兼資即｜｜列炬鳴笳北史蔡祐傳明帝即位拜加
｜｜｜也乃賜名亮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

羣臣朝宴令被別留或全作儀同面北史伊婁穆傳穆字奴子
昏夜｜｜｜送諸還宅　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
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
之曰奴子｜｜｜｜｜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封安陽縣伯
命登御坐北史賀若弼傳上聞弼有功大悅驛召之及見迎內
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賜物八千段
寢興觴北史趙剛傳除營州刺史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
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文帝引見｜｜｜屬剛曰昔
侯景在東為卿所困賊羌　自選封名北史趙肅傳大統十三年
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　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
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啟
周文請之於是令肅｜｜｜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
也於是封　讀霸朝集北史李德林傳開皇五年敕令撰錄作相
清河縣子　時文翰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日
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
｜｜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　自選好宅

北史李德林傳文帝以王誼宅賜之辭又敕賜崔謙帝令德林
｜一｜｜｜｜並莊店昨晉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
八十區　登高馳詔北史元冑傳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時
為替　冑下直｜｜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
未若就朕也　扶杖升殿北史張煚傳煚父羨年老致仕隋文帝
賜宴極歡　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
｜｜｜｜上降榻執手與之　郡設三千人會北史樊子蓋傳子
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蓋廬江人轉涼州
刺史改授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
錦夜行耳因敕廬江｜｜｜｜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
宴故老當　制三讓表北史馮熙傳熙子誕為司徒帝愛誕除官
時榮之　日親為｜｜｜并啟將拜又為其章謝
步障遮風北史張景仁傳景仁多疾帝每給藥物珍羞中使相
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馬或有行幸在道
宿處每送｜　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北史張景仁傳景仁為兒童
｜為｜｜寒　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

許子華遇之坐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　時新分
但官爵還達乃與｜｜｜｜｜｜｜｜｜辛如子華所言
賜北史許善心傳母范氏少寡養孤博學有高　預華林宴序北史
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常選｜
李與以宿德耆舊被徵文宣亦曾
命璵｜｜｜｜顧訪舊事甚重之

子史精華卷五十九

子史精華卷六十

政術部十六

恩遇下

日賜御膳舊唐書裴寂傳高祖受禪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寂｜員外

郎直第舊唐書裴寂傳武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俄冊司空仍尚書｜｜｜一人每日更｜寂｜其見崇貴如此同

昇金輅舊唐書裴寂傳貞觀二年大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

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共食舊唐書劉文靜傳高祖每引重臣｜｜奏九部樂舊唐

書以邵和以嶺南之地歸國表請入朝及謁見高祖爲之設宴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歡｜｜｜｜以饗之拾敬舊唐

書竇抗傳高祖臨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從延入臥內命之｜｜縱飲談謔敦平生之歡又作賓客時或留宿內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

繡佛一軀舊唐書蕭瑀傳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

爲寶鑑舊唐書長孫無忌傳高宗命圖無忌形像親｜｜｜以賜之剪鬚和藥舊唐書李勣傳勣時

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爲其｜｜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寫形

舊唐書李勣傳永徽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勳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爲仍親爲之序政

事食舊唐書蘇頲傳爲工部侍郎明皇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陛下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明皇曰蘇

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詔書千首舊唐書郭子儀傳代宗朝任子儀謝

恩上表進肅宗前後所賜詔敕因自陳訴曰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

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賜號尚父舊唐書郭子儀傳德宗即位詔還朝攝冢宰｜｜｜｜進位太尉中書令諸子

弟女婿拜官若十餘人京兆供帳舊唐書李晟傳德宗賜晟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

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府｜｜具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緋

衣銀章就縣宣賜舊唐書于止傳爲渭南縣令拗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屢稱穆宗

命以｜｜｜｜蠟淚揉紙舊唐書柳公權傳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

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繼之二衛扶輿唐書襄邑王神符傳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

大宗就第慰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以升密驛咨逮唐書崔王元勣傳元勣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

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呼爲裴監唐書裴寂傳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

臥內爲無不從｜｜不名也橫恩唐書尉遲敬德傳大宗召讓曰國之大事惟賞與罰｜｜不可數得勉自修飭

無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顧問至夕唐書段文昌傳引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遷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

殿｜｜｜乃出起晉陽爲卿一門唐書溫大雅傳與弟彥博大有知名遷黃門侍郎彥博爲中

書侍郎封爵遞崇帝從容謂曰我｜｜｜｜耳嘉樹徙植唐書姜晈傳帝在殿廷｜｜｜｜晈盛贊之帝

遽命｜其家彭祖同學子陵共學唐書姜晈傳以功進殿中監遂｜｜｜公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寵之

乃下詔曰晈往事朕於藩國家藏手墨唐書李彥芳傳太和中爲鳳翔少尹參｜｜｜｜｜｜｜不過也

｜故｜高祖太宗賜詔書數函上之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

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書夜覛公疾大老婦遺來吾欲熟知公

起居狀皆大宗｜｜兵事節度皆付公上見欲知起居狀上見讓勸

文宗愛之不廢手

唐書薛萬徹傳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告國司家事唐
書上書以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而已帥爲焚書
寶誕傳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　千里外猶對面語　唐書房元齡
十餘王｜｜｜皆誕生之　傳秦王嘗曰
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
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
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　大事　閑侍射　唐書房元齡傳進尚書左
事｜｜｜｜｜｜　侍射帝乃敕細務屬左右
丞｜｜｜　斧鑕　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居宰相以權寵隆極累表辭
去良弼如亡左　位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久一日
右手毋多讓　但見嫵媚　唐書魏徵傳帝大笑曰人言徵　疏列
舉動疏慢我｜｜｜其｜｜耳
屏障　唐書魏徵傳貞觀十三年徵上疏極言帝曰朕方以所上
爲｜｜｜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
義　增損藥膳　唐書王珪傳珪病帝遣民部尚書唐儉｜｜｜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薛收傳嘗上書諫王　王答曰覽所諫知成我者卿也　欽曲襟抱
今賜黃金四十鋌　按王秦王也
唐書薛收傳秦王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　不見即思
共軍旅間未嘗不驅馳經界｜｜｜　按收字伯褒
唐書馬周傳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　以圖購宅　唐書
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周｜｜之　馬周
傳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衆以其興
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
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　不膠漆而固　唐書馬周傳帝周所建皆切一
時以明佐聖故君臣間｜｜
｜｜｜｜　恨相衝拭　唐書韋挺傳挺爲大手敕未嘗名　唐書李綱傳
得晚宜矣　大時帝欲｜｜用之　帝以綱隋名
臣｜｜　公在我得附臥　唐書李大亮傳大亮進爵爲公拜右衛
大將軍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
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　洪源毋榻　飛帛書賜侍臣賜至德曰
寐帝勞曰｜｜｜｜　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爲

洪｜｜侯｜飛處假日飛　九霄六翮上見更日供奉　唐書崔
九霄假六翮皆見意於辭云　琿傳諫議
大夫與魏徵　字字勿端　唐書崔琿傳在侍左右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視　擿諷嗟
賞　唐書楊師道傳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　入閣語至夜分
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
唐書宇文士及傳太宗延｜｜或　呼曰蕭郎　唐書蕭瑀傳
｜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燕自　武德元年遷
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　賦詩勞行　唐書蕭嵩傳以兵部
悉關決或引升御榻｜｜｜｜　尚書領朔方節度使
既起車有詔供帳餞定　恩顧第一　唐書蕭嵩傳吐蕃陷瓜州帝
帽門外明皇｜｜｜　擇其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
使判涼州事嵩表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障塢懷保遺人又
遣副將杜賓客率强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鬬迄晡
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　佩大橫刀　唐書王
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　及善傳

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衛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　聽白
授辭不得至朕所｜｜｜　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擇官　唐書白居易傳處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
易居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內宰相　唐書王琚傳帝於琚眷委特異像大政事　臨軒送　唐書
時號｜｜｜每見閤中視日薄乃得出　姚崇
傳明皇初立貴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　輒　唐書宋璟傳
使殿必爲之興去輒｜｜｜以｜它相莫如也　璟始自廣州入
朝帝遣內侍楊思勗｜｜之未嘗交一言　嗟重　上見　賢者樂此
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
唐書張說傳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
於｜｜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
授說院學　視草　唐書張說傳帝好文　題贊廳事　唐書盧奐傳爲
士知院事　辭有所爲必使｜｜｜　陝州刺史開元
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於｜｜曰專城之　韓休
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知否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張姓被名唐書張嘉貞傳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而｜｜卿爲我思之

瑞錦分賚唐書張延賞傳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既而宴集禁中帝出｜｜｜一端｜｜之示和解

帛紡

水嬉唐書許景先傳帝自擇刺史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

褒冊與物

燭照都邑唐書李適之傳遷御史大夫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丙陪陵昭陵闕中詔可｜｜｜行道爲右數

朝廷羽翮唐書李揆傳最爲帝所禮遇嘗曰尚成之翮長者在前卿｜｜｜也

三起三留唐書蔣伸傳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帝既嘆伸｜｜｜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

醒具唐書李嗣業傳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明皇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

｜小延英召對唐書苗晉卿傳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臥而承旨唐書崔祐甫傳祐甫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若還第即遣使咨決眷問優縟

唐書牛元翼傳元翼見延英｜｜｜

親擢其物唐書李絳傳絳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翼日賜金紫｜｜

｜｜與之且曰異時日出無鐘鼓聲金吾以閱唐書李晟傳與馬燧皆在朝每唐頡託而面當如此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則｜｜｜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樂樂何日踐父兄兩

鎮唐書李愬傳帝方經畧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

常持軍唐書渾瑊傳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

天子以班行呼唐書陸贄傳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常｜｜｜而不名待閤不能入君子賢之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其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論兵與我意合唐書樊澤傳擢左神策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相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

官而不名唐書杜佑傳乞致仕不許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

金蓮華炬唐書令狐綯傳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奏事輒五六刻唐書韋渠牟傳擢右補闕內供奉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乃罷天子歡甚

秋宵見卿唐書韋澳傳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箋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蓋將以爲相也

集中欲見公詩唐書裴度傳以疾乞還東都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贊藥自持朕｜｜｜故示此異日可進親誦送努

西江詩唐書馮定傳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樂於延定部諸工立縣間端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定｜｜｜｜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

對浴堂門唐書鄭注傳王守澄爲注郎日召入｜｜｜賜賚至渥

欽賜唐書周墀傳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俄加制誥入翰林爲學士

擇令日唐書劉瑑傳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後請閤帝視案上歷謂瑑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吉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子白書榜門 唐書田游巖傳帝營崇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部不聽毀丨丨丨丨其丨曰隱士田游巖宅 山帔葛巾不名不拜 唐書武攸緒傳遣通事舍人李迥以冪首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部見日丨丨丨丨丨丨 官營草堂 唐書盧鴻傳賜隱居服丨丨丨丨恩禮殊渥 腰轝 唐書崔無詖傳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丨丨許乘入殿中 給翔麟馬 唐書李適傳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行丨丨丨丨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 親爲調羹 唐書李白傳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丨丨丨丨有詔供奉翰林 鄭虔三絕 唐書鄭虔傳虔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丨丨丨丨 方穀爲字 唐書李載義傳史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宜當之以丨丨丨丨其寵待如此 衣錦城 五代史吳越世家光化元年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詔圖鏐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爲丨丨丨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玉冊 五代史吳越世家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丨丨丨許之乃賜玉冊金印鏐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 起三樓上見禮賢宅 宋史太祖紀開寶九年二月丨丨吳越國王錢俶偕子惟濬等朝於崇德殿賜襲衣帶鞍馬遂以禮賢宅居之 以禮津遣 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一年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顯義有司其丨丨丨丨赴闕 賞花曲宴 宋史禮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丨丨丨丨自此始 題二名 宋史魏昭亮傳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賦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舉丨從謝昭亮丨丨命自擇之 十杯無苦 宋史王審琦傳審琦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

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之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丨丨丨丨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 童子及第 宋史趙贊傳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丨丨丨丨仍附長興二年禮部春榜 卿但進敕朕爲卿署 宋史趙普傳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耳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 午時歸第 宋史趙普傳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日中至丨丨私丨丨丨 此亦吾兒 宋史曹琮傳琮字寶章兄誦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撫膝上指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丨丨丨丨也 一榜盡京官 宋史張齊賢傳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四稱旨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丨不悅丨丨丨丨丨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 益坐茵 宋史張齊賢傳真宗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謝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丨丨丨爲三 觀書賜宴 宋史李至傳授禮部侍郎進秩史館合置祕書閣命兼祕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與李昉王化基等丨丨閣下上必遣使丨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升殿閣次於三館從臣詞也 寵官從宴 宋史趙昌言傳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丨丨丨丨自昌言始也 親題殿柱 宋史陳恕傳拜鹽鐵使恕有心計擇去宿弊太宗深器之丨丨丨丨曰真鹽鐵陳恕 翰長儒臣 宋史張洎傳擢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丨丨老丨丨之句 謗書不問 宋史楊業傳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

州白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
有潛上｜｜斥言其短帝覽之皆｜｜封其奏以付業　蜀中傑
俊宋史曹光實傳乾德中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六年秋全斌
還入貢京師謗言境內安乂乞罷義軍歸農太祖喜謂左右
曰此｜｜｜｜　御厨調膳宋史劉謙傳上幸大名至北苑屬謙
也詔升殿勞問　有疾遣歸將發謙懇請從行旣備其
二千囊仍挾尚醫以從｜｜｜以給之疾　公宴別席宋史
廖毁所服鞍勒以還中使上聞賜白金二百兩　袁廓
傳錢俶盡籍土字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
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而坐以寵異之　呼
小字宋史王昭遠傳南逆京師｜太宗　一日三被寵渥宋史張
於晉邸特被親遇當｜其｜｜｜　適傳爲
水部員外郎知鄭州獲對太宗察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
改京東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時人榮之　父子
同日受詔宋史雷德驤傳命爲兩浙轉運使使其子殿中丞
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搢紳榮之　朕

可自保宋史魏能傳七遷散員左班都知皆例諸軍辭見才器
勇敢或迥異出羣者許將校奏舉以任使分旌其志能
時戍外藩咸未有舉者太宗曰能
村勇過人｜｜｜由是進用之　釣魚詩宋史呂端傳太宗
太宗作｜｜｜有云欲餌金鉤深　意相之會曲宴後苑
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　特爲納陛宋史呂端傳真宗
庭階陀稍峻｜｜　以端軀體洪大宮
令梓人｜｜｜　眞賢人宋史李沆傳召入翰林爲學士嘗侍曲
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
也　致太平者必斯人宋史王旦傳帝素賢旦嘗奏事退
目送之曰爲朕｜｜｜｜　薯蕷粥
宋史王旦傳旦疾甚帝手　飛白書名宋史向敏中傳召爲工部
自和藥并｜｜｜賜之　郎中太宗｜｜｜｜敏中洎
張詠二｜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　魯直宋史魯宗道傳
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　天禧元年爲右
正言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
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

書殿壁曰｜｜　宋史蔡齊傳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
蓋思念之也　七賜傳呼　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
得人矣詔金吾給｜｜｜
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　賜第七百楹　宋史張耆傳章獻太
后微時嘗寓其家耆
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尚書省　圖形以進宋史狄青傳仁
西凡｜｜｜安佚富盛踰四十年　宗以青數有戰
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　訪後宋史王禹偁傳子嘉言以進士第
賊寇渭州命｜｜｜｜　爲江都簿眞宗嘗觀禹偁奏章嗟
美切直因｜其｜宰相以嘉言闕郎　書團扇爲和平字宋史趙
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　師民傳
在經筵十餘年見器異嘗盛暑屬疾家　儒林傳德民傳累請
居常飛白｜｜｜｜｜賜以寄意
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　應詔宋史楊徽之傳歷遷刑兵
帝自爲詩寵行且以｜｜｜　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
其｜　傑卿義性宋史楊徽之傳咸平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
以賜　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

府清淨無事｜｜也　頌　宋史楊億傳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令
得以｜｜　公有　賦詩於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其
於　詩批紙尾宋史楊億傳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
部郎中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
宰相　億拜章謝上作｜｜｜有副予前席待名賢　此李迪
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　孫宋史李
其傳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殿下仁　李
宗顧侍臣曰｜｜｜邪能世其家可尚也　殊拜宋史龐籍傳
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遂爲昭文館大學士出
也　遣家爲壽宋史王陸傳陸字子正河南人爲京西轉運副使
陸謝且言因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
聖上之澤也｜眞宗因賜詩寵　首在選中宋史歐陽修傳慶曆
行以羊酒束帛令｜｜｜｜｜　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
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　超九轉宋史王安石傳罷
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　爲觀文殿大學士

知江陵府召爲禮部侍郎——爲吏部尚書　佩魚　宋史蒲宗孟傳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脩制學
士雖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
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邇——遂者爲今　講讀一編　宋史錢象先傳
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以經以
對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將老帝猶論之
曰大大行有日矣宜——　惠康上　宋史李大臨傳爲祕閣校
——於是同列能進者次日　理神宗嘗遣使賜館閣官
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　稍郎賚書　宋史司馬光傳資
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也　治通鑑未就帝尤
重之嘗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　修北　宋史呂公著傳拜
終篇賜以——二千四百卷　同知樞密院同平章軍國
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以便詣政事堂凡三省樞密院
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膳進忘食　宋史蘇軾傳論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稱爲天下奇才　隊仗拜後聽休

次　宋史陳囧傳拜門下侍郎哲宗於其年高每朝會——於　人主自爲主司　宋史王俁傳
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以第
坐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前此謂後發矣
自古未有——者　批進目　宋史陳瓘傳後承事郎帝
宜郎超用後拜國子博士——以爲所擬太留令
再敘一官仍與差遣　屢讀屢嘆　宋史陳師錫傳熙寧中游太學有
遣執政持不行——偶啓神宗妙其材及廷試奏名在
甲乙間帝偶閱其文——貴樞侍臣　刻名杖頭　宋史江公望傳內批
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
補當珍禽異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
之矣惟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杖逐之鷴不去
乃——公望姓——於　頒詔移養　宋史龔原傳判太常寺留守南
——以識其諫　京陛辭神宗——辭日入言
卿老不任事精明　賜三世官　宋史賈逵傳元豐初拜建武軍節
乃關行止用卿矣　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論不依綁赦

——神宗曰逵武人　燕見從容　宋史燕達傳達起行伍喜
能有念說之志其特號之　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
每——未嘗不——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御其
威克厥愛允濟曰汝才不用多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郊賦　宋史曲珍傳帝賜之片劍　賜園　宋史王恩傳帝賜恩甚
恨勤命有司——移——觀場居宅又——城西地
爲——　親書銅錢　宋史何觀傳中書初賜第管陸勤以爲從臨更徒
——謝賜金鑰功相第是先命從功問帝————以示
寵　手書褒傳以賜　宋史李綱傳時太原圍未解敢言仲口欲
綱救太原非素不爲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
使綱辭不許上——　綱出雖罷劣以學康亂論道左孝宗
——賜以揚雄內侍省　宋史胡銓傳孝宗改稱四年作御史中丞嘗論
內侍省不得差祭宗元豐官制揚職不當
除節度使趙良時不宜出入宗中上皆嘉納　書忠勇字揭旗　宋史
至其——且部自今無得現因伽儀

韓世忠傳帝手——　書精忠字製旗　宋史岳飛傳帝手
——以賜　——以賜之　閣
工馳觀　宋史吳玠傳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遣內
侍賫詔特以玠州官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
命帝命守臣就蜀求　是朕千百人中選者　宋史吳挺傳孝宗嘗謂
善醫治——　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
——歲時問勞不絕遊遇尤深厚　櫃綴過於子弟　宋史楊存中傳高宗假借
諸將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中——之——　許祭五世　宋史楊存中傳
——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二夕
神宗閔交宗閔論忠介宋諡宗毅賜廟曰顯忠門　風雲慶會
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獨請遠——前所無也
閣　宋史楊存中傳存圖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木月　立蟠之
——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之——
賞　宋史陳傅傳嘗以——爲人上所知出入頗捷晚由秦
常少卿除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旨遂罷其節有足稱

自號無錢六豁選二史宋史劉一止傳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
一相居士曰朕親擢也——祖宗時有
裴一止謝先朝帶笏不足償勞宋史章誼傳移守平江時則臨
催張浚李彧月幸供億緊務誼處之皆有條理
召對賜——帝曰此——如獲拱璧宋史李𤣱傳高宗駐師鉅野
以——卿之——其勿辭問東南一布不銳衆而予士
氣十倍首加勞問稱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天子
一士——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
門生宋史趙逵傳帝如集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
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卿之平始終皆朕自擢自
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爲士木賜城待班史宋
寄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也
勾請傳遷起居舍人以書肝政宋史虞允文傳御史蕭之敏
足疾命閤門——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
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
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關言路上謂

其言寬厚命會拔拜宋史陳康伯傳上出手札遣使向宋居召
懷——之——拜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道闕遣遠恭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
節堵文好詳拔以見——賜坐閤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
給扶非大庶官一歲至相位宋史魏杞傳杞以使金不手書一
事不署辱命錄————
十八將傳以賜宋史蕭燧傳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問名循記
誠實不欺——————
宋史王藺傳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迎法駕立道爲與時公卿
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如姓——由是——
用宋史黃洽傳除秘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祕良金美玉史宋
閣備其後——————行黃洽詞可及之
黃洽傳上曰卿如——澤東湖四詩宋史尤袤傳上嘗與
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稱得台州修郡城明
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
吏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歸奏上讀而

敦實遂以十人中得卿一人宋史張大經傳孝宗重風憲之選
文字受知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
召見上曰朕——以卿風銀臺舊學宋史張大經
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令下中外聳歎傳以通奉大
夫致仕紹興五年進正議大學士安石宋史劉章傳章力告歸
大降詔撫問賜——————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
淳熙元年子之荀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尚陛辭對便殿問
卿文————梅勞再三臨退復謂曰歸侍爲朕致此意荀遂
閤門祇候除賜至宮閫問拜掌制手宋史周必大傳中博學宏
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大學
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也碩漢宋史高斯得傳移
守祕書省正字除職促召試自此始淵廣提點刑獄使
縣富民陳衛老以家丁捍禦鈔盜殺平民斯得具科其狀
白朝省張數衛老官貲爲緣其家衛老嘗與白性厚賂宦者言
於理宗曰斯得以錙銖自爲進顧易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宋史
地一節理宗曰高其——安得有是

朱子傳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秘閣修撰主
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乃拜命壯矣可
行宋史蔡幼學傳執政薦於朝帝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
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
——也遂除依韻和宋史夏侯嘉正傳太宗知其名召試詩
校令所刪定官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元夕上御乾元
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遼史韓延
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以賜之鶴入帳中徽傳初延
徽南奔太祖夢白——自帳中出比還復——四人二口遼史張儉
——詰且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傳統和十
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
先是上夢——侍側賜食人——至閒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
對酌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進秩矣遼史張儉傳宋書辭
闕選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不如禮上將親征幸
儉第尚食先朴具饌邦之——————乾飯命食之美徐問以策儉
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卽

其第賜宴器書易 金史劉景傳景帝以景忠實方欲
玩悉與之 倚任乃｜其｜曰劉景可為宰相 賜廣雅印
金史耶律仁先傳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
｜｜及剢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
從 金史世宗紀上謂左右曰宰相年老 金史
事 置小榻 艱於久立可｜｜｜廊下使少休息轉對香閤 章宗
紀戶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 酬博直 金史盧璣傳預天壽節
國子祭酒趙沨始｜｜｜｜ 上命璣與大臣擊毬
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 寒食還家 金史蒲師沖傳承安四
上曰｜卿｜｜其眷遇如此 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
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還家上宗許之且命賦｜｜ 住御史 金史
｜上家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
王維翰傳維翰作御史參事殿中 元史木赤台傳每遇
章宗曰｜｜｜就除侍御史 高山日影 陣必為前鋒帝嘗
諭之曰朕之望汝 猶 元史拜降傳美髭髯儀表甚偉宋
如｜｜前｜｜中 擇使臣 平以功授江浙省理問官時倖訪

草創省臣有所延白須參開者以拜降敏捷命馳驛往行
於朝及引見世祖選識之獨曰｜｜｜後來即其見器使如
此 益卿壽 元史察罕傳帝嘗賜 白雲先生 元史察罕傳察年居
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 元史張珪
｜來也其被寵遇如此 澤之所存心之所存 傳帝嘗解
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 天子識
帨拭面領納諸珪懷曰朕｜｜｜ 朕｜｜｜也
其狀貌請 孔叢子和彥臨晉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領護
從行在所｜｜｜ 燕見移時賜帛十端
富貴十年 劉峻世說注羊琇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若
富貴時見用作｜｜｜｜ 世祖踐位累遷左將軍
特 雲龍合符 劉肅大唐新語 星恩昐 劉肅大唐新語閻堅為中
進 紫降霞｜｜｜ 書舍人以麗正學士供擬
過豐將議罷之張說曰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
延學者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陛下之言為未達也元宗聞其言

賜之｜｜李令為首 李肇國史補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
從此而減 臣第宅妓樂｜｜渾侍中次之 就宅
注官 李肇國史補裴僕射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
｜自宿半坊旅引注了以及東市西街時人以為盛
事 與為儒 東坡容齋隨筆侍讀師民學問淳德天下所共稱
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貞字不以他音
代呼正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講
罷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也其眷重如此 綴兩府班 吳處
厚青箱雜記太傅張士遜仁宗為師傅恩遇 御札問事 邵伯溫
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 聞見前
錄神宗初即位用滕甫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甫性 攜手登閣
疎上所遣小黃門持御劄｜｜｜｜甫詩示於人
邵伯溫聞見前錄神宗即位在東廟朝以可諫赴 橫金三 紀賜帶
召帝｜其｜｜迎閣｜論天下事益眷遇如此
萬釘 邵伯溫聞見前錄王懿恪公拱辰為知制誥後入翰林為
學士時八年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

還赴闕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
服者謙辭以表謝曰｜｜｜｜未佩隨身之魚｜｜｜改觀
在廷之 特許不避公衙 邵伯溫聞見前錄熙寧初呂公公弼為
日也 樞密使王荊公安石拜參知政事乃薦
呂公公著為御史中丞有旨｜｜｜｜ 邵伯溫聞見前錄李
公辭不自安乞出 復主帥才 復上能圖臨事有斷
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衛兵奪銀匠鐵錢殺人者一
府皆驚懷公捕至立斬之上奇待異諸司亦報公擅殺仁宗曰
李｜｜｜ 邵博聞見後錄仁皇帝慶曆中親除王素
也除知廣州 有世舊 為諫官帝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
｜｜｜ 邵博聞見後錄仁皇帝幸禁上殿置酒作樂
但入比 酌此胎酒 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一大杯琦
一舉而盡各以金 所愛 語 邵博聞見後錄嘉祐中侍從官列
盤所香藥分賜之 為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
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嘉邦同宮路眾屬長者也蓋前上
李異之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此｜｜召試賜等

陟舊學（邵博聞見後錄）晁說之以道其姓名悉列與坡先生薦
賢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邪黨者三十暑寒不赦
淵聖帝元年入西掖典制 一州租賦（魏泰東軒筆錄）辰州猺人
命獨以｜｜｜遇之 泰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
謀在朝行狩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
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仍使
自辟吏屬盡 御袍帶以見（魏泰東軒筆錄）雷德驤判大理寺因
于｜｜｜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
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
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
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叙重久之｜｜陳前與馬拜後金
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
珠（魏泰東軒筆錄）熙寧中詔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荊
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
繹賀詩曰｜｜｜同｜ 元豐新遷（徐度却掃編）舊制執政以上
拒傳｜｜｜有魯公 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

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
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
之｜｜蓋 初除賜緋（徐度却掃編）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
謂是也 金寶瑞帶三日賜事官唯侍御史｜｜則
例｜｜｜徐并特 直前奏事（徐度却掃編）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
恩未有賜者 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請得旨乃
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始有詔
許｜｜｜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此始 選人上殿（徐度却掃編）蘇
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神宗異而悅
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而擢爲條例司屬官故事｜未
得｜｜者自此 一歲中撫問十數（徐度却掃編）故事宰輔領州
遂爲故事云 而中使以事經繇必傳宣撫
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
｜｜｜者至｜｜故嘗有謝表曰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
日邊人至常 宰執就第咨訪（葉夢得避暑錄話）呂許公既歸政
爾念舊之言 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

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 顧問遇渥（王闢之澠水
邊機許｜｜｜前無是比也 燕談錄）元豐
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既 御盞親勸上見十
見卿日對御錫宴｜｜上兩御盞親勸
聯詩在御屏（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
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卒章曰少年牢落今
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
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離似
金華楊學士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王元之在翰林
風 金口褒揚 太宗恩遇極厚嘗作宴瓊林獨詔至
御樓頌問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
垂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游宴｜｜獨｜｜ 賦三傑詩（洪
邁容齋隨筆）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眞足以
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
｜｜自寫以賜其意 御製俯同其韻（周必大玉堂雜記）丁酉九月
蓋以比蕭張等也 丙辰宣召侍講史少保浩錫

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 三八中書（朱
詩紀此會史浩古詩三十韻上｜｜｜｜ 子
名臣言行錄閒朝｜｜｜ 惟呂文 以告罷愼（朱子名臣言行
穆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徼維 錄）神宗即位二
月詔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
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 須上笏挾下殿（葉廷珪海錄碎事）袁叔
廷中｜｜｜公｜中不得已乃受 詩
和憑｜｜｜恩渥（葉廷珪海錄碎事）曾陪紫
上笏大夫之爵下殿下席也 紫花墩（葉廷珪海錄碎事）蔡珠殿獨賜｜
寵顧出陪王黻行俱奉｜｜｜｜非邀青史名 別貯（釋文瑩玉壺清話）至
道元年除夕太宗御樓時李昉以司空致仕放家上念以安輿
召至親酌御樽飲之選穀核之精者賜焉又語及平日潛邸唱
和之事公歷歷日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上曰何記之精邪公奏
日臣自得謝無事晨起巾櫛每一詩日誦一遍上喜曰朕以卿

詩——之
巨艉敵飲【釋文瑩湘山野錄】王冀公罷參政眞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陞資政爲優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中人持鑰開宮扉獨召公入至行在眞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眞主適主上以——抵掌語笑如僚友之無間

子史精華卷六十

子史精華卷六十一

政術部十七

賞賜

壽三族【晏子】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

三乞【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脫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致胙【國語】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

爵一級【史記文帝紀】赦天下賜民——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章有德【史記衛世家】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

珍玉展親【史記孔子世家】先王分同姓以——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

珠二斗【史記留侯世家】漢王賜良金百鎰——良具以獻項伯

北第第一【史記夏侯嬰傳】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曰近我以尊異之

珪鬯【史記太史公自序】嘉文公錫——

行田宅【漢書高帝紀詔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且法以有功勞——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注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大第室小第室【漢書高帝紀詔曰】天下十二年於今矣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注
發錢 漢書高后紀列侯幸得賜｜奉邑｜發錢廚膳錢也
毋贅聚 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注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
黃金再百 漢書食貨志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焉注凡再賜百金
以賜諸生 漢書叔孫通傳通起朝儀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五百金｜｜
六劍常盛 漢書衛綰傳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劍｜｜未嘗服也注施讀曰移
御府金 漢書賈山傳發｜｜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
陳廊廡下

漢書竇嬰傳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隆天重地 漢書東方朔傳賞賜邑入｜｜｜｜
趣賣共具 漢書疏廣傳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俱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以｜｜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illegible]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
惠養老臣 見上
上尊酒 漢書平當傳為丞相上書乞骸骨使尚書令譚賜養牛一｜｜｜｜十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策書束帛 漢書龔勝龔舍傳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遣歸
百金洎館 漢書[illegible]少翁傳

少翁自傷貶黜父爵作詩曰動貴曰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服者致位惟懿惟奐厥賜祁祁｜｜｜｜注節侯少翁父賢也為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
靈壽杖 漢書孔光傳遷光爵位詔曰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注靈壽木名
勿衆謝 漢書王嘉傳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注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
祕書之副 漢｜｜人進班斿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御襜褕 後漢書來歙傳歙勸劉嘉歸光武遂與嘉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注東觀記曰所服｜以衣歙也
七尺具劍 後漢書馮異傳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注其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驪馬

繡被 後漢書李忠傳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及｜｜衣物賜之
遠方珍甘 後漢書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貢｜｜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
冠幘履韈 後漢書魯丕傳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一襲
優過 後漢書魯丕傳衣服之賜誠為｜｜
三公服 後漢書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政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之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中藏府錢 後漢書韋彪傳以病乞身帝遣大子舍人詣｜｜受賜｜二十萬
尚書祿 後漢書鄭均傳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以終其身
南里宅

安帝紀永傳曰攻懷未拔常請示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乃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承乎懷令奐姬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 東漢書杜詩傳爲侍御史安賜水各馬 | | 同辭不受 棨戟 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勅曉不改遂格殺 | 後漢書馬融傳石雙廢遷侍於闕但既召見賜以 紫艾綬 竟公主封穎陰侯亦爲侍中…還寓尉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第飲十餘 真儒生日賜敦厚其劍似刀 | | | 玉玦各一枚有勁條也

後漢書桓榮傳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 | | | 也以是愈見敬厚 稽古之力 後漢書桓榮傳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 . . | | 也可不勉哉 大官供具 後漢書桓榮傳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 | | | 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分麾下 後漢書陰興傳以興爲衛

興輒以所得賞賜盡於 | | | 辦其錢 後漢書劉平傳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有詔徵平等特賜 | | | 並皆拜議郎 沾洽 後漢書張酺傳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 | | 寶劍者 後漢書韓稜傳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賞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 | 曰手 | 其 | 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後漢書楊賜傳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 | | | | | | 古人之風 古人之服 魏志毛玠傳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 | | | | 故賜君 | | | 五熟釜 魏志鍾繇傳文帝在東宮賜繇 | | | 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自發師師 | 御服袍 魏志王肅傳注於身居甚貧帝楷落皮外又顧其衣薄解所 | | 賜之 乾椹 魏志賈逵傳注揚沛爲新鄭長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䓵豆積得千餘斛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乃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起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以勵之且以 | | | 也 金五餅 魏志陳矯傳注劉子揚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後數日帝見矯曰劉子揚構君服有以迹君狀心故已了以 | | | 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 御物上珍 吳志陸遜傳凡所賜遜皆顧待妻子未知故也 ・・・ | 於時莫與爲比 觀其占謝 晉書何劭傳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在行禮方貴禁帝輒賜之而 | | | 焉 廚田廚園 廚士 晉書魏舒傳咸寧二年乞骸骨詔親兵百人 | | | 頃 | | 九 | 祠 | | | 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 廉賜班禮一如三司 晉書李憙傳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門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 | | 人賜錢五十萬 | |

| | 門施行馬 給追鋒軺 晉書盧欽傳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 | | | | 隊中 | 見各一隊上 鶴綾袍 晉書盧志傳帝賜志絹 | 日氏絹百斤衣一襲 | | 一領 名刀 晉書劉 特九常時現爲侍中太尉庾亮 | | 衣笈 晉書賀循傳帝以循清貧下令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居宅財足風雨孤近遙其屋以爲惋然其猶六尺床薦席并錢二十萬以 | | | 循又辭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 官牛 晉書劉超傳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啟服用 | | 外 | | 優錫頻煩 晉書吳隱之傳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詔使以賜之 | 儲致事及於身沒常蒙 | | 廉士以爲 位二筵 宋書文帝紀文 沾齊 宋書文帝紀車駕幸國子學榮 武賜 | | 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詔曰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並宜 | 賜帛各有差 洽齊 宋書孝武帝紀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 | |

勞臣勤〔宋書桓叔度傳〕賞不逾勤則｜｜增｜爵必爵廣故在功成逮名者〔宋書王微傳〕太祖以其善塗賜以｜｜
｜局子〔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
耶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 張武之金上見 銀裝箏上見 數縣〔宋書自序〕沈約先祖官清約
為太祖所知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逢方貢獻絕因｜｜輒班賚焉 白貂坐褥〔齊書褚澄傳〕澄以錢一千就
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齊書劉善明傳〕善明
｜壞作裘及纓拔淵澄之兄 蔣塘屯穀 家無遺儲唯有書八
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僚家｜ 麈尾漆琴〔齊書顧歡傳〕歡東
「｜五百斛蔣滌苦明子也 歸上賜｜｜二
弓〔梁書武帝紀〕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之錫 嘉錫〔梁書武帝紀〕｜蹉跛厲數昭
崇賜勞〔梁書武帝紀〕天監八年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內外文武各｜｜一年 勞位〔梁書武帝紀〕普通元年大

赦天下賜文武｜｜ 賞勞〔梁書武帝紀〕詔曰居局治事｜｜｜二年 鐘磬一部〔陳書吳明
考悌力田爵一級
徹傳〕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陳書張纘傳〕梁武帝
｜米一萬斛綿絹各二千匹 儲緝 嘗於文德殿餞苑坤
文台諸儒賦詩先出議整秦而進謝密猶還餅合湯 班錫〔南史宋孝
雅武帝甚異之賜｜ 等｜六表卿措宫之力
武帝紀〕大明五年二月閱武 隼 五百匹馬〔南史宋江夏王義恭傳〕時有獻
扁以下普加｜｜多所原宥
者以賜 玉環大綬〔南史宋江夏王義恭傳〕孝武 賜之｜評曲二千萬〔南史
義恭以有不所服｜｜｜
毛修之傳〕修之隨陽修立戚陽武帝至顏 笛 玳瑁鐙〔南史王元謨傳〕
行喜之賜衣服玩好當時｜｜｜ 元謨領水軍前
鋒南討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 副 弓琴〔南史蕭思話傳〕文帝賜以｜
徒建安王於豬圻賜以諸蕭苑｜｜
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 良材
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美器上見 松石閒意〔南史蕭思話傳〕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
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
酒謂曰相賞 瓜行〔南史謝方明傳〕為宋武中軍主簿無不為
有｜｜｜ 帝謂曰愧未有｜｜之賞月當與卿共祿章
因酥屐 三故淨饌〔南史到溉傳〕初與弟洽恒共車一齋洽卒後
加賞賜 便捨為寺將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
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
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恩禮甚篤 增給重儀〔南史
垣崇祖傳〕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及彼魏軍啟至
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
陳顯達李安人皆｜｜｜｜乃啟求鼓吹橫一部 通故衣〔南史張
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眾異給鼓吹一部 融傳〕高
帝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交蕃縷亦
駭朝望令送｜｜｜｜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
減稱卿之體 裁減稱卿之體見上 屐一量上見 觴酌以大夫為先〔南史
并履一量

沈慶之傳〕太子妃上孝武金鐶七鈞及杯杓 白榆牛〔南史蕭穎
上以賜慶之曰｜｜之賜宜｜｜｜｜也 冑傳〕明帝
賜以帝所 王車〔南史齊豫章王嶷傳〕上賜以魏所送｜｜ 麒麟賞 風尾〔南史齊江夏王鋒傳〕五歲
乘｜｜｜ 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 下諾
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矣 思華俱重〔南史庾玩之傳〕高帝鎮東府朝
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
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
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賤容易因賜以新屐不受曰今日之王
賜｜｜｜但著｜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環刀〔南史劉懷慎傳〕為義郡太守上謂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
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手敕曰有文事必有
武備今賜卿｜｜一口 竹根如意〔南史明僧紹傳〕高帝賜｜｜ 筍籜冠上見
｜｜｜｜｜｜｜ 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
忠勞臣〔南史王茂傳〕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鍾磬之樂茂
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也 龍環御刀

南史曹景宗傳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衆兵百萬武帝遣曹景
宗軍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慰曾為賜以—
—|—曰諸將有漆合燭盤南史何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登服
不用命者斬之率隨帝插燭板狀明帝聞之賜—|—
勑曰卿有古人珠劍南史羊侃傳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
之風故賜古人之物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
卿為虎逆章賁虎皮手試作虎狀侃因南史陶弘景傳
伏以手扶殿没指魏帝壯之賜以—|—鹿皮巾帝手勅招之錫
以—|—後屢父子重列拜受家庭魏書李平傳詔平以本官
加禮聘苙不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
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詔平長子獎
以通直郎從賜平絲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五
十段絳納襖一領—|—百領縑北魏書李元忠傳官員世宗
—|—親者染之蒲桃酒一盆世宗報以—|
—|—遣其書曰忽辱蒲桃良深帶一腰隋書柳裘傳以奉使功賜
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縑三百匹金九環—|—

絕南望心隋書庾季才傳周太祖令參掌太史賜宅一區水田
十頃謂李才曰卿是南人求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
卿—|—之—|—而盡誠升樓散物北史魏孝文紀太和十三年
事我當以富貴相答詔曰—|—|以賚百姓至
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償之錢甕剖賜北史周文帝紀帝
以本所費之物賜窮乏貧窮者至上邽府庫財物
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有竊以一資物五銖北史隋
—|—歸帝知而罪之郎—|—將士衆大悅文帝紀
開皇九年權陳之文武衆才而用之宮奴數千可賜者歸之其
餘盡以分賜將士及王公貴臣其—|—皆於—|—賜王公以下
大綵醪酒北史崔浩傳帝賜浩—|—|十斛水精戎鹽一水精
射而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戎鹽上見延年杖北史于謹傳保定二年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
許二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
蜀甂蜀刀北史高允傳孝文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
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

牛一頭四至—|—|—乘素几杖各一—|—|—曰又賜珍味每春
秋致之孝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
皆分之朝晡御膳朔望牛酒上見分親故上見時味北史高允傳孝
親故文文明太后遣
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及牀
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
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贍客上見大官月送北史房明根傳孝文
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時以司徒尉元為三
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得盧與鍾北史薛端傳
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就第—|—梁王曾獻瑪
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者便—|—已在
數人不得頭至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
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九環金帶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襄州
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總管帝賚物三百段—|—|
—|并時服一襲馬果者果如朕心蒙者早遂朕意北史奚康生傳梁直閣將
十匹慰勉遣之

軍徐元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萬釘寶帶北史
并棗柰果而勅曰—|—|—
楊素傳優詔賜縑二金鉢實金銀鉢實珠北史楊素傳賜—|—
萬匹及—|—|—|以—|—|—
以金精盤北史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河東數
上手以外國所獻—|—|價值巨萬以賜之
石北史劉藻傳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
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亦不留賊陛下宜
以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龍廄馬北史成淹傳孝文賜
今未至曲阿且以—|—|—賜卿—|—|—上—|—一匹并
鞍勒宛其北史庫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
朝服一襲口手俱足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
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廄中第二馬北史杜
—|—|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弼傳會
梁人寇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
左丞臨發文襄賜馬一匹曰此—|—|—|—孤恒自乘騎以為

賜
一日六度賜物北史唐邕傳邕非惟强濟明辨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中｜｜｜｜又嘗解所
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 青鼠裘上見 銀錢一萬北史李賢傳帝令中侍上士尉遲惶往瓜
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廏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賜賢弟申國公
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 中外諸孫賜衣上見 供藥石資北史李衍
傳衍子暉臥疾期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其｜｜之｜ 金鏤玉梁帶北史侯莫陳順傳魏文帝執順手曰
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賜之 佳口北史尉遲綱傳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迥伐蜀從周文送
之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及克蜀賜綱侍婢
二人 金鏤 北史賀若敦傳上聞敦有功大悅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賞劍寶帶｜｜金盤各一并雜[illegible]雜綵
二千段 雉尾扇見上 繖御帷北史高熲傳尉遲迥起兵熲自請兵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以賜
之 口味百斛北史樊子蓋傳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
子蓋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餘｜ 永年之瑞北史樊子蓋傳與蘇威宇文述陪宴
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勤即以此盃賜公用為｜｜｜｜ 師子騎北史李景傳帝令景
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 綠沈甲北史張奫傳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
後入拜大將軍文帝令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賜坐示無外也後賜｜｜｜獸文具裝綵千匹綖
內呈北史徐謇傳詔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 金鏡珠囊舊唐書明皇紀開元十八年八
月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巳上｜｜｜｜縑綵賜五品巳下束帛有差 袱襆舊唐書明皇紀開元二十

年宴百寮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肩輿而歸相屬於路 匹段舊唐書明皇紀開元十六年春正月百官賜｜｜｜
綿四屯舊唐書職官志絹帛之類有長短廣狹端疋屯綟之差凡賜十段其率絹三疋布三端｜｜｜｜若雜綵十段則
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疋縵三疋綿四屯 繡佛舊唐書蕭瑀傳太宗
以瑀好佛道嘗賚｜｜像一軀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 表其事情舊唐書尉
遲敬德傳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太宗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
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以此物相資｜｜一時｜｜之｜也 藥石相報舊唐書高季輔傳貞觀十七年
授右庶子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 表清慎舊唐書高季輔傳貞觀十八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賞賜金背鏡一面以｜｜｜｜焉 宮錦舊唐書封敖傳拜中書舍
人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嘉之賜之｜｜ 侑歡唐書讓皇帝憲傳帝聞諸王作樂必
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 賜目唐書讓皇帝憲傳每生日必幸其第
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遣尚食總監及四方所獻酒醴異饌皆分餉之憲嘗請以｜｜付史官必數百紙後有疾中人
將醫騎相望也 騎相望上見 給賚不絕唐書平陽公主傳以功｜｜｜｜ 金銀一篋唐書尉遲敬德傳
敬德從王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王賜｜｜｜ 不
以例唐書王君廓傳帝謂侍臣曰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遇之至發憤大呼身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賞
乃賜錦袍金帶 十三胯唐書李彥芳傳彥芳破蕭銑所賜于闐玉帶｜｜｜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
者彥芳係靖五代孫 黃銀帶唐書杜如晦傳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賜元齡｜｜｜曰如晦

黃銀鬼神段之更取今帝遣賜及其家銀鍾唐書杜佑傳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
紫粉包唐書蕭嵩傳荊州進貢賜廿帝以｜｜｜之金卯七事唐書泉男生傳男生降帝命李虔繹
就軍慰勞賜袍帶｜｜｜金皿唐書泉男生傳男生攻不壞依扇蘇詔遣子獻率劍｜｜｜門迎求勞賜倍首
唐書辛替否傳上疏曰陛下｜｜｜行賞給十增官政事食唐書蘇頲傳加知制誥給｜｜｜給食自頲始膠餅
唐書張說傳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內出｜｜帝為賦詩酴醾酒唐書李絳傳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
相也遣使者賜｜｜｜散小儲成大儲指小寶固大寶唐書陸贄傳始府藏委積衛兵無猜
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置瓊林大盈二庫別藏
貢狗貨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役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
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也帝悟即撤其署旋實弗御用此為況唐書張建

封漢陽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於滻
雖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等勳寵且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
使左右以所持瓶賜之曰鄭
節度｜｜｜故御苍梨唐書韋綬傳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會帝幸其院綬
創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
以賜綬衆衣既受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精金古器比況君子
唐書牛僧孺傳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尊紫為越筆唐書牛僧以
龍句詔曰｜｜｜以｜｜｜卿宜少留
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罪宰相乎對曰陛下
以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
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郎賜｜｜｜乃賜銀緋霞紋帔唐書司馬承禎傳睿宗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賜寶琴
｜｜｜還之藤百倚唐書姜撫傳撫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終南生太湖最良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
以賜中朝老臣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群臣出｜｜｜偏賜之餞路軟腳唐書楊國忠傳

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
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返有勞曰
｜｜鸂鶒卮翡翠盤五代史唐莊宗紀年十一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而撫其背曰
兒有可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辟寒九花茸袍宋史宗室傳宗親郊太平驛賜從官｜｜｜｜雪寒錢
宋史高宗紀帝爽樓船次定湖賜給行在諸軍｜｜｜名花香藥宋史禮志嘉祐七年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
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出禁中｜｜｜金盤貯｜｜令各持歸莫不霑
醉至暮而罷鏤金為奇獸瑞禽宋史燕王德昭傳惟吉字國祥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鳥發而中
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貴｜｜｜｜賜之旌文雅宋史楚王元佐傳允言子宗立從張揆學春秋大清
樓侍宴預坐悉賦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善數賜飛白書｜其｜｜按宗立元佐孫塗金紋羅御書宋史

越王元傑傳宗望嘗獻所為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好學樂善四字賜之按宗望元傑子本州宅宋史
石守信傳建隆二年移鎮鄆州詔賜｜｜｜一區珍裘宋史高懷德傳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晉開運初遼人侵
邊以行周為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願從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擊馳突衆皆披靡
挾父而出以功領勞州刺史賜｜｜｜寶帶名馬以寵異之百子氊帳宋史慕容延釗傳建隆二年徙為山南東道節
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茶綵宋史李繼周傳淳化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
銀綵雕戈宋史李繼周傳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以寵之名藥宋史侯延廣傳西北
戎入寇求可使徼巡者延廣時被病強起之充同巡檢延州緣
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及方遣太醫隨侍
其疾亦尋愈銀裝肩輿宋史張從恩傳改鄆都留守錄費加等仍賜｜｜｜｜二僕與其家六銖袍帶

宋史馬令琮傳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
入朝門出東行賜｜｜｜鞍馬器仗 **金西征將** 宋史王全斌傳全斌之入
蜀也西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
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衝犯霜
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
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明光細甲** 宋史張訓傳從征
淮南賜以 **白藤檐輿** 宋史李穀傳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
｜｜｜中上三表辭相位因此不允免朝參視事
本司賜｜｜｜ 召至便 宋史宋易簡傳還中書舍
殿勉諭數不得已起視事 **輕紗飛白** 人充承旨帝嘗以｜｜｜
｜六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侑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
昉等亦作詩頌美之 **宮衣** 宋史段思恭傳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語之曰馮繼業言靈州孝
衛霍名將鎮撫之不可成其往哉思恭曰臣承詔而往必能治
之帝壯之賜｜｜金帶錢二百萬仍以塗游諸部令別齎金帛

以遣 **朱邸果** 宋史魏丕傳出爲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
之 坐賜御饌令就京｜｜不退作歌以獻 **密封蜜**
裝 宋史楊業傳授鄭州刺史帝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帝｜｜｜賜予甚厚 **真珠盤龍衣** 宋史董遵誨傳
太祖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奏曰母氏在幽州經亂離睽隔太祖
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還外弟劉綜貢馬以
謝太祖解其所服｜｜｜｜命齎賜之於門遵誨 **老艾** 宋史
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 盧懷
忠傳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 **草書紈扇** 宋史王昭遠傳太宗
歸京師太祖遣醫｜｜以賜之 ｜｜｜作古詩
賜諸將意多比諷其 **鎖子甲** 宋史馬知節傳擢拜簽書樞密院
賜昭遠尤加賞遇 事嘗見時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
臣方言務遠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
以爲戒自澶年窮未衰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
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 **御劍** 宋史李重
光宗上以爲然因命製鋼鐵｜｜｜以賜焉 貴傳命將

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環慶路都部署得對便殿
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鬥利則進不利則
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
馬之食將守則地無堅壘既太平臣當何顏以見陛下太宗
善之出｜ **償負錢** 宋史杜鎬傳子孫貧窮兄弟貧困又迫婚嫁因
以賜 其私償負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賜還之又
別賜金帛 **通天犀帶** 宋史寇準傳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
傳｜宿｜ 宗嘗得｜｜｜命工爲二｜一以賜準
此酒極佳 宋史王旦傳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 **御廚三**
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
瓶 宋史王旦傳鏤刻天書｜｜｜賜之 **大秀** 宋史任中正傳召爲秘書丞
王使選｜｜｜｜ 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頎
長命擇｜｜命內臣 **竹杖** 宋史孫沔傳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
僚武之長者以之 經略使知慶州三司所給｜｜物惡
內藏庫事｜乃詔使入問故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
動衆命而之朝廷付令言此特徵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

後配後爲明日給 宋史李師中傳熙寧初西人入寇 **龍**
圖支十日散其者 **班超傳** 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
茶銀合 宋史蘇軾傳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出郡用 **向書一**
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賜其厚
帙 宋史胡宿傳賜以字御書｜｜史是非名得失正上覽書忠
正德文四字賜軾又以御書｜｜｜｜賜之目書所載君臣
相戒飭之言所以賜軾 **廐馬七綱** 宋史韓世忠傳時開李橫渡
欲共內斯道出上疏謝 師討僞齊詔遣大將以世忠
忠勇故遣之仍賜｜｜｜ **紫茸** 宋史王淵傳初帝在南京
甲十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 開淵與中使督師還疾
擇還言其雄壯藥秘皆不 **尚方珍劑** 宋史李椿傳除集英殿修
其奇特所無｜｜｜以賜 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
｜｜以遣 **封衣** 遼史大宗紀會同元年
｜｜回鶻使來朝｜｜遣賜｜｜勞之 **金盃** 遼史聖宗紀
御前都點檢耶
律喜隱爲第賀故池以賜 **水碾莊** 金史世宗紀 大定十三年以
｜｜鎮撫及孕馬宜耳 南京太學生員數多特賜｜｜

一區放鷹賦遼史道宗紀御製｜｜｜賜羣臣諭任臣之意楊柑犀遼史蕭樂音奴傳監臨海東青鶻獲
白花者十三賜｜並王吐鶻玉吐鶻見上酒箇賜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
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有司寶錢金史唐括安禮傳大定初
以｜｜置通衢賜民縱飮爲大興尹七年大興府獄
空詔錫宴券之凡州郡有獄空者許賜錢爲玉荷蓮盞金史僕散揆傳
錫宴賜大興府錫｜｜三百貫其餘有差
賜玉具劍一｜｜｜一金史唐括德溫傳爲兩田戶元
金器一百兩鈔幣一十端犀弓京兆官守以｜｜玉帶史
世祖紀賜線珠衣元史世祖紀賜採珠衣元史順帝紀以｜珍
寶｜｜、白珠衣撥古帶等｜｜｜｜四萬賜伯顏
珠旗元史燕海傳從太祖攻西京｜｜射四節元史燕海傳既破
諸國賜｜｜｜優金元行燕太祖命於城中
｜｜凡有所在閣賜｜元史忙兀台傳賜銀五珠絡半
池邸合之後悉以賜之俯稱毋十兩及｜｜｜等物

賚｜元史乃蠻台傳以安遠捷邊之功賜｜｜｜名鷹文豹上見賚
｜齊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品
珠袍元史枯合重山傳從攻宋詔平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
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降其民二十餘萬取定城
天長二邑不殺一人復入中書冰谷瓜郭憲洞冥記有睹肝瓜
視事賜中廄馬十匹｜｜｜一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
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邱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
不渴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素葉之｜帝鎔吋鴻之刀以
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鳴鴻刀上見勸善劉向新
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序賞所
以｜｜也辭三返不受劉向說苑晏子朝乘敝車駑馬景公
賞非常法也梁邱據遺之輅車乘馬｜｜｜
市租一年劉向說苑齊桓公使管仲酒饌相望於路李肇國史補李令
治國賜之齊國｜｜｜
爲制將將軍于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大拜二勳臣在朝
德宗令韓晉公和解之每宴樂則宰臣盡在太常教坊音聲皆

至恩賜｜｜｜｜李肇國史補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
｜｜｜｜了綾作寒服鄭餘慶日近日有不作否餘慶對曰
無之乃賜｜二辰酒馮贄雲仙雜記明皇置麴清潭砌以銀甎
介泥以和粉肘｜｜｜一爲甲以賜寵學
士重讓酒歲時記長安每歲清明賜
今宰臣以下酴醾酒｜｜｜｜也九花虬蘇鶚杜陽
邦綸郭子儀克復京都上命御馬｜｜并｜｜｜鞭以賜子
儀如九花之異因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貌不必
讓蘇鶚杜陽雜編文宗常延學士於內廷討論經義較
也爲誨柳蓋文學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命
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沈括夢溪筆談太
訓上曰如意足以與卿｜｜｜也方圓毬帶宗命刻｜｜｜
賜二府絳囊大珠沈括夢溪筆談陳文忠堯叟爲樞密忽有中
文臣人宣召引入禁中已有數人先至乘輿自宮
中出上曰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今只是宮中供辦未嘗
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

欲促坐語笑無復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酒五六行膳具中
各出兩｜｜｜囊賜羣臣之前皆｜｜｜也上曰太平難遇此物助卿
等燕集錢布滿筵邵伯溫聞見前錄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
之費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
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
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
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
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禁中名花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晁文元公迥在翰林帝以君子長者
稱之從幸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
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
｜故事惟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葵今日獻文事王
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闢
之澠水燕談錄張忠定公詠爲御史中丞張齊賢深以爲恨後
於上殿知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婿家王禹偁代之公
聞自辯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
龍圖閣未竟賜坐日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當所執紅銷

金龍扇賜公且稱文書公起再拜乃鈞扇　龍茶一餅王闢之澠
於几上目便以賜卿——————也水燕談錄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
曆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
謂上品——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洪邁
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　講筵茶翦容齋
隨筆張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嵩山詩云嵩峰杯裏茶溪
雲帳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
乾道四年——閏月蒙上——此　瑪瑙盤洪邁容齋續筆杜子美
章於——以賜叹使君爲侍從云——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
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圉人太僕蓋從養官曹及
賢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見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
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臨安醞
瀝內府殷紅——————妃好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周
大王宮說記寧讎及親上使相大尉生日天章閣排辦往微細
寧時物念外又賜器幣往往就差子弟姻戚將賜欲其有貢也

過江惟犯鹼耳米麪本色羊米係皆取之有司兩朝——適
臨時加以黃封拜賜訖與使者同升照拾勞展謝就造茶湯書
送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天章閣　撫賜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
使臣庫子快行錢酒各有差　奏於萬所居陋巷類垣致
壁人家勑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計發裝亦可以治
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
足爾　囊裝可以治第見上　玉抱肚陸游老學庵筆記王荆公所賜玉
帶繞——眞宗朝趙德明所貢
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　盤龍帶釋文瑩玉壺清話梅詢直學士別約少保依外兄通遠使遼遣遣行奏焉
於朝還日太祖解眞珠——遣繇賜遺請行奏曰臣外兄
止以方貢修人臣之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竊恐動臣別立
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太祖曰吾
委遣將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

子史精華卷六十一

子史精華卷六十二

政術部十八

仕宦上

三旌位莊子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之——音義三旌三公位也

就官一列莊子伯夷叔齊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血牲而埋之

厚敦合羣揚子古之所謂士仕者——者也——者也衆富貴者也衆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注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衆親也

紓朱懷金揚子或曰使我——其樂不可量也曰紓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紓朱懷金之樂也外

五兩綸半通銅揚子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

由其德——之——之——升利——之——亦泰矣

委龍蛇穴抱朴子願先生——之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竄越窮谷以登高陟丹陵以臥遠遊競鶩飈於清晨不盤旋以宵夜收名器於崇高發鐘鼎之度亦

投竿解履抱朴子及其進也則淮陰——而稱孤文種——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畜德以有爲也非其時——則若囿

解籍不見也　兼朱重紫抱朴子服冕乘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

鼻下席厚抱朴子垂餌香則鰭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而據朱旄曲亦所以——而享茅土

執珪南楚抱朴子援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利綸之生忽——於——

釋組邦戰國策蘇代批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而于大王

漁釣好周史記齊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而伯(武)好音子

見三月而受相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

王說而舍之石室｜｜｜｜｜淳于髡見之口善說哉

五世相韓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客為韓報仇以大父父｜｜故

布衣之極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於良足矣

人臣無兩 史記絳侯世家勃子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注)秉旨柄

三仕三逐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嘗｜｜｜見｜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

得時則駕 史記老子傳君子｜其｜｜｜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游仕 史記吳起傳少時家累千金｜｜｜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結駟連騎 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

佩六國印 史記蘇秦傳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歎曰使吾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相｜乎

取十官 史記甘茂傳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而無罪茂誠賢者也

自致青雲 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借官於朝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

族罪長沙 史記賈誼傳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自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曰共承嘉惠兮｜｜｜｜

左遷 史記張蒼傳高祖召周昌謂曰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減仲之產 史記張釋之傳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門籍 史記魏其侯傳太后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不得入朝請

起徒中 史記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田甲因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往虞條名

下遷 史記韓安國傳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

南山射獵 史記李廣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中｜｜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天子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故李將軍上見

人在下中 史記李廣傳廣從弟李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奪印 史記衛青傳去病偶郭昌雲中人也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

居列東第 史記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注)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

後來居上 史記汲黯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者｜｜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善宦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官四至九卿

五日洗沐 史記鄭當時傳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白衣三公 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為天子｜｜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官遷留滯 史記儒林傳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陸沉史記東方朔傳詔拜爲郎時坐席中酒 史記
酣據地歌曰－－於俗避世金馬門 佩青緺 東郭
先生傳東郭先生拜爲二千石－－出宮門比祖道 漢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抑眠 音
劉向傳周堪爲河東太守下詔曰河東太守堪論議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
－遂退注眠音一 依日月末光 漢書蕭何曹參
甲反言不伸也 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
奇節漢興－－－之－ 漢書婁敬傳婁敬賜姓劉氏
－二人同心遂安海內 呂舌得官 拜爲郎中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以爲不可擊是時漢兵以踰句
注二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 漢書石奮傳奮積
－曰齊虜－－－迺今妄言沮吾軍 萬石君 功勞至文時官至
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

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
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迺集其門凡 漢書鄭當時傳當時始與汲黯列爲
號奮爲－－－ 中廢 九卿內行修絜兩人－－－賓客益落 賓
客落 見上 門外雀羅 漢書鄭當時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
及廢－－－可設－－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 署門 見上 士吏去與歸蚡 漢書田蚡傳竇嬰爲
貴一賤交情乃見 丞相蚡爲太尉竇太
后好黃老而嬰蚡貶道家言太后不悅迺免丞相嬰太尉蚡嬰
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趨勢利者皆－－－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
而－－－蚡日益橫 數奇 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大將軍陰受
上指以爲李廣－－－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注 待詔金馬門
言廣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
漢書公孫弘傳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
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 鴻漸之翼 漢書公孫弘 下式兒寬傳

贊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困於燕爵遠跡羊豕之間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注 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
燕爵所 有一馬 漢書杜周傳始周爲廷史－－－及久任事
輕也 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鉅萬矣 待
罪輦轂 漢書司馬遷傳故人任安與遷書遷報之曰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下二十餘年矣 注 言侍從天子之車
與 爲宗族交遊光寵 漢書司馬遷傳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 出入周
衛 漢書司馬遷傳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
薄技－－－之中 注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懷印綬歸郡邸
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其－－步－
－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
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
吏乘駟馬車來迎 棄繻生 漢書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
買臣遂乘傳去 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
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
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
前－－－ 離疏釋蹻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及其遇明君
－－也 遭聖主也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
而亨含菜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說士 見上 注說
資說士 注 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音居略反 說之士傳
以爲 鴻毛遇順風巨魚縱大壑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
資也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沛乎如－－－－其得意如此 解
縣通籍 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宜以時－－－ 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已勸有功注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復雁門跰 漢書段會宗傳拜沛郡大守從爲雁門大守數年坐法免陽朔中復爲都護谷永閔其老復遠出戒曰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之|注跰音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跰也不偶也復補也跰音拷宜反 父子師傅 漢書疏廣傳廣爲大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並爲|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宦成 見上 貢公彈冠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言其取舍同也 冠壹免安復可冠 漢書貢禹傳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也遂去官 望我舊階 漢書韋少翁傳[illegible]十年之間遂繼父相

位封侯故國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自痛示子孫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注先后茲度父所在也古文宅度同 念牛衣中涕泣時 漢書王章傳章字仲卿初爲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耶 祭竈請鄰 漢書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寶自劾去忠署寶主簿寶徙入舍||||比忠使門寶前人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以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遷者可無不爲兒主簿乎 責徵 漢書何並傳從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有過輒閉閤自責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詡官屬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書蕭望之傳大將軍霍光秉政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歲中三遷 漢書蕭望之傳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官至二千石 備皁衣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敞||||二十餘年注吏有五等服至朝皆著皁衣 二十餘爲中丞 漢書蕭育傳始自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御史|| 子賜 漢書馮野王傳

舍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注予予告也賜賜告也 進官益成 漢書孔光傳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 小史有封侯骨 漢書翟方進傳年十二三給事大守府爲小史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曰||||||||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 官僨 漢書翟方進傳陳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大僕爲衛尉矣||皆在方進之右注僨謂僵仆也 紆青拖紫 漢書揚雄傳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戴縰垂纓 漢書揚雄傳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而談者皆擬於阿衡注擬嚮也 三世不徙

漢書揚雄傳贊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祿位不能動人漢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官書
揚雄傳贊嚴尤問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
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
——容貌——故輕其書然百適者斥漢書陳遵傳爲京兆
後世可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史日出醉歸曹事數
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遵曰滿百乃相聞故
事有——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
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印纍綬若若漢書石顯傳與中
之過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書佞幸傳少府五
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
鹿客邪印何——邪言其兼官據勢也注晉灼曰纍纍重積也
若若伊徒雁鹿徒菟漢書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及其
長觀黨牢梁陳順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優繇漢書敘傳下
安謠曰——去牢與陳實無價新諂邑與

佐優繇乘大衍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晚蹟
不仕也曲周庸夫舉能附鳳翼——注乘登也
金門漢書敘傳平津斤斤——既登爵位祿賜頤當作執
金門謂北闕升也金門金馬門也按平津謂公孫弘
金吾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初光武至長安見執拜吏門後漢書伏
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
湛傳十二三年夏徙乘高箱後漢書郭丹傳丹字少卿南陽穰人
教尚書擢——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
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旣而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
車出關如其志焉雄飛後漢書趙典傳典兄子溫初爲京兆
少卿志仕終——郡丞歎曰大丈夫當——安能雌伏
遂棄凌雲志後漢書馬衍傳衍少有名賢經歷顯位懷金
官去垂紫揚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之——平生
笑盡氣力後漢書桓榮傳拜爲大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
卿同饑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欲見乎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
乃至若是哉注東觀漢記曰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
曰——今何如寂處後漢書班固傳固自以二世才
元卿曰我農家安能如此哉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
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孤宦後漢書郭躬傳
時作——以自通焉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致
位司刑光祿後漢書應劭傳弟子瑒琳並以文才稱小典
往之——不應有若生門子而衰見——試探走乃
得黃金自兄諸子宦學並投紱後漢書崔駰傳篆王莽時爲郡
有才名至——七世遭顯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
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
此舉奚爲至哉遂——歸夫投紱自劾有趣不合惡舉投篆駰
之遊辰以昨後漢書崔駰傳昔人之——兮美伊傅之——
孤道遇也注謂——伊尹丁湯傅說遇高宗爾雅曰
道遇也注邀會趣於後漢書崔駰傳於時人上遇天德以君世
五故反意乎斧斤施布官班利器於良材求鎮鈍於

明智故亦人亂所時也衍——之深——蛇行後漢書崔駰傳
蟊蛸之迹大河胡爲依陸而久沉滯也淺衍窗宮擢樓騖志
明爲士宦何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不能容出爲長岑長駰
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安長岑於遼之際有
涿易與浪其地在遼東樂貴徒後漢書申屠蟠傳黃瓊歸葬江
直道易取——注長岑夏因方谷舍館放下者六七下
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
日君若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日始吾以子
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通陸後漢書虞詡傳詡上言臺郎
——之——邪固振手而去寬職仕之——今或一郡七
八或一州無人宜令歷聞後漢書張衡傳順帝初再轉復爲太
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滯日官後漢書張衡應作應
問作——以見其志云計問非也閒云有問余者曰蓋
——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樂家宗
也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後漢書蔡邕傳輯當世之利定不拔
之功——於此時遇不滅之令蹤六印駢組〔後漢書蔡邕傳〕連衡者——磊
落合從者——沉滯久次〔後漢書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注久次謂久居官〕
次〔後漢書左雄周舉等傳論〕官狀〔後漢書令閻傳其列在〕
也樂路論——既庶厭宦栽——若凡四十九人避
第仕途〔後漢書皇甫規傳規字威明張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
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
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
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當
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故激發我耳〕十要銀艾〔後漢
書張奐傳奐曰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吾前後仕進——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解草衣〔後漢書宦
官傳王有言半氣稱紹〕
角余開一說而錫瑞或起徒執公儀〔後漢書范滂傳遷光祿
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
步而仕執珪——以升卿相

勳滂——詣蕃蕃不止〕蟠蛇澤濕〔後漢書楊秉傳被〕紫綬〔後漢
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赤殊恩——
書趙壹傳——由於門擁號知辨其〔注閻擁順〕揭紫綬
依之貌也行佞於者則享榮寵而見稱用
垂光虹蜺〔後漢書蔡邕傳孔融上疏薦之曰如得龍躍天衢振
翼雲漢——足以昭近之多士增
四門之穆穆釣天廣樂必有奇麗〔後漢書許楊傳祖
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官有東名〔父峻善卜占之術
多有顯驗是以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郎問峻筒
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筮之卦成峻曰三歲之後君當為
邊將——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
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
陵蠻賊〔魏志公孫淵傳注淵令官屬上書於魏曰無尺寸
皆如占〕雲梯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顯名登天府並以駑蹇
附龍託驥紆青〔魏志曹爽傳注丁謐字文侯性好貨
拖紫飛騰——印綬易餅〔從太祖征吳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

官牛被收送獄李官其後太祖問裴曰文
侯——所在裴亦知見戲對曰以——耳〕顯選〔魏志王修傳注為司金中郎將
太祖與修書曰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或恐
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常舉君為首
傳人後見將吉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
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百選不
用〔上見〕沉滯治官〔上見〕守天門〔魏志賈逵傳注逵為豫州遠進曰臣
——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
外〕驪鹿車馳〔魏志蘇則傳注舊儀侍中省親起居故俗謂之執
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
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也〕不願平原〔魏志倉慈傳
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注顏斐為京
兆太守後數歲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東行至
崤而疾困愛素心戀京兆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
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傍家〔魏志陳思王植傳注成都
王知楊脩不治猶以為其

名士猶不責忍以為〕釋褐三十六日擁麾蓋〔魏志鄧艾傳注
軍謀祭酒府散——登宰府——宣王為州泰會
使尚書鍾繇調泰君——守兵馬郡
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
守吏職獼猴騎
土牛又何遲也〕乞兒乘小車〔上見〕獼猴騎土牛〔上見〕年官〔蜀志楊儀傳初儀為
先主尚書蔣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
行當其勞劇自惟——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
散〔蜀志廖立傳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
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在李嚴
等下常懷怏怏〕門施行馬〔晉書王覽傳詔以大中大夫歸
老後轉光祿大夫——〕雙飛天路〔晉書
王祥鄭沖傳我鄭沖含素王〕白士重位〔晉書羊祜傳
祥遐邇有行斯融——〕〔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
巾東路歸故里以——而居——何〕班在時類之下〔晉書裴楷
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傳楷性不

競於物與榮驂不平小爲衛尉及轉東宮｜ 奪鳳凰池 晉書荀
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 勗傳以
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我｜｜｜諸君賀我邪 被出 晉書
魏舒傳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 應
其人也｜｜而｜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三刀 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
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
一者明府其臨益州 宦情 晉書王衍傳衆共推爲元帥衍懼不
乎果遷爲益州刺史 敢當辭曰吾少無｜｜隨牒推移遂
至於此今日之事 見 晉書劉毅傳王基薦於毅
安可以非才處之 隨牒推移上 儁仕 公府門毅往曰｜｜平陽
爲郡股肱 晉書任愷傳初魏舒未被任遇愷薦舒爲散
正色立朝 守散卿 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
軒使愷拜授時以愷有佐世器問而舒 晉書阮修傳
登三公愷止｜｜｜莫不爲之憤歎也 亦復可爾 王敦時爲鴻

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 曲躬二郡 晉書阮裕傳拜
祿能作不修曰｜｜｜｜｜耳遂爲之 臨海太守少時
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
守尋徵侍郎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
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取資故｜｜｜｜｜豈以騁能
私計 一行作吏 晉書嵇康傳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
故耳 濤書告絕曰吾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清歌鼓琴 晉書
｜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謝鯤
傳東海王越辟爲掾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並以鯤
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 不以屑意
莫不取其遠暢 拜官作設 晉書羊曼傳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
而恬於榮辱 初｜｜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
者得｜｜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
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

腆乃不如 通夢感主 晉書皇甫謐傳謐爲釋勸論曰士或同升
曼之真率 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以｜｜或
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寵殊景拔超
次邁倫騰高聲以奮 寵殊景拔上見 晉書皇甫謐傳謐
遠抗宇宙之清音 潛鬐雲漢 爲釋勸論曰委聖
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 振藻皇途 晉書皇甫謐
邁此眞吾生｜｜｜｜鴻漸之秋也 傳謐爲釋勸
論曰方今同命並臻饑不 天池濯鱗 晉書皇甫謐傳謐爲釋勸
待食｜｜｜｜｜ 咸秩天官 論曰沖靈翼於雲路浴
｜以｜｜排閶闔步玉岑登紫 步玉岑上見 文表拖紳 晉書束皙
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 傳耿布衣
以逋其志｜ 排閶闔 晉書束皙傳或背｜榮以巖栖或
｜而｜｜ 而求入在野者能遂在朝者鳳集雖其軌
迹不同而道無貫陵 晉書華譚傳吳阻長江舊俗輕
必安其業安不相羨 雲翔閶闔 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

｜｜述其賢才待以異禮 高步雲衢 晉書郤詵傳詵等並顯但州里衰
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也
然應詔對揚天問｜｜｜ 鳥路會飛龍津厥永 晉書郤詵傳詵
｜永之前於亦足稱矣 華譚傳阮种
治閭合當蹈政養生鑽德礪巾處命｜ 含奇宰府 晉書
｜｜｜，｜索業可久高芬斯盛 嫈嫈公門 書
陸雲傳雲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伏見衛將軍舍人張贍
｜｜｜｜｜ 棲靜隱賓淪虛藏器斃榮巢鏡錦繡衣被玉
考槃下位處卑履遜 斐斐錦衣被玉上見 抵疑 晉書夏侯湛
搢紳之士具懷悵恨 傳拜郎中累
年不調乃作｜｜以自廣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
吾子少而流聲長而垂名而官不過散郎辱不遇賢良鳳棲五
朔龍蟠六年英耀 擢金帶白 晉書夏侯湛傳君乃羣公百辟卿
禿落羽儀摧殘 士常伯被朱佩紫｜｜｜｜坐而
論道者又充路盈塗黃帳 撟身擢手 晉書夏侯湛傳伊尹起庖
王階之內飽其尺牘矣 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

而借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徑躡名位——

栖遲十年晉書潘岳傳岳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出為河陽令

閒居賦晉書潘岳傳岳仕宦不達乃作——以歌事遂情焉

歌事遂情見上

黻班晉書張載傳軒冕——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內侍外鎮晉書吾彥傳何元幹侍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

三世益州晉書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汚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為——四十一年如其所言

振纓晉書周馥傳——中朝素有俊彥之稱

參陪朝伍晉書郭默傳論默既拔迹危亡——朝臣

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晉書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為雲中詩曰

解錄晉書會稽王道

子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復加尚書令按元顯道子之世子

除節晉書王導傳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

四十擁旄晉書王珣傳弱冠與陳郡謝元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必——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黑頭公見上

困於無津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耳

寒宦晉書陶侃傳伏波將軍孫秀以侃——召為舍人

朱衣介幘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中指豎理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有——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鍼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均分顯路晉書賀循傳郎所以使州州有人並徙以——惠及外州而已

進序晉書賀循傳為武康令無援於朝久不——

絕景跨天津晉書郭璞傳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冀思於鍛陳攀洞林乎遁山而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若未之前聞也

白衣領職晉書蔡謨傳轉掌吏部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

夢得大象晉書張茂傳茂少時——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

褫薜蘿晉書謝安傳贊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

位遇懸邈晉書王羲之傳為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及述為揚州刺史羲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按述字懷祖

殊勝東山晉書王羲之傳劉惔

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人船吏侍晉書虞預傳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

水中有岸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門前之瀆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于是果臨荊州

宦無中人晉書李密傳還漢中太守賜餞東堂詔賦詩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不如歸田

上綱晉書易雄傳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謝職還家

水邊有女晉書鄧攸傳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以為——汝也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送迎錢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後稱疾去職郡常有——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清級晉書吳隱之傳韓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

｜｜解褐晉書虞喜傳喜邑人賀循爲司空｜｜解韋絝
輔國功曹先達賈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
舍徒擔晉書王沈傳前賢有｜｜｜而佩朱㪘｜門谷晉書王
龍出於擢耦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沈傳客
後舒當斯時也豈計｜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公門有
公卿門有卿相生晉書王沈傳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百辟君子奕世｜｜｜｜｜｜｜多士豈於貴族爵命不｜
出閭羈宦晉書張翰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
庭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數千里以要名爵
乎五斗折腰晉書陶潛傳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
｜米｜｜拳拳事鄉晉書陳訓傳都水參
里小人邪解印去縣卯年剖符酉年出藩軍淮南周九宵問訓
以官位訓曰君王｜｜當｜｜近郡｜｜當有｜｜九日脫如
來占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可官但欲得米耳後充果爲散騎與太

守金紫性不可官上見陰後晉書慕容皝載記以裴嶷爲晉驃騎大
將軍將軍遊內公抑則人物虛心廷裕裕
友人成舟曰少游有云郡掾史榮轉宋書武帝紀文武勞滿未
以，況國相乎裕乃應之｜｜者便隨班序報
清階宋書王弘傳奏曰御史中丞王准之邪之門直風聲明賭
貸不彈舉豈可復預｜｜式是以憲司免居官以候還
外選散騎見宋書劉瑀傳自義熙以來朱輪疊轍
中上三州七郡首尾十載遂黍｜｜｜｜
華冕重屐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開門有盈傳遞光赫宋書庾登之傳爲吳
歌吹無絕｜｜｜｜｜｜
郡太守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
自適俄而陰㨖在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勸
侮㨖弟與臨川接境郡又華榮仕宋書謝惠連傳使唯阿之間
大｜｜｜｜士人敢鑑數焉從殷宴不滌｜｜
宋書蔡興宗傳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
常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

門領校太宰義恭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不爲相去｜｜
｜｜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
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
義恭曰宮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
人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
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晚達微人上見作率十
年上中庶百日上見黃門平進宋書蔡興宗傳興宗曰吾亥年作
｜｜｜｜｜與七上甚歡
公式卜曰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歲時私
｜｜當｜｜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卜此既未
宋書王微傳微與從弟僧綽書曰諸舍國門皆｜｜｜
易歸逞見弟亢爲明當歸須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言而枕
家巷遂至頻煩二郡上見越進清階上見
中書郎高枕至中書郎上仕子宋書
王華傳公路曰清私請謁寒處士殊次之寵宋書殷景仁傳入
祗自求之術｜｜藏受馳之情補侍中累表辭讓

又固辭曰竊惟｜｜｜必歸啓望晚暮之年非才莫居一三省
諸新師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能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
榮觀宋書王敬弘傳抱疾東歸志考清顯宋書何尚之傳哥
素篪｜｜不惜學見報復加寵加以侍遠｜｜
遷宋書王僧綽傳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榮贍
年僧綽自嫌｜｜遷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宋書顏延之傳上表自陳曰臣延之人薄榮寵宋書王僧達傳
寵厚倍歷闕言而渦效無從｜｜增慮膺託門世夙列
｜衣狐坐熊宋書王僧綽傳如使臣享厚祿居重｜
頗幼通長自閑閣不虧｜而無爭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官歲宋書
｜｜門無富貴志絕華伍華伍上見雲飛海泳宋書顏竣傳尚附
｜｜！冠冕偷等曾殊命入革上見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書宗理運摧景神堂
未三期殊命入革愨傳叔
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炳問願遊鄉里宋書劉元景傳以元
其志愨曰｜｜｜｜｜｜景爲雍州刺史上在

巴口問元景事中何所欲對曰徵龍津探榮職宋書顧覬之傳
若有過恩——故有此授深淵乖——之
——空谷絕——之 籍榮擁價宋書顧覬之傳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譬
——之——集胄寵之間靈動權豪之術釣貲昫詭
惟廣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恩假宋書周朗傳
——彼獨積學倫聲通否之進跡可知矣身無他技而
出值明君蒙官望主羨增——鼓勵冥靡之望振翮軒霄之間
意不此柔心飾帶取寵左右
宋書周朗傳若以賢不登則今之登賢若此以才應進則吾之
非才昔已豈可欲以頹游之容望——於——墜風之羽
紛——於——其不能俱陪深水登青天上見委玉揭金宋書
治絲不自白天可任待於明見
何異傳植搖於雲泰之下步辯於官室之上行王德而批民
思進真白而託妄備——入而齊辯——出而宗勵宦恭
紛拔象之上揚穎鳴翻復何於軍場之間 已議於推筵 敬位宋書周朗傳置官者將以

學天平氣貫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 通貫宋書荀徵傳
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容於惜——銓選宄人 通貫朱萬嗣歸仕
非世祿官無——而隨牒高族仕於學首 九綜州綱二端府職
九綜州綱二端府職須掌器授體鎮行守
見外典宋書自序沈林子參相國事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
上 外典 故出仕以來便曾單身自非戎軍所指未嘗——
疾篤宋書自序時謝晦任當國政 豫州宋書武帝紀詔曰宋行
疾篤腭每——輒攝沈林子代之 乎李夙歎陵遲列先
邪弼失其序——鳴節舊鄉攻輔故國齊書劉善明傳善明且 思反古祖思出爲青冀
通達公私偶勞
二州書明還書日足下 栖遲下邑齊書張緒傳出補東遷令時殷仲熊與張岫人曰張東遷
今——
親貧須養所以—— 大至上見美鄉遊豫齊書張岱傳岱兄
然名位方顯終當大至 上
大守劉道太祖欲以紹為晉陵郡 文通武達齊書王僧虔傳遷
答曰紹未閑從政——不宜—— 吏部尚書丹平價

廷罷沉內今僧虔以爲行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還不得與僧
虔書曰僕一門雖劃——乃忝——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
位宦亦不後物妹黏異績已 位宦亦不後物 見
不能數常附舊途後見僕抑 上 常階舊途上 見處
遇小優齊書王僧虔傳從此府入爲遷何僕射郎代殷亦不見許爲苦足 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 殷
下錯所一朝超 積 上見 亦小號齊書王僧虔傳權珪書曰木——
非政自小號——但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
食俟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 沐食之職 上見
軍非王官之謂質非瓠瓜實素空懸 瓠瓜空懸
見 僑勞齊書謝超宗傳王儉之奏曰治書侍御史司馬佩
上 雖承泰有由而初毋疑執亦合及啓請——百日 一年
兩津齊書劉祥傳祥明御蔦榮淫 賜假齊書虞悰傳悰稱疾篤
翰蹄諮議中郎——｜｜ 還東上表乞解所職詔
白以 帶帖齊書劉瓛傳瓛曰先朝曲申從許 陋祿齊書張融傳
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薄祿 與吏部尚書

王僧虔書曰家貧累積孤寡傷 通塗齊書王思遠傳建武中遷
心豈能山海——由榮隋累 吏部郎上表固讓曰聖恩
方置之——而臣固求堪 纓劍紫複齊書王融傳融以父官不
欲自懲自娛不覺淪流 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故
世祖求自試曰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清虛 穢位仰詔
參名盛列——搖足丹墀成時歸來於祭邑里
便可辦齊書王融傳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 勞吏齊書
孔稚珪傳或以單勳餘力或以——解齒 官流齊書孔稚珪傳
癖情觸念忍痒生煙科心狠態否刻根物 古之名流多
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 唆
——斑智門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
級清附齊書鄭超傳——矣凡縣處內不文不武已坐拱——矣 三十侍中
梁書武帝紀齊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謂何 階緒梁書武
憲曰此滿郎——內當作——出此皆不可言 帝紀或

有聲譽振身自埋僞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必朝佐梁書武帝
須蓋剡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
紀振衣｜｜脫巾梁書范雲傳語曰背城俟雲吾初立志素履
長揖卿相有關｜｜求仕清貧仍著變務登朝具聘惟
允憑風嬌製梁書沈約傳郊居賦曰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
孔棘值龍顏之鬱起乃｜｜而｜｜指阜邑而南
轅駕修衢取空名梁書江淹傳以秘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
以勠力逐觀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吾
｜｜上秩梁書江淹任昉傳論江非先覺任
耳無德恩則｜｜顯贈亦未由也已解巾梁書蕭昱傳臨郡事
不為賫假梁書徐勉傳加中書令勉肺疾轉劇久闕
薄朝覲因陳求解詔乃｜｜須疾差還者尺板斗食
之吏梁書王僧孺傳因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
鍾庾久為｜｜｜｜以從阜衣墨綬之役非有奇才
絕學雄限於異石梁書王僧孺傳及除舊布新清卷方日抱樂
界高讓脩圖立論有主而猶｜一吏｜｜｜隔千里

於泉梁書王僧孺傳一旦陪武帳列丈陛備時俟之
掾撮雄官柱下充亞宋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
亭
｜之｜｜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鶴行之首梁書張
取上無名未有踰於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緬傳毅
中郎欲高祖謂徐勉曰此曹皆用文學且非汲明時梁書臣術
居｜｜｜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傳范擇緩
之嘉運遇｜上才下秩梁書顏協傳沈游殊婁婁人世梁書止
｜之｜｜末身｜｜淹｜｜尼傳論
願寬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琮庸則宦情
鮮為比夫懷祿耽寵｜｜｜｜則殊間矣銅駝觀閭金馬來庭
陳書後主紀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者宜戢以自憐草客嘲
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
以｜｜望｜｜而｜｜便薄宦輕資陳書徐陵傳｜｜為能遠大通官陳書
當隨彼方圓飾之矩矱
王沖傳沖有子三十人並致｜｜轉辯列庭陳書沈不害傳入仕登朝資優望
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

｜｜尚勞頤解陳書許亨傳王僧辯素聞其名召為儀同
拾地抑躬音色也從事中郎遷太子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卿體優而官自致青
紫入漏駿足將成｜｜枳棘棲鴻當以增歎枳棘棲鴻上見過立
試吏南史梁武帝紀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
｜｜｜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一盛書雲南史劉瑀
傳年位未在何假前步武初僑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
假同往部祀僑乘車在前瑀乘馬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
之謂僑曰君轉何疾僑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君馬何遲曰驅
驪於羈絏所以居後僑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自
造｜｜何至長揖戶限南史劉瑀傳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
與爭路入不入當由安北｜｜｜｜上因求益
州萬里思慇南史劉祥傳上別選敕祥曰我當令卿｜｜｜｜乃徙廣州須
臾南史傅亮傳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亮馳
見武帝疎不欲出帝笑曰謂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

以為太尉從事因托風雲南史王晏傳何緝嘗謂晏曰吾排擢見
中郎掌記室｜｜｜｜｜｜並蒙拍擢上昔
鮮羽南史劉傚宜守州論成榮州瓶窦｜壓十二州南史蕭思話
具｜謹恃擬披摩淳自致封侯傳思話
外戚介憧早見任待｜｜低頭入中南史蕭思話傳加給事中志鬧未剛至是
｜｜枝節監督者九州南史薛深傳少府
甚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高華通顯南史褚淵傳有扙
出為方伯乃復｜｜｜邪起自後員爾時郎官
位卑親士文案與令史不異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褚淵
求郎官稍重今方參用｜｜吏部又近於不願官高昔品
而問遷首品上見三十方佐著作郎南史謝仁傳宋景仁相猿
義科宜說謝元鎮見景仁謂圖坐
日司馬庶人史子云何不敗濟南奔南史謝方卿傳天監中自
令謝景仁｜｜而｜｜｜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
待郎官轉為此職右官南史謝弘微傳歷位中庶子加侍
者世謂之｜｜中志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恩秩

南史劉苞傳苞銷花潁川則於杜陵居　鄧禹笑人　南史王融傳
河東歷載或說加——或人亦的蹤　融躁於名利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及為中書　車前八騶　南史王融傳
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　行遇朱雀桁
開路人塡塞乃槌車壁曰車中　朝隱　南史王微傳　僧祐為著作
乃可無七尺——豈可乏——　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
與公卿游舞高帝謂王儉曰吻從請——答曰臣從　假流年
非敢妄同古人直是安閑多病耳猶僧祐彼兒子也
進　南史王曇傳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　比蹤貴人　南史王筠傳
本素族自可——｜——不須苟求也　仕宦當書族
中興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　蟬聯
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何所多恨
南史王筠傳沈約嘗謂人曰自開闢以來　始見安士　南史王奐
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傳奐雅從
程球甚見愛奐為兄出身為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
郎顏延之與球情款相與存撫曰阿奴——｜——　處不

競之地　南史王敬弘傳敬弘以寄行子敬之後召為秘
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頭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
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南史王倫之傳為安成
——｜——文帝嘉之並見許　格外官　王記室參軍倪御召會
退居僚未可從吏求衆聞而歎曰——之——便今日我　門前庭洲
亟曾府居此位者並以不作文記為箭自綸之始也
南史張興世傳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先
每洲嶼與世初生當具——水中一旦忽——年年漸大及與
世為方伯而洲　守秩　南史袁昂傳往年　陪榮　南史袁昂傳曰
上遂十餘頃　滿臘——｜東觸　自念負罪私門——
「室經保存性命以為幸甚　清序　南史殷景仁傳景仁了道矜
不謂切𢤱寵靈一至於此　幼而不甚道矜子伍位侍中
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
疾更無橫疾恆因愚習情久妨——可除散騎常侍　傾朝相
送　南史何尚之傳尚之字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
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可有幾客答

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　今日何不若鹿皮冠　南史何尚
耳非關何彥德也汝叔度尚之父
之傳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
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
｜｜　左遷　南史何戢傳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
｜｜　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
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
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若復加
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　八座三蟬　見上
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豐貂文昌
高蟬武帳　南史何敬容傳納言加首鳴玉在腰　巧宦　南史何尚
同——以步——得——而趨——｜——　之何偃等
傳論何之先同取叢皮冠稷褚貞梓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文
子一時並處權要雖處屯啟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此
之謂　影纓大閣綬組宾棗之華——｜　南史張充傳　既謝廊廟　不
乎　——｜——　終愧衣冠之秀

知階級　南史張緒傳宋家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昔末
三吳一不暇外請今聞南康缺守應得為之誅——
——階級亦可不知融致以永不　遜任流　南史范曄傳
得所以泳都未都不待外可復求承　初何尚之奏鄧
傳自謂天下無才及熙先兼有帝王術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
地胄猶可論而——｜——豈非時臣失乎尚之曰君子之有智
旋猶鸞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
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汙泥終無論矣　時匠失　見上
雲霞上　見上　今日答與夫人遊遨　南史鄭鮮之傳時僕射
曰鄭鮮謝傳俱從聖上有功關洛卿乃居僕首　遇日臂范泰當衆中讓鮮之
｜——｜何不徇之甚無之熟視不對　作拍張賦　南史
何通傳通從叔偕官游不達——｜——以喻意未云　火頭食子
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
稟賜不殊　見上　二始　南史顏延之傳廬陵王義眞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遷

始安太守蒨歸謂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 **名器不升**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疏誕
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
——當由作卿家吏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
被黜 **作五君詠** 上見 頭再征賦 南史庾登之傳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
同一日為之佐意甚不愜嘗於晦坐——————云云 **好官缺先** 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蹈雖恨而嘗傲容之
憶羊元保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我未嘗不—————— **高流**
官序不為臺郎 南史江智深傳除尚書吏部郎時——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
競等華傳 南史江謐傳齊建元二年為左戶尚書敕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

部 **在省十年** 南史沈慶之傳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
月久遠比當相論還之正色曰下官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 **故是昔時沈公**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
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 **顯級** 南史宋夬傳鮮緩為正用升
夢壽席 南史柳慶遠傳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太尉以————見賜吾遂登台司適又夢以壽席
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按太尉謂柳元景 **歸沐詩** 南史劉孝綽傳梁天監初起宋為著作佐郎為——
——**騎今日當無折轅事** 南史齊新吳侯景先傳初武帝少年任坊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
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
盛傾朝觀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故—————— 那景先奉謝驗 **空中言** 南史齊新吳侯景先傳昇

明中沈攸之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
有小兒呼蕭丹陽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
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日以白帝帝曰攸之自
無所至為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
至及永明二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 **輕朱被身** 南史蕭穎胄傳起家秘書
日此按袂——往年盆城塹——————曰
郎高帝謂示齊曰穎胄————覽其 **江公薦我** 南史蕭穎胄傳
遷進轉人足慰人意按示齊穎胄父
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 **齋年** 南史蕭子
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
範傳居官十餘年不出諸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為到
府牋曰上藩首僚於茲再奈可謂南蹈伏自此東明老少異時盛
衰殊日雖佩恩 **老子與韓非同傳** 南史王敬則傳與王儉俱即
寵異——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
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途
——————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僥倖得細

鐺在右衛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
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宿命應得** 南史南
王敬則傳明帝即位為大司馬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與時亦然敬
則大悅曰我——————乃引 **班劍物** 南史張敬兒傳既得開
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羽儀備解服身引出聽事拜授
車邊猶少 **文技** 南史呂安國傳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安國欣有——謂其子曰汝後勿得
騎使單衣猶恨不 **朱衣官** 上見 **休外** 南史荀伯玉傳伯玉掌軍國
稱當為朱衣官也 密事權動朝右每暫————軒
益壤 **婦文領選** 南史陸慧曉傳齊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
門 都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慧曉年踰二十
——始作尚書郎 **殊階** 南史劉悊明傳悊貞 **紫級** 南史劉賦
卿輩乃復以為慶乎 孝弟宜擢以—— 傳因辭——
——**上劍許** 南史劉顯傳為尚書儀曹郎嘗為——————沈
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 **是前舉**

秀才（南史劉之亨傳）州辟秀才除太學博士大通六年出爲南
郡王府東上節度議軍之亭以可數則爲行臺承制之尼
太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南史劉之亨
盛老少緣岸觀曰——考嘆部傳之 美由（傳之亨美績
嘉從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之 一積鹿皮（南史吉上
以代之遷爲安西湘東王釋長史南郡太守
瞻侍從鎗上號爲得——從而數之有—
一領及覺者曰此吾稱也吾嘗居十一縣乎 十一縣 上見 出守股
肱入括衙人（南史張纘傳自——可以仰首仰看論列是非 分曹 南史張
衛史中丞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 緒傳遷
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前代未有時人
榮以本州（南史若傳珍傳）僕珍矣家久表求拜墓 得入車輔
武帝欲——乃拜南兗州刺史
南史樂藹傳大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爲發江陵無 賣論取官
故於紛——如中丞健步逆道者爭是果還爲

南史范縝傳時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著神滅
論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之人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
剌爲此可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 落驛騶前（南史沈
——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初贈爲太僕
卿南見子榮爲左衛率帥謂人曰卑榮已 三始（南史爲遷傳
——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窺之 左遷始安太
守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之有二始 局影凝嚴側身
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非其願也 稿
紫（南史江淹傳）譔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 標所貂蟬（南史江
華之殿何嘗不——若乎 淹傳初
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得——一具貂蟬
以供養共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貧賤可留待得
侍中著之乎 卑猥銀黃（南史任昉傳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近世
是果如母言 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風昭
人影組（南史任昉傳——）實參者 珥貂插筆（南史孔休源傳）任
麾扃超本州擬者 救夜召休源入宴

居殿與孝所參定其議自公卿——入府長史四王行事（南史
——奐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 江革
傳歷官——二爲——下 飛蟬集冠（南史朱异傳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除中書郎時
秋日始拜有——王——异 四股旂（南史朱异傳
武——上時成調補員之兆 員外常侍至侍中四
官皆始部自右衛率至領軍—— 藏助束歸長卿西反（南史沈炯
近代未之有也 傳昔承明
見厭——（翻爲可乘） 參僚燁（南史庾易傳遷通直散騎
——宋阮故貲綱有愚心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
之任多——內外機務方有 買名求仕（南史庾杲之傳起家梁
帶掌雅藉與顏師伯靜退 守戍王國左常侍大
同中上瑞南須常詔寄兄荔門此頌典茲清拔卿之士龍也將
如何擢用寄問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由壁壞之情耳寄豈
——者乎 赤衣諸野（南史何球傳月徙定時之自以清廉不事左
右發淵日至送簡璧而方歡曰一見天子足

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年滿所以發罪上曰病復何以
後罪曰臣以來奉事人上曰要人爲誰之以手板因面指曰
此——皆是若臣 衒附（南史伏暅傳始與內史何遠累著
得吏民爲今清輿曰至 暅清絹豉市探爲義門傳郎遷信武
將軍監吳郡事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 薄宦
俱獨歷曰遠累見擢暅——而已意望不滿 越上疏曰臣（南史顧越傳
梁世——將不代耕辛爲郢封得 貴仕士 見妨我蕭朝（南史顧
奉臣遠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 蕭繹傳
承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探禹
穴家汜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輩
度—— 邸公才進（南史邱靈鞠傳好賊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
——邱公才進 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
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 枯魚賦（南史卞彬
減王儉謂人曰——仕宦不進——亦——矣 傳）積廢數
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以斂意 鄒郰雞（南史卞彬傳彬自稱卞田居
窮鳥爲——以斂意—— 婦爲傳蕭寶或謂曰卿都不

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彤曰擲五木子——南史鮮卑傳史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門品 姓爽入眾辟其
——不當因兄識貫臣被知英主 南史周興嗣錄得出自姑熟
軍遂濫清級 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
學選世初常——卒 南史陶季直傳以爲建爲給
——言終不溷所之 始願畢 事黄門侍郎累遷任子——于
石——矣無爲久負鄉 絃歌 南史陶潛傳爲鎮軍建威將
人門事乃辭歸還鄉里 語親朋曰——以爲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 南史恩倖傳論自宋中世以來宰御
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職 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宦者以人事
五曹各有相任條以
九卿六府事存——

子史精華卷六十二

子史精華卷六十三

政術部十九

仕宦下

停私 魏書肅宗紀詔曰或數十年在朝或外任或——歷紀 考
南史多名數如此之徒豈滿七十聽其在民以終常限
級見職人 魏書孝莊紀詔諸有私馬仗從 大階見 休停 魏書孝
上 戎者——優兩大階亦授實官 上 莊紀詔
幕官——在外者特 持授 魏書張彝傳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
合赴循程舍有差 節朝列之中惟此二人出身官次本
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爲多近來參差便成——計其階途雖
應遠隔然發班秩猶未賜等乞降臣位——階授彼汎級齊行聖
庭帖穆 汎級 見 魏書李諧傳相方年之四五首——之名
遂後 上 始基 弱節欲得巾從史護遂寵於時明

官等 魏書辛雄傳雄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
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
妙盡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名辭臚錄 北齊書
年竟無銓叙二叙轉階有稱者補在京—— 祖鴻勳
傳繫——之——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
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舫挹玉山之遺文
佃丹墀 見 煩官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少有宿疾 何月端右 周書
上 恆帶虛羸劇職——非其好也 玉寶
傳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寶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
時茂相推挹故——之間位升——寵遇日隆而虛懷自謙處
不以位地矜人 仕宦鄉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幸蒲州宴父老上
人 時論稱之 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
由——之——仕宦 隋書刑法志仕官犯罪鞭杖十爲
陶染成俗也 閑局平局繁局一負——六負爲一殿——八負
爲一殿——十負爲一殿 仕門 隋書刑法志法令明審科條簡
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 要 ——之子弟爲講習之齊

人多晚汝得榮秩隋書柳𧦬傳上思裴 解落隋書高熲傳上謂
蓋由此也定策功欲加——侍臣曰我於高熲
勝見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䀢然忘 家繁憲劇隋書
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蘇威
傳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無舉賢自代之心
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
久滯絳衣隋書李德林傳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
深出為兗州刺史謂士有九為孝徵所待遇者問德
林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我常恨
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
尋除中書侍郎 孤楊獨秀隋書柳𧦬傳初𧦬任周秘族人文成
仍命修國史 公昂俱厚與娶及此𧦬亦為外職
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賜宴素戲𧦬曰楊柳隋書牛
二柳俱摧——孤楊獨秀 坐者歡笑𧦬竟無言 弘傳贊
——三十餘年夷險不渝 愛奉隋書盧思道傳牛論曰
始終無際可謂大雅君子矣 巾冠之後——雅鎌

仁義能官意隋書李孝貞傳遷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
許勤市 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
筋力已衰——作登龍賦自慰隋書郎茂傳文同與茂有隙
文情一時盡矣 奏茂朋黨除名為民徙且末郡
茂怡然受命 北史裴諸傳明元初拜博士
以—— 父子並乘軒軺 祭酒每參郊祀——
時人榮之 兩鳳連飛北史崔瞻傳悛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
按浩父宏 悛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
受拜時元 按悛瞻父 懃官北史王晞傳帝欲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
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但思之爛熟耳 紹
搏二贈 北史宋弁傳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
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
一年三州北史陸昕之傳昕之子子彰天平中拜衛將軍
——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

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 為孤鴻賦以寄情北史盧思
史將軍並如故——歷——當世榮之
道傳遷武陽太守位下不為郎二十七年北史高允傳初與允
得志——其——同徵游雅等多至通
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人亦至刺 北史高允傳雅弟
史二千石而允——不徙官 投巾 既招釋褐——
終然而退 北史高允傳徵士頌曰趙實名匡世多奇士 出入三
山丘所鍾挺生三李初允而超——
省五十餘年北史高允傳允——初無譴咎 屈折久宦北史高允傳弟
——允——也 亦有文才太
武每詔徵辭疾不應同夫允 ——
——棲泊京邑常從容於家 棲泊京邑上見 營宦路北史高允傳允從叔
濟子壺鳴出其兄弟等皆狀揚之遺勤赴中城歸允允為
——遠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
改觀而歸寄 宗鄉改觀上見 餘老隱年北史高允傳允所引劉模
彌妒毀之 者長樂信都人遷陳留太

守時年七十餘矣而——昧禁 光照先人北史李元忠傳
自茂遠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 初元忠將仕夢
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且告其受 就家拜授北史
業師古云大吉可謂——也竟如其古 高閭
傳閭累表遜位詔授光祿大夫金章 孤飄坎壈北史胡叟傳叟
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 未有
仕 好處分北史王慧龍傳遵業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
路 胡太后臨朝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黃誦羅幽州
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 佮傳孤宦北史薛辯傳
年當有——按遵業慧龍之曾孫 弟謨為晉王
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睿遺書於謨曰念爾 兄弟並為本部北史
——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
薛湖傳除河東大守—— 北史薛聰傳孝文留心
——當世榮之 起家便佐著作 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
解巾便若不過奉朝請聽 朱門陳戟北史薛道衡傳帝謂楊素
——薛論美之 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

勞宜使——五十年戟幘北史薛憕傳江表取人多以世
於是進上開府　族憕世無貫仕解褐不過侍郞
旣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低頭傾首俯仰而
向人也左中郞將韋瀆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斃
稱數參吏部憕曰世冑滿高位英俊數參吏部上見
沈下寮古人以爲嘆息竊所未能也　內棠史北
日蓋宗傳長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
陽縣伯蓋宗生長邊垂不涉——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幹
祿北史裴延儁傳帝以聿與中書侍郞崔亮淸貧欲以——優
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按聿延儁族兄
代下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請急
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日爲吏人所懷
北史裴讓之傳弟諏之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幷州
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諏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而
還當時以從職北史裴寬傳弟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天
爲孝感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權措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官人北史房彥謙傳遷秦州總
漢直道自守故人年不——　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
僕射高熲歷問河西隴右父子相代爲本州北史畢衆敬傳衆
——景行彥謙對之如響　敬拜兗州刺史子
元賓與父同建勳誠後拜兗州刺史——————當世榮
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衆敬出
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未附羣官北史韓麒麟傳孝文
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　時拜齊州刺史麒麟
以新附之人————上人沈抑乃表請守析附北史韓麒麟
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　傳麒麟子興
宗與宗子子熙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顯宗子伯華千熙愛蟬
有等於同生上書求——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
冕東省北史李彪傳李沖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
等望淸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
————宜感恩白衣修史北史李彪傳除名歸本鄉自託於
厲節忠以報德　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

詣與許書往來迭相酬甫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靜任北
肅等許爲左右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史
甄琛傳閑官——猶聽長兼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北史陽休之傳
況煩劇要務不得備能下僚　誡子孫曰吾
自惟文武才藝門第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
——————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大保律令復爲司空
者正由忠謹愼口故蜀四賢北史常景傳景淹滯門下積
至此耳拔律恪之弟　　不至顯官以——司馬相如王褒
嚴君平揚子雲等——皆有高朝隱大夫北史常景傳
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之　　當刺自得懷抱不事
權門乃揩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
益高不敢不躋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蹙戚斯文乃
傷於北史常景傳樹下三趾不溫騶唱入宮門北史郭祚
而恆三——其色了文——不信其情　傳祚故事令
僕中丞——而——————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
宜言於帝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

騶唱不入宮冠帶錄北史張彝傳子述躬賦北史邢昕傳天昌
自此始也　始均著————　初令中書侍郞加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吉昌爲官頓居二職北史邢邵傳自除
徵爲中府所劾免官乃爲————　大常卿兼中書監
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未登議品北史崔
甚少邵——————於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　光韶傳
孝文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平北爲
——————屬遂竄朝聽貺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肯
郡北史王世弼傳除南徐州刺史後除東秦州刺史後爲河北
大守有治稱在還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督濟中
山謂曰——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
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始在下官寶官戎號北史淳
景明中自漢歸魏除伐蜀計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驍騎將軍于誕傳
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寵乃因表——乃參
——北史孫紹傳紹爲大府少卿因朝見靈
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謂羽郎有稍老矣紹曰——————

｜｜｜｜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大中大夫碎職北史劉昶附孫緒傳源射策甲科歷｜｜黃門代廬三世

北史劉昶附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在代謂曰持子雲為｜｜｜｜｜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歎也浮

游詩北史為元與從元與俄廢為｜｜｜以自喻曰有草生綠池搖根水上為浪所漂風波危險驚浪杜三

匝北史劉休之傳休之在洛將行夜夢見黃河北際道上行從東向西迎南見一翁持杖為蓮花乃休之從西北登一杜

從上以手說一杜杖有許休之咒曰｜｜｜吾子三公杖遶三匝而去休之子加於祁城東南者其夢乃驗云天

池簫鼓北史尒朱榮傳遷秀容界有池一所在高山上相傳曰祁連池魏言｜｜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之音

留來日古老相傳聞此當有至公騎吉每老慕當為汝耳夕脫羊裘朝佩珠玉北史高恭之傳恭之字道

穆以字行於世為御史所奏皆名流儁士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若時不我知便須退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官下　六

退江海自求其志美授北史皮景和傳景和於戰中深長史指久相識平巧故頌有｜｜常嗣北史杜傳以

｜｜除侍御史山上挂絲北史張亮傳拜西州刺史以嘗夢亮於｜｜｜以告亮日占之日山上絲絲字也君

其為幽州數月而驗刺擧本州北史薛還傳授陝州刺史羅木散不州為時所重一｜｜｜｜惟以諫杏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北史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貴盛當時無比襁褓儀同北史蘇威傳弟道州刺史公帝子上見宿部門房公威先后甚朝之｜｜

｜棣棣社稷稱諸朕躬可開府儀同三司鼓吹還宅北史侯亮傳出為陵州刺史新野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

｜先｜其｜并給騎士二千列羽儀游鄉邦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列羽儀游鄉邦上見

才至不怪其速北史陸亮傳亮白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再居一作或至三遷令曰｜｜｜｜｜也

左轄北史泉仚傳周文帝為丞相轉行臺左丞遷南鄴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頗明察有幹局｜｜｜｜時論榮之

十四為縣令北史泉仚傳仚子仲遵一名恭年｜｜三為郡主簿｜｜｜｜｜必兼武步北史令狐整傳

字延保敦煌人也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為主簿榮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

日千里｜｜｜｜｜參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十旬四職北史唐瑾傳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

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遷遷｜｜｜｜偕歸以為榮坐席茄北史鄭述祖傳宋太尉元從孫性其世父慶

遠特器異之嘗謂吾昔遇信父大明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命與汝汝後名位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書寫又夢牧昌時以詠詠之官位當復及吾轉宜勉厲以應｜｜也柳樹亭亭如蓋

高樹傳初孩時家有｜｜高百許尺｜｜｜見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從級北史李德林傳少以才學見知及位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官下　七

望稍高遂與王公參伍命十餘年間竟不｜｜遷笏北史張威傳深青州總管府產業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

至洛陽上責讓之因門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笏竊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

法度｜致負多因｜公素業自通北史裴文美傳多所通涉周代公卿類多｜足復拜洛州刺史

將帷蔭以｜｜｜｜甚為當時所重登龍門沈浴北史孫惠蔚傳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

惠蔚仍太廟令李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而惠蔚猶｜｜服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救之望儒者

是以超蘇北史当敬德傳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何為｜｜敬德走起案蘇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

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張郎風骨必當通貴北史張景仁傳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

學博士郭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不履齊鑣驥騄

比觀鵷鴻北史劉炫傳炫自爲贊曰以此與｜｜｜｜客論北史樊遜傳
賤每升天府｜｜｜｜遜常服東方
朔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北史顏之推傳領中
公子爲主人對客難制｜｜以自虞取急書舍人帝甚加恩接
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還
宅故不連署乃召集謀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假寧
舊唐書職官志凡諸司置直皆有定數須少休暇舊唐書杜如
內外官吏則有｜｜之餘行李之命晦傳隋大業
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
棟樑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耳遂補滏
陽尉尋棄九族陰其餘新唐書魏徵傳除世謝爲李密掾泉
官而歸從出書曰若策名得地則｜｜｜｜
｜｜委質非人則一榻置笏舊唐書崔神慶傳開元中神慶子
一身不能自保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
省閣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三柱里舊唐書劉仁軌傳咸亨五
以｜｜｜重疊於其上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人
新羅以功進爵爲公并子姪二人並授上柱髹戟銀艾舊唐書
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城鄉｜｜｜魏元同
傳今貴戚子弟例早求舊唐書韋思謙傳垂拱初遷
官｜｜之年已腰｜｜四職相代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
嗣爲納言二子承慶嗣立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
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
立知政事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門列三戟舊唐
｜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爲比書李
峘傳初峘爲戶部尚書峴爲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爲戶部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南園公門十六
戟一三品門十三按廉車舊唐書崔鄲傳凡｜｜｜率由慢
戟榮耀冠時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謂淳泰
官舊唐書崔鄲傳拜兵部侍郎判吏部東銓事文宗若選曹訛
公曰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鄲對曰資敘相
當問其所治之術觀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科而才劣者何
授對曰與遐遠｜｜帝曰以不肖之才治遐民則疾苦可知也

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
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館臣速遷舊唐書杜元穎傳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
地｜｜｜未有烏集戟架舊唐書柳仲郢傳初仲郢自拜諫
如元穎之比也議後每遷官羣烏大｜於昇平里
第庭樹｜｜皆備凡五日而去翔泳清切舊唐書裴度傳始自書
散郎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
之間｜｜譽爲昌族舊唐書楊魯士傳初放士中第有時名遂致
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
三清之上舊唐書鄭畋傳爲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仍授官自
陳曰陛下過垂採聽超受恩榮擢於百里之中｜在
｜｜翰苑遽改郎曹繼起沉舟墜羽舊唐書鄭畋傳因謝承旨自陳曰
｜｜因聖主發揚簪髮微才受濡
思知四時仕宦舊唐書傅游藝傳時人號爲｜｜｜
遷｜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於朱紫也本鄉列戟
舊唐書張介然傳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入奏特加
賜死介然乘閒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京城鄉里不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九
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明皇曰所給可列故鄉京
城行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
異之｜｜｜唐書太宗紀貞觀元年十一月許禁遊市
自介然始也官所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十牢讓唐書太宗皇后長孫氏傳后兄
二月｜｜五品以上｜｜無忌以佐命爲元功帝用爲尚
書僕射后密恥爲房李下唐書江夏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昌
諭令｜｜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
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下除唐書信安
其忌而矜功｜｜｜官尚書常鬱鬱不平王禕傳擢
兵部尚書爲朔方節度大宦遂不肯還鄉唐書曹王明子皋傳
使知事｜｜衢州刺史殿中侍御史李釣與
其弟京兆法曹參軍抑遠唐書宣宗諸子傳景儉素與元稹李
鎊｜既｜｜｜紳善一人方在翰林言其才及廷英
奉辭景儉自陳見｜｜穆宗累遷要唐書劉崇龜傳擢進士仕
僖之追郎爲倉部員外郎｜｜｜終清海軍節度使

賓局唐書李勣傳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

以━爲嫌也三世居此官唐書高儉傳子士廉以字顯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世榮其貴偕遷

不肯調唐書竇威傳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者十年故其學益博夷踐兩省唐書

詩瓖傳與從祖兄㬎━俱以文章自名賓品宴高唐書馬周傳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階周嘆曰恨吾

━━━不同鑾機秘唐書陳叔達傳叔達與盧大雅━━━封郎終當劇此唐書封倫

得歷此官

衛揚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賓接或與論天下事華

哀家不從每撫其牀曰━━━唐之帝擢內史舍人

首同告唐書崔知溫傳拜右衛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位御史臺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時以爲榮

高年艾曳門薦織唐書蕭嵩傳嵩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陸象先妻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

名士爭往交而嵩泪泪未仕人不之異惟象先者書相謂象先

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八

葉宰相唐書蕭瑀傳贊曰瑀逮遘凡━━━━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所望不避秘

書郎縣令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業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耳今無汗馬

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如志唐書來濟傳濟初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

衍於財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

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

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踐登易顯徐進少

患唐書高智周傳智周與來濟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蹶高晚顯而壽

吾聞━━者━━━

丁書━━━天道也 引陰功唐書裴行儉傳行儉━━━補弘文生爲將相三十年

唐書婁師德傳狄仁傑邊要━━━者━━━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略吏殘轉人人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 以功名始

終上歎後時唐書薛欽緒甥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

━━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兒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今日見君子

之心上見誚急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時大學生━━后亦賴可人傑曰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五年十二遷

唐書白敏中傳自員外凡━━━━ 白羽扇賦 唐書張九齡傳九齡內懼恐遂爲李林甫所危因帝賜━

乃獻━━自見其末曰縱秋 許其勝流 唐書張九齡傳貶荊州長

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

望僅文史自娛━━ 唐書尹思貞傳加銀青光祿大夫其

朝廷━━━ 古戟十二 家次地獲━━━俄而門樹戟時

人異 班公是行皆登仙 唐書倪若水傳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

焉 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

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吾恨不得爲騶僕

唐書王邱傳邱吏━━━━━━━ 心亦昔時一尉 唐書楊瑒傳常語人

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 曰吾備位方伯而

━━━耳 領二十餘使 唐書王鉷傳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敕按使於是━━━中外畏其

權 重官累使 唐書韋堅等傳贊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帝以爲能故━━━尊顯烜赫 降

魚書 唐書楊綰傳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乃得去 緋袍木笏 唐書楊炎傳乃自道州還家人以━━━

━━遂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 杜門六年 唐書趙宗儒

上台可苟餘安可棄是又服還所服 傳罷爲太子

右庶子屏居恤靜本朝請而已遷吏部侍 隔品 唐書賈易直傳

郎召見勞曰知卿━━━━故有此拜 初元和中鄭餘

慶議僕射上官不與官亢禮易直爲中丞

參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鄙笑 適從何來 唐書武儒

衡傳元稹衔宦官知制誥儒衡鄙薄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處——遽集於此

奪戟 唐書盧坦傳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奄綜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論罰一月俸——自貞元以來立戟——八家不應令者追正之

孔吏部不樂居朝 唐書孔温業傳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矣後爲太子賓客

不以淹晚緊懷 唐書歸登傳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儕類有出其下而進超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

後日必處吾坐 唐書劉沔傳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從乃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

三進官 唐書于頔傳爲湖州刺史改蘇州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還娥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矣益自肆

一班一級 唐書韋表微傳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拔白冒游少年間取——————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請以魏見 唐書閻寶傳貞強毅未嘗詭意於人官不進自——————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

良醞可戀 唐書王績傳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耳

林塘之適 唐書顏師古傳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裹帙放情蕭散爲————

止水一石 唐書孔若思傳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明自足意

歡喜詩 唐書杜審言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

還鄉歌 五代史吳越世家鏐游衣錦軍作——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駟馬歸 見上

班宰相上 宋史哲宗紀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之——

歷曹超晉 宋史選舉志自侍郎以上或——或——皆繫特旨

迹遠地寒 宋史選舉志元祐二年侍御史韓川言近大中大夫以——歲舉侍臣所應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預選此係爲人以爲信也然大中大夫以上今任京師雖職務請求因緣宛轉者常多得之——————雖歷郡久治狀著課入上考偶以無爲則反在通判下四年遂罷大中大夫以——歲舉法

媒寒孤蹤 宋史選舉志中原士大夫陷絕滋久流徙東南者——————多致沈滯今仍從搜訪以聞

三在樞府 宋史職官志熙寧元年陳升之——————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事

士服隨班 宋史職官志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家召對仍遂其性命以——————入侍

館閣帖職 宋史職官志自修史院明謂之館職以他官兼之謂之——

右列清選 宋史職官志慶元初由職閣門長官選擇其屬之今非右科前名之士不預召試益以爲——————云

將相鄉 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召歸追念先朝之功徙鎮並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勳賢里

當保五十年富貴 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在睢陽有書生隣居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置鼎中煅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過汴水語永德曰後當相遇於彼永德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恐損君福而去及永德屯下蔡耳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架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排十的擲十矢疾馳身發發必中淮民聚觀有一僧睨視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水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得矣終能謹節————安用此爲

廚釜鳴 宋史李沆傳時中書——————者數四請書鍾閣中華嚴飾廳事李史趨走以迎新宰相常語可使既寤心異之數月遂罷以揚州爲相兼樞密使

守道家福 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觀古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爲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

居止｜｜｜畏爲集仙游所（宋史宋琪傳琪將罷前數日有
眾待太祖之言｜｜｜琪｜｜之｜騎之不去
及是罷相人多耆老民（宋史宋琪傳至道元年宴含光殿上問
以爲先兆云　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
年春拜右僕射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九月被病令其子貽
序秉筆授辭作｜｜｜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
兼有之實　三入相（宋史呂蒙正傳國朝以來｜　四踐兩府九居
天幸也　　｜者惟趙普與蒙正焉
八座（宋史張齊賢傳齊賢｜｜｜　父子兩京相望（宋史
｜以二公就第康寧偏壽時罕其比
王｜詔傳轉開封尹時子晤使京西　不逾月三拜命（宋史楊昭儉
攝尹洛｜｜｜人以爲榮　傳召昭命宰
相馮道爲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外郎旋加　本官
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時人榮之
官（宋史魏丕傳歷頓邱冠氏元城三縣令世宗即位改右班殿
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

之際藉卿幹　歷六節度（宋史馬令琮傳父全節｜楊海定遼聯
事勿固辭也　儀彰德定武天雄｜｜｜皆署令琮爲
牙　濮字丈餘（宋史安守忠傳拜濮州團練使初守忠嘗夢一｜十
校　｜｜方｜｜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驗
許歲攝司馬（宋史劉保勳傳保勳少好騎射後唐　綴行而出（宋
清泰中裁｜｜｜潞州左｜｜　史
許驤傳父唐嘗擁商貲於汴洛間見進　鐵冠安在（宋史雷簡夫
士｜｜｜竊歎曰生子當令如此　傳簡夫始起
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説閻公輔
既任自奉稍驕侈騎從服飾頓忘其舊閭里指笑之曰牛及｜
｜｜｜爲王公遲我十年宰相（宋史王旦傳帝欲相王欽若旦曰
｜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
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
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
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大耐官職（宋史向敏中傳進右
人曰｜｜｜｜作｜｜　僕射兼門下侍郎監

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
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賓客必多
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徑
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
｜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
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
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　帖麻（宋史劉
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　沆傳文
彥博富弼復入爲相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
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爲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
｜改沆監修國史弼　東頭西頭（宋史趙稹傳天聖八年擢樞密
爲集賢殿大學士　副使遷吏部侍郎命未出人馳
告稹稹問曰｜｜｜　楚首
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爲笑　三黜賦（宋史王禹偁傳出知黃州
云屈於身而不屈於　作｜｜｜以見志其卒章
道兮雖百謫而何虧　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宋史司馬池傳召知
諫院上表懇辭仁宗

謂宰相曰｜｜｜而｜｜十七遷（宋史司馬旦傳以熙寧八年致
亦難能也　仕歷官｜｜｜至大中大夫
六印加劍（宋史夏竦傳初竦登第夢人以｜｜｜　領五｜（宋史
上遺之其後往劍州凡六任時以爲異
王延德傳領劍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廚　務官賦
院左藏庫延德所｜凡｜｜則對輒請遂罷左藏御廚
許（宋史王珪傳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
爲久所書皆大典冊｜｜｜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
拜參　知　築室東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
政事　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自號東坡居
士　廊廟人（宋史呂陶傳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從容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也
以介爲應　例不治事（宋史常安民傳監滁州酒稅至府日親細
熙寧制科　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日論官｜｜｜
｜｜安民謝曰食　宦以儒名者三十年（宋史汪澥傳熙寧大學
焉而忽其事不可　成分緣學正登進士第

爲大學正累遷國子祭酒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辭自布衣趨
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今司成｜｜｜｜一
時人士　跡事不掛口　宋史趙鼎傳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
推之　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有問
者但引　以衍旨｜｜｜飛辭曰士卒負
發而已　遷三資　宋史岳雲傳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
衆累表　在殿巖　宋史楊存中傳存中｜｜凡二十五歲掌親
不受　日盛嚴爲大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
帶朝　雙趺隱然　宋史張九成傳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
明望　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　寄祿
官　宋史富直柔傳遷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爲之者中書言非舊
典時柔爲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　父子相代　宋史
三丞除二府者遂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爲例　韓肖
胄傳受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徙秩詔除直秘閣知相
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於鄉｜｜｜｜榮事

也　三世守鄉郡　宋史韓肖胄傳琦守相作晝錦堂忠彥作榮歸
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人以爲榮　請
外　宋史黃洽傳召爲太常丞｜｜孝宗方　臨履不撓　宋史王希呂
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　除右正言
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言遠
小監既而改授宮觀當去國之日屏徒御｜｜以｜｜恬不爲撓
擷杞菊取瓠魚　宋史依大中傳大中罷居居十二年未嘗以
得喪關其心作圃號清之｜客至｜｜｜
｜觴酒賦詩時　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　宋史陳自強傳登淳熙
事一不以掛口　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
入都待銓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侂居士人
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
設褥於堂跪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
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
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
臺未踰月遂登樞府｜｜｜｜｜嘉泰三年拜右丞

相府｜仍　未飢如飢　宋史吳昌裔傳遷判眉州尋權漢州故
衛吉國公　事比攝官｜｜皆｜｜昌裔命削其半　七
攝鄰邑　宋史趙機傳調含山主簿｜｜｜卒以治積聞　通聯　宋史余天錫傳召爲史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
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　宮官　宋史趙汝騰傳前後
閒旋蒙擢職職｜｜之臣自取｜｜要職　騎驢匡山
開　宋史黃疇若傳疇若罷其事移知筠州已而聽諭命止
眉兩騎歸里幅巾深衣｜｜｜｜若安隱者　持六刀
宋史洪興祖傳興祖知真州徙知饒州先夢｜｜　楚鴻賦　宋史錢熙
丁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傳陳洪進
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薦與　郡里榮　遼史高模翰傳應歷初
府辟辭不受者｜｜以見志　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
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　臨流開雉　遼史蕭盧幹傳
爲｜｜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　給事北院知聖
旨事乙辛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十餘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
事一日｜｜鳴二復孔子時哉詠作古詩二章見志當日

名士稱其爲精　散階　金史宗回傳詔定進士中下甲及
雅韵不減古人　監官｜｜至明威將軍縣令法　三十裹
旄鉞　金史左光慶傳年六十一部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方壯數日
子年｜｜｜使者往路又二十年名遂身退可安時
人高　便郡　金史韓鐸傳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
之　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材老矣可與之｜｜於是
改順天軍　可公可卿　金史宜生傳宜生困於場屋遇僧東
節度使　異風鑒謂之曰子面有稀骨｜｜｜
葉風物亦佳　金史劉瑰傳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
爲同知宣徽院事瑰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官
不惻然｜｜瀕海｜｜　卿到必
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　程一舉　金史程寀傳寀祖
度使道凡六男父子皆擢科　冀仕遼廣德軍節
弟士族號其家爲｜｜　莊近　元史阿里海牙傳十餘年困
閭閻廷無　敗屋｜｜人作牌幄出賤名
閭言　子有家兒之志　孔叢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
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

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以卦林占孔叢子子和為臨
｜｜各從所好不亦善乎晉令其友崔駰
「其家｜｜｜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為人
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
卦林乎從往之官按焦氏易林安上宜
後漢書作以家林筮仕不擇官上見一日九遷官｜｜｜升擢
超等敘廢書出看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常同席讀書有乘軒
養常山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寧割席分
坐曰子非吾友也注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子
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魚欲作老吏上見豁平昔時意劉義慶世說殷仲堪既為荊州每
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
｜今吾處之不易貧劉義慶世說初桓南
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遠同鬬生郡楊廣共說殷荊州
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
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之無慍時論以

此多年未三十為萬石劉義慶世說梁騶曾作四郡太守大將
之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
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已｜｜｜亦太屈志百里義
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劉義
慶世說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
「不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
縣故是奇士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
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
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注奉謝居安南將軍
廣州刺史阿龍超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
吏部尚書葛帬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
故自超不覺至臺門書空劉義慶世說殷中軍被廢去梯劉義
注阿龍丞相小字在信安終日恆｜｜作字
說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注浩雖
廢黜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之言未必實

也
恨破甑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
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
「於為元規賣劉義慶世說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
「庾每詣周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強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庾｜｜所｜注周
邵字子南按庾公即庾亮字元規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劉峻世說注黃卓求政復徵有爽奕欲遁賢文劉峻世說注
夫吏持之急起｜｜｜｜｜張欽集載
｜泰了然｜曰千鈞不如大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
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
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裁錦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太傅李延實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實
萬里門陛下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謹奉明敕不敢

失彭射雁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陽城太守薛令伯忽｜｜得
陸｜以問元慎慎曰卿執事大夫執雁君前得大夫之職
儀然令伯除不可過二千石顏氏家訓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
為諫議大夫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
「｜處在中品顏氏家訓仕宦稱泰不過｜｜｜前望五
｜｜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
「何如越公劉餗隋唐嘉話趙公嘗朝賢酒酣樂問群公曰公
觀無忌富貴｜｜｜或對為不如或謂過之曰自
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金樹借汝劉肅大唐新語
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李義府召見試
令詠烏立成其詩曰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
深賞之曰我將｜｜｜豈惟一枝超拜監察御史終南捷徑
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
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山謂之曰此
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無休勢劉肅大唐新語
僕觀之乃仕宦｜｜耳藏用有慚色宋守敬為吏清

自請換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公等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余以爲仕官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土山頭 劉肅大唐新語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轉遠轉近轉卑 李肇國史補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縣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

四軍紫 李肇國史補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

筮得震卦 范攄雲溪友議婺女二人有異術曰費千寶呂元芳杜勝給事在杭州日問費千寶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有聲而無形也在周易卦得震震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

大書台字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接待韋秀才 張固幽閑鼓吹竇容知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知一僧有術數極精竇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命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有之而忌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遠來－－「－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竇猶屯田郎中

燒尾 封演聞見記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說者有虎變爲人唯尾不變須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既合方爲焚之

富貴在裏 王保定摭言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中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既而竟如所－

三僕射六尚書 王保定摭言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昔將已爲－－－病身猶是－－－

鶚在卿雲 康駢劇談錄令狐相國自郎守至於台鉉首尾纏綿二載嘗自郊壇迴謂南尉趙嘏上詩云－－－－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訏謨

六拜司徒 康駢劇談錄裴晉公居廊廟－－正－－

五鎮藩維 康駢劇談錄白令公－－－－再居廊廟

不利市秀才登將相 孫光憲北夢瑣言夏侯孜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白眼時人號曰－－－－後－－何先塞而後通也

麄官 孫光憲北夢瑣言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以爲將爲－－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鞍韉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入座曰僕臬消炎時人以爲輕薄也蓋不得本分官嬌此以見志

本分官 上見

問理嶇都雍 孫光憲北夢瑣言李都崔雍侍理鄭嶇因君子蒙其脖賺者皆達昇故曰

斯才斯職 王侍軍錄太常博士李拱素有文稱解符未守壽春欲得命通－－－－

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蓋斯人倘未進用不爲不遇賢也召歸闕比至上屢嘆以爲見晚執政曰以－－－而賦知人固有－－

有三粥尾 錢希白南部新書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終朝－－－未易也百僚

龍章鳳姿麞頭鼠目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之士不可得－－－－之子乃求官邪及載入相除授秘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三難 彭乘墨客揮犀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謂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才則事必墮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兼之

騎馬聽雞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illegible]寄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朝－

惠州飯和淵明詩 彭乘墨客揮犀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聞之作偈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細「－－－」

有貴人法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質成遂厚遇之王公素所厚惟楊大

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公之子弟但聞取茶
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出窺乃鄧公也一日
公復取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
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一一一一一不十年當據吾坐 熱中允
冷修撰 沈括夢溪筆談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
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淹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
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
次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
有冷修撰時人謂一 居右廡 張舜民畫墁錄翁肅閩人守江州
代者不至既罷起綃一一一一代者不校也既交割轉身復將入州
宅代者攔衣止之曰適例不得 吞十四印 吳處厚青箱雜記劉昉中滋累舉不
第年餘四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
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幾顆滋不得已一至一一顆其一皆顆
類見於腹中後 三世滑州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復圭一一皆知
果歷十四任 一一大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處

滑中其父邯鄲公淑又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嘗
通倅康靖題詩於州解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
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佳此看後復圭刻
石記其事曰郇承詒訓允契兵兆茲亦異也 允中亭 吳處厚青箱雜
記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諤遷太 必觀
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一一一一者官至中允而後必停也
亭 吳處厚青箱雜記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新水縣臨水創
亭名曰必觀蓋取荀況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一一
者必停官也後有 君豈樵者 邵伯溫聞見前錄种放字明逸
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聞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
夷一日命灑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
挽之而上曰一一一一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後明
逸在眞廟朝 玉關人老 魏泰東軒筆錄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
以司諫赴召 任至於熙寧初猶帥平涼會邊境無事
因作樂歌以敘邊人有誰念一一一一之 同使之名 徐度卻掃
有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編元祐間

宋左丞蔡卞罷政以資政殿學士特創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
之宋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一一一前所未有
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
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賈誼少年相如未至 徐度
卻掃編文八館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
謝先達公啟事有曰朝氣蓬勃不妨一一之一一坐有鄧枚未
官一一之 借紫借緋 徐度卻掃編舊制借服不佩魚故蔡衛
一昨稱之一一一比稱一一一政和中王詔廷康始建
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敕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
仍借緋或借紫而已內其從賓衛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
緋負公然稱 夢符雙玉 徐度卻掃編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
無所據也 監察御史夜一一綠衣而一一一一者嗜其
後不復劉希危言政耳織有定除許康初爲太常少卿 結銜官
校及其衣而待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爲奉常
下 徐度卻掃編舊常縣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
官宣和間蔡太尉請內度使改校資政殿大學士時寄

蘇官已予特進故特一一在一一其後
進爲故事特進校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數月間周歷三省 徐度卻掃
編吳少宰敏政和間爲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爲給事中罷
宣和末年復召爲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
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年三十八一
之一一一一 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佛寺題壁 葉夢得避暑錄話趙康靖
公初名禋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禋乃改後
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既又夢
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一一文安一一一云刑部郎中 衣緋久 王闢
知制誥遂與後十年亦以此官入被坦遂爲學士 之澠
水燕談錄慶曆中明官呂覺勸公事回登對自陳一一已一乞
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
應刻薄之徒望風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陳
希進加人深罪耳 不才待制有道學士 賈自鹽鐵副使除直昭
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賈獨得直館或咭賈
者賈曰與其居大章作一一一一一何如在昭文爲一一一一咭

者愧｜｜朱子名臣言行錄張師德兩向文館曰師德兩
服 **榮進表定** 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
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
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 **三部勸止** 朱子名臣言
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後公謂王旦 行狀劉廷既
相溫公申公謁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謂不當起蜀公得
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
與親舊書云此亦欲出而｜｜ 姚寬西溪叢語謝靈運詩
｜｜遂已（按）蜀公范祖禹也 **牽絲** 云｜｜及元與解龜在景
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
云牽絲初仕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二署深相尋 **望省樓**
陸游老學菴筆記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 **拗項橋**
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
陸游老學菴筆記御史久次不得爲郎 **金鑾坡南望詩** 陸游老學菴筆
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

記子讀鄭畋作學士時｜｜｜上｜｜｜｜云王晨錄謂上空虛
盡就樣烟𧄍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深處認中書則其意
著矣射士宴 **善宦** 陸游老學菴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
想可發一笑 **櫃宦** 時以爲｜｜以今觀之謂之｜｜可也
彼洎寇康乘慶爲道徑者不數 **要路津** 葉廷珪海錄碎事古詩
年至公相吳安用四至九卿哉 何不策高足先據｜｜｜
｜**印牀** 葉廷珪海錄碎事李慶餘送屯 鎮詩借來茶竈動吏去｜｜閑 **宦牒** 葉廷珪海錄碎事粗寄文村遠于上
｜**名宦海** 葉廷珪海錄碎事仙傳拾遺顏真卿堪進士甲科有
道士謂曰子有毒閣之名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
自沉於｜｜
｜之｜ **大爲路岐** 葉廷珪海錄碎事前史稱沈約昧於榮 利存台可冗模｜｜｜｜經營相位 軒
裳契 葉廷珪海錄碎事李白詩吾將元夫子
異姓爲天倫本無｜｜｜素以煙霞親 **金閨籍** 葉廷珪海錄碎事謝
元暉詩既通｜｜｜
｜復酌瓊筵醴 **麒麟楦** 葉廷珪海錄碎事朝野僉載楊炯每見朝官目
爲｜｜｜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

僞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無
德而衣朱紫與覆驢皮何別 **上笏下筵** 葉廷珪海錄碎事袁淑詩和忠頌｜｜
｜恩猶淺｜ 注上笏
大夫之所下筵下官也 **青春直** 葉廷珪海錄碎事李德裕詩百
鸞掖｜｜｜閣曉上苑遊
人緩帶 葉廷珪海錄碎事唐語云一人在朝
｜｜｜人皆而親友皆榮之也 **齒錄** 葉廷珪海錄碎事沈佺期
作同波詞云身名雖蒙｜｜
｜袍笏未復牙緋 **乞一片金** 葉廷珪海錄碎事崇安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
｜晏乃啟
轉爲金紫 **杏花四絫** 郭彖睽車志呂仲發宰安吉日縣圃有大
｜一株十月間忽開｜｜｜全是薔薇殊
不類杏自是從劉樞密之辟不
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 **發跡在劍** 楊文公談苑李
士衡少時一伏者遺
一劍囑之曰若他日｜｜｜於｜從之後知劍州王均亂淮攻
蜀不下因還劍門士衡擊之賊引遁驗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
外郎果因劍發
跡以至貴顯

子史精華卷六十三

子史精華卷六十四

政術部二十

致仕

侍飯辭官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注子朱子國皆楚大夫

投印釋紱 抱朴子范公見幾以絕景脩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於方盛之年|於是高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

以歲時爲朝臣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避賢者路 史記萬石君傳子慶上書|乞骸骨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

子史精華　卷六十四　政術部　致仕　一

參分故祿 漢書平帝紀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注參三也

修學著書爲事 漢書董仲舒傳凡相兩國正身以率下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安車駟馬 漢書杜延年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供張東都門外 漢書疏廣傳廣爲太傅在位五歲受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懸車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與丞相定國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懸其安車傳子孫|所賜安車以示榮也

退征 漢書韋賢傳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傅上位徙家於鄒作在鄒詩曰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悊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

既老致仕 唐書崔少翁傳少翁自傷既老致仕作詩自勉|惟有日相我…右昭宮五品以上…

漢書韋賢傳賢爲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丞相致仕自賢始

休告 漢書丙吉傳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

加優再三 漢書張禹傳禹爲相六歲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按職如故 漢書孔光傳光爲太師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官府十日一賜餐十日一朝…

散金娛老 漢書疏廣傳…日令家共具…|散金娛老|

注…疏廣傳…克有終

賜上樽酒 後漢書劉寬傳…年八歲上…罷

子史精華　卷六十四　政術部　致仕　二

中東門君 後漢書張湛傳湛拜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白衣尚書 後漢書鄭均傳均遷尚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其賜均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投版 後漢書胡廣傳注自大鴻臚拜太尉以老乞骸骨見許|投版|後漢書范滂傳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

解冠挂東都 後漢書逢萌傳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遂初之志 魏志管寧傳…放情…遊…

康其相背 魏志…征東將軍明帝召…

之既予見而走遂能廢表求留詔報曰君亦路彌食馬援據鞍
今君不老而自謂已老何與｜｜之｜邪其思安邊境忠此
中 晉書王祥傳祥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安車
圖 **罷官騎** 駟馬第一區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二
十人以公子肇為給 **大雅進止之度** 晉書鄭沖傳沖抗表致仕
事中使常優游定省 詔曰功成弗有｜｜德所降
成人之美君子與焉其必遂所懷
報之心以稱｜｜｜乎｜焉 **角巾東路** 晉書羊祜傳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
邊事當｜｜｜｜歸故里以白士而居重任
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疏廣吾師**上見 **落落風**
颷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論庾大夫於南服傾與人於溪滑江備如砥礪
被同歸而有乎我功弗居留中節操｜為其有｜者也
以果本情 晉書衛瓘傳瓘告老遜位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
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至真之風實感
吾心今聽其所執進 **至真之風**上見 **表送章綬** 晉書魏舒傳以舒
位太保以公就第 領司徒舒稱疾遜

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 **抽簪** 晉書[illegible]樹歸
｜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 散髮林阜
志淌 晉書[illegible]依退脂車以須放林馬以待初反排
瀨於枕落｜｜｜乎｜從容乎農大優游乎卒歲 **辭榮拂**
衣 晉書郗超傳超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者
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不為此公婆**
娑之事 晉書王述傳述太和二年以年過懸車上疏曰臣曾祖父
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宗世林共為東宮官
屬世林少得好名及其年老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
其壽致仕之年｜｜｜｜｜情有慷慨深所鄙薄雖是
陵書乃 **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然
寶則誠 ｜｜｜｜｜｜每形於言色 晉
告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為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與
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及述為揚州刺史檢察會稽郡辯
其形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彌遊東中諸**
於父母墓前自誓｜｜定以其｜｜亦不復徵之

下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
郡 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
｜｜窮 **投紱** 晉書｜獻之傳獻之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宣威
諸名山 晉顯強禦當磐功勳既融｜｜高讓寵大將之儀輔
義篤於 **四時致膳** 晉書[illegible]令伍以老遜位歲餘卒其素行幹
歲殷矣 力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敕太官｜｜｜｜
採南山蕨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
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
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耳 **菰菜蓴**
羹 晉書張翰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鱸魚膾曰
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著首丘賦人 **著首丘賦**上見 **見機**上見 **柴門潛闔** 晉書[illegible]騰傳除郎
皆謂之見機 中去官還家｜
｜｜終日自適放軌微之為府 **門一杜**上見 **賦歸去來** 晉書陶潛
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闢乎 傳為彭澤

令義熙二年解印去 **三徑松菊**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乃瞻
縣乃｜｜｜｜辭 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
候門｜｜就荒｜｜猶 **鳥倦飛**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雲
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無心而出岫｜｜｜而知還 **息**
交絕遊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請｜ **謝揖** 宋書王
以｜｜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弘傳引
告遜位曰臣頃所定便宜避賢 **思憩家巷** 宋書王弘傳引告遜
｜｜而俯仰天眷未能自已 位曰今履謙惟始朗
慶贈畢輒還私 **悟高鳥鑑網** 宋書傅亮傳亮自之君子同名節
於香餌思憂患而豫防今爲左
門｜｜｜
式色斯而舉｜｜｜以 **張邴長軌疏董輔** 宋書傅亮傳
鳳逝｜｜而投紱 迎大駕道路賦曰
有悔攫之辭曰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
倦長路君子可以收｜｜結｜｜軏 **宮亭餞送** 宋書 上敬
弘何還尚書令敬弘因上表求還改授侍中 **清光粹範** 宋書王
特進左光祿大夫及東歸車駕幸｜｜｜｜ 敬弘傳

詔曰敬引德叛象魏道謁邱園高揖
榮寵凝心塵外┐┐　振俗淳風　者退居賦　宋書何尚之傳
┐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袁淑與書曰昨
遣修問承丈人已將志山田雖日年禮宜遷亦事難斯假伊疏
班郎魏通其於前箕潁山衛倫　瞻志山田　上見疏班郎魏┐身南
衛子襄爲規近休古之篇素懷
潁　宋書何尚之傳袁淑與書曰丈人微明未肯營業方籍隱能
居事康道降節猶務含┐之操淑此行求決矣尚之宅在
南澗寺側故書云南潁王┐許　耕農衣而食得分了方┐┐┐還
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也　宋書王僧達傳乞江湘遠郡
事耕　樵藥有旹　年中應反耕之日┐　歡歌閒斂絕影
收
朝門　齊書陳顯達傳沈僕射年在懸車　學松喬　齊書劉虬傳建爲石
將軍辭疾不拜褚淵謂曰朝廷　反耕　梁書沈約傳郊居賦曰或
方相委待詎得便┐┐邪┐　辭祿而┐┐或濯涓而來

仕　權屣躡思　梁書王錫傳遷吏部郎中稱疾不拜便謝　解簪收
簪　梁書王僧儒傳　遣肯徒拒絕賓客┐┐┐室宇蕭然
┐┐┐且歸耕服　攝山築室　梁書庾詵傳性靜退少嗜欲
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會微爲中書侍　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
郎遂辭不就因還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離門　釋褐書陳
沈炯傳┐┐　南史徐孝嗣傳尚書令王儉謂人曰
閒解紱東路　東都之日　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武帝問儉曰
誰可繼卿儉曰臣┐┐　子房亦松木易輕擬　南史王琨傳中領
┐其在徐孝嗣乎　軍劉勔晚節有酒
過於袁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獨不什景
平庭謝瞻慶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器頗不
及也近陽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　山貧已足　晉平太守慕年求
東陽臣恐十┐┐┐　南史王秀之傳爲
還或問其故答曰吾┐┐┐┐　豈　頁終射雉　南史張欣泰傳欣
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　領河東內史武帝

召還部房宅宋巷留宅南岡下　羊孟不得告謝　南史何尚之傳
而據松山┐┐┐┐悉情閑放　致仕於方山表
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又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何
┐┐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郎羊元保
孟郎　南史何尚之傳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降於見
孟顗　爲箕隱傳　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以
唳　沈公不效何公　南史何尚之傳沈慶之罷辭命朝廷敦勸
焉　其兼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
之曰┐┐┐┐去　徙步南岡　南史沈慶之傳上嘗歡飲羣
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之手不知書上過令作詩令
頗歸伯錦衛慶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學┐┐┐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
其辭意　散髮海隅　南史虞玩之傳玩之東歸王儉不出送朝廷
之美　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
┐┐同古人之美而　東都殊不藹　上見　傷心物表　南史梁法才傳歷位少府
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使道　遂飲啄願　南史沈約傳沈警字
還鄉至家割宅爲寺┐┐┐　世明尉安命爲參軍
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
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之┐其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歸老之秋　南史沈約傳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
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
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　脫幘　南史卞彬傳彬
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
┐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即以一
世戚門而傲天下　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南史陶潛傳爲彭澤令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東帶見之潛嘆曰吾┐┐┐┐　脫朝服挂神武門　南史陶
┐┐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　弘景傳
除奉朝請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　辭明之旻　魏書崔
┐┐┐┐表辭祿詔許之　詔曰若才

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 悟真邸璽 姚萇彭
以終其身使｜｜｜不恨歸於閭巷矣 城王總
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文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
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延每請解朝綬｜｜
｜其聽總辭蟬捨冕 辭蟬捨冕上見 令炯誠 魏書李謐傳承周任
冕遂其沖挹之性 之有言慨老子之知
足｜｜以閒旋 杖策尋山負帙沿水 魏書源子恭傳若言不
抱蔵獻而與屬 好榮宦志願常符者初
届之日即應｜｜｜｜｜而乃廣尋知 逃宦上見 懷田賦
已稱造請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
魏書裴宣傳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謂親賓曰吾本閑閻
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道不光國聲言往
匪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 雅迹 魏書尉元傳元請閑請老
不許乃作｜｜｜以敘心焉 引見於庭詔曰前司徒山
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少著英風終
老敘｜｜位顯台宿終歸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

身給祿 北齊書杜弼傳子臺卿隋開皇中徵為著作郎 栖情之
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
士 北齊書祖鴻勳傳鴻勳與陽休之書曰夫崑峯積玉光澤者
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掛冕之臣南國見
｜｜ 把臂入林 北齊書祖鴻勳傳鴻勳與陽休之書曰若能翻
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
｜｜｜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 舒席平山上見 收拙邸園
道素志論後欲斯亦乘矣何必富貴乎
隋書李德林傳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
令請頒散秩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上不
許 一葉從風 雙鳧退飛 隋書盧思道傳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
職優詔許之若勞生論曰余年在秋方
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無抵鄧 北史
林之楮植｜｜｜不斁渤澥之游泳｜｜｜ 騁轡紛 隋文
帝紀開皇十五年制九品以 羅侯城 北史羅結傳累遷侍中外
上官以理去官者並｜｜｜ 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

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因除長秋卿令
｜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為私第別業并為築第號曰
｜｜｜朝廷每有 朝廷大事驛馬詢問上見 告老 北史高允傳允以老疾頻
大事驛馬詢問焉
上表乞骸骨詔不許 老關表 北史高閭傳累表遜位優詔授光
於是乃著｜｜｜ 祿大夫金章紫綬及辭引見東堂
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
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
以示戀 給一時俸 北史裴安祖傳拜安邑令以老病 結構蒙山
慕之｜ 同歸詔｜｜｜以供湯藥
北史房彥謙傳彥謙去官隱居不仕將｜｜｜之下以求其
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時望所歸徵
授司隸 羽林衛送 北史楊侃傳上書頻請歸老奉辭於華林園
刺史 帝下御坐執手流淚歔欷欲拜帝親執不
聽賜以絹布給｜｜｜集公百僚餞 餞張方橋上見 三驃軺車
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北史陸芬傳為瀛州刺史上表乞骸骨敕 文史怡神魚鳥散慮
還京師賜以｜｜｜｜｜｜｜凡林藪游歸於家
北史劉炫傳何為贊同退返初服歸 半祿半料 隋書高德宗
散政事｜｜以｜｜闕｜以｜｜ 紀以太子少
師蘇威為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祿料不為常式初致仕 一代耆
官只給｜｜｜無料上加之以待老臣｜｜自斯始也
碩 舊唐書李靖傳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
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公
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
｜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九年賜靈壽杖助足疾也
餞通化門 舊唐書李峴傳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久擬太子
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將歸東都田祖公卿以下 脫屣歸閑拂衣高謝
祖｜於｜｜｜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
舊唐書解琬傳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舉朝勞之
曰卓此頻上陳疏難停今知｜｜｜｜ 聞可以激勵

頑俗叙彭庶傳示仍居書辭年傳歷三鎮凡十餘年余在
一百歲六年而恭行年至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縣車而不知
止者唯斗｜向酒兵請 四明客[唐書賀知章傳]肅宗詔曰
告角巾東歸詔許置之 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
以舊齒筋骸冉見敦喻顧追二老之蹤
乞還｜之｜允叶初志脫落朝衣 解官充侍[唐書高宗紀]永徽元年八
月給五品以上｜｜ 天隱洞[唐書]…有道…多聞…罷歸
一｜皆年祿加賜帛
其居曰治園沼林苑[唐書…傳]致仕還東都｜ 七松處士 ｜｜｜｜與賓客置酒自娛
[唐書]…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既老號 賜鏡湖剡川一曲[唐書
所居爲隱處時於…號｜｜｜｜云
賀知章傳]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
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
｜｜｜｜既行 祠祿[宋史職官志]宋制設｜｜之｜以佚
帝賜詩百官餞送 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

增置員數時朝廷方患疲老不任事者廢 綴中書門下班[宋史職官志]乾
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
德元年太子太師致仕侯益來預郊祀太祖優待之詔曰朕
官列位自有通規舊德來朝所宜加禮且表優賢之意宜令敘尚
齒之風自今一品致仕官會朝班章
事者亦遇朝會宜｜｜｜｜ 三乞始從[宋史職官志]熙寧二年以觀文
殿學士吏部尚書范鎮爲太子少師致仕 帶職[宋史職官志]熙寧四年以端明
故事再請則許焉｜｜｜ 優耆舊也
殿學士兵部尚書歐陽修爲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致
學士尚書右丞王素爲工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致仕觀文殿
化自素 趙貞士[宋史職官志]政和六年提舉京東學事蔣
始也 言諸州致仕官居鄉者許於令｜｜｜｜擇其
作宿爲者而俾事之使長幼有序獻酬 優詵[宋史職官志]…顧
有禮人知里選之法孝弟之義從之 浩以少保乞除一
寄祿官致仕詔除少傅依前寧國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乾世
忠以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安郡王乞

身六大臣致仕因將 蔭補[宋史職官志]致仕｜｜會任宰相
相之知上意其｜也 及見任三少使相二人會任三少
使相執政官見任節度使二人大中大夫及曾任尚書侍郎 同
及右武大夫以上並曾任諫議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
耆臣娛[宋史]…其傳引年乞 小隱詩[宋史王易簡傳]明宗
祠歸處一室以｜｜｜ 即位周師蒙周恭帝時
爲…罷退居華陰作｜｜｜ 一鳴堂二品題[宋史王易
二十首齊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 簡傳]…
同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加 東封扈從[宋史
少傅所居華陰｜｜｜｜ 隱游何道
宜以將作少監致仕｜｜｜ 午橋賜水[宋史張齊賢傳]致仕歸
洛求｜｜復授職方郎中 得裴度｜｜莊有池
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 枕書眠[宋史鄭宗晦傳]以祕書監致仕
｜｜其間忘其歸適 嘗戒其子曰昔賀知章監以
道士服東歸會稽以鏡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嵩少
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適之人所宜爾大人盍效

羽服優游其間何必更爲請乎宗曰吾作白頭老監｜｜
而｜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昨以爲名…史…老子傳洋
闕令尹與老子 賀老流沙之服 見[宋史顏衎傳]…
俱之流沙之兩 上與世東歸[宋史]…戶部侍
郎衎又堅乞罷免品書 求休退授戶部員外郎成平中
褒許郎｜其｜｜ 詠牡丹千餘首[宋史郭延澤傳]
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園以自娛其｜ 嵩少卜居[宋史孔承恭
聚圖籍萬餘卷手自刊校 傳]…拱三年
爲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且言 子孫扶掖[宋史王德用傳]求
早遊｜｜問樂其風土願｜｜｜居 以位至六七乃以
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 五知堂[宋史任布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一人｜｜ 傳]致仕歸
洛中作｜｜｜ 謂知恩知時知足知命知止也[宋史李東之傳]東
知道知命知足知止也賜對延和殿賜坐 之以老自工部尚
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門謝辭式 二李[宋史李東之傳]有
時｜｜｜命之坐仍｜｜｜｜堂 李受皆仕於治平

中神宗立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

徧遊名山 宋史趙抃傳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請｜｜吳人以為榮

草堂逸老 宋史孫宮傳弟宮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部退居號｜｜｜｜

穎濱遺老 宋史蘇轍傳崇寧中致仕築室於許號｜｜｜

燕遊十友 宋史李昭玘傳知滄州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治意去書圖書財於十夔命日｜｜｜｜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舉學出祖 宋史鄭穆傳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及諸宰相請留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賦其行｜｜｜出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婆娑園 宋史肖鷗傳調慎溪令移病歸始居郊坡治地數畝為｜｜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

跨驢攜酒縱遊西湖 宋史韓世忠傳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從一二奚童｜｜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薌林 宋史向子諲傳知平江府忤秦檜意乃致仕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

竹塢 宋史王剛中傳孝宗召赴闕以足病請辭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

結茅別墅杖履徜徉 宋史李衡傳以秘撰致仕後定居崑山｜｜｜｜｜｜｜｜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

方孔毅 宋史張大經傳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之

歸營巖壑 宋史方信孺傳使北時財三十既謳謠｜｜居室｜｜自放於詩酒

借學名堂 宋史史浩傳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賜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共｜

十三疏 宋史崔與之傳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詢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行｜｜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予祠 宋史傅伯成傳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嘉致仕｜｜

退叟 宋史朱昂傳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

東西致仕坊 宋史朱昂傳弟協以純謹者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躬謹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歸來園 宋史晁補之傳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

龍眠山莊 宋史李公麟傳元符三年致仕既歸老肆意於｜｜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圖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

枕簟自隨 遼史耶律官奴傳重熙九年加歸義軍節度使輒為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觴詠自娛雖不宦無歎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遜

給傔人 金史熙宗紀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給俸祿之半職二品者仍｜｜｜

亭號靜隱 金史張行信傳起為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敎子孫為事築閒池亭城東｜｜｜｜時時與侶禦游詠其間

伊川亭 金史許古傳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古每乘舟出都落開留飲或十數月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為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為時人愛慕如此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閒喧傳｜｜｜｜其依隱玩世類此

龍山三老 元史張德輝傳至元五年請老與元裕李治遊封龍山時人號為｜｜｜｜云

從四民列子弟供征 孔叢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以病致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之｜｜｜魏國之｜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

賦

遂初劉義慶世說孫綽——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乞閑地劉義慶世說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
居兵權郗遺牋詣桓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下馬橋李肇
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國史補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
望輦從甥姪候於——不減百人 急流勇退邵伯溫聞見前錄錢若水
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
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若水辭去
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 亭臺花
木目營心匠邵博聞見後錄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
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鄭公自還政事歸第
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皆
出其——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曲有奧思 六一居士魏泰
東軒筆錄歐陽修致仕居穎唯衣
道服稱——又為傳以自序 歐陽居穎上見 芙蓉堂下魏泰東軒

筆錄王荊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
許備藩臣——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
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
山松竹皆埃塵只將鳧雁同為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鍾山松竹
上見 鳧雁同客上見 書窗詩魏泰東軒筆錄熙寧庚戌冬荊公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百官奔賀荊公
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荊公語次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
投老歸與寄此身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又乞宮觀久之得會
靈觀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公邀余同遊鍾山憩
法雲寺余因為公誦——之——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霜
筠雪竹投老歸與上見 行延祖志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
祖為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羅圖搊蘇以為有生之役外
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明目已過多乃得
復——之——自 有前聞葉夢得避暑錄話杜佑為司徒年過
安一壑其愧深矣 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為舍人因商郢

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揃——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益譏之
也元稹初起范蜀公為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
三而致仕初有前聞七 獨樂園葉夢得避暑錄話司馬溫公作
十四而復來豈云得體——朝夕燕息其間已而遊
嵩山復買地於方以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
日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 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葉夢得避暑錄話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為學士時事吾
藏其藁以為退居談笑之資累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
冬日睡餘支枕——時覽所載以誇
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為公而不可得也 三師三人
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宰相以——致仕者元豐以 飭備二舟
前惟——趙韓王大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覲
辭天陛既見即日對御錫宴賜問渥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
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清明——有司令與公——沂汴
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暨日上用公韻屬和

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
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額問不
名稱曰太師
寵數優異 用韻屬和上見 五老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
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
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為——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 齊物
子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司馬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
窮通自稱曰——凡所經遊發為詠歌錄敘謂之遊錄
遊錄上見 詔候秋涼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荊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
留——還荊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宗初閣罷諸宮秋
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
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雜詩最奇絕云 納祿上見 渚宮二疏王闢之澠
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水燕談錄朱昂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避賢樂聖洪邁容齋三筆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

爲李林甫所抑去位作詩曰丨丨初罷相丨丨且銜盃爲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

居士服 朱子名臣言行錄杜衍退寓南都烏帽皂絲袍革帶親故
或言宜爲丨丨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稱居士名邪

還政堂 朱子名臣言行錄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文
忠公弼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
受公倩心學道獨居丨丨丨歲早作放中門鑰人駢禮家廟對
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

耆英會 朱子名臣言行錄文潞公彥博元豐五年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
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
會閩人鄭奐繪象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公與司封郎中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
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
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
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
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謨故事請入會

集談林 朱子名臣言行錄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爲樂
君爲事丨古今詩爲丨，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
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跡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
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問

仙洞府玉精神 陳善捫蝨新話畢狀元漸使臨
建昌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
十餘以詩送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
公和贈之多所褒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明先生是故
人海上偶經丨丨，巖前猶見丨丨丨，南華久欲追靈夢畢
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

朝郎宅野老家 陳善捫蝨新話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
自敘過門人指丨丨丨入室渾如丨丨丨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

話玉堂於今 陸游老學庵筆記吳翁林

叔厚兩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丨丨丨丨丨丨更覺身榮時歎其工

蜘蛛隱 葉廷珪海錄碎事襄舍初
仕楚王非其衣見飛蟲觸蜘蛛網歎曰仕宦
亦人之網羅也遂挂冠而退時號丨丨

公綬不見 釋文瑩玉壺清
話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淇寓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
周堂花竹映帶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於門曰老夫已
毀裂軒冕丨丨垂訪丨敢拜丨造一臥

毀裂軒冕 上見造臥
擧以觀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

觀田稼 上歸九華

釋文瑩湘山野錄孫晁晚守姑蘇甫及引年
大寫一詩於廳事拂衣丨丨丨朝廷遣之詔
再任詔下已

高齋歸 瀟湘忠洪冷齋夜話趙閱道休官歸衢
歸竟召不起

高齋閑誦竹 丨丨而居之丨丨楊誠齋與鈕山佛慧
禪師爲方外友

子史精華卷六十四

終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五官技（管子）桓公曰何謂|||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

止怒去憂節樂（管子）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莫若詩||莫若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心之敬執（管子）先王之書|||也

戴九履一據三持七五居中宮（子華子）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錯綜之所以裁也嚮應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而||而|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大易五數（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窈機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連山呈形歸藏御氣（子華子）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以之而||也

上見往志往誥往事（桓子）詩||也書||也春秋||也

治天下遺來世（列子）孔子曰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春秋經世（莊子）||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先王之陳迹（莊子）夫六經|||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截六際而不紱（鶡冠子）原聖心之作|||（注）六際六合也紱者絕也切之可截言以此爲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聖者言之凡（鶡冠子）||||也（注）合自家爲聖人故曰言之凡也

中聲所止（荀子）詩者|之||也

鉛察之命可好（荀子）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而（注）鉛與沿同命意息

詩書禮樂之歸（荀子）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而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

道經（荀子）故||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同心（荀子）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也

成比金石聲內宗廟（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可|於|其|可|於|

其行文其聲有哀（荀子）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焉

六者兼用而財制（淮南子）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聖人||||之

關雎興鳥（淮南子）||於|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儒金口而木舌（揚子）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

升嶽浮海（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東|而知衆山之邐迤也况介丘乎|滄|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末無也

衆言淆亂折諸聖（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則——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在則人亡則書見上應時而
造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者損益可知也渾渾灝灝噩噩書揚子虞夏之書——爾商書——爾周書——爾五
經為衆說郛揚子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之——惟五經為辯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
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其人若存上見支離為偶揚子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蓋其所以——也注司馬光曰支離猶扶疏繁多之貌道義淵海抱朴子正經為——之——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文中子辭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子其以——乎

周孔之道神之所為文中子卓哉——其家——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備六經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徵聖經而詰衆傳文中
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棄經任傳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而——用以柔
時文中子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注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
智之鄉動之序上見時之相生旁行而不流文中子贊易至序卦曰大哉——卦也者著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趨時有六動文中子——天下之動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守者可與存義矣
居家不暇拾周禮文中子——門——者效天下之動也——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敵於天命文中子周禮其——乎君子終入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身不遑禮文中子子明贊咸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
斷物和德制法窮理文中子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以——志定而後及也樂以——
全而後及也書以——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知命而後及也辯事正性制行和德與往知
來文中子昔以——春秋元經以——詩以——易以——禮以——樂以——先王之蘊盡矣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
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

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籍春秋懲惡國語叔孫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為之——
道廢興德國語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德義府國語先王之法志——之——也四
始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合
韶武雅頌之音上見據魯親周殷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故——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

天子而春秋譏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授業作孝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之—— **商瞿傳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受尚書伏生所** 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 **推見至隱**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史記儒林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

經爲訓以教—— **山東大師** 史記儒林傳諸——無不涉尚書以教 **古文今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尚書而安國以——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古文漢書藝文志作古字 **逸書** 見上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萬物散聚皆在春秋** 見上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 史記太史公自序——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 見上 **述文興業** 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弟子——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講五經同異** 漢書宣帝紀詔諸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制稱決焉 **親臨制稱決** 見上 **寶眞** 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

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其 **雒書本文**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見上 **舉往明來** 漢書五行志春秋之道——以——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雷出豫入歸妹** 漢書五行志於易——以二月——其卦曰——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其卦曰——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 **貌言視聽以心爲主雨旱寒奧以風爲本** 漢書五行志——

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霧也——亦——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 **壁藏**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之 **毛公學** 漢書藝文志又有——之自謂子夏所傳 **不獨在竹帛** 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故也 **出魯淹中**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於——注蘇林曰里名也 **三十而五經立** 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也 **元王詩** 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講論石渠** 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五經於——注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 **詩始萌芽** 漢書楚元王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

爲置博士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非俗吏所及漢書兒寬傳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聖賢發憤所爲作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抵｜｜｜之｜｜｜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朱雲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用尚書授太后漢書夏侯勝傳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顓門名經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
左右采獲上見五際漢書翼奉傳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漢書李尋傳｜｜｜｜｜師古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萬事畢載漢書東平王宇傳五經聖人所制｜｜靡不｜｜
匡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
匡說詩解人頤漢書匡衡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足以正身虞意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説有師道漢書匡衡傳望之奏衡經學精習｜｜｜可觀覽
永不易之道漢書匡衡傳匡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聖人言行之要上見
六學漢書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樸學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後見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朴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
百兩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后氏曲臺漢書儒林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記說
支葉滋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發漢儒林下推｜｜｜漢書敘傳恭斥
徵學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尊廣道藝也
選高才生受學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甘而滿缶後漢書魯恭傳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我之｜誠來有我而吉矣
家法學者日盛後漢書魯恭傳其後拜爲魯詩博士

由是——五經復興魯叔陵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後漢書魯丕傳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別自名學後漢書伏湛傳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

古學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漆書古文尚書見上

一爲過再爲涉後漢書趙典傳於易——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後漢書桓譚傳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

樊侯學後漢書樊儵傳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慶氏禮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持———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山東無足問見上

乃西入關見上

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經傳洽孰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左氏者多祖於興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鄭賈之學見上

避恭羌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帝不從然由是重之

孤學少與後漢書陳元傳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遂爲異家之所覆冒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其相殊絕固以甚遠

五家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穀梁之說注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

劉爲堯後左氏獨有明文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氏——者而——按左傳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孫疑此句或并本旨益漢字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源本劉累插註此辭將以媚於世
也**得生幾脫**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
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
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
書帝稱善曰——**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
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按桓
郁父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詩書禮樂定自孔子——**橋君**
爲太常
學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中文尚書**後漢書劉陶傳明
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
事名曰——注二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三**

家尚書見上**精博**後漢書馬融傳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
既——吾何加焉但
著三傳異同說
書册於碑刻立太學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
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使**正定六經文**
工鐫——於——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字見上**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
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
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
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
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悅此**

詩書弦琴樂古後漢書鍾皓傳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裁定聖典**
刊正碑文後漢書盧植傳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
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
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得失庶——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
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
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
士爲立學官以助**石經**見上**各有傳記共相表裏**見上**說經鏗鏗楊**
後來以廣聖意
子行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兆爲之語曰——
重坐五十餘席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憑遂——故京
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見上**善得風雅**
之旨後漢書衞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受學因作毛詩序
——於今**五經無雙許叔重**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
傳於世
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五經紛綸井大春**後漢書井丹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
語曰——
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爲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後漢書儒
師爲之語曰——
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古**善**
文篆隸——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易者不論易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
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
輅尋聲答之曰夫——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

不煩也
九事皆明上見
月常一遍魏志賈逵傳注魏略曰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
指掌畫地舉手可采蜀志許慈傳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
周易猶尚書駁論語鄭傳者——凡三萬餘言
植一晉書杜預傳預論春秋有五有蹄——其——
言寡而旨暢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衍乃歎服焉
申暢疑滯晉書庾峻傳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對答詳悉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晉書庾峻傳常侍常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之

左氏自是一家書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辭義贍富——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上見
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晉書王湛傳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皆濟所未聞
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晉書荀崧傳二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
作春秋調人晉書劉兆傳兆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
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宋書關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問禮三義宋書周續之傳高祖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續之——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齊書陸澄傳——式序
乾健震動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天以運動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為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
張子布更覺非奇齊書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也
精理奧見宗一時齊書張緒傳緒長於周易——
游心爻繫齊書張緒傳贊思曼廉靜自同以絕風埃——物允清才

象數為宗齊書陸澄傳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此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若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為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元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元元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
拜五經齊書臧榮緒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尚書美句梁書柳惲傳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帝問讀何書對曰——又曰有何——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

咸貫之致太平龍鳳之瑞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
公旦修之以——合三十卷以上之梁書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
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
十科——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
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闕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
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
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爲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
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
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
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悃也旦領師說
晚而罷講梁書許懋傳十四入太學受毛詩——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
盛行於世知平叔短梁書伏曼容傳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

有所——按平叔晏字檀弓言物始梁書何胤傳兩卷皆——精杜學梁書崔靈恩傳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
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
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周官一書羣經源本梁書沈峻傳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
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實爲——此學不傳
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
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
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
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事逾三古人更七聖陳書周弘正傳弘正
啟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設卦觀
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

作——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
遐遠田生表菑川之與梁邱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
人藏荊山之寶各盡元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
學成有疑滯咨詢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
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本付戚生陳書戚袞傳袞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
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見張譏在席使
人懍然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
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
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
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謂人
曰吾每登座——巾箱五經南史齊宗室鈞傳鈞常手
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
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

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手寫不忘見上
通十經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五經五緯號曰
名冠同門稱爲顏子遂宋書作五經并緯候疑獄以經義量決魏書孝武帝紀詔諸有——皆付中書
標明綱格統括大歸魏書封軌傳軌字廣度沈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
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
可奇異——吾所弗如者多矣發起隱漏魏書
封偉伯傳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
大議偉伯皆與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
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
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可
補丁者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

以｜敦心六經魏書高允傳茂祖究單風雅不遂克已勉躬率隆家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

之自元易懼後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隆保而彌秀味老思沖｜｜｜職執九卒皆益宇宙薇吾子

指高允言畢雖登起無廢談笑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記郁詳釋辯論不窮｜

｜｜出帝及諸王公 劉石經 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凡須聽者莫不暇焉

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尸辭云故奠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

祛平生之惑 以上見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魏書常爽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習性文身 上見 別構門戶 魏書張吾貴傳吾貴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

多新異蘭乃伏膺｜學者以此益奇之

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上見 孝經一卷人行之本 周書長孫紹遠傳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諸公宜各引見言思匡朕不逮｜人

講書論易其餘雖欲觀思處門不能甘思紹遠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 未能殊異於論語尤所明之紹遠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

樊門戶 周書樊深傳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

｜不可

十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

解經儒者多蘭劉氏門徒義疏之妙前世罕傳

指其博物多識 周書熊安生傳天挺志大經籍也者機神地籍所以爲經天

緯地也不學者將落爲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匡大克念者則有王公之所以爲君子之用以事其君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所謂宜教文之用德之以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賢之

矣｜｜之

傳其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歸之一也

五經 隋書盧思道傳

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歸之一也

君三禮春秋傳詩書用易彼之所以知今

若五經異同評 北史張雕傳

發而從者動以千計乃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與熊安生俱爲王綽所器重授太常卿上開府

得而矣日何用對之上謂之曰乎久之微有諮答所見皆

及高祖受禪進授太常帥大中大夫加上開府以疾辭歸

異先儒之旨而思理人妙故論者以爲｜｜｜非常人所及也

若五經異同評 北史孔穎達傳

國子博士散騎常侍｜｜｜｜｜

駮妄釋謬 北史李業興傳

十卷爲儒者所稱授同郡崔官姪孫 北史孔穎達傳

魏文安雖服虔

左傳第七十七條名曰一一足以事父兄爲臣子舊唐書高宗
崇毌申明服氏名曰一一紀初授孝經
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要對曰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頒五經正義依此考試舊唐書高
行此一一一一一一矣宗紀三月
壬子朔一孔穎達一於
天下每年明經令一一一一口試舊唐書明皇紀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
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內外考前
八品以下及草澤有博學文儒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闕牒
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舊唐書孔穎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
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
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
綜古今義理該洽實爲不朽付
國子監舊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
施行敬先聖言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

乎德言曰
之一豈憚如此八出舊唐書高郢傳小字單二人以幼是多以字傳之尤精王氏易嘗爲圖合
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大經中經小經
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以國子司業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
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
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
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今
請以禮記左傳爲一一一周禮毛詩爲一備陳五經舊唐書韋弘
一尚書周易爲一一各置博士一員智傳高宗令
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
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一一一學士等問之弘
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讀然
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道
之爲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

言奏織紙上語皆先誦得舊唐書徐文遠傳家貧無以自給其
帝甚悅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
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
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
說悉是一耳使一一已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發揚
未見有以其口告重答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
風雅舊唐書蓋文達傳時高祖於秘書省置學教授上公之
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集更
相問難文懿一一一甚得九經庫舊唐書韋述傳自識中
詩人之致後文懿文達宗人影補闕子博士黃門侍郎
褚遂良稱五經指南舊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二年表上其所撰
爲一一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
愆三十卷魏知古傳其所撰
書目尚可補一一之一一也以無逸爲元龜舊唐書崔植傳穆
宗嘗謂侍臣曰國
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明皇辭名賢勝智年久
長何爲而然植對曰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宋璟嘗手

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每嘆嘉
古人至言後代莫及陛下既留心理道亦望一一一一
言要道舊唐書崔郾傳郾與高重抄撮六經一一一
屈分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親入主易於省覽上
嘉之賜錦綵二六經者聖人倫之本舊唐書薛放傳帝曰六經
百匹銀器等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
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一一之一一孝經者
一一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
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明皇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經義雅
時大理四海文寧蓋人知孝慈和衆之所致也
言啓導性靈舊唐書韋處厚傳既據納海之也宜行以啓導性
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
經法言獻之錫以繒詩與孔鄭並行舊唐書崔仁師傳時校書郎
帛銀器仍賜金紫王元度注尚書毛詩孔
鄭舊學詩遂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
恭一一一仁師以元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卒學

虎門館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十餘歲上書門下省帝異其幼問
讀何書對以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
敢侮於鰥寡帝嘆以惠 條分節解唐書元行沖傳義元有章句
帝曰善侍——學先儒疑或省或不通者
輒采諸家——能是正之 條舉始末無留說唐書武平一傳初從日用
高宗召與博士討論五經義——
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析平一曰君
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從混張說知平一該習勸
令酬嶠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
叔牙季友桓公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
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
曰公言齊桓公盟召于時諸侯楚若楚凡幾不公羨王時諸
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慚曰吾不知君
能知乎平一—— 著三傳總例完齊經趣唐書韋表微傳
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又
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
違 易聖寔於易人謂之—— 引質宋贊文隨方臆斷唐書顏師古傳帝嘗
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
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
引據該明 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撰五經義贊詔改為正義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
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
義贊——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
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
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 五難唐書元行沖傳行沖嘗因
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屬辨也傳觀必審何所
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焉孔安國注古文尚
書旅見藏與書曰相如常於儒居同門義欲亂及王而未

能也予學行於衆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讒
一也昔孔子修春秋學者孔北者與俗學於每誠臣日入朝廷
素無何因學但獨修古義方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
不容於世君其始哉一也劉歆亦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
儒遷延不肯置對於是移書讓諸博士皆忿恨讒謗時為光祿
大夫見歆議乃乞出守五原太守以君貴之學公仲之博猶迫
毀先帝所立哀帝曰司空部守因大發怒或敢改亂前志非
同門朋黨之患乎今了發覺也王肅規鄭元數十百條鄭
學馬昭以幼劉有乃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鯁
訓對疑於當時固也丁答曰世所傳說以東漢以北康成一
人而已成之先儒多闕鄭氏通備秘諸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先遇思其意前者書矣所經猶未解焉凡有一論王部曰難答
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多康成兒子慎守追孔聖誤譯言
鄭服非為明鄭服如觀山水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
之外皆錯矣五也如觀山水事各是發明一例——從步

而形勢不同不 經純傳駁金史移剌履傳履從容進說
可拘以一法 仁宗於君至論——以孝行為
治本其得古 靡孟子元史郝經傳經好經史手不釋卷
人遺學歟 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
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 元史吳澄傳何省
世祖嘉之目曰——由是知名 如探淵海 元史吳澄傳以文學
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數月與吳 奉天而法古 董仲舒
先生言——遂執子弟禮終其身 春秋繁露
論春秋之道 奉復古譏易常 於世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 先質後
文右志在物 董仲舒春秋繁露 然則春秋之序 春秋無通辭從
變而移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
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
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 其幽而明無傳而著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無
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天下之得失所以然之故｜｜｜｜｜不可不察也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
達辭（董仲舒春秋繁露）｜｜｜｜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　多連博貫（董仲舒
露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春秋繁
之見一空而｜之則天下盡矣　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敗以明順逆（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
｜｜｜｜｜故其所
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　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桓寬鹽鐵
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　論大夫曰
文學曰剛柔之類互勝相代　劉向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
生｜｜｜｜　國鑑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
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劉向說
而自得者鮮矣春秋｜之｜也　尚書五福以富爲始（苑河間
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
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
國之本也按洪範五福一曰壽口以富爲始者本說苑此條　廿
棠見宗廟之敬（劉向說苑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
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
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
不行孔子曰吾於｜｜｜｜｜也　因於宋撰中庸（孔叢子思
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勃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
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
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
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其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傳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
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之書四十九
篇　七大義（孔叢子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
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
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　達而不淵近而不迫（孔叢孔子曰書
斯七者則書之｜｜舉矣　之於事也｜｜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
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　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孔叢若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
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而｜｜
｜者其附　時書（魏伯陽參同契君大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
洪範乎　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

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
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
令可法爲　五經皆庶幾之才（王充論衡大儒孔子之門講習五經
世定｜　｜｜｜｜｜｜｜也賴以日博共
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傳矣顏　天口聖譯（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爲
淵之日博者豈徒一經哉　｜｜｜賢人爲　是故
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　行楚良（何悅由闕泰之成者也其法
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於庭皆毒絕於朝野道丕茂
與收摭散滯罔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由有生從成
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離以滋疑故一郡｜流人亦遷
行而此者紛如也誠不供是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荀悅漢紀考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武帝帝時董
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　羣聖相因（徐幹中
經籍而｜｜｜｜典籍益彰矣　論故六
籍者｜｜｜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　善學善擇（徐
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幹

中論故書樂稷公之誓｜｜也後定王粲英雄記州界冢宬閒
春秋書緯北宮括伐秦｜｜｜也畫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
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 爾雅非周公之制 葛洪西京雜記郭威
五經章句謂之｜｜文字僞茂陵人也好
讀書以謂｜｜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
孝友張仲宣王時人｜｜｜｜明矣 三墳 王嘉拾遺記何
休木訥多智二
墳五典陰陽律曆河洛讖緯及遠年古今歷代圖籍莫不成誦
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
穀梁墨守謂之｜｜｜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末學者不遠千里
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 經神學海 上見經苑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十四時學無常師負
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
庵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
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

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 五
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
篇行代 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存聖人之旨惟說
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覈 天下正
法 宋祁筆記春秋者｜｜之｜｜也孔子有
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 寫物態慰人情 宋祁
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
依依雨雪霏霏｜｜｜｜也謝元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
爲佳 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晁迥晁氏客語呂正
語 叔十八歲已能看春
秋人問之曰｜｜｜｜｜｜｜ 老子知體孟子知用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於
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
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
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於自是
中才皆可了以｜｜爲｜易之｜以｜｜爲｜易之｜ 皎如日

是 邵博聞見後錄春秋大義 卦影 邵博聞見後錄今世俗謂 以
數十｜｜｜不容遺亡｜｜者亦易之象學也
星數證物數 學齋佔畢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爲星二千五
百而海上內未存微星之數蓋當自一千五百二
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 中孚復起於甲子 學齋佔畢或者
｜而｜｜精且切矣 又問曰子之易卷
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
日而盡一年之數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
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
孚非也｜｜｜｜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
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
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
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
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
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恒之
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

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
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
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
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
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
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
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
十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
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
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
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
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畢
高以陳 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 學齋佔畢余昔侍學於鶴山
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
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
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說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

精思終夕翌旦復於先生曰此豈——歟故爻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易重一觔學齋佔畢筮者有問伊川曰易一觔重幾何答曰——益謂一觔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

乾坤下六卦皆有坎羅大經鶴林玉露洪容齋云易——之——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益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謔謔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文學部二

史學

左氏品藻大史賓錄 擬問或問周官曰立事——遷曰——

六代之得失明 文中子錄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曰——矣注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也故聖人分焉

遷固而下述作紛紛 文中子晉觀——何其——乎帝王之道其曠而不明下天人之意其否而不姣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無苟作 文中子繁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也

依大義而削異端 文中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而

記繁志寡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而

辯道曜文 文中子古之史也——今之史也——

十紀 史記皇王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疑則傳疑 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紀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

世表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見上盛衰大指著於篇史記十二諸侯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諸侯史記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

史記獨藏周室見上

述陶唐至麟止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述陶唐以來——於——自黃帝始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唐虞以前其語不經見上

采經摭傳分散數家見上

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漢書敘傳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長樂宮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宜令史官著——聖德以敷宣景耀勒勛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後漢書北海王興傳附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嘉瑞輒令復典掌焉——傅毅等皆宗事之

留仁壽闥定建武注記後漢書馬嚴傳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

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

辯而不華

質而不野後漢書班彪傳略論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

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平易正直後漢書班彪傳——傳曰殺史見極——春秋之義也按殺去聲

聖人耳目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之——也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後漢書班彪傳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

｜｜｜君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不激詭不抑抗**上見 **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上見 **若漢官儀故事**後漢書應劭傳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 **中漢輯序**上見 **漢紀**

論辨多美後漢書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 **致有典要**魏志荀彧傳注張璠漢紀曰悅頗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其旨大行於世稱悅或從父兄也 **因事以明臧否**上見 **制紀**與志存曙傳尋按傳此者合與同采與耳目所及以作｜｜起自庶儀包於泰漢凡爲三卷 **木若陳許實錄**晉書子元傳與桓錄既稱其撰魏書多爲時諱｜｜｜之｜｜也 **偏覩秘籍遂就其緒**晉書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 **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上見 **則不如遷**晉書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辛上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

陪核名於此所以還稱良史也 **良史才**晉書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之｜良侯甚時若魏書見晉書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 **當以晉書相付**上見 **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願垂采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後代作史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 **粗立條流**宋書謝靈運傳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書竟不就 **胸贍不及整理未必愧**宋書范曄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可｜｜之｜｜｜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遂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 **無一字空設**上見 **隨國立篇**宋書州郡志資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傳分左氏經傳｜｜｜數本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則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宋書徐爰傳明帝初并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述

一代盛典宋書自序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闒茸小才——
——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屆
史功齊書檀超傳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
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
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
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
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
女依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烈女傳詔內外詳
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
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
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
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
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以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
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未
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
袁粲自是宋家忠臣梁書沈約傳世祖

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
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
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
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諱惡之義見上
須卿書成
當相論以祿齊書王智深傳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
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嶷王曰——
——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
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
舊朝儀故事梁書江淹傳淹好
學光——
撰江左遺
典三十卷
葫蘆中漢書梁書蕭琛傳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
齎一——有——序傳僧曰三輔舊
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
暗寫無
遺脫志四卷乃——還之略——
梁書陸倕傳倕嘗借人漢書失五行
彌綸首尾勒成一代梁書
裴子野傳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
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

年四十字幾原幼禀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
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煩情
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
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屬辭比事不
有足觀若且良史之才也故可傳脫道之膠庠以
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藝可尋二家之說無取矣
皮裹許書
劉孝綽傳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
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
通史梁書蕭子顯傳高祖雅愛子顯
才又嘗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
我造——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
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
聖製符同復在茲日見上
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古本漢書梁書
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
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
其大略曰案——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
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

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
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
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
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
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
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
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
儀注之學梁書王懋傳事稱爲——尤曉故
旁行邪上並放周譜梁書劉杳傳古僅了
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
表——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
所未——
方之蠡遂梁書阮孝緒傳孝緒著七錄與隱居傳師微士臧榮緒榮緒
聞——著習書與塚有移摘之功——
開此一書
分爲六意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
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

定襃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因紀之內貫之殷鑒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屈治非自古後仍舊根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訟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遁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勛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

孔獨誦 南史孔休源傳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

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

涼州之畜爲天下饒 魏書崔浩傳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絕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斤實斤

楊於王廷之言 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殆之非欲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勞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推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爲然

貶亮非爲失實上見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魏書高允傳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

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乃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

願直筆東觀 北齊書魏收傳詔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

以蕭包爲宗匠 隋書包愷傳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二人——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按蕭謂蕭該

漢聖 隋書劉臻傳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

小說短書 北史序傳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所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

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止資一手**北史序傳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閱私爲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故淹時序迄今方就

務存簡正舊唐書魏徵傳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中璹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以得書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旣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蓋存勸誡

蔣氏日歷舊唐書蔣偕傳旣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起居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爲事唯伸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

士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舊唐書柳登傳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族靡不爲家藏焉

緯人倫經世道舊唐書沈傳師傳奏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而——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

大秦君小秦君舊唐書秦景通傳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光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暐爲——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舊唐書李大亮傳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李淳風三志最可觀採舊唐書房元齡傳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以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

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御撰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見

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五不可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至忠又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伏自策名——任待罪朝列三爲

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所以然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

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秉某紀某編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三長 舊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譙周陳壽之流 舊唐書韋述傳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爲——————

廣國史闕 唐書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廣——之—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宜立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

卒父業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爲皇太子遷洗馬貞觀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

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 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伏數與論次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唐書于休烈傳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採求必書朕有過失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燒皆盡請下御史臺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者

史官兼制生死 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爲史官選以衞尊天子抗之求名才偉中書安有當闕其寔史唉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通覽羣史 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因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

譏評今古 唐書劉知幾傳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

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上見自比揚雄者四唐書
劉知幾傳又嘗————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俳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
史通倣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與晚
談史傳由是臨僞其自惑桑如此期以述者自名上見簡核唐書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
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兢敘事————號良史世謂今董狐唐書吳兢傳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
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
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請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
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云省天后紀合中宗紀唐書沈既濟傳

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
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
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籍但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
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制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約無還鼎革
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何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
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
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
以尊王室書法所以勸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

於亦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不行左
邱明班孟堅忠臣唐書顏師古傳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
書為————內廷日歷宋史李穀傳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史事所述本於起居注衰亂以
來蓬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錄言動為————以付史官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
孫論宋史孫甫傳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
————也經緯治亂宋史張昭傳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後至督阜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為
專究經有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非史不可文直事該宋史李燾臣傳召為兩朝
國史編修官撰何承矩律歷選舉諸志————人以為不減史漢唐鑑公宋史范祖禹傳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

學入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云寧負鄉人宋史袁樞傳兼國史院編
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不可負天下
後世公議朱墨書宋史范沖傳沖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
書世號————何幸得此家作傳金史韓玉傳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
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耶構亭著述名曰野史金史元德
明傳子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
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於家————其上因————凡金源
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中州

集上見萬世公論元史仁宗記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

一覽而得離合之槩元史姚燧儕時嘗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其——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

年經國緯上見

修史以用人為本用人以心術為本元史揭傒斯傳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何為本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也且與寮屬言曰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上見

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荀悅申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異善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

以副本書

以為要記荀悅漢紀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鑒觀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睠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祗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立典有五志見上

朝夕烏顏氏家訓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十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而文不作往以此自況之

班固論遷論甚不慊沈括筆談班固論司馬遷為史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為之——乃——是非頗謬於聖賢——者

顧明言邵伯溫聞見前錄文忠公自樞密[illegible]守[illegible]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鈞相謂希深曰若[illegible]閣從之遊也當用古史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

寶藏張邦基[illegible]鄧州宅舍桃閣[illegible]自阿始疑中藏金上君諸公之所著也開之得其書數帙乃陳留[illegible]所述五代間皇紀二十卷乾興元中向以[illegible]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梁命終曁遜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illegible]——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子史精華卷六十六終

文學部三

文辭上

長庥歌〔晏子〕景公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罷酒罷役不果成長庥

古詩〔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也

康衢謠 見上

無端崖之辭〔莊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

卮言重言寓言 見上

瓌瑋連犿〔莊子〕其書雖｜｜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諔詭 見上

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淮南子〕夫作爲書論者所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

雕蟲篆刻

壯夫不爲〔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俄而曰｜｜｜｜也

不免於勸〔揚子〕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也

麗以則 麗以淫〔揚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辭人之賦｜｜｜

賈誼〔揚子〕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升堂相如入室 見上

事辭稱則經〔揚子〕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有意於愼〔揚子〕或問銘曰銘哉銘哉｜｜｜｜也

渾渾若川〔揚子〕聖人之辭｜｜｜｜

瓏瓏其聲〔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矜君子時令其德音

子長愛奇〔揚子〕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多愛｜｜也

義深於淵辭贍波濤〔抱朴子〕漢魏以來作者頗繁｜｜｜於｜｜｜於｜｜

振翰摛藻〔抱朴子〕音無窮斯則貴矣｜｜｜｜德

彈毫鴻筆祖述六藝〔抱朴子〕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

四聲八病〔文中子〕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淸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音若塤篪 見上

貢俗

見志觀變 見上

馳騁末流 見上

思苦言艱〔文中子〕子謂揚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其｜｜

急以怨怪以怒〔文中子〕子謂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

霸心之存悔志之萌〔文中子〕大風安不忘危其｜｜｜｜乎秋風樂極哀來其｜｜｜｜乎

言典致博〔文中子〕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也其｜｜也

僊眞人詩〔史記〕秦始皇使博士爲｜｜｜｜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

爾雅之文〔史記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見上

屬書離辭〔史記莊子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
洋自恣以適己故自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剽剝儒墨見上洸洋自恣見上國風小雅離騷
兼之史記屈原傳｜｜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若｜｜
者可謂｜｜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
稱物芳其行廉故
死而不容自疏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見上遊梁著子虛賦史記司馬
相如傳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孝王令與諸生同
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之
何者給筆札史記司
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

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相如以子虛
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
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
囿其卒章歸之於節
儉因以風諫奏之
飄飄有凌雲之氣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
說｜｜｜｜｜｜
｜似游天地之間
曲終奏雅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
聲｜｜而｜｜
｜不已虧乎
建元狩間文辭粲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
｜｜之｜｜
詩妖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
登高能賦漢書藝文志｜｜
｜｜｜｜也
｜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
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
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春
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
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

賦以風狀｜｜
｜｜｜｜
受詔輒成漢書枚乘傳子皋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
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
賦之為文實｜｜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
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
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
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詆娸見上
文約指明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
｜｜
藏之名山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
萬被戮豈
有悔哉
成一家言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
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褒有軼材上迺徵褒至詔褒｜｜｜｜
辯麗
可喜漢書王褒傳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
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
賦獵｜｜｜｜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世所傳他
事皆非也
作詩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
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
畔牢愁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
｜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
一卷名曰｜｜
草玄漢書揚雄傳時雄方｜｜大｜有以自守泊如也
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漢書
揚雄傳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
亡之際而｜｜｜｜｜｜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
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

不可■■■■之辭（漢書揚雄傳）昔人口占數百封（漢書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書吏且省官事書｜｜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摛藻如春華（漢書敘傳雖馳辯如濤波｜｜猶無益於殿最）文豔用寡（漢書敘傳｜｜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辭宗（見上）帝之下書有四（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漢制度曰｜｜｜｜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燕然刻石班固作銘（後漢書竇憲傳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後漢書梁竦傳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頌文典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特命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弘雅溫麗（後漢書曹褒傳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辭必｜｜垂於後世列於典經）上四巡頌辭甚典美（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揚班儔（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如祖腹中所欲言（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之｜｜｜也）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見上）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漢書禰衡傳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按射黃祖長子）度尚碑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見上）下筆成章（魏志陳思王植傳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荊山之玉（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略曰植與楊修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

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
謂｜｜｜家自謂｜｜｜｜也　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略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世人著
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
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
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
｜｜耶僕常歎
此達言以為美談　好人譏彈其文上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魏志
陳思王植傳注典略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修答曰又嘗親見
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曾不斯須少
留思　鍾繇王朗閣筆　魏志王粲傳注典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
機｜｜｜｜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
議皆｜｜不能措手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此　七子　魏志王粲傳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
愈我病數加厚賜　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七　文學部　文部上　七

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者於學無所
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上見　好為梁父吟　蜀志諸葛亮傳亮躬
耕隴畝｜｜｜｜｜　文藻壯
美　蜀志秦宓傳評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
實然專對有餘｜｜｜｜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雄伯　吳志張紘
傳注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
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
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
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小巫大巫上見　私載　吳志薛綜傳凡所著
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詩賦難論數萬言名
曰｜｜　馳文機若春榮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其文章之事
｜｜立言粲然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大
守章安虞翻各｜　天才綺麗　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陸機
｜｜賦｜｜｜　文藻之美獨冠於時

飛翰騁藻　吳志華覈傳以鄉研術我與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
敦詩書者也當｜｜｜　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
之相　藻思　晉書樂志王粲等各造新詩｜　勝士萬衆　晉書荀勖
疇其｜｜吟咏神靈讚揚來饗　傳時將發
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勖所作晧既報
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之｜也　名筆
晉書衛瓘傳瓘遷中書令｜｜｜言前不長於筆將讓尹
尚書擬岳為表岳因取作若既盡用乃作　百句語述已之志所因
取爲此使　小道　晉書盧欽傳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
成｜　辭甚清壯　晉書阮籍傳會帝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
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為
時所　屬文初不留思　晉書阮籍傳籍能｜｜｜｜作詠懷
重　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
之　在有無之間　晉書庾敳傳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
貴　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七　文學部　文部上　八

也復何所賦答曰｜｜｜｜｜耳　廣談虞筆　晉書摯虞傳東平太叔廣樞機清
辯｜｜｜虞不能對｜｜｜廣不能答
更相嗤笑紛　人恨才少子患其多　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
然於世云　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之
為文常｜｜｜而｜更｜｜｜　弟雲嘗
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善構新詞　晉書夏侯湛傳湛幼有盛才
文章宏富　綵形管吐洪煇　晉書夏侯湛傳入閣闕　仁聞仁譽
踐丹墀｜｜｜｜｜｜
夏侯湛傳志則不顯　別見孝弟之性　晉書夏侯湛傳湛作周
作昧文則｜｜｜｜｜　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
非徒溫雅乃　文清旨詣　晉書潘岳傳岳為長安令作西征
｜｜｜　凡所經人物山水｜｜｜　賦
｜｜｜　晉書孫楚傳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
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濟曰｜｜｜｜｜｜｜　覽之悽
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孫綽傳綽嘗作天台山賦辭
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　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

云卿試｜｜｜｜｜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五經鼓吹 晉書孫綽傳綽重張衡左思之賦云三都二京｜｜之｜｜也

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 晉書楊方傳方[illegible]文爲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遂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校有志意[illegible]於允假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家

｜｜｜｜｜｜｜也 [illegible]但牧[illegible]富於班馬閒[illegible]左通倫[illegible]

中興著[illegible]述諸[illegible]似循[illegible]循

著述篇章 不如方回故常奴 晉書郗[illegible]傳[illegible]之[illegible]奴[illegible]快曰何知文

如方回邪義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快曰若｜｜耳 碎金 所作簡文帝[illegible]以示安

安石｜｜也 處優出劣 晉書謝[illegible]萬[illegible]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

八賢論其旨以｜｜爲[illegible]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

者爲｜｜者爲｜ 金鏘瑤璨玉軑並馳 晉書文苑傳序班固歷云[illegible]敵[illegible]繁[illegible]前末之流

導源自遠 總｜｜而｜｜揚｜｜而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言泉文律 見上 握靈蛇於掌

握發雕龍於綈槧 晉書文苑傳序兩都賈馬｜｜｜｜東漢班張｜｜｜｜｜ 綜採繁縟

抒軸清英 晉書文苑傳序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其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 江右才傑中興時秀 晉書文苑傳序

吉甫太冲｜｜之｜｜曹毗庾闡｜｜之｜｜信乃金相玉潤林野會川沖增美前修垂裕來葉 金相玉潤 見上

洛陽紙貴 晉書左思傳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

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司空張

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爲之｜｜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門戶藩溷皆著紙筆 見上 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見上 覆酒甕 見上

續蘭香歌 晉書曹毗傳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時十篇甚有文彩 [illegible]拔

晉書袁宏傳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遒聽其聲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 高麗 宋書

[illegible]甚遒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塹中得古塚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見前文章並傳於世

江左莫逮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 英辭潤金石高

義薄雲天 宋書謝靈運傳論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風流彌著 見上 導清源振芳塵 見上 豔發 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漢魏文體三變 宋書謝靈運傳論自｜｜至｜｜四百餘年辭人才子｜｜｜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同祖風騷 見上 縟旨星稠繁文綺合 見上 冠絕當時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居貧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

月石先生逢辰之缺溫風待時飛霜急節嚴於遺紛昭恢不端謀折傲府貞蔑銀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聲蓋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寔顛寔發——望汨心欽贈鄒忠慈精用可塵昭忠難闕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見上

述竹林七賢 宋書顏延之傳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謝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焉所著並傳於世

口受師伯 宋書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步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辭高一座 宋書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宋書謝莊傳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逸藻 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濟與璞書曰卿嘗有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

得賒促之中 齊書樂志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

手筆典裁 齊書王儉傳爲當時所重

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齊書武陵王曄傳曄剛穎儁出工奕棊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顏延之抑其次也

恨不道臣 齊書張融傳融作海賦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寔超元虛但——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師耳以心 齊書張融傳融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譽閑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英逸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

傳音振逸鳴節竦韻 見上

得文體 齊書謝瀹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朓——江淹有意

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 齊書王融傳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

知漢武之德今——用——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二百年來無此詩 齊書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也

才操不羣文多指刺 齊書卞彬傳彬——作蚤虱賦蝦蟆賦文章傳於閭巷

永明體 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顒與約書曰范蔚宗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覩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上見天機啟則律呂自調上見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上見韻與不韻復有精麤上見情性風標神明

律呂梁書文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之｜｜｜｜之｜｜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上見前超後絕上見華篇麗篆上見若無新變不

能代雄上見三體上見巧綺上見全借古語用申今情上見委自天機參之史傳上見不雅不俗獨中胸懷上見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宿構梁書范雲傳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天子聖哲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是也才盡梁書江淹傳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雙文二少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既後進｜｜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書齋壁梁書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

液若反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遂風波浮爲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盈帙滿笥**梁書徐勉傳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廢雜多所著述按悱勉第二子**製石闕銘辭義典雅**梁書陸倕傳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邱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梁書裴子野傳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辭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江左以來未有此作**梁書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多用新事**梁書王僧孺傳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兼二子於金馬**梁書張率傳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

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矣**朝成暮遍流聞絕域**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指物呈形無假題署**梁書王筠傳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按約沈約下同**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梁書王筠傳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坎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耳按蜺霓字注五錫反**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梁書王筠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變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蓄含咀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

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晚來名家惟見王筠獨步**梁書王筠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嘗從容啓高祖曰**一官爲一集**梁書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幽通之流**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也**有來斯應每不能已**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

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致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力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雲物甚美得不斐然賦詩**見上**須其自來不以力構**見上**得手**梁書蕭子顯傳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限三刻成**梁書褚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琬琰爲心元黃成采**梁書劉遵傳文史該富辭章博贍**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見上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陽春高而不和妙聲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終愧｜｜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驅染搖襞見上文章冠冕述作楷模見上英絕領袖見上

含清濁中古今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見之何生矣

何劉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

照爛三才暉麗萬有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

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鬱為文棟梁書鍾嶸傳序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俊上之才清剛之氣梁書鍾嶸傳序郭景純用｜｜創變其體劉越石仗｜｜贊成厥美

富豔難蹤梁書鍾嶸傳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含跨劉郭陵轢潘左見上

潤之以丹彩梁書鍾嶸傳詩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四候之感梁書鍾嶸傳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諸詩者也

吳均體梁書吳均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

飾羽尚畫文繡鞶帨梁書劉勰傳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索鄉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梁書劉勰傳迺學厥分理唯務折衷｜｜｜｜亦幾乎備矣

文外獨絕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

江左以後無復此作梁書劉杳傳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

今之蔡伯喈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先是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也

不尚浮華梁書[illegible]傳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典裁清拔梁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卿家之士龍也

記異代之交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為｜｜｜｜為詩以敘意辭理清異

大手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其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

被之華夷家藏其本見上

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側豔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為後主所愛幸多有｜｜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絕

綺密陳書姚察傳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眾僧文章特為｜｜

製文筆敕便索本陳書姚察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稱難其所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

人忘倦察｜｜｜｜上曰我於姚察文章非惟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宗匠上見文華理暢陳書
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
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啓俄
頃便就｜｜總甚異焉
追步惠連陳書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
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矣
喜霽三絕南史謝瞻傳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
作｜｜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筠又嘗為詩
呈約約即報書歎咏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作詞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
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
｜｜｜｜｜｜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
攬筆便有就何事久遲回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其見親愛如此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南史陸厥傳時
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
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
有｜｜｜｜｜｜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
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天下文章何限
那忽作此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
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宜自與綜雖令急毀
而布流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賦競病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連
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
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以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
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
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
不已約及朝
賢驚嗟竟日
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

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
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則｜｜皆可觀覽寸
獨四韻上見後生準的南史孔休源傳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
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
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之｜｜也
流風迴雪落花依草南史丘遲傳遲辭采
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遲點
綴映媚似｜｜｜｜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宏於范意淺於江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
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
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
｜｜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

子史精華卷六十七

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文學部四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賜刊一字價等連城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竹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

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酌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足以——

七步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一餘一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為貴吾耳

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令勰為露布總辭曰臣聞露布者——必當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凡類為文有人見者咸器其筆

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魏書高允傳允曾作塞上翁詩——

————英藻雲飛 魏書高允傳宗欽延寶遂為四篇————金陵入縣中遇允可賦詩以訊忠頸于辭理出于顧閏

文炳雕龍 魏書高允傳令朗達欵孤尚所鎮新何異份何心附瑱伴邦壁——宗徽那自冬

——樂斧大邑

既善為典雅之辭又工為鄙俗之句 魏書胡叟傳披覽群籍再衣錦舊邦閣於日皆通於口好屬文——

人皆奇其才畏其筆 魏書胡叟傳以姚政行衰至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叟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必言笑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旨故中世有為其事而未及鄙瑣——

——誦之以為笑狎

珠零錦粲 魏書宗欽傳曰叶瓊書手擁——玲瑜浦宅——落浮——上可

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 魏書孔殷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迹之事文迹之事君闕諸風俗靡不備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

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 魏書崔光傳初光太和中——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而——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

魏書祖瑩傳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情性聊律作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

所風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人云文章（魏書祖瑩傳瑩以文學見重常語）
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嗤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
之筆札亦無之六才但不能均調下石亦有製裁之體減於袁
常報德號書常與傳研千齊之後光爲大夫高應從於北京中
焉（書高允爲之碑其給其徐宅德後爲允立碑每云吾
以此文丨丨足矣豫州刺史常景以木盡其美嘗尚允才爲先
爲遣從致司徒崔光閱而說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允殊不負
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
生此頌高氏不得擅其美也）高氏不得獨擅其美（見五言獨
擅）魏書裴敬憲傳工隸草解音律丨丨之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
作丨丨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
變色（北齊書邢邵傳邵深爲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
賓神儁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一文初出京師傳遍遠近（北齊書邢邵傳孝明之後文雅大
盛邢雖甚之美獨步當時每丨丨丨
丨京師爲之紙貴丨丨丨丨丨丨）沈約集中作賊（北齊書魏收傳始收
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
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
曰伊常於丨丨丨丨丨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
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
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
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
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偷任昉（見邢魏
各有所好上）申使君手迹（周書申徽傳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
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
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
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
就讀遞相謂曰此是丨丨丨丨丨丨）北府裴諏南府柳虯（周書柳虯傳大統
丨丨丨丨並寫誦之 三年爲郯子元季

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虯在陽
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爲行臺中郎諏爲都督府
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徐庾體（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丨丨丨焉當
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
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製龍川碑一夜便就（周書宗懍傳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
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
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詰朝呈
上梁元帝歎美之）清風盛藻（隋書經籍志宋玉屈原激丨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丨丨於西京）高致之
齊錯綜之美（隋書經籍志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
延年丨丨丨謝元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
煥斌蔚辭）浩浩如河東注（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爲定州
義可觀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
始均師友不爲君臣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
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
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
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
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
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
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
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
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
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
其文筆丨丨丨丨丨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
楷）不知者謂爲古人（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貫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丨丨丨丨丨丨
焉）丨丨一時盛作（隋書楊素傳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丨丨丨丨
丨丨）於又不能甚解（隋書盧思道傳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

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
復爲文以示劉松｜｜｜｜｜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以蚓投魚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
然哉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
魏收曰傳縡所隱坐空齋蹋壁而臥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
謂｜｜｜｜耳構文必｜｜｜｜｜｜
｜聞戶外有人便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隋書周羅睺傳除
怒其沈思如此太子左衛率信任
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
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不在人
後自是月露風雲隋書李諤傳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益見親累牘不出｜｜｜之形積案盈箱唯是｜｜之
狀恢廓閑雅隋書房彥謙傳所有文筆｜｜｜｜有古人之深致厲揚河朔獨步漢南隋香
文學傳序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
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

咸｜｜｜｜俱騁氣高致遠隋書王胄傳帝常自東都還京師
龍光並驟雲路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
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
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動西驅展軨齊玉
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
實數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
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歸之
於胄詩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
言詩詞清體潤上見意密理新上見行一驛而成隋書潘徽傳秦孝
也王俊聞其名召爲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名曰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
萬字文上見眞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
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
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
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援筆立

成李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杜家新
文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吾不及也
序隋書杜正藏傳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
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
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
濟亦共傳習稱爲｜｜｜文軌上見麗絕當世北史王昕傳魏
末隨母兄東適
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
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諧理吟詠性情｜｜
｜｜恐足下方難爲及時並了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
兄不暇慮其不進也家業耽玩經史隋開皇十五年
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
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
時海內唯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
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
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
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

｜｜｜｜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義以解褐北史杜銓傳正藏
秀才令有司錄奏擢正元銓族孫爲文迅速有如宿
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
當時所異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
行之多｜｜｜｜大行陽五伴侶北史楊休之傳弟俊之當文
於世按正藏銓之族孫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
拙世俗流傳名爲｜｜｜｜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
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
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筆不及演北史陳
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如吾是才士也元康傳
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
颯運筆｜｜｜｜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身老才壯舊唐書李百藥傳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
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之｜而
｜之｜何｜之樵童牧豎並皆吟諷舊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以
｜而｜之｜乎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

名流莫不宗仰滄思沉鬱尤長于五言詩踏|||| 踞石草制 舊唐書薛元超傳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長河韜映流霞成彩 舊唐書劉洎傳上皇太子書綜寶思于天文則||摘玉字于仙札則

綺錯婉媚 舊唐書上官儀傳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

上官體 上見

一人足辦 舊唐書孫處約傳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吏役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祖曰處約||||我事何須多也

每作一篇教坊賂取 舊唐書李益傳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為|樂人以|求|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崇巖峭壁萬仞崛起 舊唐書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一日之內詔書數百揮翰起草思如泉注 舊唐書陸贄傳建宗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判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贄||||||||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胥吏簡札不服同舍皆伏其能

鄭五歇後體 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韶諧金奏詞炳丹青 舊唐書文苑傳序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賢館而穰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只觀之風同乎二代

潤色王言鋪揚鴻業 舊唐書文苑傳序燕許之||||||吳陸之||||

謝衍逸不得獨美於前 舊唐書袁朗傳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日觀此賦||||||||矣

屈宋衙官羲之北面 舊唐書杜審言傳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作|吾之書跡合得王||||其矜誕如此

四傑 舊唐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盧前王後 上見

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舊唐書楊炯傳開元中張說謂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彫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

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學者以為然

濃雲鬱興震雷俱發 上見

觀者忘疲 上見

瓊林玉斝爛然可珍 上見

富吳體 舊唐書富嘉謨傳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奪錦袍 舊唐書宋之問傳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詩愈高||虬||賞之

以得中和之氣 舊唐書許景先傳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

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
絕之勢然㸔詞豐美｜｜｜亦一時之秀也　鬻文獲財
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　舊唐書孫逖傳逖掌誥
自古｜｜｜未有如邕者　王言之拔　八年制勑所出為時流
嘆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　足嫁劉子　舊唐書
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
瑀傳嘗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
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
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
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
詆詰今蕭君此論｜｜｜　強澀　舊唐書徐彥伯傳晚年屬文好
為｜｜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　後來王
粲　舊唐書鄭珣傳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抄論吏部侍
郎房穎叔秘書監王紹宗見而嘆曰此｜｜｜也　鳳閣舍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翰下　九

人樣　舊唐書徐堅傳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
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其文章典
贍常稱曰掌制誥之選也　以氣質自高　舊唐書高適傳適年過
再思亦曰此｜｜｜｜｜　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
之間體格漸變｜｜｜｜　詩　舊唐書高適傳有文集
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　人達者　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
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
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
而知變而有唐已來｜　常楊　舊唐書楊炎傳炎知制誥遷中書
｜之｜｜惟適而已　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于除
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　舊唐書張洗傳洗依國學
言詔制之美者時稱｜｜焉　張萬言　為諸生講說猶遷國子博
士亦能為文嘗請有司　舍英咀華　舊唐書韓愈傳愈沈浸醲郁｜
日試萬言時呼｜｜｜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依騷人之作為新辭　舊唐書劉禹錫傳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
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

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
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以教巫祝故武陵
溪洞間夷歌率　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舊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晚
多禹錫之辭也　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
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
口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　子不量力往往
犯　文友詩敵　舊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
之　二十年來為｜｜｜｜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
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
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
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妙與
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
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為神妙矣　其適遺
在在處應有靈物護持豈特兩家子弟秘藏而已
形其樂忘老上見　在在處處靈物護持上見　口進　舊唐書柳公權傳從幸未央宮苑中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翰下　十

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
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
｜｜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
得歸皇恩何以報春得春衣上悅　粲若珠貝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
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
侔精裁密緻｜｜｜當時流輩咸推之　大曆十才子　舊唐書李
虞仲傳文端工詩大歷中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
下號｜｜｜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
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
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練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
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
以百練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
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襞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
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好鑄錢曖曰此愈工也
起等　舊唐書元微之傳
婚服　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　宰相令狐楚一代

文宗雅知微之辭學謂微之曰嘗覽足下製作所得不多遲遲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微之因獻其文自序曰微之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蕪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特于廊廟間道微之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靦無地微之自御史府謫官于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于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下人唯——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元和體 舊唐書元微之傳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嘗與元微之書論作文之大旨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

嘲風雪弄花草 舊唐書白居易傳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而已

興發于此義歸于彼 舊唐書白居易傳論作文之大旨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而——反是者可乎哉

鄧魴喜唐衢泣 舊唐書白居易傳有——者見僕詩而——無何而魴死有——者見僕詩而——未幾而衢死

詩仙詩魔 舊唐書白居易傳知我者以為——不知者以為——何則劣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也又非仙而何

一金換一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元和主盟 舊唐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若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之樂天而已

建安定伯永明讓功 見上

纂組耀珠璣磬管間金石 舊唐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至若陳情致之文諷諭便之作遣于徐庾頹靡增華——成而——以——精而——之

情致之文傳便之作 見上

鬼謠十字 舊唐書錢徽傳父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為落句暐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登第

偷江東集 舊唐書[illegible]羅隱者有詩名[illegible]江東[illegible]盛道使府遇敘其宗姓[illegible]亦集其詩[illegible]之序稱其作曰已所為曰——凡五卷今

[illegible]號江東集 見上

[illegible]之上[illegible]光之下 舊唐書李[illegible]郡中人士諷詠之[illegible]

[illegible]前世將無復用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成不諭 [illegible]

[illegible]

該敏如者 [illegible]

口占授成無遺忘 [illegible]

[illegible]師古以選擢溫彥博為高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而人少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遝並六七人並筆待——[illegible]選者[illegible]常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於侍郎專典

機要封江陵縣子

蘇李　唐書蘇味道傳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

回波詞　唐書李懷遠傳景隆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或以謟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試驗爲銘　唐書崔沔傳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選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擢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文章宿老　唐書李嶠傳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一時學者取法焉

姚武功　唐書姚合傳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

書史手腕　唐書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丏公徐之不然——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

江山助　唐書張說傳說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志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蜀道易　唐書韋皐傳陸暢字達夫皐雅所厚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以美皐焉

命題殿壁　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口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於——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

雄深雅健　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蘭亭絕唱　唐書元微之傳在越時辟竇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

佐佑六經　唐書韓愈傳贊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云

反刓剗僞　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以樸——————以真

在古無上　唐書孟郊傳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平處下顧二謝云

諛墓中人　唐書劉叉傳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黑水碑　唐書馮定傳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短李　唐書李紳傳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狹詞短韻　唐書劉迺傳宋昱知銓事迺方調乃進書曰有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內大判者以————爲體是以小冶鼓鑄金雖欲爲鏌鎁不可得已

理趣不凡　唐書孫逖傳逖幼有文屬思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壚援筆成篇——————日用駭嘆遂與定交

五言長城　唐書秦系傳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李詩謝賦　唐書謝偃傳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

所見不逮所聞　唐書崔信明傳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

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投諸水引舟去

沾丐後人　唐書杜甫傳贊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多矣

腹藁　唐書王勃傳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

宏放　唐書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謂蘇武李陵也

書簏　唐書李邕傳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

故人號——
君加精思便能至矣 唐書李華傳辭綿麗少宏傑氣潁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潁士而華
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搉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
書之庋它日與潁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潁士曰——
華愕然而服 緒密思清 唐書王昌齡傳昌齡字少伯江寧人工詩——而——時謂王江寧云 嘔
心 唐書李賀傳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
是兒要——出——乃已耳 合之絃管 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
三十六體 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
遣小黃門就壁錄覽 五代史周臣傳辭多自喜常欠歷代有國興廢治亂之迹爲通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之——而稱善 畫

鳥像 五代史死事傳孫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唐詩人——畫于屋壁晨夕事之——其——
夢剖腸胃 五代史雜傳王仁裕嘗爲詩其少也嘗——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
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 跨驢構賦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
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酺——
——出遊——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潤身 宋史歐陽修傳
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
事謂文章止於——政事可以及物 豐約中度 宋史歐陽修傳爲文天才
自然——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當 韻
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啞 宋史李虛己傳虛己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僚
晏殊唱和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猶——虛已未
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鈿植縱舍 宋史沈遘傳讀左氏班固書小

摹倣之蚓近似麵——自成筆談 宋史沈括傳括博學善屬文于天文方志律歷
一家趣操高爽標標然有物外意
音樂醫卜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
賓客言者爲——截胡是故實著於出處所於世 堂堂之陳
正正之旗 宋史陳亮傳亮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
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 上見 李溫奔命不暇 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商隱——庭筠常—— 未暮
十賦皆就 金史高衎傳衎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衎之術就筆怡然——
——彬彬然 吳蔡體 金史蔡松年傳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
行可觀 元化格 金史胡礪

傳字元化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
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
上游稱其程—— 抹二鼓奏十詠 金史楊伯仁傳天德二年除應奉
文爲—— 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
甚亟—— 金史元德明傳子好問—— 豐蔚
海陵嘉歎解衣賜之 挾幽并之氣 歐陽修慨——
[illegible] 元史郝經傳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大極演原古錄通
鑑書法王衡貞觀傳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
言叢論詩 元史虞集傳集文辭和平雅健嚴核
後爲嗤 澄湖不波一碧萬頃 擬精切而俯仰雍容不大聲色
之——之—— 與驚蛟龍戲蚌 抃擣郁 美如絲錦 元史陳孚傳
稍復不動而彬然之光自不可犯
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見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倚倚史二——
人潤筆以依子振振家以其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律之法度未免疵刺 人銘逃縣圖 五日觀于春山
亦以此少之馮子振 攸州馬子振 秘天子使天下

之上乃爲｜｜于｜之上以詔後世 **西王母爲天子謠**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紀迹弇山樹之槐眉** 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丌｜于｜｜之石而｜｜｜｜曰西王母之山

雲雨之知 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而天下夫然則賢者有｜｜｜｜故其吐文爲牒 **吐文萬牒上見積文十篋以上** 王充論衡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 **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王充論衡城牆之土平地之壞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因之功德崇于城墻｜｜｜｜｜｜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 **居不幽思不至** 王充論衡或曰著作者思慮閒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

｜｜**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葛洪西京雜記或問揚雄爲賦雄曰｜｜｜｜｜｜｜ **賦迹賦心**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之｜也｜家之｜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 **雅服焉高文典冊** 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用相如 **妙析奇致大暢元風** 劉義慶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外爲

騷義｜｜｜｜｜｜｜｜｜｜｜｜｜ **元圃積玉無非夜光** 劉義慶世說葛稚川曰陸平原之文如｜｜｜｜｜｜｜｜ ｜｜**泓崢蕭瑟** 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爛若披錦排沙簡金** 劉義慶世說孫興公云潘文｜｜｜｜無處不善陸文若｜｜｜｜往往見寶 **二京可三** 劉義慶世說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使人飄飄有世表意** 劉義慶世說宋景文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高奇見賞** 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 **佩實銜華** 劉勰文心雕龍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而｜｜者也

楚艷漢侈 劉勰文心雕龍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 劉勰文心雕龍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風逸烟高** 劉勰文心雕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壯志｜｜ **受命詩人拓宇楚辭** 劉勰文心雕龍鄭莊之賦大隧士爲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於｜｜｜｜於｜｜｜也 **寫實追虛** 劉勰文心雕龍碑誄以立銘德纂行文采允集 **明珠魚目** 劉勰文心雕龍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可謂壽

陵衡鈞非復昭鄒之乎吹䈂嗤露異矣君雅治劉勰文心雕龍
顧持心不關曲施之喻矣託緝同時同
多詭辭定哀從辭而世情利害動榮之家雖唐夫而苗飾運取
之士雖令德而常病理紋——此又同時之任
可歎息氣流墨中聲動簡外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
者也——劉勰文心雕龍立範運衡宜明體
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彈射——無纖
譜隨——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研京練都劉勰文心
雕龍張衡——以十年——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庸儁氣有
年左思——以一紀雲譎波詭陶不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
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
區——文苑——者矣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劉勰文心
雕龍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
——其爲彪炳縟采名矣積山鮑水劉勰文心
之徒詭勢瓌聲——字必魚貫所謂陸海潘江斯成淚
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鍾嶸詩品

詩𫗦若披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鍾嶸詩品謝
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才如——才
如音章秀句自有玉石然——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
明遠 鍾嶸詩品載鍾嶸詩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
變色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儁句英詞撫机招者每云宴郎有傲世同
——
旅語宋郎反語爲桑落也見唯郭有道無愧於色汴裴伯喈碑曰
爲辭撰之——中書之——
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理致爲心骨氣調爲筋骨
矣皆有愧容——
顏氏家訓文章當以——矣
——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三易顏氏家訓沈隱侯曰
事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誦三也寒木春華顏氏家訓齊世有辛毗者謂辭之
也易誦三也——十卷鄴文學嗣劉逖云君輩詞藻

辭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
不可凋悴矣邈應之曰——何如也辛笑曰可
矣悅紅藥詩題鶯花　沈亞之——又發——何如也
東郊上苑望春來舊時未解林間鶯紅藥先從殿裏開畫閣條
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
催是日中宗手敕批云年雖最少文最新——之先
開——之未聞——吟唱覺今與賜花一枝以彰其
美門旗亭名賜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
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二詩人
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
曳都冶頗極旎明今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
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
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
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
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
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
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伎之中最佳
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
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
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
因大諧笑諸伶不諭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
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
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文妖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飲醉竟日文妖二字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
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術者鄭氏皆——之——也尚黨尚浮尚蕩尚怪史補元

和已後乃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之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大歷之風——貞元之風——元和之風——也

思洞姿樂神全綴文 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首舉——則——則 **有** 李肇國史補李翱文體宏暢而思甚苦澀晚稍陽習

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李肇國史補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問不容么——

冰柱雪車 李商隱義山雜記劉叉聞韓愈善友天下事步行歸之既至賦——二詩一日居盧仝孟郊之上

麒麟函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意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韓公諱麒麟

口吻生花 馮贄雲仙雜記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豈恤汝輩

蔣凝四韻 王保定摭言——應宏詞爲賦止及——頭刻播傳或曰白頭

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下水船 王保定摭言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趙倚樓 王保定摭言杜紫微覽趙嘏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爲——

文陣雄帥 王仁裕開天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之——也

柳陰路曲流鶯比隣 司空圖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上見

海風碧雲夜渚月明 司空圖詩品碌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司空圖詩品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空潭瀉春古鏡照神 司空圖詩品猶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上見

着手成春 司空圖詩品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一片宮商 孫光憲北夢瑣言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湖賦及八座嘲謂朝野同此賦乃——也

屋下作屋 宋祁筆記大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信然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 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

江左高文 宋祁筆記其所施云爲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而爲——丞相以爲知言

今人萬篆有遺世之意 宋祁筆記莊周門送者皆自江而反君自茲遠

語中一紫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宋景文言爲友行者至此——

老嫗解 彭乘墨客揮犀樂天每作詩令一——之——爾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

語笑言讌不妨構思 歐陽修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誠一代之文豪也

數千賜一篇 歐陽修歸田錄梅聖俞在時余嘗舉視有以——梅詩——有其名重于時如此

雅頌同文 歐陽修集跋石鼓文在岐陽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而古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

三代文章真蹟 上見

多悲自多樂 方勺泊宅編——退之——詩——樂天多——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

紅袖拂 吳處厚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也

應胳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學海千尋餘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宣和書譜僚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斂衽皆曰——而已

花發上林月滉淮水宣和書譜蔡京工行草正書之法謂入妙品當時發章片簡傳播天下美其文辭者有——之語

五言金城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詩長于五言自號——

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徐度卻掃編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為文常以為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不可一日無此君見上

天上語張邦基墨莊漫錄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梁數騎平甫未屆至閒仰蹟蒼崖顛下視白日但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非我輩所及逢閒筆

橫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退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也

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宴臣視工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嘗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為黃門侍郎而笑之曰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詩云雲消華月滿仙臺萬燭樓臺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翰林風月吏部文章葉夢得避暑錄話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為群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三千首——二百年之句

一揮九制王闢之澠水燕

歐祭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卻坐——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

衲被朱子名臣言行錄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焉

島瘦郊寒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昔所有——之嘆

引手作推敲之勢王楙野客叢書唐逸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昨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二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

換骨奪胎王楙野客叢書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法

獨占八斗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

——可貫也

沛然從肺腑中流出釋惠洪冷齋夜話李格非善於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殊不見斧鑿痕

詩史釋惠洪冷齋夜話文章以氣為主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

百家衣釋惠洪冷齋夜話集句詩山谷謂之————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

文章一厄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

西崑體見上

筆端三昧遊戲自在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渚賦道上快哉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為一張紙想見其高絕氣壓雲霄獨立萬象之表——————也

百戰健兒陶宗儀輟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扈從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

非學伯庄不能也戍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戲以作詩法餘其能改又以指選魏公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贅之何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矣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先生揚范楊虞范德機先生揭曼碩先生也實有聞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從敬詩加何曰德機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盎先生未免曰自負矣云聞者以爲然

唐臨晉帖上見 美女簪花上見 漢廷老吏上見

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子史精華卷六十九

文學部五

書法 六書附

口開不閤 劉子曰古者二君之在臺上｜｜而｜｜是言莒 法爲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郎知其言莒宋爲

之破 ｜｜子華子古之制字｜ 慈恕恚｜子華子古之制字者慈心爲

而文亦如之 如心爲｜非其心也則失

頻而 有由 子華子凡物之｜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

｜以相然也轍之軸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所由是

以相觸也姓倘之倘然由是以有分也儲抽之抽味由是以有

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木之油油穀由是以發也雲

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發心有如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

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

相然 詩從甲子 鷃冠子蒼頡作法｜｜｜成史李官君頭不

者也 道然不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圓者其於

以踰心達意揚道之所謂 意想諧象 韓非子人者見生象也而

乃幾居曼之十分一耳 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

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 好書 荀子故｜｜者衆矣 蒼頡作書 呂氏

｜｜者皆｜之｜也 而蒼頡獨傳者一也

春秋｜｜｜｜ 注蒼頡生 見 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昔

而知書做鳥跡以成文章 做鳥跡上 蒼頡作

書而｜｜｜｜ 注造書契則上本趣末棄耕作之業而務

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

産而能書 淮南子史皇｜｜｜｜ 注孫在背修而善射

心畫 揚子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也 一代之絕一

邦之妙 抱朴子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

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

並用古體 蘇皿 國語夫文馬字與尾當五 史記萬石君傳子建

俱足周事 ｜｜｜爲罪 爲郎中令奏事下建

讀之曰誤書｜｜｜｜｜｜今適四不足一上謎死矣甚惶恐書革旁行（史記大宛傳安息｜｜｜｜以爲書記注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善史書（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注）五方（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注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八體（漢書藝文志｜｜六技注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凡將（漢書藝文志｜｜一篇）急就（｜｜一篇）造字之本（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六體（漢書藝文志｜｜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摹印章書幡信（見上）秦篆（漢書藝文志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書而篆體復頗異所謂｜｜者也）小學（漢書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注

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漢書陳遵傳性善書｜｜｜｜｜｜｜以爲榮）別字之體從上起（後漢書五行志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皆｜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驛馬令作草書（後漢書北海王睦傳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尺牘十首）當世楷則（見上）白下羊（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觀視摹寫車日千兩（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

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及｜｜者｜乘｜｜餘｜塡塞街陌）鳥篆（後漢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三體（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書法以相參檢）尺牘楷模（魏志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之迹動見｜｜焉）善效人書（魏志鍾會傳注世語曰會｜｜｜｜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如覩其人（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復｜｜｜｜也）造作異字（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千名以上）甫恨逋並恨峻（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

廣陵江都人幼攻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斟酌其間甚得其妙（見上）一臺二妙（晉書衛瓘傳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爲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雲上布星舒光（晉書衛恆傳｜委蛇而｜｜羅䍜以｜｜禾苒蓊鬱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屬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禾苒垂穎山嶽遠岡（見上）蟲跂鳥飛（見上）籀篆其子孫隸草其曾元（晉書衛恆傳恆信黃府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蓋｜｜｜乃｜｜｜）龜文龍鱗鷹跱鳥震（晉書衛恆傳鳥遺跡覽頡所學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其形要妙巧入神或｜｜鍼列櫛比｜｜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延頸脅翼勢似凌雲）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晉書衛恆傳上谷王次仲始作

楷書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

纖波濃點 晉書衛恒傳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

錯落其間 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巘嶮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

異體同勢 上見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上見

龍躍 晉書衛恒傳弘農張伯英者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

抑左揚右 晉書衛恒傳睹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望之若崎嶮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珉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謂之語曰||||||||僧彌珉小字也按法護珣小字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籠鵝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耶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誤刮

棐几 上見

五字百錢 上見

鍾繇抗行張芝雁行 上見

池水盡黑 上見

掣筆不得 晉書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其||||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懸橙書榜 晉書王獻之傳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

人那得知 晉書王獻之傳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

有媚趣 晉書王獻之傳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玩之

字勢疏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 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制贊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之||||||||||之||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春蚓秋蛇 上見

煙霏露結 鳳翥龍蟠 上見

妙參鍾索 晉書李充傳善楷書||||||||||世咸重之

一字徑尺 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以寄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書裙 宋書羊欣傳欣少靜默無競於人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二寶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

改騧為馬邊瓜 宋書文帝紀||||||||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

跡逾子敬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方當器雅過之

用拙筆 南齊書王僧虔傳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以此見容

臣

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南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
虔曰——————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按南
史善自爲謀下有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
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數語 天然
勝羊欣南齊書王僧虔傳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
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
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子敬
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
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
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
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張芝
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
驚異耳張澄當日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

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
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
矩恐在羊欣後郎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
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
生起是得當人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過其合時亦得入
流賀道力書亞邱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又著書賦傳
於鍾張上見駸駸欲度驊騮前上見賤家雞上見恨少媚好上見過其合
世
時亦得入流上見右軍體大行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之——微古
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按南史右作輒 工左右南齊書臨川王映傳映善騎射解聲律——————
左右射應接賓容風韻韶美 書元圃茅齋壁南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

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
篆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書上見 雞不及鳳南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虞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之——也時人
以爲名答按僧虔子超宗[illegible]子超宗所[illegible]風也 我亦不復能別[illegible]
紙府合僧虔與上賭書畢上[illegible]名至是[illegible]書疏 以意造[illegible]
皆[illegible]僧虔與上觀之矣曰————也 [illegible]
[illegible]爲人自[illegible]尚[illegible]稱[illegible]————梁書王志傳志善草隸當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 書聖 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
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 筆力駿 心手相應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隸書爲世楷法自云
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
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
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

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
曰——————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不及逸少上見 近比特迹遂逝於卿梁書蕭子雲傳弟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
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 陛下假其羽毛陳書蕭引傳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
逸少————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耳 蟲篆奇
字陳書顧野王傳長而遍覽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無所不通 [illegible]六體爲天下
寶南史王彬傳[illegible]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illegible] 恨二王
無臣法南史張融傳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望船拜表南史齊宗室子雲傳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畫掌學字南史齊武陵王曄傳曄雖爲方伯而居處貧儉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掌中及||遂工篆法

倚井欄爲書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時年四歲好學書張氏無紙札乃|||||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畫塵學書上見　鳳尾諾上見

閣梨第一法身第二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工書爲當時蕭子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

優於韋仲減於善勛南史顏協傳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而|||

荊楚碑碣皆協所書上見

新字魏書太武帝紀初造||千餘詔曰在昔帝軒創制造物乃命蒼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

爲世楷模魏書崔元伯傳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之||||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元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魏初重崔盧之書上見

體勢反其先人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諱也如此浩書||||||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楷模

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魏書盧元傳初諶以||||||||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衛瓘楷上見

卷直一縑魏書劉芳傳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以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頤振

籀書魏書江式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者其書形體無厥

莫知誰始魏書江式傳又有||||

頗改定古文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校文字之部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

李登類法魏書江式傳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安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魑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

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魑神蟲爲蠶上見

古籀奇惑俗隸諸體班於篆下魏書江式傳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成使|||||||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

則闕如也

跡字自反 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悟初學反語於｜下注云｜｜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

穿錐 北齊書庫狄干傳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

書字楷正 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工模寫 周書冀儁傳性沉謹善隸書特｜｜｜

與許氏異 周書黎景熙傳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有｜

雅有鍾王之則 周書趙文深傳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妙楷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

手筆本草 北史崔宏傳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誄｜｜｜｜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

能闇書 北史陳元康傳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

隸蘭臺 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

筆態遒麗 舊唐書薛稷傳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當時無及之者

褚遂良得王逸少體 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下筆遒勁甚｜｜｜｜｜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書一無舛誤

高麗甚重其書 舊唐書歐陽詢傳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

亞於詢 唐書歐陽詢傳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跡之直｜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

價比黃金 舊唐書孔若思傳若思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數卷以遺若思惟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此爲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

賀狂 舊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不擇筆墨而妍捷 舊唐書裴行儉傳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者余及虞世南耳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見上

寶章集 舊唐書王方慶傳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云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以敘其事

依字輒去傍人 舊唐書韋綬傳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侍讀憲宗嘗召對殿奏曰太子學書至｜

丨丨丨丨丨丨丨臣聞之大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
奏事后子不合全書上益就太子之寶移綏鄉系心正筆正唐
書柳公權傳穆宗政問公權用筆何盡善對
曰用筆在心丨丨則丨丨上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別署貢
購柳書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
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
者人以為不孝丨丨人貢題殿壁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夏日
皆丨丨丨曰此丨丨丨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
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
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
權丨於丨丨字方圓五寸帝視
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捧硯過筆唐書柳
公權傳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丨丨丨
西門季元丨丨丨丨崔巨源丨丨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
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
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銀盤等銀

器鍾王遺法蕭張筆勢前代唐書蕭祐傳祐雅好古尤喜圖畫編序真偽為
二十卷元和末選試唐書選舉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
進御優召嘉之丨丨丨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前有
虞褚後有薛魏唐書魏叔璩傳叔璩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丨丨丨丨以筆意
丨丨學書於浮屠智永唐書虞世南傳丨丨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衍
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
日書翰世南始丨丨丨究其法為世秘愛郇公五
雲體唐書韋陟傳陟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
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
人慕之號丨丨丨丨為時絕筆唐書韋抗傳抗所表奏天射欲射郿新豐
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為抗所賞後皆為
顯人身鄉步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筆力遒婉唐書真卿傳
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丨丨丨丨善丁草書

丨丨世寶傳之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唐書徐浩傳始浩父嶠之善書以
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
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云一字直五萬唐書歐陽詢傳褚遂
良亦以書自名嘗問
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丨丨丨丨君豈得此
日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
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
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手和筆調固可貴尚上見被中畫腹唐書
王紹宗傳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
耳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丨丨丨丨
與余正同擬連錦書唐書呂向傳工草隸能一筆環
創世南也丨丨丨以頭濡墨
唐書張旭傳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
丨丨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奇
妙唐書張旭傳旭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
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丨丨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

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得意得神唐書張旭傳旭自言始見
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
而丨筆法丨觀倡公
孫舞劍器丨其丨以指畫腹宋史□諫傳諫以文學起家有
名一時朝廷大典策以屬之
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丨丨丨丨為方丈字宋史陳堯佐傳堯佐善古隸八分
丨丨丨丨文集一百卷丨丨丨丨筆力端勁老
猶不聚米無學書宋史李行簡傳家貧丨丨丨筆法遒勁丨以荻畫地學書宋史歐陽
疑
修傳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丨丨丨丨
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克趙金史趙渢傳党懷英
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丨丨丨丨金史趙渢傳渢性沖澹學道有所得
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逸丨丨
放又似楊凝式當處丨丨丨間騎勁金史王予可傳予可傳文本
亦嘗隸籀
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人與之紙落筆
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何顛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顛

學文古文奇字字畫｜｜｜｜｜｜士林推為第一云

宮殿榜題皆競所書 金史王競傳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

羣牘片紙不啻金玉 元史巙巙傳巙巙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人爭寶之｜｜｜｜

溫潤遒勁 元史泰不華傳善篆隸｜｜｜｜

萬里求書 元史趙孟頫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來｜其｜歸國中寶之

三畫連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古之造文者｜｜而｜其｜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凡蟲為風之字 王充論衡大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

復隹加水變雒為洛 張華博物志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隹又魏於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焉

金壺墨汁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書傭得富 王嘉拾遺記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陵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洛陽稱為｜｜｜而｜｜｜

蚊腳鵠頭 庾肩吾書品若乃鳥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蠋蝕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含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傍低｜｜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

類出繭之蛾似聞琴之鶴 庾肩吾書品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籀

人體之行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結畫篇中｜｜｜｜峯巒間起瓊山嶃其紋霧濟瀾遜振鷺河悅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述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奕善射之不注妙斷輪之不傳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見上

推能拖巧 庾肩吾書品論王導則列聖｜｜庾亮則㝡｜｜公｜｜

懸帳中愛翫 酈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贈死太祖善其法常仰｜｜｜｜｜之以為勝宜官北宮勝題咸是鵠筆

文字有六義 酈道元水經注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上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學之子弟也謂之國子漢魏以

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鐫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為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

孳乳相生上見**篆籀**上見**隸自出古非始於秦**上見

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人｜｜｜｜｜吾雅愛

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常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石經三體書 唐六典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布毯坐觀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劉餗隋唐嘉話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及疲則｜｜｜｜因｜｜｜｜｜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 李肇國史補｜｜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閒言矣

碧落碑 李肇國史補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

蕭齋 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小亭以玩之號為｜｜

虎爪 段成式酉陽雜俎召奏用｜｜為不可學以防詐偽詔下用偃波書射策用蝌蚪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偃書亦施於昏嫁

偃波上見**蝌蚪**上見

羲之鬼 馮贄雲仙雜記虞世南當時人謂其腕有｜｜｜

狸骨帖 李綽尚書故實前輩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

筋書墨豬 張彥遠法書要錄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多肉微骨者謂之｜｜

隼尾波 張彥遠法書要錄八分更有一波謂之｜｜｜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

胡書肥鍾書瘦 張彥遠法書要錄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拔德昇劉德昇

書有三體上見

鏘鏘金石氤氳蘭麝 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宏敞簪紱肅穆其聲鳴也則｜｜｜｜其芬郁也則｜｜｜｜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覿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黼繡摛其七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

清風出袖明月入懷上見

丹穴凰舞清泉龍躍 張彥遠法書要錄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倏忽變化莫知所成

羅綺嬌春鵷鴻戲沼 張彥遠法書要錄虞世南蕭散灑落真草唯命如｜｜｜｜｜｜｜｜故當子雲之上

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 張彥遠法書要錄夫鷹隼乏彩

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書

父靈和子神儁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之｜｜｜之｜｜皆古今之獨絕也

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張彥遠法書要錄張懷瓘行書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劉子瘞鶴銘胡彌漫

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張彥遠法書要錄袁昂云｜｜｜｜｜｜｜｜各一時之妙也

十八家歐陽修集古錄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爾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歐陽修集古錄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百態橫生見上

三蕭碑法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

刻於焦山之足歐陽修集古錄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拔拓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為奇

以一縷濃墨當中沈括夢溪筆談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觀之畫之中心有｜｜｜｜｜乙｜其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鸚哥嬌東坡志林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謂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可作秦吉了見上

草名為花押黃伯思東觀餘論劉又云頊謂蘇子容丞相未出關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章陟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嘗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帙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異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世賜畫名其後人花押乃以押書此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者曾字為將此以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儀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真一行草二黃伯思東觀餘論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行｜｜｜｜以字執筆去筆頭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豈能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偏近令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書圖執筆者未嘗若此

猶常在手器不離身黃伯思東觀餘論如戲張旭所思千字文至母陽錄嵌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之流門云亭恩家聰御筆字與後題乃日興雄驛群樣樹

絲縷千狀鸚鵡蜿蜒左馳右驚而不離繩規之內翻縱鳳翥若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紫劍行空光飛刀欻忽若滅而｜｜｜｜駐目視之若詰繞飛動然後知其為長史書而不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觀其奇怪從而效之失其旨矣昔之學人從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路乎大方亦猶是也

碎葉飛針垂露連珠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書使有指歸偏斜曲直偏傍上下必有所自其用意精深非特託於名而已蓋可刻於六經之後者得以模傚故作九經字樣辨證謬誤又為十體內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曰｜｜｜｜曰隸書｜｜｜

撥鐙宣和書譜江南偽後主李煜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曰倒薤古今經學樣亦紅適復顫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

金錯刀見上

洗心宣和書譜釋文楚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人之

｜如宜和書譜張徐州者失其名因父官徐州故以為稱
是卿側石業儒學喜翰墨志趣疎逸不以利名芥蔕於胸次作
行書亦自不凡筆翰墨之祖宜和書譜裴素父其先系晉荀
力遒勁勢如｜｜其筆意益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
學觀其姿態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殆未得
古人落筆之妙寔與張栖蔡可以參孟其間也且觀其門字書之
妙出東晉蕭然為千古｜｜｜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
精觀其遺跡已足以名世况是之字學殆已過人是宜在所錄
也四面宜和書譜米芾自謂善書者只純備門然宜和書譜周
得一筆我獨有｜｜識者然之象工八分篆
籀論者以篆比龍蛇故作紫復行心慕手追宜和書譜周
益以隸書隸章草行草｜｜｜之妙不知何許
人也天成則作牧從陽把以翰墨稱寫像秦書｜｜｜作草
字得師法有懷素草書歌楷篆規摹之故字畫尤加奇崛
奇勢宜和書譜孫昭亡其系中書堂吏也得翰墨尤長於歐陽
詢行書去書用其體書于文傳於世者而論書要在凝神

靜慮｜字｜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以瀟灑
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此是最要妙處又觀昭
所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造化爭衡宜和書譜賀知章
絛之中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善草隸當時推問
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一時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
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竭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
｜｜｜｜非游絲縈漢孤烟裊風宜和書譜山人蒲云四川漢
人工可到州綿竹人也幼有方外之趣
尤喜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鈎字寫何上公注道德經號
細若｜｜｜｜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為數字分布勻
穩風味有餘覽之猶鶴娉婷宜和書譜羅思語初學書於羊欣
分人有凌虛之意下筆｜｜｜｜當時有鄱陽羅隱
遊戲少端嚴會正宜和書譜顏真卿論書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
汀之比如夏雲奇峰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
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
記之秀頴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歐陽修獲其斷

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使人
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內含剛柔
｜宜和書譜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釋智永善書
外露筋骨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
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議者
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㕙也虞則｜｜
｜｜歐則｜｜｜｜鐵門限宜和書譜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
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
為師法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刻勵志書札起後於所
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為一時推重而
求其書者踵來接踵案几先後積歲漸為之生又戶外之
屨常滿宮客造門閾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
意在筆先筆絕意在徐度卻掃編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
十始學草書郎王岳客於其孫鼎家見一
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橫風疾雨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
｜｜｜｜為佳耳公書清勁峭拔飄逸不

月世間只｜｜｜｜黃魯直嘗見張家米吳彩鸞唐韻張邦基
之宜用楷傷纏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墨莊漫
錄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善書小字嘗書｜｜鬻之
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
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析柔錢張邦基墨莊漫錄
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東坡自儋耳北歸
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
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
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宜
和中予在京相監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
抹一二字瘦勁雲公祭姪文集古字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
甚奇偉也其理備矣人謂論書云壯歲未能立家人
謂吾書為｜｜｜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不怒張自有筋骨
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云筋骨之說出於刷字張邦基墨莊漫
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

錄海嶽以書學上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
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
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
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從門入者非寶**趙德麟侯鯖錄
過顏見東坡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
本坡笑云｜｜｜｜｜｜章七終不高耳**雖結密**東坡云硯
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
｜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
不辣萬事無不然｜｜**換羊書**趙德麟侯鯖錄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
可以付之一笑也
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
｜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
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攲側字**趙德麟侯鯖錄東坡
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題魯直草書爾雅後
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
｜｜｜以磊落人寫[illegible]細書亦三反也**指實掌虛腕運而手**

不知葉夢得避暑錄話習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
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嗜看水牛鬬之
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
鵝張素真賞云善書者貫｜｜｜｜｜｜｜｜｜｜｜｜蓋頭有腕
法在**堆墨**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
是耶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
字謂之｜｜自為八分凡天下**士俗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俗
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　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
專用｜｜｜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傍亦有依附音意不長也闆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奀亦音穩
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夯音終人亡絕
也矮音臘不能舉足也奴音大女大及妹也石音礅山石之巖
窟也閂音攛門橫關也他不能答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
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國字
者國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欄楯護**陸游老學菴筆記于為福
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理字　州從寧縣于[illegible]傳入郡過羅

順[illegible]走[illegible]筋用[illegible]軸中有筆石刻斷石二大字奇古可愛郎令
之名[illegible]訖之乃才翁所書衙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
縣[illegible]項所服其[illegible]**一折**孫棐[illegible]學叢說[illegible]不為其[illegible]起草必用
作｜｜之云[illegible]安[illegible]萬[illegible]起草必用[illegible]紙人書｜
｜**有鋒以精神無鋒含氣**[illegible]緩行急有[illegible]有無舒有承接上有
交有牽引下字[illegible]余[illegible]疾忽止復收援以做古**務方正務勾圓**
急以出奇｜｜｜以其｜｜｜以其｜｜
姜堯章續書譜或者草｜｜｜｜**折釵股**姜堯章續書譜草
書意取顏或者作｜｜｜｜運師屋漏　用筆如｜｜
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
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
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江左風味**[illegible]村先生云閣
帖乃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
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
亂閣帖乃得希白所摸有｜｜｜｜｜希白工於摹字拙於行

數[illegible]文理錯[illegible]則雖工其如[illegible]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
東坡推潭帖勝閣帖[illegible]門蔡[illegible]帖字[illegible]彰[illegible]有家
藝[illegible]帖**無帖不刻**閣宗[illegible]趙文敏公以書法擅一
好｜｜世書人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經[illegible]中來說年則
稍入李北海[illegible]當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專人[illegible]絕無一點一畫
似公法度閣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從廿年來寫千文以
百數此卷始數年前所書蓋時學[illegible]河南孟法師碑故[illegible]字規
模八分今日觀之不知孰為勝也因[illegible]良卿於驍騎[illegible]帥中留
得此卷[illegible]在[illegible]後[illegible]門[illegible]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
世人習[illegible]學之耳不意將人[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錄而吾良卿又稍
於下[illegible]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樗徵君**閣宗
日[illegible]子弟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也輟耕錄
畢數[illegible]余氏[illegible]記云[illegible]一鄭亂之[illegible]見有宮中[illegible]觀先后閣書
法數軸將[illegible]以[illegible]郎今安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illegible]殿[illegible]
之[illegible]裝以[illegible]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illegible]書[illegible]
紙[illegible]軸者云是梁氏[illegible]書[illegible]何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

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唐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
閱其間出品者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
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
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
入贈寶玩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
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各稱上者答所去牙軸紫褾易以
漆軸黃麻紙標題云——云是鴻都其書合
日寫三萬字 宗羲
作者府有大宗御筆於後題之欲其雄逸云
儀輟耕錄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
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
萬字公曰余——
——未嘗以力倦而輟筆
黃華二牘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
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
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
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
歌——
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 陸友仁研北雜志胡汲
是謂對也
仲謂趙子昂書——

——眾無此書
鳳凰翻身 寂翻之佩楚軒客談宋濂張
思聰據古帖自名——

子史精華卷六十九

文學部六

書籍

大度之書 笥子——曰舉兵之金鍼丹書 晏子公遊於紀
日而視內不覩敵而必勝 得——發視之
中有——門食魚 楹語 晏子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
無反勿懷綏焉 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
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 禹之總德 墨子——
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自之曰不佞賊 南遊載書 墨子——子墨子——使衛關中——甚
從人命曰蔵 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
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

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 古人糟魄 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之——矣夫
繙十二經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不許 金板六弢 莊子橫說之則以詩書
於是——以說老聃 禮樂從說之則以——
——五車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 知者不以言談教 者不以
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載書而 韓非子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
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
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 罷黜百家
舞之故——而————
之說 荀子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 巳三家矣 呂氏春秋子
後王——————誠不詳 夏之晉過衛

有嗜史記者曰晉書三豕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丨與丨相近丨與丨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渉河也

不勝異說 揚子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丨丨丨丨焉

蒼頡史篇 揚子或欲學丨丨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書亦有色 揚子或曰女有色丨丨丨丨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綠衣紆絮 揚子丨丨三百色如之何矣丨丨二千寒如之何矣注文賦雜子不可以經理典記久明道

揚子獨論天下之事 丨丨丨丨丨丨昔古天地所藏抱朴子披元

昔之唱唱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而揚大明而萬物無隱其狀矣紆竹帛而

學者山淵 抱朴子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考古今則丨丨丨丨其丨矣

丨丨之丨使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 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上 增深川流 抱朴子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丨丨之丨丨仰而比之則

景星佐三辰 景皇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

林薄裨嵩嶽 上見 鑑精云云 抱朴子咸河洛之丨丨博百氏之丨丨

覽者鑽仰中文 文中子薛收問續詩子夷撤府君更塗門子始著歷

四名五志 日月日吾帝丨或丨丨也子曰有丨丨焉有丨丨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海立誡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經中之權衡斷宜之樞機 文中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西方是謂 丨之丨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注西方謂周也

故志訓典 國語教之丨丨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丨丨使知族類行誼此為王者師

有此義焉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良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丨丨則丨丨丨丨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道德五千言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丨丨之意丨丨餘言而去

稷下著書 史記孟子荀卿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

魏公子兵法 史記信陵君傳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丨丨丨丨 注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布咸陽市門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丨丨丨丨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號其書曰新語 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盤孟諸書 史記武安侯傳蚡辯有口學丨丨丨丨丨丨 王太后賢之

石室金匱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家之文 史記太史公自序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 丨丨丨丨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太史公自序故明堂石室金匱｜｜圖籍散亂注如淳曰刻石版以為文字
中秘書漢書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蘭臺圖籍秘書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掌｜｜｜
鑄鼎刻書漢書五行志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刑辟｜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
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求遺書上見
條其篇目撮其指意上見
七略上見
鄭長者注漢書藝文志｜｜｜一篇注師古曰鄭人不知姓名
虞初九百漢書藝文志｜｜周說｜｜四十三篇注師古曰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出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可觀者九家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而已
蠭出漢書藝文志是以九家之說｜｜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辟猶水火相滅相生上見
雋永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
秘書與漢朝等漢書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

獻王者故｜｜多｜｜｜｜
好寫劉歆上見
與歷相應漢書揚雄傳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泰初｜｜｜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緯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秘書之副漢書敘傳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
素文漢書敘傳｜｜｜伉而底詳分漢寶祚於異代按素文素王之文謂春秋也指春秋緯為漢定命符言故不錄入經學類

九流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以別注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凡九家
令丙後漢書章帝紀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箠長短有數注令丙為篇之次也
書林後漢書和帝紀帝幸東觀覽｜｜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衡山玉牒後漢書郡國志注湘中記曰｜｜有｜｜｜禹案其文治水
老氏臧室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道家蓬萊山注老子為守藏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注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秘書後漢書蘇竟傳夫孔丘｜｜為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注祕緯幽祕之祕即緯書也包藏也書元祕藏於幽室文雖隱微事甚明驗
綈袠秘記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我｜｜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依論

語作鄭志後漢書鄭玄傳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八篇寫藏秘館後漢書賈逵傳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校定宣明殿後漢書桓郁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於|注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沛王通論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於經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刪定律令爲漢儀後漢書應劭傳又||||||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

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合時宜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辨物類明號識時俗嫌疑||||後漢書應劭傳撰風俗通以|||||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戶牖牆壁各著刀筆後漢書王充傳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以爲談助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

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故||曰|||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匡老反韓復流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子|非|||輒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載之兼兩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

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大衍玄基後漢書王景傳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云詩細長於論衡後漢書趙曄傳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竹簡小篆晉書武帝紀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善文晉書華廙傳栖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行於世四部六錄晉書傅玄傳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發明所趣振起玄風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

一一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道家之言 見上

父子證明足以為審 晉書曹志傳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都有是顧謂公卿曰一一一一一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正與人意闇同 晉書庾敳傳嘗讀老莊曰一一一一一

竊注 晉書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一一以為己一一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向郭二莊 見上

魏國史書 晉書束晳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一一之一一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燼簡 見上

考正汲冢書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一一一一一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鬼董狐 晉書干寶傳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一之一一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一一以來一章一一又緝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

代手板 宋書禮志巾以為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一一一

藏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一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一一之府是東京圖書在東觀

襄陽科斗書考工記 齊書文惠太子傳時一一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一一一一一周官所闕文也

元徽四部 齊書王儉傳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一一一一書目

言家口實 齊書王僧虔傳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一一一一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

荊州八袠 見上

如客至有設 見上

玉以比德海從上善 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一一一一一一一

十八州士族譜 齊書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一一一一一令一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見上

治縣譜 齊書賈淵傳

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佑在縣有稱𤨏尤明察父子
並著前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 梁書武帝紀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

紬素 梁書昭明太子傳遍該｜｜彌極邱墳縢帙充積儒墨區分

縢帙上見京師

莫比 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

率多異本 梁書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官所無者就家取之 上見

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劉略班藝虞志荀錄 梁書王僧孺傳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仁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伊昔有懷交相欣晤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柱下之言 陳書馬樞傳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總姚察傳論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之書｜｜｜｜之支莫不窮研旨奧遍採坎井

豈可以此充食 南史謝僑傳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平

舒被覆書 南史劉巨源傳虞穌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衆文經 魏書道武帝紀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

採諸經史該洽古義 魏書明元帝紀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我多有乖闕乃撰新集三十篇｜兼資文武焉

焚閉房記 魏書孝武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百家要事以類相從 魏書宗室暉傳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代京闕籍真不寄正 魏書高祖紀詔以墳典殘缺癸詔求訪遺書大加繕寫由是｜｜｜｜｜

主之所好集亦不難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州郡縣搜索備送｜｜｜｜｜｜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老莊矯誣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物祖 魏書劉懋傳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採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新異之書殷勤求訪 魏書常景傳既好經史愛翫文詞若｜｜｜｜或復異聞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炳於東序光於麟閣 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彝文｜｜｜｜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纂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散與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籍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陋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

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㮤
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
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
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
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有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
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
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八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

洛二千餘兩上

見永嘉舊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遵明乃往讀之

手自補治躬加題帖魏書李業興傳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

敘為世譜周書明帝紀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凡五百卷云

象經周書武帝紀帝制｜｜成集百僚講說

赤軸青紙隋書經籍志中原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文字古拙

分為三品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道聽塗說靡不畢紀隋書經籍志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五厄隋書牛弘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犧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今古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
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
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
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
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
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
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
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
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
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
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
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

餘乘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
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
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勖定魏內
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
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
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
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
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
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
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
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
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
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

周氏刱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
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
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
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
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與集之期屬膺聖
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
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
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
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
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
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
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
須勅之以大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

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
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見上

取方月數用比星周 隋書潘徽傳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贊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
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籍闕累朝服而指江湖
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
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
綵錯華英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囿翰林之域理窟談叢
之內論者所求之餘侍讀所校之逸莫不澄淨辨角拾珠棄蚌
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
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
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
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
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軍國之儀存
焉人倫之紀備矣

家書多脫闕 北史魏宗室暉傳暉好集圖籍｜｜｜｜者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

猶七誘十醉 北史陽俊之傳俊之擬急就篇爲悟家章及｜｜｜章表數十篇故時俗傳錄

創立簿籍據閣添寫 舊唐書文宗紀秋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祕書省管新舊書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長慶二年已前並
無文案大和五年以後並不納新書今請
｜｜｜｜｜｜卷數逐月申臺從之

三教珠英 舊唐書張易之傳詔
昌宗撰｜｜｜｜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
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
上之

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 新唐書許敬宗傳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
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以來｜｜｜
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
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
｜｜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 舊唐書曹憲傳所撰
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又
有許淹者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表獻海內華夷圖 舊唐書賈耽傳耽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
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錯中
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邱
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
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
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
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
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戍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
撮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
以降封略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混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
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
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款隋室列四郡於卑和
拓西創三州於扶南北江逾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
受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跨大磧通道北
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遺單陲

齊昭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上黙物膺宗舍先天之量惟新丕圖明皇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寇殲驍義允內寬興武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倚平氣積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餘伽收赦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推信包元惠義黎蒸豫柔遐荒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洽溢率土霑濡臣幼切嗟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庸愚叨蒙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懼彌切乃力竭衰病思竭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敍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播

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酈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優詔答之

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　舊唐書杜佑傳　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聖賢家誡　舊唐書房元齡傳　元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　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仍依舊知吏部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及——各一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　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等入直弘文館撰——上表請以經為御撰傳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實之光庭表章尚欲李融書竟不就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　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馬懷素傳　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

粗創首尾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　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縱觀焉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　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

御府不遺　舊唐書韋述傳　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　起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字對故名曰寫宣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　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又——孔子——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皆為儒士所稱

梵本

經論六百餘部唐書西域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奘至其國將｜｜｜而歸四部
圖籍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以甲乙丙丁爲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凡課爲功程
皆分判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正副貯上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文句詳正祕府不及唐書
韓王元嘉傳貯籍役者衆准沖諸家書多皆｜｜｜｜｜所｜｜｜按沖越王貞子與韓王元嘉子括地志分
計州郡繙緒疏條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勖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於是引著作
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僞其過欲速成乃｜｜｜｜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期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採古今禮

子史精華　卷七十　文學部　書籍　大

要爲書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爲齷齪小行節度使手裒曾禮之要｜｜｜｜｜｜｜數從文昌質判所疑
自讎定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摹周六官事歸於職唐書
韋述傳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領其屬｜
｜｜｜規制遂定黃墨精謹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
｜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李書樓唐書李磎傳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所著文
章及註解書傳甚多藏必三本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
史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
皆楷小精眞無行字柳氏自備見上金鏡興要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

疾苦帝出｜｜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其｜綯讀語曰至
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
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十金易一
筆百金償一篇唐書儒學傳傳以彭打爲吉州刺史玨通左氏春秋嘗纂次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
語曰｜｜｜｜｜｜｜｜｜｜
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桂苑珠叢唐書曹憲傳於小學家尤邃自杜林衛
宏以後古文亡絕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
｜｜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藏於祕書炱朽蟫斷
唐書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祕書文籍盈漫者｜｜
｜｜簽縢紛舛懷素建白願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閫外春秋
宋史李瓊傳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募
勇士瓊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
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所謂閫
以正守國以奇用兵校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

子史精華　卷七十　文學部　書籍　充

産宋史鄭樵傳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
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
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矣識以玉章元史仁宗紀遣使四方求經籍｜｜｜刻印命
近侍掌之墨莊元史申屠致遠傳聚書萬卷名曰｜｜羣玉策府穆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
癸巳至於｜｜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
徹中繩先王之所謂｜｜注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
謂藏之名山者也典冊法書焦氏易林｜｜｜｜藏在蘭臺宛委金簡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
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
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赤帝在闕其巖之巔
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
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
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

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日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見上

益記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疏而|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傳書稱窗牖 王充論衡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

菜果甘甜蜜酪辛苦 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後人新造||||

樂於居千石官富於積猗頓財 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篇||||之|挾桓君山之書||||之|

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 王充論衡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者也

蕞殘玉屑 王充論衡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比之||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

緯書 荀悅申鑒世稱||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載數車於王粲 張華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

字中皆挾風霜 葛洪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

字直千金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

曹倉 王嘉拾遺記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遂命藏輸於王府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

充箱照軫 劉勰文心雕龍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矣

受龍圖作握河記 酈道元水經注|在伏羲受龍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

埋縕歲久編帙稀絕 酈道元水經注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故自無會

石室積卷 酈道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差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焉室中若有|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 顏氏家訓|||||||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黃卷 宋祁筆記古人寫書用黃紙故謂之||

腐吾識 宋祁筆記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樂吾私者官祿也讓吾腐者禮法也|||者詩書也

六籍奴婢 錢希白南部新書劉蕡稱於儒術嘗吾文中子忿然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答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賓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爲||||

投瓶貫籤 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例取之採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悞書以雌黃塗 沈括夢溪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處||||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古書託名 何薳春渚紀聞||||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學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禀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藁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臺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

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禹錫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縱殺論寶乙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蒿叔沈鼓欺其婦公看山谷道人讚言之矣

酉陽逸典 吳曾能改齋漫錄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山賦云訪——之——余乃悟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也

太極爲宮與乾坤爲門戶 邵伯温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身王帝伯相爲治亂其有爲訓解之學也哉

鎮庫書 徐度却掃編子所見藏書之富與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開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非己不得見也

葉子 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爲————今書冊也

南遷二友 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用油拳紙 王明清揮麈後錄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用曾始音之至余三世矣書多————方冊如秘閣書籍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前書或爲行書筆畫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

星分綺錯 王明清揮麈餘話至若秘書之建典藉是藏法两見之玉府華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萬卷——犀軸牙籤輝耀有爛金匱石室藏嚴封鏁

禽經洞究物理 王楙野客叢書————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與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亦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鶯飛則蚊沉鳩鳴則蚓結鴻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以甲乙分十門 陶宗儀輟耕錄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爲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

嫏嬛福地 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歡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也

子史精華卷七十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管子｜小心翼翼｜不息版管子退身不舍端修業｜｜鋭今稽古管子｜｜者｜之｜不知來者視之往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老子｜｜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見歲若月管子靜處遊處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

君子愼所修晏子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

讀書百篇晏子昔者周公旦朝｜｜｜｜夕見七十士

心齋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刳心莊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蘧伯玉｜｜｜｜｜｜｜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勤志服知莊子惠子曰孔子｜｜｜｜也

若出金石莊子曾子居衞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鼓琴樂道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輮使之然荀子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也

參省乎己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荀子騏驥｜｜不能十步駑馬｜｜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荀子鍥而不舍｜｜｜｜

眞積力久荀子｜｜｜｜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美七尺之軀荀子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哉

誦數荀子故｜｜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惡臥焠掌荀子有子｜｜而｜｜可謂能自忍矣

如蛻荀子君子之學｜｜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

檃栝不可不謹荀子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也愼之

猶玉之於琢磨荀子人之於文學也｜｜｜｜｜｜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焉可息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雞跖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也必食其｜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

假長補短呂氏春秋善學者｜｜人之｜以｜其｜

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呂氏春秋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吾將｜｜｜｜吾將｜｜｜｜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於初而｜｜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

歲賢昔日淮南子聖人無止無以｜｜｜昔日｜｜｜也往歲賢今歲賤

於昔歲所謂止也愈能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曰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勵節亢高以絕世俗**刀礱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丨者丨諸有丨者丨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丨丨之丨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汲汲皇皇**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丨丨仲尼丨丨其已久矣**斧藻其德**揚子吾未見好丨丨丨丨若斧藻其楶者歟**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丨丨之人亦顏之徒也**耕道獵德**揚子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丨而得道丨丨而得德是獲饗也**學海**揚子百川丨丨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丨丨之丨也**率馬以驥**揚子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丨丨丨丨不亦可乎**潛心於聖**揚子敢問

丨丨丨丨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未達一間**見上**三年通一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丨丨丨丨丨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注言章句華多寶少**繡其鞶帨**見上**金玉琴箏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丨丨五典為丨丨講肄為丨丨百家為丨丨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見上**書競未朿文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丨丨羲和之丨丨丨望舒之丨丨丨道險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抱朴子自敘曰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柴火寫書**見上**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仲子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仲子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丨若

丨丨丨丨丨若丨丨丨丨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何居**從嚴揚游泳**文中子子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丨已器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丨丨丨丨丨以卒世何患乎僻注嚴君平揚雄**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文中子丨丨丨丨丨丨惟學矣乎**勤勤於述**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丨丨然夫子今何丨丨丨丨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藜藿則有豐年**行年五十**丨丨丨丨矣丨**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丨丨丨丨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作懿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丨丨丨丨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讀書欲睡引錐刺股**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子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丨丨丨丨自丨其丨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揣摩**見上**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丨丨丨丨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丨丨丨於丨丨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行常帶經**史記儒林傳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

孔安國見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丨丨丨丨止息則誦習之按漢書作帶經而鉏

三年不觀舍園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丨丨董仲舒丨丨於丨丨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漢書楚元王傳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丨丨丨丨丨丨或不寐達旦按向是元王玄孫

蒲牒寫書 漢書路溫舒傳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實事求是 漢書河間獻王傳脩學好古丨丨丨丨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識亡書三篋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積薪誦書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丨束薪行且丨丨

三冬文史足用 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二學書丨丨丨丨丨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

誦四十四萬言 上見

脣腐齒落 漢書東方朔傳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丨丨丨丨服膺而不釋

所問非一師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丨丨丨丨丨也

究覽奧書 漢書叙傳徒樂丨丨丨丨按謂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先聖之

枕經籍書 漢書叙傳徒樂丨丨丨丨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究極師法 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丨丨丨丨稱爲通儒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丨丨丨丨丨丨丨兄弟俱爲諸

仿所稱引士爭歸之

牧豕聽經 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爲人丨丨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丨丨遂請留門下爲諸生

拾薪執苦勤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評與同明乃歸家教授

學不倦 上見

含味經籍 後漢書郎顗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耻與近而亦自然被褐懷寶丨丨丨丨當

其念至忘所之適 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事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丨丨丨丨丨丨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

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丨丨丨丨丨丨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

閉廬精誦 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

不交人物

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丨丨丨丨丨丨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持竿誦經潦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丨丨丨丨不覺丨丨丨丨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采稆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丨丨

|—而究|—|—|—|披閱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三餘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百遍義自見 見上

年踰八十手自校 書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猶|||||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讀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下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

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

畢覽百家 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於典籍欲||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

寫畢讀徧 吳志闞澤傳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既||誦||亦||

非復吳下阿蒙 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

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

折妄語兒 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中國|||

左傳癖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晉書張華傳華強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帝甚異之時比之子產

簞食瓢飲披閱不倦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而

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晉書齊獻王攸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必|||然後反之

百日習一經 晉書魏舒傳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因而對策升第

約繩誦書 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口||博通古今

年同日堅經籍不廢 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

默識其要 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書淫 晉書皇甫謐傳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

就帝借書 晉書皇甫謐傳謐自表||帝送一車書與之|||

手自抄寫 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

公事之暇輒讀五經 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 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囊螢照書 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味義根 晉書劉兆傳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一門七業 晉書劉殷傳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之內||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

岱 折蒲學書忘而失羊（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
涕時有暇郎——）鑽堅研微（晉書儒林傳——之韵志靜默道無風塵之志）有那及丐
食誦詩（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産業常丐——｜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方伯若素士
（晉書荀朗裁勿以爲——｜有耻爲武精手不釋卷）日較披覽投戈吟咏（宋書盧志晉熯武身視用
曹務在武功猶備——志爲之逸腸爲之撫元（齊書王僧虔傳見諸
——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南書陸澄傳澄在向書省
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隷事（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
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酬據精悉
一座稱服（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

慰祖口吃無華辭而——
——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見上）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景林誦書（齊書
倚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溺宅舍鄰隣皆奔走伯珍——｜而坐——｜不輟）讀書隨月握
卷升屋（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研屧夜——光——｜——）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
國君民立教爲
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傍
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
欲式敦讓齒胄家州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詩癖
（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
——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娛廣瀚府叙若無
人（梁書[illegible]傳——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
爲忘好學每處室獨坐遊心典策而——｜——

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
——｜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手自讎校（梁書南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平王偉
傳世子恪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諸君進
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
止威儀當問范長頭（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
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
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
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小臑梁懸技格錯權（梁書何佟之傳折高戴
於后蒼與劉顧子蕭
儒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齒術兼以傳之書）苑囿經籍遊
孰盾鄧之際時——｜而——｜數——｜而——｜
息文藝（梁書袁子野傳家傳素業世——）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王僧

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建武初有詔舉
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侯官
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
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鼲鼠有）傭書成學（見上）
必對之旂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年少何乃不廉（梁書朱异傳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
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
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异遽逡未達其　坐
音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策經史十事對九（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
約命駕造焉於——｜題——｜題——｜其——｜約
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
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
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過於裴頠（梁書劉顯傳顯與河東裴子
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
判其爲名流雅實如此

隱榮中遁順師友時人莫不累之歎博聞強記時錄
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 經史笥 梁書許懋傳天監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
高祖甚稱焉 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
重之號爲 以杖自擊 梁書沈峻傳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
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
人沈驎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 梁書孔
或睡寐輒 其篤志如此 子袪傳
少孤貧好學 常 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梁書袁
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峻
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 燃麻炬從夕達
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旦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
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
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取二書檢一

如杳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
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
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 陳書
不死約即 按約沈約 以瓜鎮心 鄭灼
傳宗該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 南史王韶之
臥 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我常自耕 傳韶之家貧
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 南史傅昭傳
日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 耳 學府 極古今尤善人
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 鍾踏爲服 南史邵仲孚傳仲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 孚靈鞠從孫也少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 南史顧歡傳家世寒賤
靈鞠常稱爲千里駒也 然糠自照 父祖並爲農人歡獨好
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數誦伊霍之傳不
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
讀賈馬之書 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
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

令人引加衍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鳩集圖籍
門比何所披覽對曰
萬有餘卷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
物惜做不營府業與中山王熙及弟
臨淮王彧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 年過七十手執經書
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
刊定乖失 魏書孫惠蔚傳 閣門守部
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 獨
通六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
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
夢共鬼爭義 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
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
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
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
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 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
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
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
始成訖謹以奉呈唯恐臣學不博宜付中書博士然後施
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允性好文學
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
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逸性好墳典 年踰七十
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之間講誦不輟 魏書孫緒傳雅好儒學雖在
行間儒士在門客制度出 遇停將政事引談
經目則誦 魏書闞駰傳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
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 宿讀 注王朗易傳 以燭繼
晝 魏書劉昞傳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
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
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
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 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猶爲此何人斯敢不如此

欲人重此典籍上許

其博未許其精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而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見上

豈爲聲名勞七尺上見

知真師所在魏書徐遵明傳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

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上見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魏書李謐傳每曰｜｜｜｜｜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喩

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欲與揚子雲周旋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

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illegible]

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illegible]

嘆曰｜｜｜｜｜｜[illegible]

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書邢邵傳校書邵笑曰何[illegible]

遍焉能始復校此｜｜｜｜｜[illegible]

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illegible]

能得便不勞讀書邵字子才遊覽之中卷不[illegible]

藉讀書皆陽郡曾之所謫郡人[illegible]

｜｜｜｜｜位有文集所未見[illegible]

其好學識錄十有書邵斷微得之[illegible]

如此有自稱行之皆爲[illegible]

勿之信然於賓客爲往以世[illegible]

其辭極爲衆乃欣服後乃取以會[illegible]

側傳劉陛沉密少爲學每｜｜｜｜｜

燭燼夜行數升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

據鞍讀書周書吳深傳深好學老而不倦朝夕往常｜

｜王褒馬驚墜地頸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白杖晉書皇甫謐傳謐爲外祖母家貧所務農業而

諸外兄博奕學寬以其惰業皆以嚴訓懸紙孤幼待於之傳嗜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

左右｜｜｜｜｜｜老窮聞而對之

覃窮書圃陳書文學傳序太和｜｜｜流涵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採人文緝綴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書無

不可讀者隋書王頍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

傳讀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問一知二 隋書崔賾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

手抄八千餘紙 北史崔逞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陷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按長謙名愍崔賁子

居無二業 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唯在注解

累旬不盥櫛 唐書虞世南傳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善屬文寶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

口誦補缺 唐書蔣乂傳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讚乂即於御前｜｜以｜其｜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然木葉照書 唐書郗寀傳璪少孤貧好學隱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以｜｜

故事問高仲舒 唐書占敘傳十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

書癡 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

書空畫地 唐書劉仁軌傳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由是博涉文史

冠纓詩禮服獵史傳 唐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窮千室其為計猶在乎脩德｜｜｜｜｜｜｜｜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按

此係方慶父弘直誡汝王元琮書中語｜

李書樓 唐書李磎傳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

夜輒然默念所記 唐書宗室揔傳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假衍自炙｜｜｜｜｜｜｜｜

獨州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許王素節傳始王雍授雍州牧力｜｜｜｜｜｜｜｜師事徐齊聃勉自強帝愛之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傳密廣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 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何暇偶俗吏語耶

觀書不知寢食 唐書韋述傳述弘機份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從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未嘗一日大書 唐書權德輿傳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不觀書著論辯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稱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

晝薪夜讀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燭｜｜｜｜輒然以｜書

所得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皆讀書｜｜｜｜｜｜｜｜｜｜館閣無虞世南北堂書鈔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嗇其好古手詔褒美

篤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

蔵玭每日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帳頂如墨色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
｜｜｜｜映月讀書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夜無燈｜光｜｜躡瓶水加足於上宋史朗深
甫傳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久則｜｜｜以警困怠朱萬卷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
同學宋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目昂爲小萬卷小萬卷見上近世肉譜宋史[illegible]傳甫博學義持
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疊疊然可聽號爲｜｜｜伽抒元史敬儼傳家居十餘年痾不能行稱｜
｜不廢削柳爲簡元史秦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曰
易漢書一帙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
｜｜以去族父迫抑之萊慨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元史吳師道傳

因誦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拾樹葉代書簡鄧志洞真紀事謂字
仲元武都郡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縑書患其繁重家貧｜｜｜以｜｜｜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綴
其上愈愚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厲心劉向
說苑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學積成聖劉向說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
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則富貴尊顯至焉糞心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何不炳燭劉向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
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括羽鏃礪劉向

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
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
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而｜之｜而
｜之其入不益深乎公明宣學劉向說苑｜｜｜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
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
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者｜而未
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躬自寫乃當十遍讀通鑑新論
高居而不知律令當自伏寫書即署以其老矣代之不肯云我｜｜｜｜｜｜讀書三壁文如貫虹

貢愈大祿陽列史淮南濟之宗容也｜｜｜｜｜｜｜入聖學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龍其尤甚
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覩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物斯辨矣學者｜｜｜｜
也｜獨觀大略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
熟而亮｜｜｜其｜｜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
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樹
皮編帙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

於眇刹｜｜｜以為書｜以盛天下良書**鑿書學股上**見**懷中竹牒**王嘉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有天文地圖之書**青藜吹烟**上見**削荊為筆汁為墨**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樹｜｜｜｜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言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

囈語過周易王嘉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群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

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座皆云呂蒙｜｜｜｜

饋貧糧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為｜｜｜之｜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情纏典素劉晝新論夫選鶴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蔡學者｜｜｜｜不可以一讀能也

春華秋實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玩其登其｜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買荻燃明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尺寸折之｜｜夜讀

筆頭盈甕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常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至｜

讀離騷千月如薺馮贄雲仙雜記錢若生好｜｜｜手不暇揭忘其兩味｜｜｜

吹火照書王仁裕開天遺事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灶中旋｜｜｜光｜｜誦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周禮庫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及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

稟之時人號為｜｜｜

三上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蒼籍於舊典也

浹日不盥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廬陵人也少游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一策一杯菓學得進賢錄諸孫龍圖學老應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聽日念坐字中命一人更讀於旁終｜｜則易一人故之祕｜｜使退卒亦自喜不難

晝夜苦學昏怠輒以水沃面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後公范仲淹

朱墨不去手陸游南唐書徐鍇傳既久居集賢｜｜｜｜｜

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楊龜山寓山樂兩肘示之曰吾此｜｜｜｜｜｜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治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論驪故事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留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定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懽共｜｜｜｜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為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其傳又二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荀子其爲人也｜｜者其出入不遠矣　盲辨色聾辨聲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以｜｜也　亦如肬贅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曾｜｜則具然欲爲人師也

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

寶行良道一而弗復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

學山不至於山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而｜｜｜｜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也

寡聞無約寡見無卓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擿埴索塗揚子〔…〕｜｜｜｜冥行而已矣

摭華不食實揚子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我｜而｜｜我｜

願魚無網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而｜｜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不知五經名目抱朴子｜｜｜｜｜｜而享儒官之祿

問具山敖山國語范獻子聘於魯｜｜｜｜｜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以耳食史記六國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無異悲夫

不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皇天報下神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後漢書呂強傳〔…〕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假手請字見上　別字後漢書尹敏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

輒自訓侯身〔…〕

〔…〕此正是我宋書宗室傳韞人才凡鄙以有宦城之勳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故問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輿上韞曰｜｜｜｜其庸鄙如此

營道無烈心宋書宗室傳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物兒詩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項羽千敗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既入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慰撫衆賓以威爲宜指挨之宜用改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衆咸掩口而笑

恍若迷途失偶厭如深夜撤燭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吐論以駭〔…〕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明朝座楣覽情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觀則｜｜｜｜｜｜｜｜｜｜｜｜御將茹氣腷臆而歸豈識向之夸漫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何不遷合朔日宋書阮佃夫傳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丨丨丨丨恥其不稽古如此太傅是誰吾不識也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
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丨丨丨丨不維近人梁書任昉
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丨於丨丨聲未遒於雲閣丨惟作大諾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
辭訟丨丨丨丨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典籤傳口語見上每在公宴必强賦
詩梁書胡僧祐傳僧祐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丨丨丨丨文詞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無爲作才語見向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義康素無術學殷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鄙伸羊拜姦之歲義
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丨丨丨丨檢覓鳳毛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
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

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
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夜說君有鳳毛超宗
徒跣還內道隆謂丨丨丨丨至闇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託云沈約便
句句嗟稱南史張率傳至年十六向作一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丨丨丨丨訥丨
丨丨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所識不過十字南史王義之傳義之不知書丨丨丨丨丨丨
不免而墻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
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
敎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
値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丨丨丨丨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
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魏書傅永傳永僮年二十餘有丨丨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何處龍見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尙書郎中源師嘗詣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丨丨丨丨
丨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强知星宿其墻面如此穴處北史雷紹傳紹年十八給事
鎭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脩尚武
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丨丨何所見焉
作屋況字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敎爲金
字丨丨之其丨乃就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李密傳密與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何奴早隸破野
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illegible]好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
今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丨
丨丨丨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
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作何須作書語八十
宗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丨丨丨丨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河南將軍

晉無此號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
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將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
州長史鄭大譽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丨丨丨丨丨
丨丨訴非理記安生奉其族向冢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
嘲之觸觸生見上獬亦不識字而能觸邪舊唐書侯思止傳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
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丨判丨可則入將不利
王室羅及之徙已與矣判司敎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戚因說
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
軍元禮將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
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丨丨丨丨丨賜絹買經史
丨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舊唐書隴西王博乂傳紀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
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雖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

而不委任別法吏惟恥近公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伏獵行
聞猾鶴入｜｜一二百匹可各｜｜習詞務爲講事
郎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
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宦無學術
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杕杜舊唐書李林甫
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傳百無學術僅
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
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
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弄麞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
此云｜｜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
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
有｜｜之慶客視之掩口曳白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
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爲選首鄉與遙門僕初承恩欲悅附之
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
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六經則
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

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舊唐書楊綰傳綰此稱弊後輔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
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沒字碑五代史漢臣傳明宗
聲｜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
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
｜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霍光傳不可不
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讀宋史寇準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
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
何以教準詠徐曰｜｜｜｜｜也準莫諭其意讀未終紙
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欠伸思睡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爲資治通鑑人
多欲求觀｜｜｜一｜｜已｜｜能閱之終篇者
惟王勝之耳按勝不識奇字至分爲兩金史赤盞合喜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廣上
之曙孫益柔子

對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然
岬山可取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
竊笑｜｜｜｜耳崔兒參政金史斜卯愛實傳合周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
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之語兒不行等語以飯坑酒甕
而作兒孫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
王充論衡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
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腸爲｜｜是則物也鸚鵡
能言之類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
頌術雖千篇以上｜｜｜｜｜也衍傳書之意出
脩腹之辭非徹備以賄玷精以之易計王符潛夫論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
之才不能任也
數十將其故何也其富者則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徐幹中論凡學
｜｜｜｜｜｜｜｜者則
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
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

所探以獲先王之心此｜｜｜｜｜｜｜蒙然張口如坐雲霧顏氏家訓人
乎｜｜｜｜｜｜｜也生在世會當
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
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
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
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顏人答策假手賦詩顏氏家訓梁朝全盛
長受一生愧辱哉之時貴遊子弟多無
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
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則經
求第則｜｜｜｜｜三九公讌則｜｜｜｜｜嬾營饌惰裁衣顏氏家訓
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補蔥蹲鴟顏氏家訓
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欲煖而｜｜｜也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
羊肉答書云||||||梁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
此元氏之世洛京府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
反顓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
專旭當音專勖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一
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王莽非特鴟目虎
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䵷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耳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
狀有一後生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
|||又禮樂志云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
揰挏乃成二字竝從手揰挏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
然向學士又以種挏時大官釀馬酒乃就其孤陋遂至於此　種
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上見　斫窗舍人　朝野僉載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
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斫
窗取得之時人號爲||||　江漢與河東何涉　劉肅大唐新語荊州人有

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所逼以嗣見而譏曰此任
|之間||有|關|遂改今之以嗣深爲人所笑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
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
誤華省曹郎如此判||||||向下|由是知名改
補雍州司法　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　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
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聞
者掩口而笑　挽鏡寒鴉集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常令
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
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
||||||耳　二毛之叟不知白面書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

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
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
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
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
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
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
猶夜行|||||　豈是助語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嘗宰於澠池皆以門蔭也不
知書因飾旋宗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
臨新歲猫獺驚人漁網寸覓殊而不獲後又祗承人請假狀後
判云白日甚貸須到夜即平明放歸又承人妨不敢去又判決
祗承人云如此繩須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
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共之乎者也何別哉　人日烏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
俾吏錄之其棘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二變而
爲|||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反坫　沈括夢溪

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駁歷貴近曾官知海
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於壁間後
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
||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
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偶故謬以屏爲反坫耳　呼馬爲韓盧梁江爲伶
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家稱博學侯||||||||||按德柔李德柔　一榻枕書　陸游
老學庵筆記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臥直到日斜騎馬歸　生年二十未知
周孔　陸游老學庵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古有人曰|公|夫子蓋謂世雖農夫子伍下至賤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
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　梨爲五臟刀斧　文瑩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
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餚引步於渔
僕携鳥間過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

滿筑就之乃一老叟教數郁章叟然佛醮劘以尕夐衒而翔雅
有禮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處亞之容右身亦不敢睨
諗李以挽渴埋食數｜賓僚有曰比不宜多食饌｜｜｜｜｜
叟稿笑丞相曰元亨之酒以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昧偶失容
於釣車失貫無所聞李堅質之傍有小日舡日無說則大之叟
不得已問說皆同承明刀斧之說者稽乎因樂世盡云必有其
積叟曰見駢冠于所謂五藏刀斧者其所發之根乃離別之離
爾恭言人之別離我伐雁懷甚者刀斧蹇宛穿心一小桀披拂
以呈丞相乃鳴冠于也
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武功部一

兵機

本兵〔管子〕安難以要上事｜｜之極也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管子〕爲兵
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
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
服習無敵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
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
發如飛鳥
動如雷電發如風雨〔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莫當
之｜之｜之｜之｜之｜
其前莫害其後獨
終無方原無象〔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
出獨入莫敢禁圉
務時因勝之｜｜｜勝之幾

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
聽鈔視親思瀞〔管子〕｜於｜故
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勝之
能闕未極｜於｜故能見〔管子〕｜於｜故能得其實無至
未形｜於｜故能知未始發焉動焉量｜於｜故能至無至
善不戰〔管子〕｜其次一之二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
毀之者六｜｜者何也曰號令也
也斧鉞也祿賞也｜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
翫好也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
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
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而無
害｜｜而無異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危危窮窮〔管子〕
意〔管子〕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徑乎不知發乎不
｜｜器之宅也｜｜教之盡也不能致
利適用敵〔管子〕
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善者

之爲兵也｜｜｜｜｜｜若｜｜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作內政而寓軍令 管子｜｜｜｜｜｜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兵幸於權 管子夫｜｜｜｜｜權幸於地注幸猶勝也

構武滿 管子兵敗而不止命曰｜｜

伐逆伐險伐過 管子先王之伐也｜｜不伐順｜｜不伐易｜｜不伐及

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者也知形不若｜｜知能不若｜｜

察其 管子故主兵必｜｜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

待士安國之經 管子故兵者｜｜｜也不可廢也

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管子故凡用兵之計｜｜｜｜｜｜｜｜｜｜｜｜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

小征大臣 管子是以聖人｜｜而｜｜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

論器論士論將論主 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其｜｜其｜｜其｜｜其｜｜

無溝壘有耳目 管子故善用兵者｜｜｜｜而｜｜｜

不呼徼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 管子兵｜｜｜｜｜｜｜｜｜｜｜｜呼徼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 管子故軍爭者｜｜｜｜

三間 管子入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

乎悉美人諂臣文馬 管子竊以｜｜以窺其外外內微察可以成敗｜以塞其內選以｜

五戰而至於兵 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固在之分吾已得而問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曰｜｜｜｜｜｜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新

恭日廡十里所將日之千金 管子傅戰十萬｜｜之廢｜｜｜之行也戰一謀而｜｜之用｜｜｜之道

如獨行 管子益知敵人｜注益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國自退故曰獨行也

文令武令 管子｜｜滿與兵而有存宋鄭而令曰無攻者言與楚王遇至於過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故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爲

時爲主客 管子大諦與作｜以｜人時以爲｜皆得度

勿爲客始 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勿爲｜

不來之

招搖之下 管子來而不得｜｜｜｜｜｜｜｜｜｜｜｜

大武三曾 管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地｜｜｜｜而假武與力

地圖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素賞 管子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軍上桓公曰諾以令致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行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壹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

愀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晏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有人之兵必為之朝禮于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丨丨師之所處荊棘生為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丨丨丨丨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丨丨丨丨丨

恬惔為上 老子丨丨丨丨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兵 老子以正治國丨丨丨丨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丨將救之丨丨丨之

不怒不與 老子善戰者丨丨善戰勝者丨丨

不敢進寸而退尺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丨丨丨丨丨丨丨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哀者勝 老子抗兵相加丨丨丨矣注哀者慈仁

柔弱生之徒 老子堅強者死之徒丨丨者丨丨丨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注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

尊俎折衝 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

鐏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丨丨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丨丨矣而太師其與焉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丨丨丨丨丨丨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兵者詭道 孫子丨丨丨丨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丨丨丨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拙速 孫子故聞兵丨丨未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丨丨丨丨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善之善者也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故善戰者丨丨丨丨丨丨丨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

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待敵者佚趨敵者勞 孫子凡先處戰地而丨丨丨丨後處戰地而丨丨丨丨

處女脫兔 孫子始如丨丨敵人開戶後如丨丨敵不及拒

五間 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丨丨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

神紀 上見

農戰 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丨丨也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眾勿為客丨丨丨

不由忿起 尉子蔽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丨丨丨丨

兵道 上見

百歲不一用不可一日忘 鶡冠子兵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也是故人道先兵

行枉則禁反正則舍 鶡冠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故不殺降人

與神同方 鶡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丨丨丨

武美文華 鶡冠子設兵取國丨之丨也不動取國丨之丨也

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

鶡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
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三者明
白何設鶡冠子故所肄學兵必先｜｜陳以五行戰以五
不可圖天權音在倍官角方挾商羽徵君為隨以轉無素之衆
贊無素之衆上見陰溺溺人鶡冠子｜｜故能往來貫無
決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
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煖曰
王者｜｜｜故太上用計天武鶡冠子昔見廣而傷彼殷大
謀兵次因人事其下戰克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漏船燒屋吳王其善將者如坐
之法夜行之道｜｜之類也｜｜之中伏｜｜之
下使智者不及謀勇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
者不及怒受敵可也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
後而能｜｜｜焉獨以靜勝尉繚子兵｜｜｜國以事若求
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亡子若救溺人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
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聚敵｜
先稽我志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萬可以尅天下韓非子
謂之天官人事而已大一人
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削迹無遺根韓非子臣聞
對千千可以對萬｜｜｜｜｜矣｜之曰｜｜
｜｜無與禍鑄大鐘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之道難不
鄰鶡乃不存通乃｜｜｜｜之若仇由之
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
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
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名聲發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齊七月而仇由亡矣｜足以｜｜之威彊足以捍
呂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
之後發先至動｜之｜｜之｜此用兵之要術也善附民者善
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
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

是乃｜｜感忽悠闇荀子善用兵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者也｜｜莫知其所從出
荀子故仁人上下｜｜｜｜｜臣之於君也下之於
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明警戒和傳而一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
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棄疑無過無悔荀子知莫大乎
於｜｜｜｜｜｜｜莫大乎｜｜事莫大乎｜｜行
｜｜至無悔而止六術五權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矣成不可必也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無欲將而
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戰如守行
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如戰有功如幸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
從欲勝計則凶｜｜｜｜｜｜｜｜｜｜力

術止義術行荀子｜｜｜｜所謂也曰秦之謂也生力術
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
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諷秦也荀卿子斯問
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飾
怒荀子王者之師旅鈇鉞者先兵戎不可以從我始呂氏春秋之
王之所以｜｜也月不可以稱兵稱
兵必有天殃｜｜｜不大兵不緣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庖不登
也｜｜｜｜｜大勇不鬬｜｜｜注寇害也
若水火若用藥之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善用之｜然善用
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者然得良
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天下良藥上見兒起兒絲呂氏春秋
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凡兵欲急
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不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
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
處則知所｜｜｜死者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

諸武而已矣并氣專精上見其形而功已成呂氏春秋當賞君子之用兵｜｜｜｜｜
｜｜力貫突鞫貫卒呂氏春秋上務之同則邀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得之同則邀為
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鶩馳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遣偷解帳淮南子齊興兵
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
諾不問其辭而｜之｜則夜｜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因
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
乃還師而去若櫛髮耨苗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所去者少所利者多始如狐狸合
如兕虎淮南子｜｜｜｜彼故輕來｜｜｜｜敵故奔走仁人可使文中子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邊

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也｜｜素曰
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求
何益戢而時動動則威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武不可覿國語｜｜｜｜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守龢同順義國語天戰盡敵為上｜｜｜｜為上伐備鐘鼓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
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
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
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聲其罪也戰以錞於
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襲侵密聲上見五
問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

之師而伐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
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
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嘩四間也夫眾聞譁則必懼
｜｜也鄭將從楚楚將頗喪有闕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
楚師於鄢陵於此在間與君子聞義吳絕慮無遷以干卒將進欲請於大夫曰危身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
苟生則為無貴知矣民之思死而欲富以長役也與我同雖
然彼必其國有遷我｜｜｜｜彼將作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二
君勇其於此用之今又必挑戰以屬民心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國語夫戰｜｜｜｜｜｜｜｜不
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審賞審罰
審物審備審聲國語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
越大夫種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大夫皋如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

曰可矣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定傾者｜｜節事者｜｜始於人者人之所
卒國語兵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也聖人因天國語
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
章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國語逆節萌生｜｜｜｜｜｜是以
明｜雜受人事與天地相參國語夫｜｜必將｜｜｜｜｜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
其形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救火追亡人國語臣聞從時者猶
｜也罷而驕之唯恐弗及贏縮轉化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
節固然唯謀不遷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

｜｜｜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見上

遠交近攻 戰國策王不如｜｜而｜｜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肘足接車上 戰國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於｜｜而智氏分矣

變徽章以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其｜｜｜｜｜注徽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後起而重伐不義 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攻戰之道非師 戰國策臣之所聞｜｜｜｜｜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

奉漏甕沃焦釜 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注諭救之急

游人合鬭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而｜其｜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

及其鋒而用之 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

復用不如伏策東歸伊據天下

備多分力 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者｜｜｜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吹律聽聲 史記律書武王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象太白 史記天官書用兵｜｜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陰權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爲本謀

伐吳七術 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

魚書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以惡草具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僞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 六出奇計史記陳
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丞相世
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 史記留
｜｜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借箸 侯世家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
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
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
何如房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前｜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
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

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
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
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
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
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
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
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 上見卷十
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解圍收弊
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
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
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
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因勢利

導上見趨利上見斫樹上見書上見先辨勝敵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
｜不可 以｜ 兩鼠鬬穴中勇者勝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 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
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
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於｜｜將 出奇
無窮 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 之者｜｜｜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以木罌缻渡
軍 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 拔趙幟立漢赤幟 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
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
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
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
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
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
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以長擊短**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 **壅沙** 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濰水陳
不以短擊長而||| 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
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 **見長見短** 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殺龍且 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
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馬牛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
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

相擊此宜夸矜|所|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 **明其為賊敵**
必欲|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乃可服 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
|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
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仰德此三 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
王之舉也 **從天而下** 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阨陿之閒且
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閒不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侯聞之以為將軍||||也 **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漢書鼂錯
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二曰||||
三曰||||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
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
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
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
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貴謀賤戰** 漢書趙充國傳臣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而||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軍實不踰月**
漢書趙充國傳||||||||曰|||| 後漢書吳漢傳時鬲
||||||之利也 **不戰下城** 縣五姓共逐守長據
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
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
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斷門限**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
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

田戎任滿與漢軍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
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城||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
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
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 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
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攻一得二** 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
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
將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
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
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
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
絕必復亡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
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
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
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

以歸　雨射營中安坐不動（後漢書王霸傳茂建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中霸前酒樽|—||—||—|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
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
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
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後漢
書馬援傳帝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阻計冘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
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後漢
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
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交縛兩
炬三頭爇火（後漢書廉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

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
軍士各|—||—||—||—|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
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
百級虜自相轢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
積（後漢書度尚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
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
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
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
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其
營|—||—|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
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
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後漢書虞詡傳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
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
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
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敵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
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
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
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
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
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
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

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　賊到顏有喜色
貢於丁奚|—|實破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公|—||—||—|賊破之後諸將問其
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
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
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開城掃灑（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三事曰
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
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四
|—|門|—|地|—|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北趣山）　攻心為上（蜀志馬謖傳注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
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
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迴船受箭（吳志吳主傳注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

婁儁因——復以一面白衣搖櫓（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
——前均船卒乃還 其精兵𦪇𦨈中使————
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扼喉搗心（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
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其——而——其——
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
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 破竹
（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
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
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數
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數無著手處（上見） 不學孫吳
而闇合（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
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
甚精於時咸以濤——————
與之——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宋書武帝紀）將
戰公所執麾竿折幡沈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

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
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驟旣力盡勢亦易疲（宋書張興
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
禁之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其趣之所
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 製獅子形與象相禦（宋書宗愨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獅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
氣易衰叫數力勿竭（宋書柳元景傳）元景銜命軍中曰——————但各銜枚疾戰一鼓
音 笳鼓 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
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
上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芥景文曰敵固
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耳 解衣高臥以安衆心（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
已至太祖方——————

深識九鎮妙察五色（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
宏謀霜照秘算雲回（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
拂無思不恒 不諫之策（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偽梁王郁豆
將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
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
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
佛貍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
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
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
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
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
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
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就當
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沉溺此豈非

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
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
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上見） 分軍隱林
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朐山連口涌城安民頓兩口分軍應赴三
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
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
係其後————及長文至猶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
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趣 大衆致力川岳可爲
兵至合戰于孫溪渚破之殺傷虜軍大敗
（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
祖留脩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
流爲四方勢援——————城隍小事不足辭也世祖
使城局參軍劉僧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
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馳兩空函定一州（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
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

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冑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冑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

懼不敢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爲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所域——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克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羸師卷甲以後其心 魏書張袞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太祖從之果敗之參合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鬬 魏書李沖傳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淸以至於淮——此乃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參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易旗遞進 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亦行抄劫騰計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及諸絃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皆不知所爲縱兵擊時盡破之

車輪截流 周書王軌傳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淸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

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淸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輪——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淸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舟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驍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少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後封英國公

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所獻書策上之謂爲御侮——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爲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二州戍之而還

以權道迫之 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

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并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克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升高邱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引水逡巡歛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齩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　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鬭故且｜｜｜｜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爲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乘糧絕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

權在於速　舊唐書裴寂傳兵法尚權｜｜｜｜

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　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使功不如使過　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乘船江中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改信州爲夔州使拜孝恭爲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擢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日用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援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

以寸之地扭其鋭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大
兩軍相遇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
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以擒之敗則自
守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侵此則｜｜｜｜也 **唐兵之大勢**
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
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
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
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
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
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
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
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有天下
二百餘年｜｜｜｜｜｜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
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
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

遂以鼓譟而擊
賊必從外撓 **開門偃旗** 唐書王元軌傳突厥寇定州元軌
令｜城｜｜旗｜虜疑不敢入夜遁
先聲後捨 唐書蕭倓傳吐蕃寇涇州詔兵禦邊帝因問兵
法倓有必勝乎倓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
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
故有不殺為不舍二毛不犯田稼其欲人如免水火此必勝
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乘其言 **須權以勝之** 唐書
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眾完故城版
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制瘡痍之餘不可矢石相確｜
｜｜｜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 **平戎十八策** 唐書王忠嗣傳時奚
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怒契丹有難忠嗣進軍磧口擊破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因上
其方略特文降耳乃營木刺闕山謀虜其因上｜｜｜｜｜
築壘不驟 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
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

｜六柵兵頗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
鄆三年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
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晊不 **結草為人執**
意兵之至也寇晊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
以旗幟 起魏而太原可襲乃｜｜｜｜｜｜｜以驢負之往
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
梁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但以故不追 **折節勝用兵十萬** 五代
史雜傳梁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
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
乃｜｜｜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
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
｜｜｜｜｜｜｜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實疊其勢可
破勝而驕忘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
事乃整衛復 **兵屯八百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至
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
戰遂敗巢兵

巢先鋒至鏐以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
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
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
｜｜矣巢眾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告曰為十餘卒不可敵
况八百里乎
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灌傳徙河都監張
康國為於徽宗召對問西北
邊事以筋畫御榻｜｜｜｜｜｜｜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 **驅羊以襲** 宋史完顏安國傳明昌六年左丞相夾谷
清臣用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
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
濼之戰殺獲甚眾詔賜金幣既而丞相與總大軍進安國為
兩路都統人持於多米七百遣安國追敵每言糧道不繼不可
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之便遂從
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馳以薄之降其部長提闊進官四級
遷左翼都統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 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茶丘乃顏叛
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

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邱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邱夜令軍中多裂常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乃顏兵大驚以爲宮兵大至遂降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食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

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見上 **三盜** 見上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見上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陰符經注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馳焉況用兵之務哉卷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日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

一者能獨往獨來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

審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

全勝不鬬大兵無創 六韜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行奇譎設殊異 六韜權士三人主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刑上極賞下通 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是將威之所行也

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 六韜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

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 六韜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神勢 六韜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器械爲寶勇鬭爲首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鬭爲首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

畢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畢城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太公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

陟長路可驚而不可擊不假可擊阻鼓走疑逸周書五虞一｜
雖狄路可牽而行可擊心怖可擊——備從來三｜
佐置舉旗四面處人謀柔武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
五後動於之在燃從也不關故曰——四方無拂奄有天
下猛虎羽翼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
加之——而翱翔四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鄭道元水
海隨所遇而施之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
謂不期同時也兵微有勾陳之宿主關訟兵陣故避田攻取之
法以——則
共會敵是以舉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字疑誤澄之以無事濟之
以至仁——羅隱兩同書化行而衆和數利而寇息然後——運糧勢
難行遠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爲急務——不但
多費而——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三

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
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
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
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
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
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
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
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
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
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五騎五色旗爲斥候王稱東都事略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從伐巨木於廣地
——以——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衎料衍地
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以爲應
轉羊擊鼓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
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羊人數千衣以甲

冑持旗幟刻木假立成行列晨鼓噪敵人驚遂放水櫃旋知
其非真也其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
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爲
敗北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
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
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生——羊置其
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相持竟日及覺
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猺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猺以竹爲
箭傅以毒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
祖再遇之智裝束草人羅列堤岸猺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
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師蠖張仲才文始與羣聖人俱時立君
搗其穴一戰而平臣師卿昧立和習師撰具制禮——
戡——
制兵

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完

武功部二

將帥

往夫驚夫游夫〔管子〕故一器成｜｜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具而天下無聚衆居右〔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生民司命〔孫子〕知兵之將｜｜之｜｜國輔〔孫子〕夫將者｜之｜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五危〔孫子〕將有｜｜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智信仁勇嚴〔孫子〕將者｜｜｜｜｜也若驅羣羊〔孫子〕焚舟破釜｜｜｜｜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登高去梯〔孫子〕帥與之期如｜｜而｜其｜

人將家將國將〔鶡冠子〕有｜｜得一人氣吉有｜｜得一家氣吉有｜｜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醮廟捧觴〔吳子〕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吳起於｜立爲大將軍心制〔尉繚子〕夫將不｜｜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吮疽〔韓非子〕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猛將起於卒伍〔韓非子〕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必｜｜｜｜進事長功〔荀子〕守時力民｜｜｜｜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使民不偷見上三至〔荀子〕所以不受於上者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至臣〔荀子〕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五無壙〔荀子〕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知將分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矣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淮南子〕將者必有｜｜｜｜｜｜｜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嗜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程寒暑齊勞佚同飢渴共安危〔淮南子〕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

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也受鼓旗受鈇斧〔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乃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隨敵決戰無有二心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心如春夏秋冬〔淮南子〕故將軍之｜｜滔滔｜｜曠曠如｜湫漻如｜典凝如｜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被羽先升〔國語〕伐翟柤御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御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遂克之老謀壯事見上元帥〔國語〕公問｜｜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出私金益公賞〔戰國策〕甘茂攻

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
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
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
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以
——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右手不倦　戰國策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
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撓
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敎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
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
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卿子冠軍　史記項羽紀初宋義所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
居數日兵果敗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
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註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扶義而西　史記高祖紀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

梟將　史記留侯世家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

細柳軍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
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
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
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見上

立表下漏　仆表決漏　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召
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
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
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
馳至軍——｜｜行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
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入
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
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
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
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
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
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
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左驂以狗　見上

嚄唶宿將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往恐不聽注嚄唶謂多詞句

軍鋒　史記黥布傳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爲——｜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　史記淮陰侯傳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大驚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見上

多多益善　史記淮陰侯傳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而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也父知之乎**不從中覆**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史記李將軍傳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不擊刁斗自衛見上

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立號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而歸

軍鋒之冠史記南越王尉陀傳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

伏波樓船戈船下厲史記南越王尉陀傳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揵斬軍中女子漢書李陵傳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徒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

絕甘分少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寬饒厚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

揚威武參計策漢書馮奉世傳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將軍又何疑焉

折衝宿將漢書馮奉世傳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功名次趙充國

九虎漢書王莽傳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

上將之元漢書叙傳長平桓桓——

大樹將軍後漢書馮異傳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執金吾擊郾後漢書賈復傳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

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

大耿後漢書耿弇傳張步曰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可懼乎弇況之長子故所爲大耿

曉兵愛士可獨任後漢書王霸傳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

雲臺不及伏波像後漢書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以椒房故獨——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將軍——帝笑而不言

雅歌投壺後漢書祭遵傳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見上

臥鎮後漢書景丹傳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

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以｜之足矣　**北州大將** 後漢書吳漢傳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咸丹帝曰景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　**上應二十八宿**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又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圖書雲臺** 見上　**敢毆後拒** 後漢書張宗傳太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通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孰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賢張宗禪禹｜

｜｜**涼州三明** 後漢書段熲傳熲字紀明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云韓山西羌猛三明儼蹤　**割髮置地**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以｜｜　**爾曹快人**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爲將如此朕復何憂乎按昭郝昭　**爲將當有怯弱時**

魏志夏侯淵傳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皆萬人敵** 蜀志劉先生傳注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之｜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天下奇才** 蜀志諸葛亮傳亮病卒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也　**有國士風** 蜀志關羽張飛傳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之｜　**抗颺虓虎** 蜀志馬超傳表任授君｜｜｜｜據董萬里求民之瘼　**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蜀志王平傳注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爲語曰｜｜｜｜｜｜｜｜按句扶王平同郡人數有戰功封宕渠侯句古侯切　**可人** 蜀志費禕傳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侔迹韓耿** 蜀志楊戲傳贊關雲長張翼德濟於艱難贊主洪業｜｜｜｜齊聲變德　**膚如刻畫** 吳志周泰傳注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　**銀盌通酌** 吳志甘寧傳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　**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志陸遜傳注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　**摧鋒稱豎** 吳志陸遜傳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

聞之甚懼晉書與週云大駕已旋賊得韓覇具知吾鬭後且水道
乾宜當亟去還來答方｜人｜｜｜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
酒饋藥 吳志陸抗傳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
祜｜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之｜抗亦推心服之於
時以爲華元子 被髮叫天 吳志孫峻傳注吳書曰留贊爲將臨
反復見於今 敵必先｜｜｜因抗首而歌左右
應之畢乃進 乞襦帶與之 晉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帝｜
戰戰無不克 之｜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
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 刈穀造縑 晉書
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 羊祜
傳祜出軍行吳境｜｜爲 輕裘緩帶 晉書羊祜傳祜在軍常｜
糧者計所侵｜｜償之 ｜｜｜身不被甲鈴閣之
下侍衛者不 龍驤麟振 晉書段灼傳艾受命忘身｜
過十數人 ｜｜｜前無堅敵拔又鄧艾 萬里長城
宋書檀道濟傳初道濟見收脫幘 蒼頭公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
投地曰乃復壞汝｜｜之｜｜ 患頭風好著狐皮帽

羣蠻惡之號曰｜｜｜每見慶之 白擬韓白 齊書垣崇祖傳初
軍輒與僤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崇祖在淮陰見上
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
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今眞其人也崇
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啟上求鼓吹
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武原將 齊書周山圖傳
鎭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
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
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 貂蟬從兜鍪中出 齊書周盤龍傳
能禁衆稱其勇呼爲｜｜｜ 盤龍表年老才
弱不可鎭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
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耳 備
衛帳內 齊書薛淵傳淵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安都以彭城降
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鎭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
有氣力太祖使領部 人人如是吾又何憂 梁書胡慶遠傳衛但
曲｜｜｜｜從征伐 行營壘見嚴整歎曰

歎望每嘆曰｜｜｜ 逆爲圖測皆在目中 梁書張弘策傳郢城平
｜｜｜｜｜ 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
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
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卽日上
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郵落軍行宿次
之頓處所弘策｜｜｜｜ 置陣役人必先諸將 陳書
程文季傳每｜｜｜｜ 文季 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
中莫不服其勤務每戰恒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虎按南
史作程彪 合肥韋武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北軍歌曰不畏蕭娘
道虎諱也 與呂姥但畏｜｜｜有｜｜ 武謂韋叡也按
韋武偶韋虎與程 四廂大將 魏書明元帝紀置｜｜｜｜ 十二
虎同避唐諱也 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少將
少將上平當 魏書賀狄干傳家本小族世忠厚 給漏刻及十二
爲將以｜｜稱稍遷北部大人
牙旗 魏書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 黑矟公 魏書于栗磾傳
距劉裕斤征河南獨｜｜｜｜｜

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
防嚴密所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
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麾下栗磾以狀表聞
太宗詔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
故有是語 臥虎 魏書李崇傳崇沉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
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
｜賊其 諸將之冠 魏書崔延伯傳延伯善撫衆 北間驍將 魏書賀拔
心與康生大眼爲｜｜｜｜
憚之
勝傳衍書敦續云賀拔勝｜｜｜｜ 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北齊書蘭陵王長恭傳爲將躬勤細事 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獨
每得甘味雖｜｜｜｜
進寒水 北齊趙郡王琛子叡傳詔叡領山東兵數萬 監築長
城於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屛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
勞苦而定州先有冰窖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
遂遣輿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憚而送

永者至或門行亦斯之要啟乃對之勁思云——之人——
——以——授——并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違至循放
竟不一管兵人　**鐵猛獸**　周書楊忠傳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
城降追遣將嘆并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
於邙山前行後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　江神　隋書楊素傳素生
人咸目此是——也皆遷避避之　江加平乘大船容貌雄
偉陳人望之懼曰　**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隋
清河公即——也　書
長孫晟傳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
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
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
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
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
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
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
宴突厥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與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

總管——————————王笑　**猛將鬪將**
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大將　隋書賀若弼傳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
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非謀將韓
擒是——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太子曰然
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隋書史萬歲傳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
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
藥王楊義臣等出塞上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
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予候騎
曰是也達頭聞　**地上虎**　北史高昂傳昂從神武以討為西南道大都
之懼而引去　督與趙商洛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
中之神高敖曹——之——行絕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
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
企并將帥數十八　**錦裘繡帽**　舊唐書李晟傳每將合戰必自異衣——以
——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

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　**令其先識以**
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
奪其心　上見　**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　舊唐書李晟傳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
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克平寇逆[illegible]共古之
樹動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宮闈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
不識兵役安堵如初自一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　**市不改肆**　舊唐
——不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
書于頔傳始晟收復京城——
——及出平[illegible]其美　瓶　**罍不發**　舊唐書陽惠元傳河南大將[illegible]
詔發京西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
之及勞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
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
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
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他軍無不醉飽惟
惠元一軍——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　**頗牧在**

舊唐書羅藝傳自大中未聞功臣叙實將可內慕宗召學
士對遠事誠問授引古今詮列破虜之狀上悅曰吾方擇
帥門安集何為不期——————吾　**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舊唐書王
鄉為朕行乎誠欣然從命　君廓傳從
平對宴閱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
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
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
德將出戰李靖邊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不可以常例賞　**藏輔**　舊唐書李靖傳靖高麗
之後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有云李靖左——統——
公諸——古之名將韓　**勝築長城**　舊唐書李勣傳勣在并州凡
白與衛霍豈能及也　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
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使突
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　**不喜得遼東喜得**
鄉不——————耶　舊唐書張亮傳太宗親征遼東

仁貴詐將軍說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卬為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千匹擢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也

天將富貴此翁 舊唐書劉仁軌傳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王郭 舊唐書郭知運傳知運自右兩陲甚為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焉

佩四將印控制萬里 舊唐書王忠嗣傳忠嗣以軍用權明敢勇之後

因以忠嗣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

三韓貴種百戰餘雄 舊唐書李多祚傳——廁寵禁營通心王室

納短刀於靴中 舊唐書李光弼傳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示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

衆嚙鐵 舊唐書來瑱傳瑱為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多瑱禦侮有備賊縱至城下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瑱即瑱父曜故將城下拜泣說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為——

濺血當衣似水傷骨 舊唐書郭子儀傳自受恩寵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野宿魂驚——

闕將 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為——

草木亦知卿威名 舊唐書張萬福傳……江已及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淮江——「——」若從之……故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

二儒帥 舊唐書鄭從讜傳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守太原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鼓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大義為賊首尾逆從名為二儒帥威彼——之功也

割股肉以為羹將 舊唐書烏重胤傳重胤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分同至窮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殁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中丞為我知家事 舊唐書柳公綽傳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沈之於江行卒相感曰——門——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尅捷

誓不與逆

賊同生日月 舊唐書李光顏傳時韓弘為汴帥驕矜倨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說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自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饗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泣下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館還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眾兵之心彌加激厲

儒帥 舊唐書高瑀傳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宰相裴度韋處厚欲請用瑀事未決陳許衣冠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

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
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貸於人得鎮
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
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無矣 武成王 唐書禮樂志
太公爲｜｜｜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
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
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
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
右以良爲配後罷中祀遂不祭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
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
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 十哲上見 名將六十四人上見 成名
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皦然 唐書宗室孝逸傳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
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還
弟敬猷壁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
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窮寇救

死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
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當少故不擊無以示威於衆
以守則戰有關捨之則後變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
破楚通將間門俟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
登山合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
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
軍大將軍徙封吳 盛夏若負霜雪 唐書李密傳密持軍嚴雖
國公｜｜｜｜｜ 號令士皆｜｜｜｜然兢
得金寶盡散之 每向必持重 唐書屈突通傳後隋政益亂盜賊
繇是人樂爲用 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通｜｜｜｜
｜｜雖不大 尚堪一行 唐書李靖傳可汗頡利遁還帝謂侍臣曰
克亦不敗負 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
雖老｜｜｜｜帝喜以 踞胡牀直視無所言 唐書張亮傳帝將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伐高麗亮頻諫不
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
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壘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

｜｜｜家謂其勇傳白安於是副 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唐書楊弘禮傳
將取金帛數於卑士負擊因破賊
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大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
步騎二十四軍趨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
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 兵戢悅安 唐書張獻甫傳李懷光叛
宗曰｜｜｜｜｜｜ 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
咸陽累有 應對詳雅 唐書王忠嗣傳肅宗爲忠王帝使與遊及
｜｜｜｜｜｜ 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
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 不欲竭中國力以俘功名 唐書
州刺史大獵閑門自飲不敢于法
王忠嗣傳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
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故訓練士馬
隨缺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
夜思戰忠嗣縱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
士亦樂 中興第一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爲用 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

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
｜｜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
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轅門二龍 唐書烏承玼傳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
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
決號｜｜｜｜
｜｜｜ 方之金日磾 唐書渾瑊傳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
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
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使每有賜予 六矢著
下拜受宛若在帝前世｜｜｜｜故帝終始信待
而不動 唐書雷萬春傳萬春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
上與賊語伏弩發｜｜｜｜｜ 萬春｜｜｜ 潮疑刻木人
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 好讀閫外春秋 五代史周本紀威
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以通書算補郡吏
吏｜｜｜｜｜ 真神將 五代史梁臣傳太祖賜彥卿以所乘
｜略知兵法 愛馬一丈烏太祖閱兵翔以彥卿爲都
排陣使彥卿乘烏騅突陣
前太祖目之曰｜｜｜也 軍中儒服 五代史梁臣傳謝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嘗

｜｜又寫敵利家處外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騁疾若風雨皆人
望其行陣稍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望塵知敵數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爲人勇而多智能｜｜以｜｜ 持重挫鋒伺隙取勝
五代史唐臣傳德威老將常務｜｜以｜ 符第四 宋史符彥卿將家
人之｜故其用兵常｜敵之｜｜以｜｜
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 遼人自
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咒曰此中豈有符
王 褒中惟鬪青衣 宋史曹彬傳乾德二年冬伐蜀時諸將多
取子女玉帛彬｜｜｜｜｜而已
猶用鷹犬逐雉兔 宋史楊業傳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
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
亦｜｜｜｜｜｜｜爾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宋史岳飛傳善以少擊衆欲
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
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
故敵爲之語曰｜｜｜｜｜｜｜ 張紅眼 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

先充篤傳每戰與敵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陣戰酣 張鶻眼 上見
則精求奮舊兩眼皆赤時號｜｜｜ 又號張鶻眼
矮張 竹園張 宋史忠義傳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
閫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
順曰｜｜貴曰｜｜｜ 俱背取緋扇被甲冑以白標頭 遼史耶
律素著諸將所服仲爲部統
律仕充傳聞性疏簡不飾小節人初以是短之後從宋之紀
師以從及其｜｜｜｜｜｜ 馳突出入敵陣將殺其
衆太后望見甚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 有光自日中出倚如
何憂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
流星 遼史蕭撻凜傳會同六年二月杕氏官坊與越將爭宜爲
虧州節度使因式名所聞撻凜與趣延壽謀議往救使｜
｜｜撻凜｜｜｜宗嶢賦之｜｜｜｜｜ 人不將｜其卒中全
之機將意曰此天贊之時遂進兵殺獲其衆 不干其成 成
在所附諸將中最勇驍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 水
上卒未食不先食有疾者親視之｜｜｜｜ 雖洎濕自飯也

望金史｜｜傳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九一一四加自合
將皆作一十作用兵毎役人從時人以｜｜目之
之妙 金史紇石烈傳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藝事甫
日紀兵閣之側亦走閑處而至必使得二晚及所乘馬皆
發之以啗軍士人不過｜ 當日傳衙 遣使來言大軍駐兵高島
｜而得者｜｜｜｜｜ 元史世祖紀日本行省臣
王對馬島護鳥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成軍已
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難等｜｜｜｜之 旗幟甚變
亦月伯顔 元史劉整傳進于戶伯顔察堅不用號 首助將頭兵勢
伯顔察整可將皆阿木不干下情兵｜｜｜｜ 衆騎望
其風中時曰飛將軍 黃金門帥卿府 元史張弘範傳大德之年
奏木華黎其變皆通 人秋人勸以親諭之曰嚮讀
兄遣黑達大功難以｜｜｜｜ 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六韜
｜｜據不足以爲既意
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
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 備

數如法當知命理遲 持首授柄持柄授刃 六韜君入廟西面
能與坊爲當與兵 將入廟門北面
而立君親操鉞｜｜｜ 其｜日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禮將
之後操斧｜｜｜ 將其｜日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
六韜大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 不
身服禮將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
力將不身服力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名曰｜ 力將
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
見 止欲將 上見 立表轉道 六韜大將設營而陳｜｜轅門｜｜｜ 而
上 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
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順 人以利陣 周書武順左道順地
俱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以利不武禮右還順天
以利兵將居中軍｜｜｜｜人有中 三和 日彊上見 四旗之內
日教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
視如家室 諸葛亮心書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
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此爲察此

百夫之將退而有膽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
烈知人勤勞悄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
寬大閑於理辭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知
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此天下之將

一日萬里錢鏐在揚雜編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
帥及討於殿上曰臣爲蔡州兵賊於擇帥非難其人也
且安天下用將帥邪造大舟以越洛辭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
一一無所不備若乘一葉而歸其功也實其機也速賊
今代元老以抗狂逆
直謂一日萬里矣

把淺唐令南唐書裴死傳拜歲淮水淺洞分兵屯守謂之——

龍圖老子王閣之涯水淺溪族宋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鄜延
深慶四郡威德著聞夏人畏服屬羌部卒稱曰——

至於元昊亦

秋天使王閣之涯水與淺溪秋武襄公青初以散
以是呼之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
得將領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
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

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
足尙也公於是悉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踐樞密書史
家院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
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爲——

子史精華卷七十三

子史精華卷七十四

武功部三

士卒

門徒管子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人其蔽二十——二十人奉車
兩管子有公伐北燕事於孤竹離枝越人與吳王隱曲齊
挾身十以水齊管子有——之——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
敗越

門蒲用手滿鏡管子淮外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隊欲鼓從之與兵伐爭進而無止——
人非大丈夫之鮮

下通管子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
也其中貞賞之所使也

——謂國爪貴私兵者之——也嬰兒愛子趣孫貞視卒如——故可與之
之役夫

赴深谿視卒如——故可與
之俱死

壯男一軍壯女一軍老弱一軍 商子——爲——男女
——爲——軍也之謂三軍也

齊疾而均速若飄風 荀子楚國之民——練銳者爲一卒能騎高超遠輕足者
以進敵劾力以顯其忠雖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
者聚爲一卒夫民無兩興也——

役除其醜者聚爲

畏我侮敵尉繚子——畏敵侮我者敗立
此五者軍之——也

成者附鈐 韓非子大進而擊越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拔擊
勝則——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贈金無衣食賞之卒愁於野敗任之旅程於內攻

荀子齊人隆——

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 武卒 荀子
魏氏之——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
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
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
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五甲首而

隸五家（荀子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是最為眾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賃市傭而戰之（荀子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幾矣）

武人（呂氏春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於朝）

壹衆心一（呂氏春秋凡｜欲其｜也｜欲其｜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一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

精士練材（呂氏春秋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

利趾（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者千人以為前陳）

五兩（呂氏春秋晉文公造｜｜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也）

廝輿（呂氏春秋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

亭公弩父（揚子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卒謂之｜｜）

作師（國語天子｜｜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

旅賁（國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國語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水犀之甲億三千（國語今夫差衣｜｜｜｜者｜有｜｜）

奮擊百萬（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戰國策令中士卒以上｜｜｜｜｜｜｜｜｜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

五家之兵（戰國策齊車之良｜｜｜｜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大卒（史記周本紀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馳帝紂師）

一以當十（史記項羽紀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老弱未傅（史記項羽紀漢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悉詣滎陽復大振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今著名給徭役也）

執盾隊史（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以｜｜｜｜前元年從起碭以二隊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

中涓騎（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以｜｜｜從起碭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屬灌嬰殺龍且功侯）

騎將（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以｜｜從起呂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

騎將率（史記...騎將率為軍前騎為軍部也）

從公衛部曲行止舍士為備也

輿地兵（史記...兵因擁兵毫下惟爵名罷與太子留守何遠復門范蠡...）

其刑矣乃發｜｜二千教士上以為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

教士（史記...）上諸郡見材官引彊（史記...為當為人吹簫給喪事｜｜｜）

｜南陽之為將公初起勃以中涓從選以他甲卒（史記何尼弟子列傳）以新士｜｜｜｜

黃金之士（史記李牧傳）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蹶張（史記...）張蒼傳申屠嘉以材官｜｜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佽飛射士羽林孤兒（史記...）官｜｜...

秦（?）及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

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北騎｜｜｜越人在船下負船將

羽林孤兒（漢書百官表）取從軍死事之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郡騎士北騎...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

羽林孤兒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

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處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豬突豨勇 漢書食貨志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丨丨丨丨

游弩往來什伍俱前 漢書晁錯傳甲利刃長短相雜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羽林黃頭 漢書枚乘傳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丨丨丨丨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按史記鄧通傳以濯船為黃頭郎無以明黃頭之為士卒也故不錄此云羽林黃頭則黃頭蓋水軍矣

奇材劍客 漢書李陵傳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丨丨丨丨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扼虎 見上

六郡良家子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丨丨丨丨丨善騎射補羽林

迹射 漢書馮奉世傳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丨丨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

學種方

虎牙五威兵 漢書王莽傳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丨丨丨丨急遣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後漢書光武帝紀七年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旄頭 後漢書光武帝紀賜東海王彊虎賁丨丨鍾虡之樂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緹騎 後漢書安帝紀三公以國用不足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丨丨營士各有差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

突騎天下精兵 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丨丨丨丨丨丨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如虎如螭 後漢書馮衍傳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丨丨丨丨

積射 後漢書南匈奴傳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丨丨緣邊兵注漢官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門闌走卒 後漢書明帝紀勞賜縣掾史及丨丨丨丨注續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虎豹騎 魏志曹真傳常從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倒帝壯其鷙勇使將丨丨丨

賨叟青羌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丨丨丨丨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行裝就隊 吳志朱然傳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丨丨丨丨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解煩兵 吳志張溫傳權下令曰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丨丨丨五千人付之

四部司馬 晉書惠帝紀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丨丨丨丨公私窮踊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滿實之士 晉書孫楚傳丨丨之士鋒穎爭先丨丨

樂屬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元顯生殺自己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丨丨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按元顯道子子

北府兵 晉書劉牢之傳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丨丨丨

發揚州奴 晉書王敦傳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丨丨丨丨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

壬午兵 晉書張昌傳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台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丨丨丨

絳頭毛面挑刀走戟 晉書張昌傳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丨丨丨丨丨丨其鋒不可當

投鞭斷流

晉書石勒載記｜以吾之衆**君子營**晉書石勒載記元海授勒安
旅｜｜於丘足其｜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
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
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鮮卑具**
裝虎班突騎宋書武帝紀使寧朔將軍索邈領｜｜
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大**
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宋書劉懷慎傳劉懷慎字道恩蘭陵承
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
乙上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
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荆**
楚快手宋書建平王宏傳時張保水軍泊西渚吳喜左右勇士
數十人並｜｜｜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
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樓煩白羽漁陽突騎**宋書沈攸之傳｜｜｜
亭軍所破蔡興宗子｜｜｜拔軍
成岳｜**三齊射手**齊書高帝紀揚運長領｜｜｜
浴鐵爲群七百人引強命中攸敗不得過城引彊

命中｜上見**精手**齊書高帝紀王蘊將數百
｜｜帶甲志然紹家袁榮**張巧拔白**齊書東昏侯紀又虛設鎗
馬齊仗千人皆｜｜｜｜**配衣**齊書王敬則傳敬則招集
出東掖門稱蕭王出盪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
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彥琮司馬張**寶甲**上見**荷戟靡末**齊書邵
思祖止之乃率寶甲萬人過浙江巨源傳
詔其｜｜皆是白起**蒼頭犀角大力**陳書蕭摩訶傳大建
採積事始必北啓速耶五年衆軍北伐摩訶
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
來援其前隊有｜｜｜｜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
鋒甚**僧騰客**南史侯景傳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
銳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
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羊山各相距象敢死上厚
衣袍鎧名曰｜｜｜酏二山交稍以戰鼓叫呼晝夜不息**營**
戶魏書孝文帝紀沃野統萬二鎮勅勒叛詔大尉隴西王源賀
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

爲｜**見兵三等**魏書孝文帝紀中外戒嚴分京師｜｜爲
｜第一軍出道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爲**小統**
魏書曲陽侯素延傳以｜｜從太**李公騎**魏書李瑒傳隨蕭寶
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寅西征以瑒爲統軍
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
賑恤率之西討寶寅見瑒至乃拊瑒背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
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十二丁兵**周書武帝紀改八丁兵爲
｜｜｜率歲一月役**遊軍二**
十四部周書宇文貴傳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號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
爲｜｜｜｜令**翦龍兵**隋書特建道傳但別統萬人**百保**
其督捕由是頗息許縣由行使號曰｜｜｜
隋書食貨志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從者更加簡
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嗜闘**
隋書楊素傳長于將略諸將之徒並一時之雄傑
也及拔要害之地授｜｜之任功業克建而兩不旋踵**婦人**

唐書肅宗紀許叔冀表青州｜｜侯四娘滑州婦人
補果毅唐因姑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行軍討賊皆｜
｜｜**鋌刀雕旗**唐書昭宗紀初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兇豪之卒
二千人號曰｜｜｜｜門槍挾馬何至番宿衛城
自後寖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
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厭食飫
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
猶諠謗邀求動謀逐帥**此八千人可當百萬**唐書程知節傳後依李密署
爲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
騎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健狼**
軍兵唐書馬燧傳汴州大將李靈耀反選銳
兵八千號爲｜｜｜縱擊破之**衙兵**唐書田承嗣傳撰驍悍
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沈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
加稅率修繕甲兵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
數年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義兒**唐書高開道傳開道親
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

為｜｜
娘子軍舊唐書平陽公主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
飛騎舊唐書[illegible]傳因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
飛龍小兒舊唐書王鉷傳鉷與國忠共討綷綷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劍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甲騎四百人討之綷爲亂兵所斬擒其黨書射人韋瑤等以獻
百騎千騎舊唐書王毛仲傳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彩謂之｜｜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
曳落河舊唐書房琯傳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
挽硬隨身舊唐書[illegible]傳[illegible]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胡突騎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
以蕃落健兒上挽兩

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唐書張弘靖傳充幽州盧龍節度使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
江淮弩士舊唐書王栖曜傳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强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入矣遂不敢東去
騾子軍唐書劉沔傳沔將有蕃重賀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號｜｜｜最爲勁悍官軍寧警備之
父子軍唐書兵志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使其子弟代謂之｜｜｜
平射唐書伍仲莊傳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人畏其鋒
六院唐書李愬傳｜｜者隨唐兵也許州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

弩手完潤兵甲唐書杜牧傳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以｜｜五千｜｜｜｜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
黃頭軍唐書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頭號｜｜｜
韓旗讙譟唐書李觀傳涇師叛觀追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募諸軍紛紛讙譁眾增五千人｜｜｜｜士氣益振
官健唐書張萬福傳韋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坐仰衣食今一小賊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
飛雪將唐書杜中立傳舊傜車三千乘歲輓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
疾雷將唐書鄭畋傳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境中盜不發發輒得
黑雲都唐書楊行密傳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
定南刀唐書楊行密傳洽業屯兵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毀本號｜｜｜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
鴉兒唐書高仁厚傳利州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敬瑄遣以黑鴉軍部將李鋋發戍以兵五萬五千戍與千數敗巢軍

賊號爲｜｜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鬬瑄賞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射生子弟唐書李寶臣傳爲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爲｜｜｜｜出入禁中
夜飛將唐書劉從諫傳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多豪富之子
帳前銀鎗五代史唐本紀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於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軍
橫衝都五代史唐本紀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
定霸都五代史雜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得二十萬人
土團軍五代史雜傳雷滿爲人兇悍獷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於大澤中乃擊蠻酋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
雁子都五代史雜傳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爲雙雁於其頰號｜｜｜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雁

宋洛見上廳子都〔五代史雜傳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利見〔宋史
兵志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爲
上軍老弱怯懦置之——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送都下
以補禁旅之缺又選强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
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
練即送〕鐵鷂子〔宋史李顯忠傳夏人以——軍來顯忠以所
部拒之騎稍却夏兵大潰殺死蹂
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紫茸細軍〔宋史虞允文傳亮有——
——不臨陣止以自衛〕斑聲如雷江
水如沸〔宋史余玠傳玠至嘉定與所部兵還爲才疏弱二百
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敗若此殊不稱所望玠對
曰蜀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
聲止闡陣即合旌旗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人彌望若
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赤心隊〔宋史忠義傳劉安字
將失色而玠自若也按變王英〕平甫嚴州人入進奸

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
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東兵號——〕石手軍〔宋史忠義傳陳
文龍字君貫以眞銓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
銓入招撫之銓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者能擲石中
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
軍亦叛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項鷂子〔宋史忠義傳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
和間寇發歙源明年陷婺而邑隨役德率敗亡百人破
賊自二月訖五月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潑喜〔宋史
西夏傳有砲手二百人號——〕撞令郎上見阿里喜〔金史兵志士卒之
——勇健者號撞令郎　副從曰——〕
毛葫蘆〔元史順帝紀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
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
號——〕生券軍〔元史兵志調襄陽府——軍六百人——
故以名之　軍四百人由京兆府鎮戍鴨池命金州招
討使欽察軍市〔元史王慶端傳暇則俾
部領之　士卒爲——自相懋遷〕開闢人情〔六韜遊士入
人主何姦候
變——之意以爲間諜〕
螳螂武士〔六韜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强敵之〕
開敦閭伯〔通典周制五五二十五日元卒一卒居前日——後日——左右一卒日——日卒戎爲門——一伯一長日
伍二伍一長日——右二長日正〕七萃〔穆天子傳乙酉天子北
二正一長日——升于□口天子北征犬戎
大戎日明駒天子於衛之賜〕盛大雅劍業起居注讓
天子乃日睹——之十戰〕勇鬭士〔所部兵爲齊門
之剛天下〕〔宋鬳記剛鬭股者骨也剛——皆兵也〕赤老〔江休復雜志
——勁力原其意謂尺籍伍符以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迓者
累日不至問路人不知乃狄子也俗云赤老因謂亷日迓一
——不來〕文身黥黑衣駄旗〔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
人因呼爲賊王八〕初在軍時黥其面……
鄉兵稱瑞爲鬼耕……徐瑤〕拔山凌波寫今

南唐書役志八年春閱民爲師徒異元初均節民田以定科
則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助甲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
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産者亦出一卒號抵鎧軍又於客戶內有
三丁者抽一卒謂之關從後改爲——軍使物力戶爲餉以其
之保大中許鄰縣村戶自辦兵器每年官給綠袍俾以收其
道迷勝者加以銀袍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子是盡免以尤
謂之——軍又率民間傭奴婿瞻者謂之夜軍又募豪民能自
備繒帛兵器招募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白姓自老弱外
能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借市田自
甲之類凡一十二等皆使捍敵守把

行陣

顏夭〔管子七法——〕——不偷而乃用循環無端〔孫子奇正相生如——之——〕紛紜渾沌〔孫子
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孫子無邀——無擊——〕

一好高惡下貴陽賤陰（孫子行軍凡軍——而——而——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如率然（孫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止如斬足行如流水（荀子勝對人於域隊三軍之士——之——之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列子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此以力使禽獸者也）鶴列（莊子君亦必無盛——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制以五行（鶡冠子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早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吳子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管子深溝高壘守以強）鴈行（韓非子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圓居方正（荀子——而——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若盤石（見上）角摧（見上）鶩集麟伏飛龍騰（淮南子兵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垠——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四方如繩（淮南子故前後正齊——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聚散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陣者也）百人為徹行萬人為方陳（國語吳語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以——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為——以——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設右為牝益左為牡（國語凡陳之道——以——以——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營衛（史記五帝紀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試以婦人（史記孫子傳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四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三令五申（見上）背水陳（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使萬人先行出——）甬道（史記項羽紀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而輸之粟）圜陣外嚮（漢書項籍傳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漢騎圍之數重）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漢書李陵傳陵引士出營外為陳——————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塹壘木樵（漢書趙充國傳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魚麗陳（漢書陳湯傳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長轂雷野高鋒彗雲（後漢書光武帝紀贊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鉦陣立成（後漢書耿秉傳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士卒皆樂為死

列輕騎爲左右翼後漢書段熲傳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熲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偃月營魏志楊阜傳馬超擊隴上郡縣阜使從弟岳於城上作——與超接戰

八陣圖蜀志諸葛亮傳推演兵法作——————

圍落晉書宣帝紀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擁衆固壘而——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成擒也

縛草爲人晉書王濬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作火炬上見

鼓聲聞數百里晉書陸機傳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晉書馬隆傳隆——————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晉書周訪傳元帝以訪爲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川出自武關賊率杜曾破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朗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沸河動地晉書劉曜載記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

以長矛鉤刃爲方圓大陣晉書苻登載記每戰————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人自爲戰上見

勾鎖法晉書呂光載記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之——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

游軍彌縫其闕上見

却月陣宋書朱超石傳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陣兩頭抱河

函箱陣宋書柳元景傳元景令將薛元保守函谷關賊衆甚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多列旗幟緣險而還

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宋書宗越傳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

白羽咽川霜鋒照野宋書鄧琬傳——金鼓振谷鳴鏑聒天

長旌翳隴平原掩色梁書元帝紀蕭軍卒鏦射擐甲胄霜戈照日則——————龍騎蔽野則——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

七步三重梁書元帝紀止紂——————關項——聲撫大潰壘凶四滅

長塹鹿角梁書韋叡傳叡於景中營前二十里夜掘——樹——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勒諸將爲四甄梁書裴邃傳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城汝穎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遂——————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飛龍騰蛇魚麗之變魏書文成帝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制戰

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以示威武

十二陳圖 魏書源賀傳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

箕張 魏書爾朱榮傳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火陣木陣 北齊書許遵傳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我爲|||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

電繞蛇盤霧合星羅 周書文帝紀嘉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恡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欲遠亂徵兵致伐令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而欲逆貢天地毒敗人鬼乘此捕湯易同俯拾

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咤則風雲騰鬱 隋書煬帝紀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心德攸同牙爪斯在

騎兵四十隊步卒八十隊 隋書禮儀志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蕩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蕩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蕩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蕩幡|||長槊楯弩及甲矟等各稱是數

騎陣 隋書楊素傳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

八風營 隋書張須陀傳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陀列|||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

唐公壘 北史唐永傳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陷梁遣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也

續用爲狻猊 唐書朱滔傳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己等附磁州圖建中二年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

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象使猛士百人案之鼓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

天陣地陣人陣 唐書員半千傳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

臨淮遺法 舊唐書郝廷玉傳|||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旋覽舒午離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嘆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乎廷玉悵然謝曰此非末將所長|||王之|||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損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斷之以狗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蹄馳突有心破肝裂者太尉覽變以來無服校旗之事此不足

軍容見貴

四道並引（唐書韋雲起傳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敕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弁一走馬二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狥於是突厥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狹營小合（唐書田頵傳吳李神福渡江爲｜｜｜｜頵名以爲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後召兵與戰其地遇伏大敗）

曳柴揚塵（唐書顏杲卿傳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除司馬郎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赤白馬爲兩陣（五代史唐本紀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

拐子馬（宋史岳飛傳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官軍不能當）

數十里如

銀壁（宋史劉錡傳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不斷｜｜中外大震）

撒星陳（宋史張威傳荊鄂多平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聞鼓而聚之俟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鵝鸛魚麗（宋史宗室子潚傳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潚陣兵習爲｜｜｜｜陣上閱於便殿第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

吞江吸海（元史郝經傳遊騎上下｜｜｜｜）

東西遊衝（元史郝經傳一道並出｜｜｜｜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握奇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輔前後有衡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四隊風高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二隊衡有奇雲皆因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衝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翔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兩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餘奇握機（見｜）

虎翼蛇蟠飛龍鳥翔（見上）

四武衝陣（六韜武王曰敵人圍吾左右又擴吾前後絕我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烏雲之陣陰陽皆備（六韜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

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六韜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者也）

命籠（六韜武王曰吾無邱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驍騎繞我兩傍又役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三軍皆疾戰而不解）

雲布風行（通典置陣若｜｜侵若｜｜輕車位在戍二方我師之窮靡人不闕）

赤白相映若花園（溫大雅創業起居注營壁城壘幡旗｜｜｜｜｜｜｜）

九軍方七軍圓（包括補集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並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直戶按｜｜乃｜法｜｜乃｜法也算術方物八裏一虛少陰之數并此中爲老陽圓物六裏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兵數不可改易若既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加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

左虞候軍後亞為奇備伏先鋒踏白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沈括補筆談〕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遶之若依古人法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六陣法行而面相向背者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巷令向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上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以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今營陣法是也

子史精華卷七十四終

子史精華卷七十五

武功部四

克捷

積衆勝無非義〔管子〕大勝者｜｜｜｜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勝從於適〔管子〕兵之｜達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般若壞牆〔鶡冠子〕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一勝者帝〔吳子〕能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威行於冠帶之國布於天下〔鶡冠子〕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若撥麷〔荀子〕午其軍取其將｜｜｜烏獲與焦僥搏〔荀子〕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振趨使譬之是猶｜｜｜也

〔荀子〕攻以燕趙起槁而攻之若｜｜然卵投石指撓沸〔荀子〕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以｜｜｜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荀子〕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犇命者貢崩山破潰〔呂氏春秋〕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搏攫殪中木碎見上二京〔呂氏春秋〕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大國朝小城下〔淮南子〕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必｜必｜流血成川沸聲如雷〔戰國策〕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使秦業帝

一勝而霸 戰國策昔者秦穆公｜｜於韓原｜｜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 **刺蜚** 戰國策用兵如｜｜注蜚蟲名偷易也

振兵釋旅 史記周本紀偃干戈｜｜示天下不復用也

乘勝逐北 史記高祖紀當是時秦兵強常｜｜諸將莫利先入關

非人之力天之福 史記酈生傳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按漢書蚩尤作黃帝

斬捕過當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首虜｜｜

歷五王國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遫濮涉狐奴｜｜｜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過焉支山 見上

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海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於｜｜｜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天子大凱 史記主父偃傳天下既平｜｜注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

不戰而耘 史記東越傳人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

縣頭稾街 漢書陳湯傳賴陛下神威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蠻夷邸間

縣旌萬里之外 漢書陳湯傳｜｜｜之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

薦功告類 漢書陳湯傳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宗廟｜告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吉語 漢書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聞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燕然刻石 後漢書和帝紀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山｜｜勒功而還

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軍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

奮翼黽池 後漢書馮異傳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功難於信 後漢書耿弇傳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

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乃｜｜｜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建隆碣 後漢書竇憲傳封神丘兮｜｜｜注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碣也協韻音其例反

鼓洪爐燎毛髮 後漢書何進傳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耳

烈風掃枯葉 後漢書鄭太傳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執猶以｜｜｜彼｜｜

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 魏志賈詡傳注九州春秋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七縱七擒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赤壁燒船 吳志周瑜傳瑜逆曹公遇於｜｜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岸上｜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短簫之樂 晉書樂志其有｜｜｜｜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

不覺屐齒之折 晉書謝安傳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元謝安兄子

風聲鶴唳皆為王師 晉書謝元傳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皆以｜｜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

食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駝十萬餘

梟鳴牙中 晉書張重華傳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於｜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按艾謝艾秋麻秋

髑髏臺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追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勸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

八道俱攻一日即拔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從弟法系討蕭簡於廣州初世祖先遣鄧琬討簡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己不從法系曰吏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

士民無遺劉黍粒之歎 宋書劉勔傳論曰漢牟蜀城內外向為課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稱及嬰孩而授甚為戮上國劉勔克壽春｜｜｜｜｜｜｜｜｜莫不扶老攜幼歡呼而出重圍矣

一日破十二壘 齊書高帝紀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賊前鋒將程扞孫曇瓘等戰賊｜｜｜｜｜｜分軍定諸縣

擣海沆盪烈火消凍 齊書陳顯達傳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艫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耳

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 梁書元帝紀方僞長驅南道俱入夷山谷充原蔽野棱斬曳牛之侶拔距投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 梁書元帝紀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蕭減三叛坦然大定御駕東歸｜｜｜｜｜｜｜｜｜｜｜緬求前古其可得歟

此獲復與熊耳山等 梁書韋叡傳魏人先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鬭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

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大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赴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首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

千兵萬馬避白袍 梁書陳慶之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自發銍縣至於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一月中獲十二城 陳書周炅傳隨郡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之——

周武以甲子勝 魏書道武帝紀始皇二年九月賀驎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不——乎崇無以對

動高三捷 魏書宗室暨傳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暨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暨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泗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剋之蟻圖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闕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朕甚嘉焉

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魏書傅豎眼傳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衝突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士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

雙兔碑 魏書爾朱榮傳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

武士共歌蘭陵王入陣曲 北齊書蘭陵王孝瓘傳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入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謠之為———是也

栽柳七千 北史周文帝紀渭南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在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根以旌武功

聲將動天氣欲吞沙 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李克用率驍雄整齊金革叶嘆而———暗鳴而———

風雲作氣草木成形 舊唐書昭宗紀李克用代漢強宗陰山貴族呼吸而———指揮而———

轉丸沃雪 舊唐書裴度傳此梁王躬臨淮武收復判霧披巘若若——不判門如——

會衆賞勞 舊唐書職官志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臨軍對寇士卒不用命並得專行其罰既捷及軍未散皆——而——與其賞用乃告太廟元帥凱旋之日皆使郊勞有司先獻捷於太廟又告齊太公廟

驗馘以表殺賊之多少 舊唐書羅士信傳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效須陀謂曰汝形容不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許之擊賊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矟承之戴以略陣賊眾愕然無敢逼者須陀因而縱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及還則———也

三箭定天山 舊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姓有眾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逼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眾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

駐蹕山破陣圖 舊唐書高麗傳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率高麗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安市城賊中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猛將銳卒悉萃於此其

鋒不可當也今爲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饋運不過旬日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取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騎一萬五千於賊西嶺爲陣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一萬一千以爲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旗幟趨賊營北高峯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齊縱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明日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遙望無忌軍塵起令鼓角並作旗幟齊舉賊衆大懼將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李勣以步卒長鎗一萬擊之延壽衆敗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又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勣等引兵圍之徹東川梁以斷歸路太宗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佑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真率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轅門延壽等膝行而前拜首請命太宗簡傉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

地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餘衆放還平壤獲馬三萬匹牛五萬頭明光甲五千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國振駭后黃城及銀城並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因名所幸山爲——領將作造——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

上獲中獲下獲（唐書百官志）出少擊多曰上陣兵數相當曰中陣出多殺獲十之四曰——十之二曰——十之一曰——

搴旗先登（唐書程知節傳）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

整衆山立（唐書王雄誕傳）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無餘壘犯

八遇八克（唐書婁師德傳）與虜戰白水澗——

兵行霧中（五代史唐本紀）子謂諸將曰梁人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以氣吞之（五代史唐本紀）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擒二神將而還

刻石點蒼（元史程鉅夫傳）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

吞二京蚊蚋（唐書郭子儀傳）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露版（封演聞見錄）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布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若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勇力

筋骨秀出於衆（管子）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者有則以告

專桃而宜（晏子）公孫

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亦反其桃挈領而

死一搏猶再搏乳虎上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上見足走
千里手裂兕虎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
仲惡來——任之以力凌轢天
下推移大戲上見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子華子吾郵鴝年十有五
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
也四鄰畏之能——絕衆尹文子——之湯火不
——兵視大行之險猶之步初之郎——勇不可與征陣
避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
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卻行劑踵尸子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
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焉裂犀兕之革
曳九牛之尾列子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能拓國門之關列子孔子之勁——扛鼎吳子然則
何也——而不肯以力聞一軍之中

必有虎賁之士力輕——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
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上見樓季
之足韓非子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
御而下走逐獸則雖——無時及獸矣移大犧呂氏
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
遂禽——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六馬逐之不
能及矢左右滿把不能中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
王曰女惡能乎吾嘗以——而——江上矣——射之
——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
惡能——呂氏春秋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
能抽刀相啖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
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援枹鼓指呂氏春
爲於是具染而已因——而——至死而止秋孟賁
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
孟賁瞋目而視船人——曰裂——舟中之人盡揭擾入於河

舟人揚楫上見兩蛟繞船赴江刺蛟殺之呂氏春秋荊有次非者
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
江至於中流有——夾——其——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
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
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
——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筋力
之舉國——沈仲子良有壯——也九上九下國語衛莊公爲右曰吾
——也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
也管莊刺虎戰國策有兩虎爭人而鬭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
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
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叱呼駭三軍國戰
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嚴以有大夫啟——而身死於庸夫
抉眼屠腸成刑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
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
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

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
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
也亦自殺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史記項羽紀項王令壯士
於是下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
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遂走還
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人馬俱驚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爲
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
叱之赤泉侯——數里投石超距史記王翦傳王翦日休士洗沐而
俱驚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
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千人皆廢史記淮陰侯傳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項王喑噁叱咤
——漢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史記灌夫傳吳楚反灌
其仕宦爲僥倖老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
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騎上下山如飛 史記淮南王傳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按被伍被

從落中以劍斫斷纍欲刺虎 漢書李廣傳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上壯之遂救止焉按敢李廣子

捽胡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繇是著忠孝節注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奉蓋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彎弓三百斤 後漢書蓋延傳延身長八尺|……|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攝幘復戰 後漢書銚期傳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後漢書董卓傳卓膂力過人|……|

縱宗相繼上通天山 後漢書南匈奴傳張耽生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

率衆君 後漢書鮮卑傳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軍中號曰飛燕 魏志張燕傳燕剽捍捷速過人故|……|

逆曳牛尾 魏志許褚傳褚從征汝南[illegible]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行百

虎癡 魏志許褚傳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將步戰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

挺一雙戟八十斤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

策馬刺良於萬衆中 蜀志關羽傳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於之|……|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

據水斷橋 蜀志張飛傳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illegible]

[illegible]足而戰 蜀志馬超傳超爲司隸校尉與[illegible]

一身是膽 蜀志趙雲傳雲別傳曰[illegible]公軍[illegible]雲有伏[illegible]

[illegible]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兒難與爭鋒 [illegible]

竊隨擊賊 吳志呂蒙傳蒙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illegible]蔡限|……|

跳高躍身 [illegible]才幹通捷絕倫從[illegible]簡試自日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illegible]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illegible]往拔得一箭猛獸跳起[illegible]|……|於|……|猛[illegible]伏復拔一箭以歸

一呼而盜俱顛 [illegible]有勇氣聲若雷震|……|

故告
飛豹晉書王彌傳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
委以軍旅焉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
被甲游水中晉書杜曾傳曾少驍勇絕人能—於—勿跋扈付丁旿宋書武帝紀初
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
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
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
前卻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已
密命左右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
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黎民負象而趨宋書
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朱超
慶忌孟賁超然張火背髮怒穿冠能負數人宋書孟
頗能抱虎蹴豹搏貊氣有餘勢—|—龍符傳
子符以歸京都有膂聳躍數十左右顧盼宋書宗慤傳竟陵王
徐與力—|—|—誕據廣陵反慤表求

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
上壯之及行隸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
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負楯而進直入重柵宋書孔覬傳時
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士卒軍東討
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
知之白太宗得其候放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
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固守塘道逼狹將士力不丈夫跳
得展亮乃—|—|—衆軍因之即皆摧破
此不渡亦何須活宋書卜天與傳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
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
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阬
內使呼等類共跳阬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若必墜
此阬中—|—|—|乃復單馬衝突宋書張敬兒傳敬兒擊湖陽蠻
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在後—|—父子兩匹騎縈
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擢數萬人南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
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虜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
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
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以名怖
兒畫形辟瘧南齊書桓康傳拔騎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恐行
[illegible]江南人畏之—其—小—其—以—
無不
立愈拳捷南齊書桓康傳宜興—|—|—壽舞刀楯同黨使十餘十餘
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拔宜興王宜興同黨
人以水交灑不能著上見健物南齊書度傳師伯啟孝武稱度氣
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
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關弓四斛力
也—|—|顏師伯
—數在園池中帖騎馳挾輈叉牛拔距碎瓦梁書元帝紀
走竹樹下身無所傷之名

之夫帝嘗使追曰追風弓則吟使乃向
而游焚如颺馬之救鳥毛若奔牛之觸以此衆敵誰能禦
之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梁書韋放傳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
軍曹仲宗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
軍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
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
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
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
於是士皆殊死戰莫帶甲據鞍自朝及夕梁書邵陵王綸傳綸
不一當百魏軍遂退山之役綸苦戰所向
披靡羣賊憚之綸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
—|—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確綸子執二刀
楯左右交度梁書王神念傳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
祖前手—|—|—馳馬往來冠絕羣伍
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
亦一時妙絕高祖深歎賞之驚軍騎見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

得七跡梁書羊侃傳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泗橋有

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挽石人相擊 見上 反覆游水中數里 陳書周文

育傳年十一能｜｜｜｜｜｜｜跳高五六尺 距躍三丈 陳書黃法𣰋傳𣰋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

反手背彎五斛弓 南史齊安王子懋傳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微寒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

｜｜｜｜｜於｜｜｜當世莫有能者 撫髀拍張 南史王敬則傳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

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甚爲儇捷 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 見上 騎橐駝 南史

蘭欽傳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恆於市｜｜｜ 衛王弓桓王矟 魏書衛王儀傳儀膂力過

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 空手搏虎 魏書宗室可悉陵傳可悉陵年十七從世

祖獵遇一猛虎陵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

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

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

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

暨陽子卒於中軍都將 以矟刺人貫而高舉 魏書陳留王虔傳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矟細短

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功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

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遂｜｜｜｜｜｜

又常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

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 魏書燕鳳傳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

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

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

｜｜｜｜｜｜｜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

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斃

而北方之所以勝也｜ 鐵小兒 魏書長孫稚傳稚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節衛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

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雅憚之號曰｜｜｜ 持矟刺虎 魏書來大千傳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

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 風驟先登 魏書周觀傳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陳必｜｜

曳牛卻行 魏書伊馛傳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 馬上持幢初不

傾倒 魏書韓茂傳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

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

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

虎賁中郎將 手挽鞍橋倒立馳騁 魏書傅永傳永拳勇過人能｜｜｜｜｜｜｜｜ 立馬上與

人角騁 魏書傅永傳永子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見者以爲得

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也叔偉永子 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性驍勇有武藝｜｜｜｜｜｜｜｜

爲當時所服 大弓平射猶有餘力 魏書奚康生傳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

特作｜｜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

以爲希世絕倫弓即送置之武庫 長繩繫髻而走繩直如矢 魏書楊大眼傳太和中起家奉朝請

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沖弗

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

｜｜｜｜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

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

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擊賊如鶻入鴉羣 北齊書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傳思好

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

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

雜傳引曰兩｜｜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能與霹靂鬬** 北齊書薛孤延傳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髮及馬鬃尾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其勇決如此 **儒生遂為武士** 北齊書楊愔傳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儕咸共怪歎曰楊氏｜今｜｜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獨引四張疊挽** 北齊書綦連猛傳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而｜之過度梁人嗟服之 **臨陣如平常** 周書賀拔勝傳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真大勇也 **獨當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 周書楊忠傳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一｜｜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揜于因字之

稱超人 隋書[illegible]傳從大軍破陳稜於化山明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猜勁健號為｜｜太祖聞之笑曰 者翅之名尋滅飛將征 **以草塞瘡而戰** 隋書張定和傳從上杜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肉飛仙** 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拍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接飛絙而上** 隋書沈光傳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十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護兒傳整尤驍勇善撫士卒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眾只畏｜｜整護兒子 **出左入右往返若飛** 隋書魚俱羅傳楊素出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鬚毛逆如蝟膂力能拔樹** 北史高[illegible]式傳范陽盧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引毅方非常從爾朱雅服北州敵衛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 **足舉二人** 上見神力 北史[illegible]所背與之角於諸閣叶聲則勝時有沙門曇[illegible]號為[illegible]曹 **老羅當道臥貉子那得過** 北史[illegible]城小陣武進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羅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羅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敵見皆退逐至東門左右諸將會戰破之軌道投城道走文帝聞而壯之 **俄頃三奪矟** 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善解避矟｜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其｜元吉 **超升其樓** 唐書秦叔寶傳盜起從通守張須陀｜素驍勇雖相數與其日為之破從｜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城賊眾十餘萬須陀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眾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陀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又迴軍奮擊大破賊眾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 **登金舒鉤** 唐書[illegible]義長安人以升斗結

殺於市有膂力

能||||擒傾批背舊唐書李正己傳正己高麗人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其|而|其|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慚由是不敢為暴

能擒奔馬舊唐書史敬奉傳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自鞍鞭勒隨逐後騎|

鬪長丈七尺徑一寸半凡|衆 大呼

後手持鬪距出處無過一尺

充自將兵數萬

先鋒陷陣前無堅對

萬衆中莫不

如志 命奴寶往取之 於||||以

是頭尾騎不敢近 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

自負

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騎衆亂軍乘之唐兵後

振通敗走與諸將追獲於稠桑以多授殺府車騎將軍從討

王世充深入馬跡為賊所圍兩騎夾持其將及洛志元恕獲所

騰而上二人皆俱於是其騎歸|||致有|||

射將使拔箭 之稜不敢戰 以精兵

直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

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 破

斬 幽州突厥俘斬二 已

之發憤大呼鼻耳流血 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

庭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

建德李勣之至|||||皆|||其功何特古人哉

常不以彼賞乃賜

錦袍金帶還鎮州越下以|||橫里中 持牛折角 唐書牛叢傳叢少耕於野

有牛鬭宗直前兩|其角|獨眼龍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

不能動從而引觸|斃|其|

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

|其威名蓋於代也 操剌 五代史漢本紀契丹耶律德光遣晉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

曰此都軍甚|||無大故勿棄之世俗謂勇猛為||| 奮劍斷矛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

張軍敗而還莊宗得三四騎號夾寨兵數百追及攢槊圍之元

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其二||斬首一級梁兵解

去 擒生踏伏 五代史唐臣傳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

射號能||||||事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

功官至 能跳足履棘行百步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為人驍勇有力|||持一鐵

刺史

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五代史義兒傳存孝猿臂

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槊手舞鐵撾出入|||| 王劍兒 宋史王彥昇傳彥昇字光

陣中以兩騎自從|||||

烈多力善擊劍 王三鐵 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

號為|||用鐵鞭鐵槊鐵撾軍中目為|||

孔鏹門萬五千 宋史周仁美傳太祖問其力能||歲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殺死止命負|

因賜之 王硬弓 宋史王榮傳榮等別出引強弓屋揀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為|||

轉陂鵠 宋史錢守俊傳守俊少勇騖常為

陂澤中人稱為||| 生致二虎一豹 宋史李繼宣傳繼宣

御帶更直歲十七歲令往陝川捕

虎殺二十餘|||以獻 鐵龍 宋史謝德權傳父文初仕王氏為侯官令後

入南唐為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 擐甲渡

南征文節獨擐甲度大江濟覘敵與吳人號為|||

大江 上見手接飛鳥 遼史太宗紀九年秋八月壬午自將南伐乙

西搜射御里||||上異之問以祭天地

比海東青鶻遼史耶律陳家奴傳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躍駝峰而上遼史蕭忽
古傳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者以僕捷相試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
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若大駭趙三以女妻之馬蹟不仆遼史逆臣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
虎斯遼史逆臣傳郎字歐新季父撻撻古只之孫材輕佻多力人呼為——天顯間以材勇進有戰穐克由是得名
一躍下樓金史習不失傳世祖嘗遣木甲宇里篤或與烏春等為雙嵐習不失單騎往觀守卑篤與忽魯置酒樓上
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眠眠君將執己者——傍出蒲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趨如此徐大刀金史徐文傳勇
力過人揮巨力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為——被重鎧屢除如飛金史高兒傳虎勇健絕人能行三百
男身——鐵簡萬戶金史烏延查剌傳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

韓州圍信州遼近震駭查剌道出咸平遂率本部兵還信州與
賊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壓之殺賊
甚眾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追及括里於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查剌
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
馬督軍復擊之賊眾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降州民復帖然角
力賭牛輒勝金史蒲察世傑傳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
脊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擊牛折脊上見手挽陷車上見長槍
統金史抹撚史扢搭傳史扢搭形不過中人而拳盧鼓椎金史紇石
烈牙吾塔傳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男善鬭所用槍長丈餘軍中號為——
呼曰——其名可以怖兒啼大聚如呼麻胡云怖兒啼上見
馬尾人背不使敵見元史太祖紀先王戰伐勇進不——人——之手挾虎丟

元史……久何史也烈拔都兒嘗出獵遇虎於隘——馬擲虎越
虎弓劍俱亡乃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二跨三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而——運槊
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風馳電擊六韜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
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
革——————拔距伸鉤絕滅旌旗六韜有——————彊梁多力
不知所由潰破金鼓——————者聚為
一卒名曰——走逐奔馬力敵八石六韜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勇力之士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能——
丁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能——
——努射兩發左右皆便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日
若夜光若降虎吳越春秋吳伐楚子胥請勾踐……
……

天以賜吳其道天乎臣唯君王急——搜虎搏兕劉向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
剿之與不能遠評之湛江是也
是敵國也楚不謀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
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
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
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才勝數百里越
吞朕愛志之勁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
飛鳥骨騰肉飛——————吾嘗追之於江湖馬馳不及射之
闇接矢執虎尾倒馳蔡邕天祿閣外史徵君遊於嵩山道逢猛虎
不可中執虎尾倒馳徵君待路而坐喟而嘆曰
吾死矣夫近猛之虎近於猊左權以馬當之虎逸尾叫喘右
其尾同倒馳隣山之間徐淵扶弓矢追之見臣壁中霧虎負
一樹者徐淵隣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指虎復背趨伏於
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吾於谷吾子搏一
虎而歸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為虎所噬
雖勇不能制猛虎之猛也左權笑對而笑曰制之

客從瞿塘之峽卽微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挐欲於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於峽下之流得檝而俱免又搏挐虎於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三險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於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突足懼哉遂歷崛山之徑而搜之羣虎皆斃

當避白馬 王粲英雄記鈔 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虞發數獲殄捷虜相告云———因虜所

衝堅 王粲英雄記鈔 忌憚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權率十萬衆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

齧金石 王嘉拾遺記 有孝養之國其俗驍勇能———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于豹以爪畫地則洪泉漏流

曳虎尾以繞臂 王嘉拾遺記 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觀彰———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負之而趨

手頓象鼻 見上

鎮惡郎 劉義慶世說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壁飛 張鷟耳目記 唐柴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踏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

走馬若滅 段成式酉陽雜俎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老騎不能及英公嘗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斬毒龍 **誰知吾有神力** 段成式酉陽雜俎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 康駢劇談錄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於東市而且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滿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將目睨無所傷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能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拾供奉一拳遂袒膊把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己欲令殞於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愈衆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捨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懼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殘瘵月餘力遂衰減

以數十騎對賊壘 范公偁過庭錄 忠宣帥慶爲种詁訟責守信陽時境上有巨賊日鑿壁捷巢雄踞一隅忽直壓郡界祈三十五里一郡皇怖失措朝夕危懼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備怯無敢當者有衙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直———值賊適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闕索者領十餘騎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敗矣曰爾無幹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禍告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袒腰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後射中賊闕宗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擒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解不能御盡驚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

貴由赤 陶宗儀輟耕錄 ———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腳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

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秪
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
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
一併餘者賜叚疋有差

子史精華卷七十六

武功部五

攻守

金城之守管子有丨丨丨丨故能定宗廟育男女慎號審章管子
矣又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
則釋實攻虛管子丨丨而丨丨釋堅堅瑕瑕管子
且攻不行而攻屬堙難而攻易故凡
川石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
者瑕攻丨其丨者丨其丨者奔三百里而合劉子
吳闔閭紀七年本田執兵丨丨丨丨丨丨焉矢往右者
休出于宜陽之役戰于柏舉中楚國而胡宋及督解帶爲城以
牒爲械墨子丨丨丨丨丨丨丨公輸盤九設攻城之
放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

有九攻九距見上攻械守圉見蟻附孫子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
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丨丨丨丨丨十則圍五則攻孫子故用兵之法丨藏于九
不勝其忿而丨丨之丨則丨之丨則丨之
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孫子善守者丨丨丨丨以正合以奇
善攻者丨丨丨丨丨
勝孫子凡戰者丨丨丨丨故善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見避銳孫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圍師必闕
上兵者丨其丨氣丨其丨歸此治氣者也
孫子佯兵勿食歸師勿丨丨丨丨二口
遏丨丨窮寇勿追火人孫子凡火攻有五一曰丨丨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
隊降衛以攻環膽以守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修戟無刺晚世之兵丨丨丨丨借子無學
丨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劉
降高也蝦蟆所以攻矢車無退表鼓無退鼜國語鹿弁之役鄒叔子偪陽余

亦咳張侯亦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丨丨丨丨丨丨傳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

以藩為軍 左傳宋向戌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丨丨丨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呼城徹 國語令軍吏丨丨丨將攻之不修而設備 周軍傷壘不出丨丨丨丨 國語晉師大駭

屏背檐向檐 國語王乃命行司大合於國曰有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邊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丨丨而立夫人丨丨丨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丨丨而立大夫丨丨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丨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之丨丨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 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 戰國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後可建大功

攻人攻地 戰國策范雎謂秦昭王曰有丨丨者有丨丨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勝也

斷山東之脊 戰國策頃襄王謂秦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秦者天下之脊也天下攻秦者不天下要丨丨丨丨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

首尾皆救中身 見上

行頓刃 戰國策今韓受兵三年矣秦王以請韓猶弱聽役於趙而請為天下丨丨丨丨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沉船破釜甑 史記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丨丨丨丨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

銜枚夜擊 史記漢高祖紀秦益章邯兵丨丨丨丨擊項梁大破之定陶

汗馬 史記越世家王所待於晉者非其丨丨之力也

警東南備西北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尉所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丨丨丨丨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燒掇焚杅 史記犀首傳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丨丨丨丨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注杅音汙焚杅謂焚燒而牽掣也

火牛 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張拳冒白刃 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丨丨丨丨北首爭死敵

合大屋瓦皆飛虎豹股戰 後漢書光武帝紀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

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雨下如注滍川盛溢——|——皆——|——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橫江起關樓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

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元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水——|——浮橋——|——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攢柱鉤不得去 後漢書岑彭傳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鼓灰燒布 後漢書楊璇傳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賊不得視因以火——|——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後漢書虞詡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發無不中羌大驚退

起沙為城以水灌之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鬼神

勇可習 魏志杜襲傳注九州春秋曰劉表攻西鄂南陽功曹柏孝長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也

以氈自裹 魏志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疑城 吳志吳主傳注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戰得兜鍪 吳志太史慈傳慈與一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得慈項上手——|——慈亦——策兜——|——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持練緣城 吳志甘寧傳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身——|——為吏士先

假樓 吳志徐盛傳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江中浮航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登樓清嘯 晉書劉琨傳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鐵鎖橫斷江路 晉書吾彥傳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眾攻之不能剋

蒙獸皮奮矛而擊 晉書苻堅載記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

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
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貴樂等┃┃┃
┃┃┃沖軍飛樓懸梯晉書慕容德載記於是張綱為裕造
沖軍潰堅獲免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
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 **刀頭穿岸劣容腳指徑上** 宋書
┃┃┃木幔之屬遙臨城上
胡藩傳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
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
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
以┃┃┃于是┃┃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
戰賊不能當引退因 **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 宋書垣護之傳
而乘之一時奔散 元謨敗退不暇
報護之護之見知而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
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
┃┃┃虜不能禁 **猛氣咆哮所向無前** 宋書柳元景傳賊兵
唯失一舸餘艦並全 大合輕騎挑戰安都

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傷殺不可
勝數于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
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械馬亦去具
裝馳奔以入賊陣┃┃┃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
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 **鼓譟上山先據險要** 宋書沈慶之
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傳雍州蠻為
寇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
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邱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
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飢弊
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
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
衝其腹心┃┃┃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
奔┃
潰┃ **一宿輒貫十餘城** 宋書蕭思話傳乃韓率衆軍進據峨公
固難宿遣其子和率趙溫蕭承之及左衛
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
浮橋悉力攻譁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

甲戈矛所不能加譟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 **修城壘**
┃┃┃賊不能當因大敗按譟避劉裕裕字也
浚塹隍聚財石積鹽米 宋書自序沈璞遷盱眙太守時王師北
伐彭汴無虞璞以彊寇對陣事不可測
郡自淮隅道當衝要乃┃┃┃┃
┃┃┃為不可勝之算 **實力重戍** 齊書垣崇祖傳歷
陽瓜步鍾離義
陽皆須┃┃┃ **焦度樓** 齊書焦度傳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
選有幹用者處之 下郢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
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
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則衆不能冒至今
呼此樓為┃┃┃
事寧度功居多 **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齊書徐孝嗣沈文季傳
論緣邊戍卒坐甲千羣
故宜蓄收地利因兵務食┃┃┃┃
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 **搜盪山源糾虔**
姦蠹 齊書裴叔業傳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
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峭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

┃┃┃┃成
令既行民夷必服 **每箭殺一蠻** 梁書曹景宗傳未弱冠欣之
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
人于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
騎四射┃┃┃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 **隨方抗禦**
應手摧卻 梁書蔡道恭傳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
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
皆┃┃┃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于
塹內列艨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
道恭載土抗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
衝攻圍日急道恭于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
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
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 **土抗塞決水** 上見 **大槊施長刃刺登城**
者 上見 **尖頂木驢** 梁書羊侃傳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
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
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
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

僞構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疋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雉尾炬見上

偃旗臥鼓安若無人　梁書王僧辯傳景悉凶徒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帥還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粮並沈公私舡于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衆軍乘城固守｜｜｜｜｜｜

｜拋車步艦　陳書黃法䴉傳吳明徹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于是乃爲｜｜及｜｜豎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䴉緩之則又堅守法䴉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

銜刀行水以斫竹籠　陳書章昭達傳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潛｜｜中｜｜｜｜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送於京師廣州平

遥擲銑鋧應手而仆　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正中其額｜｜｜｜｜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退走

冰藉相結　魏書成帝紀二十年冬十月帝征衞辰時河水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堅乃散草于上｜｜｜｜｜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衞辰與宗黨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艦施轒輼絕汲路　魏書明元帝紀八年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觀虎牢而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上｜｜｜其｜｜又穿地道以奪其井

并攻一處　魏書中山王英傳大衆臨鍾離諸部英率衆備禦境上英以大衆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衍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據高臨下關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因知其不相救若｜｜｜｜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將上衆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皆潰

殺副馬足三日食　魏書張袞傳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粮盡

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截驢耳爲驗　魏書司馬楚之傳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覘人入楚之軍｜｜｜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伐柳爲城

水灌令凍　見上

楊公鐵尿　魏書楊津傳時賊帥杜洛周州刺史孤城獨立在賊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

祖謂曰不與利梁堅城唯畏——|——**以瓠盛火識淮深處**魏書傅永傳蕭衍遣將軍康祚趙公政衆號十萬伐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于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于京師從虜王肅**排城**魏書崔延伯傳于時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夤率衆會于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

排內爲鎖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於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瞎巴三千生噉狗子**魏書南紹傳蕭寶夤反于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連牛驢以塞歸道**北齊書神武紀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于韓陵爲圓陣——|——|——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以拳毆之手皆見骨**

隋書達奚長儒傳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于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猶奪於是解去**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隋書楊義臣傳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綦良交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賊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批亢擣虛**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若猶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兵場相敵沈謀偶然後退歸閒闕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僕諸奏矣**爲五柵設方陣**舊唐書王世充傳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鬪不可復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

行入營時在外皆人野無所掠賊衆漸餓又苦栅當其道不得南侵乃分兵圍五栅世充羸兵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栅如是數日賊轉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掠兵纔足以圍栅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夜設伏——|——|四面外同發栅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擁車拋石**舊唐書竇建德傳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候賊半渡決堰**舊唐書羅士信傳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與賊又次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附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命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而——|——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引入葭蘆中從上風縱火**舊唐書杜伏威傳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敗北

｜｜｜｜而｜｜｜｜｜迫**糧車伏壯士**舊唐書裴行儉傳
兵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 行儉爲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
｜｜三百乘每車｜｜｜五人各齎陌刀勁弓以羸兵數百人
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
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
荒揚其兵夕襲其蘇舊唐書郭子儀傳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
｜｜｜｜｜｜｜｜｜｜
賊人不及息 **守南城二日**舊唐書李抱玉傳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
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乎抱玉曰過期若何
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頓安太尚徐黃玉
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
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
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拽車塞闔**舊唐書高固傳德宗幸奉天固
隸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

東壁門因引甲士亂擊長刀連斫數賊｜｜ **堅壁儲勇**唐書劉弘基傳從秦
｜｜｜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
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弘基
｜｜｜｜及宋金剛遁走守驛邑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
縛炬於樹唐書王雄誕傳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郡之子通
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
高嶮施張疑幟夜｜｜｜｜｜彌山澤 **刊木塞塹推車毀堞**唐書侯君
子通懼燒營走保餘杭雄誕進逼之
集傳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
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
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兩何食盡當潰吾
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侯
騎白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
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
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引｜｜｜｜｜其｜飛石
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 **易服夜**

襲銜枚突唐書王晙傳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次大來谷其營空遂進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
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胡｜｜｜｜去賊五里令曰前遇
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
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阻兩軍間亘一舍而晙夜往迎訥
夜使壯士｜｜｜｜｜｜虜驚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
加銀青光祿大 **隴山浚軍**唐書張獻甫傳貞元四年代韓游瓌
夫清源將男 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
嚴因游瓌去遂縱掠迫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
甫乃得入于是｜｜｜｜選嚴裴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
洛口壞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茂
逐叶蕃驍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 **火車焚柵**唐書馬燧傳燧令大將李
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朝
光｜自晨及晡急戰大破之斬朝光偸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
執入 **飛梯聯柵**唐書劉昌裔傳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
百人 ｜｜｜郎發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

還柵已立 **發浚鑿舟**唐書高仁厚傳敗阡能與仁厚謀曰秀昇未
守降遂安俞貢輸梗命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
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開賊儲城子
女皆在屯乃以銳兵沿江伐木破水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
通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
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
欲務止之衆怒 **束槁灌營**唐書張巡傳潮以賊衆數萬傅城人
執秀昇以降 大恐巡論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
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
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
樓巡柵城上｜｜｜｜以蒿灌脂焚之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十何
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鬬潮遂敗走巡追之幾獲潮怒復來
衆來然吾先巡乎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然兵不能出關天下
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
曰古者父死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妾怨假力于賊
以相圖吾見君頭十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槀人**唐書張巡

傳城中矢盡迺磚|爲|十餘彼照示夜縋
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募人還得箭數十萬

蚰蜒塹

五代史梁臣傳開平
元年符道昭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
夾城爲|||以攻之踰年不能下

戰於隧中

五代史梁臣傳晉兵攻澤州牛
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備選
勇士數十人穴地以應之||||敵不得入

鑿井八十

五代史梁臣傳同州水鹹而無井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
友議與岐兵合圍將久欲以渴敝之牛存節禱而掘地|||
|水皆甘可食友議卒不能下

劉窟頭

五代史雜傳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
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
攻城軍中號||||

鐵索沉江

五代史南漢世家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劉龑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
號||||||
帝以兩||||楫|中爲巨輪十岸上築堤以罷之因輕舟迎
戰陽敗而奔楚人追之章縱巨輪挽鐵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
之盡役

植鐵橛海中

五代史南漢世家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
楚人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
乞師龑封洪操爲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羨迎戰海口|||||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
退舟還觸橛者皆覆洪
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

伐木爲竿銷鐵爲鏑紐布爲索

宋史張
雍傳淳
化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
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
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強勇千餘守城發綿州金帛以犒將藏
推官陳世則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權鹽院判官謝濤|山||
|||銅||||箭|||||||守

然火池

宋史忠義傳詔以立守
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
城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
城立命撤廢屋城下|||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
拔火中金人選死士七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殷立謂趙立徐
州
人

依埤堄虛構戰棚

遼史耶律斡臘傳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
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
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
乾衆死守隨方捍禦|||||||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

發君

束縕縱火炬焰熾天

金史劉不失傳盃乃約烏春舉兵拒
書發俎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肅宗前戰
針刻習不失佐之|||||||
|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

拈衣帛爲幟立城上

金史強伸
傳從都尉
元林答胡土爲帥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
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興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
真卒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
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
之南一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
之|||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
子軍爲號其聲
勢與萬衆無異

以憨子軍爲號上見**聲勢與萬衆無異**上見**迷魂牆**

金史強伸傳初築城壘于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
|||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

署識其面以

金史烏古論鎬傳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
||||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

疊石爲基增城之半

金史完顏仲德傳哀宗即位遷授同知歸
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
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
|||復發埋引木爲固民賴以安

爛江如晝

元史
世祖
紀宋襄陽將張貴以輪航出城順流突戰阿朮阿剌海牙等舉
烽然火||||率舟師轉戰五十餘里至櫃門關生獲貴及
將士二
千餘人

林戰

六韜|||之法革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疏以
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
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
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謂林戰之紀

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

六韜||諸侯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行之去城四里而爲
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
弩|||||||||車
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

遁周書開望曰||||||||
城||二禍之來不稱之災注開望古書名也

以練幔盛土

為堤灌城（魏道元水經注）建武八年世祖至陽河隗囂率衆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孤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湧出故城不壞請蜀救至漢等退上邽

訓練

諧習（管子）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能嚮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諧｜｜以悉莫之能傷也

器成卒選（管子）｜｜則士知勝矣

春秋角試（管子）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

變物因方（管子）｜｜則器械備

五教（管子）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以勇矣

厲士利械（管子）｜｜則涉難而不匱

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管子）｜｜｜｜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練士勝敺衆（管子）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不義｜｜｜｜

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尸子）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卒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有不可勝數也

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吳子）使｜｜｜｜｜｜｜｜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狐疑之訟令之射的（韓非子）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者｜｜｜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貴上安制綦節（荀子）是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之理也

大齊小齊（荀子）故兵｜｜則制天下｜｜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

和齊之兵（荀子）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

教誨調一（荀子）不｜｜｜｜｜｜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

簡練桀儁（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角材（呂氏春秋）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角力（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卒講武肄射御｜｜

斬有罪者以徇（國語）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乘之（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

貙劉（見上）

兵法六十四陣（見上）

鬬場（晉書）咸和中部內外諸軍戲兵于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自後藩鎮相與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也

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晉書安平王孚傳）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動止應規進退中律（宋書建平王宏傳）收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擁督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

申以齊其心使||||||然後育銳觀釁因時而動權敵略陣折衝于外

三軍善蒐升之司馬

宋書周朗傳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亦||||

舟艫戰馬莫不實習 梁書鄭紹叔傳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托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

立馬射臺 魏書明元帝紀二年秋七月丁巳|于陂西仍講武教戰

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籍

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于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可勅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

校閱甚得軍儀 魏書陽平王熙傳太宗治兵於東郊詔熙督十二軍||||||太宗嘉之賞賜隆厚

十日一習 魏書高閭傳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

唱大角歌 舊唐書職官志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爲越騎團餘爲步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祖父母老疾家無兼丁免征行

及乎上其居處則皆習射||||居處之間有寇而課武

習射顯德殿庭 舊唐書太宗紀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爲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爲精銳

暇隙角射

歲終合試 新唐書李抱真傳抱真領懷州刺史復爲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

之曰||則分曹||||||吾當||及其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

昆明水戰 唐書高祖紀二月庚寅幸||池習||

其賞罰弛張如一 唐書宗室皋傳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潯陽大合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驗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爲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益兵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去||||||||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又盡以教之

弓矢誌姓名 唐書王忠嗣傳軍中每出召偏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亦||||具上軍罷遺亡者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

射鐵簾格 宋史兵志淳熙間立||||論千及||||||

馬射六事 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一順鬃直身二背射三盤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爲說以曉射者詔依此教習

畫地爲船 元史劉整傳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

雖雨不能出亦｜｜｜教成合百萬故能成大兵立成於天下
｜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六鄉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旋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之｜｜之衆
｜｜共｜｜｜鑿高文 逃從背怒至士｜｜皆躍 勇士也言人之於衰夷海也 斬寵姬 吳姬

春秋問曰兵法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

執法曰斬武乃令｜隊長二人即吳王之｜｜｜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回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習
而用之一可賞罰 諸葛亮心書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陳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熙寧將法本范公遺意 徐禧增損 編治文正公爲戰也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於是置分部經略安撫以爲六路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所以追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隷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請爲教頭每人節使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其後諸路皆用此制｜｜｜｜蓋｜｜之｜｜也

軍校捕蟬 葉夢得石林燕語宋太宗爲殿帥自人員十數輩｜｜不復得聞蟬聲前鳴後前皆童貫之人多不堪教上乃命尚聞蟬聲師宗一日以問宗約宗約曰臣曾不知此事但中中以兆命爲先臣承乏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師陀得雖少工能使必去者陛下無命守一陳臣庶幾政可使太上以爲然

子史精華卷七十六

邊塞部一

歸化

白鵠血飲王牛馬湩洗王足（列子）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之｜以｜｜具｜｜之以｜｜之｜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漢德允懷（揚子）化若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其可謂｜｜矣世鮮焉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揚子）｜｜｜｜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

被我純績帶我金犀（揚子）或曰訩訩北夷｜｜｜｜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荒服者王（國語）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舌人體委與之（國語）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肅慎貢楛矢（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氏｜｜｜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要邊（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

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史記司馬相如傳）北征匈奴單于怖駭｜｜｜｜｜｜｜｜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重譯請朝稽首來享（見上）

鱗集仰流（史記司馬相如傳）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款塞（漢書宣帝紀）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享注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賀正月（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始和親

置酒建章觀以珍寶（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宮饗賜單于｜｜｜｜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

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象來致福（漢書禮樂志）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兼臨是愛終無兵革注師古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

蠻夷竭歡（見上）

賓將（漢書禮樂志）招搖靈旗九夷｜｜注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譯長（漢書地理志）黃支國文俗與珠厓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稟食為耦（見上）

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漢書嚴助傳）南越被澤｜｜｜｜｜｜｜｜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

際天接地咸盡賓服（漢書嚴助傳）｜｜｜｜人迹所及｜｜｜｜

珍貢陳於宗廟（漢書夏侯勝傳）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illegible]

寵之詘讓爲之福 漢書蕭望之傳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稱北藩 上見

樹頷蛾伏 後漢書揚雄傳稽顙——扶服——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共飲血盟 漢書匈奴傳昌猛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 上見

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 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皆——於——————

給之上林苑蒲陶宮 漢書匈奴傳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加賜衣三百七十襲 上見

自近者始 漢書西域傳出陽關——————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

遣女與妻公主 漢書西域傳烏孫——來年京師——鼓——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

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

慕義貢獻 後漢書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跋涉懸度 後漢書章帝紀西羌因此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危之類——————陵隆阻絕——

白狼樓薄 後漢書和帝紀——旄牛徼外————一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

旄牛所出處 其尾以爲飾

通譯四萬 後漢書和帝紀論偽師出塞則漢北地察都護西指則——

後漢書西域傳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交 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相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戊欲歸服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脫帽抱馬足降 後漢書耿秉傳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

精騎徑造固壁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因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秉將以詣固 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後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漢
書耿恭傳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
喜遣使獻名馬及————願遣子入侍 上貂
裘好馬 後漢書祭肜傳肜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
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
歸化肜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 野無風塵 後
之屬遂駱驛款塞————帝輒倍其賞賜 漢
書祭肜傳論肜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
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乃悉罷緣邊屯兵 保國安人
之福 後漢書竇憲傳憲遣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
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
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
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

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 侍
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弟 上見陸讋水慄 後漢書班固傳固作曰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奔走而來賓 依漢使
如父母 後漢書班超傳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
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誠不可去
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 倚漢與依天等 後漢書班
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 超傳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以是
效之則蔥 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 後漢書班超傳六年秋超
嶺可通 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
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

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悉即遣令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
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至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
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
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
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
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
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
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
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
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
慰撫之於是————悉皆————焉 賓於王門獻

其樂舞 後漢書東夷傳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 使人自稱大夫 後漢書東夷傳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久矣天無烈風雷雨
意者中國有聖人 後漢書南蠻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
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
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
曰————之————乎有則盍往朝之
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 歸漢里君 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
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 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
慕化內屬封為————
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注 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 後漢書南蠻傳肅宗
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
————注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 戶出猴右雞羽 後漢書南

歸德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八丈二尺｜｜三十鍭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注〕說文曰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曰四鍭既均俗本鍭作鍭鄭玄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二千鍭一百四十九俗本作篠竹篠竹鍭若並誤也

七姓不輸租賦後漢書南蠻傳漢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

為漢前鋒數陷陣後漢書南蠻傳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習巴渝舞

｜攻鹿茤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後漢書西南夷傳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

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輒｜｜｜｜｜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獻土珍頌德美後漢書西南夷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

獻幻人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瓌化歸往作詩三章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陜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

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百宿到洛上見

獻金旄牛毦內屬後漢書西南夷傳南夷道長命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墨士｜｜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其頭野王曰貝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毦也

幾將日所出入處後漢書西南夷傳論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

緩耳雕腳上見

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上見

物瑋寶呈表怪麗上見

殊百異節列

倡外門於（晉書西南夷傳論夷歌巴舞———之技—）
—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　改
襟輸寶（後漢書西南夷傳贊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
紆餘岐道往化既孚———俾建永昌同編億兆）甘
英窮臨西海（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班超遣掾———
———）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
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蒙奇兜勒上見）獻方奇納愛質（後漢書西
域傳論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
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露頂肘行　侍子入朝還庭交會道路（後漢書南匈奴傳單
東向而朝天子　于歲盡輒遣奉奏送
————中郎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爲郡縣偵羅耳目（後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單于————　書南
匈奴傳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
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

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右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
代郡皆領部衆————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
以示善意　合市（後漢書南匈奴傳遠驅牛馬與漢——）客賜（後漢書南匈奴傳若不從
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
後裁行———亦足以威示百蠻往言　朔易無匹馬之蹤（後漢書南匈奴
以主客之禮裁賞賜物不多與也
傳論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竊
闕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
而朝單于———復————六十餘年矣凡何
奴朝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　永爲外扞（後漢
書南匈奴傳論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　牛馬
北狄之衝奉藩稱臣———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
向西南（晉書肅慎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
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
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
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

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
之答曰每候———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
云　獻琛納賮（宋書武帝紀絕域———遐夷——）梯山航海鄉風慕義（宋書武
紀大明五
年入月己丑詔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
——化民成俗藝時寫英張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　月窟
來賓日際奉土（宋書樂志每受數錫宅中拓宇亘地
傳曰帝天作主—————）韓濊進樂
扶南效珍（宋書樂志巴渝舞歌詩是爲肅慎奉職楛矢來陳
————均協清釣西旅獻獒———蠻裔重譯
元龜文身貢象
犀之象命維新　悏狠翦毳服貢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宋書
元嘉之風門頌蹤雅功卷微服器忠霑隱顯寶延荒徼河　符瑞
漢南夾山摘藩———————　送
求公像以爲信誓（宋書夷蠻傳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利利摩
訶南奉表曰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

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
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
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
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
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
人遣二白衣—————）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
珍寶一切歸屬（宋書夷蠻傳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
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
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
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
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群生
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群寮百官
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
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
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
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

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
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
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
|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
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
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
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
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欵至之誠望不
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
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作藩海外誠係本朝** 宋書
高句驪國傳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曰使持
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
公璉世事忠義||||| 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
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
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宋泰 齊書高帝紀
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欵關請吏航海來庭** 辮髮左衽之

酋||||木衣卉服之長||| **琛贐來王交質納貢** 齊書蠻傳
|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哉
寶傳青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形表儀臨紫
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要荒之所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
||||| **東鞮獻舞南蠻傳歌** 齊書王融傳方今九服清怡三
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
|||||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贄之勤 **欵關**
輶譯厭瞻泰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宇
海外奉贄東遐 齊書加羅國傳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
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
||||可授輔 **絕國入贄殊俗內欵** 齊書氐楊氏傳建元元
國將軍本國王 年詔曰昔|||矣
綏前冊||||聲流竹記偽虜茄盧鍾于陰平非公楊廣香
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茄盧失于華陽戰
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維新之化
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氐羌雜種咸同歸順宜時領納厚加優䘏

廣吾翻迷及汀可特量所 **椎髻羅首夷歌請吏** 梁書武帝紀公
挍部曲貨家懂名酬賞 文德懷遠義聲
遠洽|||||| **編名屬國歸質鴻臚** 梁書元帝紀於是
|是用錫公宋戶以居 卿雲似蓋晨映姚
鄉甘露如珠朝華發芝房咸德成出銅池黃龍何辰無勞銀
筋甬以東漸元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
|||||荒服
來賓徼邇同福 **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 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
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
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
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
使|||||| 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獻
玉像 南史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使||| 經十載乃至像
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
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

潘貴妃 **第一客** 魏書宇文福傳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擁部
作釵釧 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
祖之平慕容寶活 **投化人** 魏書王肅傳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
撥入國為|||| 募兆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
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 **下帝系名諱於其**
然後表聞||||聽五品已下先即擬授
魏書高句麗傳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
國 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 **累**
葉純誠 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宗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
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地產土毛無愆王
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
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於境內二品所以不
登王府實兩賊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
虜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
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羣輯 **歲致名馬文皮** 魏
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 書

庫莫奚傳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眞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

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 魏書契丹傳其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

求留質子以表忠款 魏書蠻傳大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

飾廬清道 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啟民||||以俟乘輿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

拔佩刀芟草 隋書長孫晟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所||親自||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

今是大國中人 隋書赤土國傳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於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衞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蝑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

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吹蠡擊鼓以樂隋使 見上

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 見上

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 見上

豆盧 北史豆盧寧傳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

請上尊號爲天可汗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

越繩橋而款玉關指毳幕而趨烽塞 舊唐書明皇紀論西蕃君長||||||競|北狄酋渠||||爭||||莫拜丹墀之

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收四百七十三帳舊唐書突厥傳戊戌
冠帶百蠻車書萬里一振武李泌招｜得…之日
山羽契苾部落燭龍火鼠舊唐書驃字記周家德祖宇成之日思宇致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
｜｜｜外野乘氏佛統沐和風飲恩信舊唐書褚遂良傳薛延陀
｜｜藩邦咸歸正朔義成通一俟斤耳值神兵
北指瀚海汶漠狼山瀚海萬里蕭條坐下兵加諸外而思都於
內以為伶冠奔皮俗之俗長豐書鼓纛立焉可汗伶方戎狄契
不問知何其｜｜獻俘舊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四月頡利自率
｜｜｜何｜｜｜｜咨伶物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
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
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執元
留其使自是數寇於是乃還順德遷
請和好｜為｜數十騎欲合｜｜｜之拔其使
者特勤執其…舊唐書突厥傳明皇…郭至竟
等還蕃以金帛…劉…利發及諸酋長入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外藩部　十五

使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殪之頡利
發使下馬｜｜｜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
也上因命問饑否對曰側翊如此十月東西分坐舊唐書突厥傳
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伏馳射
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
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
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
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幕下兩處｜｜突厥使在東
突騎施使在西宴之作金鵝奉獻舊唐書吐蕃傳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
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
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
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
常夷夫鵝猶雁也故｜｜｜｜｜｜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
可實酒釋氈裘襲紈綺舊唐書吐蕃傳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
三斛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

新…子弟請入國學以遣酋豪子弟入國學上見
…交之人與其表疏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
王明…一下段弄讚因致書於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
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
｜｜珍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賜雜
綵｜｜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親覩奇樂舊唐書吐蕃傳
…元…開之下…於…德…奏…報
…入朝…大…之…德…奏…親
…臣自歸…聖朝
…一…未見…何以仰
…何…年…長幼千餘人
…解…王會圖…
…成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外藩部　十六

書…東…說…年…大…稱若今之華
…以…從…波…皮…龍…中…作…鎮師古
…天…大…王…僧
為今萬國來朝至如北…今…為｜｜
之生金喻向化丹砂示赤心大臣之子…南…長
定…克…盡…昔…各…用…為…今
所…年…各…一…為…京師且…年
歸大門下為藩國所獻｜｜｜以｜｜｜
之貢如金也｜｜｜｜其｜｜｜耳上嘉之候律曉正…萬唐書西向
謂…不少…難…不…欲…膜拜受…舊唐書…大…國
不…｜｜｜｜…說十五年尸羅
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羅…多大
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
有也乃｜｜而｜｜｜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
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

觀焚香火道遠多乘其臣下又面拜受寺額以歸化爲名唐書西
勑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賜之織錦作頌唐
戎天竺國傳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
枝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勅｜｜｜
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
以聞眞德乃｜｜｜五言太平｜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
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
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
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
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
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

獻玉千斤 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遣都督劉再昇｜｜｜｜及玉印降魔杵等

貢猛火油薔薇水 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八十四瓶｜｜｜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納｜｜箭 宋史眞宗紀咸平四年三月甲戌撫水州蠻酋蒙瑛等來｜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

梯航日出之邦 冠帶月支之域 元史伯顏傳表曰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際丹崖而進職奄瀚海而爲家

東方青馬黑獸 逸周書周公旦主｜｜所之｜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
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㠾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曰
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靑邱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
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
於越納口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元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
以鼉皆西鄉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
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酌犬酌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
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
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
抱義掩信歸有德邱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
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閭采康人
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
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
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
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
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屠何靑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
身目若黃金尾長三尺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
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北
閭北閭者其𡙇若下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
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
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

穢人前兒 上見 **良夷在子** 上見 **發鹿俞馬** 上見 **納姑妹珍** 上見 **海陽蟹自深桂** 上見

西申鳳 上見 **邱羌鸞** 上見 **禽管路竹** 上見

爲四方獻令 逸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
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
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伊尹受命於是爲四
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
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
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
爲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
以丹靑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
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
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東風入律靑雲干呂 東方朔十洲記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
常占｜｜百旬不休｜｜連月不散者
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按此月支國使臣語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 桓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
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以大孝

之謂也曰觀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共承聲教狄貌犬貙猛獸熊羆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騊駼駃騠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
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
人之所賤珍人之所賤非所以厚中國所盛德也
干戈韜閣（焦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伏｜｜｜｜
湛露之歡三爵畢恩（焦氏易林）昆侖康居慕仁服臣｜｜｜｜賜衛之洛人朝陽伽蠻此
北奇鉏其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
訊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唐六典）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并其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蕃客到京委鴻臚｜｜共人｜｜｜｜｜｜具
典客令送迎（六典）｜｜掌二王後介公酅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藩者之名數永為之派凡朝貢宴享｜｜｜送迎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日將有須朝見者則館而以供之

望氣入貢（獻）驚雞國明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扶桑大風從國其土宜五穀珍于尤多鶉常照國其人長二百歲食向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往往有之常｜有黃｜到東｜撒殿（珠）各｜以金盤貯珠跪捧於盤之間以奉御坐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殿得珠一斛餘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邊塞部一

邊防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管子）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注）四國邊境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心和德惟厚和結之以與其外此謂貌德｜｜｜｜

不以勇猛為邊竟則｜｜｜｜（管子）先王｜｜｜邊竟安

樹表相望（管子）方百里之地｜｜｜｜丈夫走隔婦人備食內外相備

日變（管子）請問為邊若何對曰夫邊｜不可以常習觀也

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韓非子）齊之清濁河足以為限｜｜

傳鼓相告（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

寇至｜｜｜｜諸侯之兵皆至

九塞（淮南子）何謂｜｜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初縣（史記秦始皇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

長城（史記秦始皇紀）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及南越地

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史記高紀）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諸田｜昭屈景｜｜｜｜｜｜｜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彊本弱末（見上）

因河為塞（史記）匈奴

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甌脫 史記匈奴傳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按榆谿舊塞 史記衛將軍傳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案蒲泥符離二王號 修遼東故塞至浿水 史記朝鮮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爲界 築令居 史記大宛傳漢始｜｜｜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史記大宛傳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矣按破奴趙破奴 斥候烽燧 漢書賈誼傳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望｜｜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注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以望其煙曰燧 虎落 漢書鼂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注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藜也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徙遠方實廣虛 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以｜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注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也 立威始於

折膠 漢書鼂錯傳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者｜｜｜｜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注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累石爲城樹榆爲塞 漢書韓安國傳辟數千里以河爲竟｜｜｜｜｜｜｜｜ 赤白囊 漢書丙吉傳吉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犇命書 見上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漢書揚雄傳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敦煌玉門關候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見上 減北地以西戍卒半 漢書匈奴傳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

｜｜｜｜ 幕南無王庭 漢書匈奴傳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 天子自將兵待邊 漢書匈奴傳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西置酒泉隔絕胡羌 漢書匈奴傳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郡以｜｜｜｜與｜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 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 見上 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

國因方皆有｜｜｜｜｜｜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 漢書匈奴傳高帝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則｜｜｜｜｜｜則｜｜｜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阸以玉門陽關限以蔥嶺 漢書西域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西則｜｜｜｜｜｜

列四郡據兩關 漢書西域傳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焉

督察諸外國動靜 漢書西域傳都護｜｜烏孫康居｜｜｜｜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

避白龍堆之阸 漢書西域傳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

因伊循以塡撫之 漢書西域傳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按鄯善本名樓蘭

鮮卑不敢南近塞下 後漢書鄧訓傳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聞其威恩皆不｜｜｜｜｜

塞下無晏開之警 後漢書耿國傳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扞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按前漢書嚴安上書曰邊境之民早閉晏開

銅柱爲界 後漢書馬援傳注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漢之極界也

十里一候 後漢書馬成傳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開不賓 後漢書西南夷傳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

列屯夾河三十四部 後漢書西羌傳｜｜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令｜｜｜按廣

曹鳳 **歸義建威** 見上

作塢壁設鳴鼓 後漢書西羌傳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

因渠以溉水舂河漕 後漢書西羌傳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

湟中十部 後漢書西羌傳陽嘉元年以｜｜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

西域門戶 後漢書西域傳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之｜｜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戊己校尉更互屯 見上

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 後漢書西域傳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焉

車駕數牛上作樓櫓 後漢書南匈奴

傳初帝造戰｜可｜｜｜｜｜匿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
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
果拓 後漢書南匈奴傳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
地爲冬屯夏罷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
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
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自後以爲常 令漢家長
無北念 後漢書南匈奴傳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
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
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
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 南北二
庭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
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
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焉其與穀既深
互何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
創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必然矣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晉書羊祜傳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

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躋險塞 晉書慕容皝載記皝
得濟皆占｜｜｜｜｜將因石氏從容謂諸
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
｜長驅至於薊城進
渡武遂津入於高陽 移遠就近浚復城隍纂偶車牛計丁課仗
宋書何承天傳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中其要
大略舉矣雖時有古今勢有彊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
之有四一曰｜｜｜｜二曰｜｜｜｜ 立碣分界 魏書桓帝紀自
｜三曰｜｜｜｜四曰｜｜｜｜ 始祖以來與晉
和好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
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
城原夾道｜與晉｜｜ 長城一成惠及百世 魏書高閭傳易稱天險不可升
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
六鎮之北築｜｜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

其｜｜｜｜｜｜｜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
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
盡則走終
必懲艾 西海可永爲重戍 魏書袁翻傳｜｜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
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要防於事爲便卽｜
｜｜鎮防西北 斬山築城斷谷起障 北齊書斛律羌傳羌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
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 置驛六十
或｜｜｜｜或｜｜｜｜幷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六所 舊唐書太宗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
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宏禮爲崑山道
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是歲隨曇發乙利鼻林迸都播羊同石
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于突
厥之北至于迴紇部落｜
｜｜｜｜｜｜以通北荒焉 臨戍軍 舊唐書代宗紀六年春正月己未朔戊寅於鄜州之榆城

置｜｜ 一庭四鎮 舊唐書德宗紀詔曰｜｜｜｜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奉率職自隴失
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朝旨皆侯伯
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
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 七關要害三郡 舊唐書宣宗紀
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
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
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
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
安 五城 舊唐書敬宗紀夏州節度使李佑奏於塞外築烏延宥
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爲盜於
蘆子關北木瓜嶺
築壘以扼其衝 立石植樹門設籬橋 舊唐書馬燧傳李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
留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
山山與吐蕃相直蕃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

以塞之｜｜｜人日而功畢　防秋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　置驛館一十一所舊唐書李吉甫傳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日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　宥州以寬宥為名上見　置瀚海都護府舊唐書李素立傳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餉素立素立惟受

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舊唐書王方翼傳徙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五旬而畢　漲水為溝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　行虛惠收實福舊唐書李大亮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而｜｜｜矣　屯田歲致穀舊唐書張儉傳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賑遂免饑餒州境獨安　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舊唐書張仁愿傳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仁

愿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中宗從之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　謀以十勝成其九拒舊唐書郭虔瓘傳制曰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宿成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磧之外奔赴孤城之下殲寇益狡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鐵馬未歇戍人遂逼｜｜｜｜｜｜遂能推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鼓歇恭班迴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時　斷西戎之臂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

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踰月矣今運築併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　西蜀控吐蕃之要舊唐書李德裕傳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面臨江是｜｜也至德後河隴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欲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　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護寶其舊唐書迴紇傳貞觀中將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薛延陀為盛太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

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因請迴紇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爲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爲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爲燕然府僕骨爲金微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部爲皋蘭州斛薩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跌結爲雞鹿州阿布思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又以迴紇西北結骨爲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統之——

日月照霜雪 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迴手自消滅文泰使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邊備積完 唐書宗室說傳說精于騎策大度陣既破突厥不能事衛兇闕

乃備金帛以

招降若數出奇兵略城下 唐書劉仁□傳□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若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敵不拔蘇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

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 唐書□□傳及會節利□處其衆河南節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伏則柔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徙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況首邪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後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門伐 唐書鄭元璹傳會突厥提攜騎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璹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媿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貨劫入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若旋旗復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驛衞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發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借金石爲于公哉

築三受降城 唐書張仁愿傳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將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築神威軍 唐書哥舒翰傳踰年——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

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 唐書楊炎傳青海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論——詔問須兵幾何綬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靈州之役虜先知之今再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勞雖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攻萊野蕪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瀆下是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虜爲亭淵上飲伊足圖其事以聞有詔賜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

斥邏嚴密 唐書范希朝傳希朝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應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部民以安至小寇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殆姓名來也

雄邊子弟 唐書李德裕傳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

德裕至則完殘髾怯皆有條次岌郡既旬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縱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痼疽第未決耳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踐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刻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停冗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渡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台登以奪蠻險

黃花紫蒙（五代史四夷附錄幽州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卓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渌疇米磚長揚｜｜白狼等戍以扼契丹）

石門關一夫當百（五代史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

爲國門戶（宋史宋庠傳弟祁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也）

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鹽鐵論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爲國之寶是則｜｜｜｜｜｜｜｜｜｜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長蛇帶塞險陸相乘（張華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也）

張國臂掖以威羌狄（酈道元水經注張掖言｜｜｜｜｜｜｜｜也）

丹徼（馬縞中華古今注徼猶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南方徼色赤故稱｜｜）

野**望之若紫**（方勺泊宅編秦之長城西起臨洮北抵遼今但穴其下來往｜｜｜｜｜橫亘沙漠上爲邊白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島島行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地起浮樓（王鞏聞見近錄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圖即時飛謗至京師下至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咈咈真宗遣中人密詢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事實｜｜｜｜｜｜｜耳）

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邊塞部三

外域上

泠支（管子）北伐山戎制――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鼻耳之貉（管子）縣車束馬踰太行與――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騠不庾（管子）南至吳越巴牂牁――雕題黑齒
雕題黑齒上見
不通之野（管子）中國之草木有移於――者
青北九陽（子華子）禹曰若何而治――奇怪之所際
宜弟
鬼妻（墨子）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不可與居處
五旬一覺（列子）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上見
不知火食 列子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上見
解六畜語（列子）今東方介民之國其國人數――之――者蓋偏知之所得
諍人九寸（列子）東方極有人名曰――長九寸
終北（列子）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相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攜迭謠上見
沐浴神瀵上見
祝髮而裸 鞨巾而裘（列子）南國之人――北國之人――
當樞之下無晝夜（呂氏春秋）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爲元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
白民（呂氏春秋）――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下之中也
中無影上見
開梧多嬰壽麻儋耳（呂氏春秋）東至――西服――北懷――南撫――
鳥谷
青邱之鄉（呂氏春秋）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
羽人上見
飲

露吸氣之民上見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上見
夏海上見
海外三十六國（淮南子）凡――自西北至西南方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樹惇（國語）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草中之戎 驪土之狄（國語）行賂于――與――以求東道
幽陵交阯流沙蟠木（史記五帝紀）北至于――南至于――西至于――東至于――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言語約束（史記匈奴傳）書以――爲――
三姓

貴種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
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
有須卜氏此｜｜其｜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
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
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
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
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逐水
草移徙見上 正月小會五月大會見上 朝拜日夕拜月見上 坐長左而
北鄉見上 日上戊己見上 舉事候星月見上 鳥集瓦解雲散見上 裨瀛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
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 甌駱裸國史記南越尉佗傳南方
｜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
越千人眾號稱王其 秦故空地上下鄣史記朝鮮傳王滿亡命
西｜｜亦稱王 聚黨千餘人魋結蠻
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稍役屬真番見上西南
貊與稽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夷皆氏類史記西南夷傳｜｜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
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
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
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
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
長以什數白馬最大｜｜｜｜ 漢孰與我大史記西南夷傳滇王
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與漢使者言曰
｜｜｜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 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史記西南夷傳
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
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最寵焉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漢誅
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 龍王見上 大
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宛有蒲陶酒多善馬史記大宛傳｜｜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
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
漢道 于窴之西水皆西流見上 行國史記大宛傳奄蔡在康居西
焉 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大
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 錢如王面史記大宛傳
北海云 安息在大月
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
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其王死輒更錢
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

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有大鳥卵如甕**見上**國善眩**見上**乘象以戰**見上**國臨大水**見上**張騫鑿空**史記大宛傳——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史記大宛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而——**南戍爲越門**

北戍爲胡門漢書天文志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元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招搖之分**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遠夷——也**已程不國譯使自此還**漢書地理志黃支之南有——漢之——矣**能寒能暑**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衣食之業不著於地**漢書鼂錯傳胡人——**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見上**首帥名王**漢書趙充國傳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將騎四千及煎鞏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謂天撐犁謂子孤塗**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爲——爲——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攣鞮**見上**五單于**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屠耆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單于庭**見上**以馬上戰鬭爲國**漢書匈奴傳匈奴之俗本

上氣力而下服役——故有威名於百蠻**白龍堆**漢書匈奴傳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山國**漢書西域傳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千三百六十五里**接手飲**漢書西域傳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縣度**見上**赤土身熱之阪**漢書西域傳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三池盤石阪道**見上**騎步相持繩索相引**見上**近日所入**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云**康居有小王五**漢書西域

傳｜｜｜｜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肥王（漢書西域傳烏孫翁歸靡既立號｜｜）

驢非驢馬非馬（漢書西域傳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種別域殊（漢書叙傳西南外夷｜｜｜｜）

鏤頰（後漢書章帝紀注楊孚異物志儋耳南方夷生則｜其｜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累累垂至肩）

冄彫（後漢書章帝紀｜｜之類注字書曰彫多鬚貌音而占鬚鬚多蒙目其顔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兵故舉以為名也）

磧鹵大漠（後漢書竇憲傳陵高闕下雞鹿塞｜｜絕｜｜）

龍庭（後漢書竇憲傳蹋頓之區落焚老上之｜｜注匈奴五月大會｜｜祭其先天地鬼神按即史記所謂龍城也）

金微（後漢書竇憲傳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山大破之）

有九種（後漢書東夷傳｜｜｜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索離（後漢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以口氣｜之不死復徙於馬欄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魚鱉聚浮（見上）

六畜名官（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以｜｜｜｜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

迎鼓（見上）

牛蹏占吉凶（見上）

穴居九梯（後漢書東夷傳挹婁處于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以深為貴大家至接｜｜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豕膏禦風（見上）

高句驪五族（後漢書東夷傳｜｜｜凡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

東盟（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元菟賜鼓吹伎人其俗人皆潔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其國東有大穴號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

小水貊出好弓（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所謂貊弓也）

兩袖長三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

頂中復有面（見上）

神井（見上）

箕子八條之教（後漢書東夷傳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舞天（見上）

三韓（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

辰國（見上）

魁頭露紒（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

及䯻頭垂耳大率皆|||||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
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
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
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
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
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出大栗如梨上見繩貫脊皮縋以大
木|見天君上見蘇塗上見似秦語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
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
有|||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
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
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
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
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兒生欲其頭
扁上見文身別尊卑後漢書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

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其地
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
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
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子皆黥面|||以其文左
右大小|||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
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
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
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
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
不盜竊少爭訟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
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丹朱坋身上見多
壽考上見持衰上見女王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
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
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

守衛法俗嚴峻自|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
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
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朱儒國上見徐福洲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東
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
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
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巢
山潛海後漢書東夷傳贊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厥區九族女配槃瓠後漢書南蠻傳高辛氏有
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
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
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
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
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
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槃瓠得女負而走入

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
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
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
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
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
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
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
今武陵長沙蠻是也注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烏朗反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上見精夫上見
姎徒上見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
渠帥貴長耳皆|||以布貫頭而著之後漢書南蠻傳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赤穴黑穴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

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四姓之子皆生——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廩君上見　土船獨浮上見　射殺鹽水神女上見　魂魄世爲白虎上見

黃龍一雙　清酒一鍾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夷犯秦輸——————夷人安之

板楯七姓 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之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蠻夷

竹中男兒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竹王三郎神上見

九隆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穿耳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人皆——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大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神鹿兩頭上見

冉駹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旄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燒以爲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

能作旄氈　特多雜藥上見

西方金行之氣 後漢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産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焉

有異象如虎爲其蔽火 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

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閒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

爰劒子孫百五十種　後漢書西羌傳自——後——支分凡——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抄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

西域三絕三通　後漢書西域傳自建武至於延光——————

西海曲環　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海水——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見上

驍頭而衣文繡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五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

城邑周圜五百餘里　見上

宮室皆以水精為柱　見上

書投囊中至宮發省　後漢書西域傳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王——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外國珍異皆出大秦　後漢書西域傳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近西王母居　後漢書西域傳西有弱水流沙——處幾於日所入也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後漢書西域傳自安息陸道繞北海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

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三十餘里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論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贊逷矣西湖——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見上

罽幕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破龍祠焚——阬——角梏閼氏

東開向日　後漢書烏桓傳以穹廬為舍——————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

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　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

角端弓　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

貂豽鼲子天下名裘上見

雹入口妊身產子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因吞之遂｜｜十月而｜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

倭人捕魚後漢書鮮卑傳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于是東擊｜｜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以助糧食

倖傳出脚魏志華佗傳化其婦又言東師之西國見生｜｜｜｜欲其食少而餘行也

壻屋魏志高句驪傳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

童女沈海魏志東沃沮傳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

以七月取｜｜｜｜

音聲似雁鶩魏志東夷傳注魏略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

馬脛馬蹄上見

被青野亙北方晉書四夷傳序九夷八狄｜｜｜而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橫南極

綿西宇橫南極上見

雒常生皮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可衣

以足挾肉而啖晉書肅慎氏傳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

石利入鐵晉書肅慎氏傳其國東北有山出｜其｜｜｜將取之必先祈神

因馬而別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鬬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別甚易當去汝于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西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阿干上見

宮壯麗煥若神居晉書龜茲國傳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

以黑為美晉書林邑國傳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兇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色｜｜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聘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婦先聘壻上見

鯉魚變化冶

成雙刀晉書林邑國傳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咒之曰｜｜｜｜｜｜｜｜石｜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一歲種三歲穫晉書扶南國傳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大海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于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按南齊書葉柳作柳葉混潰

作混塡夢神賜上見諸部呼爲步搖晉書慕容廆載記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因——之——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

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上見

託鐸晉書乞伏國仁傳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莫何託鐸者非神非人之稱也

木居海處宋書武帝紀——之酋被髮雕題之長

龍漠宋書武帝紀拓土三千申威——

大秦天竺迥出西溟宋書夷蠻傳論若夫————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屬

衣布徒跣齊書諸夷傳蠻俗————或椎髻或剪髮兵器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努射皆暴悍好冠賊爲

虎皮衣楯上見

夢人以金席藉之齊書南夷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産母————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

大箬葉蓋屋齊書扶南國傳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鐶鏆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長八九尺編其葉以——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鬬雞及狶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鐶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没水直者人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爲船頭尾似魚上見

鬬狶上見

刻木記事齊書芮芮虜傳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爲穹廬氈帳——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爲讐敵

行屋齊書河南傳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

子史精華卷七十九終

子史精華卷八十
邊塞部四
外域下
金夜出飛狀如螢火梁書林邑國傳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則｜｜｜｜｜又出瑇瑁
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
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沈木香
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
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棧香也吉貝作布上見門
戶北向梁書林邑國傳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皆｜
｜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
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
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

吹螺擊鼓覆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
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
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
利吉利以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
至老國王事尼乾道
鑄金銀人像大十圍書樹葉爲紙上見千漫都縵上見王法服如佛
像之飾上見嫁娶必用八月上見婆羅門咒曰吉利吉利上見寡婦孤
居散髮至老上見風車火徼梁書武帝紀北闕箓衙頓遜獻樹之使｜｜｜｜之民梁書
扶南國傳其南界三千餘里有｜｜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
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
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
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
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似
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長頸王梁書扶南國傳又有毗騫國去扶南

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
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
曰｜｜｜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
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
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
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
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
瓦塸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
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
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能作天竺書上見樹生火中梁書扶南國傳又傳扶南
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
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洲左近人剝
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
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俗
事天神二面四手四面八手梁書扶南國傳｜｜｜天神以銅爲像｜｜面者｜｜｜者｜

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
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
上土氣等熱如中國之盛夏梁書婆利國傳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
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
蜐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
貝如帊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
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
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
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一百三十六聚上見穀一歲再熟草木
常榮上見在天地之中梁書中天竺國傳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壍
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
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

舍衞桑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
千里共尊奉之以爲｜｜｜｜也　北有鬼神及龍居之梁書
師子國傳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
人所種不須時節國舊無人民｜｜｜｜｜｜諸國商估
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
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固
麻檐魯梁書百濟傳號所治城曰｜｜謂邑曰｜｜如中國之
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語言待百濟而後通梁書新羅傳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
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
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
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
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
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
爲｜｜　健牟羅見上　啄評邑勒見上　自云太伯之後梁書倭傳倭者｜｜｜｜俗皆

文大蛇吞獸梁書倭傳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此｜蛇
身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
中蛇則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梁書文身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
死矣　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
上有三文｜｜｜｜｜｜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
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
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
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繞
屋爲塹實以水銀見上　土多扶桑故以爲名梁書扶桑國傳扶桑
國者齊永元元年其
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
在中國之東其｜｜｜｜｜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
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
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　其衣色
隨年改易梁書扶桑國傳國王行有鼓角導從｜｜｜｜
｜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

異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
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
無鐵有銅不貴　養鹿如畜牛見上　入水則娠梁書東夷傳扶桑東
金銀市無租估　千餘里有女國容貌
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任｜
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
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　人身狗頭其
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聲如吠梁書東夷傳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
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
｜而｜｜｜｜｜其食有小豆其衣　獸有兩腳駱駝野驢有
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角梁書滑國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彊
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
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
羊肉爲糧其｜｜｜獅子｜｜｜｜｜｜人皆善射著小袖

長身衣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
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
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
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
神而　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見上　羊皮爲紙見上　玉河梁書于闐國傳
後食　其地多水潦沙
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其治曰西山城有屋
室市井瓜果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
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
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
印國人得書戴　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見上　中有鷲鳥噉羊
於首而後開札
梁書波斯國傳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
氏因爲國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
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
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上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

鉢受花鮮華可愛出龍駒國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

日子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山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

平壤城 魏書高句麗傳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者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

謁奢太奢

大兄小兄 見上 頭著折風 見上 鹽生樹上 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

嚼米醞酒飲能至醉 見上

執乳爲定 見上 夏則城居冬逐水草 魏書失韋傳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頗有粟麥及穄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

又手髻 見上 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 見上 赤珠挂頸以多爲貴 見上 嫁娶之際以青氈爲上服 魏書契丹傳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氈爲上服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辮髮皮服以珠爲飾 魏書烏洛侯傳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

民尚勇不爲奸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見上 號妻爲恪尊 魏書吐谷渾傳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毦珠以皁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

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 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體輕工走 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阿蘭國與鳥獸同不知鬭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畜——逐之不可得

以女爲王 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女王國——

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魏書宕昌傳宕昌羌者其先
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
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
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
——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
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
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
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
祭天有梁勤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各事生業不
相往來上見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上見出赤鹽魏書高昌傳國有八城皆
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
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
——其味甚美復有——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

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
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俗事天神兼信佛法上見
羊馬牧在隱僻處非貴人不知上見阿謨阿段阿夷阿等魏書獠傳獠者
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
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
第呼之其丈夫稱——婦人——之類皆語之次第
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
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
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
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干蘭上見能臥水底持刀刺魚上見鼻飲
上見十六國四域魏書西域傳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
并至太延中為——分其地為——自蔥嶺
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
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

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
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
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
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
路為一道焉老駝知風魏書且末傳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
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預
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
氈擁蔽鼻口其——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產子非
六指不育魏書疏勒傳人手足皆六指——者即——老子化胡成佛之所魏書于闐傳
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
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
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山有膏服之
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
髮齒落更生魏書龜茲國傳其國西北大——中——如——者流出
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醍醐甚臭——已——者

能令——癘
人服之皆愈醍醐塗髮魏書悅般傳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
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
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
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日三
澡漱然後飲食上見火山上見狗國魏書悅般傳嘗與蠕蠕結好其王
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
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
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中乃馳還大檀
遣騎追之不及自是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魏書悅般傳真君九年遣
相仇讎數相征討
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
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
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
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
蠕蠕來抄掠術人——————
——————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幻人上見角帽魏書嚈噠傳其俗兄弟共

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
史加角爲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
胡不同 **女與天** 魏書高車傳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歴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
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
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
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安可配人將以與天
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
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
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
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
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
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好引聲長歌似狼嘷** 上見 **鳥了帥** 隋書流求傳流
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
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

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
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彫刻禽獸多鬭鏤樹似橘而
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
村村有｜｜｜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
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
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
鬭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
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
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轝之而行導從不過十數
人小王乘機
鏤爲獸形 **王乘木獸** 上見 **呼名而飲** 隋書流求傳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後｜上
王酒者亦
呼王名 **門懸金花鈴毦** 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
薩之象｜｜｜｜｜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
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

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
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絡四女子立侍
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
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
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
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邏一人陀拏達
又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
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
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
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
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
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別居唯少子與父居 **金鏁**
非王賜不得服用 上見 **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 隋書真臘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
類赤土｜｜｜｜｜｜｜｜｜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
呪又澡灑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

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 **楊枝淨齒** 上見
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之 **善投輪刀** 隋書婆利傳婆
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
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
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其大如
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金聚** 隋書女國傳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代
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
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
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
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
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
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
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
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
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
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

飢餒祭畢入山視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
其腹視之有粟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小女王** 上見 **彩**
色塗面一日數變 上見 **鳥卜** 上見 **傅金屑於鬚上** 隋書波斯傳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
座——以爲飾 **順天神** 隋書漕國傳漕國在葱嶺之
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 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
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數千人國法嚴
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者儀制極
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
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魚脊骨孔通馬騎出**
入 上見 **籠官** 舊唐書韋皐傳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帥精卒以
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
臘城——節度新自二千級生擒——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
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藏遮遮者蕃之驍將也又爲遮遮自論遮
遮城無不降數 舊唐書韋皐傳賊十關王珪之長
年之內終復巂州 **兄弟襄國** 舊唐書 子少嗣仍開元時山反乃命弟嗣

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以勝以少女爲王而後行肅宗
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還從中令還國隋河詔皆衛以
本國王授曜詔從之貞元中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以女
爲君兄勝既讓國詔傳勝子悅上乃以悅爲檢校光祿卿兼此沙
府長史還勝國爵且曰曜以行國事人皆悅服就
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人多稱之 **列[illegible]** 舊唐書
傳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稱高
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
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爲詔述朕
此懷也侍中裴矩進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
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
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與夷狄猶太陽之比——理無降尊俯
同夷貊高 **興亡以羊馬爲準** 舊唐書[illegible]
祖乃止 來五人蕃充使迷至於死者數矣
貞觀三年又使人突厥還奏曰突厥——唯——今六
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

年必當後滅太宗然之
之無幾突厥果敗 **十設十箭五咄五弩** 舊唐書突厥傳沙鉢羅
咥利失可汗時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
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
故稱——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
——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
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
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
居於碎葉已西自是 **黃姓黑姓** 舊唐書突厥傳有大首領
都號爲十姓部落 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爲
強盛自此分爲——兩種互相猜阻 **迴旋輕捷如鶻** 舊唐書迴紇傳元和四年
里迦可汗遣使改爲迴鶻
義取——也 **婆匐爲政** 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
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
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

爲盤捻麨爲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 **拂廬** 上見 **敗北者懸**
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佛法——
狐尾於其首 舊唐書吐蕃傳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
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
——表其似狐之怯稠人 **飛鳥使** 舊唐書吐蕃傳
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爲次死 遣有——事
飛鳥猶中國驛騎也 **夏衙** 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怛盧川蓋
贊普——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
所流 **稍餅貝一熟** 舊唐書[illegible]傳其國種——亦有文字書之於貝葉
也
真臘 舊唐書真臘國傳自神龍已後真臘分爲二半以南近
海多陂澤處謂之——半以北多山阜謂之—— **水真臘** **陸**
詔合爲一詔 舊唐書南詔傳皮邏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 **六**
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功策授雲
南王歸義漸強盛餘五詔微弱先是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
賂奏——歸義既併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衆兵日

以諭大食人覩朝廷亦加禮異

金䌸牀舊唐書□國傳其王近適則舁以—遠適則乘象殯妹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傳發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磚相仲木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宮宇俯以金銀爲門門至地以紫鑛飾以銀鉤

本是舍利佛城上見

錢不穿孔舊唐書□國傳其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而文無孔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曆術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牀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柱皆飾以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途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十餘步水恒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淸水浴神烹羊而祭上見

金龍激水上樓狀若飛泉上見

阿耆婆瀰池上見

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舊唐書康國傳—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進食有蠶其烏輒鳴舊唐書拂菻傳拂菻國一名大秦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其都城疊石爲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亘數里自外及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之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爲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屋上泉鳴四簷飛溜上見

羔生土中上見

金丸候時上見

衣前不開襟上見

獅子人語舊唐書大食傳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並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皮佛祿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

樹上生小兒舊唐書大食傳有□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號爲君子之國舊唐書新羅傳開元二十五年興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璹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

香火亭舊唐書天竺國傳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

夕胸羊髀熟而曙舊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

近日出没之所

兩戒 唐書天文志初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北紀南紀 見上

晝長夜短 唐書地理志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裓部落北東十五日行有俞折國亦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行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水堅時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而——

西山八國 唐書韋皋傳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鑿徑北谷近吐蕃故皋招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皋統押近界諸蠻——雲南安撫使

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唐書于闐傳有玉河國人夜視——

四樓 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之間

人身牛足 五代史四夷附錄牛蹄突厥——其地尤寒水曰瓠盧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嫗厥律 五代史四夷附錄——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

捻崖天子 五代史四夷附錄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

鳴沙 五代史四夷附錄瓜洲南十里——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

濕沙止渴 五代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自仲雲界西始涉鹻磧無水掘地得——人置之胸以——

撈玉 五代史四夷附錄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每歲秋水涸國王——然後國人得撈玉

鐵林相公 宋史何灌傳子[illegible]字正則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逮明列陣酣戰久之斬獲甚衆擒其酋所謂——者契丹遁去

指環為印 宋史外國三佛齊傳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

李陵題字處 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上石龕有——

白衣黑衣 宋史外國大食傳其王盆尼末換之前謂之——大食阿羅拔之後謂之——大食

鴉飛不到山 宋史蠻夷傳元豐四年瀘夷錫光裔殺阿訛詔林廣與光裔同力討賊乞弟恐後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誠降意[illegible]廣遂破寨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夾落崖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夾何始失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鴉[illegible]至——

氈車硬寨 遼史百官志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為營——為宮帳之官不得不謹

白山黑水 金史世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是也

殿宇沉

檀 元史郭侃傳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丙戌大軍至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殿——皆搆以——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

結匈 山海經——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蟲為蛇蛇為魚 見上

羽民長頰 山海經——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

不死 山海經——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歧舌 山海經海外南經——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

交脛穿匈 山海經——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一曰在——東——

三身一臂 山海經——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 山海經——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

丈夫 山海經——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

女子 山海經——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

不壽者八百歲 山海

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

天野 山海經在軒轅國北其邱方四蛇相繞此諸｜之｜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羣居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見上

長股 山海經｜｜｜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

為人無𦝫 山海經無𦝫之國在長股東｜｜｜｜

深目 山海經｜｜｜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在其工臺東

無腸 山海經｜｜｜之國在深目東其為人長而無腸

聶耳 山海經｜｜｜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兩虎在其東

據樹歐絲 山海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

大人君子 山海經｜｜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蹉邱北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毛民 山海經｜｜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一曰在元股北

衣魚食鷗 山海經元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山海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者

卵民 山海經有｜｜之國其民皆生卵

菌人 山海經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漚鬋 逸周書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文身

闟耳貫胸雕題漆齒 逸周書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離邱｜｜

留骨之邦 穆天子傳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

郅支餌石 郭憲洞冥記元鼎五年｜｜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此｜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

乘象人海底取寶 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水 郭憲洞冥記｜｜｜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羣飛往日下自曝 郭憲洞冥記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身熱

以翼相投擲為樂 郭憲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淵泉飲能盡竭海苦為｜｜｜衣其敝笑｜｜｜｜

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

里 東方朔神異記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形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

孔雀珥門戶玉璞抵烏鵲 桓寬鹽鐵論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譯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睹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馳北夷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崑山之旁以｜｜｜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

織柳為室旃席為蓋 桓寬鹽鐵論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

一旦有急貫弓上馬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

成而務堅絲無文采錯雜曲僻之制鄙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飾織有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巧家有其備人有其用｜｜｜｜｜｜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嫻於禮而篤於信略於口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連蹇**焦氏易林胡言｜｜譯瘖且聾**狗邪**焦氏易林穿胸｜｜儋離旁春天地易紀日月更始**孕三十六年生**張華博物志大人國其人｜｜｜｜｜｜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光出口中**張華博物志厭光國民｜｜｜｜形盡似猨猴黑色**眼能泣珠**張華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化虎**張華博物志江陵有猛人能｜爲｜俗又曰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兩角如繭**王嘉拾遺記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

來朝其人長四尺｜｜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無老純孝**王嘉拾遺記盧扶國人皆三百歲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之國**常行水上**王嘉拾遺記員嶠山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國人｜｜於｜｜**無翼而飛**王嘉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憑風而翔乘波而至**見上**孝養國**王嘉拾遺記蕣州之西二萬里有｜｜之｜其俗人年三百歲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國字以充祭祀昔黃帝表此爲孝養之鄉爲國莫不欽仰**鐵峴沸海蛇洲蜂岑**王嘉拾遺記燃仰之國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泛｜｜｜｜｜鐵峴峭礪剛金爲刃比至京師輪皆鈲銳淺盡泛沸海

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經蛇洲以豹皮爲屋於岸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木焰能殺百蟲經五十餘年乃至洛邑**佛外祖國**鄭道元水經注恆水又逕波麗國即｜｜｜｜也**騎步相持絙橋相引**鄭道元水經注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二十許里方到懸渡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渡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猨飲**見上**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鄭道元水經注法維曰迦維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也**田織信厚**鄭道元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

子教民以義｜｜｜｜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其田從潮水上下**鄭道元水經注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採香爲業**鄭道元水經注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魚生肉｜｜｜｜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狼䑋**鄭道元水經注其水又東向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則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所謂躶身者也雖習俗躶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嗅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闇中嗅金便知好惡**見上**元國**鄭道元水經注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矣**馬流**鄭道元水經注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

此民以識敵處也 **須人祭天即取阿喇部落子孫** 段成式酉陽雜俎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汝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人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阿喇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阿喇部落用之射摩即斬阿喇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仰樹汁為用 段成式酉陽雜俎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

一日造食一月食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者倍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

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者倍人丈夫婦人俱帶每｜｜｜｜常喫宿食

所有種植待雨而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仍建國無井及河澗｜｜｜｜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于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起乔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 段成式酉陽雜俎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年有二三十萬國中｜東西｜｜｜｜｜雖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互擊中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飛頭 段成式酉陽雜俎嶺南溪洞中往往有｜｜｜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蟲落 見

解形之民 段成式酉陽雜俎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了年於遺｜｜｜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繡面老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俱振提國尚鬼神 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祀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然人居使驗之不妥

六十四種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域書有驢脣書埵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驃乘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仙人境 蘇鶚杜陽雜編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即自採神草

餌之無不愈焉

酒山紫海 蘇鶚杜陽雜編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酒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烟椒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子史精華卷八十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管子——何私何親——雅君之節[illegible]

[illegible]堂管子——是謂聖王 抱蜀管子——不言而廟堂既修 君知臣臣亦知君管子——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中正無私忠信不黨管子爲人君者——而——爲人臣者——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管子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多惡少欲管子曰爲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速多者惟欲————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 智 六謂管子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其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 者謂之—— 廢德御生管子夫爲人君者————於人者也爲人臣者——於上 言下力上管子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而臣主之道畢矣者也 君豐臣教管子古之王者其君——其——況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 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之——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 得一以爲天下貞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其致一也 四大居

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君甘臣酸君淡臣鹹晏子梁邱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則——則——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 身尊民安事治身榮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爲君————爲臣————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 一心晏子梁邱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不忠不可以使一人——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二子治國一臣樂身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者何以——吾——微此——者何以——吾—— 非奉饋茵席臣晏子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饋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 輿安策勤馬良輪利鄧析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威定則——臣順則——民和則—— 三累四責鄧析子君有——臣有——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陳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弗弗詻詻墨子君必有——之臣上必有——之下

家君(韓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
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 進前不御關辭相
思(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 伊
不用去之反求日｜｜而｜｜遙｜｜而｜｜ 不變之法 攷
子｜｜｜ 君道異繩 (荀子)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
臣上下足也 一端所｜則｜而所｜則｜也 志合言
從(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莊子)臣之事君
君者亦奢｜｜道行國霸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 (莊子)內直
｜｜｜｜｜｜｜｜者｜｜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
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為徒外曲者｜｜之｜｜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
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
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德友 (莊子)與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君臣 王｜｜

孔丘非君臣也 不諂其君 (莊子)忠臣 身在江海心居魏闕 (莊子)
｜｜而已矣 中山
公子牟謂瞻子曰｜｜｜｜｜之上｜｜｜乎 魏闕奈何 (莊子)此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之法法者天號下者人稱至者天人之 謂泰一 (鶡冠子)泰一
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也 謂泰鴻者執大同之
制｜｜之氣正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
命朗之位者也 ｜｜｜｜｜ 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 修頭修足 (韓非子)為人
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韓非子)臣者譬之若
手｜｜以｜｜ 若桴若鼓 (韓非子)至治之國 淵魚 (韓非子)勢重者
下以｜｜君｜｜臣｜｜ 人主之｜｜也臣
者勢重之｜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 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韓非子)
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
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

｜｜｜吾得仲父已難矣 高天泰山 谿谷 (韓非子)以
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其主為｜
｜｜之尊而以其 壤地草木 (韓非子)君者｜｜也臣者｜
所為｜｜之卑 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
國君之寶 (荀子)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 社是之主建是之
人下則社稷之臣｜｜｜也
上 (荀子)｜｜｜立有而有能｜｜｜｜｜ 不世絕千歲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
爭職而妒賢是其 分施 (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均徧而
所以不合之故也 不偏 (荀子)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
不懈 均徧不偏忠順不懈 上 儀正 槃圓 盂方 (荀子)君者儀也｜｜而景正君者槃也｜｜
淵 (荀子)君者｜｜而水圓盂方 民之源 (荀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四統俱而天
也｜｜而水方
下歸 (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君臣 同

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
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者｜｜之大是
之謂 門戶牖嚮 (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
能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
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 基杖 人主之｜｜也 (荀子)
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知慮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知慮
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
具 態臣 (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者也 聖臣
(荀子)殷之伊尹周之 妒臣 (荀子)君有｜｜則賢人不至 舟水 (荀子)君者舟也
太公可謂｜｜矣 庶人者水也
執圜處方 (呂氏春秋)主｜｜臣｜｜ 天賞 (呂氏春秋)有 百倍之臣
｜｜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得為主
(呂氏春秋)子培賢者｜｜ 逆往 (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也
也又為王｜｜｜｜也王也者天下之｜也 君 因臣為

呂氏春秋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 **根本枝葉** 淮南子君|也臣|也

鍾以玉環 揚子帶其鉤鞶無鉤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王臣故有玉環而佩也|||注鉤無帶不正帶

正其腹引其背 揚子|||腹貞注腹內也背外也腹就也自內及外君臣道正

夫夫 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罔之得故殆貞測曰虛邪夫夫得賢臣也按夫古矢字 **恭策慕**

力 揚子漢屈|||君縱屈||

舜禹有土 揚子然則|||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明光君禮 揚子或問君曰||問臣曰||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

無私無偏 文中子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曰||問使人之道曰||

盡問乎對 文中子非明君孰能|非忠臣孰能|

為臣必臣為君必君 國語|||肅宮與君也敬恪恭儉臣也

寬長之川澤乎 國語夫君也者|||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宗臣 國語男女之事不及|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

君為我心 國語事君者||||發而昭矣||制不在我

三世仕家君之 國語|||再世|||以下主之

范中行之良 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臣史黯侍曰將為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

君行制臣行意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實過矣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按史記越世家大指相同行制作行令

良金為狀 見上

忠臣愛名 戰國策臣聞明主愛其國|||其||

九佐七友五丞三輔 戰國策堯有||舜有||禹有||湯有||

殷掌臣 戰國策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之||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君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

帝與師處王與友處 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者||者||覇者與臣亡之朝如|者|

處

素王九主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注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唯唯鄂鄂 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不聞周舍之||是以憂也

殘蠹 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曰吾聞姦臣在朝國之|也讒臣在中主之|也

依日月之末光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畫策臣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時時從漢王

三寸舌為帝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

厀前於席 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之｜｜｜也語數日不厭

剖心折肝相信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王二臣｜｜｜｜｜豈移於浮辭哉

親如膠漆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之臣是無如我何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

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為風｜｜｜｜｜｜｜｜｜也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之｜｜慶流苗裔盛矣哉

堂陛 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國耳｜｜公耳｜｜

務其方以高其節 漢書賈山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閨閤之臣 漢書司馬遷傳身直為｜｜｜｜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耶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

故人嚴子陵共臥 後漢書嚴光傳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耳

乳為生湩 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持鉏去草 見上

猶魚有水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顧草廬諮當世事 蜀志諸葛亮傳亮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臣於｜｜之中｜臣以｜｜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illegible]

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而｜｜｜｜｜｜｜｜｜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常呼曰谷 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

爭權於元顗重之曰此如比肩之舊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
後不復名之——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
堂拜母——呼曰東部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
多呼其字惟—張昭為張公紘—外
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初曹公
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
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
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
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
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
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
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
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馮几前席進前捋鬚吳志朱桓傳注吳錄
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
—桓—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協契
斷金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宰輔忠德道濟
伊望羣后竭誠——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
之節庶因斯
道終克弘濟總角好晉書何劭傳劭字敬祖少
與武帝同年有—之—左右悃悃濟濟
晉書王濟傳濟字武子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
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
可謂——
矣援齊王冏子異符同契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將有大志聞猛
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興大事——若元
德之遇孔明也拔猛于猛磨礱之臣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
妻子及其同黨告敗閱
下聖明慨然顧謂羣臣曰彼之羣倍背和與宋洛為三一之為
其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助

難當柔復虛討實宋書吐谷渾傳樓為拜曰—
—寡行宏可只宋有爾官家也天為我生儉齊書
王儉傳明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
嘆曰斗云推轂降神生甫及申今亦——也推懷投款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
珍便——況在今日寧當有異若事有卿名不復細覽齊書
李安民傳家國務事上並與安民論議謂
安民曰——我使——也為誠君側奉義萬里
齊書劉懷珍等傳論
—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
齊書張緒傳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
王儉曰——也代我呼范為兄梁書范雲
傳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
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天子
四友梁書謝朏傳齊高祖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為長史敕與
河南褚炫濟陽江敦彭城劉俣俱入侍宋帝時號為—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梁書王珍國傳高祖使珍國出屯朱
雀門為丁艾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郡
纂不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
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謹—臣——改
喚蔡尚書南史蔡撙傳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
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撙始
放箸執笏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
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既遭唐堯
之君不辭元凱之舉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
道剛成為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
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
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

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
｜｜｜｜敢｜｜｜｜高祖曰光武東洛朕同宗則有載
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照俯不永德音節命黃門侍郎崔
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
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
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
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復獻千萬**
之壽報以南山之詩上見**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魏書李訢傳訢母賤爲諸兄所
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若言貴吾得觀察或未可知遂使人都爲
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
｜｜朕之｜｜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
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
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訢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
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婿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

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
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幹事之臣**上見**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
由陛下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中使曰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
男孝順富貴㥄奏曰｜｜｜｜｜｜｜｜　**三崔二**
張不如一康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
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　**骨親內疏所以相付**北齊書伏傳周帝自鄴還至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
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國伏仰天大哭率衆
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猶不能自死
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遂別引之

與同食命於什伯｜｜｜｜｜｜｜｜舊唐書魏徵傳他日
臣循備授上儀同**使爲良臣勿使爲忠臣**徵入奏曰臣聞君臣
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
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
下｜｜臣｜｜｜｜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
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
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因**自比於金**
以卿爲良匠舊唐書魏徵傳徵以有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
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
所寶朕方｜｜｜｜｜｜｜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
爾**要相偕老**舊唐書裴寂傳六年遷尚書右僕射賜宴於含章
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
當謂曰今猶未也｜｜｜｜｜｜｜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

豈不快哉**剪鬚和藥**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
療之太宗乃自｜｜｜爲其｜｜勣頓首見血泣
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須深謝**君宜轉動臣宜安靜**舊唐書張行成傳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
陰臣象｜　**或興或從乃天之功**唐書魏徵傳贊[illegible]之翔太宗嶄然而從龍風虎怒
萬衆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子非有踰越之姿
當高祖受命臻然利見於世故能｜｜｜｜｜六**君臣**
猶父子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也情感於內安有所
避遂哭之**異支一心**唐書杜如晦傳弟楚客傳方起成雖作楚客遁谷當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
之久謂曰卿相不起柴然邪夫走遁者自近人不邺俗皆患才
不嗣而見與我｜｜｜｜者謝曾如見事吞荀轅我楚客頓首
謝因推爲**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唐書房杜傳贊方君臣明良｜
中郎將｜｜｜｜固千載之遇

蕭曹之勛不足進巧

鸞鳳冲霄必假羽翼 唐書馬周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君臣間不膠漆而固 唐書馬周傳周機辯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中改——————根相得晚宜矣

公在得酣臥 唐書李大亮傳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我——

諍臣 唐書孫伏伽傳帝謂孫伏伽可謂——矣

以藥石相報 唐書高馮傳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

無言不酬 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寫之借以諷諭日物古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之義

吾雖瘠天下肥 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張樂有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泝洪源俟舟楫 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流水朝宗眾星拱極 見宋樂志大于宮陽臣工率職——————環珮鏘鏘威儀抑抑上下交欣同心同德

交欣 見上

詩友 金史盧璣傳子延齡同里少交務之族交勞古以書為文為聖宗——

呼小字 金史劉琉傳幼名大平世宗即位晃者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為獲南十人長往招宗敘自彥敬招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其——而謂之曰大平所至庶幾能致朕至太平矣

中書右手樞密左手 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則——也——則——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

車之有轅身之有臂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皇帝位有命木華黎與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高山日影 元史朮赤台傳朮赤台始從征伐列亦自厲陷敵行陣班負紛乃間關帥甲每遇戰陣必為先鋒帝特諭之曰朕之望汝如——前——也

同飲河水 元史哈散納傳太祖時從征王罕有功命————班朱尼——之且曰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用

三畏 元史拜住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天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慮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為下——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為下——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世世能極 逸周書度訓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曰帝

國元 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人者——之——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國為身臣為心 董仲舒春秋繁露同——以——以臣——為實——以臣事為形

編於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百之貴仰編之月行編於時時編於君君————

尊者其敬無窮 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流深者其水不竭——————

五科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

承天意成民善 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以——之——性為任也

君上敬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之——也

安樂世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君為臣

力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之｜乎其｜之｜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驩之亦君之力也

四面求臣 劉向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六正六邪 劉向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事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

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動於福先 嚴遵道德指歸論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出無迹入無朕｜｜｜｜靜於禍始

左德右威 嚴遵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為綱｜｜以應不群天下仰制莫能毀傷

上法斗極 班固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取象日月屈信 班固白虎通君臣法天｜｜｜｜歸功天也

繵堅 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也屬志自堅固

天下之翁 王充論衡齊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貴治生積貨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也

民統治材 王符潛夫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之｜也臣者｜之｜也

心順職順道順 荀悅申鑒古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二曰｜｜三曰｜｜

陪天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不敢不醉

天子親家翁 高傳奏居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太宗撫掌極歡

櫻木小而觸鐘 張問何說 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鄭

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主顥
銜之上未嘗占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
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
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
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千——
——謂敏中曰此書鄭郎訴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
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玄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
香感

謝 師蜂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立君臣師
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

重臺 陶宗儀輟耕錄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日中為
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
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
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
以重字尤有意豈亦本見與然歟

驅口 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
男曰奴女曰婢總曰——蓋國初平定
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
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
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
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
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
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
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
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擂盤珠 陶宗儀輟耕錄
凡納婢僕初來時曰——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
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
切事情

陳家蘭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
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 管子為人父者————
孝悌以肅 管子為人子者————
和子孫屬親戚 管子——父母之節
愛親善養思敬奉教 管子——子婦之常也以事其
教護家事 管子父母之則也——
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管子——親終而復始
知子莫若父 管子先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
吾子 管子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
——墨子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

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
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孝子之為親
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年過而一國無聘者 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
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

孔子之葉 公孫龍子孔穿——也

不慢其保 列子愛赤子——

天地之委蛻 列子孫子非汝有是——也

遺男 列子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始齔

文之綸終 莊子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

不可解於心 莊子子之愛親命也

不缺其親 莊子孝子——

不至乎孩而始誰 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則人始有夭矣

以天屬 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則其在於子之仁與多於其累與其子之累多矣案下原子
全之賴仁與子而遇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也
莊子其求｜｜也而未始不爲子娛翁子視父｜｜共｜｜親
出域有遺類也王唐失也父怒之不若其父名也
再仕而心再化莊子曾子參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曰吾及親仕物緩莊子
室無空虛則樸而不明韓非子父子之間實｜者親而韓非子婦姑｜｜其體｜｜｜｜
｜｜父｜務致其福韓非子慈母之於放饑啜之韓非子樂羊
之體是也弱子也｜｜｜｜爲魏將而攻
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
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
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
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韓非子

後漢書光武紀觀｜｜｜｜首號仁本此附愛偕父｜之韓非子
子也｜父合之烹其｜徐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行於子者十母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曾
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
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敬愛致文衛子孟問爲人父曰寬
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也｜｜
曰｜｜勿面勿絕勿彊使之衛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衣與繆
而｜｜｜尊之以道而｜｜
與不汝瞑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
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
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
｜｜｜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
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荀子孝子所以｜｜｜｜從命則
無孝之名也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

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
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
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
端慤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
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
不匱此之謂也荀子茝莽草實樹木根心父母也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
若｜｜之有｜｜也若｜｜之有｜｜也草莽之有華實也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
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見一父而裁取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
上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
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
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道服子誰

王｜｜｜｜不思其父無貌於心淮南子故夫｜之相家老
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似者｜其所能知之
淮南子｜｜異而食味設而嘗之於是此而｜掌扶扶子赤
詭有語矣其不肖也然而不可者爲其害義也
文母九齡與九齒禮記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聘也人子有｜｜而｜我｜文命叔而致謹美
其親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此曰不居其
折壁揚子木細枝謂之杪斥先覺之間謂之｜
學｜之｜子之怒子也雖｜｜名之其患存乎仕而
家之子總子於陽而收子之開凡人與孔而雙謂之學生女謂之
見嫁子上見爲二親所嫡娩抱朴子自叙洪小晚｜｜｜徒子
上文中子長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用｜｜不習於書史六世成有
述公斯公小沫當用官其用退而｜｜｜｜則以志其道也故

賢於請｜代而大為人子者皆不孝不慢不得罪者聞之｜｜儒子隨之乎注言恭敬愈於請求也按此與充語

儒子謂中生 **臣子午可之** 閬處亦笑辭於車大公問之曰孰可對曰｜｜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殆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厭 **丈夫子** 人不安｜｜｜獨具不要予也

投杼 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踰牆而走

倚門倚閭 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息女 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願為季箕帚妾

當代父後 史記漢文帝紀因賜天下｜｜｜｜者爵各一級

家督 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技

屬 史記五宗世家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極欲十日而更 史記陸賈傳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按漢書｜｜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異文也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史記萬石君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滌 上見

非此毋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傳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能｜｜｜｜

女孫 史記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有張負｜｜｜｜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所子 漢書宣帝紀封賀｜｜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注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宣帝中命諸侯王公列侯

子同產子 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者｜｜者皆得以為後者謂昆弟之子為子者庶子者謂若昆弟之子為子者皆得以為後其所古曰｜同

以宗之支子為側室 漢書霍光傳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

霍氏衰張氏興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世｜｜｜｜矣

居父官府不敢當其位 漢書杜延年傳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易其處

父子經明行修 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年｜｜｜｜

｜｜頤以為俗宜

愛女甚於男 漢書張禹傳禹病上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數視其小子 上見

夭夭申申 漢書敘傳萬石溫溫幼寔聖君宜爾子孫｜｜｜｜注師古曰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按夭夭申申語雖本論語而用於父子者惟萬石｜｜此故錄之

民母 漢書衛青傳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兒畜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兩子｜｜上閔而戚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母｜｜

尊章 漢書廣川王傳背｜｜嫜曰｜｜顏之郷注代後道左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

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耳孫漢書平帝紀封宣帝｜｜舁祖書
爲逓鍾者章聲之轉也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
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陽注劉德曰舁始也
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陽也風
類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
孝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
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後漢書鄧禹傳禹內
僭誅延壽之｜｜也文明篤行淳備事母
十三人各守一藝
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
執有子｜｜｜｜後漢書鮑昱傳
忠臣之子復爲司隷
拜司隷校尉詔
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
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
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
大小太常
知｜｜｜｜｜｜｜也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
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
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章句子齊鬭傳俯至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六

曾孫栩中子焉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天恩
世傳家學見
能世傳其家學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
上小國侯
二女｜｜｜此臣宿昔常計注謂婦人封侯也若呂
后之妹呂須封爲明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酇侯之類
公卿詣府
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
上壽
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罷朝俱｜酺｜舉
酒｜｜極歡冬日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
勇乃頓荷
衆人皆榮羨之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
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
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
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
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
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
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

且部王亦坐其稱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
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
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
[illegible]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七

[illegible]

公同安天下以為一一一 **使勤貴能若此毋** 後漢書[illegible]
後令[illegible]謂[illegible]紀父延 [illegible]
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兩者扶上殿謂
諸王曰一一一也其見親見知如此 **截肉未嘗不方斷**
蔥以寸為度 後漢書陸續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
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
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
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
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一一一一一一一是以知之使
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
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齧指心動** 後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八

[illegible]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
[illegible]一一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
悟汝耳按[illegible] **小同**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有一子益恩孔融在
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
[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卿志勝毀** [illegible]
[illegible]之門一一[illegible]府舍[illegible]王事誅
子父[illegible]從[illegible]親往敗[illegible]之吏以[illegible]大怒召范人詰
[illegible]人[illegible]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
[illegible]人何也范即頓曰臣無狀愚以為[illegible]等皆已伏誅
[illegible]之情[illegible]為[illegible]閒造曰如[illegible]顯後邪與石
[illegible]丹何[illegible]范對曰衆臣之[illegible]丹 **死後必復**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切責之曰是頌名
[illegible]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
[illegible]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illegible]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致大鳥** 後漢書[illegible]公傳[illegible]陽人

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
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
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
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 **雙珠近出**
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老蚌 三國志荀彧傳注孔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
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
一一一一一甚珍貴之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魏志胡質
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
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是臣
不如者遠也 **名依謙實** 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一一字
按威質子 皆一一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九

沈字處道子渾字 **屏風隔坐** 吳志[illegible]傳注吳錄曰孫休時
玄沖深字道沖 [illegible]與父[illegible]為尚書令而[illegible]為中書
令每朝會詔以 **父書跪讀句句應諾** 吳志顧雍傳注吳書曰顧
一一其一一一 悌一一常灑埽整衣
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一 **懷橘** 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
一之一一一一一畢復再拜 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
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一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蜀
一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志
楊戲傳注華陽國志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亦無以終餘年一一一一一一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乞留**
供養 晉書[illegible]陽王[illegible]奏於六年 **荀令君子** 晉書荀顗傳魏時
人勸以父年高一一一一一一 以父勳除中郎宣
帝輔政見顗奇之曰一一一一 **濬沖清賞非卿倫** 晉書王戎傳戎年十
一之一也擢拜散騎侍郎
五隨父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
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一一一一一一也共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後渾王戎父共卿｜｜不如共阿戎談兒上晉國士晉書武陵王傳同郡劉公榮有知
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也元夏辰儁有
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據
陔字元夏男人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
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
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
｜｜｜大郎晉書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知忠孝萃於一門晉書
卞壼傳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
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
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
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之道｜｜｜抱置膝上
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
雖長大猶｜｜｜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遂排下曰汝竟癡

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廢蓼莪之篇晉書王裒
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傳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重光崇徽晉書范汪傳嘗謂
流涕門人受業者並｜｜｜｜伯陽曰我而我負
｜｜｜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欺抵伯陽
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然亦正值欺抵耳按伯陽汪子枕戈
泣血志在復讎晉書桓溫傳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至年十八會播
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
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按彝桓溫父九州伯
五湖長晉書桓元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
高望震澤歎曰父為｜｜｜兒為｜｜｜棄官歸國
客炙之起晉書裴秀傳秀母微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
於｜見者皆｜｜｜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
故也宣氏知｜被髮從軍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
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
之後遂止

｜｜｜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作宮養母晉書庾袞
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
傳父亡｜｜｜賓以｜｜｜母見其勤曰我無所參問曰毋三晉書
食對曰母食不甘眾將何恃母感而安之行融
裁記性至孝初為豫州遣使｜｜｜其母此兒異眾晉書衛玠傳
動止或｜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玠字叔寶年
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有豈宜以子戲父晉書張愿傳
｜於｜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祖鎮蒼梧太
守愚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
有佳兒愚曰阿翁｜｜｜｜邪
運晉書謝元傳子瑍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慧而靈
運文藻豔逸元嘗稱曰｜｜｜｜｜｜｜｜按宋書
作我乃生瑍瑍那得生執硯涕流晉書范喬傳年二歲祖馨臨
靈運玩文義晉書為長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
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報劉日短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
母以告喬喬便｜｜｜｜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養｜之｜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兒當及其曾祖晉書荀晶傳依於舅氏岐疑
夙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
魏太傅鍾繇曰｜｜｜｜｜｜王猛之孫將門有將宋書王鎮惡傳廣固之
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
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
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所謂｜｜｜｜也查梨宋書
張敷傳敷小名｜父邵小名｜文帝戲之曰我雖田舍老公樂
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聞鼓角宋書張興世傳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與世欲將往
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與世曰｜｜｜｜
｜｜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與世素恭謹畏法林下正始餘風
寢處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宋書羊元保傳元保二弟太尉茆賜名曰咸曰
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深中風韻方成佳

器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有子如此足矣按思弘微父

以女爲貞烈將軍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人爲官屬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宋書王敬弘傳敬弘見兒孫─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喜見汝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過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按南史躍得臣酒下有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

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上見

名義恭子爲伯禽名竣子爲辟彊宋書顏竣傳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名─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日─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毋上宋書何子平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未滿爲自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益重之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上見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宋書劉僧傳休悲華緒負荷其叟立三十之罪無多其名兒我識念故必用鉤恭下云嘉日占爾嘉時名爾日儼字爾求思溫恭朝久念茲在茲仰想孔伋庶其企而屬夜生子遠便求火凡百有心矣符於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嚬不庭至歸亦易成風與夜稱爾所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宋書戴法興傳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兒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

索虜郎宋書鮮卑上谷術遂立子脫遣爲世子委之事歲首─蔡戢宋言父也

貌類中郎性似文靖宋書謝弘微傳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而

當得一子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成我兒─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彼險其多我當能使虜不敢南何我若不設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

父子兩匹騎縈擾數萬人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周盤龍虜素畏盤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節歲問訊皆先克日齊書王延之傳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殊有風毛齊書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恐靈運復出

靈運復出上見

今世曾子齊書蕭叡明傳叡明有至性母病經年手持膏藥指爲爛母凡其叡明謂親戚曰阿瑀便足─阿瑀瑀小字也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齊書謝瀹傳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

才識可語

暢懋先甚齊書袁彖傳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
矣史公彖之小字也｜｜｜｜劉公不亡齊書劉繪傳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
暢勔藉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
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太祖見而歎曰｜｜爲｜｜矣太郎之
召元方方之爲劣齊書杜栖傳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
陳｜｜｜｜｜｜｜以今方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
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
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嘉學業清標後
慕之懷豈知云巳所謂人之英彥若巳有之也
來之秀上見常遣減油滅火梁書沈約傳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
而晝之所讀夜輒
誦遂博通羣籍吾家千金梁書謝朏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

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
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以身蔽刃梁書張緩傳緩長女
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
瑗見害女｜｜｜先父卒乾蔭傾梁書袁昂傳以不天幼｜｜｜貧敬未奉過庭與
承引騶清道悲感不勝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
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如驗康公積善之慶梁書蕭幾
及是拜日｜｜｜｜｜白｜
傳湘州刺史楊公則臨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
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
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氣骨似我梁書郎延傳父蟲嶼有才
不減希逸之作｜｜｜｜｜｜
名仕齊官至大中大夫遷入歲巳見今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
便竊文衡嘗謂｜｜｜
前謝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北侵擢爲軍師長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巳著奇功未知今

謝何如幾卿應聲曰｜｜｜｜｜
於｜｜｜｜｜於｜｜｜蘇樹爲寶之種梁書顧憲之傳孫暹給事黃門侍
郎秉向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
植｜｜謂人曰吾｜｜｜｜耳不是寶之則爲此職文體翩翩
無忝爾祖陳書沈衆傳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
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
舍人是時梁武帝製千字詩衆爲之註解與陳郡謝舉同時召
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答曰卿｜｜｜
｜可謂｜必衍門業陳書陸瓊傳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所謂一不爲少久外
蔭陳書謝貞傳少罹酷罰十四同傾｜｜進退不入南史謝朏傳宋明帝嘗狀服與謝鳳子超宗充殿挾門入一人
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
賓臣以禮｜｜｜時人兩稱之以比王朗王陽得無貽厥之
力南史到溉傳子鏡鏡子蓋早慧有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

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匹後溉
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平｜臣不爲多一
不爲少南史任昉傳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
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
｜｜｜由是聞聲藉甚｜不須苦教魏書穆壽傳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
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爲人莫巳及謂其子郊祀並乘軒軺
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之
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
侍太宗講經書每至｜文子｜｜｜時人榮之昔有一祁今
有二寶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爲秘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于秋與劉
州中正楊尼各舉其子高祖曰｜｜｜｜
｜名重往史｜｜｜當聞來傑同氣異息魏書賈瑗傳子於父丹｜｜
｜終天靡報兄兄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任情一也聞

有所生欲得暫見（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

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北齊書勱[illegible]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恬然獨否其季父昕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謂賓客曰｜｜｜｜｜

推燥居濕咽苦吐甘（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生養勞瘁恩斯極矣

各得父一絕（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精草隸者云｜｜｜｜之｜｜

累朝盛典出父子手（舊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卿｜之｜可謂難矣

御前得蒲萄遺母（舊唐書陳叔達傳）嘗賜食於｜｜｜｜｜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請以｜｜｜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克傳弓冶（舊唐書趙道興傳）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爵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

父子同掌樞密（舊唐書蘇瓌傳）頲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吾所不及也

頲過其父（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也

白雲親所居（舊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孤飛謂左右曰吾｜｜｜在此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好消息惡消息（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舊唐書鄭餘慶傳）子澣為右補闕以論諫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可更相賀

越公兒郎故有家風（舊唐書楊弘禮傳）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眾攻戰躬踐之帥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眾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弘禮素族子弟之子矣（拔）

問安不盡辨（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數十人每羣孫｜｜｜｜頷之而已

勤於家風（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同有｜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問家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太

去帽導輿（舊唐書崔邠傳）以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太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

｜親｜母｜公卿逢者迎騎塡之衢路以爲榮

系孫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從獨傳中濟陰公之｜｜

知公輔才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閱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汝貴不疑

受公主謁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八葉宰相唐書崔琯傳贊百協遠邇凡｜｜｜｜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護兒作相世南男作匠唐書來濟傳多不墜所而困依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文武當有種耶

得父淸白唐書楊慎矜傳慎矜沈毅任氣儀而才何得汝陽令私治稍隆歸罷太府明皇詔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愼餘愼矜愼名對｜｜擢愼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餘太子舍人主辰家愼名大理評事攝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允遲

半千孫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固當然

均指使唐書盧邁傳邁以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叔下同鄉介休沐過家遂終日與擧子姪｜｜｜無位犯之異

韓滉家法唐書韓滉傳[illegible]常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和熊膽丸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所賞

庭責淮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犢兒 辨唐書

王勃傳福畤少子勃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令也按福畤勔勮勸助皆勃弟

兩書并行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求增父秩唐書孫逖傳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除外官｜｜｜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長息唐書桑道茂傳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位宰相次息亦大鎮

次息上見

州里矜式唐書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而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自田而食紡而衣上見

奇兒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

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靈椿丹桂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一株老｜｜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

迭奉壽觴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怡然自得

兩京相望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權開封尹時子禱使京西權尹洛父子｜｜｜｜人以爲榮

手植三槐宋史王旦傳父祐世多稱其陰德｜｜｜｜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畫荻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讀范滂傳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東漢｜｜｜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

小坡大坡宋史蘇過傳時稱爲｜｜蓋以軾爲｜｜也

雲間鶴宋史李光傳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

吾兒丨丨丨丨其與吾門乎**知以善養**（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丨汝丨丨丨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萬事休**（宋史荆南高氏世家）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丨丨丨**剪髮易書**（元史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丨丨丨丨使詣之長葛博通經史**降於父母一等**（元史許有壬傳）今制封贈祖父母丨丨丨丨丨益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承積行**（董仲舒春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丨丨而丨丨丨之不敢不致如父之道盡爲人之道也**如火樂木**（董仲舒春秋繁露）以下而遂成養丨丨丨之丨丨丨也**觀土事火**（董仲舒春秋繁露）爲人子者丨丨之丨丨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子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

父分美孝之至也**四産八男**（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丨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産男者四丨丨而丨丨皆君子俊雄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劉向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丨丨丨丨丨丨之時丨丨丨丨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丨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橋仰梓俯**（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丨竦焉實而丨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丨勃焉實而丨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小箠則待大箠則走**（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伯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泣笞**（劉向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三**

遷（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斷織**（劉向列女傳）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丨其丨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牽衣不與**（焦氏易林）愛我嬰女丨丨丨丨**彭祖九子**（焦氏易林）丨丨丨丨據德不殆一室百孫（焦氏易林）丨丨丨丨公悅嫡歡**取象五行轉相生**（班固白虎通）父子地丨丨丨丨丨也**敎法度**（班固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如父非父如母非母**（班固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丨丨而丨丨者舅也親丨丨而丨丨者姑也**搤臂**（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丨其左丨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雅子**（王

詩後大田嬰俗父而田文｜｜也賦懷冰黃憲天祿閣外史韓
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 王署而求東僎世子
以私財作冰室取莫饌而藏之既 王寶搜神記曾子
東乃進于王韓王悅為之｜｜｜ 精感萬里 從仲尼在楚而心
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陳留志李姜梓橦
孔子曰曾參之孝｜｜｜ 二母堂 文氏女江敬伯夫人公為
詩禮敬伯前人八子博女記流李玄川康稚之女始示凡前後
八子撫育恩愛親密若一堂博士鍵為楊進及博子道始獨郡
張叔紀服姑之教者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
有賢前號｜｜｜ 與人書稱其兒｜｜
｜｜｜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 劉義慶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使
元方｜｜季方｜｜長文尚小載
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慈明｜｜行 內侏 劉義慶世說謝
｜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 大傅
｜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
子胡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兒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珠娘珠兒 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生男謂之｜｜ 吾不及汝汝不及
伯奇 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
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 家公 顏氏家訓係精
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
曾參子不如華元敵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
之子孫稱其 梁曰有門 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其父亮衍在乃
祖父曰｜｜ 別開門教胄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
而入亮出曰 三代為相 陳翔南異記｜｜｜河東公張嘉貞
｜｜｜｜ 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親制為
丞相者若今之三 五世必有似其祖先形狀者 段成式酉陽雜俎用謂曾聞人之記
張氏三代無此
紹續其或｜｜｜則｜一人｜驗 七黑 癬雙環 劉進南公所得力士傳
｜｜之｜｜斯豈驗歟
凡阿隔將欲被俘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
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若不死得取汝

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鐶吾亦留着待見汝付之與
勿忘却帥與汝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寵州雖使人迎候終不
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附前有
累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鐶示之一時號叫累日
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
後卒葬東京爪兼公志尊曰｜｜｜於子心｜｜｜於母僧帥
此事 耶熊 別子原回斯父為｜｜ 失處丹青籍雜記閨人 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
也 王何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大宗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冠
書 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
｜大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
也 朝服侍立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王海父革少為太原掾及為相祭或飲酣
溥常｜｜｜客不安席 杖碎金魚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陳堯
去所曰學仕勞官者起退耶 咨善射及守荊州歸母
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荊以弓矢為樂母曰汝
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

汝父志耶｜｜ 寓字於名 陸游老學庵筆記賈方回有二子曰房
之｜其｜｜曰禀於文從方從稟從回從巷｜文｜于
二子 父子狀元及第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張
｜也 公華子師德宗顯子高兄弟孫何孫僅陳
堯佐堯咨 噫 吟 了 然對客嚴肅 个呼非所生之子為｜｜劉南
詞家而已 噫 史宋引倍真頌之宣言曆帝非所生也化史胡
真後子字與吟又觀黃仲舒集中無子養非所
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如此說尚矣

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三

夫婦

敦懞以固勸勉以貞管子為人夫者丨丨丨丨丨為人妻者丨丨丨丨丨丨分敬無妒管子丨而丨丨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丨丨丨丨十二

合獨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丨丨

陳妾數千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妃六嬪丨丨丨丨

管仲婢子管子桓公使丨丨求寗戚寗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丨丨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寗戚寗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寗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老姣託乎醜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丨丨丨丨丨丨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御之妻晏子晏子為齊丨出其丨丨丨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保之妻晏子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丨丨丨俱足梁肉

辟拂晏子丨丨三千鄉於下陳

天地和而晏子夫婦節丨丨丨

二十

處家十五事人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丨丨毋敢不丨丨女子年丨丨毋敢不丨丨

請為妾者

數十未止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丨夫子丨丨而丨丨丨也

夫在芸耨妻在機杼尉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民無二事則有偁者

母好子抱母惡子釋韓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丨丨者其丨丨然則為之反也

出常成居幸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丨丨也其丨丨者其丨丨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衣文之媵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丨丨丨丨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子

失合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丨丨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致功致臨荀子請問為人夫曰丨丨丨丨而不流丨丨而有辨請問為人

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

惡收出妻荀子孟子丨丨而丨丨可謂能自彊矣

敬先妣之嗣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丨丨丨丨丨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相見上重始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丨丨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荀子丨丨丨丨丨丨

十家氏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蕪火而鉅新婦曰蕪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坎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丨丨也然而有大甚

維家之保揚子夫妻反道丨丨

操德各注家氏婦氏丨丨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各丨丨文中子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禍福之附國語夫婚姻丨丨丨丨也

學於舅姑之不幸夫婦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丨丨丨丨者也如賓語國

曰季使舍於賢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老婦壯妻**國語命壯者無取｜｜令老者無取｜｜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良婦**戰國策出婦嫁鄉曲者｜｜也**相室**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註宰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老妾**｜戰國策旋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而嫁而已**上活主父下存主母**戰國策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大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以｜｜｜｜｜以｜｜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儷皮為禮**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制嫁娶以｜｜｜｜**寄豭逃嫁**史記秦始皇紀夫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

子不得母｜成化廉清**良妻**史記魏世家貧則思｜｜**欲求賢夫從張耳**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醜之如傭奴也**攻苦食啖**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其可背哉注食無菜茹曰啖**人材足依**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馳歸成都**見上**常鑪滌器**見上**侍兒**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立軺併馬**漢書平帝紀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

禮聘迎｜｜｜｜注服虔曰軺音遙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生化之本**漢書匡衡傳夫婦｜｜｜｜**天子取婦皇后嫁女**漢書張安世傳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官並供具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負戴相隨**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又何仁也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近是**夭壽之萌**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閼其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漢書王吉傳駿
｜｜其厲志如此｜｜｜｜｜｜
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按駿吉之子張敞爲婦｜｜漢書張敞傳敞長安
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牛衣涕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泣漢書王章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
｜｜中與妻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
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
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
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雖賤爲家陽雖貴爲國陰漢書
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杜鄴

傳男｜｜各｜其｜｜女｜｜猶｜｜其｜｜種宜子漢書王莽
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傳莽私買
待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首妻後漢書明
子莽聞此兒｜｜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帝紀注漢
官儀三老五更皆取賜胎養穀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
有｜｜｜男女全具者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
者｜｜｜人三斛復其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弘傳時
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帝姊湖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布裙曳柴從田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
中歸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
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

嘉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之乾坤咸恆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下牀拜
答後漢書樊英傳有疾妻遣婢拜問英｜｜｜｜寔怪而問
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按寔陳寔
其梁鴻妻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
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
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
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
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鴻大喜曰此｜｜｜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
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
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有頃又去適吳依大
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舉案齊眉見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上君慕鮑宣梁鴻
之高妻亦從少君孟光之事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
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若欲｜｜｜｜｜
｜乎｜｜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
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
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
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
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隗既寵貴當
帳外聽者爲慚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時倫亦有名於世上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後漢書曹世叔妻傳
夫婦之道｜｜｜｜｜
｜｜｜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
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

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義以和親恩以好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丨丨丨丨丨丨丨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夫有再娶妻無二適上見

下妻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飢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丨丨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丨其丨丨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冠幘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雍命左右扶起丨丨加襲丨丨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傳琰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丨敎丨丨丨丨丨丨丨

南向北面晉書何曾傳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丨丨妻丨丨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終身不御內晉書劉寔傳喪妻爲廬杖之制丨丨丨丨丨

擇夫晉書王濬傳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知卿堪作夫人不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丨丨丨丨丨丨丨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郭氏爲之小損

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丨丨丨丨丨

棄華尚素上見

奉如君父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丨殷丨丨焉

不作凡人妻不爲庸夫婦晉書慕容垂妻段氏傳字元妃偏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丨丨丨丨丨季妃亦曰妹亦丨丨丨丨丨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

綠珠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丨丨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

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從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 晉書阮咸傳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丨客丨丨丨既及與婢丨丨丨丨

巧作 晉書桓溫傳溫於北方得一丨丨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挼琨劉琨

協趣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丨丨丨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乘薄笨出市買易 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丨丨丨丨車丨丨丨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共安儉苦 上見

寒雪送還天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丨丨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丨妻丨孔氏丨丨丨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絹綵二五尺好飲酒過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素對 齊書王思遠傳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丨丨傾家送遣

對飲視事 齊書沈文季傳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丨丨丨竟日而丨丨不廢

自稱下田居婦為傭鬻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詭異丨丨丨丨丨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晉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宋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丨丨丨丨

妬妻悍室 梁書劉峻傳敬通有丨丨至於身操井臼余有丨丨丨亦令家道轗軻

年六十餘猶未他適 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丨丨丨此女丨丨丨協義而迎之

鄉里 南史張彪傳彪謂妻楊呼為丨丨丨

耕前鋤後 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丨于丨妻丨于丨

志趣亦同

三綱之首 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丨丨丨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令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好合積年敬事不替 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丨丨丨而丨丨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南人好奇 魏書張彝傳初彝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彝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丨丨丨丨能承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議令諸宦境上奉迎

呼婦為妹妹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丨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丨丨丨丨

比買充置左右夫人 北齊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丨之丨丨丨丨丨然無子後病甚恐

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悔作懷離賦以申意

健婦大牛 北史裴延儁傳李太妣在無所回避及破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與敗妻薛虎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延強立時人以為||||拔澤延儁曾孫

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賴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從儉女為妾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巡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妒手剝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

本固有 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粲國珍從曾孫

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父母所聘||||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

散灰扃戶 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

|||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為李益疾

入幃剔目 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一|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列女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並封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其二妾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指腹割衿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以||||為定者禁之

綏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民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

歌孤鵠 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曰||之早

寡婦七年不嫁

宜家寶 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美貌好||||利得十倍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 焦氏易林||||||受福且多

結衿待時 焦氏易林季姬踟躕||||

志不相思 焦氏易林三婦同夫||||心懷不平至常愁悲

少室在門之子悅喜 焦氏易林娶于姜女為迎新婦||||||

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焦氏易林冰料洋散鳴雁雍雍||||||

三姓同食 焦氏易林男女合室||||婚姻孔云宜我孝孫

宜吉 焦氏易林既嫁||||出入无咎

女君男君 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夫為||故名其妻曰女君也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隨夫之行

女生外嚮 班固白虎通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有從夫之義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法||||||乃||也

取象六合陰陽 班固白虎通夫婦者人||||||有所化端也

四禮 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

其妻一呼即還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於||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故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結髮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母||||於先君而生

冢人炊扊扅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還爲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爲

投畚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其——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以自絕相如乃止

種玉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劉義慶世說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婦人卿壻劉義慶世說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雷尚書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儜奴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商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曰——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藁砧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今何在藁砧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通山爲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聞趙璘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竊窺寵爭長且從其公私化助之功然婦——尚父不能禁上知之出金帛及縑綵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遏人歌以送酒一嬤然未解歌未發還引滿置節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自爲小君剪裁馮贄雲仙雜記李絢爲相侍俗尚輕綃染黃碧爲婦人衣

燭圍馮贄雲仙雜記元載家宜使每婢紬——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

肉

記室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

燈婢王仁裕開天寶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爲——

祇候人莊綽雞肋編古所謂媵者皆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之也稱謂而浙人呼爲步身或云橘林江南又云橋門九

爲可左右人上見

詩家語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笑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慘悽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耳

烏合之人趙德麟侯鯖錄唐宣宗尉勢范陽中上封其妻爲夫人不受妻辭曰自屋同愁已失風雨之依朱門自保難容——

一生人陸游老學菴筆記京師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

妻其多淳譖也

以鞋易履陶宗儀輟耕錄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一——程一——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原直物色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

城南某巷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娵衣爲由故遺絲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履示公之合巫拜曰主母也尼曰幾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幀屬李兒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女傳詩** 陶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腳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夫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比肩人** 林坤誠齋雜記湖陳樞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後死合葬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雄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與人又呼爲小比肩 **小比肩** 上見 **詞女夫** 伊世珍瑯環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爲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一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爲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爲｜｜之｜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

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兄順以敬 管子爲人兄者｜｜｜｜爲人弟者｜｜｜｜ **友兄** 晏子君子莫君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悌弟 **同師而學** 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進仁義之道而歸 **兄啼** 莊子有弟而｜｜注言人之性含長而視幼故啼 **緩儒弟墨**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爲｜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 荀子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而｜｜ **愛而爲姊** 陽子政也爲嚴氏犯韓血相俠累｜｜賓出上之葬也故政聶政 **兄弟詭閼侮人百里** 國語人有言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閼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閼乃內侮而雖閼不敗親也 **怨不徵於它** 國語凡夫兄弟之｜｜｜｜微于它利乃外矣 **青陽夷鼓**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與｜｜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 **異母** 史記呂后紀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 **皆有馴行** 史記管蔡世家冉季康叔｜｜｜｜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史記季布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是時｜｜｜｜｜｜ **坐兄南鄉自坐東鄉** 史記袁安傳召客飲｜其｜｜蓋依｜｜｜｜｜｜｜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奴畜**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

之不以為兄弟數

不以為兄弟數 上見 **公昆弟** 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採桑為符信 上見 **丐沐沐**

我請食食我 上見 **羹盡櫟釜**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漢書櫟釜作轑釜

｜嫂 上見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先後 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宛若 漢武帝紀注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

同產 漢書韋賢傳大夫其上子孫若｜｜同產子一人法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讓爵辟兄 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相代為太守 漢書馮立傳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馮君小馮君 上見 **俱為諸儒所稱** 後漢書魯恭傳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子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欲先就其名 上見 **讓國至行** 後漢書丁鴻傳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顯宗甚賢之

仲公 上見 **不如孝肥飽** 後漢

晉趙孝傳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 上見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事彤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八龍 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賈氏三虎 後漢書賈彪傳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偉節最怒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也

許武割產 後漢書許荊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潛藏匿燮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與二兄｜｜｜｜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君正而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上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蜀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八達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

有兄風不 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即位欲用孚問左右曰｜｜｜｜｜答云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

六龍 晉書溫羨傳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大丈夫當以老姊求名 晉書郭奕傳奕有寡姊隨之官舍姊下僮僕多有長犯而爲人所糾奕奕曰｜｜｜｜｜｜遂遣而不問

二陸三張 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兄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

人琴俱亡 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因慟絕

莖荊判枝雖承根萼 晉書孝友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性合則｜｜｜｜乃有推肥代瘦餉急難之偏讓果同衾歡愉之致緬邈細表裁流厚踊者歟

推肥代瘦讓果同衾 上見

性不畏病 晉書庾袞傳袞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

次於外家獨留人夫諮爰兄强之乃曰合笑先習宋書張暢傳
哀｜｜｜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弟牧嘗為猘
大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牧難之
暢｜｜｜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歸附門庭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為宋臺右
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
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
豈門戶之福邪乃｜｜｜曰吾不忍見此兒如父宋書庾
沖｜｜軌｜｜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
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荅
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世論猶在兄後宋書羊欣傳欣中弟
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
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
｜｜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獨酒忘愁歸
相慰宋書王微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
｜｜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故試言弟

僧謙靈昕取則宋書王曇首傳王｜｜琅邪臨沂人太保弘
書中語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
曇首｜｜｜若但如臣門戶何寄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
｜｜而已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
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如何
卿弘答曰｜｜｜｜高祖大笑阿連才悟宋書謝惠連傳惠連
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
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
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
｜｜｜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
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貧家好食致他而上宋書朱脩之傳脩之
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性儉剋少
見請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設之
采爰粗飯脩之曰此乃｜｜｜｜先是新野庾彥達
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攜姊之鎮分祿供贍
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上見阿于宋書

卅谷所得祿秩並追思渭作阿推財與弟齊書褚淵傳淵｜張
于之欲以｜呼兄為｜｜唯取書數千卷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鎬
氏五龍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廉
勝獨立十倍於我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
從兄淵謂人曰從弟｜｜｜｜乃｜｜｜
也腰鼓兄弟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我能死爾能報齊書沈文
與有優劣世號為｜｜｜｜
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文季揮刀馳馬去收
者不敢追外朗內潤齊書衡陽元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
遂得免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宗問｜兄學業次
宗答曰其兄｜｜其皆長瑛上兄時人呼為｜｜齊書｜伯珍傳
弟｜｜｜皆長瑛也｜｜兄弟四人皆白
首相對｜｜｜比之夏肱兄弟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
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

｜｜凡為人長殊復不易梁書徐勉傳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若
令得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
令得所未得所知又復浩之汝等既長故有此及｜｜
｜｜｜｜｜當使中外諸親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迎將官舍分祿秩梁書吳蕭傳蕭姊適征士劉虯亦隱有
禮誠請為州｜姊｜｜｜｜｜｜西土
之同梁書傅映傳映字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
賴｜｜歸時俗身膺行其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錢之
復未俱欲日晝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頻仍夏侯
門人迎汝｜｜｜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
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穎建霍義七州諸軍
事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
於百姓為之歌曰我之有州｜｜｜｜｜前兄後｜
弟｜｜後｜遷征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常同一室卧
起梁書裴邃傳邃性弘厚為貲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
衡將及行役初還｜｜｜｜｜時稱為｜｜｜裴

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也

謝有覽舉王有養炬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驂分兩陸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緬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趨|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按緬纘第四弟

識藝過臣飲酒不及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於覽對曰||||甚遠惟||||於臣

大小東陽梁書王承傳朱异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小東陽即承弟稚也按南史稚作幼

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竹

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荊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南郡||||

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昣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

噬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

三筆六詩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梁書杜崱傳崱|||||兄嵩岑嵸岌嶷巘岸及弟幼安||||||

相代爲殿中梁書劉沆傳天監二年留尚書殿中曹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孺洽並有才名時皆||||當世榮之

三妹並有才學梁書劉孝綽傳其|||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悱妻文尤清拔

卿家士龍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之||也

兩周陳書周弘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今古一時足爲連類

大小僕射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内目憲爲大僕射樞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對惠連輒得佳語南史謝惠連傳文族兄靈運||||||篇章|||||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南史謝孟通傳孟字彥重少時安郎人衛將術杖弟也相頭並美風姿時人謂之||衛鈐錫

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

何氏三高南史何允傳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俊邁籍甚兄終

大山小山上兒若蛤腰南史周弘直傳弘直方雅敦厚氣調弘讓弟皆懷世謂||||||高於次昆或間三周

柳氏二龍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尺牘少與兄悅齊名王儉執賢人曰|||||矣謂人曰||||||可謂一日千里

卿文弟武南史柳惔傳惔弟忱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頗同詩合旨上謂顧一

陸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倕並有美名時人謂曰|||||宗字使不乏人

之｜｜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見羽等兄弟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兄汝復何恨

並爲上賓魏書閭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入八議

濟濟王家兄弟魏書王慧龍傳慧龍曰慧龍人國三世一身至此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白首同居魏書崔治傳治兄弟孝友敦穆｜｜｜｜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書房景伯傳景伯性敦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嚴親視及弟亡終喪問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喪其次弟景先亡其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撫諸弟敦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

同盤而食魏書楊椿傳椿戒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崔生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

｜寬和篤雅汝宜友之｜｜｜｜整清儉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爭

雙生魏書崔光韶傳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及特相友愛

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老｜｜｜｜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

讓逸競紛魏書民丞達傳兄弟同居四十餘年網幢不纔貧所有名經過必備所有許扎門不聽

王氏九龍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藴藉世號｜｜｜｜

二馬俱白眉北齊書馬子結傳子結也世居京兆太和中入洛父子俱爲朝士子結兄弟二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休之爲一篇詩合門詩云｜｜｜｜｜名也

二蘇北史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有名世稱二蘇又於經史之故世稱

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一門二王隋書王伏慧傳齊文宣帝時爲行臺左丞加驃騎大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時稱一門二王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隋書盧思道傳思道從父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風儀容止可觀少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

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

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焉

姊妹為娣姒 北史崔休傳休弟寅子懋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謙求尚之次女門家道多由婦人欲合｜｜｜｜｜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大二小二 北史崔休傳長謙與休弟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三武 北史陸俟傳叡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按寬俟曾孫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秦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厥字仲璵漢桓靈間爲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敞生定字文義仕魏漁陽大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太中大夫機字仲括為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名時謂之｜｜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有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芬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者也

皆卿相才 舊唐書溫大雅傳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也

學業顏優職位溫盛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氏為｜其後｜｜｜氏為｜

兄弟自相替代 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即日遷鳳閣舍人

酪酥醍醐乳腐 舊唐書穆寧傳贊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質美而多入為｜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棠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沖無兄孝端無弟 舊唐書李邕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位微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荀氏 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人｜之｜｜陳鄱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株樹 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 唐書韓王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對掌華近 唐書溫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帝常從容謂曰

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為粥燃須 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而｜其｜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自比王謝 唐書崔程傳與弟蔽從兄弟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東晉｜｜

江東三岑 唐書岑羲傳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乃薦羲為溧水令

三戟崔家 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

文詞類兄 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不任事即薦敏中｜｜｜其｜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三列宿 唐書韋湊傳湊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

花萼集 唐書李乂傳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

一集號李氏｜｜｜｜ **八院相對** 唐書裴寬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捌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 **擊鼓會食** 見上 **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唐書韋述傳弟逌廸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爲學士與廸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云 **衣冠光曜** 唐書蘇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 **三楊** 唐書楊憑傳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 **德星堂** 唐書崔邠傳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德光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大小大夫** 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號｜｜｜｜ **昆弟若五星** 唐書竇羣傳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

爲聯珠集行於世義取｜｜｜｜｜然 **對擁旄節** 唐書楊汝士傳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鎭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陸家姑** 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竇氏五龍**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當時號爲｜｜｜｜ **二宋** 宋史宋庠傳弟祁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以大小別之 **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 **名滿天下** 宋史洪适傳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瓜果必相待共嘗**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家貧甚弟未製衣不敢衣已製未服不敢服｜｜之微｜｜｜｜｜之 **孫氏三龍** 宋史孫逢吉傳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爲師友** 宋史陸九齡傳與弟九淵｜｜｜｜和而

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 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堂 **世號雙璧** 元史巎巎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巎巎皆爲世之名臣｜｜｜爲｜｜云 **諤諤之弟** 劉向說苑父無諤諤之子兄無｜｜｜｜｜｜其亡可立而待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 焦氏易林｜｜｜｜｜｜｜｜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稙熟** 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荊豫人謂長婦曰｜熟祝也祝始也 **況父法** 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二鳳** 常璩華陽國志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並琦瑰玫世號｜｜ **難兄難弟** 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爲｜季方｜｜爲｜ **皆王** 劉義慶世說或問汝南許劭曰叔慈慈明孰賢曰二荀｜｜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劉義

慶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爲｜｜其｜｜｜其｜｜｜其｜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 劉峻世說注引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大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 **堂前紫荊**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一株｜｜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 **秭歸** 酈道元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 **前襟後裾** 顏氏家訓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爲雀鼠妻子爲風雨** 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

不䘏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顏氏家訓治國）
丨之丨丨丨之丨丨甚哉
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丨丨丨丨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南齊書）
東西壁一牀（劉肅大唐新語崔元綜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丨丨）丨丨而已
雙舉（劉肅大唐新語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丨丨也令）
除服乃歸私室
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李肇國史補）
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云丨丨丨以此為優劣
自乳兄子（李肇國史補元魯山丨丨丨丨數日兩乳湩流兒子能食其乳方止）
自興洗沐同櫛而（粘璘因話錄）
三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共
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阻好吹竹策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丨丨丨丨丨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
公堂餕餼以餉（趙璘因話錄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他職姻族以此重之有寡姊在家時為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所當丨丨丨丨已丨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
歎以將略顯用儒術進（邵博聞見後錄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六侯國）
三羅（邵博聞見後錄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丨丨）
子博士兄凡談丨丨丨丨而元則丨丨丨丨

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丨之丨也）寡交多親（管子丨丨丨丨謂之知人）烏集之交（管子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丨丨丨丨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初驩後咄（上見）
天生朋
以為夷吾（管子身死吾焉得生哉拔朋謂隳朋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也其）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管子丨丨）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貴資愛師（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不丨丨其丨不丨不丨
湛蘭（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其丨雖僧大進）
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
譏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迺今棄濫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擯夫子禮之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不擯矣側行（晏子）

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入不能終善子晏
相｜｜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剡士並學｜｜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而
｜｜首爲師 **傾蓋**（子華子）頤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
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
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
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
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老師先生（子華子）今天下｜｜｜｜端弁帶而誠乃以是自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墨子）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則段干木禽
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
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
｜｜｜｜｜｜此之謂也 **愼染**（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

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 **管鮑善交**（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
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子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
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
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
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
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
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
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者小白善用能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上見） **連墻二十年**
不相謁請（列子）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
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
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
試與子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
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
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
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
而已汝奚妄駭哉 **廢藥**（列子）子列子提履徒跣而出跣予門閭曰先生既來曾不｜｜乎｜廢學也僕無善言以當藥石

也 **謂爲父子**（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
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然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
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
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
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
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
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
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
父師泰豆（列子）｜｜之｜曰｜｜氏 **三年一眄**（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之後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
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五年一笑上見七年一竝坐上見
中分魯|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
無形而心成者耶虛往實歸上見洗我以善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內外上見莫逆於心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鑪捶間
莊子大冶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之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四

以隨先生耶裹飯往食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而||之操拔篲
以待門庭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
|亦何聞於夫子淡若水甘若醴莊子君子之交|||小人之交|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奔逸絕塵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而回瞠若乎後矣擁杖投杖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而起嚗然||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鋤
色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其|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別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
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資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教所愛相駑馬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其||者||
|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待公而食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
子曰|||||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蘭茝槀本漸於蜜醴
荀子||||||||||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香酒上見類相從
荀子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荀子|之||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
疑善假於物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也
交親不比荀子||而||注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贈言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人以|
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舊言荀子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吾鄙之如友上有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五

||則賢變不親緣義而有類荀子其交遊也||||師術有四荀子|||||而博習不
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荀子|||||||||弟子通利則思師立師學成文曲荀子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君疇務成昭西王國荀子堯學於|||舜學於|||禹
學於|||[illegible]荀子君子||||弟子所成青取於藍冰寒於水荀子君子曰學
不可以已||之||而青於藍|水為之而||||隆性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矣青荓
豫讓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郤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
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

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靑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丨丨丨可謂之友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 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丨丨人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 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丨丨丨丨丨以論道丨丨丨丨以光明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勿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觀歎愉問背叛 呂氏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丨丨丨丨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慚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

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謹養敬祭丨見猶

事父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

勝理行義 呂氏春秋爲師之務在於丨丨在於丨丨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丨丨丨丨丨丨丨琴以爲世無復足爲鼓琴者

攫飯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丨丨而丨丨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與之弟子之籍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能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丨丨丨丨丨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吏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

翁其羽 揚子丨丨丨丨朋友助也

七十子肖仲尼 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也

鑄人 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丨丨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孔鑄顏上見

桐子之命 揚子師哉師哉丨丨丨丨也注宋咸曰桐當爲侗字之誤司馬光曰侗未成器之人

模範 揚子師者人之丨丨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面朋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不心上見

人道交功勳成地交萬物生 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知大知 揚子師之貴也丨丨丨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光初 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丨丨凶終

易美金蘭詩詠百朋 丨丨抱朴子丨丨丨丨丨丨丨鄰有兄弟不如友生

不强交不苟絕 文中子丨丨不就利不違害丨丨丨丨丨丨丨惟有道者能之

偏展 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丨子曰廣而不濫丨丨丨丨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丨又所以爲能也

勢交利交 文中子曰以丨丨者勢傾則絕以丨丨者利窮則散

安得後而不往 文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顏如也重而不亢曰緊如也滋而不驕曰殺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龍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恐畢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礟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仍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者丨丨丨丨丨丨丨成遂捨賊從於韓城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事之無失 丨丨丨丨

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　文中子雖
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也　唯道所存　天子必有
師然亦何常師　子尚良食　左傳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
之有｜｜｜｜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
｜｜｜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
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必求
降三拜納其乘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　左傳聞曰
焉聲子受之　著音貯又音宁著卽宁也門屏之間曰
子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　解劍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
不俟我乎著乎而是也　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
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於是乃｜其寶｜｜之徐君冢｜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　心許　文王之師　史記楚世家鬻熊
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道曰吾先鬻熊｜
｜｜｜｜｜｜｜｜
｜也　過闕未嘗不軾　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　客段干木｜其｜｜｜｜｜也　避正堂舍

蓋公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　史記陳丞相世家與
是｜｜｜｜焉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平剖符世世勿絕為
戶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
非功而何平曰｜｜｜｜｜｜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乃復賞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　受業身通　史記仲尼弟
魏無知　學｜｜｜而行益顯　子傳孔子曰弟
｜｜｜｜若七十有　皆異能之士　見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上　嚴事　子之所｜｜於周則
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　門人益親　史記仲尼弟子傳
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　孔子曰自吾有回
｜｜｜　儒服委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　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　避席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
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
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
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　三為祭酒　史記孟
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此非子之｜也　荀傳齊
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　相與驩為刎頸交　史記廉頗
列大夫之缺而荀卿｜｜｜焉　藺相如傳
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
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
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
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
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
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
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之｜　徒以吾兩人在上　父事張耳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
少｜｜｜｜｜兩人　天下稱酈況賣交　史記酈商傳商事孝惠高
相與為刎頸交　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
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
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　長事弟畜　史記季布
誅諸呂｜｜｜｜｜｜也　按漢書作賣友
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
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袁絲｜｜灌夫籍福之

爾

同舍史記司馬相如傳如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其游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

皆受業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於——————

————錢通史記酷吏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勸誦漢書王吉傳明師居前——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爲友世稱——————言其取舍同也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言其相薦達也

從問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歐陽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

所問非一師見上

同門學漢書鄭崇傳弟立與高武侯傅喜————相友善

詣太常受業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按詣太常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文爲典章制度不容入朋友類故錄此傳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漢書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衡不宜在遠方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也

其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漢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

同好後漢書竇章傳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

同里閈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

同縣少相善見上

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

唯勃能終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援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按唯勃能終謂上書理援也

都講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

泥塗婦面後漢書趙憙傳更始敗盜賊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

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逆丹怒不聽因以｜｜仲伯｜｜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遇略憙常言其病狀以此得免**君房有言丹未之許**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是｜｜｜也**張陳凶終蕭朱隙末**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其｜｜｜其｜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子之自絕何量丹薄**後漢書王丹傳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之｜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已從君魚受道**後漢書孔僖傳僖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矣按君魚僖字**前有管鮑後有廉慶**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舉將**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上見**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本師**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恨相知晚**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

訣曰｜｜｜｜**把臂託朱生**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臂｜曰欲以妻子｜｜｜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乃｜｜｜｜及康歿喪之如師**貞孤**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而｜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倒裳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因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蓋依生徼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上見**游客門賓**上見**交照**上見**車過三步腹痛勿怨**後漢書橋元傳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大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受詔交公**後漢書朱暉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

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肅雅好文章
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
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
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
｜｜｜｜公何得薄
哉遂揖入爲上客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
常相謂曰｜之間｜｜｜
｜則｜｜｜之萌｜｜平心
特設一榻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
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穉來｜｜｜｜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
紗｜前｜生｜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設上賓之位而祠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
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
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

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幷求固後嗣燮乃以
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
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
傷舊恩每四節爲｜｜｜｜｜｜爲
定交杵臼間後漢書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
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於｜｜之｜
奔走之友後漢書何顒傳
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
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
來結爲｜｜｜
詔乞楊生師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
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
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
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文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

胸政猶不肯去哀泣辭請有感帝心｜口
｜｜｜詔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後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
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
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
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
候之母曰二年之別｜｜｜｜｜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
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
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後漢書范式傳式仕爲郡功曹後元
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
不見吾｜｜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
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
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
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
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

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旣
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
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
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友生上見
膠漆自謂堅不如
雷與陳後漢書雷義傳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
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三府同
時俱辟二人
賓未後漢書法眞傳眞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
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若欲吏之眞將
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矣太守戄然不復言
遙語平生蜀志關羽傳注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共｜但說｜｜
｜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
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
不同以｜｜｜｜亮每奇正智術
分席而居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

早死遺孤未數歲蒼迎留與｜｜｜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也按亮諸葛亮裔張裔

託心如裔 蜀志張裔傳注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琬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吾｜｜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敬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琬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琬琬子

名志相好 吳志太史慈傳慈東萊之黃人也與孔北海親并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吳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益爲貴慕曰卿吾之｜｜也按融孔融

以名與卿 吳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吾｜｜故謂孔融雍與伯喈同名也

升堂拜母 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有無通共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普程普

定僑札之分 吳志魯肅傳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吳志呂岱傳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呂岱之益友今｜｜｜｜｜｜｜談

晉芙之

四友 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

一面如舊 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 晉書賈充傳充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頓然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對曰勗請先之

高選師友 晉書劉寔傳惠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以寔爲師

竹林交 晉書山濤傳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之｜者忘言之契

經黃公酒壚下過 晉書王戎傳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去人遠矣 晉書郭奕傳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遂送詣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賞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晉書嵇康傳夫人之相知｜

千里命駕 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也康友而善之

友其人於千載 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也

分甘共苦情若弟兄 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擇居宅并爲之於元帝帝卸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勞於終身

雪霽月朗忽憶戴逵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初｜｜色清｜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

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入室之賓
入室弟子遞相宣授 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令||||
疏賓異客 見上
芷蘭之室鮑魚之肆 宋書顏延之傳與善人居如入|||||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愼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 宋書顏延之傳||||||則|||||||則此倫序窮允
下席受禮俗乎|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殷前休未遠
業 齊書劉璡傳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樂席隔坐 齊書劉璡傳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

女子從||自|不復同||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
青松示心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梁書任昉傳拔|||以
緇衣晨燈借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
白水旌信||||指||而|||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遠誰其執鞭吾爲

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闇下帷無|鳴騶枉仸井高有闕|||||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道以相存問 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酒敘生平極歡而去
五館生 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因年初開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必至聽者千餘人
雲霞之交 南史謝瀹傳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
善變系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留酒告別文和流涕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遠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也
龍門遊 南史任昉傳昉以指知己賦以此名報之感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燕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神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之||||與賢公子孫不得預也

交 南史劉訏傳訏與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壇杭竹木寂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造孝緒鹿林郎顧以
忘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鈔所欽慕乃令陸探微||||其|與己||又貽書曰昔人有闘書僞札輕以自方耳
朝聽巘晚聽苞 南史吳苞傳苞與劉巘俱於褚彥回宅講授巘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也
一面便識國士之交 魏書袁式傳與司徒崔浩||||是時朝儀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
汲引後生爲其光價 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方才子咸宗附之
四十善 魏書陸馥傳初陽平王熙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相和若

琴魏書高允傳子賢致遠道賜倍深相期以義———涉參𨽻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按子賢高毗字道賜李
欽字以弦章爲幽贊魏書胡叟傳初與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于子———以此
言之彼可無愧也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昔索居沈淪西蕃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迪有
運闔遇當年———學徒數百月致羊酒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
寀陳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六座先生———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洛
陽三鴻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
遂與志交就往來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
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忘年之交北齊

書裴讓之傳讓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邱李構清河崔贍爲———爲攀拜絕北齊
書陸卬傳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可乎由是名譽日
高雅爲搢紳所推許放逸之友周書韋夐傳夐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
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爲———易衣而出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
以此見稱文筆必先呈草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
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處季孟之間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
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邱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過而絕吾———去其太甚衍以爲然按懷仁元孫
不識雙鳳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

書不免癡———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影質北史徐遵明傳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
有損儒者之風祖師北史熊安生傳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此肉同歸於土
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
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死生永訣———矣仍收養其子耐久朋
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第一流舊唐書裴佶傳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
時稱爲———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按佶瑯琊孫談客舊唐書韋述傳蕭穎士者
聰儁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皆引爲———楊穆許李舊唐書楊憑傳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

舒爲友故時人稱———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殷顏柳陸蕭李邵趙舊唐書趙驊傳驊性孝悌
敦重交友雖貧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
以其事行義故交道也方外十友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
承禎釋懷一時號———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能終始交唐書盧藏用傳子趙貞固前死藏用
撫其孤有恩人稱———小友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
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
山林友唐書溫□傳溫少□所善惟蕭□者字□之□□君子也精書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然不
以□事自蒙故溫號———云韓門弟子唐書韓愈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忘

形交〈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功過先聖〈唐書張後胤傳後胤以經授秦王太宗卽
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
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於——〉門生
門下見門生〈五代史裴皞傳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
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世傳以爲榮〉晚得二士〈宋史張繹傳頤嘗吾——謂得與
尹焞也〈按〉立雪〈宋史楊時傳時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不去頤既覺則門外——深一尺矣〉
頤拜頤
心契〈宋史劉清之傳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
神交〉——老友〈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
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莉血友〈宋史郭律叟六傳居於榮利史郭律弘古爲———生〉

同川死同谷〈金史欣都傳欣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居——死則——葬
上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場屋上游〈金史胡礪傳礪登進士上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
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稱其得友爲元化格〉折行
握與交〈元史楊奐傳朝廷諸老皆————之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堅若金鐵〈元史宋本
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平生益友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朋友之義尤篤每感慨爲郊巳集與學者語必以旅爲———也〉稱許開始然
能慮終〈結僮之時遠范鎮其始居楚也生於宛丘或伍戶之虛其爲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稱八其縣知有賢者之明
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稱八其縣知有賢者
未親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

汎衣之背得爲而悅乃從宦爲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
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
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耕大
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背在無所關其辭種曰
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勾踐賢之種躬
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
——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既美其道又慎其行〈壹
有災變蠡輒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存依樂露赴故善爲師者——齊胖蠡脫任
多少適疾徐進而勿遽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
不勞而身大成 騐徵〈劉向說苑曰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傳
比之謂聖化 之誠 武丁夕夢得之時丁也甯戚飯牛
康衢擊車輻而歌頌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
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孔子之行未得爲孔子——
——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干景公——生而五
立未嘗滿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危也以孔子之聖不

能以時[illegible]成之然曰益曰損——劉向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
亦[illegible]以之何乎——賜也——商也好與賢己者
處賜也好說[illegible]劉向說苑趙[illegible]使乎楚遂公子
不如己者 託色託辭託財 智牧水之上子作接夢而待曰敢
問[illegible]客將何之遂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皆曰吾聞上士可以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下士可以[illegible]三者固可得而託乎遂伯玉
[illegible]受命遂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遂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遂伯玉曰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遂然曰是何言也遂伯玉曰伍子胥生於
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
[illegible]用之舉兵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
[illegible]不開因無益賊翁黃生於楚而晉用之今者臣之
來[illegible]治水之上鄭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illegible]以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皆將何
[illegible]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
還車[illegible]遂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

歸儀之好音此之謂也　孔子四友　孔叢子論書曰欽四鄰
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
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
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
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
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孔叢
後｜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問子
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會稽相知｜
先君見子產時則｜｜之　三言於伯休門
以朋友讚門道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之｜｜焉｜
友｜｜　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
則思之思　雅　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
與交之　友位雖卑微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
從友｜｜　不誑自分熟東觀風俗通以山記伯宗伯休公
泥結俗材　微避得還友人鄭谷論者謂

不識儀貌所以後一日七日又客遊南諸生日今君所若沈
時通無將下伏汝今好事從仕遠之在門有許得友也倘不
相見免汝令初不得知之何在此生命在醫藥將何道生事
年少皆於吾前入見吹來便至十門日自時今反南歷試義尚
聞之驚持門續使出從詣林踞于行收對之泥弟日伯休不
世甚少遠為國家餘補人行有生相加名然此客合不為人所
知遇吾不自良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弟小願相隨俱入解傳日伯
休嘆去嚴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具為經射自御之手為九藥與日伯
嘗語於｜｜｜一日日開加其方檢傾倒衣被器送終之具
後待十餘年復得伯休告因不詩慕向交心間纔作修具相對悲
每稱之曰四數十餘日伯休便使人舍後案家醉宴乃別伯休廬
到拜作中尚書後則令豫章大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
江太守八年遷每變停板官舍常有餘上得聽行服未關而恬
拜司隸校尉自代歷典五郡洛為近著去郭遠勿流間不為
公府所辟　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
所取　乘車戴笠　壇祭以犬雞祝曰卿｜｜我｜｜後日相逢下
車揖君擔簦我跨馬　造剪髮鬻之以為肴　王嘉拾遺記羅泰裝
他日相逢為君下　二人同志好學｜
｜｜而｜　呼作龐公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
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
公值公渡沔上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
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
割席分坐　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
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
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
出看寧｜｜｜｜曰子非吾友也　把臂入林　劉義慶世說謝公道譔章名為七賢
｜｜必自｜　輒思元度　劉義慶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　三人為一龍　魏志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
相善時號｜｜｜｜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華歆　爾汝交　劉峻世說注文士傳禰衡不知先所已逸才望衡對字
歆　飄舉少與孔融作｜｜之｜按禰衡

懽情自接泛舟容與　爾休暢　酈道元水經注沔水德公所居士
元依遠之陸在白沙世故謂
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
｜｜｜｜｜｜豈得還往棹於千里思直深心於東思蔵　金
蘭簿　雲仙雜記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一字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曰｜｜｜｜
頻與方處士子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
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
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千千矣而言善則善已
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祖而難換為字甚不當于問率土之
賓與非王臣請改作稱｜一如兒孫禮　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
字頻遂拜為｜｜之
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八年
尚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作坐於餅
側妻嫗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　更為僕　邵伯溫聞見前錄
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　韓億李若谷大第

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氈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丨丨
丨令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
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
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

嘉祐四友徐度卻掃編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丨丨丨丨

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黜旅臥病寶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

從遊者屨交戶外陶宗儀輟耕錄蕭貞敏公𣂏字維斗京兆人嘗為吏於府一日早衙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自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丨公丨丨丨丨丨丨不肯成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讀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諡貞敏

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丨丨

疏屬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丨丨也

綱紀門戶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故為之丨丨丨丨

我家世不乏公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矣

焚香囊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吾家麒麟晉書顧和傳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丨丨丨丨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氾毓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宗姑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後來秀令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丨丨丨丨鄙宗之美也

烏衣之遊宋書謝弘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丨丨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

僕射平生重此子宋書謝弘微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

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

宗中千里駒 宋書自序沉正字元直淹許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

大成吾門 南齊書垣崇祖傳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六世同爨 南齊書劉悛傳漢宗人邵榮興————表其門閭

服屬易疎不忍言族 梁書夏侯亶傳亶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疎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所以————時以爲能對

七十人並能屬文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姪當時有————近古未之有也

吾家明珠 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之——也

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南史王倫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倫求官倫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倫賞其善捷卒得職焉

宗豪 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爲強族族姓三千家父廣爲——

外無異門內無異烟 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一門祖市

房分 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使爲清途所隔

因事分姓 魏書源賀傳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今可爲源氏

開李魚川 北史李靈傳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按顯甫靈孫

南祖 北史李士謙傳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字仲興漢相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事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傅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尚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茱勁緝輯字穫宗晃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黃緝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愼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綖隆熹緝位高平太守二子勰元其後恢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時世謂之——勰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

始族兄 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

門戶所寄 舊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惟在於瓌

推聚昭穆 唐書高儉傳贊古者受命受氏以旌有功是賤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使百代不得相亂也

自遠會食 唐書崔元暐傳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無它爨旅人孤貧者撫養教勵

書忍字

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以對天子悲流涕賜繒帛而去

聚財無私 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尺——所私

均有無 五代史翟光鄴傳光鄴睦親族粗衣糲食與———

東眷西眷中眷 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居京者號——居河東者號——

七百口共食 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東李西李 宋史李昉傳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家昉爲————家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置——里中以贍族人

義門 宋史陳兢傳爲江州長史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

道南道北 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北諸阮居——北阮皆富南阮貧

四

從同居〔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閭門雍睦｜｜｜｜〕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趙璘因話錄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按〕尚書謂柳尚書公權〕

姻戚

魚牲藂酒相召〔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以｜爲｜以｜爲｜｜所以屬親戚也〕母姼父姼〔揚子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媓謂婦妣曰｜｜稱婦考曰｜｜〔注〕姼音多〕贅婿〔史記秦始皇紀二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賈人取陸梁地〔注〕贅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有連〔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友婿〔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葭莩〔漢書鮑宣傳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之親〔注〕師古曰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連婚〔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楊彤為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黃牛媼〔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蟬嫣〔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兮或鼻祖於汾隅〔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外兒〔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兒也〕篣婦公〔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似我家性〔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大尉修常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按〕膺李膺〕綢繆恩紀〔蜀志劉先主傳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呂子衡寧人貧者耶〔吳志吳範傳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當｜｜｜遂與之〕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晉書衛玠傳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冰清玉潤〔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女婿｜｜〕豈以五男易一女〔晉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甥舅夏侯元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內兄〔晉書阮瞻傳｜｜潘岳每令鼓琴〕鄉親〔晉書皇甫謐傳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不有此舅焉有此

甥〔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風流儁望後來之秀〔見上〕銜飯兩頰還吐與二兒〔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輒以｜｜｜｜｜｜｜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慟哭西州門〔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

因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世無渭陽情（晉書謝朗傳）子綽字宣昧嘗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也綽父重郎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猶重朗字

東牀坦腹（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郄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酷似其舅（宋書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之甥｜｜｜｜

一物不具不坐（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民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勝常優容之

制不相亂（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毅權傾常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古傳詔羅道盛輒開馳道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敕復仿有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戎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乃由又奏之於先而勿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此鄭君何爲者（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無復甥舅之禮

奉姨有若所生（宋書何尚之傳）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爱甚篤叔度母早卒｜｜｜｜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餉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

親戚中表列門同閈（宋書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於婁湖｜｜｜｜焉

劉家月旦（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故邪

修外舅姑之敬（齊書王續傳）續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龍子永明三年納妃｜｜｜｜｜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在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

皆莫汝逮（宋書袁粲傳）時嚴內兄王姊弟杜恒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叔曰汝自謂何如恰愜叔讓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也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

通親（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

汝家陽元（梁書陸倕傳）倕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之｜｜也

吾不失信於故友（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嘗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當成吾宅相（梁書王規傳）子褒字子淵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梁書謝藺傳）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因名之曰藺稍受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金柈貯檳榔一斛（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

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
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
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
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
醉穆之乃令廚人以｜｜｜｜｜以進之｜
額類袁公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
王郎非惟｜｜｜｜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
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魏書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
｜｜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指腹爲親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
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及
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
事宜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
推計中表致其恭恤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
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
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
｜｜｜｜舅親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
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也等並循
父風遠親疏敍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
所推謙退儉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
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
弟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
外不妄交游其相勤以禮如此按度世元子
外生魏書盧道虔傳道虔｜｜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
藉託不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
快女婿魏書劉昞傳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
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
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
向成長欲覓一｜｜｜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
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疏於婦弟北齊書鄭元禮傳崔昂妻鄭元禮之姊也

魏收又昂之妹夫昔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
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北齊書崔昂傳侍宴金鳳
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
刮目視之北齊書楊愔傳幼喪母曾
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
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
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
後更欲｜｜｜｜按愔小名秦王
阿翁真得好婿周書陸騰傳尚安平主郎
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帝貴平第見
歎與語悅之謂貴平曰｜｜｜｜｜｜｜
二人相赴若影響周書陳忻傳忻與韓雄同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
禦捍｜｜｜常｜｜｜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
武力至於撫衆射中訴不如雄散
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訴
敝衣冠騎驢而至隋書崔儦傳越國公
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元繼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
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其｜｜｜｜｜素推
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
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妻姨北史李繪傳祖
勳姓令從叔其長姨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
氏郎祖勳｜｜爲此附會又除爲兗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勳
順
翟輔公竇氏宅相舊唐書禮儀志母之昆弟情切渭陽｜｜
孫｜｜｜｜｜舅之｜｜｜｜甥之｜我之出也
義亦殷焉
僚婿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
仕宜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極人
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舊唐書崔沔傳景龍中舉駿爲肥鄉令遊從舅任洛州
刺史元行沖器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
人其者忘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其窮羅史事如指掌
採賾與言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辭調太雅究之寶

稱曰此吾——
——也 一日不見則鄙恡生（唐書賀知章傳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賀兄——矣）
密親（唐書韋處厚傳處厚伸拘因務相舉爲同相若長揖親仲尼遜焉——）
外成宅姓（唐書禮樂志舅爲母族姨乃——）
脫紫半臂易斗麵（唐書則天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皦云）
妹婿（唐書李密傳饑仍剝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大守趙佗者佗補之逃免往依——雍邱令邱君明）
七婿（唐書郭子儀傳子儀八子——貴顯朝廷）
佳婿（唐書楊於陵傳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
負以出入（唐書陽城傳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

碧鸛雀（唐書裴寬傳景龍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韓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得芾筆意（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
傳賦（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許以女妻之遂——）
離孫歸孫（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言遠離己也姪之子曰——其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
躡履問訊（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頗似鎮西（劉義慶世說殷劉庾並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爾庾不甚倶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沾巢殷劉小字也）
濟北門吏（[illegible]人情好不協何肯劉可也有人常有門領大人韵會要書筆有手者作事與其取劉依若不還當屈知足師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領兄弟以示構起宅始成君盡未得移住有福善實乃——外——領——外人偏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鎮入門便大慟物尾遂宴廢）
形神相似（劉義慶世說和豹奴者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和甚忌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陳蹤中咒神與交——時似是神和不敢）
同時爲相（[illegible]）
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illegible]執而自吏部郎中[illegible]直及平章事自述古未有下婿所學內職翰苑有美名憲宗嘗歎曰——）
作道旁孤兒歎以諷外氏（胡[illegible]）

（桂苑叢談崔[illegible]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
泰山之力（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也）
丈婿（段成式酉陽雜俎[illegible]有二女擇——昨顯知古方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人人云[illegible]）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見妊迎名（廣記唐語林[illegible]與兒孫會集日外甥[illegible]）
[illegible]於榜下擇婿——今人姓耳遺與——
官賦北籠簷（[illegible]）
中物（[illegible]傳中有相者有婿求名遣使中日——是國家的——臥房——婿安得有之竟不與）
就居——（[illegible]私之女爲中合于婦——相[illegible]極爲[illegible]使處——不[illegible]姻家[illegible]中文）

潘公爲相程康熙爲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荆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馬永卿懶真子〕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之友壻江北人呼丨丨又呼丨丨

嬌客〔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丨丨客吳益以愛壻爲丨丨

五馬入門〔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少贅婿人國幼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館某之粉壻上云我不學冤家相甥貴變委化如漆又不學張長史帶後揮毫掃紅箋半生蹤跡三十年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明然獨冠大公國作閒貞相偏肝不無兒女情亦當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擡首不見舉頭影交拱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使殺之命養髮經十年仍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留謝丹二說而命門他所遣娛於行吉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文先生雖獲佳偶自喜娛以爲妻之兄娣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眾人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

及撫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論之其國遂服將其世子拜闕稱臣入朝後以功授治中興路總管老爲名交肅者可謂識人也已

而代〔稍居餘馬〕而少時絕有才後發於孫氏其外父有知瑕事輒曰界丨丨之至今與中謂借爲而代

品行部一

德行

高行〔管子〕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孝問老人之丨丨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

交慶〔管子〕孝弟者丨之丨丨忠信者丨之丨也

聰明當物〔管子〕丨丨丨丨生之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以德予人〔管子〕臣聞之丨丨丨丨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管子〕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與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丨丨也哉其朋乎

睊睊莊莊〔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

少也丨丨乎何其孺子也何其壯也丨丨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丨丨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睊睊柔順貌莊莊矜直貌由況也

上德若谷〔老子〕丨丨丨丨〔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美言尊行〔老子〕丨丨可以市丨丨可以加人

三寶〔老子〕我有丨丨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被褐懷玉〔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丨丨丨丨

大方〔老子〕丨丨無隅〔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老子〕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自勝〔老子〕丨丨者強〔注〕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

神淸智公〔文子〕神者智之淵也丨丨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丨丨則心平

不懸影魂〔晏子〕嬰聞之君子獨立丨丨不慚於丨獨寢不慚於丨丨

和調不緣溪盎不苛〔晏子〕晏子之君大

義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而丨丨莊敬 天地之大府 尸子聖人之身
而不殺和柔而不鈐刻廉而不劌 猶日也夫日圓
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德進乎日 孔子昔者十
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丨丨丨丨丨丨 日並出萬物
皆照而況丨之 與物為春 莊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丨丨丨者乎 夜無郤而丨丨丨丨丨是接而生時於
心者也是 接而生時於心 上見 天鬻 莊子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斵
之謂才全 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四者丨丨也天鬻也者天 獨而不堅 莊子與乎其丨丨丨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丨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 與有足者至於邱 莊子以德為循者言其 尸居龍見淵默雷
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聲 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丨丨而
丨而丨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神動
天隨 上見 役德 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 人貌而天 莊子其為人
此皆自勉以丨其丨者也 也真丨丨丨

丨虛緣而保眞清而容物物無 虛緣保眞 上見 正容悟物使人意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見辟 莊子至 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消 上見辟 金 信丨丨 飲人以和 焉故或不言而丨丨丨與人並
立而使 中心欣然愛人 韓非子仁者謂其丨丨丨丨也其
人化 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
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 內外相應言行相稱 韓非子所謂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方者丨丨丨
丨丨丨 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
積善成德 生焉丨丨丨
丨丨也 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操 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
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丨丨 志廣體泰 荀子
君子貧窮而丨丨降仁也富貴而丨丨殺勢也安 難狎 難脅
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荀子
君子易知而丨丨 至文 荀子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
丨易懼而丨丨 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 大心小心 荀子君子丨丨則天而 君子安
容夫是之謂丨丨丨 道丨丨則畏義而節
雅 荀子越人安越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君子
人安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道有一隆
國寶國器國用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丨丨也口不能言身
能行之丨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丨丨也
色澤洽 荀子德至者丨 百家至百邪去 呂氏春秋天執一術
行盡而聲問遠 丨丨丨丨而
下從者其 霜雪既降知松柏之茂 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
惟孝也 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
子憊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
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
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
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

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
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丨丨丨 吾是以丨丨
丨也 至貴 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
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
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
乎其與陰陽化也怱怱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
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庳也
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
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
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丨丨 與陰陽化 上見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
道為宗 上見 扃閉 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丨外欲不入謂之丨
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
正 顏氏樂內 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 修身為弓
丨丨丨子之丨也丨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矯思爲矢立義爲的〔揚子〕｜｜｜以｜｜｜以｜｜｜以｜｜｜｜以｜｜｜奠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

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

｜｜｜君子不動動斯得矣弘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禮身曰其爲中也｜｜其爲外也｜｜則可以

禮身矣德表〔揚子〕或問｜｜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矣其知彌中彪外〔揚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而｜｜也〔衍〕彌繃也操冠秋雲神棲九元〔抱朴子〕遨

世之｜｜耿焉｜｜｜之表道俗之｜｜緬然｜｜｜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

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乎無負幽明〔文中子〕

子孝哉薛收行於｜｜太和爲表至心爲內〔文中子〕高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

以明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子曰｜｜之｜｜之｜行之以恭守之以道居於鄉里而

爭者息〔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善德上見三有七無君子之職

〔文中子〕餞璋謂薛收曰子聞｜｜｜｜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諸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

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能文

則得天地〔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

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

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

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

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

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

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

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

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

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

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經天緯

地上見被文相德上見國楨〔國語〕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

受命不違爲敬敬順所安爲孝〔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注〕遷

徙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木彊敦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爲人｜｜｜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擇地而

蹈〔史記〕伯夷傳或｜｜｜｜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齊魯諸儒質

行不及〔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皆自以爲｜｜也無他腸〔史記〕衞綰

傳上以爲廉忠實｜｜｜｜｜｜｜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方聞〔漢書〕武帝紀詔延天下｜之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

聞博聞也言延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鞠躬履方〔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

｜擇地而后可謂叔人君子道不可詘身詘何傷〔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

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

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

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目不遺者可無不為兒子篤乎忠悃愊無華後漢書
閑之甚惻上書薦寶綬明顧面宜備近官章帝紀
靜安之吏｜｜後漢書鄧禹傳禹乃文明｜｜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後
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漢
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經為
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人師行為儀表後漢書伏湛傳湛自
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弘傳贊曰大中大夫宋漢仁不遺
正直無邪按漢弘從孫
舊思不忘君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
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
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
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夫忠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過人者四後漢書
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桓彬傳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
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
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
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
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夙智早成
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士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
遁共樹碑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
而頌焉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
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
棄其子母還欲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
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
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

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
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子
去矣吾不忍食後漢書江革傳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
子於是得全江巨孝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
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
辭氣願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
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
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
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
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
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
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三不惑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後漢書郭太傳卒於
曰我有｜｜｜酒色財也郭有道無愧色家時年方十二四方

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耳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後漢書許荊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
孝廉武以｜｜晏普未顯欲令｜乃請
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
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
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閉戶自撾後漢書繆彤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傳少孤兄弟
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
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
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不使王彥方知後漢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道有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廬於里門晨昬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迺｜｜｜｜｜｜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上見

雷震輒圍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舍順獨得免太守韓

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順｜｜｜｜曰順在此崇聞之每當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蜀志龐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面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欲任以宮省之事

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孫權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含素 晉書王祥鄭沖傳贊鄭沖｜｜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晉書何曾傳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有能行孝之道

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宗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苟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清恐人知 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子不驅蚊 晉書吳猛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改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

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租調｜所｜｜｜｜為

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作爨

采筍置籬外 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鄰曲慚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不辦常得生米｜｜｜｜｜｜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

守高不求榮進好一生不俯闇室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
退之士彌以貴之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
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不衣綿帛宋書朱百年傳
列長之固遣送之曰｜｜｜與同縣孔凱友
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凱
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謂經其戶寂若無
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梁書傳昭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
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
受其所製每經昭戶輒歎曰｜｜｜｜昔得其名還淳反樸激薄停澆梁書
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
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
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
此言足使｜｜｜｜矣
見得一妄語謝一縑梁書何遠傳每戲語人云卿能｜我
上｜｜｜｜則｜卿以｜｜｜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常噉麥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
之後孝克遂｜｜｜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有王祥之性陳書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
之爲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
以為｜｜｜｜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
更名徵字希祥孝門有孝子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祥尚
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祥等愴然歎息徐喻
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
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惻然而出祥謂客卿曰信哉
｜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
何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覦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
聞人過失左右｜｜｜｜｜竟
｜｜取晝夜伏戶外南史虞悰傳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
火焚之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

｜｜悶內監流息悶未知轉終身不嘗檳榔南史任昉傳昉父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遙本性重檳榔以
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宗曾子南史解叔謙
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傳宗元卿字
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
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搦吐噉之魏書王崇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
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嘗｜｜
其母古之遺孝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
乃安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
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
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也以產則貧論道則富
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屏疾言不崇華交不遺舊縮屋
｜｜｜｜所謂伊人實邦之秀按士衡杜銓字
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口首不娶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
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
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
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
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
柳下｜｜｜｜｜｜｜｜者也乃賚絹百疋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誠孝為首隋書高祖紀
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也詔曰君子立
身雖云百行唯｜
與｜最｜其｜｜志除三惑心慎四知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風雲
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蒞方岳｜｜｜｜
｜｜｜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孝
敬村和順里隋書李德饒傳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
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
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
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圖形旌表隋書徐孝肅傳
曰改所居村名｜｜｜｜｜里為｜｜｜孝肅早孤不識

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隋書趙
丨其丨像構廟置之而丨丨丨焉非機杼之物不願侍人軌傳東
隣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
以此求名意者丨丨丨丨丨次第宜以爲誡牽牛
置涼處飼之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
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崔九作孝風吹郎
倒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
骨立人云丨丨丨丨丨丨丨禮月兒子度死又百日不入
房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畜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丨丨丨老
曰丨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丨丨孝曰丨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
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丨丨孝曰丨譽之爲
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
曰譽也丨孝曰丨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
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丨丨孝曰丨畜者含畜

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
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何忍以汝爲厮隸舊唐書李大亮傳以
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曹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丨
丨丨丨丨丨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撝損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
丨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
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愛人如赤
子不殺非時舊唐書韋思古傳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
寡禮風俗未安遊泰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
歌曰廉而頗有道性行同莊老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高祖降書勞勉之拔萬泰爲右叔父以一介易十四
之命舊唐書張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
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枷械仍與飲食
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
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

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
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
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丨丨丨丨瞻短但丨得丨丨丨
丨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
仁恕事無枉濫請
伏罪皆無異辭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舊唐
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
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
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脫械縱賊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
獄因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
元膺閔焉盡丨其丨丨之與爲期守吏曰不可縱元膺曰吾
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書百餘忍字舊唐書張公藝傳鄆
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州壽張人張公藝九
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其門隋開皇中大
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尤加旌表

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
其人請紙筆但丨丨丨丨丨丨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貫徹幽
微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
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
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汝之孝順丨丨丨丨丨吾一顧念宿疾頓輕
人瑞舊唐書孝友傳贊麟鳳鳳飛
左之類惟孝與悌亦爲人瑞海東曾閔舊唐書東夷百濟國傳義慈事
親以孝行聞友於兄
弟時人號丨丨丨丨賜清白箴唐書許圉師傳爲虔州刺史稱
遷相州刺史以寬治州人刻石頌
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丨丨丨
丨丨其人自愧復修飭更爲廉士言長者稱其郝唐書婁師德傳總邊
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
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丨丨丨丨僕
不去門內無死法舊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
第天授中爲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

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因無生理曰知曰｜｜｜｜｜｜｜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爲蠱不誅 唐書李勉傳屯部人父病｜｜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

門樹六闕 唐書楊炎傳父寶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上｜｜｜｜古所未有

倭子勸吾食吾輒抱 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鬬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毋懟其孝每字之曰｜｜｜｜｜｜｜進槃吾意其瘳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唐書韓愈傳愈髡山陽令有愛在民民｜｜｜｜｜｜

鏤名泰華 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乏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犬鹿相擾凡宗屬其事於史官詔｜｜其｜於｜｜｜二山碑以爲榮

關中孝子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僧視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

盜樹自愧 唐書陽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其｜｜者城過之慮其耻退｜｜

寒而飲何責焉 唐書陽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

六院一庖 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共｜｜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二孝贊 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親執其勞鄉人助者卻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爲哀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廢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毀滅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斃動如聞鬼神哭無常聲痾癒若失且斷二年爾猶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聘而無嗣

孝友童子 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窮弱居喪又歲饑或欲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糧署其門曰｜｜｜｜平生不

欺 五代史段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禱希堯曰吾｜｜｜｜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之中｜｜｜｜身沒家無餘貲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溫叟傳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遣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還錢者視｜｜｜｜｜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買田宅營林樹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親貲居業由恩至大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以適其志蚤起奉藥餌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按居業觀父

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得奇績文錦悉兄弟取擇 宋史張存傳存性孝友嘗爲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嘗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孤弱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嚴整雖｜｜｜｜｜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爲師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其｜｜｜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

｜門啟｜而後入朱墨銘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懸家不食葷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
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佛｜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
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投金庭下宋史穆修傳字
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
｜｜｜｜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懷金不敢出宋史陳師道傳
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為僕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歸直
取牛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刲股
作羹金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
之廕季先諸侄廕先諸侄見上此金桑氏物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桑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
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桑氏族立為後習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
以桑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受孔子戒元史廉希憲傳
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果
熟墮地亦不睨覷元史許衡傳庭有｜｜爛｜｜童子過之｜｜｜｜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身不

懷幣口不論錢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生｜｜｜｜｜｜求來諫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
不更乎趙簡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
過無日矣敦敦惶惶嚴遵道德指歸論處德之人｜｜｜｜若似不足無形無容大雅之稱劉劭人物
志其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也九行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
勇義以觀天地以副爲盡亦爲九德之臣閨室之內儀若朝典劉義慶世說世謨尊獻遇子弟以長嬉
｜｜｜｜未嘗臧否人物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不
言而四時之氣備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亦｜作人無
長物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

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庇其
宇下使人忘寒暑劉義慶世說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德星
聚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父子於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淑理感
暴獸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
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於｜｜矣三品不踰一尉劉肅大唐新語
楊瑒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井不參貴忠謂｜｜時昔｜｜｜也時議美之鄉先李肇國史補初關東人疫死者
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翁然有仁義之辭損出處川外物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
生惻惻卹小子弟趙璘因話錄侯則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府卒孫觀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

不畏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忍
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數顧待家人｜｜｜
｜敦睦丙
外當時無比

自舁肩輿兩肩皆瘡　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嘗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叛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晨昏奔迫｜｜｜｜｜

公庭可從　櫛鋪書

當仍舊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過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璜公判准狀仍戒之曰｜以｜｜則｜｜省中無隱璜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腳陽春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偁東都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巖叟巖叟曰巖叟｜｜｜｜｜｜｜｜｜也士君子稱之

用廣施于鄉里　王偁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蔬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鄉里徵之

歸錦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牀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貫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於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置器投豆　徐度却掃編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以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　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和光同塵　老子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其｜｜其｜是謂元同

元同　見上

孩之　老子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孔德之容　老子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衆人歸之如魚有依　晏子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兼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

殺白騾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以與陽城胥渠處

遍飲　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　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與相｜｜｜｜

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卒善遇之務安國韓長孺名

掩過揚善　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

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客西曹
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若非公馬
幸至丞相府歸我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
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
車去顧曰｜｜｜｜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
詣府送馬叩頭謝之下催步歸後漢書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亦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視奴疑
必自殺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顧左右
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羹爛汝手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以讒毀超故今遣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
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
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
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
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
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
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
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
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
意留之非忠臣也千頃波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
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終不言盜後漢書姜
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
故肱托以他辭｜｜｜｜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
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林宗見
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旣無戚容又
無喜色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
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心無適莫蜀志
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
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
推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

｜得免重罪以稻與人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
田荒故墾之耳遂｜｜｜｜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
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
得寢公憲而從君耶餘肉可共啖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發來謝舒曰鄉里所以食牛耳｜｜｜｜之
世以此服其弘量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
｜｜｜｜｜｜｜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
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
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
居山陽｜｜｜｜｜｜其｜｜｜｜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
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
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

一一一與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逸群之量**晉書褚裒傳少存一一一一**何須覆後盤人**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一一一一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日遂笑語移日**圍棋賭別墅**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一一一一一一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晉書王獻之傳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一一一一一一一羣偷驚走**捫虱而**

言旁若無人晉書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時之事一一一一一一一按猛王猛**覓新者償君**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一一一一一一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之不肯復取**取絹繫牛角**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一一一一匹橫一一一放歸其家**宗舉徐去**齊書褚炫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衆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一一一一來一一一**藏琴引衽**齊書江斅傳出為南朔將軍隊主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斅一一此一一而鄭白一一一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譽為深郡**梁書蕭穎達傳穿故作中丞相其美耳上意乃得尚書令祖暅風格峻遠一一一一清猷盛美**先道迦輒**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問送斯瑞王叔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

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一一一一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豈以鳥傷人**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鶴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一一一一**壯哉雀鼠**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二十石還吳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一一一一一竟不問**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一一一一一一所燒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一一一一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為橋渡盜**梁書范元琰傳有盜溝中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魏書穆觀傳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動作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

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一一一一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至公寬中**

文饒洪量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一一一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魏書高允傳張彝柔謙叔衡正直道雅恰聞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乘聽從仁固恕於式一一一一一一一按叔衡張誕字道雅王道雅弼閑弼**不自申曲直**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很之雖見誣謗終一一一**遵罪又非唾面之責**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而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

聘則觀釁帝詩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邸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幷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六畜相觸自關常理 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賜清白詩以激之 舊唐書許圉師傳常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厚如此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 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

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更不形顏色

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舊唐書唐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不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晴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陰晴不宜服藥 見上

銀杯羽化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耳

行酒進醯勉飲盡之 舊唐書任迪簡傳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淘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安然無屑意 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已護前惡與同史任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

墨汙爾 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

譖者乃不願知 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

暴風舉榻鼎無懼色 遼史王鼎傳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臥｜空中｜｜｜｜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中矢託疾 金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流｜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

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 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洪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

上座謝曰｜｜｜｜｜｜｜｜｜｜上論以故嘉之

百負不恨 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也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 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日｜｜｜｜｜｜｜｜｜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角巾徑還私第 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罪 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皋爲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爲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畫諾｜之｜

在畟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爲事待大賢體矣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眞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大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仁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闃悄然無一人武昌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陳惟寅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門｜｜｜｜｜｜｜｜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史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閭用作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于適吏新衣而｜｜｜｜｜｜汙滿｜上｜｜｜｜｜歎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墜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嘆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 管子｜｜｜｜｜｜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金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緇布衣麋鹿裘棧軫車駕駑馬** 晏子晏子衣｜｜｜之｜｜｜｜之｜｜｜｜｜之｜而｜｜｜｜以朝

中食而肉不足 晏子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易矣請辭

十總布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

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之｜｜｜之｜足於中免矣

長寵廣名 晏子景公與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君子之事也嬰獨爾能已乎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脫粟飯 尹文子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之｜｜｜｜之｜

清尅潔慤 韓非子西門豹爲鄴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併五六 荀子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嬰弘節儉 抱朴子追周全之盡規進二鮑之直驗路｜｜｜之｜｜執恬穀之守終按晏嬰公孫弘

冰霜粹素 抱朴子譏｜｜之｜｜｜不染於勢利者清人也

取墝 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以醞可欲之

憂
金拔萃之業〔抱朴子〕潔操履之翔者 廉有常樂無求〔文中子〕
者所以｜｜｜｜
｜｜貪者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文中子〕｜｜｜｜
常憂不足 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
宮室不崇器無彫鏤〔國語〕｜｜｜｜儉也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國語〕季文
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
相二君矣｜｜｜｜｜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
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
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
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見 廉忠〔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
上 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矣 不治

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位在丞相
而爲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論〕｜｜｜之｜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以分奉祿以
給之無 拔葵燔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其
有所餘 園｜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
｜其｜云欲令農士 公廉〔史記酷吏傳〕都爲人勇有氣力｜
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按郅〔史記酷吏傳〕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
都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客之請孤立 子無立錐地〔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
行一意而已 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其｜
｜｜持廉〔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
之｜ 叔敖｜｜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寡欲易足〔漢書景帝〕
起其唯廉士 所載不過囊衣〔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
｜｜｜｜遷徙去處｜｜｜｜｜｜注一囊

之衣叔吉子 清行〔漢書鮑勝龔舍傳〕劭琅邪邴
駿子崇 漢以｜｜｜徵用至京兆尹 臣心如水〔漢書鄭崇
傳〕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
如市｜｜｜ 案上不過三桮〔漢書朱博傳〕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
｜｜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許丞廉吏〔漢書黃霸傳〕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
且善助之毋 不起第〔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
失賢者意 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
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草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爲人
注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 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身無奇衣〔後漢書祭遵傳〕
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清名聞於海內
廉白著於當世｜ 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在遼東幾三十
｜｜家無私財 年｜｜｜｜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

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 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弘傳〕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大中大夫宋漢
｜｜｜｜正直無二 襲不如〔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
邪按漢弘從孫 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
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雲陽宣巨公郎賜布
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
苦立節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著名 妻曳柴 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
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
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
歎息 甘疏薄〔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
而還 ｜｜｜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
人君高其節豈 子孫寢邱之封〔後漢書郭丹傳〕宗正劉匡曰
非臨之以誠哉 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
不衣帛｜｜竟｜｜｜｜ 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

長有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奉身清方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貞
其子辭請寢邱至今不失鄭均傳贊宣鄭二王｜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
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
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清行
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後漢書張堪傳帝嘗
｜以｜徒益苦辛耳乘折轅車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大守張堪昔
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
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後漢書羊續傳為
｜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生魚懸庭南陽大守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續受而｜於躡席緼袍後漢書
｜丞後又進之續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羊續傳
靈帝欲以續為大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
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在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

於｜｜舉｜｜自示之辭隆從衆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
日臣之所資惟斯而已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蔡
邕等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
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潔操也注云下也音
烏瓜白衣步擔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
反為郎每告歸常｜｜｜嘗從長安還欲止郵
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
尋到矣於計日受奉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在官清簡｜
是遂去｜｜家常貧其儉節又楊秉傳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後漢書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雖
餘祿不入私門躬自斬芻為二千石｜｜｜養馬妻執炊
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
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寄止靈臺十日不炊後漢書第五倫傳少子頡注三輔決
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

無田宅｜｜中或｜｜｜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大史令
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得珠璣不拜賜後漢書鍾離意傳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
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
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
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
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庇蔭草廬後漢書胡廣傳注李咸自大
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鴻臚拜太尉已老乞骸骨家
舊貧狹｜麤袍糲食後漢書袁安傳彭字伯楚順帝初為光祿
｜｜勳行至清為吏｜｜｜終於議郎按彭
安孫屏居人外荊棘生門後漢書陳寵傳南陽尹勤為司空勤
也字叔梁篤性好學｜｜｜｜
｜時人豈以口腹累安邑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
重其節閔仲叔者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
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
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邪遂去畏

四知後漢書楊震傳遷荊州刺史東萊大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楊氏載德仍世柱
國震｜｜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大守性公廉不受
秉去三惑清白吏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
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以金馬還羌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
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遺金鐻八枚奐
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
使金如粟不以入懷｜｜｜｜之｜性貪而貴吏清前
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蜀珍
不入於門後漢書李膺傳注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
守｜之｜玩｜｜｜｜益州紀其政化敝衣緼履
食無兼肉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
｜｜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去珠復還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
求民病利曾未踰歲——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
神明清省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閤號爲曉事及爲大司農又以——稱清尚魏志夏侯元傳
注許邈字思祖以——稱位至侍中士不妄有名魏志王修傳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南皮閱修家
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大祖歎曰————穀不滿十斛上見贏衣柴車魏志毛玠傳注玠典
選舉拔貞實斥華僞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常乘——單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瓘纓
之壺飧絜瓘纓操上見無方面珍物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
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
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借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品行部　廉儉　六

舍從兄魏志賈逵傳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而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
——無他奴婢欲作沐德信魏志常林傳注沐並字德信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
而不留也丞相召署軍謀掾正始中爲二府長史時吳使朱然
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柴鬬人兵作食有先
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否也呼者姊爲殺雞炊
曰汝————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黍而不留上見留犢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
其去——其——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父
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
手上車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儆———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
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
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織藥卮魏志裴潛傳注始潛

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狀
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以自供
桂柱魏志裴潛傳注潛爲兗州時嘗作一——及其去也留以————甕缶無儲魏志高柔傳注高慎歷二縣令
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其妻謂之曰君累經
宰守積有年歲何能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必以勤身
清名爲之累以二千石遺袖受金魏志田豫傳注鮮卑素利
之不亦可乎按慎柔高祖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
願避左右豫從之因跪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
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去後悉付
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賜絹一匹魏志胡質傳子
今卿——以———其嘉焉賜絹五百匹
威官至徐州刺史威少有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
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質賞其——爲道
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品行部　廉儉　七

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質杖其
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
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
知臣清恐人不知清恐人知上見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蜀志諸葛亮傳亮自
是臣不如者遠也
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號爲窶陋吳志劉繇傳注劉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三去相位輒歸本士
寵伯父疏帳縹被吳志蔣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爲母作錦被
以易帷帳妻妾衣被悉皆錦繡如布衣寒士晉書文獻王泰傳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
服飾肴膳——————任真簡率
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不知其王公上見葦茭車晉書譙剛

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之鎮賑
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而傾心綏撫甚有
能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
名酒肉返餘以候之寔雖逆其意輒共啖而｜其｜薪水之事
皆自營給晉書劉寔傳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息不累主
人｜｜｜｜｜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
麗遺絲藏閣晉書山濤傳陳郡袁毅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
亦｜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於｜上後
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
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潔慎不染晉書鄭默傳爲令袁毅坐
交通貨賂在朝多見引逮
唯默以｜｜｜｜其流手不執珠玉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衣
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晉書劉超傳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
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
｜｜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猥
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市絹還官晉書庾冰

傳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
嘗貸官絹十四冰怒捶之｜｜｜｜放付船官晉書桓嗣傳詔以嗣爲荊
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蒞事簡約修所
任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素德清規晉書王承傳論
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勳懋績有闕於
旂常｜｜｜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止有被襆晉書陸納
傳出爲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
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
而
已壞烏布帳晉書謝尚傳出爲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
郡軍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
尚造烏布帳尚壞｜｜｜駒犢付官晉書王遜傳遜上洛太守私牛馬
之以爲軍士襦袴在郡生｜｜者悉以｜｜云
是郡中去如初至晉書杜軫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
所產也羣蠻追送路遺甚多軫一無所受｜｜｜
飲吳水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
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而已披絮晉書吳隱之傳遷左

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
無被嘗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挹貪泉晉書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
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
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
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鎮雖嘗吳水但｜｜｜人風
既假俗菲巳晉書吳隱之傳爲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化斯邈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
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
祿均九族｜｜菜衣儉愈魚殆有嘉焉儉愈魚飧上見竹篷屏
風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沉香一片晉書吳隱之傳隱
常以｜｜爲｜｜坐無氈席之至自番禺其妻
劉氏擔｜｜｜｜隱之廉慎門法晉書吳隱之傳子延之復厲
見之逃投於湖亭之水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
子爲郡縣者常麤糲逃職酌水厲精晉書良吏傳鄧攸
以｜｜爲｜｜以｜｜｜吳隱｜｜

晉代良能私童樵採晉書良吏傳除江州刺史在官衣燭戶內
此焉爲最清約離居方伯恒使｜｜｜｜
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時颺以文
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
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章茅屋疏飧宋書孝義傳後拜太
｜乃至｜于｜｜竟不服用常雖外戚貴顯而彌
自沖約｜｜｜不改其衣櫥蕭然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
舊所得禮賜與親戚共之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克
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以錢乞守園人宋書柳元景
一無所取｜｜｜文帝甚嘉之傳時在朝勲
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
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
賣菜取錢奪百姓之利邪宋世清約稱二人宋書孔覬傳性真
｜｜｜｜｜按乞音氣素不尚矯飾遇得
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緣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冰心
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言｜｜此｜｜｜

霜情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踰知命廉尚愈
高｜｜與貪流爭數｜｜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
鏤之飾連組珠海寶璧瑞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
澄革汙吏洗鏡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持顏表之清風
貫冰宇之潔在則思
被一臣而施先萬物家無寶鏤室斯瑞珥止見沈鏡貪氓上見冰宇
家望上見公奉私儉｜宋書良吏傳晉書太守郭啓元｜纓屋弗納布衣蔬食儉躬惟儉｜所居茅
齋斧木而已齊書劉善明性質素不好聲色｜｜床榻几案不加剗削臣買宅百三
十萬餘物稱之齊書王琨傳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士伏
寶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
萬琨無所取納表獻傳奉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而及
罷任孝武知其清問家資多少琨曰｜帝悅其對
｜｜｜｜｜此殿者已二十年宋書玩虜

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親視之
訖黑斜銳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
拜征北行佐買之｜｜｜｜貧士竟不
巽易太祖善之拔二十年南史作三十年獻乾薑二十斤孔琇齊書
之傳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
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曰如素士之貧賤者梁書
禹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構居無器服
｜｜｜｜｜｜當時服其清退以荻爲
作衛入室制爲然梁書周捨傳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
郭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
｜壞亦插燭板牀梁書傳昭傳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
不營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
安麤糲常｜冠履十年一易性梁書到溉傳溉所蒞以清白自修
｜於｜｜｜｜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
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請書數篋梁書處
朝服或至補穿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黔婁傳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以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
成都小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推黔婁一無所取元
起忌其輕衆厲聲曰長史何獨｜郡多麻苧無以爲纑梁書伏暅
傳爲黔婁示不違之｜｜｜｜｜麻繩爲帶傳徵爲東
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陳書沈衆傳以
家人乃至｜｜｜其篤志如此服布袍芒屩以
｜｜留奉錢庫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祿百城貺
｜二百八十萬付梁州｜｜此外蕭然｜｜｜
財一無所受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
以皆人宜有餉納有觸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
嘗入與佐史賭上見數多劉寵南史謝朏傳子談爲東陽內史及
已還力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
｜史以爲愧王晉平恐貽求歸南史王秀之傳爲晉平太守期年
鼻日吾人所昧者財則多矣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
貨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逐利者不昧財亦不速禍吾山

｜｜少來不煩嘗之南史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
｜｜檢爲吏部郎時宿有會同不逮悅之餅一
飯飲不受日此費誠單船臨郡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
小然｜｜｜｜｜｜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
｜｜所得俸祿所分衣氈一具南史孔奐傳爲阿官人殷綺
然孤寡郡中號曰神君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
｜｜綺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
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何至還東作賈
客南史孔覬傳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
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
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
汝輩忝預士流｜｜｜｜｜｜｜｜｜｜乃命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南史
孔覬傳弟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
覬甚之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
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還彼吏曰
舊今無｜｜｜在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上寧可賣餉南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其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與復儉之｜｜｜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黃紙帽箱南史褚彥緒傳爲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風吹紙剝殆盡

市藥以冠劍爲質南史褚彥緒傳罷江夏郡還乃無以｜｜｜｜｜｜

種蔬自給南史褚玠傳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菜以｜｜

白莧紫茄以爲常餌南史蔡撙傳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詔褒其淸

上庸藏奉南史殷琰傳封拔城侯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爲吳興太守以脫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別｜共｜以表其淸

借官地起茅屋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一畝｜｜｜數間妻子

恒苦飢寒

楊公所以遺子孫南史沈憲傳同郡邱仲起爲晉平郡淸廉自立褚彥回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也

無兼衣餘食南史江湛傳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饋遺門一無所受｜｜｜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澣衣稱疾上見

書案留庫南史江秉之傳出補新安太守在郡作｜｜一枚去官｜以付｜｜

還裝輕素南史王珍國傳遷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

著廉吏論南史劉懷慰傳爲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以達其意

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南史蕭恢傳爲益州刺史先是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貨財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繡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

租秩悉寄天府南史梁南康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欲躬自儉約所有｜山｜｜｜｜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南康國無名錢上見

爲百城表南史樂法才傳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淸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矣

遣裙衫迎南史任昉傳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之

欲遺子孫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爲南海太守外國船物高涼生口數歲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者｜｜｜並無所取

梓材巾箱南史范岫傳身所居官恒以廉潔稱爲長城令時有｜｜｜｜｜至數十年經貫遂不改易

牙管一雙南史范岫傳在晉陵唯作｜筆｜｜猶以爲費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西陵石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人安吏畏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

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寺卿憚其清嚴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不敢解襦上見

疏菲南史姚察傳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綠一匹察厲色驅出隋文帝知察｜｜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

還金之美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錄事參軍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故不復以此言相屬

越王石見南史虞愿傳爲晉安太守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淸廉太守乃得｜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

掃地拂牀南史虞愿傳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常

諸屁屁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南
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而｜｜｜而去二十籠彌背史
范述曾傳與與邱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借車厭指南
有｜｜｜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史
孫謙傳每去官輒無廉貞之德有過楚相魏書任城王澄傳西
私宅｜空｜｜｜爲域㕘噠波斯諸國各
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出無訓
王｜｜｜｜｜｜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乘魏書崔元伯傳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
產業家徒四壁｜｜｜｜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
太祖嘗使人密察聞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
而益重之厚加餚賜生廉約身爲三司而
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穿角纏魏書王通業傳轉司徒
不易肆人比之晏嬰左長史黃門郎時政歸
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道業從容恬素爲德請財
若處邸園嘗著｜｜｜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何爲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長安中劉義隆梁
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
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
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
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
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
也一無所受　惟守墓田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
宅舊資｜｜｜｜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　開膈之
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贈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
涼魏斯李彪傳天尚儉者｜好奢者起貧之兆　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北齊書庫狄
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
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上
異之別　我門前幸無此物北齊書楊愔傳自居大位門絕私交
齋遺之　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
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乘
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乘
替馬以歸周書裴寬傳寬爲延州總管與孝寬相見
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
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唯取糸琴北史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惟
　周書裴寬傳寬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　　及宋常
一｜｜｜｜一人皆因職富我獨以官貧隋書房彥謙傳前後居官所
嫁而已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
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
｜｜｜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水火不與百姓交隋書趙軌傳齊州別駕
者谷揖謝曰別駕在官　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送
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是以不敢以壺酒相

不聽趙軌孫淵的水作離任見不受公料隋書柳儉傳拜貝
州刺史性清苦
附水於淵清爽｜｜｜｜｜｜
物之於獄累月杖之一百出送京　成名以彰雅操北史長孫
｜家無餘財其子常啜官廚餅士文　儉傳儉本
名慶明月文謂儉曰名實相須稱尚　福與北史盧周傳周性廉
書志安貧素可｜｜儉｜｜｜　諱恭儉自脩所得俸
祿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一子曰夫恭儉福之與侈傲
禍之機乘｜｜若遠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勿顯汝其誡與
清徹底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聞甚高醴泉出於
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
老人年九十記二十五政府君非唯　　
善政｜亦｜｜｜｜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草屋數間北齊高允傳拜
第唯｜｜｜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眞不事家產｜｜｜
｜｜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

此漁獵夫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上見 獨立使君北史裴俠傳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 門無挾貨之賓北史崔駿傳文明太后詔曰駿居官清儉一事撫恤─────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恐散之親舊 妻舂簸北史崔光傳亮雖歷顯任其─不免親────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假賃居止北史鹿念傳念雖任居通顯自無屋宅常──────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貧時復賜以錢帛 清郎北史袁聿修傳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

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太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愼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無悶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清卿上見 小犢車北史楊機傳除度支尚書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時論許其清白 木枕亦不須作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基性清愼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況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風素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 封金送上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壘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

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剩錦數疋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爲小家宰乃因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時人服其廉愼 得書兩車北史唐瑾傳從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諸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載之以歸 畫楊震像北史申徽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愼乃───於寢室以自戒 還椹北史趙軌傳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上見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犢酒餉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

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何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犢脯耳──────老人大悅再拜擘脯進之酒盡方別 食菜久上見 食麥衣皮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守善於撫御未期生羌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贊府所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始終不改 清德頌北史與遵傳爲廉小吏縣令裴鑒府官清者致門省等瑞遷上──────肯緊大加賞擢爲主簿 顆瓜猶在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相顧而去 斷帶續燈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無逸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論絕賓客以閉府門─衣─以──廉介之志彰矣 堂材爲寢兩所廚舊唐書李義琰傳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參軍乃市──送焉及

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
禍此豈愛我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
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
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
其木｜｜｜
｜｜而棄之 無淮南一物 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選鄉里｜｜｜｜惟有
所乘馬一匹諸
子姪步從而歸 好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
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 金埋幕下 唐
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有不叶更
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蕃人賫｜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
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既而
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度磧追之不及而止 肅家法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
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

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
士君子益重｜｜｜｜｜｜ 衣裘防在十年一易 舊唐書崔從傳性恬節儉志在
奉公｜｜｜｜ 搜南貨 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
勉性廉潔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
歸至石門停舟悉｜家人所貯｜｜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新
茶一串 舊唐書陸贄傳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
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
｜｜｜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無他第墅 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爲相不殖財
產京師一宅之外｜｜
｜｜公論以此重之 羨財治廨 舊唐書令狐楚傳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
汴宋亳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
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舍數百間 官側朱書 舊唐
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俄而父子俱
卒孤孫幼小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者簿上具
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
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受酒一杯 舊唐書李素立傳爲瀚海都護有闕泥孰別部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
立唯｜其｜｜
｜餘悉還之 馬作齊 舊唐書馬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
之官所乘｜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
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
此吾本性
不爲苦也 家無留儲 唐書嗣吳王祇傳子巘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
寫荔枝圖 唐書劉崇龜傳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與之 性不蓄財 唐書李蘗譽傳
召爲太府卿居家儉厚於宗親散隨多少 窮若謝客 唐書李大亮傳
散之嘗謂子孫曰吾｜｜｜｜遂至寠之
在越州｜｜數百
卷及去｜都首｜ 奉稍已重尚何殖產 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文本歎曰吾漢南

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清
文墨位宰相｜｜｜｜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其身易使吏盡清 唐書姚璹傳遷益州刺史始蜀吏貪暴璹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
左右曰爲二千石｜｜｜者
｜｜者｜唯璹爲兼之 取韈一番 唐書高智周傳將換永泰初歷鴻臚卿曰
本使衡遺金帛不納唯
｜｜爲書以贈其副云 景倩其清 唐書陸景倩傳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
殷泉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
強清某許清惶｜｜｜曰｜｜｜ 百錢完封 唐書韓思復傳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
杜瑾者以｜｜餉思復思復
方餅日食而錢｜｜不發 足兩器菜數杯 唐書盧懷慎傳赴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而已
僕馬敝弱 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
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受紙百番 唐書

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之暹爲受百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堂無挾廡 唐書韓滉傳滉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先｜｜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五馬終櫪下 唐書韓滉傳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無不｜｜｜

清白 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聞

絜吏 唐書王珣傳郎吏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車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爲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

待上賓惟豚魚 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僕不過卓具用器止烏漆｜｜｜｜而已

儒先生家 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也

有車一乘圖書半之 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謔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而｜｜｜吾愧不及先人云

飭儉瞿瞿 唐書吳湊傳京兆尹韓皐罷召湊代皐湊爲人彊力｜｜｜｜未嘗擾民

人清可用 唐書韋伉傳龍泉令歎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淳潞不受幣者其｜｜｜也遂以授伉

毀幰不受 唐書韋夏卿傳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帛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慚

橘熟既食納直於官 唐書柳玭傳爲嶺南節度副使廨中｜｜｜｜乃｜｜｜｜徹

豆麋 唐書韋貫之傳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自給

樂和李公 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滿德者號｜｜｜｜云

終始完潔 唐書劉贍傳贍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

笥餘一縑 唐書元德秀傳爲魯山令歲滿｜｜｜｜褐柴車去

木枕質錢 唐書陽城傳拜右諫議大夫常以｜｜布衾｜｜人重其賢爭售之

服用無贏副 唐書陽城傳｜｜｜｜容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

鬱林石 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

羸馬繩騶 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茅菴臥芻 五代史雜傳馮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不設床席｜一束｜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

敗氈弊席四壁蕭然 五代史雜傳李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

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家無餘貲

衣弋綈袍 宋史曹彬傳爲潞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下僚饋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厲聲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己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

緱氏一鎌 宋史王旭傳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墨民有承宰三鐮｜｜｜之識按鐮亦作鎌釋名云鎌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

吾家素風 宋史王質傳初以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閣書得故物召子弟示之曰此｜｜｜｜｜爾曹毋忘也

二茶匕 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嫌也且行買｜｜｜｜而去朝綺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引鍾離意事 宋史向敏中傳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委珠｜獨不受

知餘子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性儉約器服壞隨輒補之曰毋使不全見棄也號｜｜｜

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一琴一鶴宋史趙抃傳知成都以寬為治神宗立召知諫院帝
曰聞卿匹馬入蜀以｜｜｜自隨為政簡易亦稱
是清長官宋史王繼傳從林慮令居官無絲欽賢堂宋史張田
乎髮侵吏民交信其曰｜｜｜傳知廣州
作｜繪古昔廉刺史像日夕師｜｜｜柳亭宋史張唐英傳調穀
拜之蘇軾常讀其書以倣古廉吏城令縣周岌畏貸
稱與民還其陳復祀貢服息於晉指為富縣唐家無附物宋史
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其中聞者咨嗟嘗歲
傳幾三仕嶺表｜蒲團紙帳宋史杜莘老傳始莘老自蜀造朝
｜人稱其廉不以家行高宗聞其尚修獨處其
重之一日因對癸論曰聞卿出無犀可廬宋史王庶呂傳居官
蜀卿｜｜如僧然難及也廉潔至｜｜｜由
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傳銀鞍轡宋史蔡沈傳奉祠歸去朝
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之日蟄無餘貲至｜所賜
｜治行人優藏酬唱詩宋史劉摯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
服其清潔云蔬食水飲去官惟｜｜王涌趙師

秀｜｜白梁几案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投數軸簡紙皆他
｜而已法居家勤儉至｜｜｜
人書後裁取宋史王曾傳曾生平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
判曾留之見賜食後合中返｜｜｜啓視之｜
｜簡｜然一燈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何外孫另通
｜者也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
開吏以白文仲曰持布三端遼史張儉傳儉衣惟紬帛食不重
為吾｜｜足矣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
容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
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
內府物儉奏詔｜｜餘無擕若襤無新衣遼史耶律韓八傳重
｜｜而出益見獎重熙十一年再為北院
大王｜｜｜衣食外何用蓄積金史伯德特爾傳特爾補為
｜｜｜人考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門
俸祿已足養廉｜｜之｜｜｜｜几芥硯珠犀元史崳變傳
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崳從其監丞

春命往數泉帥｜｜氷壺玉尺元史黃溍傳溍在州縣唯以清白
｜不少留曰為治及升朝行挺立足不登鉅公
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不增一瞬不易一椽元史王都中
節如｜｜｜織塵弗汙傳其清白之
獲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飭心約志六箴
｜身祿悉以分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太公
日帝克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係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
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
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
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從事乎無為舫
無坐處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
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狹小而又大漏
殆｜復｜王曰胡威之清清水見底明鏡照心劉肅大唐新
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語馮履謙補
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暗舊餉鏡焉謙謂贈
史曰吾幼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揚言曰｜｜｜

｜｜余之幼官必同於此復書國寶家風劉肅大唐新語盧
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懷慎家無餘蓄妻
子不免飢寒之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明皇千里無代
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之｜不墜｜｜
步之馬劉肅大唐新語裴景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
考滿刺史皇甫亮封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
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三月之槃以中
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槃以飾宋祁筆記古語曰尉尚人槃之人滿神槃之聖人其善
槃與大奢｜｜溢欲｜｜｜寢慢槃以威由是治身
由是對使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
化人輸帝井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者
｜｜如故歸曰其事太宗歎曰吾之俸尚巾白集沈括夢溪筆
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罷歸以成其美談蔡君謨嘗
言小與陵云李及知杭州｜｜｜一部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高節可為世戒部伯

涑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祜｜｜｜邵伯溫
｜｜｜｜｜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　咬得菜根聞見前
錄汪信民常言人常｜｜｜則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迍庶清　李元綱厚德錄迍君錫為人清修孤高故
當官人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
為｜｜｜跨驢歸　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貞至貧及罷官無
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以｜魏野以詩　浮梁　洪邁容齋隨筆
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巧燒｜顏色比瓊玖因官弱利
疾衆商君獨不父者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
來作知縣不買甆器者一人君是也　無銖金可錙之附　朱子名
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是也　臣言行
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
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納之宮中罷成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
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之者發視其貨
也太祖發命何之圖書也｜｜｜｜也　鼎林一枝　名臣

言行錄李沆自奉甚簡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
治居第沆曰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聊自足耳　平生止於賜帶　朱子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
安事豐屋哉　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
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
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輒不稱此物亟還之｜｜所
服｜｜｜　禪室不如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玩服
｜｜｜之物闃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
｜｜　一青幃二十餘年　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省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時昨有
破壞益　無地起樓臺相公　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歷富貴四
命補葺　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
僦居在大名日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遼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否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成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
行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
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生者
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
日刎　受君令而不改　管子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
而死　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
政也｜｜｜｜｜｜　奉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譽聞善之譽言聞達公將致
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
之所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亦更
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
｜者矣晏子之辭　正義直指　荀子｜｜｜舉人
受其可以訓矣　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端志
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而無傾
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正以是非對
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
子三公問｜｜｜｜｜　不忘細席之言　荀子君子隘窮而不
失勞倦而不苟臨患
難而｜｜｜　內肝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
｜｜｜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
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
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
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
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

復立衛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
於楚邱　｜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
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
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
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
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
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
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
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知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
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
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
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也｜｜｜也　顯於人

中　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我｜｜必使我醜尹鐸對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
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
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
人中恐君　赤石不奪　揚子｜｜｜｜節士之必諍石不逢轉隨
之不變也　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
衆不攺雅八鄭　抱朴子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以
｜｜｜｜以｜｜者人孰能憎而知其善膽
勁心方　抱朴子｜｜｜不畏彊禦義正所　委質爲臣無有二
在覘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
心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
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
事非事士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
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
鼓未委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而策
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

法其若不虞乎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
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　戰國策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
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
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
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所入瞑而殫悶旄不知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
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
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
之子蒲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
於遂蒲故｜其｜｜其｜｜｜｜｜棼冒勃蘇是也　采薇
作歌　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食之及餓且死｜｜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
山
持璧睨柱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
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
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
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
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其
｜｜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
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
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
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
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
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

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臣今頭與璧俱碎上見終

不與秦璧上見

秦王擊缻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不懌為一——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上見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可也

蟬蛻

濁穢上見

泥而不滓上見

不使為然諾 漢書張耳傳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

之中大夫洩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者也

田橫二客 史記田儋傳漢王立為皇帝——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奏事彭越頭下 史記欒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吾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

乃釋而罪拜爲都尉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也 注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有||反不重耶 蹈背出血氣絕復息 漢書蘇建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其|以||武||半日||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謂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

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齧雪與旃毛幷咽 見上 杖節牧羊節旄盡落 見上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見上 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 見上 匈奴十九歲 見上 罷山郎 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 注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朱雲折檻慶忌死爭 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不肯受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嘗有怪
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丨丨丨光光欲
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丨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自劾吳章弟子 漢書雲敞傳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
司徒掾丨丨丨丨丨丨收抱
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之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龔傳莽
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
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
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
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
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
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
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
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
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
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
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
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里門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
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
寬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
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
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
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
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爲
謝良久上迺解

不肯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
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
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
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
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
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
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
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
之曰丨丨丨丨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漢書蕭育傳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茂陵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
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
書佐隨牽育育按劍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趨出欲
去官

以一蕢障江河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
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丨丨丨丨丨丨用
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
殆此古人所以
難受爵位者也

節過蘇武 後漢書耿恭傳車師與匈奴共攻於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

單恭獎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
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
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
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
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
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
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
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
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
隨路死殁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
衆爲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于是封爲騎
都尉

著鎧弩食筋革上疾風如勁草

後漢書王霸傳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

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爲國
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
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
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元孫邕傳

雖在困厄受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憚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宜｜｜以｜｜｜其見憚如此

直心無諱

後漢書郅惲傳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

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
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觴惲乃免冠
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
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
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
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
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誠可代
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
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爲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
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故功曹 上見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獲一書加笺二百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輒——信陽侯陰就適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

去後數日伏誅于是貴戚斂手莫敢干法

爭禮 後漢書鄭眾傳見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擊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

廷爭冤獄 後漢書寒朗傳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奏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帝曰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illegible]明之——嗚矣乎仁者之情也

七賢 後[illegible]而起隨從太守趙謝等之策取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業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illegible]

一門忠義 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隆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漢書[illegible]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我——乎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illegible]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其——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二烈士 後漢書臧洪傳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除國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本愛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南

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鷹隼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按資宗資

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受劍銜鬚 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騭貴戚何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將幕府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主

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上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

關東觥觥郭子橫 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思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竟不虛也

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

｜｜公王相去一階上見恐負名賢知顧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
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
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
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
相所拔常｜不得其死｜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
莫哀臾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可稱為孝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
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
禮觀之｜｜｜矣眾
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豈可以社稷輸人晉書賈充傳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
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欲｜｜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
有魏貞士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爵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立身行道終始若一上見此兒乃敢彈我晉書
敬王恬傳恬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
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
真可
畏也以禮進退晉書李憙傳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
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
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專車晉書和嶠傳
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
之每同乘高抗｜｜｜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天子法冠
而欲截角乎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毅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毅勃然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三臺清論晉書劉毅
｜｜求紙筆奏之彰復不敢言按毅劉毅字仲雄
傅咸惠帝復阼職為左丞臺閣生風晉書傅元傳附咸傳咸有奏劾或值
正色立朝｜｜｜日帶棒白簡整簪帶竦踊不
寐坐而待旦於是貴
游懾伏｜｜｜捧白簡待旦上見寒苦自立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勸
始不衰｜｜｜終寧可復草間求活晉書周顗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敵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
敗｜｜｜｜｜外投胡
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所聞異於此晉書何充傳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污狼藉敦嘗於
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
江人｜｜｜敦默然取蘇武節來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
眾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我｜｜｜節至乃躬執以督
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侍中血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
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
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
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勿去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方被廢遷於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
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子孫
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
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不為王門伶人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
曰戴安道｜對使者破琴上見二侍中有古人風烈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酆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懇懇｜｜｜之
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董龍是何雞狗晉書苻生載記墮性剛
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
榮張國如仇讎每于朝見之際略不與人言謂之曰董尚書貴
幸一時公宜降意隆曰｜｜｜｜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按

陳王陰龍
柒小字 不能爲桓氏贅婿 宋書王敬弘傳爲天門太守敬弘
妻桓元姊也敬弘之郡元時爲荆
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
其姊集聚耳我｜｜｜｜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 比臧
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厚攸之
自爲榮驗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
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加
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
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
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
異色大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
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
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涕曰 非欲異物
奈何一日殺二士｜之｜及｜榮金城人也
性所得耳 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
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

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
如此豈可一朝而變｜｜｜ 效郅君章 宋書謝莊傳爲侍中
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
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邪
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
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而已 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齊書王延
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
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
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
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 豫章王嶷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按淵褚淵
眠牀上積塵埃 齊書虞愿傳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
｜｜｜有書數袠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

人掃地拂
牀而去 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
疾篤乃呼兄子僧勰
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
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
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
｜｜｜｜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齊自應有侍
中 梁書謝朏傳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
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
｜及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
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
解璽 誓不爲人執筆 梁書江革傳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
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
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腳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
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
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
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

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
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延明知
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
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
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
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閹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
侃曰我｜｜｜｜｜竟不前之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梁書羊
鴉仁傳
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
｜｜｜｜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眞司直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
京城遷御史中丞是
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
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
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
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
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
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

壬申恩赦過巳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湲六十之年且
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號曰是－
－也然密衛之及破　虜周命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王
張嵊乃求湲以書之　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
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　經事蕭家
重－為－－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
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
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
謝曰恪身－－－－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　白日流
－－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王于代之
名　陳書魯廣達傳綱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
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
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常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
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
為詩曰黃泉雖抱恨－－自－－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按

綱質　何足以此懼人　南史謝朏傳明帝殺蕭林領兵入殿左右
若綱　驚走報綸綸與客圍棋舉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寢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綸又稱疾不知公
事為譏以兵臨起之綸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公
－－－－　取燭遣兒朏又無言　南史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
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
帝夜召朏卻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　以壽為戚
帝慮朏難之仍－－－－－帝乃呼左右
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
勝　索火燒車　南史褚炤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
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在齊大
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炤車給之炤

大怒曰老此廟門戶那可念人　乾草食土　南史廣域傳魏襲巴
見－－－之馭人務－乃免　西域固守城中糧盡
將士皆－－－　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　魏書宗室顯和
無有離心　傳少有節操歷
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
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
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
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
慰喻顯和日－－－－－－－－－　大司馬嚴而秉法
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衛霍
故親御六軍跋涉野次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
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
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
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諸軍不可不慎于是

六軍　肅然　氣不撓　魏書劉潔傳潔性強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
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
潔與永安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
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脅引屈丐騎斷
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詰屈
丐潔－－－－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給
騎人弱馬　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西河弼留守詔以
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
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
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
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
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何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
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
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馬二　剡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
匹鹿十頭　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

權重當時曾還家衛傳言於烈曰須得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相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悃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何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 **何能苟求富貴** 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敦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也 **違心苟免非臣之意**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

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事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勑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位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迹時有可論浩以蓋世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

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鄰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抗雷霆之氣** 上見 **豈足令臣曲筆**也 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也其執意如此 **何可自同凡俗** 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也 **程嬰杵臼何如人** 魏書汲固傳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逕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洩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潛還不復回顧** 見上 **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與馮翊

王閒然後上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
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
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
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
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擾非吾志也況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
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
|||||||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
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
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且欲入
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
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
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
勿入恐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
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
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不能逐飛追走遠

事佞人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
鴒翎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
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熨斗
隋書李渾傳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
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
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於高祖曰願
執威柄以熨安天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
下也高祖大悅||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
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
本抗聲謂承御曰||||帝驚顧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
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位非徐廣情類
隋書榮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
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上
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
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

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
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
||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煮犀甲腰帶而食
隋書劉弘傳拜泉州刺史
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
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及剝樹皮
||之一無離叛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旣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
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
善會罵之曰老賊||||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
是汝俘酤兒敢欲吏相
史邪臆之以兵辭氣不撓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
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
車敬德辭死成怒是後遂絕敬德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
鬱如山嶽|||知公|||送來但取何須
虛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
鵰鶚鷹鸇

豈衆禽之偶
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
拜禮或勸之答曰|||||奈何設
拜以狎之耳曰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
之官因當獨立也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
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
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必不可黨邪
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
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
保明元忠
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上見
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
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
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
皂鵰
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
剛正百僚畏懼時人呼爲||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

出雀盧杞之詞不正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也旨復正色曰||||||德宗憮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頭可斷舌不可禁**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而||||也自是為其所擠**以筆塗詔**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昃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恐無完身御史**舊唐書崔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竟不諾元裕之門**膽落于溫御史**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

制進馬一百五十四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曰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呼可畏哉**嚼齒皆碎**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剖心**舊唐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不屈**不狂其名不彰**舊唐書李邕傳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必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長揖頡利**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請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還**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儒生有膽**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耶吾勵眾

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唐書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權威縮氣**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鄭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唐書王珪傳帝使大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譏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帝默然慚**以聲利為汗**唐書蕭俛傳性簡潔||||疾耶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精**孤特一槩**上見**還陛下此笏**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

不如意使上有兼親之譏又謂勳上所重當進曰不可空國
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
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
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佗過不
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易立后者請更擇貴姓
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
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
州司馬折威風 唐書杜景佺傳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
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
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無傳符欲欺亂
一府敢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嗣業乃盻判州司
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由是寖知名 李
下無蹊徑 唐書李乂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
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 印劾

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
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事有
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
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若
｜哉承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遷左
嘉慚 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
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若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
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
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
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
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 抗聲析
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何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
構當讀表｜｜｜｜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
政有 唐書沈傳師傳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
惠愛無書賄入權家十年｜｜｜｜｜初拜官宰相欲以姻

私□□累乃吉傳師曰成銜□罷所授上見
祈曰誠謝□罷所投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傳泚召秀實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
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濺面
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
胡不殺我
遂遇害 貸學周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旣見希
烈宣詔希烈養子千
餘人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其兄子峴
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
撫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
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宴其黨召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
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
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
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
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
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
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
式對曰老夫耄矣｜｜｜｜｜｜興元後王師復
振賊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
自焚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
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乃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
逆賊耳何詔云
云遂縊殺之腕可斷麻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
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
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
貽範才俟終喪而召可也何必使出衰絰廟堂入泣血柩側毀

將則殷務勸將則忘家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曰從晧道假
求草假曰｜｜｜｜｜從晧曰君求死耶得曰吾輒內累
可黜
黜乎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覬息唐書李元通傳并定州總管爲把關所破勞其才欲
以爲將元通曰吾嘗守節以報國豈能降志賊邪不聽因之故吏
有餉飲饌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
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命胡而
｜｜｜｜｜｜｜｜｜｜我乃潰腹死帝爲流涕
絕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
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
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人
子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
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
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
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 髮動 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得首
詈不絕卿｜｜｜｜｜于衛漢敗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三十一

謁上皇是夕見夢帝爲祭後湊 置指示信 唐書張巡傳巡使
歸髮于其妻妻疑之｜書｜云 南霽雲如臨淮告
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巨將之命不達請｜一 齧廟
乃｜｜｜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
唐書張巡傳人中時圍巡討達南霽雲 殺妾大饗 唐書張巡傳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云 初睢陽穀方
爲辦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
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
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于在之
使不得進籌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
不得攻乃堞外穿壕立柵以守巡亦士多餓死存者皆瘡痍氣乏巡出愛
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
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
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按巨珹王巨 羅雀
掘鼠 見上 不殺公得爾殺我者得爾 唐書蔡廷玉傳朱泚出金帛
餉士又勸歸國賊必天子經

戰闘牛馬保道儲府爲單內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
辭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
曰導公爲逆則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
不爾且死對曰｜｜｜我｜｜｜｜｜｜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爲都將九視信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
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列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
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
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
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不呼我爲
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 當取白麻壞之 唐書陽城傳
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
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
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
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三十二

良久得免救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
延齡爲相吾｜｜｜｜｜｜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惜
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
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
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
老敕使耳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
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
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爲家國之讐今日
爲｜｜｜｜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
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
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 鯁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
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
刺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
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蓋思念之也 焉能看人眉睫以

龔推挽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趨炎附熱｜｜｜｜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汭州卒

獨龐醇之天子御史宋史龐籍傳召爲殿中侍御史眞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輒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也

笑比河清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黄｜｜

嘗有識面尊官宋史吳中復傳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耶

殿上虎宋史劉安世傳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時無不敬懾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曰｜｜｜｜歸天上｜｜｜｜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買婢名昌奴宋史徐俯傳靖康中張邦昌僭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對案相詬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至目檜爲濁氣

目爲濁氣上見龍鬭宋史趙雄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本還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鑿池芝山後圃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游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萬頃萬里弟

止水上見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宋史謝枋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按師夔呂師夔

賣卜建陽市上見

安能與國賊博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慨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故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官僚有詭隨者必稱揚僚舉以愧之金史楊伯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河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復樹侍事伯雄知無不言臣救弘多後｜｜｜｜人｜｜｜｜｜｜｜｜｜

不進扇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七月八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拗頭南向金史強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挾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乃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橫嶺神金史楊達夫傳宦主郿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嘗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爲遊騎所執將殺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間伏之民寄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我｜｜｜之｜

人臣無金諱金史王競傳遼尚書禮部員外

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遂止

爲天子耳目不爲宰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逵識帖睦邇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也不聽

尸諫

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于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室北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懷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也|||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節士不以辱生

劉向新序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于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曰此塞再北而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松栢之志猶存

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劉義慶世說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祖仲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風

馬不接無緣屬從

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損歃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僕離送別必在有惕下官與殷|||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決仗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中|||耶左右皆失笑

不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宴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

復爲布衣何爲不可

范氏家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同其子沖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係范秀才今|||一|||

魚頭公

王鞏國老談苑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當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

不回衆多從宗道所

有史官書之

王鞏國老談苑雷德驤判大理寺日有疑獄非次請對論時人謂曰|||||時太祖放鷹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鷹爲急刑獄爲甫臣切誅論上怒舉持玉斧撞之二齒落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上謂曰汝待訟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耶陛下自|||||上御厚賜遣之

異時不附姦臣傳

隱逸傳清漢江先生初從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器舞對之不與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席何傷曰居官不欲爲器血奈何以是污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上附已以國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請問其故曰吾|||||||||耳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四

陰德

夜行管子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者獨有也注夜行謂陰行其德 心行管子四方所歸——者也注心行與上夜行合 穆行呂氏春秋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吏曰臣之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 鍾離 葉陽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子無恙耶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償金史記直不疑傳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索隱述贊稍無他腸塞有陰德 唯恐人知其爲吏跡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 何知不反水漿漢書張安世傳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以—其————耶如何以小過成罪 于公所決

皆不恨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恩及四海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矣 絕口不道前恩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

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謂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活千人有封子孫漢書元后傳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盜去迺起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

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今其施因伏草中｜｜｜｜里落化之

天錫符策 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汝陰號曰何公正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邴昌紹國 後漢書袁安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陳掌不從而｜｜｜｜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仁心覃乎後昆 見上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後漢書崔駰傳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遣吏奉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彊起行春所至之縣獄徒悉毒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伸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遂稱疾去

子孫何必不爲九卿 後漢書郭躬傳祖父弘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曰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故字謝曰升卿

賈子賈女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生女名爲｜｜

埋金 後漢書王忳傳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牛馬蹊藹者不貲 晉書庾袞傳父道廉退貞固貧志不於市仕｜｜有｜｜｜｜恐傷人｜｜｜

使奴開道 晉書桑虞傳虞有園

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爲之｜｜

以車送病人徒步而歸 晉書郭翻傳翻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埋我惟有劉長史 晉書劉驎之傳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

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皆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景恩遐祀 宋書顧覬之傳擊樂以陽施長世｜｜以陰德｜

以己錢充數送還 宋書郭世道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

其作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作大笑不答世道｜｜｜以耕比｜｜｜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漢卜式 宋書孝義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饉餽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有分贍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谷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邮

勿令居士知 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

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見上 更有佳者相與 見上

決獄無冤慶昌枝裔 齊書崔祖思傳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槐袞相襲蟬紫傳綿

續命田 齊書劉善明傳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

虵還牀下 齊書虞愿傳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愍人易動不足窮法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救與俱歸爲營醫藥 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六日死植之爲棺殮瘞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福門子 魏書刁肅傳肅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之｜當享長年按北史作道

燔契 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其｜州閭悅其恩德

家粟造粥以飼饑人 魏書韋朏傳朏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所活甚衆

壽應享百年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矣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一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何所怨乎

猶耳鳴 隋書李士謙傳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已獨聞之人無知若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閤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 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人以歸去鄴八十里｜｜｜｜｜｜｜九十餘人｜｜還｜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

出囚歸耕 舊唐書唐臨傳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悉令｜家｜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其後庶幾福不衰 唐書

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淸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

焚券（舊唐書羅讓傳）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木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治獄主仁恕（唐書崔仁師傳）時靑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沐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丨丨丨丨丨故論稱殺人則是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置金棺下（唐書李勉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丨餘丨丨丨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潛爲人耕（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

陳公堤（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丨丨丨

後隆山聰明臺（宋史劉沆傳）沆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殺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丨丨丨丨丨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丨丨丨

每臨案廢寢忘食（宋史陳太素傳）丨丨丨丨丨丨大寒暑不綴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有甚於我哉

輟女傭嫁之（宋史陳規傳）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遭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丨丨丨丨丨閱者感泣

蕭家渡（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出錢時見過客與爭渡者多溺死振造大舟僱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丨丨丨云

丨**種瓜待過客**（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夏日丨丨以丨丨丨丨

善道人（金史左光慶傳）平時喜爲善言善藥號丨丨丨

埋蛇（劉向新序）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吞蛭（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陽報（劉向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丨丨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名津爲君子（酈道元水經注）昔漢和帝十二年丙辰輪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詔丨其丨丨丨丨丨

呷醋節帥（李肇國史補）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讌後至當飲醋酒吏誤以醋進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爲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丨丨丨丨

正欲拔冤非敢希賞（李昌齡樂善錄）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嘗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亦凌遲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屛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在還識之否曰

妄有不識即擬薄推出女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感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泣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作也某功也｜｜｜｜｜｜｜｜萬一敷奏在其間好於錄參郝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

焚案牘

錢惟演家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從兄崔搖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可行者爲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懇懼蓋在必致陷謫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則自行何假吾狀惟濟懼普與察吏等人堅請曰逆得小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牘來吾與汝辭覗之乃意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錄作狀濟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上上月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爲之上物耳且有他求爲故也況侍中之下背

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自勿爲此奏藁已焚矣吾自當之惟濟等惕息而退後知是事非太宗意

先求婿嫁前令女

魏泰東軒筆錄自縣令鍾離君與鄰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窪處佇立下淚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久矣而窪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遂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將憐而悲之義不可久居當輟吾女之奩從｜｜｜｜以｜｜之｜也史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妝具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負骸千里

南齊書康陽傳規高陽人嘗羈旅款閭聞旁舍呻呼號叫之曰我某部人也客居長者且死願以骸骨爲囑因指果中央金十斤曰以是爲長者壽許諾歛｜其｜｜｜｜并黃金置死者家父喜擁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乃信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

編竹渡蟻

李元綱厚德錄二宋丱角之年同於貧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京邸僧訝大宋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繞穴旁吾乃戲｜｜爲橋以｜之由是｜命得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

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是後始有服藥者

植三槐於庭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餘年有告訟者乃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且授以密旨按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馳使｜道祐到察知其冤累月無所聞驛

召面問祐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悅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曰吾雖不爲相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氏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白鶴飛所就

何薳春渚紀聞前拈異去陳元植好積陰德全輿傳悉崇其墓葬於高原之上｜｜｜｜｜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對嫗焚券

方嶽深雪偶談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

坡亦爲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

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丨丨丨丨其仁心愛物如此

一錢爲一事（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役大衙中丨丨丨丨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陶宗儀輟耕錄）昔眞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夫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今償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卽附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欲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覩故兒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攜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拯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丨丨丨丨丨丨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退讓

臥名利者寫生危（管子）丨丨丨丨丨丨（注）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上善若水（老子）丨丨丨丨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功成弗居（老子）丨丨丨而丨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故致數車無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若冬涉川（老子）與乎丨丨丨丨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老子）丨其丨丨其丨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丨其丨丨其丨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丨其丨丨其丨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曲則全（老子）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丨丨丨者豈虛言哉

江海善下百谷（老子）丨丨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丨丨之故能爲丨丨王

雌節（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丨丨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

德主（晏子）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丨之丨也讓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愼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

保德見上常有以自下（晏子）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丨丨丨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鉗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晏子使爲見昭公昭公說曰寡人聞大國之君益回曲之君也易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丨丨丨丨晏子可謂仁人矣

恂焉不自居（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爲老也然且丨丨而丨丨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

不雄成（莊子）古之眞人不逆寡丨丨丨不謩士

繜絀（荀子）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丨丨以畏事人

不以衆威受賞（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旣楚

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衆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宜－－－

一為人下猶土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者其－－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陶相於門 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其－－－也

處墝埆 淮南子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以曲隈深潭相予

抗節 揚子或問抗持滿曰－－－注抗持也揖柏？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

惡其矜人 國語－－－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公之廟有敧器

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衛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以狂疾賞不如亡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也－－－趙而出乃釋之

知賢而讓 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可以訓矣

辭梁 國語惠王以梁與晉陽文子文子－曰－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保其首領以殺懼子孫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

翎翎如畏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然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史記越世家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

以貴下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乎

道引不食穀 史記留侯世家高帝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杜門不出

從赤松子遊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跪結襪 史記張廷尉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一讓而四益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此其所長也

匿名跡遠權勢 漢書張安世傳長史遷為大夫之官安世聞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如此

恭儉為戒 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使尋段閎府歎曰－－－－我－豈不厚哉孫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 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即頓首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賢哉二大夫 上見縣車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其安－傳子孫

陽狂讓爵辟兄 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

士義倩等與守家計議共稱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賢甍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爲病｜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懷謙不去官 見上

謂掾史爲師友 漢書何並傳從穎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

上疏至於五六 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太后不聽騭頻｜｜｜｜｜乃許之

伏不闘 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云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 後漢書陰興傳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身之文德之昭 後漢書陳蕃傳臣聞讓｜｜｜｜｜｜也

小吏抗禮 吳志闞澤傳澤性謙恭篤愼官府｜｜呼召對問皆爲｜｜

步入寺門 吳志虞翻傳注翻過本縣｜｜｜｜見長吏讓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

拜鄉邑耆齒 晉書宣帝紀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耆齒見之每拜

吾卽其人襆被而出 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也｜｜｜｜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謙而識體 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

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晉書唐彬傳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

須飲者畢乃進 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其謙退無競如此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帝乃止

服造役衣杖鍤荷斧 晉書庾袞傳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之｜｜｜｜｜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徑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爲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其之願爲之禮而遣焉

取己車而寢處 見上

持芻送牛 晉書朱沖傳有牛犯其禾稼沖屢｜｜｜｜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

自稱鄙人 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衞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爲｜｜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志在素官 宋書謝弘微傳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尋加侍中弘微｜｜｜｜畏忌權寵固讓不拜

內人皆化弘微之讓 宋書謝弘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瑯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姊之分以還戲責｜｜｜｜｜｜｜｜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

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賣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處於不競之地 宋書王微傳弘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欲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太祖嘉而許之

自嫌蚤達逡巡乃答 宋書王僧綽傳爲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良久｜｜其謙虛自退若此

爲蚊賦以自況 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蚊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

語功推事

臣門之恥 齊書張岱傳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

戒盈守滿所

已自容 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方之諸公實平世之良相

恐當求歸 齊書王秀之傳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見上

歸老舊廬立身退素 齊書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阿起私宅有閑職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朝廷稱爲善士按思話惠基父

不爲福始不爲禍先 梁書夏侯詳傳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由此徵有忤

起臺榭以表損挹 梁書夏侯詳傳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延僚屬｜｜｜｜之志

速反蔥肆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耳

反盧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口

不論勳 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恥以讓俸受名 梁書樂藹傳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

可以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辭不拜

竹閒茨茅而居 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林｜自營｜｜｜｜｜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南史羊欣傳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麈尾蠅拂卽取燒除 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於前｜｜之

以穴爲室 魏書宗室鄭傳鄭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鄭上表固讓入嵩山｜｜｜｜｜｜布衣疏食

不堪兼文武之任 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

——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遠矣　不勞遣詣高陽（魏書宋隱傳）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多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　任理棲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居中守約好讓善推恩賢樂古如渴如饑　靡矜於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僑儆彥鸞恩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乃謝朱門歸迹林野（遂）彥鑾劉遐字　道士還鄉（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遺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棲遁之資（舊唐書蕭瑀傳）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

遇風疾命家人不卽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爲——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　有塵外之意（舊唐書舒王元名傳）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爲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肯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叛亂懷恩就擒騁昔官爵昔無所受必當——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銓朝廷（舊唐書柳公綽傳）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是——也竟以戎容見　守職猶懼其疏（唐書岑文本傳）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

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　願以有餘賜不足（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臣——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瑭子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　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五代史李懌傳）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耶聞者多其知體　遐匿樞間（宋史崔遵度傳）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慮上之見　宰相非養病之地（金史張浩傳）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

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　勿豈待養豈可責以筋力（金史程輝傳）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彊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也是以求去——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貿一人以聚萬夫義者不取（劉向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

生不仁而富不如急癈衣肸就鼎佛肸肸履而生之趙氏聞其
叛也攻而取之閭田卑不肯與也永而貫之田卑曰不可也一
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也
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
去矣遂**國爲雌下**嚴遵道德指歸論史忠卒信主變將恐累柔
南之楚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諸侯信
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功一矣二**損之爲益故——而
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
——小人不知自益之**輒引以他端**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
爲損故一伐而並失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
安南——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
盡謂同舟曰謝**思蓴鱸膾**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
奉故是奇士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米
——魚——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黃鑑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願納符節入備宿衛**楊文

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遣十千遣之後即位
悉徵藩侯入觀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
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奉敕江南勿當**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公事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乘小**
牓子稱——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
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
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先進甚**
——郎——門翰年人不知爲師也
多不當超處其右邵伯溫聞見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
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
以新入館職中——章十餘上有旨令閤
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
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忠孝兩全**徐度卻掃編韓忠獻公
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

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自安一窠**葉夢得
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矣避暑錄
話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
不宜復有所須每靡閑援耕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
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明年已過多乃**諸宮二疏**王闢之
得復行延祖之志——其愧之深矣澠水燕
談錄荊南朱昂傳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
眞宗賜坐寵渥留侯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
閉第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王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
傳宣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雄詩最奇絕云清朝
初解綠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榮堂曰見一**岳珂程史
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孝宗朝尚
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
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
其疏奏上問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見在朝者
皆師而祖之何歸——扁——益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乞罷禁林**釋文瑩湘山野
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錄鄭毅夫公入
翰林爲學士從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
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
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國
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
——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陶
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爲永例**無閒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宗
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且百年十六七時以詩見追擢孝
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門童
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爲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
——凡客謁納步則出不可婦人送迎不
踰閣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
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五

謹愼

纚纚乎愼其所先（管子）故君子｜｜｜｜｜天地萬物之槖也（注）君子知善惡必報纚纚戒愼恐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槖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槖 是毋提言（管子）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不欲爲事吾｜｜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若與四鄰（老子）猶兮｜｜與終如始（老子）｜｜則無敗事 不得罪於比俗之人（荀子）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以｜｜｜也 柔從若蒲葦（荀子）與時屈伸｜｜｜非

懾怯也 軥錄（荀子）孝悌原愨｜｜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注）軥錄謂自檢束也 慮嗛處險（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平則慮｜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省求多功（荀子）｜｜｜｜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攻敢愉綏（呂氏春秋）自宮而愼職而｜｜｜｜（注）愉解綏緩 若行獨梁（淮南子）故｜｜｜｜不爲無人不兢其容 誠得（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按）建爲石君長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史記）｜｜｜｜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漢書霍光傳）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郎僕射竊識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漢書孔光傳）或｜光｜溫室省中｜皆何木也光嘿｜｜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焚草（晉書羊祜傳）其｜嘉謀讜議皆焚其｜故世莫聞 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絕不與人交書（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晉書蔡謨傳）性尤愼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愼之福之根曰是何傷禍之門（宋書傅亮傳）亮演愼論中語｜｜｜｜｜｜｜｜ 按此 漢世孔光（宋書謝弘微傳）上以弘微能膳羞當執衣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 尚閉衣裳料數冠幘（齊書王琨傳）琨性既古愼而儉嗇過甚家人爭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

纖此外（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宜…也 此中惟宜飲酒（齊書謝瀹傳）兄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 果食未嘗舉箸（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 醉取一柑上見 口不言禁中之事（魏書古弼傳）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愼密｜｜｜｜｜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書高允傳）允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雅 乃止 側微（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愼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滅｜草家人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躡履虎尾踐薄氷注頌其下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丨丨丨丨於客館丨丨丨丨以示誡焉

盈而戒沖遇而慮滑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親溺則思濟原

夫人之度遊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偶厚而躬
不競辭降而心不係乎吝於已成懼怨於未敗鄙丨丨
丨丨丨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眾抒爲從時以懷愚
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當已決矣猶夜則思其可論之
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殊而獨誘於學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鬻競
毋侵優遊獨逝

曲躬累足上見此學可知不可言北齊書權會傳辯明風角解元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毎云丨丨丨丨丨丨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敎之其謹密也如此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小愼微丨丨丨丨丨丨

金人三緘丨丨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丨丨焉丨丨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
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
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
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
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

卷舌焦氏易林丨丨遁世仁德不舍

躋凌焦氏易林履氷丨丨雖困不窮

播鼓登巖卒無憂凶

摩兜鞬段成式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丨丨丨

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三世傳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趙璘因話錄趙僕射舉自黃門以來丨丨丨丨經祖父所執丨丨丨丨於丨丨歸則躬置於臥內一榻以示敬愼

父手臥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丨丨而丨慮夢寐中見先靈也

滅燭看家書朱弁曲洧舊聞神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淸議守廉儉非公令不敢過享至有丨丨丨丨丨丨之語

沐浴不脫衣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丨丨丨丨丨丨就鄰澗出而濯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褻之爾其可裸裎乎

忍默恕退陶宗儀輟耕錄時人邵元同先生嘗作丨丨丨丨四卦揭之坐隅直得保身愼言絜矩知止之道養矣

明智

善謀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
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
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
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丨丨臣
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
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
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
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
同之

以微射明見上

上識管子隰朋之爲人好丨丨而下問注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

聖人畏微管子丨丨丨丨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氷乃知寒故曰畏明也

究理而

長慮（管子）智者||||身得免焉 若覺臥若晦明（管子）淵色以白言也靜默以
番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淵色自詰上見 金心（管子）||在中不可閉也
金之爲物彌精以之爲用彌明故比心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
則微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注金心無不燭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葆光（管子）察于日月無然|無私而葆
照之則美惡不隱 一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
||之謂周注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日五化 長目飛耳（管子）注一目||二日||三日樹明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日動發兹動則變更矣 道華慮始（老子）前識者||而|之| 知人自知
老子||者智||者明 見小（老子）||日明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

餽桃 晏子公孫接田
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
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
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
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
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
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
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
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
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
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
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
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
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
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鬼谷子）||轉圓者無窮之計也 損兌法靈蓍（鬼谷子）|損兌者幾
危之決也 燭遠（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燭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滑疑之耀（莊子）是故
|||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莊子）至人之||||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也 知落天地辯雕萬物（莊子）古之王天下者|也|||||也雖||||不自慮
也|雖|||不自說也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吳子）臣|||||王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君何以言之謂前||||| 師馬與
與心遑先物行先理動（韓非子）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蟻（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于
老|| 恐以我滿貫（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夫子姑待之
答曰吾|||其|||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佯亡爪（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 明通而類（荀子）知則||||||注類謂知統類也 若端拜而
議（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注言其從容不勞也 審一二（荀子）故曰欲觀千歲則審
今日欲知億萬則||| 默而當（荀子）言而當知也|||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宗原應變（荀子）|||
|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圖迴天下於掌上（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
義分是非||||||||分辨白黑豈不憫而顦矣哉 明參日月（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

泊淄紛紛孰知其形｜｜｜｜大滿精於道精於物（荀子）農精於田而不
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
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有也｜
｜｜者也可治三官上見請寢邱（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
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
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
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俗也東南嚮而唾（呂氏春秋）伍員亡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
因如長見（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以其｜｜與短見也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秋）聖人
異
｜｜｜｜所唱適宜走（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爲其承歌而引
｜｜也

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
為我和其｜｜｜｜｜｜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
矣身盛心心盛智（呂氏春秋）｜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以｜｜｜以｜若暗夜燭（呂氏
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衞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衞退朝而
入衞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衞君之罪公曰吾於衞無故子曷
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
動色伐衞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衞乎公曰
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
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
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而｜｜｜也客武色
（呂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
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下
此柔嘉之事也而｜｜｜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

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
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智若鏃矣
（呂氏春秋）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
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
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
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也見舌觀
異子｜（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
子｜杜而知持後矣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曉冷子（淮南）
見老聃受教一言精曰上於天耳下於淵（楊子）｜｜｜｜
神｜｜鋒前後逸
下聽察反一無迹因貳以齊（春劇曰日上耳）父中子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甯曰願問其說
頗也
子曰｜｜｜｜唐非履別族為轅氏（國語）知宣子將以路為後
乎｜能無望乎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

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
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
滅弗聽知果｜｜於太史｜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國
｜｜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策）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璧一衞君大說羣臣皆賀南
文子有憂色衞君曰一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曰｜｜｜｜
｜｜｜｜也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常山得符（史記
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趙世家）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求無所得毋卹還
曰已｜｜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語之徵言五其應若
響應聲（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
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我｜｜之｜｜是人必封不久矣若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賤貰貸以自汙 史記蕭相國世家客有說相國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解衣刺船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

王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裸而佐｜｜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飲醇酒戲婦女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嬃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躡使受笞 史記張耳陳餘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見上

劉氏安鼂氏危 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矣而｜｜｜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

醴酒不設見幾而作 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能屈伸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

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具｜｜若此被睦與千

剽甲兵敦儒學 後漢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帝深然之

諭眾 後漢書吳漢傳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不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見上

冰堅可度 後漢書王霸傳光武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

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官屬皆恐光武笑曰候吏果
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燒廬舍（後漢書耿純傳）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
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
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
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
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
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擧族歸命老弱
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
世祖歎息
拔佩刀截馬當匈（後漢書鮑永傳）時有矯稱使者與欲謂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
逐駕往永迺|||||迺止後數日帝
詔書果下捕矯稱者後永爲功曹漢太守趙興
築土室潛身（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
老不宜遠遁乃|||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
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
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
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
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則|||公歸計決矣
逆爲答記（後漢書楊脩傳）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縫裾（後漢書虞詡傳）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不爲危言覈論（後漢書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
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神算（後漢書王渙傳）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
世適平日

門清（後漢書李業傳）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
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
述誅皆盥洗更視曰||||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
並會病卒
總說數問事（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瓚州郡悉有自事不肯稱人常|||||無有忘恨太守寄
其才
輒復過人意（魏志荀彧傳注）彧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彧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
閉門種菜（蜀志先主傳注）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將人種
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者乎曹
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賞
賜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
蜜中鼠矢外濕裏燥（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亮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有||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
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

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
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
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吳志顧雍傳）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下吏以此服之
部曲黃口妻子盡識（吳志朱桓傳）桓愛養吏士贍護財貨兼以爲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之
羊祜嘗鴆人者（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不過不作公（晉書陳騫傳）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耳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
得疏外可不與俱死（晉書楊駿傳）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兜不同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以||

丨丨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投傳而去**晉書山濤傳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丨丨丨丨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醉六十日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丨丨丨丨不得言而止

以酒廢職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丨丨丨丨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幘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嶠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爲醉以丨丨丨鳳丨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

吐汙衣面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

酒重水輕手提有異晉書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陽狂行乞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丨丨丨丨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悔匿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咨稟盈階滿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詭答十萬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丨丨有丨丨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宋書孔顗傳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他丨丨丨丨丨丨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南齊書傅琰傳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私具樏數百張梁書呂僧珍傳高祖頓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材木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丨丨丨丨丨丨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艦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才智縱橫可謂明識梁書沈約傳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驛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嶷益重焉

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既而

檢之果有稱八財稱其博物弘恕訥**言無煩舛有亦輒覺**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腳南史顧覬之傳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

一見輒記名姓南史劉賢傳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心算口占應時條理南史呂文度傳隨從十之自東宮文度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領校隊作亂帥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度聰敏強記明閑吏職||||||||由是大被親信

郭門刀鞘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

有|||者前日此|||門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灋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魏書陸俟傳俟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苞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乃|||何|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馛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父見上

介焉不惑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楷士元李熙字

智足周身魏書高允傳邸南始衆用均巳試||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殊異

晉之擇木夙在大魏魏書胡叟傳在益十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不無附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閽排疏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援戒能時是悼靈均何用宜憂傺試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居視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於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輒故不旋踵矣||||||||||與子暫違非久闊也俄而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楊使君有千里眼魏書楊播傳附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那可欺之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嬾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周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性疎通恕己待物不於藩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

中國神智人周書史寧傳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懾之咸曰此|||||也

五事同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眊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無有遺失

盤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舊唐書宗室武王孫孝恭傳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

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勸無負於物尚公何見
憂之深公祇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乃||||
|後|遂盡歡而罷時**灼龜逃殺地**舊唐書張公謹傳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右
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占之公謹自外來見||於|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
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
願大王思之太
宗深然其言**千里對面**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在秦府十數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
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之外猶||||語臣
手舊唐書裴漼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
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
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公何忍藏鋒以成
鄙夫之過由是大
知名號為|||**陽怒鼓入失節**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州秀實守留後璘赴召往

鎮涇州其士衆皆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驕恣頗積勞怨
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戒告其事且曰候嚴警
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入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
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既差互童之謀不能作**萬**
里知軍情舊唐書柳渾傳渾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
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
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二更邠寧節度韓
遊瓌飛騎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
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
戎之|自此**遜異辭榮**舊唐書權德輿傳父皐字士繇安祿山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皐陰察
驟加禮異
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
寶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基皐
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喝召其吏祭季卒示
已暗啞暴而殞奔乃勉哀手自含襝既||而||其|人無知

者**利若芻萍**舊唐書李德裕傳我
公之智決||||**如公素揣**唐書江夏郡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
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
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耶第未及**殺**
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
馬步返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
|與之食至|而|帝聞**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唐書蕭倣傳子廩字富侯
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
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代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
穀紙倣敕諸子籍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
露齎必所以纍篋||||||**如**
|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見錢流地上**唐書劉晏傳諸道巡
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
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不自高|

||||旬朝謁馬上以鞭算錢貨事至
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以鞭算口記**
物色千人無差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亡其籍吏延||||凡||所|
佛牙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斧斫**
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水晶燈籠宋史劉溫叟傳隨歸事明貌敗行在蜀人號為||||
|**篇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雖大
文牒口占立
成詞理皆到**襄陽新務皆於江北取之**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
梁一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
子平曰臣聞||||||||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
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問狀

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蘇民運糧餉完城郭
造戰艦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
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省報樞密院彼觀以為
文綫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剌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
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進宋之路如于平策還奏詔
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賞錢五百貫後社天
人前帶神光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
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
彼必許句踐聽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
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
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黃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明足以｜｜此人之俊也物動知化事興知歸
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而｜其｜｜而｜其｜｜而｜其｜漁者

仁人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飢民後宮多幽女
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
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
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
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
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神明千之嚴遵道德指歸論身體拮・｜｜｜｜變化不可見欲
不可聞骸摘劉熙釋名｜｜猶齒摘也如醫別人骸知疾之意見事者之稱也鬼門神庭黃憲天祿閣外
史疑之｜也明｜之｜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冘明而啇疑也中叡外明劉劭人物志凡有血氣者莫不
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
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

能以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
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聖人淳燿能
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
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
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兼二美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兩遂上見元慮速捷上見識韜諝之權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而
不貴法教之常聞弦賞音足知雅曲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
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
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閒別遙聞
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
及夔曠｜｜｜｜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
操刀拄楯以身分之王粲英雄記鈔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

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
未若蒙之巧也因｜｜｜｜｜｜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
兵遂徙屯於半洲闇解神解劉義慶世說術解荀勖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
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每公會作樂而
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佛汗
止李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禮先由是
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為簿書籍其
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矣所入蓋巨萬悉以贍軍盧郎
中可告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乃吏部某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
東守道乃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將科金一瓶埋百兩不言
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餓為
發窖埋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彼云慎勿言于人他日
｜｜求｜｜也未幾盧亡詞知洛中甥崔氏之孤宛李使婢

傳語曰新婦有哀追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詢之既見乃逃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爾貨入洛爲崔孤甥置田宅兼爲創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

談馬礪毀王田數七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毀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辯虀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入臣之家安得玉食 邵伯溫聞見前錄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有也

水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而|||也且多足虜援將至不可進拔||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豈遂不知子夜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耶道士駭惶而退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終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八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師有疵 呂氏春秋師行過周

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後師秦伐鄭之師

贖人拯溺 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能名其種不失其情 淮南子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註歐冶良工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

參以似者 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泰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爲無難

桑陰未移知其足 師晉書未

旼腹心已委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而——而——矣元德之見孔明——而——矣瞻山識璞臨川知珠抱朴子大雅大明元騖幽微鉴鉉揣物思灼沉味————也

安劉氏者必勃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文然————也

獨視偉平史記陳丞相世家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語嘗移日史記夏侯嬰傳嬰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未——不——也

何因嘗有大水一日暴至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著王命論漢書敘傳隗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呂救時難

往時會宛當應後漢書鄧晨傳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燕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獨————邪光武笑不答

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光武悅

請間說殷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賁好時經武能盡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醼酒齊城

欲遂前趣後漢書銚期傳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

宿呼滹道遇路不得行期騎馬奔艱瞋目大呼左右曰避眾皆
披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
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
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
下誰敢不從光武笑
曰卿｜｜｜邪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
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
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
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乎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不如專意東方 上見

知帝王自有真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
壯之

歡語移時結友而別 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邱黃真｜｜｜｜｜｜與
之｜｜｜｜｜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
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視子非賈餅者 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
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
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
之玹果收岐家屬親宗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
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
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

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
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
滅因赦乃出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 後漢書郭太傳王柔字叔優弟澤字
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
宜林宗曰｜｜｜｜｜｜｜｜｜｜｜｜｜然違方改務亦
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
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恐守道不篤 後漢書郭太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
也以隽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
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請如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
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
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許郭 後漢書許劭傳劭字子將汝南平
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
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 按郭謂郭太

枳棘非鸞鳳所棲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
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
謝遣曰｜｜｜｜｜｜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
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
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自比管樂謂為信然 蜀志諸葛亮傳亮身長八尺每
於｜仲｜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
平潁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冰鏡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諸葛
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
鳳雛司馬德操為｜｜

有公卿量 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注曰正祖父真年未弱冠父在
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
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
之｜其後廣果歷九卿三
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人倫臧否 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
俱知名並有｜
｜｜之稱

依儒一節 吳志虞翻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
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足稱此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敗俗傷化必此人 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詞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也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 晉書劉寔傳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晉書王衍傳衍

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也

必能興卿門戶 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也

鄭公業為不亡 晉書鄭袤傳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矣

家所未知獨引為友 晉書周浚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卿當為一代英雄 晉書王謐傳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

終當有大名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

此人非凡器 晉書陶侃傳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

史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也

江左自有管夷吾 晉書溫嶠傳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吾復何慮

此輩宜束之高閣 晉書庾翼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履屐閒亦得其任 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所以知之

州吏中有令僕才 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導亦以為然

阿大非爾友 晉書王蘊傳蘊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

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儉為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之｜阿大忱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舉手謝城 晉書郭瑀傳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曰吾不復見汝矣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王敦傳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此君小異 晉書孟嘉傳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學從事偕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非池中物 晉書劉元海載記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後———也拔恂孔恂

吾觀其眸視有奇志 晉書石勒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落落有端貳才 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令坐殿子弟犯法者萬一皆考竟論記路絕歎異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

遇風塵之會必有———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故嵩徐嵩

凌霄之志 晉書慕容垂載記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推宜急其羈靮不可任其所欲遂此權翼諫苻堅語

徐郎是令僕人 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兒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成門戶者此兒 梁書王茂傳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必——也

庇民定霸其吾君乎 梁書柳慶遠傳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因盡誠協贊

欲效鄧晨 梁書張弘策傳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歸之心益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

天下眞人興於吾州 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殆————矣乃選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難可輕敝衣裾 梁書徐勉傳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機鑒

後當見推 梁書南康王績傳績子乂理以禮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貽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李勿推辭[illegible]理起兵乂理爭長齋收軍得千餘人其夜有懸賊者因間刼乂理其衆遂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卿必據此 梁書袁昂傳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

知邱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 梁書何點傳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吳興————濟陽—————悉如其言

吐飧覆醢 梁書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為居士服 陳書虞寄傳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

虛𫗦及已乃||||以抱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腳疾不復
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扶持出將曰
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
者從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命有所懸避欲安往上見天石上
麒麟陳書徐陵傳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
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也累頭
三公當此人魏書宗室彧傳彧少有才學時與其兄侍中
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也當崔
的人物魏書宗室孚傳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
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假吾
往哀歎不佳士終不久屈魏書李訢傳訢之廢也平原張讜
及見耳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也
||未幾而復爲崔公其不免魏書高允傳初崔浩薦冀定
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
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
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郡吏汝守令宰

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
恬曰||||乎尚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識邢巒
於童稚之中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
親敬焉又||||許||并||||||故謂崔當遠
致世稱曲爲體練魏書蔣少游傳少游始北方不悉青州族或謂
其知人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
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以子孫爲託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
高允李沖||||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
始有馬得給鎭爲隊主鎭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便||||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
用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
之勇字季禮從隆魏下邳太守
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
||||||||||||與吾門在二子也後當大成位望通
顯子北齊書邢邵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
||||||||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

日謂所親言族兄徵有人倫鑒謂聳壑凌霄舊唐書房元齡傳
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年十八本州舉進
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
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
耳||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
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竝以文章見
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
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竝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
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
長成||||||||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
如其知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
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
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
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
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
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

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
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
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字曰慶門舊唐書楊嗣復
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傳嗣復僕射於
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從博學宏詞科調補潤
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
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
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
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先器識而後文藝舊唐書王勃傳初吏
之慶也因||||部侍郎裴行儉典選
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
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
士之致遠||||||||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
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
獎目後進唐書[illegible]王伸行傳曾孫從瞻資質偉岸所至以
風力聞少與崔寵從李暠讓裴休善||||名知

入場收方布衣進謁從蹕一見曰角龍廷姓協圖讖(唐書唐儉傳見隋政
如雅識帥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
||係天下望久矣若外據梁魏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
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選將必許龐福艾(唐書李勣傳臨事||||必相其||||者遣之或問故答
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標鑒通瞻(唐書王珪傳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
知言因謂曰卿||||為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
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
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
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
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
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能辱不驚者中上(唐書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
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

慶嘉之曰||||其能著人善類此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唐書張守珪傳開元初擢復攻
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
臺夾擊賊再遷幽州長史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
共榻坐謂曰||||||為
國俾將顯以子孫可付屬相期邪 傳衣鉢(宋史范質傳舉進士時和凝以
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
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太傅封
魯國公皆 安石甚似王敦(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與疑問云
事實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若眼多白 抱虎枕
||||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蛟事變叵測(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奏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
先詔制臣往省侯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
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

亡告九廟歸之祖宗德澤況與大獻為鄰||||
朝可及因人之獲使邊臣歸功朝廷頌德曰陛下如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學流門受
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汝非真備(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鑑謂之
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目覆睛必有
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
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於之吳翁家二年翁與之一日屏人詰
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疑耶翁曰請之則
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飲而汝獨矜莊且擬器有歎
聲是以識||||也宜生遂告之故翁嘿之金夜濟淮以歸
試一日獲賦三十六賦一 節見百節知(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
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牙而知其大於牛也||||則||||矣由此觀
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一人非徒見
弟乃父子(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閔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識

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
刀人此乃英雄(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間諜問
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目如秋水必|
拜卿相(李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
孺子||||| 合于台鉉(劉肅大唐新語評言定於
社稷先覺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王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嘗呼為張底後
曾吊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 取
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茶囊(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
則||||||其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
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

復取茶甌又往窺之亦邱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
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擢台席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茶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
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
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已公時爲太常博
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
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
——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
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
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
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異日嘗**
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咨歎以爲非所及
爲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竦守黃州時龐穎公爲
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爲不起遂
屬文莊後事文莊視臨之曰——亦有年壽疾非
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

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
曰出圖貧宰相圖史窗書生爲是故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橫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
後竟如**戴花劉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
其言 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
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
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
之號——**以雙筆要而遺之** 岳珂桯史丙寅傳珏者以財雄大名
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
弁髦蔭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
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
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闈之外遇
之明日——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
闈者皆笑珏不爲怍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猶之擲地以
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

激 釋文瑩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
業爲贄求文鑒大師者爲之容鑒曰請君過旌麾游寺日具
襴鞹與文俟之老僧先爲持文奉呈果稱賞始可出拜盎八座
之陛擲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始遍無一語褒貶
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
盛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
凌忽自惰故——奉——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鶚
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爲縑緗之助勉之後果盡然勳纘賁
桂玉之費 釋文瑩湘山野錄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攜都下
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
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鞍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
馬飼還之——奉——知人之鑒金甚其比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終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管子】退靜隱伏｜｜｜｜　治居閭若蘧廬【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木石之樸【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循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遺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狂哉若｜｜｜｜也而道義未戴焉　堂上生蓼

藿門外生荊棘【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　底春被裘拾穗故畦【列子】林類年且百歲｜｜｜｜田｜｜道｜於｜｜｜並歌並進　夏衣菱芰冬食橡栗【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日則｜｜｜｜日則｜｜｜｜　抱甕丈人【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釣魚閒處【莊子】就藪澤處閒曠｜｜｜｜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深根寧極而待【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削迹捐勢【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休乎山樊【莊子】彭陽問公閱休奚為者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聖人僕【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見上　藏見上　陸沈見上　北居畏壘【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　鬚眉交白【莊子】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堅瓠【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之類也　鹿布衣自飯牛【呂氏春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之｜而｜｜｜｜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呂氏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

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
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
金劍爲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之｜｜
四蛇從一蛇呂氏春秋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時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之得其露
雨｜｜｜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
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
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
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
身不見
負釜蓋簦上祿隱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
光山林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行藏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韜鱗掩
藻抱朴子遐棲幽遁｜｜｜｜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抱朴子先生擬逸跡之蔽

掩柄軒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囊乎鳥獸之羣｜｜蹈雲
｜｜｜｜｜｜｜｜蟄伏於盛夏藏於當春
物以高騫依龍鳳以詠迹抱朴子書卷集許管胡之徒成
｜｜｜｜｜｜｜｜彈琴
著書講道勸義文中子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
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
可以具饘粥｜｜｜｜｜｜自樂也願君侯正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會遂其適
文中子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
｜｜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天隱地隱名隱文中
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其
天眞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晦朝而心在世外
繹人
國語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
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
其居曰｜｜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
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
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君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問名不告請見弗許
｜｜｜｜上見長爲陋朱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啜食當肉安步當車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
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
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以｜｜｜以｜｜無罪以當貴
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
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
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處士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隱海濱
鴟夷子皮史記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
名自謂｜｜｜｜
蓬累而行史記老子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

之蓬累
自隱無名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爲務
游戲汙瀆中自快史記
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
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子亟去毋汙我我寧｜｜｜｜之｜｜無爲有國者所羈
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夷門監者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也
藏於博徒賣漿家史記信陵君傳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
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
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懷獨行君子之德**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義不茍合當世**避世金馬門**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宮殿

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司馬季主**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閒

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賈誼宋忠**種瓜長安城**

東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於||||**吳市門卒**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

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云**入商雒深山**

待天下之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以|||||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

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序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而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

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可見而不可**

詘見上**欲守箕山之節**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采榮南山**漢書揚雄

傳四皓||於|**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漢書敘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眞淸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嬰驕

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師友造化**見上**頤志弗營**漢書敘傳皓||而||注師

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潛其志無所營屈**安邱丈人**後漢書耿弇傳注稽康聖賢高士傳

日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

也**入雲陽山採藥不返**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

|有司劾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漁釣自娛**後漢書郅惲傳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莽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

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淸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鄭敬延綏延**父老堯舜**見上**來歸松**

子見上**懷歸藪澤修其故志**後漢書郎顗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所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從君子

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矣**掩目盥耳草耕**

木茹後漢書崔駰傳士或||而淵潛或||而山棲或||而僅飽或||而長饑**守東岡之陂**後漢

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

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聘燮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乎燮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
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以被韜面**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稺俱徵
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絕迹梁碭間**
闇｜｜｜｜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之｜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
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因樹為屋**蟠見上**依川參廿**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論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
是埋曖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不若蒙穢傲慢樹人陵阿

窮迹｜｜｜｜｜｜｜
｜｜｜｜**枕山棲谷**後漢書黃瓊傳瓊遂欲｜｜｜｜擬迹巢由斯則可矣**榮華邱壑**
甘足枯槁後漢書周黨傳至王莽篡位終於窮閭衣之亂見纓緌遂乃｜｜｜｜**驅豕入**
草不顧後漢書孫期傳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有布衣**
之心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
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子
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避世牆東王君公**後漢書逢萌傳萌
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
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
論曰｜｜｜｜｜｜｜**披羊裘釣澤中**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
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元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足加帝腹**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共偃臥光以｜｜｜｜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入霸陵山**後漢書梁鴻傳
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
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
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中**欲裘**
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上見**采藥名山口不二價**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一
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賣於長安市｜｜｜
｜｜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奪牛翁**後漢書韓康傳
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康後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
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
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幞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乃
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
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馬牧先生**後漢書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
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
姓美之號｜｜｜｜**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

問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
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詘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
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
在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名可得聞身難
得而見後漢書法眞傳眞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眞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
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鹿門采藥**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
其刈石韜之流曰元德先生 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
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
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
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不反 **竹實數斛白杵**

而已魏志王衛二劉傅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
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
志元霄游跡幽岫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
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
貧居尚尚之道以隆賜賚之美孰與自足
山水棲遲邱壑狥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衡門東路**晉書
傳寧與從弟瑪書曰既定邊事宜 歸故里爲容棺之
虛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
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
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 乃登之嘯也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晉書向秀
傳秀應本郡計入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秀曰以爲 豈足多慕帝甚悅 **門稱臣**
禁臣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
逼不已謐上疏 **令華陰蹕漢公子**

斥逐龍蟠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
超世高蹈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
枕流漱 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
其 所以漱石欲 其 **俊齊王濟遂初**晉書孫綽傳少與高
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 賦以致其意 **期竹餅**晉書王長文傳少以
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
出與州殃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刺史知其不屈
禮遣 **懷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
之 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
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
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
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大隱之
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 尙公等無以難
之 **衣木葉食樹果**晉書董京道傳隱於商洛山 錐
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跡衡門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處室不窺 **宣子之居**
架道安貧弘風闡教所 **採南山蕨飲三江水**晉書張翰傳齊王
並通儒之高尚者也 冏辟爲大司馬東
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 耳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晉書何準傳高尚
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寡欲弟驃騎將軍充勸其令仕準曰
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玉輝冰潔川**
亭嶽峙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
素藏聲江海之上巖迹叢夐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有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
循至樂之道因無懼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

自保倚各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編草爲裳被髮自覆**晉書孫登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丨丨冬則丨丨

拘蛛蟣以資養晉書夏統傳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丨丨丨丨

荷擔入蜀晉書翟莊傳與妻丨丨莫知所終

指翔鴻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瑀丨丨丨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

含咏獨遊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逵執操貞厲丨丨丨丨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

一鹿自偶晉書陶淡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丨白丨以丨丨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湘水莫得近之

五柳先生晉書陶潛傳嘗著丨丨丨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竑意天后晛日羽人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鑾危佇棻林芝浮霜翳松沈霧播肥遁韜寶氣變魂非但七石侯卿屬焉梁錦寶適丨丨丨丨丨丨丨

棲邱飲谷三十餘年宋書宗炳傳高祖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善其對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衆且潛處者炳未詣但廬邱園良樹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下辟召以禮相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三隱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時彭城劉遵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屈徵命謂之丨丨丨

貂裘採藥宋書王弘之傳敬弘與之閒者以丨丨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亦不自得得亦不賣見上

留止三載反不告姓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丨共停丨丨丨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丨丨丨丨以丨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丨有數卷書

爲人外之遊見上

茅屋蓬戶庭草蕪徑見上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客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丨丨丨丨少長壟畝丨丨丨丨子真還表彧之微貞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箬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丨丨丨所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丨丨而去

減景窮巖敞名題谷南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丨丨丨丨丨丨丨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時人比王仲都南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丨丨丨之丨丨丨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爲郝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覽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
策之日暫紆淸塵亦願助爲譬說偕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
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
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蘚巖若已窺煙液
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贊 **雲棲** 見上 **却粒食霞** 見上 **唯朋松**
石 見上 **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
亦｜｜｜｜朕雖不相接有時塡夢遺僧紹竹
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
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
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 **京口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
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與關康之俱隱在｜｜｜｜
世號爲 **足不踰戶人莫見面** 齊書何求傳仕吳居波若 **性同鱗**
｜｜｜｜ 寺｜｜｜｜｜｜｜｜｜｜｜｜
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辭爲參軍測答
曰｜｜｜｜｜｜ 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以後 **量腹進松朮度形衣薜蘿**
已白豈容嘿虛責有限魚鳥哉
齊書宗測傳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測曰少有狂疾尋
山採藥遠來至此｜｜而｜｜而｜｜｜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杜京產傳孔稚圭太祖京產
橫施 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泰始之朝掛
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耦耕自
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 **希企**
日損 齊書沈驎士傳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
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
｜｜乃作元
散賦以絕世 **白雀栖巖** 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
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
龍鬚相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
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一
雙｜其戶｜論者
以爲隱德之感焉 **聚麟養角** 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
道敦學惟茲潛德｜｜｜｜ **咀苹**

宿石峯橫海岸 梁書張充傳介然之志｜｜｜
｜｜確乎之情｜｜｜ **長羣魚鳥畢影松**
阿 梁書張充傳｜｜｜｜｜｜｜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
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洙泗之上泛濫於
漁父之遊偃息於卜
居之下如此而已 **檐飯菁羹唯日不足荍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
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
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
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或｜
｜｜｜｜ **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梁書阮孝緒傳年十三
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
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答曰
願｜｜｜｜｜｜｜｜ 歷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
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
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室邇人遠** 梁書阮孝緒傳所居
室唯有一鹿牀竹樹

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 **閉影** 梁書
望而歎曰其｜雖｜其｜甚！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陶弘景傳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除 **獨遊泉石見者以爲仙人**
奉朝請雖在朱門｜｜不交外物
梁書陶弘景傳有時
｜望｜｜｜｜｜｜ **挂檄於樹** 梁書劉訏傳張稷辟爲主
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
｜｜｜｜｜｜｜｜
而逃 **築室白山不入籬門** 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
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
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
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 陳書虞荔傳又
嘗詣徵士何胤
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荔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
｜｜｜｜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孝隱士**
南史何點傳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
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
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眞素通美不以門戶自
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

游子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擇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抗大行跡與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

小隱士上見**游俠處士**見上

三隱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卽顧以卿交訏族兄歊又履高候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

席松葉枕白石南史關康之傳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一塊｜｜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其釣非釣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魚者耶緬益怪之乃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貧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非夷非惠聊以忘憂見上

貞白南史吳苞傳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孝緒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白不泥而不滓曰貞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乎

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邱園耽味典素｜｜｜｜舒卷從時者宜據要爵得郡縣優

松竹為心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邱壑

憚於栖屑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耳於是閉居養志不出城邑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魏書胡叟傳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志意所栖謝其高矣

徵君魏書張偉傳偉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焉

不如莊周散木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情均郊野魏書盧景裕傳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逍遙公周書韋夐傳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

養高不仕虛心欽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有所近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想首陽薇傥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見上

拾遺粒織落毛隋書隱逸傳序｜｜｜而｜｜｜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

葛巾擁被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庭宇蕪曠見上

朱居士賦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實輒之

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廬而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丨丨丨之丨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竹溪六逸 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丨丨丨丨

伊川田父 舊唐書郗士美傳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毆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丨丨丨丨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草芥貂蟬錙銖紱綬 舊唐書武攸緒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簪組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丨丨丨丨

丨丨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游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

山衣田冠 上見

泉石膏肓 **煙霞痼疾** 上見

騎牛帶瓢 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丨丨丨丨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

山臣以忠信奉見 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丨丨鴻一敢丨丨丨丨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

洗心激流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丨丨以丨其丨因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光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絕學棄智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丨丨丨丨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碩儒俾全高於尚齒

所須松樹清泉 新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丨丨丨丨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

耐辱居士 新唐書司空圖傳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丨丨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丨丨丨丨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

高士峯 唐書李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爲立於亭號其山爲丨丨丨丨云

煙波釣徒 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丨丨丨丨著元眞子亦以自號

浮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丨丨丨丨往來苕霅間

處士墅 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丨丨丨

江湖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丨丨丨丨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天隨子甫里先生 上見

三高士 新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丨丨丨遨稱用隱之貧以自給[illegible]釣魚術鈞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求也

逍遙先生 新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丨丨丨丨

方山子 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丨丨丨按慥希亮子

雲溪醉侯 宋史种放傳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丨丨丨丨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値月夕或至宵分

巢巖危坐 宋史种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別爲堂於峯頂號曰丨丨丨丨

退士 宋史种放傳多爲歌詩自號丨丨嘗作傳以述其志

篾叟箍翁 宋史譙定傳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頤

與兄顗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筏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欲
擬議致詰而筏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
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
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兩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
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
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一歲山居過
半　遼史蕭札剌傳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
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歲山村門不出上嘉
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於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
務凡賓遊相邀亦不拒――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
亟之曰曰　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吐衮善
頡山老人　二遜　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紉何府府
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籍自隨暢詠自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
樂雖不官無係焉官奴然之時稱――遊賢
傳隱居與城南叔投爲棠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藥門絃誦聲
幸其齋令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
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與王綌非所願
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敬之賜田放了復
之終　骨節堅強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隱遁過人教以養生
身　術嘗終日燕坐――所談皆世
外事有扣之者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
輒不復語云　上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
賣藥於錢唐市中變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
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
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　漁丈人　吳越春秋子胥
聞哨傳――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曰請丈人姓氏
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
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富貴莫相忘也
棄蔬立稿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蔬將疏遇子貢於道子
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
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
也上不已知而下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
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處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詩之有哉
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乃　卷領
―其―而――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焦氏易林――遁世仁德
不害三與依同周國茂興　披裘而薪　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出遊
――皆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
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
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
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有客緼袍黃
天寒　闕外史李膺爲徵君於衡門守其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
見叔度耶曰泰嘗以布衣交爰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
過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斷色乃援駕於野與郭泰乘轎而造
焉有焦者歸淺亢足而歌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分――莫窮
皆自無辭分木落遠　拂衣若振　索志大孫闕外史袁閬裕之
凡二子聞而淒然　處亂時之風過於時則揚
賢者遁其不過於時則―――――　顧視棠名怨若爐　袁安
凡所務之耿光而纖遁之淑飾也　役吏
紀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以守隱約　嚴
――――――彼二子者稷之以道亦各一家之遁也　以脩
棲跡神明咀嚼元氣　袁宏後漢紀伯陽養眞之術爲傳藏游故卿以率歲者投
此郭泰　竹中高士　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廌者隱居頤
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
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
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　茅屋蒿牀　裴啟語林田何
年老家貧――
――守――　雲中白鶴　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所謂
道不任――　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配食五嶽
劉昭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
學事焉後隱沛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
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
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

絶按由 官隱 酈道元水經注老子爲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
叶出|爲周守藏室吏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莫
知其眞 跪餌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性於谿
人也 中谿中有泉泉水渾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
謂太公釣兹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
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
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雨膝遺 懷道丞佐 酈道元水
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 經注范曾字
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
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不亦痛乎爲因伏廝賤役晨門
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贊曰仲山 大雲九色 其
通遠卷舒無方屈身斯役挺秀含芳故爲孔嵩 傭隱
酈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
而不雨 視四方常有|||||其下賢人隱矣
酈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
人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絶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

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傳說 築版 神心曲渚 則可 酈道元水
|止息於此高宗夢得之是矣
經江城北三十里有大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
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
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
渭濱然後磻溪||||||||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
遯釣 上見 鸞鶴 同遊孫阮齊蹤 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朔守廬江
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款之時
放鳴曰某偶讀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桑小專習一藝願於貴
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
雲霄公曰不意薊門之風出於縲衣之下可命 白頭吟 劍 雲仙
|||當與|||||去其撅桔縲其罪矣
雜記處倚隱衡山往來|||||例竹 樂寶豹林谷 王偁東都
爲搭裏以爲種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事略隱逸
傳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 放 南山三
見而向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題之不起

友 上見 一臥廬山三十年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貺閩人性沉
濟志操古樸而不爲干仕進
多師事焉 學者 絶希縣上之田甘守西山之餓 葉夢得石林燕語
歸楊翟時許存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于魏公而下書問常不
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于魏
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伯夷 抱琴踰垣 唐珍遺史紀聞
兄弟|||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眞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草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野
室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直去使問
上甚嘆之 清氣道人 可毀 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
笑之 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
方言足以聳敎後世浙東濂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
生|阮道明日出學行爲於朝有錄其與交至者
先生方講說門不少一
視其能忘於化直如此

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終

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

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迷陽郤曲 [莊子]——迷陽無傷吾行吾行——無傷吾足[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狂獨不蕩于外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皆皮外而過去

遊方之外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附贅縣疣決疣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 上見

旦宅 [莊子]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萬物一府 [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

箕踞鼓盆而歌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鼻間栩栩然 [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用心獨奈何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也

白駒過郤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之——忽然而已

解天弢墮天袠 [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其——其——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于此則——矣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

條風時麗蚊虻一過 [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之——也毀譽之于己猶——之——也

通塞一

抱朴子順——而——付
情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
竊怪之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
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
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
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
於人——為——
囊空而遊 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
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 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
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數問其家——有——以
述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項枕臥語 蜀志簡雍傳雍
優遊風議性簡

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
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無所為屈 不持檢素 晉書
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燕貴輒 當其得意
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傾以施之窮乏
忽忘形骸 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
善彈琴—— 時人多謂之痴 少婦當
壚醉臥其側 晉書阮籍傳鄰家——有美色——沽酒籍常詣
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
同共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視
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
甚閑暢於是
勝負始分 攜酒荷鍤 晉書劉伶傳淡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
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
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一壺——使人
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不如即時一杯酒

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
羲皇上人 至自謂—— 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
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 素琴一張絃徽不具 見
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上 龍山落帽
晉書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
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
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亦
復何用食為 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
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
曰——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
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
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

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
則——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著定命論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
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
以其意命弟子 故人齎酒具門生舁籃輿 宋書陶潛傳潛嘗往
廬山弘令潛——龐
通之——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二兒——
——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
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
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 留二萬錢悉送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弘江州刺史王弘
酒家 上見 一生不解作諾 齊書張緒傳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作
其風嘗與客閑言——
洛生詠 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
食之融神色不動方——賊異之而不害也 凌

雲一笑（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
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
——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
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口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
使婦人行哭失聲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上見以
不須暫停閨閤
此當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
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琊王思遠
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
乎稚珪笑曰我————
何必期效仲舉——**一身之外亦復何須**（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
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子孫
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
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
言訴有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
自此免黜
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蹇帷與三騶對飲**（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
預樂遊宴不得辭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
屑物議（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
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
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 **寧當玉碎**
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
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
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
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遂逕便退 **少無宦情**（魏
崔孝演傳）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
美鬚髯姿貌魁傑————沉浮鄉里 **柳癡**（魏書柳遠傳）遠字季雲性粗疎

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
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
有何消息答云無
所聞縱聞亦不解 **聞亦不解** 上見 **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北齊書李元忠傳）元
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
——閨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
挾彈攜壺遨遊里閈 **撫琴如舊**（周書韋夐傳）夐子瓘行隨州刺
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
州戰歿一門之中內外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
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頹然**
而醉（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
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
爲見順德————
—論者以爲達命 **若賢不藉多財**（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
五頃謂所親曰——同——不
賢守此可以免飢凍餘財悉以散施 **青山白雲人**（舊唐書傅奕傳）奕嘗醉臥蹶
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
——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避賢樂聖**（舊唐書李
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
——初罷相——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輩方**
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舊唐書柳渾傳）罷相歡月則命親族等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鄙恥時李勉
盧倫皆退罷居第相謂曰————
————也 **醉吟先生**（舊唐書白居易傳）效陶潛五柳先生作——
———以白兒女
眞職達皆此類也 **將行陳請不與妻謀**（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
歸家而使左右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
宦未立何爲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
若恣其心是——
非止足之日 **不止水**（舊唐書孔紹安傳）紹安孫若思累遷庫部郎
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
拜————置于座
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自唱自舞神氣緣遒**（舊唐書于[illegible]傳）少豪爲不羈登進士第日

以蒱酒爲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把樂詞以敘情於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臥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記曰司空氏禎貽谿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昌寤過二僧謂予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發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

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偏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詬溺嚚弱多此類也

耐辱居士歌 見上

醉臥客懷中 舊唐書陽城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爐無留俸

月俸送酒爐 見上

含笑入地 唐書溫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矣

能辦此

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矣

寂居化臺 唐書姚勗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爲床曰——而刻石告後世

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不愧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

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也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

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椎傳澹泊絕俗——人莫能測其爲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

請爲道士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爲室明月爲燭 唐書張志和傳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見上

自號放翁 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

逢人輒呼貓 宋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

溺跡兆｜｜無貴賤｜｜｜｜有作山水郎淹留浹旬不能去具衣冠拜石呼石爲兄宋史米芾傳知無爲軍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酒仙見上臨流閒雅作詩見志遼史蕭[illegible]虛谷傳男居謝人事一日｜｜｜｜鳴三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六藝不相擾遼史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林古山屏遠叢遊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求樂能覺｜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有酒輒招不擇貴賤必往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往輒醉臥沈醉亦未嘗廢著書

以竿掛大布犢鼻褌于中庭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拍浮酒池足了一生劉義慶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中便｜｜｜｜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蘗事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三日僕射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劉義慶世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便｜去｜｜｜｜胸中壘塊故須酒澆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之以手版拄頰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腹劉義慶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偶鍛洛邑灌園山陽劉峻世說注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竝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下｜｜與呂安｜｜下｜｜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嬰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爲洛市肆工鴝鵒舞劉[illegible]世說[illegible]材[illegible]酒後[illegible]案閒｜｜｜｜｜｜其任琴道酒德[illegible]因語錄[illegible]外[illegible]所[illegible]公之下也以近[illegible]湘[illegible]而[illegible]度[illegible]行所優又

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俗務[illegible][illegible]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頭對客[illegible]以[illegible]工[illegible]麴部尚書嘉酒[illegible]金[illegible]其中爲[illegible]其[illegible]｜｜｜囚飲巢飲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闘樓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之｜｜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惟酥梨筍時復在念范公偁過庭錄邵伯溫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釋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且以朝服趨局歸則布裘步屐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嘗召至京師等大樂｜｜｜｜｜｜易｜｜徒｜市｜質緼袍償酒債胡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illegible]

蒼梧遶𢇁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常欠人酒錢謂人曰寄
常行處欠人酒債欲｜此｜｜之｜｜每常行處有木此蒼
綵衣立龍首 周密齊東野語承嘉甄雲卿字龍友滑稽度日｜｜自號所作恩遂樓前之詞旁若無人
隨房乞丐以足目膳 周密癸辛雜識頗疑北人有爲死者無裁…
輒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粜數百人耗注爲紛紐不至所
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丐者持鉢乞門牛舒雅畝
扳挽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 周密癸辛雜識唐末作贈年不拔乞酒於｜｜
｜不爲俗情所染 局上劫亦甚急 林坤誠齋雜記阮簡字茂弘
可以說法爲人 爲開封令嘗側有劫賊外白
甚急數阮方圍棊長嘯吏云 陸友仁研北雜志趙子
劫急阮曰｜有｜｜ 紅牙節曲 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
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
｜以｜｜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 荀子｜｜而｜｜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不避義死 荀子與而｜皆利而
不爲 心之不辱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
所非 白縞之冠丹績之袀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
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
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
得卻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也有可以加
乎 視龍猶蝘蜓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
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
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顏色不變
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蝘蜓句餘人
蟒悍人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
不弊其悍勇也勇者多在人 軍法行酒 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
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
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
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
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
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
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 必羈南越王而
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王
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
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
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少尊也以尊不容朝
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其與相對極驩
身當水衝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
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
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
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
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
惶恐奔走太守｜｜｜｜｜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 縣刺鼓都亭下 漢書何並傳
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初邛成太后

外家王氏貧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竝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竝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蒼頭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竝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丨所丨丨置丨丨丨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爲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

王法不得不治 漢書何竝傳

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竝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丨丨丨丨丨丨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丨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丨丨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

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沉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丨丨丨丨丨丨丨按通鑑隗囂

捉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丨丨丨丨而絕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

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

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丨丨丨丨鮪見其誠即許降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聞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

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

曰庾白上曰｜｜｜｜｜｜｜｜｜｜｜劒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强於三軍固敢有辭

割申屈躄 吳志孫峻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使試用行賊功稍遷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聞雞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荒｜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帝紀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膂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吾門戶邪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南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鎬豁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窗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矣

幾中吾腳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賊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談笑如初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 梁書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郢州圍

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

蒙楯而前 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捽樹頭掣下床 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棊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爲

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今日之事所不敢辭 魏書于烈傳世宗以諸父專擅將謀廢之會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 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謂友人曰如其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閤將軍

伐柏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以為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羆當道臥貉子安得過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傷殆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如故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輒殺吾折衝遂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櫟陽丞

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元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

一市皆驚 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于南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威顏自如

身中矢鏃百餘 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嘗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所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震雷破柱了無怖色 宋史唐道傳母年作色名屈遊元壽將落髮為僧一夕道坐其下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以笏擊蛇 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從前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拔刀進門 宋史張凝傳多智咸平初監滑州兵契丹入寇進射至滑南開門人將衆城蘊止干力治守備遊騎為之邦去

以片紙署字治瘵疾 金史張元素傳元去疾而剛毅人畏

悍之往往————其
策孤騎由間道以往 金史粘割奴申傳天興初倅開
上————輒愈人皆異之
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
不通奴申受命毅然————陳自兵興軍民皆避
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貯糗糧備器
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鬨如汴
之閭閻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
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
意所背鄉屹若泰山 元史張惟傳伴臨政
決議————不可回奪
冬抱冰夏握火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
日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夏還——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潸泣泣而復嘯
拔劍入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酈道元水經注城北枕
洧水水中常苦蛟害襄
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遐
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斬蛟毀壁 酈道元水

經注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度河陽侯起波兩蛟挾舟子羽
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三投而輒躍出乃————
而去示無悋意
背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劉向列士傳曰秦昭
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
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射龍 酈道元水
經注沂水又西逕昔韓雉————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
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
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叱雷霆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
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
——之——頓止及舉案圖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
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府庫以示後人

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急難足以先後 管子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者幾何人
慢劍踐壇 管子桓公伐魯
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
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
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
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
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
曹劌亦————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

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
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
與地以汶為境桓公
許諾以汶為境而歸
北郭騷 晏子春秋齊有————者結罘罔捆蒲
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
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
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
於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
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
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
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
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
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

闕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善養私名（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一］｜｜｜舉國服之（注）遊俠之徒也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耳｜而｜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

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淩（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慚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用（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粗糲之費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見上

自殺激荊軻（戰國

遂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郤行為道跪而蔽席田光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也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以｜｜｜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有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椎殺晉鄙 上見

漆身吞炭 史記刺客傳豫讓又｜｜為厲｜｜為啞

魂魄不愧 史記刺客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矣

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游於酒人 上見

朱家大俠 史記季布傳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十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上見

心勇布諾 上見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欒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欒布｜｜號曰欒公社

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 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天下所寔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聲聞梁楚間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置驛馬長安諸郊上見

古布衣之俠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藏活豪士以百數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衣不重味

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云

以軀借交報仇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孫解郭解

城西萬子夏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

馬革裹尸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愿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後漢書趙憙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後漢書郅惲傳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

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關東大豪戴子高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

東西市相斫魏志閻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楊阿若

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

吳耶取來視之吏孫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意已先一上
便一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一慈將至車閒與語曰向使
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
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
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
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
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
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
知名

摽賣田地以賑窮結士（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一一為務甚得鄉邑歡心）粹

民聞鈴聲即知是甘寧（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一一一）

大丈夫當貴必作百幅被（粲書張之橫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後誕乃為枝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一一一一遂

與健俠數百人於芍陂大溪田墅遂役服捐戍陵丁於磯一口還除兵與大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之高之橫見亥）

結英雄不事生產（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一有識者亦以此奇之）寄應

氣於此人（魏書宦袁傳袁少有志氣大和中為中書學生拜本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出除中書舍人為定州袁復為得軍府錄事參軍帶郡極合肥數縣為長史因公事至競之間乘以拳擊探喙於脉下謀以未辨長笑而不論其豪爭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袁從行招致壯俠以為）**急難歸命使能部卒鎮目之謂左右曰吾當一一一**

容匿（魏書李崇與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一一變之一一一與其好合傾身無各若有相承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

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北齊書高昂傳昂與其兄敖曹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一一一橫行天下一一一一一也）

若逆賊

但道李元忠遣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一一一一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籧篨上作獠舞（隋書列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一一一一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鶻隊見上 **蓬轉隊**見上

輟耕牛給喪事（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

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一一往一一一由是大為鄉黨所稱）

持首祭墓（舊唐書高李輔傳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郡人謝淑從賊元道被害李輔率其黨出關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一一以一一甚為士友所稱由是學益多歸附之）

安能碌碌為一儒（舊唐書張仁庭傳遂一將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一一一一一一一哉）

沈表（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奏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一盈珍一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盈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

竇貫弗計（舊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一頗賑與之

其｜嘿闔所得輙盡建德亦｜之｜

不貲名氏 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稷等歎駭

軍門截耳 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尚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曰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假僕 宋史張詠傳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即陽｜此｜為驛卒單騎出近郊至林籬中斬之而還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闕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人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此天下壯士也

事不諧問文開 王粲英雄記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闞駰稱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人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惟陶淵明詠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麑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讆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習舌調吻之人 亢倉子賢可道之功則天下｜｜｜｜｜而佈辭矣

取鄙予歟新慢故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事｜乎｜｜乎｜｜乎｜｜乎｜恪予財薄乎施挈其舌吻子華子庸侯之賓客｜｜｜而爭進諛言姁婀脂澤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者未必御也今則从是而乘軒矣

五惡尹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反是獨立上見

熒惑

鬼神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尹文子言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

於｜｜｜｜｜｜於｜｜｜｜

滑正恬禍鶡冠子知足以｜｜畏足以｜｜擾行以言荀子曰誕

姦言佞事荀子飾邪說文｜｜為｜｜胸無定益揚悍矯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乃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佞諛荀子鄉則不｜｜則｜之

姦人之雄荀子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姦事姦心姦說荀子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

口啍荀子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健貪也詌亂也｜｜誕也

鮒入而鯢居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亦臭揚子｜｜播關大君不聽克國乘家者亦臭惡人也

蝎揚子雖｜｜為避之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

有其華而不實國語｜｜｜而不｜｜身之賊也發而不誅長不仁也以誅盜人詐也強怨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虞也周書棄德不敘也是六德者皆｜｜｜｜｜｜名將焉用之

摯諂戰國策近習之人其｜｜也固矣其自｜｜也完矣

傾巧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警戒衣冠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見

腹中鱗甲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有｜｜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

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

望塵拜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而｜其卑佞如此

元顯納妾誕為親迎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之｜｜

交無義合行必利動齊書孔盜傳論少懷既躁長智詔淮｜｜｜｜｜｜日進

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宦齊時已歷大郡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九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皆｜｜｜｜不餘勸劇

狎客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

瞻帷坐陪闌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紛俯仰晨昏｜｜｜而竦躬｜而高貽探求恩色習

遷陶變絕上見

諂人以色假人以辭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

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詔不從彌信之

郭尖 魏書郭景尚傳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鑑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

李錐 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

勢等秋風氣同夏日 魏書恩倖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且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爲疾擊小也

義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有士人亦哭在假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貴門部李侯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

傅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啟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煉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

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

李貓 見上

兩腳狐 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爲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延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煉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紫袍主事 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何如人相對大噱

堪與優人比肩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優人遊處琚曰飛丹煉藥談諧嘲詠||||明皇益親與爲之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

一身供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眾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獨||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判官將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捷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上謂其講得有素藏之意動

刓蹄甘辭 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澆漓率背本衒進不復議器蘊德皆奔競請謁||||以附渠牟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逢吉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

意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

人莫能探其膚腑 唐書封倫傳倫貪冒險佞內挾狡數利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謾顯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宦府賄賂狼籍矯飾居之自如||||

從容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常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寓|裝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

國奢 唐書竇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帷衛行左翟衣出者已乃皇后乳媼王所謂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爲阿

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唐書郭弘霸傳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拜殿五代史六臣傳梁未滅晉以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欲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卽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爲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見上

五鬼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果核侑觴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冑用事師睪附之遂得尹京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啟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

北珠十冠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冑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製｜｜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犬嘷宋史宗室師睪傳侂冑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睪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冑大笑

拂鬚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邪謂甚愧之

拭帶垢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踰廁見之不屏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聞見者皆笑亦恬不爲恥

草頭木腳陷人倒卓宋史姦臣傳卞與京兄同在政府人以爲陰險故語曰｜｜｜｜｜｜｜｜

香燕宋史燕瑛傳瑛在嶺南七年括南海珠香藥不容相內侍人目之爲｜｜按瑛蘭

孫

和鼓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恃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目之

筌相宋史陳升之傳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爲相甫得志卽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

傳法沙門護法善神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惠卿爲｜｜｜｜

好官須我爲之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

衙內鑽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指其交結與人如刀鑽之利又將相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

浪子宰相宋史李邦彥傳爲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

小訓狐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

楊三變宋史楊畏傳傅入相畏遷所視陰給之行乎從畏吏部引以自助中丞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侍不合畏復陰附安李侍從其情又曾布蔡卞｜｜提平日所爲於厚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眞定府天下於是目爲｜｜｜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心在南園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乞侂冑有曰迹雖東冶｜｜｜｜南園侂冑家園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宋史陳自强傳侂冑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人奏請以侂冑爲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爲｜｜｜｜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自卑侂冑無所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

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俯膝傴背惻然憐之曰尚書
才學儒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
｜｜｜｜｜｜
之語傳以爲笑

松壽獻一妾 宋史程松傳松滿秩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賤鄙姓名常蒙記憶銜

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虞溪迷倒排斥諸賢殆盡

短衫窄袴抹青紅 宋史蔡攸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

胥門十哲 金史胥持國傳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二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崇徐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

泯芬芬厚顏忍醜 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時維大不明哉

昭昭若冥 焦氏易林｜｜｜非忠信客言多反覆以黑爲白

毀白汚玉 焦氏易林讒人絕朋巧言惑亂｜｜｜｜叔叔哭哭

舌斧 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爲｜斲破瑚璉殷商絕後

一簧兩舌 焦氏易林｜佞以陷諂三好成虎曾母投杼

西行東望 焦氏易林言與心詭｜｜餘涇洪水佞賊爲禍

佞以良心 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

一柤獻一卷 李肇國史補將入撰宰相錄每｜｜旬月必｜｜｜致得物議所陋

愁顏厚如十重鐵甲 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家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非謗宣遭有勢捶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

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輒乘輦至都堂中聚大卿中省若事畢擁于丞相生日朗飯僧其疏籠畜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次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

西城竹園丁 范公偁過庭錄王榮道之子鈞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官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爲獻彥遂許幼安都巡至府治應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爾

笑面夜叉 陸游續筆紀蔡元度對客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幾左幾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之類

端笏庭中呦呦而鳴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立於｜｜｜｜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而——公愀然改容爲是省於刑

椊拔其根蕪棄其本（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而不窮究其所由生注椊音卒

角而翼（揚子）酷吏曰虎哉虎哉——也

餓豺狼（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焉殆必亡者也

貪中（戰國策）智伯之爲人——而少親注還貪相同蔽也正曰虩厲少仁愛

峻文決理（史記平準書）張湯用——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慘急刻深（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爲九卿

獄少反（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繙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者注往治匿繙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

駿刑（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

行賕（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有罪國除

深文巧詆（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

武健（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文惡（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巨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上見

乾沒（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刻深吏爲爪牙（史記張湯傳）——用者多

賊深（史記張湯傳）始係侯以爲趙禹——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

與錢通（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少蘊藉（史記義縱傳）上拜爲中令治敢行——縣無逋事舉爲第一注取行暴政而少蘊藉也

狼牧羊（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

寧見乳虎（史記義縱傳）上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史記義縱傳）縱爲南陽太守南陽吏民——

不寒而慄（史記義縱傳）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猾民佐吏爲治

猾民佐吏 上見

鷹擊毛摯（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輔法而行而縱以——爲治注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禍猾吏（史記王溫舒傳）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與從事

敢摯行（史記楊僕傳）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爲——

投缿（史記楊僕傳）中尉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盜賊惡少年——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注缿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慕大豪（史記楊僕傳）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

猾以｜｜｜其治中尉如此〔注〕累音聶猶蟲豸之
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衆之以惡逐大姦也
虎而冠史記酷吏
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
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
次骨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
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
深｜｜〔注〕其用
罪深刻至骨
詆嚴史記酷吏傳贊自張湯後網
密多｜｜官事寖以耗廢
摧減史記酷
吏傳贊
天水駱璧｜｜〔注〕推音且追反
減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蝮鷙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注〕蝮蝮蛇
以言奇酷比
之蝮毒焉
朴擊賣請史記酷吏傳贊水
衡閻奉｜｜｜
不操子弧史記日者
傳犯法害
民虛公家此夫為
盜｜｜｜｜者也
嚴削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
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
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朋黨比周以苛
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
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漢書景帝紀詔曰或詐偽
為吏吏以貨賂為市｜｜

百姓｜｜為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
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年食苗根
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
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搖手觸禁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
至郡縣長吏皆保養軍
馬吏盡復以與民民｜｜
不復耕桑繇役繁劇
晚節遂漢書[illegible]傳[illegible]
｜｜唯恐不足於財〔注〕遂
與盜同猶
言貪商也
賈人榷會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
金錢〔注〕不會兩家買賣之賈者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漢書汲黯
傳張湯以
吏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
罵曰天下謂｜｜｜｜｜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反目
鍛練周內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囚人
而視矣
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而｜
峻詆漢書杜延年傳間者民
｜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頗言獄深吏為｜｜

地曰木枰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
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
｜｜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
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
鉗釱見上〔注〕鉗在頸釱在
足皆以鐵為之鉗音
其炎反
釱音第
文致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
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
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也言
其文按整密
也反音幡
巧為獄文見上
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
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
賊發部人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
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
｜｜〔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虎穴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
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遷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

為｜｜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
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
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
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
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
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放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
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
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
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鉆鑽之慘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
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注〕鉆音
其廉反鑷也國語曰中刑用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後漢書寒朗
傳考囚在事
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
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
詆欺放濫之文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
｜｜｜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
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贓孫猛法上見　移屋伐樹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
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
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目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
若其隱伏使吏｜豪右大震　舉手網羅動足機阱後漢書袁紹傳檄州郡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
阬穽塞路｜蹈｜｜柑　臥虎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
｜｜｜｜出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
｜歌之曰枹鼓　後漢書樊曄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
不鳴董少平　冀府寺　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
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　冠幘劫人　魏志常林傳
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　注先時國家
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
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
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
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

痛乎我劾汝父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吳志陸凱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
子｜｜｜邪
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　晉書武
百姓怨叛　小廉身障　晉書阮孚傳
始四年詔曰長史身行貪穢諂黷求容　者並遣察之
｜｜｜｜而
有詔約見正料財物客全所當不盡餘　貪濁　晉書范寧傳肅所為狠籍其
兩｜｜以蓄貯僕｜｜之意未能平｜｜所為狠籍其
千斛米魏書謂其子曰可免｜｜見與當為尊公作傳丁廙有盛名於
　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
不與之竟　寶櫟鬻水　晉書羲容臨哉　已免容評性貪鄙　虛貫
不為立傳　周山泉｜｜｜積錢絹如邱陵
芬　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嘗問炳之　有
　也過曰炳合盛歲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倖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倫言炳之過曰劉道錫驟有
所輸傾｜｜｜劉雅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兄甲

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
無輟於道路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上見　運載樵荻上見
大艑小艑｜宋書吳喜傳喜與牛大利千端萬緒從西還｜｜
及船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
將人人重載　方艑莖艇　宋書鄧琬傳琬性鄙闇貪吝成南
金北毳來恐｜｜表須舟艇至皆｜｜
莫不兼發　披頭借米　宋書江謐傳謐附從前廢帝同　猜勝　宋書
來皆｜｜｜客發問謂必貨賄常客
其傳論大懲貪賄難窮益賊　求粟徵錢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
長有欲求｜｜事在政然　承明合州刺史陳衰臟污
狼籍遺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　大張
奏曰｜｜不厭愧王恢之出贓｜｜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宋書王元謨
　寅　南史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　入百梨傳元謨
時人語曰不能閑眼諾胡母｜｜｜　南史王鎮惡傳為臨海太守在郡
利一匹布責人｜｜｜｜　芒屩兩舫　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
以此倍失人心　侵刻還資有｜｜｜｜他物稱

是　回閣向東　南史江斅傳為吳郡太守前後欲覓南鄭
　朱侃下宅倪見侵貲發百萬笑乃｜｜｜
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　錢貴銅　上見　倚目橋東　南史庾仲文傳遷
錢可貪處向東為黃銅　作中史部尚書加
諸徐路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常自乘
為政以自文帝帝見問日道錫何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于仲
文擺　好馬　作驢　南史庾仲文傳寄嘗為秋吝嗇仲文溷　客姓夏
起謝｜｜　使士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不又言無
政有｜｜耳仲文便答其　是銅物　指鳴　南史江淼傳先為武寧
所欲客出門遂相閑索之　郡頗有貪聲於壁
望為之側耳｜｜｜｜　人鼓之　南史宗越傳門庭
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門　元謨何　鑄錢好行乃泳時王
元謨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
徙不逐王元謨｜｜猶｜｜宗越　黃膀紫標　南史
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關齋甚嚴有疑
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之舊邱遲卿往與宏大飲半醉

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
百萬一聚——標之于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帝始
知非仗大悅謂曰——見南史梁臨川王宏傳
阿六汝生活大可 生活大可上見 錢愚論 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
以宏貪吝遂爲——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
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歛稍
改 四畫 南史魚弘傳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
有——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
庶 南史郭祖深傳白徒卿士勢有奏公尸祿競利不
盡 累金積鏹 向廉潔——————侍列如使不田不商何故而富
紙爲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刋字——————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嬌
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瑕池碧沼魚龍 玉署上見
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 魚龍雀馬之玩
見上 錦室上見
上 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

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
壓額不能受————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勿
反顧上見 天狗下 魏書羊祉傳祉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爲剛 斷所有枉濫每令出使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
經之處人 毒網凝科 隋書刑法志梁以偶語生怨 市
號————於前————其肌膚於後 市曹 北史魏宗
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
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逢牛
截角 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 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
上所——之——生—— 十錢主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
取——以充其用 簿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 白劫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修義
便取之府中號爲——————遷吏部尚書授官大小皆有
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修義私已許人
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避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

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 貨紫纈
得官京師——此非大賊乎揆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
北史封回傳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四百匹得爲
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
便回曰卿荷國寵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
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門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
慙失 綠綠滿意 北史高允傳允從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
色 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兼遍人
家不得——————則語貨物四駄——北史高德正傳正妻出
不去旬月之間纔有千數 滿——————欲以寄人常
從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殺猶無 三斗醋三斗芝 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卿下
此物品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
嚴急時與突益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受納錢
——不見崔弘度寧灸——————不逢屈突益 北史王慧龍傳
瓊爲光州刺史有——————爲中尉王遣馬嵐奴
類所劾終得寬免瓊慧龍之孫 元文使奴

——瑒——瓊弟——上詞問之 西門受東門沽 北史鄭羲傳羲爲
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西兗州刺史多所
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 北史畢義
與杯酒臠肉而——羊酒——賣之 雲傳爲尚書都官
殷尚書郎中性殘酷事多辭了齊文襄作相擢 北史甄琛傳
以爲稱職令普句偽官專以——————所獲甚多
海王祥奏曰甄琛身居直法糾 五車載貨 北史楊昱傳昱奏揚
擿是司風邪——猶宜劾糾 州刺史李崇——
——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 陳留章武 北史李崇傳陳留公
器——共並餉領軍元叉 後例降爲侯孝明靈太后
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
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頓仆於地
崇乃傷腰融乃損腳時人謂之語曰——————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 何陽錢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爲洛州刺史性貪
我明主 法者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

家參
軍築墻北史綦容儼傳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
尋如開府性嚴酷開府|一多是衣冠士族皆加
捶撻逼遣|一
董桶剝公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
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一
|一何爲羅剎政北史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擿姦隱長吏
不|一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
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一
|一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勞日士文懸遐
貴戚竟競銀瓶北史郎茂傳茂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
坐免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一河東|一茂奏劾
愷與仲文遏琵琶舶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
意坐得罪其門客與行|一|一至得奇貨猳然搆
表美玉盈尺等數十腐釘金帶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爲
作罪當流以贖論大司寇也在庫有|一|一當
時貨之武因人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
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寶廬蘇北史張嵩傳遷南州

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一|一北史趙仲卿傳遷
|一假其奴隸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於菟朔州總管時塞北
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
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一|一羅織經舊唐
書刑法志來俊臣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
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
密|一|一一卷其意旨定百脈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
皆綱羅前人號成反狀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一|一二
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
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閻
如市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忍思
暴縱虐含毒競在位安忍朝臣罪無情加刑隨意復當
其時也|一|一賜絹愧心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
|一朝廷以日絹事發太宗於殿庭|一|一數|一定
以|一其|一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
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稍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

耳殺之徒文法舊唐書龍敏立傳充車聯駟舊唐書畢構傳契
何益法|一|一傷人實甚書勞曰昔聞當官
以儕續還珠爲上今之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
從職以|一|一|一爲能石國琵琶國王之後其國王以歸仙芝
性貪獲|一|一大塊|一|一十餘石
眞金五六駝名馬寶玉稱是喜鵲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
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
之每遷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紙筆錢舊唐書趙博宣傳
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爲|一|一侍御史廣南史坐
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舉例得廉吏一人每月請|一|一|一前
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
餘千刺史姚驥劾債帥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
奏南史以爲贓深沉方雅又執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
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許州刺史
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
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
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

曰裴公作相例竟門舊唐書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弘義等同
|一|一錄矣天於麗景門側置推事院每令
俊臣等按鞫不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來索舊
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一|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獄持唐
書索元禮傳作殘忍凡爲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索元禮
興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天下之人謂之|一|一
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
相於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
曾不聊生號爲|一|一或累日節食連宵羅鉗吉網舊唐書吉
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溫傳爲吏持
法深刻天寶初有楊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還殿中侍御史自
奇堅是時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愼矜趙奉
璋下獄事皆與溫鞫鍊故時
稱|一|一|一惡其深刻也毛敬裴畢舊唐書敬羽傳羽與毛
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
中囚禁不絕又有裴昇畢燿同爲御史皆
酷毒人之陷刑者時有|一|一|一|一之稱江滕蟻號唐書江安王元祥傳

性庸鄙所至黷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二王皆貪婪待其屬官
若惡之不頗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　給
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常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
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兄不須賜|||||助爲錢緡
三十六姓榜楚百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等反頊上變事后命
武懿宗雜訊因誘因引近臣高閣生个所
特者凡|||||捕繫詔獄|
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狗貨指貴　唐書盧懷慎傳□見
內外官有賕偷狼籍
劓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爲無悛心　饕餮狼藉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
大獄誅不附己者以鉷險
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
||鉷所擢路多抵不道　以叔明爲壑　唐書李叔明傳素豪
侈在蜀殖財廣第舍
田產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
言多藏者|||||云　鼓鑄受珍　唐書王涯傳穆宗立遷
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財
謝日月不關爲巨盜|||以
||使不可出則賄其上　錢徧天下　唐書王鍔傳性纖嗇打
所私付雖碎瑣無所遺

官曹嚴東吏將場之鑄取場者付鄉坊以鎮者有　貨異　唐書王
燕璧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鑄家|||　仁皎傳
子字一||無顧藉用　羅吻磨牙　唐書酷吏傳索元禮來俊
蓄戶爲皆籍入於官　臣之徒務紛撓典||||
墜神撓者　取公鐵籠　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被受賕后殺衆
狗豚然　望收下吏不服吏曰|||||來元禮服
畀　閼魚　唐書周利貞傳調錢與府胥禁捕魚州刺史飯魚利貞
忽饋什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公何疑門吏依答
日適見漁者貧不能而有　三豹　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
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　全交皆酷吏取名爲豹旭與京師
號||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　隨年杖合歡杖　五代史劉銖
里閭爲之語曰若逢敦値三豹　傳從鎮青盧
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
杖之謂之|||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　拔釘錢
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
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告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

受命居職乃籍管內口
率錢一千自號|||　真蛟蜃　五代史南漢劉龑世家龑性苛
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
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
垂涎呀呷人以爲|||也　羅端公　宋史選舉志太宗時宇及
川府錄用以侍御史宇處
政以慘刻聚斂無已其亡處館於羅
州民謂之|||則爲治可知矣　鼠彈箏　宋史刑法志雍熙
元年開封寡婦劉
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右軍巡推不得實
移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　極其慘毒　施杖
移晷　宋史石保興傳知刑州改滄州在郡頗
峻刑罰每捶人令緩|其|||方畢　名士罹糲　宋史石保吉傳
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
名也菜齊盈道皆知||嘗械以||　致鉞罹虞　宋史曹翰傳江州降
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廬山東林寺|
|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請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窮市家
子　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得前出游別墅世宗
因問陶穀|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

||李觀及第受所贓名因多伍　受名閣||見
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貶其官　鐵撅　宋史趙逢傳逢揚歷近
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
承詔按獄務以鍛鍊爲之||　取膏膚　宋史高秀傳秀在杭州用
人許明殖郭度羅壽豐國
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木偶大王爲牛角故幼名大王兒秀即捕
按明僭稱王||其||判配之及丙罷去明詣提點刑獄訴一
寶白訟
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
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察不法以鼎
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鼎讀適發吏至微隱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仁宗聞之不說後傳群
幾奏使江東成以　莫逢汪汝　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秦
并孜三虎爲也　州營寄終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
隨入州宅與侍女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
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
|其慘酷如此　米衣納第　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厚
此按縝字玉汝　納貨賂營外引贊吏改製||每夕

一儀一而將以輕帛製衣易之 都人不敢偶語 宋史崔台符傳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任以鍛鍊皆成之一一一備吏至一一一一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 書題無并字不開 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院封祈國公韓侂胄顓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一一一一一一則一一一 諸價後序 宋史陳自強傳從子弟姪成關通貨賄仕進干請也一一而一一一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 蜈蚣譏 宋史吳淵傳淵有用略治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時有一一之一 蟆蝕月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號悍號王夜叉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其簀加頸四面然火謂之一一一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悉苦之 大棧 遼史大肆姦閉獄官控閫擅造一一一人不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 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聲姦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

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一一一 麻椎相公 金史蒲察合住傳從罪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一一一一一 半截劍 金史蒲察合住傳李遲使特立號一一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躁閒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 元史刑法志鞫獄輒施以一一一及王侍郎繩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十虎 元史張思德傳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有戶蘇良佶勢爲暴爲之賀者有一一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貲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民虎符 開閘牢發毒矢 桓寬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一一其一一以一一也 法繁秋茶網密凝脂 桓寬鹽鐵論昔秦一於一一而一一於一一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 季蛇叔虎 焦氏易林一一一一野心善怒頸貝無厭 老狒 焦氏易林一一一多欲獘政爲賊 撲滿之誡 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爲器以

藏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人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一一一敢可不一 契疏缺掌 劉義慶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蛾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一一一一一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燭下散籌 上橫流溪 酈道元水經注宋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一一一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遺棄餘魚之旨 顏氏家訓鄙劣與賊臣點削一一一其一一一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故庖有肥魚庖有肥馬民有饑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京師三穢 張鷟朝野僉載千怕爲中丞宣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張爲一一一一 金牛刺史 宋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倉嚴昇期攝

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爲一一一一 鳳凰翅爲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獨橛銷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 不用書言筆語 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一一一你一一一一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師與你孟青棒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 蟲食穀 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呼爲一一一舊言一一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小文吏也 渠伊錢擠鬚錢 鄭文寶江表志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

慮苦之害人甚江都盧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
矣榮陽聞之計日微｜｜｜明年再入盟益有罷府之耗人不
敢指實皆道路相目得詣 診東留客爾康吉水合治
相搜輒歸又徵｜｜｜ 嗾木爲詩 邑販穀民有罪大小不赦
馬道爲｜｜｜云祭納迎日動紛紛消熾不願泥丸及帶
貪得食多才雖枯朽木又止最高柯與其園林潤予於爭奈何
部伯溫聞見前錄范蜀公斜陪於民間一日坐茶
何止如大蟲 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乎吾中公所
欽扇偶書大蟲去啖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退之酷吏
窮似｜｜｜｜也公他日當深究此獎因撲其扇去公後至
祇廟後門見一士偶如鬼其貌背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公心異焉周翃得公遂至大用公首甦曉徐徐繁廣輕重無據
周翃特孤介李將治謁謝開賓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
定見爲州縣 續書衣 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日本一日
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家色人
不得輒有獻送一時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

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爲之命曰｜｜ 宰一無所拒復告
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望將來無不喚者以爲鷺鷥
詩義之云飛來疑是鵠 見東遊折紳依事除籍
下處却爲最公中的 鷺鷥詩 上見 斯門 終議者無恥懼更散｜
言受人
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之 管子 盈鼓滿則人概｜｜則｜｜之 矜物無大士 管子 ｜｜之人｜
｜｜焉彼矜者滿
也滿者盧也滿盧在物在 滿虛 上見 自矜 管子高爲其居危顛
物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者之叙此言尊者滿
人而好矜人以嚴主盛處賢而 琅湯凌鑠人 管子明乃哲哲乃
｜｜｜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 明哲乃答明哲乃
天行比言德美士盛自矜也以｜｜｜｜｜人之敗也常自此
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日益盛者落也盛而不落者

未之信盛者落 上見 持盈揣銳 老子｜而｜之不如其
有也 已｜而｜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
自伐自矜 老子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者不明｜｜者不彰
｜｜者無功｜｜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贅食也矜伐之人不道故 餘食贅行 上見 忌胝 子華子小人｜
餘厭食爲贅行大矜 好盡物之情而極
其勢其受禍 燄威滿頭 楊子｜｜｜君子不足小人有餘 視
也必酷矣 小人務威則矜借勢以陵駕故有餘
人如芥 酒作 干出自卑轉由微而者往以翁府欽伍伊僻上
低屈居勝其附權豪因緣遭會者也不久已成擊長蝎
蝦蟆嚷便自軒昂已不步 牛賁 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貴便｜｜
足器滿意得｜｜｜ 黃湛生皆嵩自尊爵示貴寵
大横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
｜｜矣 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
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跋扈 書梁

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 食日萬錢無下箸 晉書何曾傳 性奢豪
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 務在華侈
人｜｜｜備 食饌四方珍異 晉書何曾傳｜必｜｜｜一
日｜｜｜ ｜之也以後 然猶爲限 無論以爲
大官御膳 稍沃若瀕代新 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
無以加之 以奢靡相尚愷以｜｜
｜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
錦步障 上見 塗屋以椒 上見 超罔象踰五侯 晉書石崇傳論 而取商｜｜｜而歲貴｜｜
拜勢 晉書何遵傳 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
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今鯤｜｜悅傷風化機不以
爲恥竟爲輔狀今既驕凡各陵傍人 陵駕人物 上見 眼邊觀鼻剌
物鄉閭疾之如讎按機竟皆何遵子
天 晉書王沈傳 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 嘗在數十人倨以衿
自尊｜閉鄉而｜｜｜膠亂而｜｜

奢客（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作領軍面向人（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屬猶當留衛禁闥情權延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

北路魚南路徐（南史徐君蒨傳）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語曰｜｜｜

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

以｜｜｜而｜｜

佩玉魚（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

溺器七寶裝（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皆以｜｜之

西湖燈火（宋史賈似道傳）似道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異常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金史白撒傳）白撒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和閤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以人乳飲豘（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襬以手擎飲食蒸豘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炭不經煉難於餐嚼（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宴為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餼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脣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餐荼食蘗李莫究其由以失餞為謝明日復睹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虛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是以｜｜僧撫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

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竄遊往他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子負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飢既甚膏肉之美不如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否諸子但低首慚靦無復對詞

肉臺盤（馬令南唐書）孫晟事烈祖顯貴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時人多效之（按）晟孫晟

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人事部一

貴賤

賢身貴體〔管子〕雖有｜毋其爵不敢服其服

庖厨罝罔〔管子〕成湯舉伊尹於｜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義之雕虎〔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也吾日試之矣

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游其庭者侔於朝

乞兒馬醫〔列子〕路過｜｜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列子〕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國爵并〔莊子〕至貴｜焉

賤生於無所用〔鶡冠子〕不提生於弗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

酒保官奴〔鶡冠子〕伊尹｜｜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監門御旅〔荀子〕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勢在本朝退編百姓〔荀子〕人主用之則｜｜｜而宜不用則｜｜而愨

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荀子〕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

位賤尚枲〔淮南子〕夫瞽師庶女｜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

朱輪駟馬金朱煌煌〔抱朴子〕煬子食如蝎衣如華｜

長寶〔抱朴子〕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而無憂傷

卑碎〔抱朴子〕出自｜由微而著

卑隸〔抱朴子〕｜之巷不能行金鎖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傷

熱烈〔抱朴子〕生乎世貴之門居乎｜之勢

高位實疾僨〔國語〕｜厚味實腊毒

畎畝之人或在社稷〔國語〕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由欲靖民也

無有壽寵〔國語〕若血氣強畀矣固將｜｜得沒

轉轂連騎炫熿於道〔戰國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

位尊多金〔戰國策〕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而｜

逐夫廢屠〔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朝歌之｜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長輓〔戰國策〕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試長為輗車之人

佩六國相印〔史記〕蘇秦傳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乎

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史記〕蔡澤傳君｜｜｜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謹〕刺齒二字當為齧

繈緥封侯〔史記〕衛將軍傳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為三｜非臣待罪行

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文君當鑪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

縣令負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蜀人以爲寵

流庸 漢書昭帝紀｜｜未盡還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愍隸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生爲｜｜死爲轉屍

咸出庸保之中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至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

卑字 漢書五行志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漢書楚元王傳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遠迹羊豕閒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之｜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離蔬釋蹻 漢書王褒傳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盧兒 漢書鮑宣傳蒼頭｜｜皆用致富 孟康曰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書蕭望之傳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扶風官屬趨謁車下 漢書蕭育傳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府門｜｜｜｜｜｜掾史數百人｜｜｜｜

析圭儋爵 漢書揚雄傳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人之｜｜人之｜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猥先諸君紆佩金紫 後漢書馬援傳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起自孤生 後漢書張霸傳霸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不宜與白衣會 後漢書崔駰傳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

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髯餘官委貴 後漢書崔駰傳夫世臣門子黼黻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取進也順倍因不足以喻其便逸邀遊旋頓不足以況其易

斯豈 後漢書崔駰傳所謂遺正

則｜｜解情 解甲衣弁相 後漢書蘇鍾傳改從徒步而任就車曰｜｜｜所豪暵人也

賣菜傭 後漢書周紆傳後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馬寶白袷 [illegible]

有人倫臧否之術而私情不協仍爲郡功曹貴戚跼蹐不得齒敘以｜｜｜｜

小草民 明府勿以仲[illegible]

之言假於｜ 畏壘 取鄧艾於｜｜ 晉書懷愍紀論

寒悴 晉書張華傳華門｜｜不閑卜日卜以貴后

自須丹小吏發公成彼以至今日士庶知

長居方限上書 宋書劉穆之傳

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接下劉卞

劉穆之傳穆之字道和少好書傳有才氣願爲作中不得所親月人

宜不出當人不入當出安能｜｜｜｜ 因宋高祖世祖許之

建旗翼組用命之力也｜｜｜｜ 宋書張興世傳興世騎鴻旆投戈實興世 豈徒然哉

江徐之德 遺江湛

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馬 **衣狐坐熊** 宋書王僧達傳如使臣守邸啖居重榮——而無事於世者固為 **元嶷四貴** 宋書袁粲傳——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門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案南齊書曰尒時有太后議侯旣陽荷陵若猶為四貴在

不能安也

是乃復有焉 **地猶昔服位於時望之近戚數也** 齊書張緒傳袁粲遺言劉文周——賢為——人

並—— **朱衣官** 齊書呂安國傳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也

救五命不如荀伯玉命 齊書荀伯玉傳上崩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

——— **丞元六竹** 齊書茹法亮傳——元年以太子左率劉胡愨啟駱宿衛竹鋪有取郵見齊與驅

及茹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 **蕭穎胄人** 齊書王融傳融自竹人起三十

內子為公帳在中書省夜歎曰——行逢大斷門中前無喧駁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

人騶卒何得稱為丈夫 見上 **人狐地絕** 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春正月丁卯詔曰昔周漢取士方國須代須流閣以宰被——— 川隔鸃實士操循行因茲既勵 **牛監羊肆寒品後門** 梁書武帝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結綬金馬高議雲臺 梁書江淹傳其之附隊於岩石之下久則——之上 **朱輪華轂擁旄仗節** 梁書陳伯之傳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鸚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 何其壯也

彩綴天閣綴紐雲臺 梁書張充傳充先生年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矣行以樓貧自婪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 既 **亦是傳中一事** 梁書徐勉傳謝廊廟之華——— 終衡衣冠之秀

色大監二作餘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累任史將王師北伐疑問表熱參掌軍書竭勞夙夜勤經數月乃一還宅每還家大醉吹蹬歎曰吾發國忘家乃在於此者我亡後——— **擁旄推轂班金施紫** 梁書明山賓傳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陵州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 而恂事屢空閑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阿堅貂以步文昌登高蟬而嬉武帳 梁書何敬容傳昔侯納言加首貂王在要——— 可謂盛矣

華驅國轍 梁書朱異傳十餘年多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職——— 近代未之有也

嗟宮廚落蔬林開 梁書范縝傳初縝自齊世與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於——之上自有關籬牆——於——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之——不得 **流品** 魏書孝明帝紀詔曰選眾而舉其來自昔與上民婚——— 繼承大業綜理萬務求賢致治已馬若烏人則搜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抑云雖貫可分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為其所知不限——— 庶賦必使爲得器執其所能然後依然補隨才收敍庶有濟濟之美——— 魏書世宗紀詔曰朝明之奇有取茲鵬儒言蕭衡不息世詔日謀權衡度自昔今典定章華歷往代良規任宗室賢君心既久可令更集———以時驗取必務權衡得更令才篩不外

任城王見可是賤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宗帝以任城王公先懷劍皆戰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生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頃之日——— 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

達莫不怪惱而順辭　八公　魏書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
吐哉然若無所覩　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
人坐止車門右聽理　文子並乘軒軺　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
萬機故世號——　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
太宗經書每至郊祠——　魏書高允傳擊賢
——特人榮之　體襲朱穀腰紐雙佩　遺世顯名有代忠
竭其忠才盡其藥——　夕脫羊裘胡佩珠王　魏書高道
——榮職當時風高十載　穆傳每君
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　道固既登龍
——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門孫蔚猶沈溺滄　魏書孫惠蔚傳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
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彪祖餞從容言
口——而——　魏書崔休傳特
——朕常以爲負矣　仗節還家云胡不樂　除員外散騎侍
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大尉徵爲
倉曹參軍出爲渤海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假加輔

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進號路次過家置酒
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
——因敕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　周書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勤學所致上再拜左輔
僅璿明察有幹局——　會未十旬遂遷四職　周書唐瑾傳轄荊州
——時論榮之　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
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　十四爲本縣令　周書泉企傳
——搢紳以爲榮　仲遵少謹
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　按仲遵企子　綰銀黃列鐘鳴乃　周書李穆傳若
亦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　隋書李敏傳開皇初周宣
忠入爲御生將飾者則盈庭焉　白丁　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
英妙擇婚對枚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
中帝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
婚禮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
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

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
官對曰一——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
爾意耶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
向其女壻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
授柱國以　隋書薛道衡傳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
本官猶位　朱門陳戟　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
——於是進位上　北史田益宗傳益宗生長邊地不
開府賜物百段　內榮　願——雖位俠崇重猶以爲恨　尚書員
外郎近第人每日更——寂——其見崇貴如此　爲卿一門　舊唐書敷寂傳遺　舊唐書品大雅
傳以德元年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　以一
密職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耳
楊氏羣　數十人趨奏　舊唐書蕭元傳開元中郯子姝等皆予人官羣從
直豐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盛無能比之者兵禍履昌盛
如此求都私弟門聯與東太子詹事往光祿卿瑤俱列戟時

號三戟崔家弘　佩大橫刀　舊唐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衛將
位終太子少保　軍高宗謂曰以卿忠謹故與卿三
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　位爲上相衛爲冠　舊唐書郭子儀
卿——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遂除太尉曰臣——
——忝職決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亭合乞骸
保全　白頭走小生前　舊唐書令狐峘傳授吉州刺史齊映廉
徐簡　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
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爲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
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白趨庭謂峘曰
卿自視何如人——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七載
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爲憾
來釣門四序　舊唐書崔鉉傳會昌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
長吏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
詩宴餞有——　先擇柴泥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
————之句儒者榮之　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

判官尤相善先度人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一一一之句

本鄉列戟 舊唐書張介然傳天寶中因人奏傳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元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伐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疋令宴集鄉閭以寵異之一一一一自介然始也

姓氏司空官班御史 舊唐書司空圖傳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於行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於壁曰一一一一貴一一一一卑老人如且在不用念屯奇

赤牒 唐書高祖本紀賜爲文後者禁飭冑一一官得爲真

內相 唐書百官志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一一又以爲天子私人

天子私人 見上

五宅車騎爛若爲花 唐書楊貴妃傳十月帝幸華清宮一一一一一皆

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一一一一用各成錦繡

寒鄉凡裔 唐書后妃尚宮宋若昭傳若昭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性素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一一一一一爲姻對聽其學

寒冗 唐書太平公主傳上每奏事漏數從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一一驟進至侍從旋踵將相

日給御膳 **引與同坐** 唐書裴寂傳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一一視朝必一一一一入閤則延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

衣錦晝遊 唐書張士貴傳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拔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一一耳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唐書從讜傳從讜執政時年三十八宰執出端門授轡諷詩係說兒之數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也

鳴珂里 唐書張嘉貞傳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一一一

楊家三喜 唐書楊敬之傳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一一一一

拾遺何辭判官何易 唐書竇羣傳張薦持節使吐蕃乃奏羣爲御史爲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一一一其一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一一一一一帝壯其言不遣

江南一吏 唐書竇羣傳王叔文雅不喜羣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寵君此時逡巡路傍一一一耳今君又處其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

對擁旄節 唐書楊汝士傳以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兄弟一一一一世榮其門

四時仕宦 唐書傅游藝傳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一一一一

十阿父 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柴守禮朝夕往來肆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一一一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 宋史張齊賢傳一一一一一一一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

鬻鞍材 金史僕散安貞傳益都縣

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一一一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青巾紫衣 元史順帝紀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一一婦女服一一不許露笠乘馬

乘車入禁給扶升殿 元史泉李傳賜大小車各一許一小一一中仍一一一一

日月雙擔肇蹕俱明 新禮祈論勢仍就葬則一一遇必扇避則一一一一未

拜封渭陽君 王粲英雄記卓作變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俯一一爲一一一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

枕天子膝 尉遲樞南楚新聞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一一一一一覺使司天奏客星犯帝座足矣

遠比趙公近同郭令 孫光憲北夢瑣言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少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一一一一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

不云||||
二十四考中書 殊拜（錢希白南部新書貞元十八年五月以嗣
南都護本管經 部員外郎裴泰權兵部郎中兼中丞安
畧使||也 十一待制（錢希白南部新書楊盈川顯慶五年
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 待制弘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
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鄭一品（錢希白南部新書有范
魯公奭黨顏習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於|顏郎
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
齋郎余之願望也范指坐上 五鳳齊飛（歐陽修歸田錄太宗時
紫務食畢曰顏郎衫色如是 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
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 客作兒（王楙野客叢書
屬家贈之以詩云||||入翰林 吳曾漫錄曰江
西俚俗罵人曰||||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擬獻為
下龍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為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
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為人客作章表 相公公相子（陸游老學菴
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 筆記蔡攸初

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蓋是時
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卽對曰人主才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弟草兄麻（王明清揮麈前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
文昭為翰林學士宿禁中而對嗛肅草麻文昭力辭上
云|||太上美事禁中已椒見韓繹故事安不須避文昭
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人和寶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
已 狀元登庸（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呂文穆李文定
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二龍首身
到黃扉止四人于文安覽之不悅後數 世掌絲綸（王明清揮麈
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鄧席 前錄唐朝|
|||以為美談而本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毀
之徽宋元憲景文王荊公和父韓康公持國為翰林子山曾文
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鄧子常子文張康伯劉老字文仲達叔通
文子則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莊梁翰林同館曲遇察文忠仲
遠且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伯昌伯庸公壞遂
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
純老穆父為兼道卿少蘊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
外制則前人俱嘗掌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焉孔
經父常父劉貢父贛父與從子少禹又對掌 執七朝政（王明清
內外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間再見之 揮麈前
錄呂文穆相太宗姪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
為英宗副樞為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
孫舜徒為太上皇右丞相 三入相（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
從|||真盛事也 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
鄧公文潞公蔡元長 白士（偏林公議張詠在
蜀則人而不克有終 |||問意槩不羣

貧富

千歲毋出食（管子積者立餘日而修美車馬而馳 巨家小家（管
多酒醴而靡||||此謂本事 子
||以余 家粟可食三軍（管子丁氏之||||之師 靡
||以贅（注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

朋雕捺淪之至故管至味而罷至樂而|||然後
|||然後聚之注皆富者所為也 偩而食（管子問邑之貧
人|||名當丁人能知足之 如布帛之有幅
者幾何家 知足（老子|||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
設子川夫富||||
|點為之制度始無遷也 嬰之家不貧（晏子晏子方食景公使
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
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
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以君之賜澤覆
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長
年負薪（晏子景公遊於壽宮睹||||者而 樵蘇弗繼（子華
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子北
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仕事其心者亦嘗有
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之||糊其
頤頰於人雖然竊志其所欲為 糊其頤頰於人（見上 見康見義
於善而避其惡也庶幾於完

貧則——　試太行之獶　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
富則——　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
顯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
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　貧者士之
常　列子——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齊國宋向　列子——之——氏大富——之——氏大貧自宋
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
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
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
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
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
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
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
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
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
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善聚生者不

窶善逆身者不殖　列子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
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
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逆
身故——　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列子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　從馬醫而食　列子
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
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不以辱乎乞兒
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　莊子——　國財
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富而使人分之　——則何事之有
并　莊子至富——焉　正廉係履　莊子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而
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
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環堵之室　莊子原憲居魯——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蓬戶桑
樞見上甕牖二室見上軒車不容巷見上杖藜應門見上正冠纓絕捉衿
肘見納履踵決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而——而
——————曳縰而歌　耳營聲口嗛味　韓非子今富人——鐘鼓管籥之——
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芻豢醔　富涯　韓非子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
醜之——　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
自止於足而亡　廓然藏千溢之寶　荀子有人於此——
其——之——乎　——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
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
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渾渾如
泉源　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邱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

患乎不　衣若懸鶉　荀子子夏貧————人曰子何不仕曰諸
足也　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
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　與後門者同衣　見上
疑非一日之聞也註守後門至賤者　芻豢糟
糠　荀子世無王窮賢良暴人——仁人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青黃相錯不可為象　淮南
子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像組——
————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　短褐煬竈　見上
註纂組也解札衰敗解也煬炙也　顏倰　揚子或曰
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其——矣曰
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簞瓢捽茹　揚子明明在上百官
牛羊亦山蹢也闇闇在上——
————亦山蹢也何其臞　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抱朴子自敘貧無僮僕籬
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莠塞　假舉倍息　抱朴子貧人——
乎階霤————　——田宅割裂以訖盡

簞檑制裝靡衣鮮食文中子士有｜｜｜而樂懸磬國語室
而無餘道者吾未之見也註奢侈德如｜
野無官不備宗器國語晉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其
青草｜宜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
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
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
身脯一束糗一筐國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
每朝設｜｜｜以朝不及夕見｜戰國策梁地定封
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上陶衛富見｜魏冉
封陶商中民史記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君姓衛曰百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
何以糟糠不厭史記伯夷傳同也三歸反坫史記管晏傳管仲
臺爲屢空｜｜｜富擬於公室有｜
｜｜｜齊人落魄史記酈生傳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家貧
不以爲侈也好讀書家貧｜｜無以爲衣食業

八百史記司馬相如傳臨邛中多富人而史記司馬
卓王孫｜｜｜人程鄭亦數百人徒四壁立相如他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家貲累數巨萬史記酷吏傳杜周初徵
與馳歸家居｜｜｜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
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一馬且不全見史記滑
孫尊官｜｜｜矣上履有上無下稽傳東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其富什居其六史
行雪中｜｜｜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記
貨殖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素封史記貨殖傳今有
而人衆不過什三然｜其｜｜｜無秩祿之奉爵邑
之人而樂與之與千戶侯等史記貨殖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
且者命曰｜｜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
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
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比千乘
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

之家史記貨殖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坻漿千甔屠
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
竿萬箇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
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
蘗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
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其大率也佗雜
業不中什二本富末富姦富史記貨殖傳是故｜｜｜爲
則非吾財｜｜次之｜｜最下傾郡傾
縣史記貨殖傳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
富大者｜｜中者｜｜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家僮七百
人皆有手技作事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
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
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王陽能作黃金漢書王吉傳自
吉至崇世名清

廉然材器名稱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
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
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樂酒肉漢書鹽
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宜傳奴
從貴客｜｜｜蒲頭廚兒皆用致無儋石儲漢書揚雄傳家
富漢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產不過十金乏
｜｜之所願不過一金漢書敘傳夫餓隸流隸饑寒道路思
晏如也有任禍之發儋石之富｜｜
｜然終於轉死溝壑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東觀記曰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合錢買驢受符將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
資之與同舍生韓子｜｜｜令從者金穴後漢書皇后紀郭況遷大鴻
僦以給諸公費按此光武潛龍時事
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
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溫衣美飯乘堅驅
良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富
｜｜｜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遊後漢書李通傳家居——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

守錢虜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樊重庶幾君子之富後漢書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之折契止訟其——乎

貲財億七千餘萬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

三十餘萬萬後漢書梁冀傳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以充王府

鮮車怒馬後漢書第五倫傳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

寫書受直後漢書班超傳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後漢書仲長統傳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

子孫恥失先業之資後漢書陳蕃傳小家畜產百萬——尙——愧——其——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後漢書范冉傳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

千頭木奴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

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北阮南阮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富而——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上見

鴻臚丞差有祿晉書阮脩傳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家有二千萬晉書庾敳傳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曰下官——隨公所取矣

家成市里晉書羅尚傳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富則盛貧則病宋書顏延之傳誥曰——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粗黶或亦神心沮廢豈

仳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諸識非康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
欲飾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
則怨浮昔琴歌於編（齊書王僧虔傳）｜｜｜｜爲日
逆之中者用此道也　蝟腹餓腸（齊書武陵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曄）已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飫飫
不陵誰
爲落毛名後空山爲首陽（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又）
｜｜｜｜｜！（齊書王智深傳家貧無人事嘗）
｜盜怨貧薄也　五日不得食餓｜｜｜｜掘莧根食之
（梁書任昉傳）富｜｜｜｜貴｜｜｜出拂衣陵
陶門巨程羅家藏金穴出不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　寶
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
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
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
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
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䑸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
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
同宴｜｜｜｜｜｜｜：賓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
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花燭上見　金鋪玉馬疏食牛衣（陳書宣帝紀至今貴里豪家｜｜｜｜｜：貧居陋巷｜｜｜｜稱物平）
施何其　鬼笑（南史劉粹傳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
遼遠
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所｜也遂止　無褌（南史）
明傳士明少時嘗於南鄉閭中樗博｜｜｜｜褰褌爲傍人所侮及
丁督休烈軍得絹二萬匹乃作百褌其外此賜軍士不以入宅
冬月葛練（南史任昉傳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
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友莫有收卹西
華｜｜著｜帔｜葛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
爲卿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故練裙當爲練襦　三

級（魏書太武帝紀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一年下窮者復三年）｜｜｜殘錮巨萬
（魏書張偕傳偕好營產業孜孜）
不已｜｜｜｜他貧亦輸是　牛馬以谷量（北齊書婁昭傳婁昭字普賢代郡平）
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
家僮千數｜｜｜｜｜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　緣溪十餘里
閭第宅相次（周書李遷哲傳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奢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
人｜｜｜｜｜｜　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
仆侍婢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生
平之　積貽貝寶富廣（周書李義傳序）｜｜｜居於閭巷
之內非一家也其後僧貧許字元洪過者
則又　不得令李生怪人　熾灼（隋書李德林傳年十六遭父艱自）
駕焉（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
既是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謀者恃其之兄因
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

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　衣冠爲之（舊唐書德宗紀丁）
餘萬騎云｜｜｜｜｜｜｜｜（丑詔文武常參官）
共賜錢七百萬貫以嚴
內殺貸｜｜故北　西蜀王孫之宅東海麋竹之家（舊唐書李密傳）
當大伦坐甦以淮東都仍依舊以移郡縣日
｜翻同原憲之貧｜｜｜｜｜｜　俄成鄧通之鬼
｜田彭（唐書郝處俊傳俾中平思公許圉師郎處俊之舅也同州皆俱臣）
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
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　天子威
郎仍布告天下俊江淮門語曰貴加許郝富若｜｜｜
使（舊唐書鄭餘慶傳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
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雖恐其數不盡故王人
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　地瘠（舊唐書李愷傳）
｜必｜其｜日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川脊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　孤蹇（唐書范陽防傳防）
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字子慎襄州遷

陽人少｜｜遍　篋無舊書椸無新衣　遼史耶律韓八傳兄之旦
志於學善辭章｜｜遣使
弔祭給　既富　金史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
羞具　安於家乃發憤入大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
｜恆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　無千金之業　元史楊奐
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辯之且喝郎曹　傳奐不治
生產家｜｜而責周人　為石王家　元史王磐傳世業農
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　歲得麥萬石鄉人號
｜｜舂蓬稗炊藜莧　元史李德輝傳德輝遊歲凶家僅聚糠
五升其母｜｜｜｜而食之　朱張家
元史吳禹傳浙有兩富豪　編荆為牀　郭憲洞冥記華陽字仲元
曰｜｜多貸與民錢　武都郡邑人也少好學嘗
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紙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
簡言其易卷懷也｜｜｜聚鳥獸毛以藉其上　家無斗升鳴
琴在室　孫楷　桓寬鹽鐵論田疇不修男女　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

桓寬鹽鐵論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　實行於塗穀聚於
羽鴞衢｜｜｜｜｜｜也
道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
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
擅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宅之勢臨臣之權也威重於六
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
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
走兔隆豺鵰力蹴鞠鬭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
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
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　把珠戴金　焦氏易林范公陶朱巨富賈
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怠　資東之賢郎易字子皮
多福利歸　朽輿瘦駒　焦氏易林　不任　寶袍殺食　焦氏
銜轡君子服之誠何容易　易林
猎機不飽　力作自到　王充論衡｜｜｜不　粳糧縕袍　袁宏後漢紀
求富貴｜｜矣　大饑而思食

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快然自足矣然富
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滿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
充耳月之玩則神勞　寶井　王嘉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
於亡民疲於下矣　僮閉貨術者為人收四海難得之貨
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　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嘉拾遺
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　記郭況光
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
聲震於都鄙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
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
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
｜｜｜其寵者皆以玉器盛　瓊廚　上見　寶庭　王嘉拾遺記糜竺
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　貨財如山不可貲
計內以方諸盆設大珠　金溝　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
如卵散滿於庭謂之｜｜　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
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　開庫一日　劉義慶世說郗公大聚斂有
竟埒時人號曰｜｜　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

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
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
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　兼山海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高陽王雍貴極人臣
富｜｜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反宇
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
來諸王豪侈　雉頭狐腋畫卵雕薪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
未之有也　琛在秦州遣使向西域求名
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
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
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　吞紙實腹抱犬而臥　顏氏
｜｜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　家訓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
｜以｜｜寒無氈被｜｜｜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
至哀聲動鄰　屋室破漏殺如七星　馮贄雲仙雜記鄭廣文｜｜
猶不廢業　｜｜自下望之｜｜｜｜

粳市（馮贄雲仙雜記）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亭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
錢徑（王仁裕開天遺事）王元寶以銅線穿——甃於後園花——中貫其泥雨不滑也
聽寺鐘謁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
至富敵貴（錢希白南部新書）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何則臣等不見元皇曰我聞——可——朕天下之貧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人市里爲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
軟盤（彭乘墨客揮犀）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

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并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頁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群妓執果肴者迺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翻然而去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
食烏昧草（王稱東都事略）范仲淹[illegible]仉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之絕民有——者摘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
足穀翁（趙德麟侯鯖錄）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宜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上

也

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人事部二

門第

白屋　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

不遷之宗　子華子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也按三主欒范中行

羅族後門　子華子──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寵於一時之幸

舊仕　尹文子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

銅川六世　文中子吾家頃──矣

家傳七世　文中子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

宗周之介子　文中子通也──敢忘其禮乎

司商協名姓　國語──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請人如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三卿五大夫　國語夫郤氏晉之寵人也而──可以戒懼矣

得姓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世世將家　史記項羽紀項氏──有名於楚

世家子弟　史記平準書所忠言──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五世相韓　史記留侯世家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故

萬石君　史記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

李氏世將　史記李將軍傳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

齊楚大族五姓　漢書高祖紀九年冬十一月徙──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關中與利田宅註師古曰利謂便好也

通籍　漢書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註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任子　漢書哀帝紀除──令及吏訪訕欺法註應劭曰──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

命家　漢書食貨志令──田三輔公田註李奇曰命謂爵命者

五將世權　漢書五行志其後富盛按五將謂王氏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一門九侯二十朱輪　漢書李尋傳將軍──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按李尋語指王氏

重侯累將　漢書王商史丹傳贊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十侯五大司馬　漢書外戚傳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外戚莫盛焉按李尋傳王莽傳皆作九侯師古以為鳳歆禁為侯不重數也

綺襦紈袴之間　漢書敘傳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非其好也

家有賜書　漢書敘傳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三世成名　漢書敘傳──子政博學──

四姓小侯　後漢書明帝紀為──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註袁安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

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元功之族後漢書和帝紀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

東京莫與爲比後漢書鄧隲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鉅鹿大姓後漢書耿純傳李軼以其｜｜｜｜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

世任河西後漢書竇融傳更始敗融與眾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無復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後漢書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

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八子皆二千石後漢書馮勤傳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爲｜｜｜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右姓後漢書郭伋傳強宗｜｜各擁衆保營注右姓猶爲姓也

一宗五侯後漢書樊儵傳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

出自管仲後漢書陰識傳其先｜｜｜｜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

三皇后六貴人後漢書梁統傳贊一門前後七封侯｜｜｜｜｜｜｜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傳國八世後漢書張奮傳自昭帝封安世至吉｜｜｜｜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後漢書桓彬傳論自榮至典世宗其道｜｜｜｜｜｜｜｜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

神光照社後漢書應劭傳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通顯見上

四世太尉後漢書楊修傳自震至彪｜｜｜｜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

東京名族見上

二千石子後漢書吳祐傳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而自業賤事縱已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冠蓋後漢書王允傳王允字子師太原郡人也世仕州郡爲｜｜

萬石秦氏後漢書秦彭傳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

五世二千石後漢書李章傳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

八世博士後漢書歐陽歙傳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皆爲｜｜

名公之子後漢書劉翊傳河南种拂臨郡引爲

功曹翊以拂｜｜｜｜乃爲起爲拂曰共擇時而仕敬任之

四世五公蜀志先主傳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

一門三方冠蓋吳志諸葛瑾傳注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爲｜｜天下榮之

纍世名貴晉書何遵傳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綏何遵子

冀方右族晉書歐陽建傳歐陽建字堅石世爲｜｜｜｜

九世清德晉書羊祜傳世吏二千石至祜｜｜｜｜並以｜｜聞

劉最爲祖晉書劉頌傳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謂之語曰雷蔣穀魯｜｜｜｜

著姓晉書段灼傳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

盛族豪門晉書閻纘傳至侍臣以下文武將吏子弟勿復取｜｜｜｜｜｜

貴介公子晉書劉伶傳有｜｜｜｜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盛門晉書吳隱之傳滿族爲｜｜　累世官族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　三葉雄
旅晉書毛璩傳自寶至璩｜｜｜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潯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七世名德晉書
楊佺期傳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大常自震至準｜｜有｜｜　世以文章顯晉書應貞
傳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軒冕相襲爲郡盛族　軒冕相襲見上方
雅之族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
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
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
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
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
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
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
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　名公孫

宋書謝景仁傳景仁與宗族同見高祖高祖月之曰此｜｜｜也　北舍宋書謝弘微傳建昌國隸木庚與｜｜其之國
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　王氏青箱學宋書王准之傳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
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
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
緘之青箱世謂之｜｜｜｜　天下膏粱宋書荀伯子傳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沉重不華有平陽
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弘曰｜｜排使君與下官耳宜明之徒不足數也　下品無高門上品
無賤族宋書恩倖傳序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
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劉毅所云｜｜｜｜｜｜｜｜｜者也　布衣素族齊書高帝紀詔曰吾本｜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

業　金張世族袁楊鼎貴齊書褚淵王儉傳論自｜｜｜｜｜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膺歷見重事
起於斯　世不絕公齊書柳世隆傳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
隆使卿門｜｜｜也按元景世隆伯父　華儕齊書江謐傳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
可遷吏部　烏衣齊書王僧虔傳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者位宦微減
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
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
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
門｜｜｜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　門二台司齊書王僧虔傳遷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
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

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有｜｜｜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　兄弟二人皆
爲司直齊書尤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陵鼓兄弟淵並歷御史中丞｜｜｜｜｜｜晉宋末有
也　劉尹樹齊書劉瓛傳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
瓛在坐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時｜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曾高並台輔齊書
王融傳祖僧達中書令｜｜｜　馬糞諸王梁書王志傳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
恕志尤敦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
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爲長者　不藉殿下姻婭爲門戶梁書王峻傳琮爲國子生
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曰
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門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

——(南史)竟陵之子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王暕傳)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
稱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蟬冕交映台袞相襲(梁書
王瞻等傳論)王氏自姬姓以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
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 勒名
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瞻等承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梁書
藉茲基因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
王筠傳)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
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
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
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
已來未有——如王氏 壯武八葉(梁書張纘傳)[illegible]日神閑神
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采爽發高祖與之書曰張—— 三世國師(梁書王承傳)中大通五年轉國子祭酒承
云後——有逮吾者此子乎

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為 簿閥(陳書蔡徵傳)遭素無
——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為榮 恐失衆心何數族望——
深求 閩中著姓(陳書陳寶應傳)寶應晉安 王與馬共天下(南史
交結 侯官人也世為
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 王弘
百簪有遷焉其初諺云—— 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
是——絕大夫屈到後(南史到彥之傳)到彥之字道豫 彭城武原人——也 巾江斆謝瀹
矣
我不得措此意(南史江斆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
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
縣武吏遭逢聖明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郎時無復所 可
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自是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斆風
格不為權 世為侍中(南史陸慧曉傳)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
侍降意 太尉玩之元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

——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
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方之金張二族上見 五世內侍
(南史陸慧曉傳)王儉遣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閣
門日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我
之流 百代鄉族(南史韋叡傳)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
亞 文帝從容謂叡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
遣世康請與還杜陵叡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
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歎 俞錢(南史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
飲十餘日乃還—— 者惟慶之與俞藥俞藥初為
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
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 當令姓自於臣上見
卑姓(魏書文成帝紀)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 八族(魏書咸陽王禧傳)禧於時
王國舍人應取——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為婚
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責 東崔(魏書高陽王雍傳)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

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 不虛大家兒(魏書穆紹傳)莊
——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帝立爾朱榮還
人彰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
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 四世貴盛
(魏書于忠傳)于氏自曾祖——
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 一 天下諸杜京兆為美(魏書
杜銓傳)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
崔浩曰——何處望高浩對曰——世祖曰朕今方
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
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
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 諸杜之最上見 聲高冠帶
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
(魏書盧玄傳論)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
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蓋德業儒素有
過人 河間邢虔 平游(魏書游雅傳)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
者 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

寬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
｜｜不勝｜｜人自棄伯度我自敬貴賤貴已賤人皆此
類　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書楊播傳椿誡子孫曰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
也　｜｜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
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　清第（魏書李彪
傳）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
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趙愈抗楚之榜苟有才能何必拘
族也彪雖宿非｜｜本闕華資然識性嚴明學博墳籍剛辯之
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識宜朝矣若不實庸殺將何以勸
獎勸　臣家未肯推祚（魏書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
能
郭祚之門也弁笑曰｜｜｜｜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
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
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
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先賢後哲頓在一門（魏書

郭祚傳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祚對曰
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
聖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關西風氣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
將種自云猶有｜｜｜｜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　一門
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北齊書斛律金傳）｜｜尊寵之盛當時莫比
府戶（北齊書魏蘭根傳）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眾
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
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
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
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
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
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
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博崔趙李

（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
盛門惟我與爾｜｜｜｜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勿使崔家
笑人（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
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
法用｜｜｜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　四使之門
孝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北齊書李渾傳）渾字季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兼常
侍聘梁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緯俱為聘梁使主繪又
為使副是以趙郡人
士目為｜｜｜　上門（北齊書馬子結傳）專營婚媾歷選
例以官位許之旬日便驗　執
象笏者百餘人（隋書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
門｜｜｜｜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奕
奕貴盛（北史段崇傳論）崇風本能顯早著誠款遂
增寵秩位極台司世載公卿｜｜盛矣　八柱國家
（舊唐書高祖紀）皇祖諱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
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為｜｜

｜｜仍賜姓大野氏　門族高門元功世胄（舊唐書高祖紀隋帝不就徵大將軍李金才光祿大夫李敏並｜
｜｜　無愧前修（舊唐書裴寂傳高祖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
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
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
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惟我
與公千載之後｜｜｜｜矣　二家兄弟各為人物之選（舊唐書溫大雅
傳）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
內史省彥將與游秦典校秘閣｜｜｜｜一時
｜｜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盛族（舊唐書楊恭仁傳）恭仁父雄
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
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
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餘人遂為｜｜
世襲大人之號（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
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

——後更改氏爲宗至之長改姓長孫氏
一家三秀才【舊唐書杜正倫傳】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門有三——甚爲當時稱羨
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舊唐書崔義玄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壽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按張儉傳】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亦號三戟張家
三戟崔家 上見
三代執金吾【舊唐書趙道興傳】道興貞觀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暕亦爲金吾將軍——爲時所稱
萬石張家【舊唐書張文瓘傳】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
父子三人皆至宰相【舊唐書韋思謙傳】二子承慶嗣立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

鳳閣舍人長安二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尋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
——有唐以來莫與爲比
三代爲省轄【舊唐書韋□傳】……三子季仲濟少以雅量聞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尚書令——衣冠榮之
門標六闕【舊唐書宋敬則傳】敬則子少連連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州郡美之
郎官家【舊唐書崔□傳】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
——三相張氏【舊唐書張延賞傳】延賞東都私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世無所加工時號——
——云
雲陣木擊繫爲門【舊唐書盧簡辭傳論】盧簡辭之兄弟——非德及累鍾安能及
可畏不可恃【舊唐書柳玭傳】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第高者——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慚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
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舊唐書李德裕傳】進使獻丹扆箴六首帝手詔答曰卿之宗門累著聲績——果能激發君之誠喻辭人之旨【唐書……】何不忘忠告嘉上而所深慮……以端……子以保……三復規諫累夕稱嘆
鳳閣王家【舊唐書王綝傳】綝曾祖……綝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兄仲四人開元中一至鳳閣舍人故時號——
正卿方鎮名者六七人【舊唐書孔緯傳】孔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朝同
飾風發爲衣冠顯贍【舊唐書袁朗傳】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鄉之不以爲伍朗孫誼又以世有外戚稱功中爲蘇州刺史常因視事同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椎之曰司馬何事沛門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氏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第須歷代人賢——始可

稱翼老人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歷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慚而退
天下甲門 上見
高姓不可下嫁【舊唐書張□傳】……其部……謝氏一族……不育女自云——故也
地望高【周書□□傳】……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中
不嫁娶左武【舊唐書高士廉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自外所門閥後雖妄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貨故人謂之賣婚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貨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絶此謂之門戸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

新門舊望 見上

氏族志 見上

崔盧李鄭 見上

七姓十家 唐書高士廉傳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不得自爲昏

名宗望姓 唐書高士廉傳其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一梟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遺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敎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 見上

三后族 唐書竇威傳武德元年遷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從容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以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四弟同時列戟 唐書韋斌傳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猶爲太子少師————衣冠罕比者

韓陳許鄧衛趙魏爲多 唐書張說傳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后曰善

朱紫滿門 唐書田弘正傳帝欲獎山東承襲書風敎

悉遣子姪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榮冠當時

門功 唐書馬燧傳子暘以蔭至鴻臚少卿暘子繼祖生四歲以————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

韓穆二門 唐書穆寧傳先是韓休家訓子姪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尙————云

南鄭相北鄭相 唐書鄭餘慶傳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云

婚閥 唐書于頔傳頔附太原王閥爲從子以————自高

開家子 唐書杜兼傳係官貴賈陸是皆————

時望 唐書柳冲傳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及冲共取德功————之家等而次之

東眷西眷中眷 五代史裴皥傳皥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居涼者號————居河東者號————

衣冠舊族 宋史地理志洛邑爲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

將相鄉勳賢里 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以益先朝之功還武寧節度同平章事還京師命以其所居鄉前七月九日大立殿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從鄉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

分宗身 宋史狄棐傳本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仁傑————與棐案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三楊有盛門靖恭尤著 宋史楊畋傳唐有京兆尹憑居履道坊僕射於陵居新昌坊刑部尙書汝士居靖恭坊時稱————爲————而————

更執國政三世四人 宋史呂夷簡傳呂氏————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世綸集 宋史胡交修傳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自交修始交修實亦爲書號日————以修一門之遇

三世守鄉郡 宋史韓肖胄傳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人以爲榮後肖胄曾祖琦父治

三世以是經收敎 宋史謝文仲傳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敎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矣

五世登科第二世掌

詞命（宋史葛邲傳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
學名家高祖密至邲｜｜｜大父勝仲至邲｜｜｜）
｜｜以石室名其家（宋史文苑傳文同漢文翁之後蜀人猶｜｜｜｜）六世相繼爲宰
相（金史劉彥宗傳遠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仕遼｜｜）程一舉（金史程寀傳祖
冀任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五
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李金吾家（金史李獻能傳李獻能字欽叔
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衛
上將軍者時號｜｜｜｜）舅甥之貴（元史后妃傳太元初因其國族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
居締選當時史臣以爲
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因可嘉也｜｜）蓋有天其以廉爲吾宗之姓
（元史布魯海牙傳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
古以官爲姓｜｜｜｜吾故子孫皆姓廉氏）持
節分符先後相望（元史胡長孺傳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

人｜｜｜三狐五馬（宋璩華陽國志巴志閬中縣大姓有｜｜｜蒲趙任黃嚴也）書生門
戶（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黎仲卑襄陽人爲青州
刺史自甯以來雖無名位世世作｜｜｜｜）顧陸朱張
（劉義慶世說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注吳錄
士林曰吳郡有｜｜｜｜爲四姓三國之門門四姓盛焉）驪李
（張鷟朝野僉載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
夜乘明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焉）
莫犢子章（張鷟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
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
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牛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
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
意故至今爲｜｜｜｜）稱隴西李稹而不銜（李肇國史補李稹酒泉公義
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
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
刺史與人書札惟｜｜｜｜）岡頭盧澤底李土門

姓（李肇國史補四姓惟鄭氏不離滎陽有｜｜｜｜｜｜王家喻
皆爲丙甲太原王氏亦四姓之冗而世呼爲鈒鏤王家喻
銀質而金飾也）鈒鏤王家（見上）天下一家（李肇國史補楊氏自楊震號爲
關西孔子葬於潼亭至今七百
年子孫猶在閿鄉故
宅｜｜｜而已）修竹楊家（孫光憲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
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惟
直廬陵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郎大拜發以
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
其房子以具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鏤鑑爲名嚴以
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
｜與靜恭諸
楊比於華盛）欲一見鄭家譜（邵伯溫聞見前錄劉燁爲龍圖閣
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朔貊
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恐與吾同宗
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燁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不在
五派之中（馬永卿懶真子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
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

派｜｜｜宜以其仕宦不達而
諸公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宰相郎君狀元先輩（王闢
之澠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
登第後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
嘗爲｜｜｜｜今日｜｜｜｜
登科又是｜｜｜｜）百年家風閥（陸游老學菴筆記呂氏世居
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
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
洛道中遇陳元作詩云沙場尺寸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白
笑｜｜｜｜一
生腸斷國西門）身爲宰相再見子入政府（王明清揮麈前錄
國朝｜｜｜壽
考康寧｜｜｜其｜｜
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父子四上鑾坡弟兄三陪鳳閣（張世南游
宦紀聞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
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謨咸
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
第之明年賜科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

倂驅聯鑣有弟兄之美無章象偁同時踐父子之榮者惟三
洪皓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
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次仲子文安公遵亦入西省隆
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
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相承————之直—
—在望————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子史精華卷九十八

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人事部三

風俗

聖人化世其解在水管子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
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
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
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
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
正是以——之——

經俗管子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
—也————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
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
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也

好遵而刑於教管子曾邑之——孝友之爲人也恭以精
博於賭多小信可遊於僭

道正行善若性然管子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
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
是以民之———也

三不歸管子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
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
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
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此以鄉不資也

魯梁之民俗爲綈管子桓公曰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
—————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
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
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
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
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
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
十步不相見緤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

教民爲綈

見上危傳以利管子衛國之教———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遊於衛注謂其教便而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味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

———臨國政之方聞元倉子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則人醇樸夫人俗———猶蟻屬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

一意同欲晏子門外之內社稷之中杜食之民———

百里異習千里殊俗晏子古者——而——而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

轂擊相犯晏子齊人其好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令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擊轂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婦人而丈夫飾晏子靈公好———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澹泊恬愉子華子大古之時———鹿聚而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

鹿聚處見上

楚鬼越𧗙列子—人——人—

十姓百名莊子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邱里者合——而——以為風俗也

五素不得一紫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左右皆服長纓——

長纓甚貴韓非子鄒君服——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

其服不挑荀子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裸人衣出呂氏春秋禹之裸國——因也

陸事寡水事眾淮南子九疑之南——而——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

人不弛弓馬不解勒見上

被天和食地德淮南子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於——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謂大治

彈骨嚙臂淮南子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鬈首括領冠笄劗鬢淮南子三苗——羌人——中國——越人——其於服一也注鬈音墜以臬束髮括結髮劗剃也

周士肆秦士枸揚子——之——也

百夫決拾國語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國語員聞之——也——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

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戰國策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

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見上

家敦而富志高而揚見上

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戰國策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

窮鄉多異戰國策窮鄉多異曲學多辯注異俗

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史記律書孝文即位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可謂和樂者乎

自年六七十翁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史記律書孝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亦未嘗至市井

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

居官者以為姓號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

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洙泗之間斷斷如 史記魯周公世家甚矣魯道之衰也——也註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

輕心 史記三王世家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

庳車 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

門不夜關道不拾遺 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史記汲黯傳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齊魯於文學其天性 史記儒林傳夫——自古以來——也

仰機利而食 史記貨殖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淫地 上見

游媚貴富 上見

雕捍少慮 史記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

中具五民 史記貨殖傳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飯稻羹魚果隋蠃蛤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賈而足 正義曰果隋猶搖音包裹也

驩欣交通 漢書高后紀上有驩心以使百姓欣然以事其上——而天下治

以船為家 漢書五行志吳地——以魚為食

繫水土之風氣隨君上之情欲 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故謂之俗

鄉黨慕循其迹 漢書地理志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

賓養勇士民化為俗 漢書地理志初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

飲食以籩豆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

杯器食

冠帶衣履天下 漢書地理志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

好學猶愈它俗 漢書地理志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於——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魯東海多至卿相 見上

上氣力 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

出分出贅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家貧子壯則——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德色誶語 見上

齊部舒緩養名 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傳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

欲以此爲俗邪遂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罷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十月享會 後漢書郅惲傳汝南舊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

不禁火民安作 後漢書廉范傳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平生無襦今五袴

道路但聞誦聲 後漢書張霸傳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

以牛祭神 後漢書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祀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二山公嫗 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有唐后||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見吏衣草而出 後漢書崔寔傳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則||||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

龍忌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寒食溫食 見上

俗多妖忌 後漢書張奐傳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勵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汝南月旦 後漢書許

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俗有||評焉

射獵爲業 後漢書任延傳九真俗以||||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白首不入市井 後漢書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願朴乃有||||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首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浴佛設酒飯 吳志劉繇傳陶謙使笮融督廣陵彭城漕運遂大起浮圖祠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多||||布席於路經數十里

豪侈相高 晉書王導傳自魏氏以來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

家盡老莊象之辭 晉書裴頠傳尸祿耽寵||||||之|

崇飾華競祖述虛元 晉書儒林傳序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

事佛者十室而九 晉書姚興載記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矣

人胥祓除國子水嬉 宋書禮志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挾琴蓉飾赴曲和作 宋書禮志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之||而||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

北土重同姓 宋書王懿傳||||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

吳音不變 宋書顧琛傳宋世江

東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土氣猥獷齊書州郡志劉毅夜鎮姑孰上表曰於任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民不識義惟戰是習弓騎射齊書張敬兒傳南陽新野風俗——而敬兒尤多膂力歌聲舞節袨服華粧齊書良政傳序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文學蔚啟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魏書邢巒傳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遐遠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綜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

江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盛飾子女以招游客魏書僭晉司馬叡傳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竊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此其土風也仕宦之鄉陶染成俗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冬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極懽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也閑田興讓相稽反脣隋書地理志化於姬德則——而——習於嬴敵則——而——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蓬室柴門食必兼肉隋書地理志漢中之人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五月五日為鬬力之戲隋書地理志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一年蠶四五熟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少爭訟而尚歌舞——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雞鳴布上見銅鼓釵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俗好相殺多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競渡挐鉤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之戲大抵諸郡所出楚將役其功為效賽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

好食榆葉北史魏宗室王孤傳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故齊人號之為榆賊以刀尺相問遺舊唐書德宗紀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之咸合當時欣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以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村社作中和之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畏鬼惡疾舊唐書高士廉傳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竹茅為屋舊唐書宋璟傳廣州舊俗皆以——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舊唐書鄭惟忠傳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

辭云｜｜｜｜｜｜｜如黃阬（唐書宗室傳偃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
或禁之豈無驚擾邪遂寢
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屍棄郊飼烏獸號其地曰
｜｜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爲人患吏不敢禁偃至遣諸將約
殺之市屬禁俗屍　貴賤（唐書高士廉傳初太宗以山東士人
不再化遂革其風　尚閥閱後衰微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
多取貲故人以紙爲錢（唐書王璵傳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
謂之｜｜｜　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
用（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民間以青囊
之獻生子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百官進農書以
示務　山棚（唐書呂元膺傳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鬭號曰
本「出考（唐書韋挺傳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山東人質江左人文關中人
雄代北人武（唐書柳沖傳｜｜之｜｜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之｜｜故尚儒其和可與也｜｜之｜｜

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之｜｜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梗沃以蠻衆沃以酪（五代史四夷附錄于
闐其食｜｜｜
強牧（宋史地理志河北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氣勇尚義號爲｜｜｜土平而近邊
習於戰鬭　蹋青藥市（宋史地理志川陝四路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
十土之膝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
｜｜｜之　逐邪（宋史外國傳其風俗正月一日夜聚屠
集先盛爲｜然後驅逐出郭謂之｜｜　四月有遊嬉之處
遊船戲上見黃天（遼史禮志人月俗朔食於庭中謂之兼天　刻木爲兎分朋馬射（遼史
帖志三月三日爲上巳國俗｜｜｜走｜以船爲市
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
以楫爲馬（越絕書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給月單朝歌森成（組實鹽鐵論荊揚南有村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

樹穀畬莢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皆窳偷
生好衣甘食生自屠阜鹿歌舞鼓琴｜｜｜｜｜家無
斗筲鳴琴在室（極寬鹽鐵論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衛當天
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
修庭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　衒保散獵佃蕃社場（極寬鹽鐵論古者庶人魚
女矜飾｜｜｜
設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
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
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　朝衣新而暮衣弊（相齊
食者纔家五方｜｜｜｜｜｜新
楚之鄙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大諱人（王充論衡今婦人乳
相支就爲｜｜｜子自在其身齋戒之
人任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大乳置之
宅外此復惑也江北｜｜｜不諱人江南｜｜｜不諱大諱俗防惡
各不服臘（應劭風俗通由居俗汝南｜｜｜而質不楚俗常以皇
閥也十二月祭飲食世又曰常以始食也祭新用臘勝

民致春民野山民樸市民玩（前漢書地理志｜｜肝也｜｜｜｜｜｜｜處也　饒歲（周
風土記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酒　守歲　見息日（子
食相邀爲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賀
搜神記江南人九月九日　耕造次新龍之氣（常璩華陽國志俗
不用作事成以爲｜也｜｜　其人剛悍
｜牢楚（常璩華陽國志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
郵傑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
蕩友熟士大夫共會樹下（常璩華陽國志江州縣有｜｜｜圍至
食之　作五百石子（常璩華陽國志文川郡土地剛鹵不宜五穀
唯種麥而多木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
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
歲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也　珠娘珠兒（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爲
上寶生女謂之｜｜｜
｜生男謂之｜｜｜　單舟採菱歌折菱長歌陽春送深涉水道（鄺

元水經注博水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故城南渚滑
水謂處方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卯角
弱年女子或——｜——或——｜——｜——擷拾
者不言疲謠詠者自相和於是行李遊盻亦有慰於羈望矣世
謂之為陽城澱也
敦養 酈道元水經注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易以爲稱
辛壬癸甲為嫁娶日 酈道元水經注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上
——｜——也
門北戶以向日 酈道元水經注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此其大較也
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酈道元水經注林邑記曰松原以西——｜——｜——南移之嶺崪不踰仞
倉庚候春於其花翡翠叫鳴乎其南嶺夢濫
接綏城陽孫生獨步難遊條村在分故也
儀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大傳

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
曰——｜——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朕所委實對曰臣年
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
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
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
昇曰聞之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
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
塼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
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
令家道豐腹中不懷愁懷塼之義起在於此也
鬬雞卵 杜臺卿玉燭寶典寒食城市多——｜——之戲出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加雕鏤遞相餉遺
弄假雞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
鍼鼓水線解茶
扇天下 李石續博物志北人以——｜——南人以——｜——｜——
李石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狀刺文繡事爭規用針縷似有乃罷謂之——｜——以乞巧
青廬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拂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婿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婦上車踏鞍而環車三匝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臬三斤以塞窗箭一隻置戶上——｜——｜——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人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躪新婦跡又婦入門先拜豬欄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腋月娶婦不見姑
蔽膝覆面上見躪新婦跡
為梨花洗粧 馮贄雲仙雜記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
傳座 馮贄雲仙雜記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以錢相遺號——｜——
醉司命 帶下燒照……郡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

——｜夜於床下點燈謂之照虛耗
以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 哭送以為難而風俗相呼不以行第推——｜——行人——｜——｜——｜
不事形勢 邵伯溫聞見錄……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敢——｜——｜人隨貧富自樂於貨利不言也
愛梧敬松 邵博聞見後錄松柏杉檜皆美木洛陽獨愛梧而敬松
納雷鼓車 曾慥類說……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黳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稱尊老者為波 范成大吳船錄壬寅食後發嘉州復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曰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
天波日波月波雷波 見上
打耗 程大昌演繁露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
孟蘭

盆（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溫寒得中謂之———

爲婿家承門戶（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子史精華卷一百

人事部四

名譽

光名滿天下（管子）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　無翼而飛（管子）———者聲也———

訾譽（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者之謂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

毀外毀內譽外譽內（晏子）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對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

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乎———二讒———乎———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謀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三邪———乎———二讒———乎———三年而譽歸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名不徒生譽不自長（鄧子）———而———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飾成巧立（墨子）名不可———而———也譽不可———而———也

光譽令問（墨子）———先人發之

名當則生於實（鬼谷子）循名而爲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爲情故曰———————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主名

蔽鼠（商子）任譽———之———也

偏肥（列子）曰所———晉國黜之

宿名（莊子）枯槁之士———

溢美溢惡（莊子）夫兩喜必多———之言兩怒必多———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俎豆於

賢人之間〔莊子〕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予｜｜｜非其杓之人邪　杓人上見　行異相
非道異相反〔鶡冠子〕卩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者｜｜者呂氏
清之俞濁〔荀子〕傳而窮者皆也而｜｜者曰也　功名著槃盂銘篆著壺鑑春秋
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平｜｜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桀語〔淮南子〕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
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至今不　德名爲幾〔揚子〕或曰君子病沒
休〔注〕業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
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　餓顯〔揚子〕或問鄒
〔注〕光曰君子所集者德成而名顯耳　下惠非朝隱
者與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下惠隱〔注〕　修毫可以寄姓
餓顯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字〔抱朴子〕夫仕也者欲以爲名耶則｜｜｜何假乎良史何須乎饞鼎哉　先形生影〔抱朴子〕體曲者

忌繩墨之巷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誘｜｜｜　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史記樗里子傳〕秦人諺曰｜｜｜｜｜｜　名冠諸侯〔史記信陵君傳〕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
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不虛耳高祖每過
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名重太山〔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其處智勇可謂兼
之矣　兩人魏之名士〔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
百金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
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
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
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
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
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
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
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
之徒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上見　譽之不
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容口〔史記袁盎傳〕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
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皆｜｜｜乃見袁盎曰臣受
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　千
里不齎糧〔史記鄭莊傳〕使視決河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請治行者何也　圖畫麒麟

閣〔漢書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乃｜｜｜其人於｜｜｜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
霍氏次曰衞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
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
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
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
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　小冠杜子夏
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
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
是京師更謂欽爲｜｜｜｜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楚兩龔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
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謂之｜｜｜　東海蕭生〔漢書蕭望之傳〕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晏口陳災
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邪下少府宋

時問狀無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有所諱　通明相　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天子器
重　漢書游俠傳序成帝時外家
之樓護為帥陳遵為雄原涉為魁　王氏賓客為盛而
及王莽時諸公之間——　漢書游俠傳萬章為京兆
——閭里之俠——　爭欲揖章　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
諸侯貴人——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
莫與京兆尹言者　子雲筆札君卿脣舌　君卿與谷永俱為五
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後進冠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
樓——言其見信用也　公少孤與張竦伯松俱
為京兆吏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
雖異然相敬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並入公府　名聲
韁鎖　漢書敘傳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　羇旅　漢書敘傳夷
——之——注師古曰韁如馬韁也　惠外而——
注師古曰伯夷不義武王伐殷爭於不食而死柳　浮英華　漢書
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乖舛俱有令名　敘傳

——漢道德注師　聲盈塞於天淵　漢書敘傳若迺夷抗行於
古曰英華謂名譽也　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白馬陳從事　後漢書李憲傳富
——其吾徒之師表也　餘黨淳于臨等聚
眾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克帝
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從事自欲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　劉公一信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生為立祠號——云　平林後部攻新野不
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　來君叔天下信士　後漢
——願先下及伯升兵至即開城門降　書來
歙傳論世稱——　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
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
功　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
也　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
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　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

以此　鉅下二卿　後漢書馬嚴傳嚴少孤而好擊劍習騎射後通
多之　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
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
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儒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
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
稱其義行號曰——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
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
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五經
復興　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
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　魯叔陵
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伏不鬭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云　厥德仁明　後漢書蔡茂傳郭賀字喬
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
百姓便之歌曰——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白馬生且

復諫　後漢書張湛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
白馬帝每見湛輒言——　矣七年以病乞身拜
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
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中東門君　上　見以明德用　後漢書杜林傳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
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
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　北雖丁使求見　後漢
——其篤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書承
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會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
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廷憚其節名播匈奴時——遣
——得——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臣狀醜不可以　白衣尚書
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後漢
書鄭均傳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
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　杜母　後漢書杜詩傳又修治陂
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後漢書張堪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静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鄭公鄉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深敬於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通德門見上

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後漢書張楷傳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公超市後漢書張楷傳司隸舉茂才除

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

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書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

棄印綬追謁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至東海｜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後漢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天下第一後漢書胡廣傳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後漢書胡廣傳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比東海于公後漢書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之｜｜｜｜

子國有顏子後漢書黃憲傳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關西孔子後漢書楊震傳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楊伯

起

八俊後漢書黨錮傳時詔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杜喬爲侍中與侍中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靑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淸忠惠利爲百姓所安長吏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按今[illegible]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後漢書王符傳[illegible]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

前有趙張三

王後有邊延二君（後漢書延篤傳：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
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
人爲之語曰——）三君（後漢書黨錮
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次曰八俊
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
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
魏朗趙典朱㝢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
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
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
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八顧八及八厨
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見得御李君（後漢書李膺傳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同舟
上還喜曰今日乃——矣其見慕如此）
而濟衆賓望爲神仙（後漢書郭太傳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後漢書
李膺——同舟而濟——之以——焉）不與群有二龍（許劭傳
見虔亦知名汝南人——爲蚑虫一過（後漢書孔融傳不知貶毀之於
稱——已猶蚑虫之一過也蚑虫之
甚過末）汝陽趙元叔（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計到京
以爲旨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
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
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
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
悅顧謂坐中曰此人——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
諸君分坐）北郭先生（後漢書廖扶傳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
者皆爲說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
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
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蔣氏翁任氏童（蜀志王
嗣傳注
在郪縣傳曰犍爲楊安傳人世爲著姓風
鄉里成汝鄉人爲之語曰——）高儁（蜀志
好人九經學思

謀於時期望　四英（蜀志董允傳注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
謂之——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也）德
行楊君（蜀志楊儀傳注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
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
夭鄉人宗貴號
曰——）此屑（吳志吾粲傳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
奇之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
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
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聲）名擅北州（晉書歐陽建傳
陽建字堅石世爲
龔方有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
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與山俱傳（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
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
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
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
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
—至若湛輩乃
當如公言耳）杜武庫（晉書杜預傳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
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言其無

所不有也）好爲後世名（晉書杜預傳預——常言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
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後進領袖（晉書裴秀傳秀少好學有風
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操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
秀時人爲之語曰——）有裴秀　言談林藪（晉書裴頠傳樂廣與頠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
而不言時人謂頠爲——之——）金聲中朝　王振江表（晉書衛玠傳大
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
謂鯤曰昔王輔嗣吐——於——此子復——於——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
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正始之音　見上　八達（晉書安平
獻王孚傳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
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
俱知名故時號爲——焉）甚得宗室稱（晉書下邳獻王晃傳晃孝友貞
康謙虛下士——之——）儁望

晉書扶風武王駿傳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

言風流者王樂稱首（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謂｜｜為｜｜焉）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晉書劉毅傳毅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

南鶴北鷹（晉書崔洪傳洪少以清厲顯名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為｜在｜為｜）

復品（晉書閻纘傳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

斂錢為婚（晉書阮修傳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也）

王氏有子（晉書王接傳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哉）

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晉書陸雲傳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隱曰｜｜｜｜｜鳴鶴隱字也華張華）

二陸三張（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

稱為子貢（晉書羅憲傳憲師事譙周周門人｜｜｜｜）

敦煌五龍（晉書索靖傳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

清士（晉書周馥傳馥有二子密字泰元性虛簡時人稱為｜｜）

洛中奕奕慶孫越石（晉書劉輿傳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

越府三才（晉書劉輿傳時稱｜｜有｜｜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三俊（晉書顧榮傳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

五儁（晉書薛兼傳少與同郡紀瞻閔鴻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

卞氏六龍元仁無雙（晉書卞壼傳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元仁粹字也）

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晉書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嘉賓超小字也案世說作揚州獨步）

洛中三嘏（晉書劉惔傳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雅雅有｜｜）

京都三明（晉書荀闓傳闓與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葉清按嘏字道明）

淵源不起如蒼生何（晉書殷浩傳浩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當｜｜｜）

會稽三康（晉書孔愉傳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

掩鼻戲洛生詠（晉書謝安傳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

南北二元（晉書謝元傳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少郡南元之名亞於元時人稱為｜｜｜｜）

封胡羯末（晉書謝萬傳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謂韶胡謂朗羯謂元末謂川皆其小字也）

王氏三少（晉書王羲之傳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晉書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鑿齒曰｜｜｜｜｜時人以為佳對）

號為異行（晉書庾袞傳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之）

庾賢（晉書庾袞傳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

咸曰蜀有二郎(晉書杜軫傳:累遷尚書郎。時蜀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議論,朝廷莫能踰之,號——)

——一縣號聖君(晉書曹攄傳: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歎服——曰——)

江東步兵(晉書張翰傳: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

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晉書褚陶傳: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駿彥——先——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時擬王粲(晉書苻融載記: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人——之。)

王太保家法(宋書王弘傳: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明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

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宋書王景文傳:偃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其見知如此。)

三素望(宋書[illegible]傳: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

張氏五龍(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

昇明四友(齊書褚炫傳:——初,炫以清尚與劉俁、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為——)

入芙蓉池(齊書庾杲之傳: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入儉府為——。按芙蓉池南史作蓮花池。)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齊書江斅傳: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數曰——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竹林僕芳烈

鍾有紀清英(齊書何昌寓傳:昌寓與司空褚淵書曰: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拂忽去留,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

方軌叔茂追清彥輔(齊書徐孝嗣傳: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

王儉朝隱(齊書王秀之傳: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三世不事權貴(上見)

兩賢同時不有前例(齊書陸慧曉傳:還為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便——是——)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齊書劉繪傳: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言在一家之中也。按南史作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與此意同。)

語別

高平二超(齊書檀超傳: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為——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孝江泌(齊書江泌傳: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以別之。)

號曰任君(梁書任昉傳: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言如漢之三君也。)

如漢三君(上見)

充融卷稷(梁書張稷傳:稷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是為四張。)

無對日下(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惟舅與甥。)

加以清言殆將難及(梁書到洽傳:天監初,沆、溉俱蒙擢用,洽尤

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邱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

謝有覽舉王有養炬（梁書王筠傳）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東南之秀（梁書王筠傳）——所謂——工文度獨步江東

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梁書王筠傳）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元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其見重如此

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梁書何思澄傳）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

人中爽爽見上

二協（梁書顏協傳）釋褐湘東王

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

二傅沈劉不如一邱（梁書邱仲孚傳）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為之謠曰——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但指寄便不欺（陳書虞寄傳）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陳書張種傳）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陳書周弘正傳）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東府二絕（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蘭臺聚（南史到溉傳）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作衆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別矣尚文若賢哉陳太邱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

天下五絕皆出錢唐（南史杜京產傳）宋文帝云——有——而——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也

江右潘陸江左顏謝（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

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左——稱——號

第一官當用第一人（南史劉孝綽傳）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曰——故以孝綽居此職

百六公（南史張纘傳）少與兄緬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纘對闕其六號為——

任筆沈詩（南史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昉聞甚以為病（按）沈沈約

傅聖（南史傅琰傳）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

一臺二絕（南史伏曼容傳）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為——

發越（南史顧越傳）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元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大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以友游處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州埒故都下謂之——元

三王楚琳

琅未若濟南備圓方魏書宗室彧傳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
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
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
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
濟南風流沈雅時人爲之語曰—
三哲魏書王遵業傳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吏部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 袁諮議魏書
袁式傳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
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
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 擢穎閶闔名象魏魏書高允傳
人甚敬重之皆呼曰— 允嘗采二賢
性英偉— 李寶後 二高魏書高閭傳閭好爲文章亦閑書檄爲令
形邈遐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
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 三微魏書張烈傳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
亦高允之流後稱—爲當時所服

三足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十六

氣槩時青州有崔徵伯房徵叔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
與烈並有令名時人號曰—
與袁魏書祖瑩傳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
之語曰— 大騂然後
聲可立魏書常景傳恩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門振榮見
而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大—
矜道之所宜處危然後 今日之譏併爲雅聽父子北齊書崔瞻傳瞻
安可同暫假道之所全— 聲頌雕命騎
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陵侍宴又
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
俊博雅以麗騁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無能 能賦詩裴讓之北齊
共嗟賞之咸云—
書裴讓之傳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 諏勝於讓和不如
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
北齊書裴諏之傳諏之及皇甫和弟亮並 大邢小魏北
亮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

書魏收傳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
—言尤後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
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
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日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 寺中二
絕北齊書宋世軌傳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
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
日下粲爛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霄設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
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
善尺牘尤便傳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
—有裴漢 獨立君周書裴俠傳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
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侯清慎
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
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 六俊周書
唐瑾傳瑾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
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然

三足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十七

瑾尤見器重 黃騮年少周書裴果傳果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騮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
— 北府裴諏南省柳蚪周書柳蚪傳蚪爲湘東王元季府領軍孤仕與諏俱陽於時舊京荒殘人物罕
極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
中諏爲都督府屬并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
八米盧郎隋書盧思道傳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
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
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隋書
故時人稱爲— 樊叔
略傳遷汴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
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
— 白楊何妥青楊蕭昚隋書何妥傳時蘭陵蕭昚亦有儁才
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
日世有兩儁— 裴曾子北史裴延儁傳叔卿博涉有孝
—其見異如此 行時人號曰— 裴叔卿延

傳乐孫

陳留八俊舊唐書格輔元傳元德秀父德仁隋劒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鄭師元韜川部戶曹請君亮司倉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令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按名賢類人殊則事異故雖漢有八俊此亦並收餘倣此

五絕舊唐書虞世南傳太宗嘗稱世南有｜｜一日德行二日忠直三日博學四日文辭五日書翰

長雛鸑鷟鵷雛舊唐書薛元敬傳元敬隋選部侍郎道衡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德音為｜｜元敬以年最小為｜｜

紀趙舊唐書紀王慎傳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

裴李舊唐書裴行儉傳為吏部侍郎與李敬元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

劉孟高郭舊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為｜｜

陸氏兄弟皆陳無以加舊唐書陸元方傳偕行少時嘗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皆有才行古之｜｜也其為當時所稱如此

蘇李舊唐書蘇味道傳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

河中三絕舊唐書孫彥伯傳時司戶韋暠善判丞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

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舊唐書尹思貞傳以忤張易之被構出為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為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嚴厲吏人為之語曰｜｜其為人所伏若此

戶部二妙舊唐書韋虛心傳虛心兄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

方之漢世班氏舊唐書徐堅傳堅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

小楊山人舊唐書楊炎傳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

門第人物文章時稱三絕舊唐書李峴傳肅宗嘗謂峴曰卿｜｜皆當代所推故人為｜｜

御史雨舊唐書顏真卿傳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為｜｜

四夔舊唐書崔造傳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青錢學士舊唐書張薦傳祖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

大曆十才子舊唐書李虞仲傳虞仲父端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人俱在先成者賞端擢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附起姓為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因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元才子舊唐書元稹傳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

比之漢朝二馮君舊唐書馮宿傳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

釘座梨舊唐書崔潛傳潛子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言席上之珍也

柳篋子舊唐書柳璨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托為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

沈宋舊唐書沈佺期傳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

衣冠望風尋訪門巷舊唐書李邕傳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爭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

新羅國人願得為師舊唐書蕭穎士傳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使人朝言｜｜蕭夫子｜｜其名動華

夷如此
北京三傑（舊唐書富嘉謨傳）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

天上謫仙人（舊唐書李白傳）白既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也

有宰相器（唐書宗室傳）嶠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

更名千里（唐書鬱林王恪傳）子仁歷岳州別駕鄲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

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唐書屈突通傳）從子詮乃仁泉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特賚金銀八百兩絲千段

可語孫吳（唐書李靖傳）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與｜｜｜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

小杜公（唐書杜審權傳）與杜悰俱輔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illegible]

古名臣何以加（唐書魏徵傳）帝宴羣臣帝曰貞[illegible]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之後[illegible]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

此笏乃今甘棠（唐書魏謩傳）帝問家書詔頗有存者乎對曰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亦｜｜｜｜新解佩刀以賜二人

方漢石慶（唐書楊恭仁傳）恭仁性沖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既貴不以勢侮人故與望益重

可敵蘇武張騫（唐書鄭元璹傳）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將兵寇汾晉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為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璹置毒因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蕃｜｜｜｜｜｜矣

良二千石（唐書蔣儼傳）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台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得失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口完夥詔作籍年不可前刺史｜｜｜｜｜

兩絕（唐書張知謇傳）知謇歷十一州刺史躡以罪人嚴正發隱禁奸號｜｜

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器之｜｜又門皆列戟白首與其庭石表龍驤

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唐書虞世南傳）帝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十八學士登瀛洲（唐書褚亮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於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本官為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

鳳鳴朝陽（唐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日壞外以為高宗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為｜｜｜｜

三千（唐書王方[illegible]傳）[illegible]方[illegible]著書[illegible]與魏叔璘齊名王珣字伯玉與

[illegible]有前賢後賁（唐書[illegible]）[illegible]兄並[illegible]以文學稱時號｜｜｜｜｜

[illegible]中近左右[illegible]夫[illegible]多密不思一切搨毀皆[illegible]門[illegible]皆為次吏有職錄時人為之語曰｜｜｜｜｜｜

北門學士（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

蘇賈（唐書賈曾傳）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

能吏（唐書[illegible]傳）[illegible]用[illegible]日知[illegible]少[illegible]貧力學以明辯進至兵部員外郎與裴[illegible]同為[illegible]稱｜｜

名不虛謂（唐書蘇元忠傳）元忠好名與許以諸生見高宗元超曰見子水潛起依[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門出[illegible]自[illegible]帝目送謂薛然｜｜｜｜與宇相也

貞將元狀（唐書[illegible]）使[illegible]使吾元[illegible]中奉時號

令君四俊（唐書[illegible]）[illegible]｜｜｜｜｜時皆伯右之[illegible]入[illegible]

翰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解事舍人（唐書齊澣傳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詔誥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唐書盧從愿傳睿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

————霹靂手（唐書裴漼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怪之琰論曰同二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自是案數百崇義使讞決之日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後尹熙熙（唐書李叔明傳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具瞻允斯）吳中四士（唐書包佶傳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楊穆許李（唐書楊憑傳也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

善一時歆慕號————）二鄭（唐書鄭從讜傳從讜與時鄭畋以宰相鳳翔移檄詩賦兩人以忠義相掎角從讜號允猶之號——上）云 人號小杜（唐書杜牧傳牧於詩情致豪邁——為——以別杜甫云）當世仲尼（唐書丁起居僕兼太常卿稱儒使皆題詩太子勸以賜羣書像使殿號————上猶書其寵遇如此又使魚石國伸大了如曰今公為唐李宗閔位宗閔典貢聚所取多知名）似衛玠（唐書表微傳表微與士若李郃許康佐袁都等世謂之——）貞弼裴説居韋鼎慕府皆厚相推挹深器謂表微——————）樂和李公（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云）一龍（唐書賈稜傳文會有高節當時清德者號————）芝眉宇（唐書元德秀傳德秀善文辭作蹇上賦以自況房琯見德秀歎息曰見——————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三賢（唐書元德秀傳德秀少孤事母孝舉兄弟為河南尹孫逖頌上劉迅及李華

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元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 五鶚鸞（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為——————謂踐子年五歲聞無不知也）崔李蘇杜（唐書杜審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文章四友見許人韓翃（唐書韓翃傳李勉在宣武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所與德宗曰與——————）三十六英雄（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鐵肝御史（宋史錢顗傳自上）白馬三郎（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衙從為州家錢倖老至馬貢灌舊以給朝請而怡然無請官之色蘇軾道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魚頭參政（宋史魯宗道傳權倖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因

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王同文（宋史王博文傳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同文詩有篇為公忠人呼之——）——問羅包老（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呂七字舍人（宋史呂溱傳溱敏善議論名精不到有————）——韓吉推許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云 程門四先生（宋史呂大防傳大臨字與叔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號————）照學三舍人（宋史李大臨傳大臨清正有守論議誠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云 祖徠先生（宋史儒林傳石介字守道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江左二寶胡伯汪藻（宋史文苑傳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徽宗新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眾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酒樓仙（宋史文苑傳石延年喜劇

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
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
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
有一｜｜來飲已乃知劉石也 前有谷神後有婁室〔金史紇石烈良弼傳紇石
烈良弼本名婁室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
人爲之語曰｜｜｜｜｜其從學者後皆成名 冷嶽
十俊〔金史孟奎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奎其一也〕 孟四元〔金史楊伯仁傳
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
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時論以爲知文 滿朝
清〔元史朶兒赤傳父斡扎簀剛撒都忽爲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 花馬平
章〔元史卜顏鐵木兒傳常乘花馬時稱爲｜｜｜｜兒｜｜云〕 蕭同〔元史同恕傳時蕭𣂏居南山下道爲當世人城府必
至恕家士論稱之曰｜｜〕 聲聞之壽〔徐幹中論大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

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
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一世龍門〔劉義慶世說目李
元禮｜｜〕 過江第二流〔劉義慶世說世論溫太真是｜｜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
溫常失色〕 大才槃槃〔劉峻世說注續晉陽秋｜｜｜｜謝家安〕 晏嬰清節〔酈道元水經注北門外東北二
百步有齊相｜｜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
弗更爲誠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
｜｜｜〕 王後盧前〔劉肅大唐新語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
甲 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辭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
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
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
則信然愧在｜｜〕 旗亭畫壁〔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
｜則爲誤矣 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
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貰酒小飲忽有梨園
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

有妙妓四輩尋跡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
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
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
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曰一絕句尋
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
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
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
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
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
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
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
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
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諭其故皆起
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懽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

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
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李肇國史補宋清賣藥於
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賣藥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
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
｜〕 文章李益門戶李益〔趙璘因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
｜｜庶子爲｜｜｜｜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
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孟詩韓筆〔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 李白粲花〔馮贄
雲仙雜記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
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之論〕 鎖樹錦半臂〔孫光憲北夢瑣
言唐鄭愚爲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
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榮陽除廣南
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
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

至三四不覺日夤閣於宮禁（歐陽修歸田錄）王嗣之夫人梅鼎
｜｜｜｜也　臣之女也景祐初擢爲副使梅
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　于軸
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也
不如一書（沈括夢溪筆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
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
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
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
｜｜張景
｜鮑清風（方勺泊宅編）先子既老遁還浙予侍至杭州
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閱遺藁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
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浮雲終老綠清風初以爲先
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稍與前輩語方知是閩乃鮑當郎中
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而正夫頃乃寓此
肆業先子終老有綠清風　日月不能磨而銷（王稱東都事略）歐
之兆已見於布衣時矣　陽修贊孔子旣殁

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雄揚雄之後而韓
愈繼愈之後而修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說正化本而
振儒風遽然以所學人發爲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
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葢天之所畀也故天下翕仰之如泰山大
河｜｜所｜　瓦爲之碎樹爲之折（張淏雲谷雜記）司馬溫公元
｜｜｜矣　豐末來京師都人聚觀
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
登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君願一識司馬公耳
至於呵叱不退而屋｜　政事僕射（馬令南唐書）先主昇元義元
｜｜｜｜枝｜｜｜　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
廷紀綱修典禮釐法律以抑　文價高北土（馬令南唐書）偽
躁進中外謂之｜｜｜　高越燕人也少爲
士淸譽有才思　桃杏嫁東風郎中（范公偁過庭錄）張先子野郎
｜於｜｜　中一叢花詞云傷高懷遠幾
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嘶騎漸
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
還是斜月簾櫳沉恩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
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有地以故至都謁永叔閽者
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　連底清連底凍（李元綱厚德錄）廬山二
此乃｜｜｜｜｜　連伯氏庶字公錫仲氏
庶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沽修孤
潔後當官人號爲｜｜｜　元禮加以和人號爲｜｜｜
之湄水無波然撲人札然歸雅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
道作｜｜｜詩以道之默爲宋蒙石曼卿詩蒙永叔文采而不叔
亦有詩目贈之三　湖州鏡（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清泉應陵
象篇而我溫一名　以鉶漫有一斛至畢中計其貲｜
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好議論顧樹運孫是貲｜滅六
七向棄二公蜀巴大閒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
巴東（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稱爲｜｜｜
以比前蘇渭南
韋蘇州之類

子史精華卷一百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人事部五

眉壽

無方而富（管子）｜｜者生也（注）生全則萬物輻湊生盡則澌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

寡疾難老（管子）｜｜士女皆好

麥邱封人（晏子）景公遊於｜｜問其｜｜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永年（子華子）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瞋瞋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藏植柤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

華髮顛頂（鶡子）暢之四支接之肌膚

而猶彌含者其唯聖人乎

林類百歲（列子）｜｜年且｜｜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榮啟期三樂（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也

不待將迎（列子）｜｜｜｜而壽（注）自壽者不由接養

彭祖八百（列子）｜｜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

大齊（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

彭祖以久特聞（莊子）而｜｜乃今｜｜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成鳩萬八千歲（鶡冠子）泰上｜｜之道一族用之｜｜｜｜

復彭祖（荀子）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

樂易（荀子）｜｜者常壽長

齫然齒墮（荀子）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而｜｜矣

美意延年（荀子）得眾動天｜｜｜｜誠信如神夸誕逐魂

畢數（呂氏春秋）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其｜也

食氣（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人可壽以其仁（揚子）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乎曰物以其性人｜｜｜

眉黎耋鮐（揚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黎宋

衛兗豫之內曰耋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

喬松（戰國策）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之壽

春秋高（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修道而養壽（史記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也

口中無齒食乳（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罷歸已九十餘（史記）儒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之時固｜｜｜矣（按）固轅固生

魏文侯樂人竇公（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注）師古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

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日導引無所服餌 一子不事二算不

事（漢書賈山傳）禮高年九十者｜｜｜八十者｜｜（注）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華首（後漢書樊準傳）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之老 百歲猶有壯容（後漢書華佗傳）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而｜｜時人以爲仙 菊水

三十家（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 度遼將

軍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魏志明帝紀注）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范明友｜｜

｜｜言語飲食如常人 遺種之叟（蜀志許靖傳注）魏略曰王朗與文休書曰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儔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 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晉書石鑒傳）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時人美之 李八伯（晉書周札傳）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 燈下細書二三千卷（齊書沈驎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復成｜｜｜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年過八十耳目聰

明（見上） 呼爲四皓（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頭有肉角（南史梁宗室暎傳）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暎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一又無生息家缺養之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

多異所傳 生兒無影（南史梁宗室暎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兒遂｜｜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 一百七歲精爽不

衰（魏書羅結傳）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幷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 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見上） 賜居築城（見上） 每月稱六十

九（魏書傅永傳）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遷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記三十五政（北齊書宋世良傳）及代至領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 緋衫牙笏綠衫木笏（舊唐書肅宗紀）特賜老人

九十以上｜｜｜｜八十以上｜｜｜｜ 氣海常溫（舊唐書柳子華傳）子華二子公綽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耳 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舊唐書孟詵傳）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 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憒然｜｜｜其｜｜ 侍老（唐書元宗紀）丁酉宴京師｜｜於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九老圖（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盛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

服常春藤（唐書姜撫傳）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 乞官便養（宋史太祖紀）前虞縣尉鄢陵許

亦年七十有五日言父璵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一｜以，因召璵厚賜之授永部陵令**多壽老氏**宋史

宋琪傳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日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致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表爭授辭作

｜｜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洛陽耆英會**宋史文彥博傳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好事者莫不慕之**兄弟眉壽**宋史朱昂傳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習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歸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許｜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日奕奕有紫光**宋史劉庭式傳字得之齊州人老於廬山絕粒不食｜｜｜｜｜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命以策杖為洗兒禮**金史盧璣傳泰和初詔璣

天壽節頒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強｜所｜｜物**與日月俱**焦氏易林

壽如松喬**金齒鐵牙**焦氏易林｜壽考宜家**出入百歲**王充論衡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矣**太平之世多長壽**王充論衡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人百歲之壽蓋人之正數也**邵公百八十**王充論衡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壽必用道所以盡命**荀悅申鑒或問凡壽者必有道并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

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徐幹中論大壽有三有｜｜有｜｜有｜｜｜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壽木林**王嘉拾遺記東棲閩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食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懷葉不老**見上**聲容朝服之**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

霜毛生頷雪刺滿頭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籍添將簪備員廊廟｜｜｜｜｜求退歸耕桑[illegible]岩穴**發壽軍**陶穀清異錄太清草木方云餌鍾乳者｜福術｜｜**乞年**黃休復茅亭客話偽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為名**鷄窠小兒**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遇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

曰叔遐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久見梁上一｜｜中有一｜｜｜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數納絕取下子孫列拜而已**同甲會**彭乘墨客揮犀文潞公任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太中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食柑十年**何薳春渚紀聞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首申公父綏嵩公會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榦理大既食之創令收核種之後圖坐人竊笑蓋七八十｜後公｜｜而終**五老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為｜｜｜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

九老][無九老貫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強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獨分曹與往社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耆高年是時歐文忠爲守睢陽而嘆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亦云聞說優游多倡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玉精神 陳鵠耆舊續聞新話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宮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已八十餘以詩送之有當年春榜舊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褒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將仙洞府岩前猶見|||

讀千字文有悟 陸游老學庵筆記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所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過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開第八秩 龔頤正芥隱筆記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用之自注行||||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早慧

孔子不能決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使嬰兒矜 淮南子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以類相慕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

九齡與元 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而我玄文

茂良不必父祖 揚子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也

幼立 文中子繇師凡問非常賢問貫璞以齒璞曰始冠矣師元曰可其||也

廋辭知三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三掩人於朝 上見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其試臣 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

七歲而爲孔子師 上見

外黃舍人兒 史記項羽紀羽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多知可令學經 前漢書張禹傳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

辭言嫻雅 後漢書馬援傳附朱勃傳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七歲通論語 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能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嚴子

繭栗犢能負重致遠 後漢書趙憙傳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以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豈||||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聖童 後漢書張堪傳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

張曾子 後漢書張霸傳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

我饒爲之 後漢書張霸傳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故字曰饒

所經履莫不暗記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讀書五行並下

奇童 後漢書杜根傳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思時人貴之 開壁出書印封如故見上 奏拜童子郎
後漢書左雄傳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何不言日
食之餘如月之初 後漢書黃琬傳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
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 可為人師 後漢
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 吳氏不乏季子 後漢書吳祐傳
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
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世——矣 累世通家 後漢書孔融傳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

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
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眾
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
明必為偉器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後漢書黃香傳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
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 船稱象 魏志鄧哀王傳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
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
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黃中通理 魏志劉廙傳廙年十歲戲於講堂潁川司馬德操拊
其頭曰孺子孺子——寧自知不 一覽之傳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

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
有材度聞輅——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
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
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
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
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
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先飲三升見上 鼓旗相當見上 文采葩流見上 少引聖籍多

發天然見上 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見上 神童見上 隨目
所見賦成後坐 吳志朱桓傳注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
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驪驥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
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
中獲隼高墉三人各—其—而—之皆—而—據大懽悅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晉書明帝紀明
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
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
——則————由是益奇之 常日白頭公何在 晉書成帝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

味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亮對曰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猛獸虓吼獨立不動〔晉書王戎傳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在檻中——震地衆皆奔走戎——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道邊多子必苦李〔——見上〕

見人舉動便識其意〔晉書王澄傳生而警悟雖未能言——————〕

不惜金環〔晉書傅暢傳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六歲能屬文〔晉書陸雲傳雲字士龍——————〕

終賈之儔〔晉書潘岳傳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也〕

羣兒率〔晉書李矩傳童齓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

講未半便已解〔晉書王珉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

尚幼——————云——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火在斗而柄熱

著襦下亦當煖〔晉書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中——尚——今既——————母甚異之〕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書謝尚傳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席賓莫不歎異〕

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晉書謝安傳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後當——————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亹亹逼人〔見上〕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晉書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遂拂衣而去〕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謂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見上〕

神明清審志氣貞立〔晉書孫晷傳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非常童也〕

非常童〔見上〕

聞叱牛聲投書而泣〔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父耕——————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作鄭元碑〔晉書戴逵傳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司隸縛人不縛小兒戲〔晉書苻堅載記高年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苟

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也〕

下頭上金鈴為母灌佛〔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先令取弟〔宋書徐湛之傳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書宗愨傳叔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

藍田出玉〔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大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豈虛也哉〕

草翁風必偃〔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答曰——————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

必負今行偶刻本之誤

名冠同門號曰顏子 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

王子師之流 宋書自序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也與衆人其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

刺史出獵獨避不視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趙伯符||百姓聚觀懷珍||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當為名器 齊書江斅傳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

舉動閑詳應對會旨 齊書謝瀹傳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獨人廣衆之中瀹||||帝甚悅

取素琴石 研齊書王慈傳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義恭善之

析計遂

知六甲 齊書劉歊傳歊年六七歲遺用子有胸三篇歎||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欲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作黃雀賦而歸 上見

吾宗不衰寄之此子 梁書王暕傳暕年數歲常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暕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暕父曰||||

應對爽徹 梁書王訓傳訓十六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

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群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由是中表異之

洗改解書見而輒詰 梁書南康王績傳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之便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警

正欲枕石漱流 梁書何協傳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携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永嘆息曰顏氏與於此子

聚土畫城指麾分別 梁書陳慶之傳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异甚奇之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阿士孝綽小字也

孝童 梁書王規傳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

童子學士 梁書宗懍傳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

六時禮佛 梁書建平王大球傳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不應度及諸孫 梁書陶季直傳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

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文舉之對 陳書虞寄傳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不是過也

自講一經 陳書周弘正傳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

已堪見代為博士 陳書袁憲傳憲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頤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尊君此郎||||

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宗詢其策修君正曰我豈能用欽侯兒買第助學司術之及志試爭起鬬雞志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壽曰哀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試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欽孫孝克井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玉映爲辰蘭芬紹歲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河耶英擧日茂月升

發德韶年表㳟丱日 陳書鄱陽王伯山傳｜於｜岐｜於｜｜｜府

名前羲石 陳書時璵傳大同末雲公交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璵時年八歲於｜｜｜由是京師號曰神童敕雲公璵交

八歲擬回文研銘十三作柳賦 陳書陸瑜傳弟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緩時爲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咸以此賦爲俊其異才

何妨復有顏閔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我｜｜｜｜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雖小重也 南史謝朏傳宋孝武帝游姑孰敕朏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按雖小重也用左氏語南齊書作雖小奇童也則雖小二字無著恭刻誤也今錄南史

殊有局幹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遙欣偶敏｜｜｜｜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必成令器

日誦九紙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

七歲能讀十萬言 南史王僧孺傳｜｜｜｜｜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追步惠連 南史謝貞傳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矣

江夏黃童不得無雙 魏書宗室順傳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敵豐奇之白猷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比比｜｜｜｜｜也豁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速定大計 魏書李承傳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於是遂決仍命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厚賜爵姑臧侯

苟非鬭力何足童稚 魏書陸琇傳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馛奇之遂立琇爲世子

求衣就學 魏書閻景先傳景先字光胄幼孤貧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然後｜｜｜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則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

神駒 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爲｜｜｜因以爲字

鹿雖禽獸得食相呼 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而況人也

自此之後未仕鄉貧

意之所悟成人尠屈 魏書胡叟傳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與｜｜交論｜有｜焉

鄭玄何稱言若老成 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聖小兒 魏書[illegible]傳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三爲中書學生好學射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號爲｜｜｜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當夜讀書勞倦不覺大睡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

敢還取乃置硯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

置硯於前　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見上

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齊書王紘傳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捨嗟賞之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一覽便誦北齊書元文遙傳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賞之河間邢劭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忠孝之道　實銘於心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麤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之｜問者歎服

為戰鬬之戲　有軍陣之法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指麾部分便｜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

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

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月令｜自見碩乃歎服

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并｜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

四歲誦三都賦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字仁顯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能｜及孝經論語

封侯泣下隋書李崇傳崇字永隆父果有勳勞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迴樂縣｜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自杖三十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不令韓白衛霍獨擅高名隋書宇文忻傳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年十三作國僑贊隋書薛道衡傳｜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頗有詩致見者奇之

輒畫地為城郭隋書薛世雄傳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

唯絺與綌服之無斁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以是大見嗟賞

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北史

李渾傳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知刈瑯琊稻舊唐書李百藥傳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燈盞柄曲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衆咸異之

童蒙集舊唐書權德輿傳生四歲能爲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十卷

觀者如堵舊唐書楊收傳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敗其｜收嘲曰儀幸無麟角何用觸藩若是

升堂有邊應自得門

甘露頂舊唐書裴敬彝傳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

此生岐嶷出自天然舊唐書蓋文達傳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若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指之無舊唐書白居易傳載與元稹書曰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字｜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器大適小舊唐書孫思邈傳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難爲用也

年十四作蓮華賦舊唐書岑文本傳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理寃辨對究暢無所詘衆屬目命｜｜｜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風格方整唐書韋爕

傳神龍[illegible]安石爲中書令時甫十歲投謁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覽千言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弱敏悟｜｜｜至｜｜輒覆誦

童丱不凡器不可量唐書盧懷慎傳懷慎在｜｜｜已｜｜｜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

後來王粲唐書蘇珦傳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之｜｜也

哀江南賦升讀輒誦唐書蔣乂傳乂性鋭敏七歲時見庾信｜｜｜｜｜｜｜｜

黃初元年無二月五代史唐臣傳張策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寶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指顧如將帥五代史雜傳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

門者此兒也

大吾門者此兒見上

童子及第宋史甘贄傳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承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

不銚鏡宋史宋祁傳爲兒童時｜｜｜｜｜｜｜｜｜｜

畫地爲大第宋史存道傳兒時嘗戲曰此當分賑孤遺

進擬應對如成人宋史司馬池傳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客皆驚嘆按朴池曾孫

蘭筋未就宋史王珪傳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耳

持石擊甕宋史司馬光傳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

銀杏對金桃宋書陳壎傳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壎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架中｜｜使屬｜壎應聲曰｜｜｜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悚然曰亡友不死矣

以指

畫八卦宋史道學傳朱熹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丨丨沙視之丨丨也得汗青一幅紙不孜
此生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丨丨丨丨丨丨始讀書自能成句遼史楊佶
傳幼穎悟異常丨丨丨丨識者奇之臥看青天行白雲金史移剌履傳父聿魯早亡聿曾之族兄興平
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方五歲晚臥簷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丨丨丨丨丨丨者耶德元聞之驚
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塗細字改青作相金史程輝傳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
說率用凉藥輒違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井細事四字添壽丨丨丨丨丨輝頗歎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初
學語輒畫地作字金史楊雲翼傳雲翼天資穎悟丨丨丨丨丨丨丨日誦數千言生未期識
十七字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丨丨丨丨視書七歲能作大字及數尺者

金史麻九疇傳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丨丨丨丨丨丨草書丨丨丨有丨丨丨丨一時目爲神童資超兒輩元史選舉
志童子舉皆以天丨穎悟丨出丨丨丨或能默誦經文皆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
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張精篆籀陳通性理見上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
元史岳柱傳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何大驚即易之
解衣沃水滅火元史馬祖常傳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丨丨丨丨丨丨以丨咸嗟異
之畫地爲戰陳元史齊榮顯傳宋顯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丨丨丨丨丨丨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爲
千戶佩金符更三師元史許衡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
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

止如是者凡丨丨丨識風丁元史王恂傳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丨丨丨二字童子著聲元史
袁桷傳桷韶之曾孫爲丨丨時已丨丨賦梅花百首元史歐陽玄傳玄十歲部使者行縣元以諸生見命丨丨丨詩立
成十首晚歸增至丨丨見者駭異之以指畫地或三或六元史伯顏傳三歲常丨丨丨丨丨丨丨若爲
卦者五稱而五窮逸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丨丨丨丨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惡稱生聖越絕書子曰子何年
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丨丨丨丨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
主賢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年十五相荆劉向說苑
介子推行丨丨丨丨而丨丨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

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背誦六經王嘉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鄰
中讀書日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至十歲乃丨丨丨丨姊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
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鄰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
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振古
無倫見上舌耕見上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世說宋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項託楊
烏之儔劉峻世說注陸雲別傳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爲丨丨丨丨褚先生復出劉峻世說注褚氏家
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鴻鳥水碓二賦陸機見而奇之曰丨丨丨丨丨矣

小兒當取小者劉峻世說注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諸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法——————

枯樹賦避字易韻張鷟朝野僉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庾信————將及篇終——談——因——其——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六事齊舉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絶————代號神仙童子

以公配木以鬼配木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見召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耳

鄉人號洪兒紙馮贄雲仙雜記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

闘沙成聽嵇康馮贄雲仙雜記房琯少時曾於洲渚上——棹——————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

高軒過王保定摭言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而造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

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彭乘墨客揮犀王雱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者——————者——客大奇之

見陛下一如父母彭乘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因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上歎賞久之

二公並絕葉夢得避暑錄話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既——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所習者自陳請易納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纔終篇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珠帽於懷岳珂程史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從觀內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襍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列樓觀雲繚驚鬧次雷動士女仰視喧鬧閧轉盻已失所在驂騶皆憔愕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故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越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陔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妹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頷以占對不凡且嘆其早慧因呼有司合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以歸且以其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若已如此南陔宗自號政和間有文聲然乃不副充其幼若也

紅繡如流王明清揮麈後錄李撰字子約毘陵人曾文肅在眞定李爲教授家乘約夫人嘗招其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名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皆布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與李之子奮甚然恐皆——————

避雨應對陶宗儀輟耕錄朝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在道傍傘下——平章問曰學生能——否曰能平章曰青傘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宴而以所紫綵紬贈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䙴酒相召 荀子以—爲—以—爲—所以屬親戚也 **馬往犬報** 管子諸侯之贈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小侯以—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 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 **如比目** 鬼谷子其相知也———之魚 **無町畦** 莊子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人於無疵 **無崖上見豪之喻麻** 荀子———而—者交也 **貌執** 荀子———之士者百有餘人〔注〕貌執得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 **槐榆橘柚合爲兄弟** 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閬一和也是故——與———而————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 **巷結朱輪堂列赤轂** 抱朴子疾謬翁伯秦胡附———之軌———之客轄車盈街藏奏連車並爲遊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 **遺食經荅酒誥** 文中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吾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測交** 戰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也〔注〕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 **爲丈人麤糲之費** 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 **賀錢萬** 史記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實不持一錢 **約歡** 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 **五百金爲酒** 見上 **送奉錢五**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三何獨以— **門外多長者車轍** 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有— **市道** 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雅游** 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 **持羊酒賀兩家** 史記盧綰傳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同日生俱學書** 見上 **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 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之———邯鄲———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跪起如子姪** 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按漢書作子姓 **其游如父子然** 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

也

恨相知晚見上

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以交驩

大署其門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門可設雀羅上見

相賀召漢書宣帝紀令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

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無所失意按增信曾孫

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白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按博張博

賜咳唾見上

共壺飯之親漢書杜鄴傳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而將相加驩

官屬雨立闕巷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轄漢書游俠傳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收贍交結漢書王莽傳——名士——將相卿大夫甚衆

解瑑以進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其——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椎碎之自裹——休乃受按休孔休

得意者咸從捧手後漢書鄭康成傳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覿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有所授焉

登龍門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後漢書鄭太傳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吾無憂矣

倒屣迎魏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之

出同輿坐同席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則——則——

獨拜牀下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德公初不令止

不知何者是客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也

門無停賓蜀志呂乂傳乂又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

傾財醫療蜀志張嶷傳嶷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孫策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門無雜賓晉書王祥傳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弔之——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書王戎傳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晉書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小雀遇我 晉書王育傳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使我畏死鶴乎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傳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半道要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

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 宋書劉敬宣傳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拂席改服 宋書羊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 宋書顏延之傳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歡欣定交款著分好 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未嘗不勤懸古人國士之心務乖尚友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構姻為交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

危拱傍遑略不矜裾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

五交三釁 梁書任昉傳敍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頤頰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

見之瓶乎然因此｜｜是小｜｜敗德婦叢會歟相若一壁也難周易攜貸以所聚二壁也名隨發貸貞介所產三壁也古人知三壁之爲硬擢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積勢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上見分鳧鶩之稱疑沾玉筆之餘瀝上見權輕重屬鼻息上見

候者滿水陸 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郡｜稷｜｜｜｜稷留數得還京師人莫之識

脫襦割氈 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常宿衞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而就學不倦嗟歎久之乃｜所著｜并手｜半｜｜與革充臥具而去

以麈尾況重席 梁書謝舉傳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所執｜｜爲之以｜｜焉

寄金獨在 陳書歐陽頠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蒍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

儒者稱爲口實 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周書寇儁傳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燕語彌日恒謂人曰｜｜｜｜｜｜｜｜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謝章 周書冀儁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至觴酒通夜

海物十瓶 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

苟謝曰臣未嘗出貲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真率會 宋史范純仁傳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

荷鍤剗雪解錦裘質錢 宋史上閣傳閣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閣母寒俄｜一｜｜行二十里訪之閣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亟出｜所衣｜｜｜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

以此馬臨行 金史移剌子敬傳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識者韙之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梅以｜｜之｜者乎

韓言風詣 焦氏易林｜｜｜｜自相詆諆

送客至此折柳贈別 三輔黃圖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橋｜｜｜｜

我成輕薄京尹 劉義慶世說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

牽攜相招 酈道元水經注白土公與友｜｜｜｜者每至索郎有顧思同旅常索郎反語爲桑落也

千里面目 顏氏家訓江南諺云尺牘書疏｜｜｜｜也

金龜換酒 蘇特衣冠盛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爲謫仙人以｜｜｜｜與之具飲

買春錢 馮贄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

贈鳩十二籃 馮贄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翺贈十二籃

贈鳴牙餅千枚 馮贄雲仙雜記許康佐詣劉遵｜｜｜｜｜｜曰斷微物也助雨日

暖寒會 王仁裕開天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之｜

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景望蒙齋筆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兒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梳山下遺

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徙山澗旁種藥滿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爲藥圃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行然｜｜

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紙數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或｜｜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求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與作一單紙而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

煖屋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房之禮其來尚矣

施予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 管子侈靡篇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者聖王之祭也

壹士 管子｜｜以爲亡資往游以壽殞濟士以爲亡去之資

沉浮 管子｜｜示輕財也注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

分倉粟府金 晏子春秋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而遺之

壽三族 晏子賴君之賜得以｜｜｜及國得｜｜皆得生焉

天布 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也

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 戰國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燒券 戰國策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其｜民稱萬歲

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 後漢書宦者傳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其｜｜｜之｜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捐金 後漢書荀彧傳質公業瓌豪駿許升騰楷說時逼｜｜係朋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蜀志許靖傳袁徽與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何心獨飽 吳志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權更以奇之

請二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百萬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焚車 晉書阮裕傳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 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鄉黨宗族以是重之

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晉書郗超傳愔又好聚斂｜｜｜｜｜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平生無長物 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其簡率如此

與不待積取無謀實 宋書顏延之傳庭誥施者唯

發白人心乃出天則｜｜｜｜｜｜直散千金滅不可能
驕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江秉之傳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淄並以簡約見稱｜
｜之｜｜妻子常餓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
作穤袴賜凍者梁書安成
王秀傳每冬月常｜｜以｜｜
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餓乃白
諸兒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其｜
我有車牛衣裳可貸
餘家有可貸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災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
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其周給如此
脫白綸巾以贈陳書
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
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常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

基入寺門｜｜｜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直器
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媼姓名不答而去
恆給祭
者以其恆於孝思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
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馮奇苻括至
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
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
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
｜｜｜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債了矣隋書李士謙傳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
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
酒食對之燔契曰｜｜｜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
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
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
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
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李參軍遺惠見上
蔬菜拯

婦幼舊唐書蕭復傳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
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
對曰復以家貧而｜｜｜將以｜濟｜｜｜耳儻以易美職於身
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
白襯衙畫必唐書宗室皐傳以符遺人｜｜｜庳府倚印署
周
給無親疎之間唐書李勉傳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斛與其父黨皆貞施貧所｜｜｜｜
輟馬
傾褚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交游闕而澤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所乘｜｜｜以濟自罷所舉是歲
澤上第
一日千縑宋史王佶傳子鼎奉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
義莊宋史范仲淹傳妻子衣食
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里中以贍族人
儲楠皮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楠時中州艱得蜀藥其
價倍常庭瑞課閩卒日入楠皮若干升｜之人爭贖也賈人
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一石得錢以濟貧不感之
人

以鄭莊稱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爲輕貲急施｜｜｜之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劉向說苑
孟簡子相梁并衞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
衞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
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
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
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
必矣吾不能以｜｜｜｜吾不能以｜｜｜｜吾窮必矣
蕉濃陰范攄雲溪友議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爲
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
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
郡俸薄向爲衣食之急濡轍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
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
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之影即是｜｜減四海數滴
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

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解金帶置庭下**李元綱厚德録趙閱道少保常知越州値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腰間｜｜｜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以麥舟付之**周煇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所載｜｜｜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蒙佛子**陶宗儀輟耕録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我榮祿公案金内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

閒適

意行似天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寛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數椽自庇一饘糊口**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飢劉｜｜是以｜｜而｜｜之食足以｜｜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能**

耕溪飲坐嘯行歌子華子子弱子樂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資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予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歷吟而趣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蓊鬱蹸蹟四顧而無有人聲嶫然其士脈膏以發其植物也芃芃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灌溉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坏顧於斷崖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鱗栗爛如赭霞鮮草之芬從風以揚｜｜｜｜爲力也佚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邁而往矣而其所以縕蘊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淡之中將使斯人也耳開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南郭隱几**莊子｜｜子綦｜｜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休吏相樂**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斯亦可矣注師古曰言其謂一爲歡笑耳关古笑字**樂志**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其｜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

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翱翔太清縱意容冶**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上見**元氣爲舟微風爲柂**上見**合樹促**

屏棊斂選對吳志諸葛瑾傳瑾子融無何飄屏開賓客各言其能乃｜或有博弈或有樗蒱投
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 雅琴詠詩自足於懷晉書嵇
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康傳常
修養性服食之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晉書嵇康傳｜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晉書嵇康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傳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 晉書嵇康
說平生｜｜｜志意畢矣 散髮巖岫傳採薇山
阿｜｜｜永嘯 據胡牀談詠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
長吟頤神養壽 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與浩等｜｜竟坐 當其爲適
旁若無人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
衣蔬食獨酌郊野｜｜｜｜｜ 據鞍索酬

然自得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
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得酒
必｜｜｜｜宿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
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按絃拭徽方枝石宋書周朗傳
滿方杖長者之轍穀稀是兩自絕世家之願及死役不停身淨純況
月又檐中山木時挂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望凡宇閑軒在存
有陳書十餘篇隅間存類得宿酒數壺｜｜｜｜ 陳屑露
｜｜時復陳屑露初萸餘尽晚驟然不覺是嘉軒役也
初莫餘尽晚上見 植負南郭杖策獨遊宋書袁粲傳粲閑默寡言
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
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時｜｜｜素寂往
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 臥遊宋書宗炳傳
臥一無所接求客文士所見不過｜兩人 好山水愛遠

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
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之
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 撫琴動操衆山皆響見上亦自不
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得亦不賣宋書王弘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
弘之曰｜｜｜日夕載魚入上 素琴無絃葛巾漉
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酒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
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 我醉欲眠卿可去上見
其酒熟取頭上｜｜｜畢還復著之
開卷有得欣然忘食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
使｜｜｜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自謂是羲皇上人上見 垂簾

鼓琴風韻清遠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甚獲世譽 獨浪煙霞高臥
風月梁書張充傳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梁書褚翔
傳尚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大通四
年出爲輔國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
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論者以爲擬得其人按何物父 寢處風雲憑棲水
月陳書江總傳總篤學修綴成夕覽 閑書｜｜｜｜｜ 霽笑娛情琴樽閑作陳書陸瑜傳
之暇事隙之辰爛用｜｜｜｜｜｜ 雅篤篇什造次必錄起
舞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漾或翫新
花時覩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 有伊洛閒意猶有史傳陶了
鴈木寄不促騰聲觸連情發藻 猶子少負後兒莊
雨名多寶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戲稱了始之子也貴與儒
子宴墻帘儒子吹笙嘯曰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暢然｜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謝譓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坐處獨淨南史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窺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直是愛閑多病南史王僧祐傳遷司徒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耳直造竹所嘯詠自得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主人出語笑欣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恒居鹿牀環植竹木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詩經一造希緒門願以神交林娭水娭魏書李謐傳山居務於種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庠有清談之客門變好事之車或——於月下或——於景斜山閒游燕執射

賦詩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晉宋以來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必見招携——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周書蕭大圜傳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吾之絕有其窓明之進如家北叟之放賢勝於南之微其故何哉大閑闈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轄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昔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面修原而帶流木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町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

絲麻竹兒五三可充紉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明白遠揚權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明上見歌纂纂唱烏烏上見農荷簑笠夕談稼穡隋書盧思道傳——白屋黃冠之伍——霜髭雪足之倫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舊唐書杜鴻漸傳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人外之交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吟詠自適而神先遂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舊唐書王道傳道性閑澹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武京城光福甲第起兒弟

同於斯爲宏敞過意在人外化挾明遊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觀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遂於龍門西谷構松齋——起鎮興元又于溪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閒適如此池上篇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拂楊石泉酌酒援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醞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香火社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會昌中請罷太子

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奏清商樂** 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自放山野** 唐書崔倪傳倪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謁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優游窮年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爲之傳 **灌畦掇薪** 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勅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姻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七松處士** 唐書鄭薰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庭號｜｜｜｜云 **不問賢鄙爲酣飫** 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

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 **同年會比唐九老** 宋史司馬池傳旦生於丙午年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爲｜｜｜｜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號曰池子 **養猿鶴玩琴書**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烏帽皂履綈袍革帶** 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築室東坡** 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于｜｜自號東坡居士｜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 見上 **燕游十友** 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權附而陷于禍吾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擷杞菊取溪魚** 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

閒其心作閣竊適之上客至｜｜｜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 **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 見上 **作滄浪亭** 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 **焚香煮茗終日不聽客去** 金史世宗諸子永功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盡出藏書或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樂而不厭也 **居家類寒素** 金史承暉傳承暉生而富貴｜｜｜｜｜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師司馬友蘇公** 見上 **黃華山寺** 金史王廷筠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廷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職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因以自號 **杜門有琴書臥有蒲褐** 金史隱逸傳負郭之人麻閒外史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常晝則｜｜足以爲娛夜則｜｜足以爲安 **自有**

濠梁閒想 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酈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暑月臨水以荷爲杯** 趙璘因話錄端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而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無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之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 **不看盤飣偶** 羞鮣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入九子舍他食于花而跨之著一嘉布衫入市足矣 **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馮贄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也 **截浮萍爲鴨作泅**

馮贄雲仙雜志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鴨飛驂彭
百隻置後池｜數車｜｜入池使｜｜｜｜｜｜鶴飛為驂乘
蠡客揮塵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時有客至逋所居則
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 江山風月主人 東坡
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也 志林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
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本無常主閑者便是｜｜ 四
不出四不赴 部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
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
詩云府有｜｜｜｜｜會有｜｜｜〔注〕四不出大風
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身會生會醵會 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 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 竹齋半風茅簷冬日晏業
百家衆氏投閑所作
得避暑錄話涼｜｜｜之 雙樹版輿掛酒壺上 陸游南唐書史虛
｜喙｜｜之｜｜ 白傳南游至九江

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露｜山前 終日醉吟
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
上 羅誘宜春傳信錄翊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
請居衡州南嶽廟以歸遂至讓洞洞中有一室水仙亭有
梅所曰香雪塢有家花處曰綠錦谷貯書處曰書史 周密齊
曰文藪｜｜｜於｜｜於世味淡如也 酒中仙 東野語
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諧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時
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紛巾羽氅飄飄
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人酒家
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
逆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
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
南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 周密齊東野
日都下盛傳其家｜｜有｜｜至云 分漁樵半席 語余丙日茅
檐｜｜ 醒仙 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 得恩洪咨夔枚
｜｜醒仙醒瓣夏侯隱號｜｜ 雨亦成趣 語余括鍾山報

久超然出水
間｜｜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終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管子)君子修游馳以——

滅葭而席(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

玩無故(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邱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邱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

物物皆游(見上)

濠上(莊子)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也

遊雕陵(莊子)莊周——乎——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見上)

山林皋壤(莊子)——與——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忘百憂適朝饑(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臨深則俯覽以——

探禹穴(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尤樂杜鄠之間(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率常在下杜

每風景必造峴山(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池日夕——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登臨山水竟日忘歸(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

樂其風土(晉書)阮籍傳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常自得於林皋之間(晉書)阮修傳修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

百錢掛杖頭(見上)

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山澤——

名山勝川靡不窮究(晉書)孫統傳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

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邱壑然——

蘭亭修禊(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事也

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竹下諷嘯**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無車公不樂晉書車胤傳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窈窕尋壑崎嶇經邱晉書陶潛傳既｜｜以｜｜亦｜｜而｜｜

隨御者所之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

相賞有松石閒意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臥遊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

人外之游宋書孔淳之傳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

步巖白楊郊野齊書高帝紀築位任雄事無稍世之器詠放好酒｜｜｜｜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從容累歲

攜手春林負杖秋澗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明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或｜｜｜｜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隴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隴垂見上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岑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窺烟液臨滄洲見上

欣玩水石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竟不一入州城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齊書劉虯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臥病三時營灌｜｜｜｜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猶谷聽鵲岸梁書張纘傳近｜｜｜遐｜｜｜島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梁書蕭幾傳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遂為之記

漾桂檝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辭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

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見上

不羈不帶恣心所適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或駕柴車躡草屩｜｜｜｜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南史劉歊傳性重與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心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

桃花渌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無往非適

素玩麗矚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止｜｜｜｜碧澗清潭翻成｜｜

無高不升無小不入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而｜｜｜｜而

挾彈攜壺遨遊里閈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踏青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舊唐書楊師道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遊原唐書太平公主

傳始王作觀池——以爲盛集既敗
陽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宋史
符彥卿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
｜從家僮一二——優游自適
老稚爭爲挽舟金史許古傳古
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晚
泝流而上——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
造仙府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
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
生不意□年乃——誠
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山水佳處鳴琴賦詩元史阿榮傳曰與韋布之士游
所至——日夕忘返
龍山三老元史張德輝傳與元裕李冶游
封龍山時人號爲——五
萬里一息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
旦遊恒流夕歸陰浦行——而
書吏十人記行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
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其所——之地又

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
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瑤華載書上見 **凌雲意**劉義慶世說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
望海云雖未覩三山
便自使人有
應接不暇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人情開滌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歎曰非唯使——亦覺日月清朗
昇眺清
遠勢盡川陸下酈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
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
途遊至有傷深情
躋 **援蘿騰岑尋葛降深**酈道元水經注沬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
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
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
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
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鸑鷟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
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
思元之上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

者咸——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
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尋梁契集酈道
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遏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
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
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
宦子莫不——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俯仰自
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酈道元水經注其水北爲大明湖西郎
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
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
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竹柏之懷與神**
心妙達酈道元水經注黑山在縣地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
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
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
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
剎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效 **思不周**
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淸水矣

賞情之圖狀酈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
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
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一嶗嶗
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條後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穴爲
變觀者若——矣
憑依舊林取暢林木酈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
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
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館荊軻館並有一城不一作水
嬉處酈道元水經注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湖俗謂
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也
俯仰池潭意深
魚鳥酈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滙通結兩湖東湖
西湖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
潛躍其下——所寘唯良木耳
林淵錦鏡綴日新眺酈道元水經注其
水之東轉逕巖嶺
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法所締
鳧沒鸞舉酈道元水經注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緇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状｜｜｜｜矣其中引水飛睪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風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八爲神居矣**泛舟以陟取暢**

幽情酈道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無就溉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變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湖者五步故亦謂之五渡水**綠竹蔭渚菁菁**

寶望大酈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水深沉幽翳可｜｜｜｜世人言梁王竹園也**以託業怡生**酈道元水經注自入茱萸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卓蕩澆松柏林薄綿濃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俠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許廣四五丈｜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豈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柄邑公谷也何其｜｜｜｜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踟躕爲之屢眷矣**提琴**

命友嬉娛永日桂擢尋波輕林委浪酈道元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東治泉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若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自不周覩情不給賞**酈道元水經注沮水南逕臨沮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爲名尋源浮谿奇爲深峭廣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酈道元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

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當｜｜｜矣**觸岫延賞**酈道元水經注北引嶂山與嶠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瀾懷煙泉谿**神明境**引霧吹畦風馨｜｜｜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見**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酈道元水經注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上｜｜｜｜**帆隨湘轉望衡九面**酈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聚芳**

圖百花帶馮贄雲仙雜記宗炳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人多效之

吳越之士號爲水仙（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値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繫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小留龍門賞雪（邵伯温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如此）自序遊山錄（邵伯温聞見前錄司馬温公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作——曰——士大夫爭傳之）載酒持被幾往來嵩少間（葉夢得石林燕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初不爲

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几劉几）浣花遨頭（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記意宛然（張仲才文始眞經音游再到——）坐釣隅遊行歌犢下（陶宗儀輟耕錄林助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久敗亭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乎於目與其所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矣雪既霽春風亦和或——於——或——於——百年瞬息懽樂幾何有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盡勇而前）裙幄（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帟幕謂之——）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老子——注通義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重闈（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卿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裹糧（子華子吾聊嫣恐焉——而之於他國）轍環河滸（子華子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於——而弗肯以濟）載書甚多（墨子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弦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嫁衛（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眾庶也國不足將——於——注自家而出謂之嫁）逆旅（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舍者爭席（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

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矣）三月聚糧（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宿舂糧（見上）車馬有行色（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得微往見跖耶）稅車放馬設舍以宿（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見大樹必解其下（呂氏春秋今行者——解衣懸冠倚劍而——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還軫（國語臣從君——巡於天下）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

有悅色 遇奪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於塗 約車治裝 戰國策於是｜｜｜｜載券契而行 日百而舍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造外闕願見於前日道天下之事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注焦卷也 伏軾結靷 戰國策中國白頭遊遨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 結軼 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集解徐廣曰軼音逸漢書作轍駰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蹈毳即橋 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山行｜｜ 一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乘｜｜｜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舄越聲 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也 孔席不煖 漢書敘傳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墨 突不黔 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持衰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不謹便共殺之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鶴望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而計日 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顛 晉書趙至傳迴飆狂厲白日頹光踦蹟交錯陵隰相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見｜｜ 總轡遐路懸邈陋宇 晉書趙至傳驅馳遠遊之士托身無人之鄉｜｜｜｜則有前言之難｜｜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暉則情勁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 屋若旅厲驚望 [illegible]牛 陳書徐陵傳｜｜｜｜心赴江淮｜｜｜｜情馳揚越 僑士 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 琴鶴自隨 宋史趙抃傳趙抃字閱道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夜觀星斗而行 金史[illegible]與傳與祥以父任閤門祗候過告省親於白霫會遼季土賊擾郡作亂與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僅達遼

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來遼主與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往濟道術所至如歸 遜周覽四方遊旅旁生忻通｜｜｜｜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馬跌不前僕子佐之乃能上山 樂死觴殯鬼童 賈誼天祿閣外史今日群重闕渭水東流秦嶺若然鳥雲木有盧在焉晴與子偕歸以薪為楊｜｜｜｜聊以娛子懷也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酈道元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酈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

黑牛黃成就分明旣入跡所絶莫得究焉此巖旣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遥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縑償（李肇國史補）灑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水凍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漁約貨想（泥）成大貝船綠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不知其身之自天來歸也

辦嚴（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呂氏春秋）晏子見荆王｜｜｜｜因也

苞苴竿牘（莊子）小夫之知不離｜｜｜｜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犢（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

負鼎鼓刀（淮南子）伊尹｜｜而干湯呂望｜｜而入周

早夜埽門（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齊相舍人｜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以｜｜｜於是漢王與語說之

承意觀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上）

見牛鼎之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

雖不軌儻亦有——平**躡蹻擔簦**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

人皆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自——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

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見何王之門不可——平

刺字漫滅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臥

又先責統食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衒鬻蜀志彭羕傳僕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吳志步騭傳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以獻征羌

暴蓋露冠

戢櫜杖策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鬻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其——候約出干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倚刀救事御刀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市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北齊書魏蘭根傳愷少抗直有才辯孝昭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還為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公登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愷蘭根族弟

善附會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於——

小車盈巷阜蓋填里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蓋——石之——夕陽且落————闕寶之——

刺促望

塵隋書盧思道傳——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夜客見上窶窶府縣密應劭風俗通杜——于與王殷殷沄沄俾夜作晝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政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還省也

閑看華山王保定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譬如——來

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景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又一人號——蓋以其日有奔趨閽閱至未嘗暫息故也

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韓公憐之以百千贈焉

隨燕入長安范公稱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謁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籐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却——韓魏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社廢爲道徑陸游老學庵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官可也彼汨喪廉恥——若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趙彥衛雲麓漫鈔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管子明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也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及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管子——

怨利生孽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爲長存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免於三怨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可乎

辱我以腐鼠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莊子復仇者——雖有忮心者——

虛船觸舟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鶡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刖跪乞飲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穫稷淮南子——樹怨者無報德者——

怨府國語郤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也

委土可以爲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
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
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
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
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
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
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
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
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
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
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怨若**
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怨焉上見德講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五百牒削**

去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
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
君乃取所怨——————之不敢以爲言
將其頭爲飲器戰國策趙襄子最怨知伯而——以——**士**
爲知己者死戰國策——女爲悅己者容———**貿首仇**戰國策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之——也
感忿睚眦戰國策夫賢者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怒於室**
者色於市戰國策語曰————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杯羹**戰國
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
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
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
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亡國以一——得士二人**與不期**
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上見**坐臥仰膽**史記越世家越王句
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禍梯**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仁
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獨贏奉**
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
錢二時何送我——————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焦唇乾**
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徒欲與吳王接踵
而死孤之願也**榜楚**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張儀既相秦爲——告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
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願得張儀**史記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
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
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賓客更溺**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
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
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
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
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
廁中——飲者醉——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
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
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

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見上

馬食 見上

一飯必償睚眦必報 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阸者——之德——之怨——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常——然後敢歸家

引繩批根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故李將軍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醉尉呵止廣廣騎曰——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剡手衝胸 漢書賈誼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侯主也發憤快志——以——仇人之——固爲俱靡而已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按邑朱邑

夜半客 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爲宰衡時甄豐

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先升講舍 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 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也怨之如初

呑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節移安邱建長妻引頸其相從使同宿獄中妻遂得孕至冬盡行刑長流涕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與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長臨死｜爲兒曰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笥餌得都尉後漢書樊曄傳曄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饋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何如曄頓首辭謝

私求必白吳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從有｜範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

墮淚碑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

王府君生爾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輟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束皙傳皙兄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故皙等久不得調（按璆皙兄）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潘岳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是自知不免（按芘岳父）

割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晉書周顗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閒射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餘稜上見參伍時望宋書劉穆之傳明年遷吳興太

守作中何偃嘗案云｜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疽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呼叫於是亦卒（按瑀穆之子）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宋書庾炳之傳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篇之惠報以都尉｜

咳唾爲恩眄睞成飾梁書任昉傳昉受敬君子將二十年｜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所爲｜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僧珍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梁書沈瑀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語

怒曰汝等｜｜｜｜邪惡使君乞骸臨而待立終日
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瑪鐵時常至此鐵及器爲寄人所辱故因
以報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
焉 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
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
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校事
與顏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二十二歲以外史人之賜** 南史李安人傳
了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
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
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保護之會鬱林敗死元 **不**
履拜謝廣之曰｜｜｜｜文成之年行此｜｜｜｜也 **杯**
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
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
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饌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
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因

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悲哭兼至信次之
間又致頸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吳
氏｜ **慶汝得陪上見訟於地下** 魏書宗室傳初評興爲中庶
子時王顯在東宮顯因公事責興與
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評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
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
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
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
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
可着百張紙筆兩枝吾欲｜｜顯｜｜｜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
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
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
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
顯遣弟亢泥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
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
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僭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

日｜｜｜｜｜｜ 題奉 **侯鑒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
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與河間邢祜
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
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
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
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
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雅性護短因以
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
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
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二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
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
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也由是雅深怨之先是
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
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
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
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註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
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
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
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
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
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
惜其才學故得遲緩經年冀有寬宥
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
論語 上見 **內省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
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
甚薄歸彥｜｜｜｜ 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
其德己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
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之
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疏岳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
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
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爲昨暮兒之所屈（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爲等因言爲官又國子學請爲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阿武爲老鼠（舊唐書良娣蕭氏傳）良娣衍因大罵曰｜｜｜｜｜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得畜

官爵迎授（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龐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郡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郡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衞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薄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請｜｜｜太宗遂還弼爲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往

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燕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有如此觴（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侵辱之屬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行人指樹懷之（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樹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

入草物（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之河使爲｜｜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侍衞及末帝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久不決明宗怒其責延壽等延壽等懼恐欲以康義誠應選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者必｜其｜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隻雞尊酒山中未之（宋史胡紘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爲｜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欲賞薄謂人

曰——————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宜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庭前老柘樹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侍郎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賓客誦古人詩曰惟有————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搔瓜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愁然慚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者得無有他

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說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如火與金焦氏易林背北相憎心意不同————

蘆中人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帥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投金水中吳越春秋子胥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劉劭人物志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亹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而————也並辭競說者為————以————為惑繆豈不甚哉

每食輒祭之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員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曰名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不能不恨於破甑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

有愧於叔達————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貫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兄弟以豐賤致隔若————可為至戒按仁軌劉仁軌

飯後鐘王保定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每遇美食任贊嘉

撫卹桑氏子孫待如骨肉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廉節鎮邢城張文節居轄下例以靜職錄用人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閑於桑歸其餘於節度桑雖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每得中亥節為京兆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最厚今贊死奔其

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之是歲
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來見者｜之存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歐陽修歸田錄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
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
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
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
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鬭者多以爲得體
飲器燼行沈括夢溪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皆公
帑日所用檮器悉斥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
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
論說陶器之因甚悔恨之後晉**寫福建子三字**邵伯溫聞見前錄王荆公晚年
公驟達極力薦挽至顯位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人事部　恩怨　大
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候也**得爲完人**范公偁過庭錄
先子自詩居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
先子問曰明公頗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
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
昔丞相尹洛其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提法偶以意外爭
鬭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
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
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其
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其｜｜｜此鄉化之至今無爭
鬭者**作桃花詩以諷**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熙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于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
｜｜由是薄其爲人按濮人杜默字師雄**鬼劈口**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
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
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擧
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
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撼
撼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
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刺骨**
之恨豈造而可消袁采樞密小旗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爲後以失惟游於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
仇謂皆有所短也及韓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
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伊富公正人韓公
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妬嫉之條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沒齒敬養不忘**陶宗儀輟耕錄劉公
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搽
案判事以戲逆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
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
節耳何足怒也向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
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
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
二子將毫〈卷一百四人事部　恩怨　末
氏長直兵道卒女病貧賤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依樣畫**子歸｜｜｜公乃廉而使劉氏之從祖父也
葫蘆文瑩湘山野錄陶穀初文章雅聞尙書殺朝廷眷侍從臣不敢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
｜且做二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
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年依
帝見之愈不
悅卒不大用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終

樂部一

雅樂

人與天調【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後天地之美生【注】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大音希聲【老子】｜大象無形

質而不悲【鄧析子】上古之樂｜｜當今之樂邪而爲淫

象周騶虞【墨子】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列子】奏｜｜｜｜｜｜｜｜之樂

張樂洞庭【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咸池之｜於｜｜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文武倫經上見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上見

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上見

揮綽上見

立於四虛之道上見

天樂上見

有焱之頌上見

充滿天地苞裹六極上見

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於惑上見

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鶡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甘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

華天上揚本出黃鍾【鶡冠子】｜｜｜｜｜｜｜【注】疑此樂章之名

合歡定和【荀子】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兒以辨吉凶｜｜｜｜而已不求其餘

養耳【荀子】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也

先王立樂之方【荀子】夫樂者樂也人

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也【按】禮記樂記本荀子也故子史語之本六經者皆不錄而特錄此

審一定和【荀子】故樂者｜｜｜以｜｜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

天下之大齊【荀子】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飾喜【荀子】曰樂者先王之所以｜｜也

中平莊肅【荀子】樂｜｜則民和而不流樂｜｜則民齊而不亂

使人

心莊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之｜｜**順氣成象**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而治生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
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其｜｜｜｜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行而民鄉方**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
｜｜矣**窮本極變**荀子｜｜｜｜｜樂之情也**和適**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寒
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伊尹作大護**呂氏春秋殷湯即位乃命
｜｜為｜｜｜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皋陶作夏籥**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
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為｜｜九成以昭其功**三象**呂氏春秋商人

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以嘉其德**無聲者正可聽**淮南子朱絃漏越一唱而
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其｜｜者也**民神會鳥之般**揚子大樂無間｜｜｜｜｜｜淵曰大樂
無聞無不壞也**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惟正之聽**揚子或曰
君子聽聲乎曰君子｜｜｜荒淫佛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九變而淳氣洽**文中子化至九
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王化始終可見**見上**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中音**國語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
之以中德詠之以｜｜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奏
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注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部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其說未嘗呂叔玉云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為是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為肆夏之三也安得以肆夏即為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伶簫詠歌**國語｜｜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欲不射按伶簫詠歌所謂工歌也**樂以開山川之風**國語平公說新
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
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其｜而｜其｜

飾性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厥｜故六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
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上**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史記
樂書音樂者所以｜｜｜｜｜｜｜｜｜而和正心也**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
動腎史記樂書｜｜｜而和正聖｜｜｜而和正義｜而和正仁｜｜｜而和正禮｜｜｜而和正智
叩玉史記樂書容隱遊贊滿如｜｜｜滿同｜｜詐洋盈耳咸英餘曲**樂府樂人**漢書宣帝紀｜減｜｜使歸
就農業**美其獄心而不流其聲音**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
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竝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

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弦恭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治內上見
充目動耳感心漢書禮樂志其威儀足以｜｜音聲足以詩語足以｜｜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
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
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聞音德和省詩
志正論數法立上見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漢書禮樂志夫樂｜｜而｜｜
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壽人漢書禮樂志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七始華始漢書禮樂
志｜｜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為樂名如六英也
變民易化人著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也｜其｜｜也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

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獨行十月迎氣樂後漢書章帝紀冬始行月令迎
氣樂注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
以作樂器費多遂｜｜｜也黃門鼓吹後漢書禮儀志注｜｜｜｜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
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短簫鐃歌上見雅吹擊磬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
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盡日乃罷總統研精魏志杜夔傳夔善鐘律聰明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
歌武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遠考諸
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廣陵散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
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

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象容表慶宋書樂志晉正德舞歌詩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金石在懸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軌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太和宜洽通於幽冥升歌
翊節下管調風宋書樂志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詞精華宇宙誠臨照通｜｜｜｜｜｜｜｜皇心履變敬明尊
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懷感人祇化動翔泳宋書樂志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
｜頌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四縣庭響八
列陛昌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絃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琴角揮韻白雲舒
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勳英｜｜貴人

蕤舞飾麗華采容工羅裳皎日袂隨風金翠列輝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德凝羽綴道盛容辭晉書
樂志神宮悲鄒明饗昌基｜｜｜｜佾文靜縣齊書樂志論容縣序｜｜｜｜繞風停雲齊書
樂志朱絃｜｜｜翠羽｜｜韶箾繁會笙磬諧音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陛羅琴瑟｜｜｜｜｜｜｜｜郊
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梁書蕭子雲傳敕曰｜｜｜｜｜｜｜｜｜｜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
約所撰亦多舛謬六樂該深五聲妙遠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破台敕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
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
辨自斯以降莫有詳之正聲五十曲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歌｜工伎相傳
聞有施用樂情和潤隋書音樂志禮意風猷｜｜｜｜風敵勵兵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

四門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命凱歌者也

改七縣八以黃鐘爲宮 隋書盧賁傳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元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一千八百聲 隋書萬寶常傳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　樂部　雅樂　七

上元二儀 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戌上製樂章有——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

華夏正聲 隋書音樂志開皇九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若此遇世何得聞及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清商署 上見

魚麗鵝鸛箕張翼舒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元會第一奏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者是也

鐃吹鵰鶚爭石隊崖壯士怒 舊唐書音樂志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樹鼓曲有——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得意則凱樂 舊唐書音樂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

君臣同慶 舊唐書音樂志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賀朝歡——樂今撰稱之

龍池 舊唐書音樂志——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　樂部　雅樂　八

咸而舒歌 舊唐書音樂志述之舞出迴武舞入樂章——謂令序能其集錯綜而風

四懸二舞 舊唐書職官志凡調有五聲八音六律六呂號——之度分——之節以和人倫以調節氣以序鬼神以序賓客

十二和 舊唐書音樂志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功成慶善 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樂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

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蹙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 上見

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五代史崔棁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廢壞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褡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錞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棁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

可密 劉向說苑樂之丨丨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

一足 孔叢公曰吾聞夔丨丨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兜禁昧離 班固白虎通故南夷之樂曰丨西夷之樂曰丨北夷之樂曰丨東夷之樂曰丨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

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班固白虎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

地祇升天神降 王嘉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精通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弦琴則丨丨皆丨吹玉律則丨丨俱丨

十部伎 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丨丨之丨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 管子荀丨丨之丨有丨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風律 管子君失音則丨丨必流

吹風動音 管子丨塡篪之丨鑿金石之丨注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紀之令

負豬豕覺而駭 管子凡聽徵如丨丨丨丨丨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鳴馬在野 上見

牛鳴窌中 上見

離羣羊 上見

雉登木以鳴 上見

宮徵還激 子華子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廢丨丨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

臨河之操 子華子曰者王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以濟援琴而爲志命之曰丨丨丨丨

聆缶 亢倉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丨丨之樂

四聲主 鬼谷子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爲丨丨丨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上見

草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丨丨丨丨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丨丨丨丨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丨丨丨丨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丨丨丨丨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

耳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見上師曠清角鄒衍吹律見上高
山流水（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
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
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
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每奏
輒窮其趣見上人籟（莊子）女聞｜｜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二十五弦皆動
（莊子）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
意達金石（尸子）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意變其聲亦變｜誠感之｜於於｜
｜而況人乎清商清徵清角（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

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
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
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
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
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
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
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
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
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也公曰清商固最
悲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
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
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
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
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
曰不如｜｜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
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
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
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平公之身遂癃病田連鼓上成竅機下（淮南子）｜｜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
而不能成曲流魚出聽六馬仰秣（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伯牙鼓琴而｜｜｜｜大麗
統實（荀子）聲樂之象鼓｜｜鐘｜｜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翁博婦好見上
太鉅太惰太小太濁皆非適也（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

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
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
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
不特不特則怒故｜｜｜｜｜｜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
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以尾鼓
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腹其音英見上黃鍾律呂之本（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
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
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
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雄
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之宮｜｜｜
鳴六雌鳴六見上分審（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

遊

日至則月鍾其風（呂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

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

後世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有｜｜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

音倍為日律倍為辰（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自｜而｜｜自｜而｜故日十而辰十二）

律九寸因而九之（淮南子故黃鍾之｜｜而宮音調｜｜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以五立以八生（淮南子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風之音故音｜｜）

和繆（淮南子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

浸濁浸清（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鍾｜以｜日夏至音比黃鍾｜以）

以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放意相物（淮南子瞽師之｜｜｜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

廉隅修營（淮南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

美哉琴意（文中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遂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楫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聲存而操變（上見）

汾亭操（上見）

成樂物生（國語廣莫能聽揚風以）

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者也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上見）

立均出度（國語王將鑄無射問

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
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
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
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
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
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
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在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
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
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
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
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
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
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
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
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神瞽考中聲** 見上 **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 見上 **六間** 見上 **大昭小鳴** 見上 **七律七同** 見上 **左**
高 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
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
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變徵** 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荊軻
和而歌爲||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羽聲忼慨**
見上 **六律爲萬事根本**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
壹稟於六律||||||焉 **下生**
上生 史記律書生黃鍾術曰以||者倍其實三其法以|
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
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
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
而復始神生於無形成於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 **倍實三法四實三法** 見上 **道一而九三**
之始於宮窮於角 見上 **琴音調而天下治**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
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
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
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
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
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
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
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
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
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大弦君小弦相** 見上 **復而不亂**
連而徑 見上 **羽曲羽數羽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已其|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其|可以益矣孔
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其|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
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
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還息陬鄉作陬操** 史記孔子世
家孔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乎｜｜｜爲｜｜以哀之注陬操琴曲名也**竪筑而歌客無不流涕**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而去者按宋子縣名**爲變新聲弦次初詩**史記佞幸傳延年善歌｜｜｜｜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注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

三統之義**律娶妻呂生子**漢書律歷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而｜｜｜天地之情也六呂六律而十二辰立矣**遠姚**漢書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幼眇之聲**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今臣心結日久每聞｜｜｜｜不知涕泗之橫集也**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漢書史丹傳元帝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以｜｜｜｜｜｜**高張急徽追趨逐耆**漢書揚雄傳今夫弦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隨月律**後漢書順帝紀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準以定數**後漢書律歷志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八能之士**後漢書禮儀志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

｜｜｜｜郎坐於端門左塾太史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其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言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一十爲閒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閒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則臣道忠民樂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前就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比諸郊廟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歸耕**後漢書張衡傳嘉曾氏之｜｜

兮慕歷陵之欽崟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往而再事者親也**螳蜋向蟬**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桓譚繁聲**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謂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
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 **漁陽參撾** 後漢書禰衡傳融既愛衡
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
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
方爲———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
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
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 **廣陵散**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
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
孝尼嘗從吾學———吾每 **託絃流聲** 蜀志郤正傳正釋譏文
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曰孤梁———以———往
淮南子曰孤梁鼓瑟而鮮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
魚聽之按今淮南作瓠巴 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
人謠曰曲有誤——— **刻玉鑄金變** 晉書律歷志聖人觀四時之———紀其象察五行之
聲———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
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華出御府———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
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
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
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
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
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
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有———一曰姑洗玉律二
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
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
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得趙牛**

鐸則諧 晉書荀勗傳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之———矣
遂下郡國悉送 **三弄** 晉書桓伊傳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
牛鐸果得諧者
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
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
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
胡牀爲作———調———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三絕** 晉書袁山松傳善音
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
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 **振袖揚枹音節諧韻** 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
之時人謂之———
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高**
近哀思 宋書樂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高———
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己出咸爲始平相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曄傳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
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 **新聲五弄** 宋書戴顒
———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傳父逵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
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
各造———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一部並傳於世中書
令王綏常携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
聽不答綏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
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義季亟
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
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
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
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按何嘗白鵠謂
艷歌何嘗行 **遊弦止息** 見上
飛來雙白鵠 **合何嘗白鵠爲一調** 見上 **金石弄** 宋書宗炳

傳古有——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鍾聲嘶 齊書張瓌傳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當時新絕 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撥仲雄敬則子

士氣偏陂音律乖爽 齊書劉瓛傳時清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瓛以爲然

燥濕變響 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飛

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清調論 梁書柳惲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具有條流

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 南史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帝稱善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弦外之意虛響之音 南史范曄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擊琴 南史柳惲傳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自於此

柳令流亞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闕黎琴亦是——之——按闕黎江夏王小字

龍吟十弄 北齊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伏羲減琴文王足琴 隋書何妥傳——仲尼聲樂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箸扣食器諧於絲竹 隋書萬寶常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

浮磬鳴鐸 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紹遠每恨之嘗因使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中縣雖風迹樂器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薦饗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天命有歸靈樂自降 上見

天子端拱恭司樂職 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

下始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聖而不作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大簇便是虛天位而專用人矣紹遠曰天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從此而議何往不可

悲歡之情在於人心 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非由樂也

搖筆誤中琴絃 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爲文詠思有所屬——因爲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爲飾曲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 舊唐書祖孝孫傳孝孫得爽之法——而——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准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

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餘月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正聲調 唐書竇璡傳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一卷行於代

啞鍾皆響 唐書張文收傳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 唐書禮樂志律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

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一均 唐書禮樂志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爲｜｜

搊琵琶 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

識臥吹 唐書讓皇帝憲子瑀傳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之曰何故｜｜工驚謝又問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琵聲多琶聲少 見上

金石諧婉將有大慶 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振鐸得鍾 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以宮爲均以土爲德 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示五聲有君也｜｜｜｜一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八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由羅鳥附灌本 唐書楊收傳收涓陽耕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然

衆樂皆爲臣妾 宋史樂志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衆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琴之｜

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元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

成敗之機

張急調下 劉向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書柱 劉向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其｜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 見上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

貓方取鼠 孔叢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

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
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
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欲其得之故爲
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和而相飲〔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也
泛雅〔黃帝大咸關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於右〕
吹律致氣寒谷爲溫〔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單鵠寡鳧〔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歸風送遠〔葛洪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之操〕
心騁神遇天隨〔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之中則——之終則——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段師皮絃〔段成式酉陽雜俎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能彈琵琶用——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有物激水如魚躍〔段成式酉陽雜俎劉將軍晏常直別宵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雀啄蛇胡瓜苑〔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一名胡王調一名——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終不成曲〕
逍遙樓楣上梵字霓裳譜〔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有唐人橫書類——相傳是——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美人操〔沈括夢溪筆談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
不得正聲不足爲樂不得中聲不得爲樂〔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

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二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二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二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
——剪紙應絃〔沈括補筆談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即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人加絃上鼓其——則紙人躍他絃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轢絃護索〔葉夢得避暑錄話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之稱〕
悲壯入雲〔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李冠春吹洞簫——〕
范履霜〔陸游老學菴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

人謂之
｜｜｜得心符手得手符物（張仲才文始真經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
遲然有怨心則聲迴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
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之｜｜之｜｜之｜｜之｜｜）桴
往聲存（張仲才文始真經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
聲者我之感也｜已｜矣餘｜尚｜終亦不有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
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樂部二

歌舞

異傳皆樂（文子奏楚燕魏之歌｜｜而｜｜也）張躬（晏子｜而舞）餘音繞梁欐（列子昔韓娥東
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三日不絕左
右以其人未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
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
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
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
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相和而歌

（莊子或編曲或鼓琴｜｜｜口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編曲
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孩樂府相和歌前本此）
見析楊皇荂（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則嗑然而笑）木聲與人聲犁然當於人
心（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
｜｜｜有長袖善舞（韓非子鄙諺曰｜｜｜多錢善賈）疾呼中宮徐呼中徵（韓非子教歌者先揆以法｜｜｜之｜｜
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舞無意（莊子易以知｜之
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應節盡筋骨
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精竭真乎）陶唐
氏作舞（呂氏春秋昔｜｜｜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
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為｜｜
以宣導之）操牛尾投足以歌（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用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

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鳳鳥天翟舞 呂氏春秋帝嚳
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 效山林谿谷之音 呂氏
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陽阿采菱 淮南子欲學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 舉飾 淮南子舞者水者不
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 繞身若環 淮南子今鼓舞者||||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
藥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騖 動容轉曲便媚擬神 上見 秋藥被風 上見 發謀動慮
和神定氣 文中子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綏天下乎 飫
歌 國語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

使永監焉 楚歌 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項王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 虞兮 上見 發德明功 史記文帝紀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
有由聞歌者所以||也舞者所以||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青陽朱明西顥元冥 史記樂書漢家

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夏歌||秋
歌||冬歌|| 三侯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之章令小兒歌之 康樂 史記孔子世家於是選齊國中女子
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和歌市中 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於||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而度曲 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
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上見 比翅回
集貳雙飛常羊 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
||||注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習歌中和樂職宣布
漢書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象教田 後漢書祭祀志靈星祠舞者用

童男十六人舞者||||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改雲翹曰鳳翔 魏志文帝
紀注魏書魏|藻|舞||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二年春正月庚寅罷||| 白符 晉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
序云自到江南見||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白鳧鳩
舞 上見 鴝鵒舞 晉書謝尚傳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
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其率詣如此 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上見 以足叩船引聲喉囀 晉書袁統傳充又謂
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寫稽山朝

會萬國披化鄰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
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
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
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
劉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
於是——清激抗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而
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
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便彷彿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
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致充賈充
作土地閒曲上見 慕歌上見 河女之章上見 小海唱上見 白團扇 宋書樂志團扇
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 丁督護 宋書樂志
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故制此歌
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
護丁旿收斂殯殮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

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其
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鞞舞 鐸舞 拂舞 鼓舞 宋書樂志鞞舞
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曹
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
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
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
下國之陋樂焉——歌亦五篇又——歌一篇——歌一 七槃
篇——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歌詞猶存舞並闕
起長袖 宋書樂志晉初有杯槃舞按杯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
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
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照云——皆以七
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
柈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柈
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皎皎白緒節節爲雙 宋書樂志江左有白紵舞
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
又云————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 孫氏

弘舊曲朱生發新聲 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善——宋
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
郝索善彈箏——善琵琶尤——傅元著書曰人若欲所聞
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
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
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兜鈴曹子 和中京師歌——
其唱曰其 襄陽樂 南史劉道產傳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
奈汝曹何 都督襄陽太守在雍部政績尤
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世子仲雄入東仲雄
樂業由此有——歌自道產始也 懊儂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
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
雄在御前鼓琴作——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
君行不淨心 各令爲其方舞 魏書文成文明后馮氏傳太后曾
那得惡人題 與高祖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蕃國
使人諸方渠帥——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
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山

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 大壯大觀 隋書音樂志周武
子初造——舞以備六代之樂 舞爲——舞取易
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
——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樹梨普樂
之曲 花史不朱榮摘酒酣耳熱必自匡生唱爲歌爲——
——見隋淮王或依容閑雅愛伺風素因合爲敕勸謝
發聲謳便低左右逆于 勅勤傑上見 六合還淳 舊唐書高宗紀
閤地咽迴波樂而出 作春正月乙酉宴
諸王詩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
洛城南門樓奏新造——之舞 連袂踏歌 舊唐書中宗紀上元月夜
上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
——縱百寮觀之一夜方罷 白雪歌辭 舊唐書音樂志太常
上言自宋王以後返
今下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
————又按古今
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
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明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
臣等奏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作譜副 送聲

見方正象城郭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
上方正象城郭行列————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
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行列成字舊唐書音樂
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行列成字** 志聖壽樂高
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忽
——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
字 **倒舞伎** 舊唐書音樂志苻堅嘗得西域————**鳳管笙歌** 舊唐書音樂志郊廟樂章——景雲——
聽 **供奉歌詞** 舊唐書李益傳益長爲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
轄 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
——**圖字散寫** 舊唐書王士平傳士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
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
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
——等曲言其遊處離異 **迴波辭** 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
之狀往往歌于酒席 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

使酒酣令各爲————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
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
非 **弘農得寶** 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紇
儀 那也紇囊得體紇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
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元元皇
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
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
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
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
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綠衫
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
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
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 **霓裳散序** 舊唐書白居易
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人駭視 傳酒酣琴罷又
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
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唐書五行志武后時民飲酒謳
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 **談容娘** 唐書郭山惲傳山惲蒲州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
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令相爲伎工部尚書張
錫爲————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
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
而山惲奏臣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
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 **渾脫** 上見 **黃麞** 上見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後
帝嘉其直下詔獎答 宴兩儀殿帝命後
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
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
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地之和也禮天地之序也樂以
天故音動于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
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
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
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
蹈舞號曰————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

辭皆亡國之音大抵淫而不進[illegible]則放臣屬屏
流僻崇盧雅凡胡樂係四夷外一皆罷之況[illegible]殿名陛
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illegible]不補 **于蔿于**
邪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illegible]
唐書元德秀傳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
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
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
————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檝歌 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北騎數萬屯水陸 **衣錦還鄉歌** 五代
——————之歌聲聞數十里
史吳越世家錢鏐游衣錦軍————作————曰三節還鄉兮掛錦
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人舞牡丹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百五
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
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
隊衣四色繡羅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隊衣緋

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戴鳳翹冠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腳簇花幞頭執毬杖

菩薩獻香花上十六天魔 見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來雲依日 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之曲

王母歌春歸樂 郭憲

洞冥記帝壽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駕元鸞｜｜｜｜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

庭花翻落 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中｜皆｜｜矣

青吳春波 郭憲洞冥記吹鳴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之曲

曲高和寡 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彌｜者其｜彌｜

矛羽戟干 班固白虎通東夷之樂持｜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舞助時藏也 [illegible]

史秦王與微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衣袂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

翹袖折腰 爲共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縈塵集羽旋懷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伶女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

輕風流水皓露秋霜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

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之曲

抗喉矯舌攢脣激齒 劉勰文心雕龍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之差｜｜｜｜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

迴環 劉勰文心雕龍舞容｜｜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

綠水么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歌豔姿尤善作｜｜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按王謂高陽王雍

李八郎 唐李肇國史補李衮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頓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

——也遂 直千金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
羅拜階下 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
過帝嘗謂左右曰 蓮花舞 樂史柘枝譜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
此女歌——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
折而後見對舞 不旻其聲則少和不長其袂則寡態 宋祁筆記
相呈名—— 歌者——
——舞者 柘枝顛 沈括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
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
此遍冠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
——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
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
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
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
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
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
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

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 聲中無字字中有聲 上見 穆護煞
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手 張邦基墨莊漫錄蘇幙和尚作——歌又地理風水家亦有
穆護歌皆以六言爲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
神者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
護之名父老云蓋水猴耳曲木狀如猴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
西鄙人多作——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
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爲節四
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
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亞身
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倡妓數十羣舞於
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
舞人——於地布——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
銀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
久 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
矣 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

俗樂
諂心 管子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 材女樂三千人 管子——
之所好——心之所好傷民
鍾石絲竹 國人儺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注凡國人儺索
之音不絕 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
今之正歲 野音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 千鍾
逐除是也 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而反善之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 巫音
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見 木熙 淮南子——者舉梧檟據句枉攫自縱好茂葉龍夭矯
上 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 邯鄲新曲 淮南子——師有出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者託之李奇人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 龍舟五更之曲 文中子子遊太樂
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聞——

驩然而歸曰 北里靡靡 史記殷本紀於是使師涓作 鼙鼓節鐃
靡靡樂也 新淫聲——之舞——之樂
彈箏搏髀 史記李斯傳夫—————— 嗚嗚 上見 巴俞于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遮 史記司馬相如傳——宋蔡淮南——注郭璞曰巴西閬中
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
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 顚歌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成——注
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索隱曰顚縣歌益州顚縣其人能
作西南夷歌 激楚結風 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
顚郎反字 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
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
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爲節其樂促迅
哀切 角抵戲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注文穎曰名
也 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
角抵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 沐猴舞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
蔓延之屬也漢復改名平樂觀 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

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慎獨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失禮不敬

海中碭極 漢書西域傳贊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注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

都盧 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按漫衍後漢書作曼延

都盧 上見 **漫衍魚龍** 上見 **洼繩** 漢書敘傳夫獸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注師古曰洼繩非正之聲也

化魚化龍 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歌舞部　俗樂　十二

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為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群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為比目——跳躍噀水作霧鄣日畢——成黃——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

兩倡女對舞繩上 上見 **藏形斗中** 上見 **金石類聚絲竹羣分** 後漢書邊讓傳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麗于陽阿——————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

蹋地為節 後漢書東夷傳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撣國幻人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吐火 上見 **自支解** 上見 **易牛馬頭** 上見 **跳丸** 上見 **蜀技** 蜀志劉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

摩訶兜勒 晉書樂志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一曲

口相師祖 宋書志序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

巨象行乳神龜抃舞 宋書樂志魏鞞舞歌江左猶有夏育扛鼎——————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歌舞部　俗樂　十三

足以蹋天頭以蹋地 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以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殄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禀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流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鱉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高絙紫鹿 上見 **齊王捲衣** 上見 **笮兒** 上見 **三日弄其** 齊書

禮志元帝又詔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雖弄技巧增損無常 臥騎倒騎顛騎（齊書禮志）論叙曾中朝元會設——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 天台山伎（齊書樂志）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按視以爲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鳳皇銜書伎（齊書樂志）有——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作中於殿前跪取其書 好魏三祖曲（齊書蕭惠基傳）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 妙盡奇曲——（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曲——

掌中舞 上見 反腰貼地 上見 女學士狎客新詩豔麗詞（陳書張貴妃傳）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共賦——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調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璧月瓊樹 上見 爲愚癡（魏書前廢帝紀）——太樂奏伎有倡優——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中山王樂（魏書王叡傳）京都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詔班樂府合樂奏之 無愁曲（北齊書幼主紀）盛爲——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乞寒（周書宣帝紀）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用水澆沃爲戲樂 地厚天高（隋書音樂志）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託言夫妻之義因即

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玉女行觴 神仙留客（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擲塼續命鬭雞子鬭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當然也 彈曲多即能造曲 上見 四方散樂（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

大鯨噴霧 上見 神鼇負山 上見 西涼女樂（隋書竇榮定傳）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一部 鼓樂（隋書竇榮定傳）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除秦州總管賜——一部 人戴獸面男爲女服（隋書柳彧傳）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 燕珠之樂（隋書百濟傳）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圍棊樗蒲握槊——之戲 此聲似啼（北史隋文帝紀）說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卿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爲永鑒焉 鬭象（舊唐書中宗紀）丁丑御洛城南門樓觀——潑寒胡戲（舊唐書中宗紀）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門樓觀——分朋拔河（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帝與皇后

公主親往觀之

舞馬（舊唐書德宗紀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舊唐書敬宗紀庚辰上與內官——禁中有內官歡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踘

驢打毬人（舊唐書敬宗紀庚申御三殿觀——）

（舊唐書文宗紀壬寅翰林院宣李仲）——石定

仙寬等四人

法曲弟子（舊唐書文宗紀——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雲韶（舊唐書文宗紀己酉改法曲為——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迴身換衣作字如畫（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則——）

梨園弟子（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

絲竹之——

立部伎坐部伎（舊唐書音樂志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謂之——其餘總謂之——）

戲上見

之樂府謂之——

鳥稱萬歲（舊唐書音樂志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樂部 俗樂〉 芺

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

清樂（舊唐書音樂志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儂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

六十三曲（見上）

上林鳳雛（見上）

樂王（舊唐書音樂志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

撞木伎（舊唐書音樂志蓋世有——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

七盤

舞盤伎（上見）

戲車輪透飛梯（舊唐書音樂志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舞輪伎蓋今戲繩者是也——透三峽伎盤今——之類也——之類也而並伎蓋今之戲又有舞輪伎蓋今——）

長蹻伎（上見）

擲倒跳劍（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技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諫）

東朋西朋（舊唐書郝處俊傳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

擲倒（舊唐書王及善傳高宗嘗令——）

蹹橛挑足捧水投（舊唐書張說傳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盛德何觀——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泥——曰殿下門有樂官臣當守職此非臣任也

之屬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次至及善辭曰——

部樂（舊唐書工部傳太和三年正月衞尉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衞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雲韶（下同）

銅鼓吹大角（舊唐書陳夷行傳——）

歌舞以——

水嬉綵艦（唐書順宗紀侍宴魚藻宮張——宮人為權歌雜以——）

聚則——

胡旋舞（唐書禮樂志——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何如太子誦詩好——德宗聽甚頓太子曰今日樂無荒以為對）

舞師子郎（唐書禮樂志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篳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

黃獅子曲（唐書禮樂——）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樂部 俗樂〉 芒

志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黄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道調（唐書禮樂志）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聖壽（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斯色易色（唐書百官志）凡習樂立師以教每｜｜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小部伎一年而成羯鼓八音之領袖（唐書禮樂志）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常稱｜｜｜｜諸樂不可方也足舞（唐書禮樂志）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篳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伴侶曲（唐書禮樂志）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荔枝香（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馬上聲（唐書禮樂志）北狄樂皆｜｜之｜自漢後以為鼓吹

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真人歌（唐書禮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都代時命宮人朝夕歌之蘇莫遮（唐書呂元泰傳）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孫叟順聖樂（唐書下）傾蟖賞刊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俊號｜｜｜｜二競度（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宴慶流連方春南民為｜｜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侈費皆千萬隨何士幹在坐曰使樂付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設纜為驪訖曰要當稱是林沼衛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拍彈（唐書曹確傳）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

為人下之主悲愈寵之家并娶婦帝曰為吾去黃門湯涌保而使若負一銀椀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也歎百年上見安十十五絃（五代史死事傳）潞王從珂反以伶遣伶奴｜｜｜以｜｜｜湯思同欲因其伶以逆意大食小食（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聲綠腰漢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中又太簇之商羽焉般涉上見綠腰上見誕黃龍上見玉驄寒（宋史樂志）琵琶樂小曲｜百七十正宮十一陽生｜｜｜｜余邃成去如意嬰樹枝鵲塞寒鴻飛漁丁丁也湯鼓勸流霞瓊樹枝上見鵲寒上見塞鴻飛上見漁丁丁上見仙盤露（宋史樂志）琴樂南呂宮十一｜｜｜冰盤果荅林下風兩閒月娩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

慶年豐青驄馬芙蓉園上見林下風上見閒月娩上見落梁塵上見青驄馬上見春波綠（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十三上林春｜｜｜百樹花菊無綵紛牛荔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春歸千樹柳醉紅樓上見一園花上見紫陽春（宋史樂志）燕樂仙呂宮九折紅藥鴛度河｜｜｜春見時猗蘭殿出瑞聯千佩珊瑚上見菊花杯（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二｜｜｜春慕秋樂內和香佩珊瑚新興宋清滿蕭屏風折朱萸望春雲翡翠帷（宋史樂志）燕樂越調八｜｜｜燕苑中鶴湯和泡夢向戈稻猿成泛金英｜｜下照壽香旖旎紅樓夜朱香旖旎上見汀洲綠（宋史樂志）燕樂越調十六頃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鏑流登高樓麥隴雉柳如烟場花飛王澤新宴瓊林泛龍舟｜｜｜汀洲綠樂往戌同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抵石瞻玉階曉春清和人歎樂林鍾商十採秋蘭｜｜｜薄征騎寒紫絲囊（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十採秋蘭｜｜｜薄征騎寒紫度回鴨朝汀洲雁風入松䕺花紅鬼球佩逍遙鳴紫

玉簫宋史樂志燕樂歌指調九楡塞清聽秋風———一林紅
碧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月中歸千家月
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遲玉鈎欄宋史
綺筵春晉春臺紫桃花———萬春前況芥池樂志
燕樂仙呂調十五宮清和芰荷新清世歡———金步搖金盞
落熱引雛草芊芊步玉砌聲蔽祝海山青撫架綿風中凱青綿
騎萬海山青上見青絲騎上見如蚊蚋聲宋史樂志夾鐘西南呂夾洪
同聲浙河郡地王道凡作其王
龍漢堯遣其使龍光進帝西南洋洲諸縣來貢方物上因合作
木同歌舞一人吹瓢笙———長久數十聲連快短轉而舞
以足頓地爲節謫水曲上見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
其曲則名曰水曲鼓盤以爲樂取太素圓盤廣尺六者
抱以着服以左手五指更彈王嘉拾遺記帝俗消錄列代
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四時樂之樂范新曲以代古樂故
有———之———春有離鴻去雁應緣之歌夏有明媒集泉采菱流
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

採弄假官參軍椿趙璘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踏搖
娘崔綱劉餗嘉話錄隋末有河間人皺鼻酗酒自號郎中每
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
事者乃爲假面以爲其狀談見踏謠鵑打踢雜編上降
呼爲———今謂之談娘談娘上踏謠月日人張肯樂集天下
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
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
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
心怯火胡立於千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
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俯而手足齊舉爲之———
———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
遂不———神仙紫雲曲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
復作———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
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
此———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大咸池大

夏固不同矣明皇甚悟其所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河市樂王讜語錄
猶若在聽明皇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
駙馬都尉商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耆聲而洞曉音律故
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逾之宋城南汴渠
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雜俳優倡戶頗亦衆
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謂無賓飲樂作必劾其朴野之
態以爲戲玩謂之———打標馬令南唐書後主保大中許郡
———迄今能優常有此戲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
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與教葉夢得石林燕語金明水
椀謂之———舟子皆籍其名職不復習而諸班猶爲鬼
緋跛謂
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終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列子粥熊曰——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說又按兩秦兩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沒而附而闕之名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

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孅兒功夫皆竊莊老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駄行以來其經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梵行其字譯爲義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綺句也顧嘗詳蒐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子則伯仲豈所爲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然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稽僅摭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節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未始出吾宗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

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人囂湫處詵微瞚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剎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子一例段成式

亦云恐函書所點竄列子事也濕灰上見地文上見杜德幾上見灰然有生上見天壤上見杜權上見善者幾上見太沖莫勝上見衡氣幾上見茅靡波流上見視聽不用耳目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按此即所爲圓通三摩地也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虛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按此即吾手何如佛手吾脚何如驢脚之說也廢而任之列子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遲速於其間乎按此即貴惜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的意未夢見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按芥子須彌固浮泛聚此其義也心齋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俱道集於虛也唯道集虛上見以無知知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者也按此即月落第八識方得眞實論之旨也喪足猶遺土莊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也按釋氏所以截體稱髓也縣解火

傳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非今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指窮於爲薪——也不知其盡也按此即列子廢而任之謂也安時處順猶云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解火傳過去與未來也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莊子——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之則形情多忘而有無骨氣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莊子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按頭頭無取

捨處處勿爭乖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吾是以務全之也〕按藏指覽指尊指者存也斷臂求道務全尊臂也

萬化而未始有極〔莊子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為下地獄即下者也

外物外生朝徹見獨〔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

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莊子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以——以——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躃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按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於雞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弟作感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

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雞彈輪馬鼠肝蟲臂〔見上〕

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曰何其下耶曰——曰何其愈下耶曰——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肯皆合

無言〔莊子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按此即擊地公案

西方之教〔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也中國則泥〕

金人〔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注）正義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身毒〔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

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
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
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
水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
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
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
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
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
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
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
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
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
四熟留役駝馬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
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
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

二級踰閣二尺餘故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
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
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
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猶存又
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
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天地之中 見上 **乳有青色爪赤如銅** 見上 **障地能行七步** 見上 **二龍吐水** 見上 **阿輸迦樹** 見上 **阿耨達山** 見上 **恒河** 見上 **忉利天為母說法** 見上 **牛頭旃檀像** 見上 **上天青梯** 見上 **梯入地盡佛法滅** 見上 **耆闍崛** 見上 **福田衣** 見上 **設華蓋以祠** 後漢書桓帝紀——浮圖老子注浮圖今佛 **此但革囊盛血**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不三宿桑下 見上 **仁祠**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助伊蒲塞桑門盛饌** 見上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理絕人區事出天外**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
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感驗明顯則——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
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
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
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
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精文善法** 見上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道之宗** 見上 **白淨王摩耶夫人**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天為
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放道利益衆生乃觀
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
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可為父母又云
因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

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
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救越命阿難及諸
人等司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
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脫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舒五指爲五師子兒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其｜｜遂｜
｜｜爾時醉象惶怖而退又五百群賊劫奪人民波斯匿
王收捉剜其兩目棄人阬中爾時群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
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雪山吹藥上見

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
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
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按
國界本作世界人避太宗諱改

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上見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
積與｜｜長者子俱持七｜｜｜｜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
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三千｜｜國界
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
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
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維摩丈室上見

須彌山入芥子上見

浴佛吳志劉繇傳笮融督廣陵彭城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
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
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多
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立精舍殿內晉書孝武帝紀帝初奉佛法｜｜｜｜於｜｜引諸沙門以居之

五誡爲教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以｜｜｜｜

腹孔

出光照於一室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旁有一｜｜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
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洗腸腑上見

鉢生青蓮花晉書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中｜｜｜｜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按勒石勒

勅龍取水晉書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遂與弟子
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
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
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相輪鈴音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
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閔弟子法祚問其故
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澄言及曜自攻洛勒將救
之其群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云秀支替
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
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
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
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陽擒生曜之

秀支替戾岡

僕谷劬禿當上見

麻油研掌粲然有輝上見

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晉書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而｜之
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有頃平復

五明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

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晉書鳩摩羅什傳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
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
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
畜室耳因｜｜｜｜｜｜｜｜｜諸僧愧服乃止按興姚興

舌不爛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

灌佛 宋書劉敬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

鹿野 靈鷲 堅固 菴羅 宋書謝靈運傳悅敬承聖語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膻腴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貨以善成欽——之華苑衷——之名山企——之貞林希——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鎧王之贍所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藉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鎧王香積事出維摩經

招提 見上 鎧王 見上 香積 惠餐 見上

鹿塔 宋書謝靈運傳謝——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甘露 道場 見上

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 宋書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道紹人往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寮寒暑有移至業莫矯——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十載猶恨相遇之不早 注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彼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 見書謂之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散華霏蕤流香飛越 宋書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愆於了情諒含感於君子

得道應須慧業 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誦經千遍免刑 宋書王元謨傳上大舉北征以元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元謨向碻磝成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墜下散亡略盡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宋書顧顗之傳天竺遺文學華方策———貧家莫差修天無爽

草厲人天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精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慧嚴 慧議 見上

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宋世名僧有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人推服之

白學黑學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道士厭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之西又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

兼外內學 見上

泥洹長歸 法身遐覽 見上

鬬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

多出新經見重內學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

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賦食行水躬親其事（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或——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勝鬘經尤——

造經唄新聲（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韻經感）

夢見優曇鉢華（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世祖爲——子良按佛——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

三宗（齊書周顒傳顒音辭辯麗出口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歎息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功德其論見重如此）

眞實行道第一功德（見上）

周妻何肉（齊書周顒傳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齊書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淨妙（齊書顧歡傳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在鳥鳴在獸吼（齊書顧歡傳歡佛——伊何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而——而——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

註經講義（齊書劉虯傳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法華——白——佛——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探機扣寂以大苞小（齊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盤乎哉眞大士之立言也——有感必應——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刀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泉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天口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宜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稉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眞假將讐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眞是俗）

慈悲常樂（見上）

前因後果（見上）

他通（見上）

刀樹劍山焦湯猛火（見上）

授子捐妻在鷹庇鴿（見上）

一音萬解四辯三會（見上）

鬱單稉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見上）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見上）

四部無遮大會（梁書武帝紀輿駕幸同泰寺設——）

乞受菩薩戒（梁書江革傳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被必死因以見告江革

幷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
延明邪革因啟——按江革爲魏元延明所執不屈故
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 見昔斷羽齊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梁書王規傳製
著幼訓以誡諸子云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
智釋氏之義——斯雖爲
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
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按裴規
子
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 梁書滕曇恭傳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
一株時忽有——及夾侍之儀容光播髮
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瞻拜久之乃滅
髮 梁書劉勰傳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
家——以自燔髮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
處遁隱集 梁書何胤傳至吳居虎邱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虎入至庭——從來
循伏而不動又有異——如鶴紅色——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
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
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
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
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
令以褒美之 明珠柱放光 見上 心力勇猛能精死生 梁書劉歊傳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
一老公至門謂歊曰——但不得久滯一方耳
因彈指而去歊旣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
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隱居學道清淨登佛 見上 環繞禮懺
六時不輟 梁書庾詵傳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
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
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

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
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 見上 阿
育王像 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
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視之
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
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
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
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
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
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
安初歷二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
詣悝曰昔於天竺得——像來至鄴下值亂藏像於河
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
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
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
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

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
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
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
幷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
繇丹靑之工 轉坐放光回身西向 見上
一時冠絕 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 見上
佛髮靑而細猶如藕莖絲 梁書扶南國傳又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
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
佛爪髮髮靑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
形案僧伽經云——佛三昧經云我昔在
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
所得同也 髮成蠡文 見上 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 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
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役鬼神——此
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

浪吳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爲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㝵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下寺設無㝵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㝵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于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法身常住

湛然不動上見 **師子國玉像** 梁書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習成實論義 陳書王固傳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而于元言并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羊跪拜上見 **一鱗不獲**上見

黃金勝地 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之｜

菴園樂樹 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迢遞扶疏經行籍草宴坐臨泉枕戒披錫度影甘露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體如

枕戒披錫度影上見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陳書江總傳余遊地而高樓迥眺御之遺旨折｜｜之微言悟｜｜之妙理豈｜｜之繁纏祛｜｜之膠浮

龍樹創源提婆揚行 陳書傅縡傳｜｜｜其｜除內學之偏見｜｜｜其｜蕩外道之邪執

松枝代麈 陳書張譏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手以屬譏曰可｜｜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

得果 南史到溉傳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也

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 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不爲動

分身易所 南史陶弘景傳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大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

徵索酒肴致果日不食飯口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
遠近齊也所居嗜好與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且日咸見
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
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居

文佛寺魏書宣武帝紀
景明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

練行尼魏書孝文廢后馮氏傳高祖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
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兒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
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體愛漸
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
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
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後終于瑤光佛寺

散生齋魏書京兆王太興傳初大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
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
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
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
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

食後酒肉俱在見上

至心誦經枷鎖自脫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見時又有人負罪
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
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高王觀世音見上

祇洹精舍圖偈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
衷爲當時儒
僧所欽味焉

晝坐讀經鴿飛入懷魏書崔光傳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
嘗恚忿嘗于門下省｜｜｜｜有｜集膝前遂｜
于｜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

覆盆浮圖
魏書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
王造｜｜｜｜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
里有比摩寺云是老
子化胡成佛之所

佛衣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
審是｜｜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于猛
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百丈佛圖魏書小月
氏傳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
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也

雀離佛圖魏書乾陀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也

伊存口授浮屠經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
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
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
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
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白馬負經見上

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魏書釋老志浮屠正
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
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

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
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
｜｜｜｜｜｜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
微而爲著率在于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
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
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行之則
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
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
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
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
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
于五百皆以五誡爲本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
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
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
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

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跡已盡但脩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
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 十善道上見 三業清
淨上見 三乘上見 能仁——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
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
名也初釋迦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釋迦前有
六佛上見 賢劫上見 彌勒繼釋迦上見 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上見 恒星
不見——魏書釋老志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夜明是也 眞實身權應
身——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

感斯應體常湛然——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成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
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魏書釋老志釋迦雖般涅
槃而留影迹爪齒于天竺于今猶在中上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
集著錄————蓋能綜覈深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
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
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 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上見 曇阿迦羅宣
譯誡律——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入洛——中國誡律之始也 晉世洛中佛圖有
四十二所——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

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矣 皆衣赤布 魏書釋老志漢世沙
門——————後乃易以雜色 東方聖人 魏書釋老志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于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
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
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
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
——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
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老壽將軍 魏書釋老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
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

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趙
胡靈公 羅什更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
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肜僧略道恒道𢿱僧肇曇影等與————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
————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肜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
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法顯僧祇律 魏書釋老志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
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所經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
羅辯定之謂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

見上白脚師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神出五才志入四行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若也阿禿師北齊書文宣帝紀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北齊書杜弼傳令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眞元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部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

書殿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讚唄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送至館焉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周書蕭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一丈———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四果隋書經籍志由其道者有|等之|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正象末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付有|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每一

小劫則一佛出世見上黃初中中國人始爲僧隋書經籍志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依佛戒剃髮——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

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法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徵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

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
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
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 **佛日** 隋書
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 李士
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
｜｜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調伏身心捨諸染著** 舊唐書高祖
紀釋迦闡敎
淸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修勝業修植善根開導
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敎檢約學徒｜
衣服飲食 **淨居** 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
咸資四輩 曰｜｜棲心之所理尙幽寂 **法樂** 舊唐書裴休
傳家世奉佛
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歷山林
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屛嗜慾香鑪貝
典不離齋中詠歌讚咏以爲｜｜與尙書就于 **蘭若** 舊唐書
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德宗紀
秋七月丁丑罷內出｜ **非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 舊唐書
｜｜不命僧爲內道場 李嶠傳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
法王慈敏菩薩護持｜｜ 伏聞造像
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祗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
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俄頃亦有
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
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
勸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
育之意人神咸悅功德無窮 誡子孫曰夫釋迦之
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 **不可以諸相見** 舊唐書
｜｜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 張廷珪
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
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也經云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就西域廣求異本** 舊唐書
不能見如來此眞如之果不外求也 僧元奘
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
譯者多有訛謬故｜｜｜｜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

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
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
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
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
翻譯仍敕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
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
翻經院內出大幡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
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
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
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頵太子洗馬郭
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
以西域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靜翻譯敕乃移於宜君
山故玉 **樵汲求道** 舊唐書僧神秀傳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
華宮 雙峰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
曰此負我師也便往事弘忍 **衣鉢爲記** 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
專以｜｜自役以求其｜ 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
｜｜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
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
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 **宋**
雲見於葱嶺 上見 **斷臂求法** 舊唐書僧神秀傳達摩傳慧可慧可
嘗｜其左｜以｜其｜慧可傳璨璨
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
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東山法門** 上見 **南**
緣 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
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
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
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　中有｜亦不可違也竟
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北宗南宗 上見 **後生顏子** 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
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

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元經將歸讀之數
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
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
元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嗟伏
之謂人曰此｜｜｜〔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
也一行由是大知名　**門前水西流**　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
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
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
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却西
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
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
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收之今年期畢矣
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　**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唐書蕭倣傳〕咸
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
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奉佛過甚引桑門入禁中爲梵
唄帝數幸佛寺廣施予倣諫以爲大法獨宜取捨非帝王所

尚奈今筆梵言口佛者不若懲謗苦當割愛灰身
佛者｜｜｜帝雖昏從猶嘉歎其言　**三塗六**
道〔唐書傅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
臣父子｜｜｜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
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　**使若才安穩是謂佛理**〔舊唐書姚崇傳〕中
口誦梵言以圖偷免宗朝近戚奏度
僧尼品戶爲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
事利益｜｜烏用妄人以亂真教帝善之詔
天下汰僧偽濫髮而
農者餘萬二千人
膜唄〔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
有毒龍五百〔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
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當
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明
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　**然頂煉臂刺血斷指**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　**大覺金仙**〔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
午禁焚｜｜｜｜｜

改號｜｜｜｜｜餘爲仙人大士僧
爲德士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德士**上見　**女德**上見　**食鱠化爲小**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齋
膾雜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　**擲絹引舶**〔宋史
方技傳〕海客遇風且沒見僧｜｜｜｜而海客至都下遇言
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蓋言僧志言　**糠**
禪瓢禪〔金史世宗紀〕禁｜｜｜其停止之家抵罪　**佛頂金輪會**〔元史世祖紀〕勅聖安寺作｜｜｜
｜　**三禪會**　元史世祖紀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
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
各路設三學　**呪師**〔元史世祖紀〕修佛事七十一會　**諸僧佩國公印**〔元史仁宗紀〕大
講｜｜
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
擅文有司勅禁止之　**劫燒餘灰**〔三輔黃圖〕武帝初穿
池得黑灰上以問
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　**瞿摩帝**〔法顯佛國記〕在道一
胡人胡人曰｜｜｜之｜｜也　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

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
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
僧伽藍僧伽藍名｜｜｜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槌食入食堂
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
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三千僧共揵槌食**上見　**行**
像〔法顯佛國記〕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
城門上張大幃幔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
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
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
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
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
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
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
乃訖行像訖王及
夫人乃還宮耳　**般遮越師**〔法顯佛國記〕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

越師渠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
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
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
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
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
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佛唾壺** 釋法
顯佛國記其國中有|
|以石作色似佛鉢 **人持一印印封守護** 釋法顯佛國記西行十六由延便至
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
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八人|||||||||
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
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鍾覆上皆珠璣
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
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
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
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

養都訖乃還頂
骨於精舍中 **柱頭師子乃鳴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在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
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
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
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
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
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
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
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
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大||||於是外
道懾怖心
伏而退 **身作天香**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受天食三月故||||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
浴室浴
室猶在 **白耳龍作檀越** 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
與此衆僧|||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使衆僧得安
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

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
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
行之似若問訊遍
便化去年年一出 **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 釋法顯佛
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
本在此|||||||||||||諸外道婆羅門
嫉妬或斫或拔遠棄
之其處續生如故 **得眼** 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
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
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
僧中食後多往
彼榛中坐禪 **使鬼神累作大石山** 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
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
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
明日悉受我請無坐處各自齎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
辟方四五步坐訖即||||||||又於山底以五大方

石作石室可長三
丈廣一丈高丈餘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 釋法顯佛國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
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
北嶮巘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
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
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
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
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停止一宿 **仙人**
鹿野苑 釋法顯佛國記今現有僧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精舍
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
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
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
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 **道整不歸法顯獨還** 釋法顯佛國記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
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

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語寫律——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

登龍門 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至成都郫縣龍淵寺大弘佛寺升其堂者號——

聚石點頭 蓮社高賢傳竺道生入虎邱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皆爲——

足跡長短在人心念 酈道元水經注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於此其跡——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舍利八斛四斗 酈道元水經注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㲲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用金作斗量得——諸國王天龍神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

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 酈道元水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將乳——賊知是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

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 酈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

天魔化雕鷲恐阿難 酈道元水經注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波旬——作——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

三女變爲老姥 酈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却散——

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酈道元水經注外國事曰毗耶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鉢投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迦維羅衛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也

鉢緣未至 酈道元水經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

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 見上

並以辭外致稱 酈道元水經注濟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谷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

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管穴居而郎居琨瑞山大起殿合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卽此谷也

西制甚妙工在寰雙 酈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

東都西域俱爲莊妙 酈道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矣｜

取法代都七級 見上

榆欓盛經 酈道元水經注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繩坐疏班錫鉢閒設 酈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 見上

百里遙見寶鐸聲聞十餘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已｜｜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和鳴鏗鏘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見上

像與菩薩合聲唱讚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盜者驚怖應卽顛倒衆僧聞像呼聲遂來捉得賊

鳩鴿不入烏雀不棲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菩提達磨云得其眞相也

面恒東立不肯西顧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

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除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佛影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雲家記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値有重時百人不舉値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稀有

佛曬衣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水東有｜｜｜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

以清靜慈悲爲宗 唐六

與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

攪鉢水 李德裕柳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者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强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幢像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瞰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咒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震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墜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 羑來五香之水乃浴之

五香水 見上

象河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

丨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日界莊嚴具有丨如閻年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勝有二園一名鳥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丨丨丨丨丨丨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餠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丨丨丨丨丨丨因號焉

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又嘗令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丨丨殿上花石瑩滑遂激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丨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上

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酉陽雜俎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墢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日爲借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丨丨丨丨吳中以爲雨候

蟻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丨犍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髮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髮在官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丨

桐無汗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丨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貞元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丨丨又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每時鳥雛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

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兆僧憍陳如難隨以粉畫壇性僧急我慢未甚通中梵經

左顧蛤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擘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東方師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僧不言姓名常貧東棄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丨丨

掘地至泉不遇螻蟻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中有僧鴻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正塔僧 趙璘因話錄文宗時有丨丨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邪走皆以爲神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錄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碎金面棊盤 馮贄雲仙

雜記稱尙書年八十猶矜髖大爲訪之以手拍|||尙書尋有悟解

肩腱間化佛 雲仙雜記

清涼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常|||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已不覺也

上屬鬼行 今綽附片故官僚致

|||益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敘衆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盛鬼耳

萬佛山 蘇鶚杜陽雜編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人獻|||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爲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搆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二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

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蛤中二菩薩 蘇鶚杜陽雜編

上好食|蛤一日左右方盈盤所進|有坐之不發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人形端豸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上覆羅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相似而異

呼觀音菩薩

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古爲天子未能有補于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了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命將行會尙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世|||也著其使甚似有所訴尙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尙食所奏文帝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勅尙食吏無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音菩薩像

山石 袁郊甘澤謠

懶殘者名明瓚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所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譟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石郎問等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

迎頭身 康駢劇談錄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輦下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于岐州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礙檀施自京日上與諸王親祖賦樓坊市以錦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燒頭踴躍者有悉燃指者截身以資鄉縣無礙檀施上見之居十內殿數月儀屬慈皇歛代宿使送上鳳翔

試經 唐會要

大和中敕僧尼||試經若十紙不通者勒還俗

方達人 宋祁筆記

人謂佛||之||也其言注法滅說貞生死鬼神無有消遁合爲物之義言以爲一氣其在而無隨又上真信妄以無係無路爲便

劉言之

癡刹法之癡 宋祁筆記

言法爭爲法作言而立不得無言法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喻經迎交妹|||矣

佛牙生舍利 沈括夢溪筆談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廣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蛤像 沈括夢溪筆談

州漁人撈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聚之緣頂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蟹相比細繆繞圍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

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墮水中首尾略無玷漬爲士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爲佛經一藏于鄂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小龍求夾注維摩經 孫升談圃荊公爲江西清詩話呼相公｜｜｜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無縫塔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個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眞遣世人知

比七賢 葉夢得避暑錄話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沖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師者以雲門臨濟溈仰洞山法眼爲｜｜｜

十六僧來掛搭 周煇清波雜志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楣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闘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携畫謁之求題身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命灑掃新浴資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林又吳家有瑪瑙盂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其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學

求齋 見上

一葦渡 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禪被宿寺中此爲達磨｜｜｜處

採釵投江 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何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之｜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戴花和尚 王明清揮麈後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聚色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言人休咎頗驗

伏蠟 曾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即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

結夏解夏 見上

六根六入 王逵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三毒之分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 文瑩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表謝曰鑄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髮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睿澤永保私門居以常刑宥其必死雖若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傷愛詳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恩不可因茲而買禍始聞宗入貢又遣使

貢奉懇求肯改同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袖其勞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買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啓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山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受其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而｜｜｜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

供羊心 陶宗儀輟耕錄累朝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爲｜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上曰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

而反忘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所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宗師無答

如黃金（閩宗偉殼耕錄）字木曾辨了翁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尊對曰釋——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梵嫂（[illegible]記）[illegible]僧有家者[illegible]門之火宅僧宋開教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

刻像勝念（[illegible]）公相上庶繡女指金飛環以巧[illegible]其像因[illegible]無所倚著人若有道[illegible]歸此今則不然[illegible]求取為太子手七日[illegible]思透界則[illegible]見無從乃——於[illegible]十二匝[illegible]大師觀[illegible]如[illegible]返乃得[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復至人間王[illegible]迎佛此

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 釋上

[illegible]中[illegible]首佛為摩頂授記曰

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法——之處即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所憐愍

二親最神（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

六根六塵六識（般若經）——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

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

惡不善者謂貪瞋癡（般若經）——三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聲心踴躍深心欲求不觀後過非理追求心心相續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將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瞻志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呵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

師子逐人犬唯逐塊（般若經）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逐塊（般若經）最勝天王白佛云何菩薩於無生法而見有生佛告天王常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

有老名故有死愁歎苦惱是故修行爲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一自支展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爲求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擲師子｜｜｜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而死自滅｜｜｜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資糧（般名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名爲菩薩菩提資糧要具如是資糧乃能證得菩提佛答｜｜｜修令圓滿乃能證得一切智智）

菩薩應（般若經佛告善現若棄捨般若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爲｜｜事何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答若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四諦智等於中修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能引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

八解脫（般若經｜｜｜者內有色觀諸色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解脫身作證是第三解脫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處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脫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定具足住是第八解脫）

六通（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一爲多變多爲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墻壁直過如空凌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焰如燎高原體注衆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捫摸光明隱蔽神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殑伽沙界情非情類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貪離貪瞋離瞋癡離癡心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年劫如是時處

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麤若細若自若他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類種種色像死時生時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剛喻定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切漏不現前故亦名爲盡菩薩得漏盡通不隨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

十八不共法（般若經一無有誤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無不定心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捨七志欲無退八精進無退九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見無退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著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現在世無著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著無礙十六一切身業智爲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爲前導隨智而轉十八一切意業智爲前導隨智而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十力（般若經如來應正等覺於是處非處皆如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世界種種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是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是第八力於諸有情無量劫中諸宿住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具解脫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第｜｜）

四無所畏（般若經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苦盡道無畏如是四種天人外道無能難其過失）

三十二相（般若經如來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然平觸是爲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轂衆相無不圓滿是爲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覩羅綿是爲第三如來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皆交絡文同綺畫是爲第四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爲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是爲第六如來足趺修高充滿與跟相稱是爲第七如來雙腨漸次纖圓如鹿王腨是爲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

爲第九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是爲第十如來毛孔各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爲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是爲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爲第十三如來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爲第十四如來兩足兩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是爲第十五如來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髆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如來容儀洪滿端正是第十八如來身相修廣端嚴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來頷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常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白逾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如來常得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和雅隨衆多少無不等聞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綿白逾珂雪見三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佛告須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化城（法華經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爲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至珍寶處所將人衆中道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憫彼捨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作一｜告衆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而滅化城語衆人言寶所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爲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衆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爲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住於二地如來卽便爲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未眞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二）

既已成金不重爲鑛（圓覺經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有｜｜｜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此身畢竟無體非幻不滅（圓覺經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知｜｜｜｜｜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

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如標月指（圓覺經修多羅教｜｜｜｜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

風輪金輪水輪（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旣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江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

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楞嚴經〕——別修妄念存想固形——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咒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華嚴經〕——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香摩尼王莊嚴大蓮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最勝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界師

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妙寶焰世界福德相光明佛

普賢願海〔華嚴行願品〕普賢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一願常修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修稱讚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上妙諸供養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懺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五願隨喜功德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聚圓滿菩提至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刹中佛成正覺我悉殷勤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大善知識二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勸請莫般涅槃八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種修行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衆會以圓滿音成熟衆生乃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虛空界一切如來亦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恆順衆生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四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闇者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

衆生歡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爲體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復又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疑念應當諦受

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解脫了義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曰依上上相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已精進進已能辦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

｜佛言此等｜｜｜｜｜｜｜｜於彼方便波羅蜜又是三波羅蜜
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不能堪任當修習忍受
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勸精進是願波羅蜜為精進波
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善法希學勝力是力波羅蜜為禪波羅
蜜伴於菩薩藏聞緣修禪以能引出
世間慧是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伴 **慧母方便父法喜妻慈悲**
女 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幾何
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舍利子曰為諸
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脫若為遠離增上慢者
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即說偈曰｜度菩薩｜母｜
為｜妙樂為｜大｜為｜眞實諸法男煩惱為我隸僕使
隨意轉覺分成親友六度為侍從四攝為妓女結集正法言以
為妙音樂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
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并發解脫智慧果八解之妙
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為象馬大乘
將作車遊八道支路調御菩提心 **一子名羅睺羅** 起世因本經是平等王子

孫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諸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
至師子頰王凡一百丹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頰生四子一名淨
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
多一名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斛飯二子一名
阿尼婁駄一名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
難陀一名提婆達多旦悉達多｜｜｜ **吹彼水聚建立**
天地 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壞之後經無
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
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而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
萬億由旬有大風起名阿那毗羅｜｜｜波濤沸涌生大沫
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
｜｜造化｜｜自此始也 **閻浮提樹影現月輪** 因本經以何因緣月宮有
影此大洲中｜｜｜｜高 **旦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大｜｜以此有影
毗羅三昧經佛說食有四種｜時｜時｜時
｜｜｜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

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
上食時故日非時也 **寄水** 泥洹紀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
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霑一滴水持寄我所而
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於汝今者日熱曝乾竭不令鳥獸飲
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於今受汝所寄置恒河中隨流而
去使不入洄復無遮礙諸鳥獸等不能飲盡如是水滴共大水
聚漸入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而來我所言｜｜今有無
耶如來知我水滴住處不雜餘水不增不減年等如故持還彼
人如是如來悉知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終於
久遠而不觸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
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言
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觸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
此則上行 阿含經有尊者名二十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甚難今欲捨服還
作白衣行物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曰能佛告若絃太急
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曰不也又問若絃緩可聽不又對

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
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
如是不久成無漏人爾時十耳億思惟佛
教在閑靜處修行其法如實知之證阿羅漢 **身衣隨意禪定法**
喜為食 人間五十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一
由旬衣重六銖壽千歲以人四百歲為一日相抱成陰陽阿修
羅身衣等與忉利天同欲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壽千
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兜率天身長四由旬衣
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
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熟視
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
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暫觀成陰陽梵身天壽二萬二千
歲身衣不裁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北鬱人無我我所
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二天壽一劫以上諸天
｜無復男女婬欲以｜｜｜｜光音二天壽二劫

入火至此爲際遍淨二天壽二劫水災至此爲際果實一天壽四劫風災至此爲際無想天壽九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見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於此爲衆生生老病死往來所趣界陰入聚也

地肥 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極爲香美取食多者則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後復生婆羅婆羅藤後復生粳米長四寸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形女相行不淨行後使作家於中隱陰岸生使作是念多取粳米爲一日食乃至積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藂不復生因此遂作田種立以標榜於是有一衆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粟使相爭鬭衆生舉一智者摩多爲守田主若可訶者當訶彼訶我當所得穀當以輸送是因王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種習諸伎藝以爲生活謂之首陁羅種是四種中有人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所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

地動因緣 阿含經佛言||||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爲一也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爲二也若如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爲大動是爲三也菩薩始出母胎從右脅生專念不亂地爲大動是爲四也菩薩初成無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爲五也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爲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爲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爲八也

半摩勒龍般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含經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篋乃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請耶舍尊者已欲於一日一時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二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一百億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即辦珍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者勿復出與人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盡送寺中太子令願金器較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與至用瓦器唯大王只有|菴訶 有王悲泣嘆傷語臣言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於此說不得自在惟此半菓我得自由今送寺中研磨爲漿和石榴羹供養衆僧庶得周遍此是||||哀憫我故受納此施時王復問群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今|此||||隨意用之而說偈曰今此閻浮提多有珍寶飾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德不求天帝釋梵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等果報我悉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成世所遵仰成得一切智世間作多反尊師最第一

盜香 雜阿含經時有比丘患眼師教嗅鉢曇摩華比丘遂至彼華池側迎風而坐嗅之池神語比丘偷||我比丘說偈不壞亦不奪遙住聞嗅香汝今何故||我是盜香賊天神復

答偈言不來而自取世間名爲賊汝今人不與取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現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而去比丘爲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截牙莖損根重孔去便是奸殺人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盜香天神答偈狂亂作役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言且與汝語罣染汚不現黑不汚好衣凡惡人世間不與語蠅脚汗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露小惡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如泰山比丘復說偈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宿爲我數數覺斯偈天神答偈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爲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比丘聞已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唯忍能止諍 中阿含經時諸比丘數共鬭諍於是世尊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是法常尊貴

鳥於髻中生卵 智度論釋迦菩薩爲螺髻仙人名尚闍梨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以爲木即|||||是鳥驚從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

去乃起**如彼嬰兒謂珠生囊裏**雜譬喻經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佛告阿難昔有長者大富衆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剝身出血油囊裹之懸著海邊珠蛤聞香吸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滿十年方得一珠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殺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一珠然無人知可寄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兒皆然其故而相問曰此珠生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寶甕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爾得之不識本末謂生囊甕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矣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實雜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衛飯著鉢中作禮佛為咒願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生億得見道跡其夫不信聞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福多福復見道跡佛言卿見｜｜｜｜

高幾許答高四十里歲｜｜｜｜佛言汝謂何過甚乎種如纖芥高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稱量夫婦心意開解得須陀洹道

德瓶雜譬喻經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四方求乞經十二年恭天不懈祝願富貴人心既至天即愍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曰｜｜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驟富答言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觀其人驕逸執之不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妙好無願不得若毀戒者驕逸自恣破物失亦復如是

稱體度無極經昔薩婆達王普施衆生恣其所索天帝釋往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慈潤滂沛福德巍巍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鴿趣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云鴿此來鴿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鴿來逃命終始無違彼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欲得鴿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鴿歡然而去鷹曰若王慈惠惻衆生者割正肥肉而以易鴿吾當欣受王乃大歡自割髀肉對鴿稱之令與鴿等鴿之愈重割身肉盡故未能敵痛無賴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令與鴿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微風焉能動大山即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苦惱若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於盲冥吾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吾位是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瘳復如舊志常布施天藥傅之瘡痍愈食積者過王三匝歡喜而去

求福無有厭足增一阿含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鍼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鍼來吾為汝貫阿那律白向所稱說者謂世間欲求福者與吾貫鍼世尊告曰世間｜｜之人｜｜｜｜無復過我

以土為麨奉上世尊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在作戲以為城舍宅倉庫｜｜若於食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為麨者｜｜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大地廣施供養緣是善根發願

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于閻浮提

舌覆面普曜經諸婆羅門共立制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罰金錢五百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瓦器盛臭穢欲出門棄之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與供養無由願云此棄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臭食果報爾重佛即出｜｜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語禮佛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歡喜衆曰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須

投身虎前金光明經過世有王摩訶羅陀生三太子長子名曰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埵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饑餓欲絕第一王子言其饑逼必還噉子第二王子問言此虎所食何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子言若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子言此虎饑困所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

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上沫多諸蟲戶不淨可惡我今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兄遮那同遣中路薩埵潛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衆生求於菩提捨難捨故臥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刀不及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於高山投身上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即舐王子身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二兄見地大動疑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大王羅睺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瞿夷是虎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坐花上已樂捨彼花取彼香味

寶積經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四無礙辯

寶積經一切無礙智於諸色義無罣礙故云何色義

謂第一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說如是第一義智名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詞無礙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辯無礙者謂於諸色隨衆生機開示演說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理不可說是名為義

寶積經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四依趣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皆名為文諸部一切言音文字云何依趣於智不依趣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諸有依止數取之見諸所緣性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為衆生說若有衆生於此言教起於執著如是等類不應依趣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無有變異無有增益無作無不作無住無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

五百銀錢雇五莖花

過現因果經普光佛出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與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得五百人求為弟子各以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今燈照王迎請供養擊鼓明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所就買此女等言當送內宮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瞿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以獻佛瞿夷又問獻佛何為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念言今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

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曰敬從來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倩寄二花以獻於佛使吾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今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屬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衆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衆生故即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佛當行處而地濕濁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蹈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吾也是時善慧投佛出家白言世尊我昔得此五種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諸衆生入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解說普光答言夢臥海者汝在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彌者出於生死夢諸衆生入身內者為彼作歸依處夢執日者智光普照夢執月者清涼度生

今辯禁惱此善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不勝踊躍後至普光如來入滅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度生莫計命終上生爲四天王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爲轉輪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敵十善化民於此壽終上生忉利爲彼天主壽終下生復爲輪王又昇梵天上作天帝下爲聖王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其間或爲仙人或爲外道六師或爲婆羅門或爲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五夢上見五衰相** 因果經天人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命爲欲火所然福盡之時——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 **三因三緣能感後有** 本事經佛告苾芻當知——云何爲三所謂無明未斷故愛不斷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業爲良田識爲種子愛爲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爲下色爲

其中無色爲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欲爲有當於爾時業爲良田識爲種子愛爲溉灌識便安住下欲有處苦色界無色界感異熟果亦復如是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揚嚴經——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諸涅槃——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福田離學無學功德也 **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供一切佛** 三昧海經佛告阿難若禮一佛當作是念諸佛心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己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即當心想身諸毛孔令——運想徧意——一一佛上化成華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并菩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爲光明臺廣於無邊界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繒蓋幢旛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供具遍供十方

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中化光明出於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好法音 **文殊乃佛道中父母** 普超三昧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恩本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弟子當來者亦是恩力所致——也爾時衆念文殊旣在佛前何不成佛耶佛言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 **淨五眼** 五眼度世品經佛言隨時開化人於五道而——一肉眼處於世間現四大身因此開化度脫衆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示以三乘三慧眼其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入大慧四法眼其在偏局不能並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者不識正眞陰蓋所覆聾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恩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令發正眞道意 **化身應身法身** 三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云何應身謂

諸如來爲諸菩薩說於眞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爲除身見衆生怖畏歡喜故爲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身云何法身爲除煩惱等障爲具諸善法故唯有如如如如智是名法身前二種身是假名有後第三身是眞實有爲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益者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一切相不著於相不可分別非斷非常是名中道雖有分別體無分別雖有三數而無三體不增不減猶如夢幻亦無所執亦無能執法體如如譬如有人願欲得金既而礦已銷鍊成金隨意回轉作諸環釧雖有諸用金性不改 **五分香瓔珞具身** 瓔珞經五分法身以識往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解脫攝倒見知見攝無明是—— **八勝處** 法集經若有色見色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初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好醜御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二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無量

若好若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三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少若好若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四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青譬如優摩歌華青色青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五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黃譬如伽尼歌羅華黃色黃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六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赤譬如勝頭視婆華赤色赤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七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白譬如優沙私多羅華白色白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八勝處

三明（法集經）一天眼智明者謂聲聞辟支菩薩諸佛於天勝妙得彼天眼是名天眼智明二宿命智明者佛於三世境界無有不知不同二乘是名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者證見道時遠離四漏及煩惱習氣所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不同二乘所證是名漏盡智明

如來具足十種名號（菩薩善戒經）——所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無虛妄故爲如來良福田故名爲應供知法界故名正遍知具三明故名明行足不來還故名爲善逝

知一切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衆生身心惡故名調御丈夫能爲衆生作眼目故爲天人師知善法聚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是名爲佛一土之中無二佛故名爲世尊

放下中間底（梵志黑氏經）佛說梵志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悉能說法閻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以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麽佛云——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

五濁惡世（文殊所問經）云何——謂劫濁衆生濁命濁煩惱濁見濁云何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疾病云何衆生濁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云何命濁十歲衆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多貪多瞋多癡云何見濁耶見戒取見取常見斷見有無見我見衆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

如是五濁如來悉無（見上）

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未曾有經）祇陀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得罪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曰國中豪族雖時時相率賚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得酒念戒不行惡也佛言——

毱打（雜寶藏經）昔有比丘年老昏耄見少比丘說四果法心生羨尚請少比丘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丘嗤而語之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歡喜即辦餚饍得之既已諸少比丘弄老比丘語曰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歡喜如語諸少比丘即以皮毱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雖得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丘復以——而語之言與汝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倍加至心復證第三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色界受有處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

更移角諸少比丘復以毱打而語之言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證四果已心大歡喜設諸餚饍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諸少比丘發言蒙嗤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諸少比丘咸皆懺悔前弄之罪故行人若至心者求無不獲

汝既無心云何言犯（淨業障經）無垢光比丘持鉢遇婬女咒術因共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汝有心耶曰我無心也佛云——

欲漏有漏無明漏（涅槃經）——若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名之爲欲是名欲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涅槃經）過去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菩薩行遍求經典不聞名字雪山坐禪精修苦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生歡喜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誰悟吾心羅刹說耶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

日假亂所起心亂謬語非吾本心之所知也我復語之汝所說者義猶未備若能為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羅剎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所食何物答所食者惟人暖肉及所飲者惟人熱血我語但為令解是偈當以身施羅剎答言誰當信汝為八字故棄所愛身我即答言除不堅身得金剛身諸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剎即說||||語汝已聞其足偈義當施我身時我即於若石若壁若處是寫已即上高木向投而下羅剎復還帝釋之身接我至地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衆盲摸象

涅槃經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為有決定得破壞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方等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增智乃不合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楊葉止啼

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衆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慧燈

正法念經佛告比丘譬如空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是空舍中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迴集於意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彼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一晝夜止觀相應生彼||迦葉如是聖者智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

光暗皆空無得無捨

正法念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黑暗從何而去非東方去乃至北方去去亦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黑||本無自性此二|||迦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有智若生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智無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

過一木患

木患經波瑠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易不得修行願易修要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至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永斷煩惱根獲無上果人王聞即辦木患子具六親因風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退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廻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名未來世處常聞十善衆奉行

光音天人

起世經初天地大水瀰滿風吹斷滅次第結沫化為天宮乃至山嶺平陸成洲海從上至下依處建立|||乃從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地味香甘因貪彼故體重光滅復成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娑羅滅故復生粳米長四寸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為平等

王賞善罰惡衆共給之 **火光三昧龍投佛鉢**（釋迦譜佛告諸比丘衆宜各遊方度諸衆生我今獨往摩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趺坐惡龍吐火發𤈦衝天石室洞然世尊即入｜｜｜｜反遭火爇身無地避｜｜｜迦葉師徒以謂佛遭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爲彼外火之梵君所害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眞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衆第三夜帝釋衆第四夜大梵衆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光現故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眞迦葉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次早劈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既去佛趣閻浮提洲取

菓并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乃東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二請佛亦三往餘三天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强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眞也佛語迦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非眞心悕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僧髮披緇愕然吝兄既大羅漢聰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唯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過此等人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盛者先顯**（宗鏡錄賢護童眞問佛諸捨此身隨善惡業遠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占蔔林其風便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風大無

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五陰**（宗鏡錄｜｜者謂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汙穢眞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八種識**（宗鏡錄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問此八種識有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能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爲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問此識同徧凡聖境通爲當離此別有眞性爲復即是答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眞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眞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眞

如何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眞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別求眞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illegible]本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眞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境界謂六塵 **體一是眞名二是假**（宗鏡錄問無明與心性爲是一爲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名因情立眞以智明情智曰分眞原不動不可定同不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眞諦

依

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宗鏡錄敘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大歸者是還源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又云一體三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離名即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又云璨大師問可大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爲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 **佛從心生不在**

田 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爲第一不如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

立教皆爲對機 宗鏡錄故知｜｜｜｜｜機宜不同教分多種且如觀色一法五教證人不同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證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即空而常泯空即色而常存惡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與色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色法無非真理所取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多互爲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緣即空隨味自在隨智取用

水波雙絕 上見

九結 毗婆沙論｜｜者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見結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十纏 毗婆沙論｜｜者忿纏覆纏睡纏掉纏眠纏悔纏嫉纏慳纏無慚纏無愧纏

十使 華嚴論｜｜者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疑六身見七邊見八見取九戒禁取十邪見

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 辯正論｜｜｜｜｜｜｜先遊藝士權行濟化悉濟五濁宣布五常

五色光焰照瓶之上 三寶錄 沙門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答曰佛晦靈跡出餘千歲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期七日會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精誠殲感求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其徒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待王憲當誓死爲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權自執瓶瀉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摧令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嘆服即爲建塔大法復興

蛤生忉利 經律異相迦羅池中有一｜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衆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刺蛤頭即命終｜｜｜天宮即思惟我先爲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乘宮殿往至佛所禮佛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

皮紙骨筆 智度論釋迦文佛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不能得爾時有魔變作婆羅門

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爲｜以｜爲｜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我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至心即從下方涌出爲說深法得無生忍

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 智度論｜｜｜｜｜謂布施時如法施財是檀波羅蜜安住大乘道中布施不向二乘是尸波羅蜜忍諸煩惱及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羼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羅蜜攝心不亂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財物俱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

檀爲大將妙果 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不雜諸垢智慧和合是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諸結使顛倒心者是凡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有施心相應善思是名爲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名爲檀檀有種種利益檀爲寶藏常隨逐人檀爲破苦能與人樂檀爲善御開示天道檀爲善府攝諸善人檀爲安隱臨終不怖檀爲慈相能破苦賊｜｜｜｜能伏慳敵檀爲｜｜人天所愛檀爲淨道賢聖所由富貴安樂之求

藪得道涅槃之津梁若清水珠入水卽淨智度論若雖有心而無心法者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
狂象入中令其混濁｜不得言水外無象無
淨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
淨以是故不得言煩惱慈悲等法卽是心待先雀得似有丈時一切皆無紀要智嚴禪師因張
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
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麽人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
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
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
｜張俛首而已那箇是不精底紀要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
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師於言下有省秖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
統要唐州紫王山道通祖師因于頔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
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這漢問汝麽事作麽于當時失

色師云｜｜｜｜也于聞已信受豈要天下太平統要世尊纔下生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
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
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紀要又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
｜｜｜｜世尊便下座眞珠統要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
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
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海有八味曾有五分律佛告阿難｜｜｜｜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
宿死尸百川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眞珠等寶
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爲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
漸制漸漸教漸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
不宿容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亦

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
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一解脫味入
中有卵生濕生化生毗婆沙論問曰未知卵生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於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
如雁鵝孔雀鸚鵡鴝鵒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
云何答謂衆生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騾驢駝水
牛野鹿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
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圊廁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潤相因而生
如蛣蜣蚊蝱蛾蜀蟲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化生云何答
謂衆生或熟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
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
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得色無色界唯一切化生問曰此四生
趣有幾生答曰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
人一切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答曰閻浮利地多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一在在
者共卧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大出家達阿羅

漢一名者尸披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披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
中有｜｜答曰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
｜答曰劫初人也黑牛白牛立世論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若日在
月前行日日開所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久捨冤親心莊嚴經論尸利毱多因陂火坑并毒
食告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卽說偈言起我我
無瞋｜｜｜｜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
等無界金山被瞋恚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大乘法界論衆生法身旣與功德相應何
故無有如來德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惡見葉共包裹故亦
如｜｜｜｜所著故亦如｜｜｜｜｜之所｜故總
爲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然是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爲大利磨磚作鏡傳燈錄南嶽讓禪師
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
祖曰作什麽師曰｜｜｜｜祖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旣

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
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
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裴休在甚麽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休入寺燒香因觀壁畫乃問與儀可觀
高僧何在僧皆無對裴曰此間有禪人不曰有一運師後
住黃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語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
前話師厲聲曰——裴應諾師曰—— 裴當下知旨

既無舍利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
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
何有師曰——
——後院主眉鬚墮落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初祖迦葉尊者於靈山
會上百萬衆前因——獨——破顏——世尊云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
梨衣入雞足山俟當來
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倒却門前刹竿著 傳燈錄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世尊

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麽迦葉召云阿
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非性十七 傳燈錄三祖商那和
修尊者得優波毱多爲給侍因問毱多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
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
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
曰我身十七——也

度人籌 傳燈錄四祖優波毱多尊
者尊者每——以一
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
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

心不生滅卽是常道 傳燈
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毱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
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毱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
家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
——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

諸佛亦非 傳燈錄十一祖富那
夜奢者者詣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
住師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
佛師曰——
——脇印可度之

鋸義木義 傳燈錄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
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富曰汝欲識
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焉知不
是馬曰此是——富曰彼是——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
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
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

鉢水針投 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
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
智人令侍者以滿——置於座前提婆
觀之乃以——契於龍樹印爲法嗣

答無者誰 傳燈錄十九祖鳩摩羅多
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
——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關延入以續祖燈

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 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遇鳩摩入
閣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
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
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
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
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
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
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

可與諸佛同矣
——闍夜多夙慧頓發

不起無相 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乃南天
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
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
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
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
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
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
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
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
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又問
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
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
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
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

有一師名佛大勝分爲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偏往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毁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吾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師大王叔達磨是也遂詔磨至王聞規誡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爲王懺悔厥疾有閒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

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晨夕參承莫聞悔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尙喪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光卽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細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幷授袈裟以爲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令啓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廓然無聖 上見

與汝安心竟 上見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上見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 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湼槃經乃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可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謁祖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進一偈語意相符則付

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僞和之同學皆笑夜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祖見此偈乃潛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爲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得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旣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卽南邁衆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吾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

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禮謝還闕

旛動風動上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上見**佛來亦不著無汝止泊處**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

拈起布毛吹之傳燈錄杭州鳥窠道林禪師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通乃領悟

以目開合示之傳燈錄嵩嶽慧安國師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師｜｜｜｜｜｜然言下知歸

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傳燈錄嵩嶽元珪禪師一月有異人峩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爲授五戒也

任他非佛非心我祇即佛即心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大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

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

梅子熟上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傳燈錄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師

不昧因果傳燈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人言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罔測直至後巖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檗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爲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按師百丈懷海禪師

打地傳燈錄忻州｜｜和尚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但張其口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傳燈錄襄州居士龐蘊字道元世儒爲業少悟塵勞家珍數萬沉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謁馬祖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居士言下頓領元要曾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子斂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上見**誰在井中**傳燈錄澧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

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癡漢｜｜｜仰山再問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曰出也仰山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趁亦不去也○丈

百丈**露地白牛**見

上有何無何如藤倚樹

傳燈錄又云｜｜｜疎山聞道往彼請問値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疎

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溈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溈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禮悔過

趣向即乖

傳燈錄趙州從諗禪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師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頓悟元旨撥泉角泉

庭前栢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從諗禪師

忍辱仙人

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少睡諸女因尋花果遂見｜｜｜｜在彼林中儼然靜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婇皆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圍繞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於忍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復令再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是憍陳那聞已極懷恥愧

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終